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九〇冊目次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宋）歐陽修撰 年譜一卷（宋）胡柯撰
附錄五卷（二） 元刻本 〇〇一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

（宋）歐陽修撰

年譜一卷

（宋）胡柯撰

附錄五卷（二）

元刻本

賜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
河南府文彥博加恩告勅詔

朕因孟冬之吉辰饗太宮而合食膺受神貺推行慶
恩眷惟同德之臣方處居留之任宜優異數少示眷
懷既數告於外庭其往祇於休命

內中福寧殿開啓祫享預告道場青詞 十月十五日

伏以宗廟之嚴祫祭為重爰卜孟冬之吉躬修合食
之儀仰企上靈冥孚陰佑俾克成於盛禮冀永錫於
純禧式展孝思用膺神貺

禮畢祝文 十月二十九日

在外五嶽四瀆四海并諸神廟等處謝祫享

屬者卜吉孟冬致饗清廟聖靈來格福祉荐臻荷神
貺之不違俾縟儀之克舉敢忘神報達此明誠

泗州塔下并峨嵋山開啓謝祫享禮畢道場
齋文

茲者冬物告成因饗親而達孝神釐來貺既均慶之
以時惟盛成一作禮之弗違荷巨慈之旁祐即靈場而
申報冀冥鑒之孔昭薦此誠明期於福應

太平興國寺開先殿開啓孝明皇后忌辰道
場齋文 十一月一日

伏以柔明之範體厚德而已遐感慕之思託洪慈而
中薦載嚴寶殿恭啓貝函惟淨福之是資冀靈游之
永祐

太平興國寺開先殿開啓孝明皇后忌辰道
場功德疏右語

右伏以真覺之慈應物溥示於能仁孝思之感以時
式臨於諱日俾延淨侶交奏梵功冀承勝利之因永
獲冥深之祐

賜西南蕃蠻人張光現等敕書 十一月三日

汝世守邊疆遠輸忠順時修職貢附達款誠載嘉勤
恪之心宜示襃優之錫

賜宰臣富弼乞退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夫知人之明可謂難矣而任賢之術茲豈
易哉若乃聽之不聰信之不篤施設之方未盡弗極
其材遲速之効有時莫能少待則被其任者實亦艱
歟卿以純一忠亮之誠蘊宏深遠大之業朕虛已以
聽推心仰成至於一二之臣是惟同德下逮衆多之
論曾靡間然方將甄敘賢愚修明法度務究本根而

更治不求歲月之近功期於有成兹乃予意奈何中
道而將止夫亦莫訖以為辭矧上下既交寧有不通
之志而君臣相遇豈為易得之時當體余懷勉安厥
位所乞宜不允

賜外任臣寮進奉助祫享銀絹等敕書

朕卜吉孟冬合食清廟禮樂交舉臣工畢從嘉守土
之修官咸以時而來助各以其物粲然在庭載省勤
誠良深歎尚

賜觀文殿學士禮部尚書王舉正乞致仕不
允詔十一月十四日

夫朝廷之廣大賢儁之衆多必有皤然耆壽之臣以
當上所優禮之異或事思所訪則有老成俾時之式
瞻以為人望故禮雖七十猶有不得謝者焉卿懿文
高行有君子之風清節令聞為當世所重閟書秘殿
日侍清閑進讀經筵坐論道德固非有官司之責筋
力之勞宜思少安副我眷待

鎮潼軍華陰縣雲臺觀修整真宗皇帝御容
等殿令已了當扶請御容入本殿奉安祝文
十一月十四日

屹爾名山斯為福地翼然寶構式奉威靈繕完既新
考卜惟吉鑒兹懇至永以安安

鎮潼軍華陰縣雲臺觀修整聖祖及真宗御
容等殿令已了當乞請御容入本殿奉安青
詞十一月十四日

伏以靈峯甚峻仙宇載嚴爰考吉辰奉寧真聖式伸
柢告昭鑒乃誠

賜相州觀察使劉從廣進奉乾元節馬詔

卿蔚有敏材膺于寄任遠瞻壽節効乃誠勤在庭之
獻肅陳事上之忠可見省閱之際嘉歎不忘

賜觀文殿大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知定州龐
籍乞退不允詔

敕龐籍省所劄子奏以年齒衰殘自去年七月後累
奉表及劄子輸瀝懇誠尋蒙差知定州亦曾面告祗
乞一年許賜請老歸第伏望早賜差人承替得遂前
懇事具悉夫難進易退雖士節之甚美而尚賢優老
亦朝家之所先故禮稱引年而有不得謝卿以儁德
為時舊臣柬於予衷任以方面材猷甚壯視聽方彊
矧夫邊候無虞民事尤簡固可以偃息藩屏養頤精
神而遠慕昔賢願還官政雖止足之意誠可尚於高
懷而眷遇之深難遽從於來請所乞宜不允故兹詔

示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賜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
河南府文彥博辭加恩不允詔十一月十七日
敕彥博省所上表陳讓祫享禮畢加恩事具悉朕屬
者潔齋精誠薦見宗廟蒙神之貺受福孔多推慶賜
以大行均中外而咸及矧我同德乃時舊臣惟體貌
之隆宜加於異數而褒優之意未稱於予衷嘉謙節
之甚勤顧成命之難止所讓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
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賜樞密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宋
庠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
卿陪祀嘻勞陟封加命再形懇讓深識沖懷顧定志
之弗移宜承命而毋忽
西太一宮開啓祝聖壽年交金籙道場青詞
十一月二十三日
伏以萬物堅成樂歲功之斯就四時迭運荷乾施之
無窮爰即靈場載啓科式薦以芬芳之潔通於杳默
之神伏願威鑒昭臨福禧駢集固穹隆之壽曆延綿
永之皇圖下逮羣生咸均餘祐
萬壽觀寧華殿開啓溫成皇后忌辰道場青
詞十一月二十九日
伏以妙道無方推于善應清真昭格通以明誠追內
則之有儀鶴餘芳而未遠式臨諱日伻按熙科爰即
琳宮肅延羽士冀資冥福永助仙游
閤門賜許懷德張茂實告敕口宣
卿素稱忠勇備著勞能俾叟旌節之榮仍董貔貅之
旅往膺寵命其體眷懷
賜觀文殿學士禮部尚書王舉正乞致仕不
允詔十一月二十九日
卿精深之學足以待問清懿之望足以鎮浮孺從守
潛德遠賢之在外來侍經席冀聞子於未聞惟道德
之所資非耆舊而誰處雖引年之制禮固有常而愛
老之心予寧敢忘所宜勉近醫藥輔安精神期臻壽
康以副虛佇所乞宜不允
賜馬步軍副都指揮使張茂實赴闕生料口
宣十二月六日
卿遠趨召節方届都城惟茲饌品之豐式舉彝章之
舊往祗寵錫式體眷懷
班荊館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到闕御筵口宣
十二月九日

卿等歲元𢦙始隣好時修載馳使傳之勞方飲都門之近宜伸須錫式示眷懷

正月五日賜賀正旦人使内中酒果口宣

卿等夙將信聘來結隣歡方伸宴飫飫一作之豐式示眷懷之意芳醪嘉實宜厚寵頒

賜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張茂實讓恩命不允詔并二月十五日

卿蔚有材武稱於周行早罄忠力膺予寄任自分齊鉞屢易名邦俾更節制之權入總禁嚴之旅扞城宿衛皆汝職焉載閱來章雖嘉謙節趨衹成命宜體眷懷所讓宜不允

内中福寧殿開啓天慶節道場青詞

伏以新陽叶律肇正於歲端嘉節紀時益遵於國典載嚴秘殿邇企上真薦𥳑蠲潔之誠杳達清冥之應冀承靈貺永祐皇圖

内中福寧殿罷散天慶節道場青詞

伏以元符肇貺先聖是膺紀爲令節之名者乃仙科之式用嚴禁寄恭薦苾芬冀真馭之昭臨貺嘉祥而茂集基圖永固動植均休

賜新除建雄軍節度使依舊殿前都指揮使許懷德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二十月五日

省表具之卿拔從行伍之微董我師徒之衆嘉爾勞舊優之寵榮乃恩功効之未彰能形避讓之沖懇已行之命其往欽承事上之忠無或急忽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内中御侍已下賀皇帝年節詞語

妾等言伏以堯官謹曆萬物惟新夏數得天四時以正恭惟尊號皇帝陛下賚明睿哲慈儉保邦正朔頒行極舟車之所至仁恩德一作溥及順天地以發生妾等忝備掖庭獲瞻黼座順三微之首月祝萬壽於無疆

賜夏國主進奉賀正旦馬駝詔

王正首歲玉曆頒春眷惟繼世之忠克効守藩之職勤修時貢來旅明庭言念傾輸良深歎奬

皇帝回契丹皇帝賀正旦書

正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聖文神武睿孝皇帝闕下歲端更始順陽律以布和信聘時修講隣歡而增固闕書言之勤好加篚幣之腆豐感戢所深述宣罔既今懷化軍節度使耶律蝦等回專奉書

陳謝不宣白
皇帝回契丹皇帝達皇太后賀正旦書
正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聖文神武睿
孝皇帝闕下玉曆頒時實隣交聘無馳使馹別枉信
函載傳慈懿之言益固講修之好顯希侍次逢此悰
誠今歸德軍節度使耶律思寧等回專奉書陳謝不
宣白
賜起居舍人知制誥劉敞等獎諭詔（十二月九日）
敕劉敞省所進祫享詩事具悉祫大祭也禮久闕焉
朕因時孟冬躬薦圭鬯永惟祖考之烈格于天地禮

樂之盛昭乎（一作手）物容宜有儒學之臣形為頌歎之
美卿議論閎博辭章爛然敷訓告以代予言是惟其
職發揄揚而稱上德聊見餘才省閱已還嘉尚良切
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賜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錢象先等獎諭
詔（十二月九日）
敕象先省所進祫享詩事具悉祫大祭也禮久闕焉
朕因時孟冬躬薦圭鬯永惟祖考之烈格于天地禮
樂之盛昭乎（一作手）物容宜有儒學之臣形為頌歎之
美覽奏篇之來上慶熙事之有成文采可觀歎嘉于

再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賜屯田員外郎國子監直講梅堯臣獎諭敕
書（十二月九日）
敕梅堯臣省所進祫享詩事具悉汝行懿而粹學優
而純以詩自名為衆所服矧乃詠祖宗之功德述禮
樂之聲容宜被朱絃以薦清廟載披來獻深用歎嘉
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賜西京作坊使知麟州王慶民獎諭敕書（十二
月十七日）
敕王慶民省所奏準密院劄子節文以臣撰成麟府

二州綱圖一面并序目二冊詣闕上進事具悉古之
用兵者必因地形制方略然後可以策勝敗之筭運
奇正之謀爾以材武之資有敏明之識自膺東寄出
守邊封而能周知山川險易之形歷覽亭障屯防之
要列為凡目繫爾（一作可）條陳不惟指掌於披圖足以
因時而制變邇茲來上深體乃忠省閱以還歎嘉曷
已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集英殿告遷宣祖皇帝昭憲皇后御容赴奉
先禪院慶基殿奉安祝文
伏以祖烈昭宣威神緬邈顧祠庭之夙敞崇實搆以

載新奠即安安永伸中（一作）嚴奉
奉先禪院法堂上告遷宣祖皇帝昭憲皇后
御容赴內中奉安祝文
伏以早嚴寶殿以佇神游今奉威靈即安清禁仰惟
鑒格歆此精衷
景靈宮奉真殿開啓真宗皇帝忌辰道場看
佛經都功德疏語
伏以威神在天奉真遊而時格覺慈宣化敷慧福以
無窮追諱日之肅臨演祕言而申薦永緊仁佑式慰
孝衷

景靈宮奉真殿真宗皇帝忌辰道場看道經
都功德疏語
伏以琳宮嚴敞奉真馭以來臨寶笈飛華演靈篇而
喜祕式扃過音之日載深濡露之懷遐薦福田永資
道蔭
景靈宮廣孝殿章懿皇后忌辰道場看佛經
都功德疏語
伏以諱日斯臨孝心增感永慕至慈之德載瞻大覺
之雄既集善因遐資福果
景靈宮廣孝殿章懿皇后忌辰道場看道經

都功德疏語
伏以春露既濡孝思罔極即仙庭之祕邃誦金簡之
精微仰冀清真永資遐福
賜新除建雄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許懷
德讓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口宣
卿以宿衛之勤勞能備著俾移使節式示眷懷宜體
優恩勿持堅讓
賜新除建雄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許懷
德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
卿夙推材武久擁節旄俾易名藩用伸優遇無煩固

避往服新恩
賜觀文殿學士尚書右丞田況乞致仕不允
批答嘉祐五年正月八日
省表具之卿德量足以容衆材識足以濟時蔚然君
子之風綽有大臣之體自嬰疾恙求解樞機朕心惻
然深以爲惜乃惟書殿之清職自非耆哲而弗居俾
從優游以便頤養所期福善之理當蒙勿藥之休還
來輔予以盡賢業遽形引謝良異眷懷所乞宜不允
皇第九女封福安公主制正月二十四日
門下朕稽有國之彝章著皇女之稱謂取其主以同

姓所以見王體之尊必也錫之美名所以彰禮命之寵載涓吉日敷告在庭皇第九女岐嶷之姿有生知之異稟柔順之質得天性之自然方嚴保傅之規以養肅雍之德俾遵舊典褒以徽章嘉乃妙齡成哉儀服考僉言而惟允非予意之敢私於戲隆仁恩以厚親茲惟教愛習圖史而循法繁乃夙成祇若訓言往膺渙渥令（一作）可封福安公主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主者施行

皇第十女封慶壽公主制（同日）

門下詩紀王姬之盛車服之制甚嚴漢優帝女之儀湯沐之封並列蓋取國體匪曰親私惟始被於寵章常推擇於嘉號載稽成憲誕告外庭皇第十女寶婺分暉仙源襲慶天姿異稟溫而有儀姆教不煩生而知善方居妙歲蔚有令猷朕仰承繇翼之謀茲膺（一作膺益）蕃衍之祉俾新禮命式示褒榮於戲寵秩既崇在乎有德名稱甚美享乃多休祇服茂恩勿忘明訓可封慶壽公主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主者施行

內中御侍已下賀皇帝乾元節詞語（五月二十六日）

妾等言正陽旅月式符誕聖之期令節稱觴共獻無疆之壽伏惟尊號皇帝陛下法堯聰睿躬禹儉勤厚德浸於黎元至仁同於覆載舟車所及聲教咸均蟄茲率土之濱共劾南山之祝妾等欣逢嘉會獲侍嚴宸敢望清光恭陳善頌無任歌時樂聖歡呼激切之至

內制集卷第七

在外臣僚等謝於某禮畢批答文 神報（疑是神報）

乾元節謝內中露香表 嘉祐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伏以清穹眷佑皇緒丕隆方陽月之正時屬誕辰而著節仰瞻霄極薦此芬馨冀膺敷錫之祥永保延鴻之慶

乾元節謝內中真宗皇帝表 同日

伏以佳名著節載誕紀辰永惟涼眇之躬獲荷顯休之業勔遵聖訓期保慶基怵惕之懷孝思罔極

乾元節謝內中章獻明肅皇太后章懿皇太后章惠皇太后表 同日

伏以天陽正候壽節紀時深惟載育之恩極慕至慈之德敢忘翼勵期保延鴻

賜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張昇乞解罷第一表不允批答 五月二十九日

省表具之朕惟一二左右之臣出納樞機之命必有同德為時老成卿賀厚器閎材優識敏風力甚勁晚而不衰議論有稀言而必中朕所體貌民之具瞻豈宜退徇謙沖自厭繁務盡瘁事國矧惟素懷推心仰成當體予意所乞宜不允

除文彥博易鎮判大名府制 二月十五日

門下朕惟將相之崇資是為文武之極選隆其名器所以重朝廷列于蕃宣所以屏王室矧乃居留之任必屬老成之人爰擇剛辰敷告有位具官文彥博器閎而厚識粹而明學得其方通古今而知要才周於物適大小以惟宜自奮發於聲猷早更揚於中外居則參稗乎國論出則宣暢乎皇威兩踐台司首當柄用賢愚式序舉百職以咸修綱紀甚明贊萬機而至悉自一闕八字懇避鈞衡之任出司管鑰之嚴逮此逾時蔚然休問眷言邦哲實簡予衷是用更其擁節之榮委以列京之重勁兵所宿實資總制之權雅俗惟淳兼賴撫綏之政於戲與國同體是謂股肱之良惟民具瞻方隆師尹之望顧我舊德豈煩訓辭往其欽哉祇服休命可特授依前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潞國公行陝州大都督府長史充保平軍節度使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事充大名府路安撫使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五百戶功臣散官勳封如故仍放謝辭發赴本任主者施行

除李昭亮檢校太保判定州制 二月十五日

門下嚴師律以宣威是為將率之事謀王體而坐論必屬廊廟之臣惟二柄之是兼蓋一時之首選顧於

寄任宜副倚毗爰告外庭式揚休命具官李昭亮資
貲純厚器識通明世有勳庸蔚爲舊德家傳韜畧濟
以美材爰自壯齡早膺奬擢訓齊士伍號令信於恩
威宿衛朝廷勤勞著於夙夜屢被蕃宣之寄實資鎮
撫之才惟留鑰之別都乃宿兵之奧地歲時滋久耆
望益嘉眷言中山還爾舊治是用易以將旄之寵增
其帝傅之崇於戲宣國威靈用綏寧於邊鄙求民疾
苦以班布於教條俾無北顧之憂惟我老成之倚往
踐厥位時惟欽哉可特授檢校太傅依前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行兗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泰寧軍節度使
充定州路都部署兼安撫使判定州加食邑七百戶
食實封三百戶功臣散官勳封如故仍放謝辭發赴
本任主者施行

除李端懿寧遠軍節度使知澶州制 同日

門下至治之時常不忘於武備用兵之要在先擇於
將臣禮樂詩書必資於學智信嚴勇又無以仁是惟
難才豈不慎選用諏（擇一作）剛日敷告外庭具官李端
懿器質宏深資識敏茂地聯近戚無富貴之驕世濟
美材躬儒素之行粤從壯歲綽有令名學問足以與
謀忠信可以事上而能克勵名節靡皇寧安每思報
國以有爲嘗請治民而自効北州之政稱最東土之
人甚思惟留務之是居顧歷時而頗久俾加褒進爰
考僉同是用寵以節旄委之蕃翰於戲爲政而先無
擾所以靖民除戎以戒不虞是宜有素緊乃通明之
畧副予東任之懷往惟欽哉胥此休渥可特授依前
檢校刑部尚書充寧遠軍節度使知澶州加食邑七
百戶食實封二百戶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賜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曾公亮乞罷不允詔 二月十八日

卿以敏識精學參贊萬務儁德茂行表儀百僚而思
慮之勞偶嬰疾恙藥石之効聞比康平嘉謀諟言日
以虛佇封章屢上引避甚堅豈未體於眷懷而每煩
於開諭宜專輔養以副倚毗所乞宜不允

賜新除寧遠軍節度使李端懿讓恩命第二
表不允斷來章批荅口宣 同日

卿聯國懿戚惟時美材久居留使之權俾委將旄之
任載嘉沖挹思避寵榮宜體眷懷無煩牢讓

閤門賜新除寧遠軍節度使知澶州李端懿
告勑口宣 同日

卿地胄聯華資材甚茂早膺器使頗著聲猷俾進總

於中權式增榮於戚里所宜祗服以體眷懷

賜新除工部尚書知秦州張方平陳讓不允詔 三月十六日

卿識茂器閎智優學博施於有用謂靡不宜乃眷西陲最爲重地惟撫綏備禦之任必通明敏給之才予難其人於爾爲得委遇之意則惟其勤避讓之誠夫何予再勉祗其往當體朕懷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三表不允批答 三月十六日

省表具之朕惟朝廷之體廣大材賢（一作賢材）之士衆多必有耆哲之臣以爲時望之重卿早被獎擢蔚然聲猷參聯鈞軸之崇協贊樞機之要履躬之懿久見於純誠事上之忠志期於盡瘁頃方深於毗賴而懇避於寵榮封章繼來教諭亦至引年以禮雖嘉止足之賢優老虛懷未忘眷遇之意往安厥位宜體予衷所乞宜不允 五月三日

大相國寺大殿上開啓爲民祈福道場齋文

伏以南薰被物方敷長育之明西覺稱雄允賴慈仁之濟俾延淨侶虔啓法筵冀迎百善之祥普洽萬生之衆

賜宰臣富弼第二表乞退不允批答 五月十五日

省表具之卿事君一心憂國百慮簡拔寒俊而多得遺才慎重實刑而惟恐過舉蔚然德業方厚倚毗而綱憲之司異同興論或事非大體或言涉難明因其指摘於至微益見始終之無過雖開廣言路務在兼容而進退大臣豈當緣此所宜篤卿自信之志成朕不惑之明渙然無疑來復厥位所乞宜不允 五月二十四日

賜宰臣富弼乞退第四表不允斷來章手詔

省四上表已解機務事具悉朕力排讒搆之言兼採搢紳之望委卿以重任待之以不疑惟致治之至難方同心而共濟勉以無怠庶幾有成而執法之臣以言爲職議既不一理難必從遂其好勝之私因於積忿而發事緣鶍（一作暧）昧語涉中傷遠罷憲司以釋群惑雖朕之不明不敢既能爲卿而辨之而卿亦何嫌何疑遽將去朕而不顧避辭已確教諭亦勤其體予懷復安爾位使天下曉然知朕任賢而勿貳也所乞宜不允仍斷來章付富弼

賜樞密副使張昇生日詔 一作口宣 五月十九日

卿以業履之清優任樞機之寄勿余所札遇時之具
瞻爰届誕辰俾加慶賜

賜荆湖北路救濟飢民知州獎諭勅書 五月二十七日

夫修人事所以禦天災安吾民豈不在良吏留學優
從政職任治人因凶歲之疫飢體詔書之隱惻既先
罹於殍殣仍不失於札瘥再惟敏事之材深得卹荒
之禮第課來上予心所嘉宜有褒章以旌善績

賜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文
彦博進奉謝給享加恩詔 六月十七日

詩云君子邦之基記曰大臣民之表予所寵異禮宜
優隆乃因祭福之均恩首效駿良而來獻載惟誠恪
深用歎嘉

賜定國軍節度使知并州梁適進奉謝恩馬
詔 六月十七日

大鹵之雄中權為重時有舊老東于予衷寵之旄鉞
之榮委以蕃宣之寄效駿良而來獻將誠愨之甚勤
省覽已還歎嘉焉已

賜觀文殿大學士知定州龐籍進奉謝恩馬
詔 六月十七日

書殿之職號為清優舊德之臣所宜寵異乃求駿足
以副勤誠曾非貴物之心實體事君之節省閱于再
歎獎不忘

賜虔州觀察使定州路副都部署劉渙進奉
謝恩馬詔 同前

國家慎選材武委之事權優其寵榮所以責効學其
頒予所以養廉乃因物以達誠見事上之惟恪省閱
于再歎嘉不忘

賜定國軍節度使梁適進奉謝恩馬詔

卿惟時舊德為國將臣推恩典以既優俾家庭之增
寵乃輸良貢以効誠勤省閱以還歎嘉彌切

賜外任臣寮進奉賀給享禮畢勅書 六月十七日

朕以孟冬卜吉大祭伸虔惟熙事之既成實庶邦之
共慶載披来貢深見輸忠省閱以還歎嘉良切

賜翰林學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吳奎
乞知青州不允詔 七月二十一日

卿強學博覽足以通古今嘉謀讜言足以承顧問朝
夕獻納余有望焉矧方委之劇煩嬰以事任懋乃賢
業宜有施於朝廷奮乎壯猷豈暇便於鄉里其安爾
職深體眷懷

賜新除宣徽南院使檢校太保鄜延路馬步軍都部署經畧安撫使判延州程戡謀恩命第一表不允斷來章批荅 八月八日

省表具之廼者卿數上封章懇辭樞要無引年而爲請思還政以自順眷惟耆舊之英誠久劇繁之任俾增書殿之職仍參講席之聯是曰清優豈忘顧遇而進見之際聰明未衰廼還使領之華往重邊陲之寄予意所屬僉言允諧雖沖尚之可嘉惟成命之難止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知建昌軍揚儀進奉銀珠稻米勑書 八月十六日

勸力農而務本惟汝之官登嘉穀以告豐乃時之瑞粲然良實來効貢囊載惟修職之勤式綏憂民之意省閱于再歎尚不忘

賜右諫議大夫知梓州呂居簡進奉乾元節無量壽佛一幀勑書 同日

壽觴紀節璧率土以均歡妙像有儀獻無疆之善祝嘉乃愛君之意見於事上之恭省閱以還歎嘉良切

賜新除翰林學士依前禮部郎中知制誥權知開封府蔡襄上表乞依舊知泉州不允詔 八月十五日

卿學通古今足以備獻納政適寬猛足以臨劇煩而得材之難顧常勞於選任矧居外茲久寧自逸於便安是宜勉揃來服新命綽有餘力夫何微疾之辭居然寵名固爲榮養之樂其毋必讓當體至懷

賜屯田員外郎王公衮獎諭勑書

嚮者長人之官備盜不謹害我命吏驚茲遠民汝於斯時能奮厥効督捕甚急饋餉有方致茲兇徒卒就擒戮第功來上覆實不虛載嘉勤勞深用褒歎

東太一宮立冬祝文 九月二十四日

四時適序萬物堅藏嘉歲事之有成繄神休之是賴承茲靈貺報以吉蠲惟冀享誠益敷多祐

延福宮性智殿開啓皇后生辰道場齋文 同日

伏以坤德流徽式臨於誕日貝文宣妙恭仰於巨慈載嚴祕邃之庭駢集清修之侶冀資壽福時啓靈場伏願毫相分光法雲假蔭憑茲勝利永保遐齡

延福宮性智殿開啓皇后生辰道場密詞 九月二十六日

伏以寒律正時適臨於良月曾沙誕慶爰紀於嘉辰夙清祕殿之嚴並集祇園之侶冀因勝利延錫禧 作一

休祥永輔坤儀益隆壽祝

故贈濮王允讓十月九日坼攢祭文 同日

日月惟吉山川既佳啓玆攢塗往即窆事顧歆薄奠宜體哀悰

故贈濮王允讓十月十八日起靈祭文 同日

儀物既備川塗甚夷往即佳城卜玆吉日靈其顧享副此哀悰

故贈濮王允讓十月三十日下事祭文 同日

惟靈稟德甚茂享年不遐余心所哀䘏典斯備往即安宅享玆克誠

撫問護葬使向傳式詔 同日

葬之為禮古所重焉方將事以在塗顧勞心於祗役眷賴之意不忘于懷

撫問西京并汝州路祔葬隨護宗懿已下敕書 同日

日月惟吉川塗匪遐顧窆事之有期嘉送終之盡禮勞勤備至眷矚良深

撫問尚宮沈氏敕書 同日

輀旌就道霜露戒時載惟將護之勞無怠祗勤之意

撫問西京并汝州路管勾修墳并沿路巡撿道路及管勾一行靈轝程頓排辦等朝臣使臣內臣等敕書

卜吉趨時送終備物顧風霜之方厲念事役之為勞

賜宰臣富弼上第一表乞解罷機務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夫宰相之事非可以歲月考而一二數也其在朝廷進賢任能而各得其職下俾民俗遷善遠罪而不知其然至於法度修紀綱正然後相與慎守而安行之以臻于治此朕所以虛心一意日有望於卿者也今事有緒而卿辭焉豈朕德之不明將顧時

之不可中道而止夫何謂哉俾予獲用材不盡之譏而卿涉苟安自便之計予所不取卿其勉焉所乞宜不允

賜宰臣富弼上第三表乞解罷機務不允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卿博通古今之學深達治亂之原德業之隆名稱甚盛朕方虛己而任不愧知人之明而自秉勁衛宣勞夙夜惟是小大之政損益施設惟卿之為罰罪賞功進退能否惟卿之聽時有異論豈無多言一切屏之惟卿之信若乃恭己南面庶幾輔予享其

成功登于至治亦惟卿之圖其三者人君之所難乎
固款忍其一者在卿之不止庶克有成而無名屢辭
實所難諭卿其體兹至意究乃素懷所乞宜不允仍
斷来章

内制集卷第八

[redacted]自悉避自一作避而
[redacted]俾委俾一作更
[redacted]之明之一作將
[redacted]議既不一既一作當
[redacted]以禦以一作靖

表奏書啓四六集卷第一　歐陽文忠公集九十

謝賜章服表 同王素　慶曆三年九月

臣某等今月日準閤門告報奉聖旨來日收賜章服
者臣等尋以列狀具言供職以來未有能効不敢即
受乞賜停寢明日朝于垂拱退立廡下俟命不報方
共彷徨未知進退而閤門吏已迫臣等入對及見于
延和有司賛使俯伏受命臣等不勝惶恐趨出以辭
伏蒙遣中使宣諭云出自宸衷並不因臣僚薦舉不
得辭讓臣等知君命甚寵不可必讓因退而拜受俯
伏之際竦動羣臣伏惟陛下聖德仁慈優容臣下凡
有上殿者多因事陳述自乞章服故陛下不因臣等
奏事之時特召賜見又宣明命告以出自宸衷盖不
欲使臣等雷同徼幸之流而為外人譏議乃知陛下
愛惜臣等至於如此臣等受君愛國之勤自宜如何
伏惟天地之恩無物可稱欲伸報謝惟有至誠今陛
下以一章服賜臣等尚不欲令外人所非伏況陛下
上承社稷之重下制元元休戚之命舉動得失所繫
者大則臣等固當事無大小一一規正致陛下纖過
小失不見于外然後可以稱臣等報君之心如陛下
所以愛惜臣等之意臣等無任

辭召試知制誥劄子慶曆三年十二月

臣今早準中書傳指揮令臣到聚廳處尋問得有聖旨令臣就試伏念臣自忝諫垣言事無狀日月未久恩渥已頻凡朝廷任用非人僥倖干進在於臣職皆所當言豈有自為僥倖以冒榮寵其召試指揮伏乞特賜追寢取進止

辭召試知制誥狀同前

臣今日準中書召臣聞有聖語令臣就試已曾略具劄子辭免退而循省未止憂驚伏念臣本乏才能豈堪任用誤蒙聖獎擢在諫垣竊自思惟無以論報但竭愚慮知無不為凡姦邪在朝僥倖求進多以激訐沽名未察臣心紛然議論臣亦自省忠國之節特惟陛下知之而可畏之言何由悉辨但誓不敢干進庶幾久乃自明今若驟覓寵榮越次升用則是讒議者謂臣向之所為果是沽激本非為國而去惡但務傾人而進身不惟使今後朝廷擢用忠言之臣不以自明而取信無恐小人見言者得進既速則各務奔趍一長其風遂成媮弊蓋上干於國體非止徇於臣私況臣供職未久言効無聞方今百度未脩四夷多事言者正當以失職坐黜豈可以亡狀遽遷其召試之命必望特賜追寢緣臣早來為中書催召倉卒之際論述未詳謹再具狀奏聞

辭直除知制誥狀同前

今月六日準中書召臣試尋曾具劄子并奏狀辭免今日忽聞已有聖旨更不召試直除知制誥者伏以聖恩優異至寵至榮臣所以敢茲懇請者蓋以上繫朝廷任人之體非專臣子飾讓之私唯冀聖明察臣悃愊竊以朝廷進用臣下患忠邪不分欲辨忠邪須覈情偽今一言事之臣得速進則小人好進紛然爭以口舌為事至其甚弊理難抑絕則後來有讜言之士必當同以干進見疑使君子小人情偽何別故臣以謂任人之體惟言事者不可以速冒寵榮臣累得對便殿奏事之際常陳此說伏況臣供職已來日月未久幸值陛下切於求理優容直言然而夷狄未賓盜賊未息官吏未汰黎民未蘇以事考言其効安在而數月之內恩典頻仍當黜而升宜罰而賞繫於國體則如前所陳揣於臣私則自知若此且夫設官賦祿本以勸善擢臣一人好進者得以奔趍無勞者皆容忝冒所損已多伏望聖慈憫臣愚訥直降恩命特賜寢停

辭免第二狀 同前

昨以準中書劄子為臣累辭恩命奉聖旨不得辭讓者伏以臣之事君有誠無飾若理必當受則豈敢虛辭上煩聖聽自陷矯詐蓋臣所陳述者上繫朝廷事體非獨專徇臣私如臣之愚本以言事者速進則偽言者誘以爭趨今若辭讓而不獲則偽讓者終於得進損之又損不如不辭臣提以非材已在言責若陛下欲擢臣以責効則今所居之職自足展効但患無能若以寵與為賞勞又無可賞伏況此來恩命特出聖心臣子至榮人所願得苟非深思熟慮理須避讓豈敢固自指遲以干典憲伏望聖慈察臣至誠至懇所除誥勑早賜追還

舉呂溱自代狀 同前

準先降勑節文應兩省臺官尚書六品已上諸司四品已上授官訖具表讓一人自代於閤門投下方得入謝者

右臣伏見著作郎直集賢院知蘇州呂溱首登辭科素有文學不肯碌碌以希例進請補外郡躬勤政事今蘇州治狀為兩浙第一臣嘗與溱同在館閣聞其論議服其度量材業甚眾非臣所如擢以代臣庶允公議謹具狀奏舉以聞

謝知制誥表 同前

臣某言伏奉制命蒙恩特授臣右正言知制誥者伏以王者尊居萬民之上而誠意能與下通奄有四海之大而惠澤得以徧及者得非號令告詔發揮而已哉然其為言也質而不文則不足以行遠而昭聖謨（一作謀）麗而不典則不足以示後而為世法居是職者古難其人乃以愚臣而當此選臣某（中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茂仁聖之姿荷祖宗之業日慎一日曾未少懈而自羌夷負固邊鄙用師勤儉率先於聖躬焦勞常見於玉色雖有憂民之志而億姓未蘇雖有欲治之心而群臣未副故每進一善則未嘗不欲勸天下之能每官一賢則未始不欲盡人材之用雖以爵祿而砥礪尚須訓誡之丁寧尤假能言以諭至意可稱是者不又（一作大）艱歟伏念臣雖以儒術進身本無辭藝可取徒值儲者時文之弊偶能獨守好古之勤志欲去於雕華文反成於樸鄙本慚不適當世之用敢期自結聖主之知陛下獎之特深用之太過此臣所以懇讓三四至於辭窮而天意不回寵命難止尚慮頑然之未諭更加使者以臨門恩出非常理難屢

瀆及俯而受命伏讀訓辭則有必能復古之言然後
益知所責之重夙夜懔惑未知所措伏況文字之職
厠于侍從之班在於周行是為超擢不徒揮翰以為
効自當死節以報恩惟所使之期於盡瘁

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謝上表 閏

慶曆四年八月

謝獎諭編次三朝故事表 慶曆四年九月

臣脩言今月二十八日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以臣
前奉詔編次三朝故事成上進訖特賜獎諭者聖后
當天孝脩先志嘉與左右奉為大法成編上聞懼不
稱旨蒙詔溫諭以榮以愧臣某中謝臣聞藝祖造邦
翕受駿命文綏武服震聾萬方十七年間大業以定
神宗享御睿謀獨斷照姦以察固賢以誠政清法明
夷夏安樂章聖紹衣上下錯國既安玉帛走於庭庠
革寮於庫刑賞有典禮樂有經草木人靈咸懋歡喜
恭惟皇帝陛下以甚盛之德位久大之業日旰坐朝
昧爽思道置器安庭納民大中尚惟一祖二宗之遠
謨有百世無疆之丕訓君臣所以固附天人所以調
諧法令所以必行邦國所以從乂天垂日皎布在方
冊爰詔近侍採摭要實祕在大府用裨聖政蓋守成

念夫至艱孝者先乎善繼睿心遠紹振古與偕臣親
被上音適終論次慮失煩簡隕越待罪聖度無貸錫
以褒言誓指微軀仰荷鴻覆瞻望宸扆無任激切

謝賜慶曆五年曆日表

伏以聖人在上天地節陰陽和一日十二辰五星二
十八舍皆安次而行四時八風六律二十四氣各應
時而至臣愚幸同萬物俱被長育而得與草木自別
使知寒暑之期臣某中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聰明
睿智天縱多能向因萬機之餘親考上元之曆以授
百職以同萬方而臣官仕轉輸無司按察苦乃加正
朔於四海頒政教於明堂陛下總其要而舉其大端
至於經時節勸農桑候豐凶勤畜積順時令察姦非
則臣敢不守其職而行其小者庶無失業以答洪恩

滁州謝上表 慶曆五年十月

臣某言臣伏蒙聖恩授臣依前右正言知制誥知滁
州軍州事已於今月二十二日赴上訖者謗讒始作
大喧群口而可驚誣罔終明幸賴聖君之在上列職
尚叨於清近為邪仍竊於安閑祗荷恩榮惟知感涕
臣某中謝伏念臣生而孤苦少則賤貧同母之親惟
存一妹喪厥夫而無託携孤女以來歸張氏此時生

嬈七歲臣媿無蓍龜前知之識不能逆料其長大所爲在人情難棄於路隅綠臣妹遂養於私室方今公私嫁娶皆行姑舅婚姻況晟於臣宗已隔再從而張非巳出因謂無嫌乃（一作仍）未及笄遽令出適然其旣嫁五六年後相去數千里間不幸其人自爲醜穢臣之耳目不能接思慮不能知而言者及臣誠爲非意以至究窮於資産固已吹析於毫毛若以攻臣之人惡臣之甚苟羅織過巽遽深文蓋荷聖明之主張得免羅織之寃枉然臣自蒙睿奬嘗列諫垣論議多及於貴權指目不勝於怨怒若臣身不黜則攻者不休苟令讒巧之愈多是遠孫危於不保必欲爲臣明辯莫若付於獄官必欲措臣少安莫若置之閑處使其脫風波而遠去避陷穽之危機雖臣善自爲謀所欲不過如此斷蓋尊號皇帝陛下推天地之賜廓日月之明知臣幸逢主聖而敢危言憫臣不顧身微而當衆怨始終愛惜委曲保全臣雖木石之心頗實知君父之恩厚敢不虔遵明訓上體寬仁永堅不轉之心更勵匪躬之節

賀章獻明肅章懿二皇后祔廟表（慶曆五年十月）

臣脩言伏覩十月九日赦書章獻明肅皇后章懿皇后祔廟禮畢者大孝發於宸衷刑于四海休氣蒸乎靈溥賚及萬方華夏歡呼人（一作神）祇咸（一作咸）悅臣某中賀恭惟尊號皇帝陛下自天生德繼聖垂衣率勤儉以在躬推仁恩而浹物動稽先訓謙弗自專奉二后之慈靈永懷罔極詢百執之公議所據有經然後廟清廟以載嚴由閟宮而升祔上儀交舉大慶咸均孝思永奉於烝嘗懿範有光於典策臣守藩地近（一作）遠受國恩深欣盛事之親逢與蒼生而共樂

賀祔廟禮畢進奉銀五百兩狀

右臣伏以廟容祔室一人式奉於孝思方物充庭萬國率從於奔走前件物堅剛挺質粹美稱珍勉脩邦貢之儀用罄臣忠之節

謝賜慶曆六年曆日表

祗膺寵錫伏積兢榮臣某伏惟尊號皇帝陛下愛人育物精意奉天日用而百姓不知聖德與四時合序是以星辰順軌日月淸明陰陽和風雨節恭己南面授人以時屬此歲端大頒玉曆臣職在守土愧無他能謹守詔條其敢失墜

謝賜慶曆七年曆日表

臣脩言本州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賜臣慶曆七年

曆日一本者恭序方周王正肇建允爾守邦之吏皆
蒙頒曆之恩匪以爲私盖遵彝典臣某中謝伏惟尊
號皇帝陛下乾坤覆載日月照臨不言而四時行有
作而萬物覩而乃考覽氣象精窮天人著爲王曆之
文以叶明堂之政舟車所至正朔咸加雖被譴以窮
居亦以時而受賜臣敢不虔遵聖訓順布民時上副
欲治之心少逃曠官之責（一作咎）

慰中王薨表 慶曆七年五月

臣某言臣得進奏院狀報五月二十三日以皇叔中
王德文薨皇帝幸後苑舉哀挂服者伏以中王德文

位崇王爵地重宗藩遠背明時奄然殂謝伏惟尊號
皇帝陛下仁親九族孝治萬方成服發哀恩隆禮備
臣忝居侍從遠守詔條不獲躬詣闕庭以伸奠慰臣
無任哀感之至

賀鴻慶宮成奉安三聖御容表 慶曆七年七月

臣脩言伏覩南京鴻慶宮成奉安三聖御容者一人
致孝式表於奉先三后在天並垂於鴻祐人靈交感
華夏歡呼臣某中賀伏惟尊號皇帝陛下以上聖之
姿撫重熙之運親執玉帛禮天地之神祇時奉烝嘗
報祖宗之功德乃眷別京之重載崇原廟之儀衣冠
出遊仰稽於故事郡國嘗幸俾得以奉祠實隆廣孝
之風以著不刊之典臣猥叨辭職方守郡條瞻盛禮
以阻陪效歡聲而徒切

謝加上騎都尉進封開國伯加食邑三百戶
表 慶曆七年十二月

訓辭深厚恩典優隆榮服以還戰兢無錯臣某中謝
伏念臣材非世用行與時違過蒙獎擢之私忝居侍
從之列坐尸厚祿安處善邦當見帝以親郊莫陪嚴
祀洎受釐而均慶亦被寵光進爵賜勳即封加戶併
茲榮數及匪無功敢不退自省循益思砥礪上荅乾

坤之造更堅犬馬之誠

賀平貝州表 慶曆八年閏正月

伏聞閏月一日攻下貝州殺到妖賊王則者盜孽竊
興人（一作神）祇共忿果憑睿筭悉殄兇徒臣某中賀伏
惟尊號皇帝陛下推仁育物浸澤在人常服（一作允）儉
以躬行惟足兵而在念至於多捐金幣講好戎夷務
休戰爭蓋惜士卒德至深而莫報恩既厚則生驕敢
肆妖狂自干斧鉞驅脅（一作驅）士衆閉守城闉既違天
而逆人宜不攻而自破而況聖神運略將相協忠不
遺一人咸即大戮悖慢者聾而肅恪（恪一作肅）昏愚者知

有誅夷鋤沮姦萌震揚威令臣幸忝郡寄欣聞德音

揚州謝上表 慶曆八年二月

臣脩言準樞密院遞到誥勑一道伏蒙聖恩授臣起居舍人依前知制誥知揚州軍州事已於今月二十二日赴任訖者貶所脫身遠叨臨於督府歲成無狀仍欲進於官聯按湼以優撫心增懼臣某中謝伏念臣材非適用行輙違時徒知好古之勤自勵匪躬之節誤蒙奬拔驟玷寵榮小器易盈固已宜於顛覆盡言取禍仍多結於怨仇仰恃公朝臣雖自信在於物理豈有不危矧利口之中人譬含沙之射影謂時之

衆嫉者易爲力譖事之陰昧者易爲誣上（上一作緊）天聽之聽終辨獄辭之濫茍此究之獲雪雖永棄以猶甘而況得善地以長人享及親之厚祿坐安優逸未久歲時亟就易於方州仍陟遷於秩序有以見聖君之意未嘗忘言事之臣孤拙獲全忠善者皆當感勵姦讒不効傾邪者可使息心非惟愚臣獨以爲幸此蓋伏遇尊號皇帝陛下乾坤覆載日月照臨察人常務於究情行賞必思於有勸致茲恩典施及儒庸誓堅終始之心少答生成之造

潁州謝上表 皇祐元年三月十三日

臣脩言伏蒙聖恩就差臣知潁州軍州事臣已於三月十三日赴上訖者規求安閑坐享榮祿雖大君之德曲示含容而爲臣之心豈自違處臣某中謝伏念臣材能淺薄性識昏蒙偶自弱齡粗知學古謂忠義可以事國名節可以榮身自蒙不次之恩亦冀非常之效然而進未有纖毫之益已不容於怨仇退未知補報之方遽先罹於衰病神與明而並耗風乘氣以交攻睛瞳雖存白黑纔辨葢積憂而自損信處世之多危伏蒙尊號皇帝陛下造化陶鈞高明覆載閔其孤拙未即棄捐付以善邦俾從私便所冀療治有驗

瞻視復完則及物之仁荷更生之大賜使身不廢猶後效之可圖

謝轉禮部郎中表 皇祐元年四月

臣某言蒙恩授臣禮部郎中知制誥依舊知潁州者恩出非常榮逾始望人以臣爲寵臣以喜爲憂伏念臣自小無能惟知嗜學常慕古人而篤行不思今世之難行而自遭遇聖明驟蒙奬拔急於報國遂忘軀結怨仇者皆可畏之人所違忤者悉當權之士既將行已又欲進身惟二者之難兼雖至愚而必達況臣粗知用捨頗識廉隅故其自被讒誣迨於降黜當

舉朝沸議未嘗以寸牘而自明及累歲謫居不敢以
半辭而自理其後再經寬赦移鎮要藩曾未逾年遽
求小郡蓋臣知難當之衆怨尚未甘心思苟免之善
謀惟宜退迹則臣於榮進豈敢僥求此蓋皇帝陛下
日月照臨乾坤覆載不忘舊物曲軫睿慈謂臣貶職
之人悉皆牽復惆臣無名之罪久未雪除故推敘進
之丈特示甄收之意然臣近於去歲早已改官遠此
便蕃豈宜叨竊欲固讓則有嫌疑之避欲遽受則懷
忝冒之慙進退之間凌兢失措惟當盡節上報深恩

謝復龍圖閣直學士表 皇祐元年八月

臣脩言今月十八日樞密院遞到誥勑各一道伏蒙
聖恩授臣依前禮部郎中充龍圖閣直學士仍舊知
潁州者恩還舊職事雪前誣感極心驚涕隨言出臣
某中謝臣伏見前世材賢賢一作材之士身結主知勳德
之臣功施王室然尚或一遭讒毀欲辨無由少忤要
權其禍不測顧如臣者何足道哉臣材不迨於中人
功無益於當世用之未見其効去之無足可思矧罔
極之讒交興而並進易危之迹何恃而不顛而聖心
不忘恩意特至辨罔欺於曖昧沮仇嫉於衆多雖暫
居譴謫之中而屢被陞遷之渥今又特蒙甄錄牽復

寵名以臣之愚豈比前人而獨異推其所幸蓋由聖
主之親逢謂宜如何可以論報再念臣稟生孤拙本
乏藝能徒因學古之勤粗識事君之節苟臨危效命
尚當不顧以奮身況爲善無傷何憚竭忠而報國誓
期盡瘁少答高明

南京謝上表 皇祐二年七月

臣某言伏蒙聖恩就差臣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
事臣已於今月二十四日赴上訖者守宮鑰之謹嚴
敢忘夙夜布政條之纖悉上副憂勤寄任非堪兢營
並集臣某中謝伏念臣賦才庸薄稟數奇屯毀譽交

興兩當過實寵榮踰分動輒招尤念報效之未伸敢
不竭忠而盡瘁因風波之可畏則思遠去以深藏迨
此六年外更三守學偷安而杜口負素志以愧心朽
質易衰已凋零於齒髮良時難得尚希慕於功名豈
謂皇慈未捐舊物擢從支郡委以名都惟此別京舊
當孔道簿領少勤於職事廚傳取悅於路人苟循俗
吏之所爲雖能免過非有古人之大節未足報君

謝明堂覃恩轉官加勳表 皇祐一年十月

臣某言今月十三日進奏院遞到誥勑各一道伏蒙
聖恩授臣尚書吏部郎中加輕車都尉依前龍圖閣

直學士仍舊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及放朝謝
者天地號令風雷鼓行一氣所均萬物咸被遂容俺
偉亦與褒升臣某中謝伏念臣材不逮人識非慮遠
徒有事君之節未知報國之方冒寵貪榮已踰其量
見利臨得曾不知慚此者伏遇尊號皇帝陛下堯舜
聰明禹湯勤儉脩前王之曠典述先志以繼成昭致
精禋躬臨路寢膺受上天之多福推與萬方而不私
臣於此時限以官守講儀制禮不預議郎博士之流
助祭陪祠不在諸侯方物之列既乏一言之獻又無
執事之勞徒隨犀闈共享餘賜普天率土難異衆以

獨辭蹐厚跼高但撫躬而無措

表奏書啓四六集卷第一

紹熙三年十月承直郎丁朝佐編次

郡人孫謙益校正

謝召試知制誥劄子 于進（一作而遂）

辭召試知制誥狀 不以自明（不字疑）

辭免第二狀 所陳（一作所陳） 累 獨專（一作專獨）

謝知制誥表 未少（一作不少） 玉色（一作顏色） 聖主（一作明主）

徐州謝上表 乃未及弁（一作乃書未弁） 尊號（此上一有猶遐二字）

[illegible]表 玉幣（一作圭幣）

[illegible]表 王則（此下一有字）

[illegible]表 以優（一作已優） 自勵（一作每勵） 忘言（一作發書） 孤拙攫

全[illegible]為幸（一十九字）（[illegible]問身不動好讀者由是召清宣侍臣[illegible]，一作[illegible]批獲全為善書官告成）

獨家（[illegible]）

穎州謝上表 昏蒙（一作昏愚）

謝[illegible]禮部郎中表（蒙一作聖恩臣某言伏蒙尚書禮部郎中[illegible]勅告伏[illegible]）（知制誥知穎州者） 自小（一作自少） 篤行（一作篤惟） 不敢以（以一作有） 謂臣聽

職（謂字下一有[illegible]字） 僭臣（此上一有而字）

謝除秘閣直學士表 曖昧（一作晻昧） 尚當（一作尚思）

[illegible]上表 困風波（困一作因）

謝賜對衣狀 至和元年六月

右臣伏以粹然玉色方覲於清光貴以身章遽蒙於
寵賜拔爻之際兢懼交相伏念臣材靡及中器非周
用遘光華之在旦荷榮祿以逾涯非惟罪謗之多罹
實亦禍罰之並至苟存遺體僅續餘生敢謂伏蒙尊
號皇帝陛下覆壽之恩幽微必及召從虛次復以官
聯當陛見之云初陳罰衣而有煥飾躬增耀愈彰不
稱之譏處物雖愚猶識謝生之所臣無任。

辭翰林學士奏 至和九年九月

臣今日準閤門告報蒙恩除臣翰林學士所降勑告
臣未敢祗受竊以內制之職選用非輕臣以庸虛緣
塵侍從歲月雖久能効無聞居外任不歷煩難在朝
廷未有補益見居學士之職已甚厚顏豈敢更希榮
進況臣屯蹇之迹憂患所侵齒髮凋殘心志衰耗鄉
侍老母久纏疾恙尋丁憂制僅有餘生累歲以來學
業荒廢詔誥之任尤非所當欲望聖慈察臣衰拙所
有恩命特賜寢停臣無任

謝宣召入翰林狀

使車入里君命在門閭巷驚傳豈識朝廷之故事搢
紳竦歎以爲儒者之至榮在臣之愚何以堪此竊以
文章切一作之任自古非輕待遇寵榮至有私人之目
詢謀獻納因加內相之名恩既異於常倫人愈難於
稱職伏念臣器非宏遠識匪該明學不通古今之宜
材不識方圓之用久叨塵於侍從曾莫著於勞能而
自出守外藩近遭家禍苟存餘喘復齒周行風波流
落者十年天日再瞻於雙闕進對之際已蕭颯於霜
毛慰勞有加賜憫憐於玉色形神若此志意可知身
已分於早衰心敢萌於希進加以羈危之迹仇嫉交
攻進退動繫於群言論議多煩於睿聽雖獲載之造
每賜保全而孤蹇偷安常思引去敢謂伏蒙尊號皇
帝陛下俯憐舊物曲軫宸慈因內署之闕員俾備官
而承乏臣敢不勉尋舊學益勵前脩感遺簪未棄之
仁竭駑馬已疲之力庶伸薄効少荅鴻恩

謝對衣金帶鞍轡馬狀 同前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帶一條金
鍍銀鞍轡馬一疋者禁林促召顧岐於近班慈澤逾
涯復叨於蕃錫退循昧陋曷稱輝榮伏念臣素乏藝
文久塵清近神都紫浩常懼於曠官內署凝嚴遽叨
於兩職便蕃曲被兢慄方深豈謂載孚宸慈式垂寵

脊無金錫帶榮踰廊落之名在笥領衣嫌甚曳婁之剌轂以內閑之駿飾精實投之光俯耀微軀仰慚殊渥庸何醻補但誓糜捐臣無任

乞洪州劄子 嘉祐二年

臣去冬曾有奏陳乞差知洪州一次尋以差入貢院無由再述懇私伏念臣本以庸愚叨塵恩寵一入禁署迨今三年進無補於朝廷退自適於衰病眼目昏暗脚膝行步艱難右臂疼痛舉動費力雖翰苑事無繁劇聖恩曲賜優容然非養病尸居之地無臣鄉里在吉州昨於丁憂持服時歸葬亡母荒迷之中庶事

未備本期服闋還朝上告聖慈乞一近鄉州郡貴得俸祿因便營緝而自叨榮職荏苒歲時貪寵忘親此又人子之責也所以夙夜彷徨不能自止欲望聖慈憫臣衰朽察臣懇迫特許差知洪州一次取進止

辭侍讀學士劄子 嘉祐三年三月

臣準閤門告報伏蒙聖恩授臣兼侍讀學士臣伏見侍讀之職最為清近自祖宗以來尤所慎選居其職者常不過一兩人今經筵之臣一十四人而侍讀十人可謂多矣臣以愚繆忝厠翰林又充史職太常禮儀秘閣秘書省尚書禮部刊修唐書然則在臣不謂無兼職而經筵又不闕人忽沐聖慈特此除授蓋以近年學士相承多無此職朝廷以為成例不惜推恩比來外人議者皆云講筵侍從人多無坐處矣每見有除此職者則云學士俸薄朝廷與添請俸官以人輕一至於此欲乞罷臣此命不使聖朝慎選之清職遂同例授之冗員況臣材識淺薄自少以來粗習辭章過蒙進擢俾塵禁署中年衰病常憂曠職至於講說經義博聞彊記刱復非臣所長今耆舊之臣經術之士並侍講讀者足以備顧問承清光欲望聖慈許臣不材自知俾免冒榮之誚所有告勑不敢祗受取

進止

再辭侍讀學士狀 嘉祐三年三月

右臣準中書劄子以臣辭免侍讀學士恩命奉聖旨不許辭讓者伏念臣猥以庸虛過蒙獎擢禁署為一時清選既已忝竊經筵況近例多兼何必辭讓蓋以臣身見兼八職侍讀已有十人為朝廷惜清職遂為冗員況講席不添人未至闕事所以敢陳瞽說乞免冒榮臣伏見國家近年以來恩濫官冗議者但知冗官之弊不思致弊之因蓋由凡所推恩便為成例在上者稍欲裁減則恐人心之不足在下者既皆習慣

因謂所得爲當然積少成多有加無損遂至不勝其弊莫知所以裁之中外之臣無有賢愚共知患比而臣爲陛下學士職號論思豈有目覩時弊心知可患無所獻納而又自身蹈之今既已陳述若又不自踐言則貪榮冒寵不止尋常之責而虛辭飾讓又爲矯僞之人此臣所以恐迫惶惑不自知止也伏望聖慈矜臣至懇察臣狂言許寢新恩俾安常分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辭開封府劄子嘉祐三年六月

臣伏閲内出誥勅各一道付閤門除臣爲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臣以庸拙久塵侍從初無勞效以伸補報日夕循省常愧心顏今者曲蒙聖慈猥加選用豈可苟避繁劇輒希辭免蓋臣有不得已者須至縷陳臣自前歲已來累有奏列狀一作乞一外任差遣蓋以臣久患目疾年齒漸衰昏暗愈甚又自今年春末忽得風眩昨於韓絳入學士院勅設日衆坐之中遽然昏踣自後往往發動緣臣所修唐書已見次第所以盤桓欲俟書成使乞補外豈期聖造委以治煩臣素以文辭專學治民臨政既非所長加以早衰多病精力不彊竊慮臨官敗事上誤聖知無所修唐書不逾三五月可以畢手置局多年官吏拘留糜耗供給今已垂成若別差人轉成稽滯只委臣了畢則恐無暇及之欲望聖慈矜臣衰病才非所長欲乞別選材能許臣且仍舊職候唐書成日乞一外任差遣以養衰殘今取進止

乞洪州第二劄子嘉祐四年五月

臣輒有愚懇上干聖聰出於至誠不敢緣飾臣本以愚懦别無材能過蒙恩私列在侍從初無補報之效每以尸素爲慙昨者忽被選差俾權京尹臣雖知材力淺薄衰病侵陵當此浩穰實難辦濟直以忝厠翰苑迨今數年所職清閑過享優逸一旦遽蒙煩使不可再辭亦欲勉强年歲之間少陳筋力之效苟無曠敗乞一外州不意眼目舊疾遽然發動蓋自供職以來旦旦常於燈燭下看讀文字及簽書發遣自早至夜率以爲常全籍眼力而臣舊患已及十年兩目眊然中外具見近一兩月來暗昏疼痛屢在假告不無廢事人雖未責臣豈自安臣自前累曾陳乞江西差遣一任欲乞撿會臣前後陳乞依蔡襄例除臣洪州一次俾解繁劇以養衰殘伏望聖慈特賜矜允今取進止

乞洪州第三狀

右臣近瀝懇私自陳衰病願罷權尹乞一外州伏蒙聖恩降詔不允臣以庸繆過叨奬擢不能陳力輙欲辭勞當被刑誅敢期詔諭理宜祇惕明訓勉勵疲駑而敢再干天聽固自愚執者蓋臣有不得已也臣舊患兩目於今十年近日以來發作（一作）尤甚眵淚浸淫睛瞳眊昏視物稍多其痛如割欲頻請假告則浩穰之地豈自遑安欲竭力枝梧則疾患內攻有難勉彊夙夜憂畏不知所爲欲望聖慈憫臣衰殘察臣愚拙許解繁劇假一遠外之州俾之待罪臣無任瞻天

祈恩激切之至謹具狀陳乞伏候勅旨

乞洪州第四劄子

臣近兩曾陳乞差知洪州一任未蒙恩許蓋以臣衰病不支難當仕使素心所切苟欲便私非敢自圖外州以就優逸臣年雖五十三歲鬢鬚皓然兩目昏暗自丁憂服闋便患脚膝近又風氣攻注左臂疼痛舉動艱難一身四肢不病者有幾以此貪冒榮祿無處劉繁實知難濟矧自權行府事以來三致臺諫上言兩煩朝廷起獄其它碌碌常事亦無分寸可稱蓋其資材本自庸虛加以精神日漸耗竭處之清職則論議謀猷無一可取擢以煩使又心力疲憊自許不能上煩聖慈憐憫雖未欲遠棄于外而臣自處實所難安伏見侍從之班交相出入昨呂溱劉敞並請補外不三數歲今悉召歸況如臣者留之無所補去之無所惜者哉欲望聖慈矜臣此志乞一外任差遣得以養理衰殘誓（音）於餘年少圖報效今取進止

辭轉給事中劄子（嘉祐四年二月）

臣近曾陳乞外任差遣伏蒙聖慈許臣解罷府事纔授臣給事中臣本以庸虛誤蒙與任不能陳力況未及朞遽以衰病自求罷去理當黜責以勵不才豈宜

非時濫被恩賞況臣權府之初已蒙加以無職到今才及半年有餘不因朝廷別有差使只是自以疾病求罷豈可又轉一官雖聖恩優厚過寵衰殘而臣自揣量無容濫受所有恩命乞賜停寢只許令臣歸院供職所貴少安疲病今取進止

再辭轉給事中劄子（同前）

臣近準閤門告報蒙恩授臣給事中臣尋曾瀝懇乞賜寢停今準中書劄子奉聖旨不許辭讓便令授告勅者臣本庸材蒙陛下擢在翰苑言語侍從既無所納以伸報效任以煩使又自陳疲病訴以不能然則

如臣久冒寵榮累堪何用上賴聖君優容未加黜責
豈可授命之日已蒙加職不久罷去又復轉官此臣
所以慙懼徊徨不敢即授也臣竊見前知府呂公弼
差知益州授樞密直學士及公弼辭免不行從領群
牧遂却只依舊充龍圖閣直學士王素蔡襄並因方
而之寄乃遷職是則罷府供職京師者不當別有遷
轉此近例也臣非敢飾偽上煩聖聰直以恩寵頻併
理當辭避欲望聖慈察臣無所堪用矜臣能自揣量
俾寢新恩免貽群議今取進止

舉呂公著自代狀 同前

臣伏見司封員外郎崇文院檢討呂公著出自相門
躬履儒行學贍文富器深識遠而靜默寡欲有古君
子之風用之朝廷可抑浮俗置在左右必爲名臣非
惟臣所不如實當今難得之士臣今舉以自代

進新修唐書表 嘉祐五年七月戊戌爲提舉編修曾公亮作

臣公亮言竊惟唐有天下幾三百年其君臣行事之
始終所以治亂興衰之迹與其典章制度之英宜其
粲然著在簡冊而紀次無法詳略失中文采不明事
實零落蓋百有五十年然後得以發揮幽昧補緝闕
亡黜正僞謬克備一家之史以爲萬代之傳成之至
難理若有待臣某中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有虞舜
之智而好問躬大禹之聖而克勤天下乎和民物安
樂而猶斿心積精以求治要日與鴻生舊學講誦六
經考覽前古以謂商周以來爲國長久惟漢與唐不
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氣力卑弱言淺意陋不足以
起其文而使明君賢臣儁功偉烈與夫昏虐賊亂禍
根罪首皆不足暴其善惡以動人耳目誠不可以垂
勸戒示久遠甚可歎也乃因邇臣之有言適契上心
之所閔於是刊脩官翰林學士臣歐陽脩端明殿學
士臣宋祁與編脩官知制誥臣范鎮臣王疇集賢校

理臣宋敏求秘書丞臣呂夏卿著作佐郎臣劉羲叟
等並膺儒學之選悉發秘府之藏俾之討論共加刪
定凡十有七年成二百二十五卷其事則增於前其
文則省於舊至於名篇著目有革有因立傳紀實或
增或損義類凡例皆有據依纖悉綱條具載別錄臣
公亮典司事領徒費日月誠不足以成大典稱明詔
無任慙懼戰汗屛營之至

辭轉禮部侍郎劄子 嘉祐五年七月六日

臣准閤門告報蒙恩除臣禮部侍郎今臣授告勑者
臣伏思聖恩所及必以臣近進唐書了畢凡與脩書

官並均睿澤竊緣臣與他脩書官不同檢會宋祁范鎮到局各及一十七年王疇一十五年宋敏求呂夏卿劉羲叟並各十年已上內列傳一百五十卷並是宋祁一面刊修一部書中三分居二范鎮王疇呂夏卿劉羲叟並從初置局便編纂故事分成卷草用功最多如臣者蓋自置局已十年後書欲有成始差入局接續殘零刊撰紀志六十卷是臣到局月日不多用功最少今來一例受賞臣實愧心無臣自嘉祐二年蒙恩轉諫議大夫三年蒙恩加龍圖閣學士四年蒙恩轉給事中到今方及一年豈可又一作以無功濫賞臣不敢虛飾辭讓煩瀆朝廷理有不安實難自默欲望聖慈特寢新命令取進止

再辭轉禮部侍郎狀

右臣今月二十三日奉被詔書一道以臣乞罷新除禮部侍郎恩命不允事狀念臣出自孤寒累蒙獎擢職忝學士官至給事中前後所授恩命不少豈敢頓於此際過飾偽辭取好讓之虛名爲有識之所誚實以臣撫心內愧不敢自欺蓋以唐書置局已十餘年纂錄無就臣最後至接續分撰卷數不多用功最少不敢與從初置局及在局年深用功勤勞人一例受

賞所陳情實皆有據依不敢過言冀爲可信敢謂特煩詔諭前例所無上體聖恩使令祗受而臣迫於懇悃實所難安夙夜徊徨莫知所措若以臣雖無功效不欲獨遺欲望聖慈稍加裁損或於階勳食邑一有所霑俾臣得不過分足以爲榮臣若自欺不言則冒寵雖多爲愧愈甚臣不勝激切戰懼屏營之至謹具狀陳乞以聞伏候勅旨

賀壽星表 臣知三年二月嘉陳在此

臣某等言天雖不言事以象見祥祐聖德其祉無疆臣某等中賀伏惟尊號皇帝陛下以憂勞勤儉之志躬自發憤而以仁慈寬厚之惠愛養元元下洎萬邦小大諸物咸欲各正性命而畢安其生上天降監宜有以報庚寅之夕星見南方占考天文福在人主惟天去人不遠如此災祥在德可不戒哉臣等忝備詞臣無所裨補惟願清心屏欲以隆南山之固而享一者大字無疆之休

乞洪州第五劄子 嘉祐五年七月

臣猥以庸虛過蒙獎擢久列侍從曾無補報年齒老大疾病侵陵聽重目昏聰明並耗髮白手顫精力俱衰無以父母墳塋遠在江外未有得力子弟照管誠

心迫切臣自三四年來累曾陳乞一外任差遣中間緣奉勑刋修唐書未見次第所以盤桓歲月不敢再三瀆請今來唐書已得了當欲望聖慈差臣知洪州一次所冀退養衰殘（一作拙）無使私塋取進止

乞洪州第六狀 嘉祐五年■月

右臣近瀝懇私上干睿聽以臣年衰多病父母墳塋在遠無人照管乞一次江西差遣至今未蒙恩旨臣以病攻于外（一作內）事迫于中（一作外）既不自安實難緘默將期得請不避煩言重念臣不幸少孤先父遠葬鄉里在吉州之吉水縣臣丁母憂日又扶護歸葬然臣方在憂禍故事力有所不周臣但仰天長號撫心自誓秖期服闋便乞一江西差遣庶幾近便營緝至於種植松柏置田招客蓋造屋宇刻京碑碣之類事雖倉卒冀於一二年間勉力可就當是時鄉人父老親族故舊環列墓次並聞臣言自臣除服還朝皆引領望臣歸踐前約而臣遷延荏苒一住七年是臣欺罔幽明貪戀（一作其）榮祿食言不信罪莫大焉兼臣稟賦奇薄衰羸多病兩目昏暗已踰十年近又兩耳重聽如物閉塞前患左臂疼痛舉動無力今年以來又患右手指節拘攣至於鬚鬢蕭颯（一作條）久已皤然臣

自視形容如此不惟不宜濫厠賢材英儁之士出入朝廷以取笑於搢紳之列實慮早衰易殞恐遂不得一償素志以為終身之恨臣自數年以來雖累曾陳乞而懇誠不至天聽未回亦嚮欲伺候唐書了畢今者幸已成書上奏其餘所領並是尋常職務別無朝廷差委句當未了事件臣是敢罄述愚衷備盡微瑣伏念臣本乏材能初無階援特蒙睿獎拔自常流置在侍從殆今十有七年矣訖無補報孤負恩榮伏望聖慈察臣心志凋零形骸朽悴閔臣昔當少壯銳意立朝今而衰退一至於此哀臣情實迫切乞賜檢會數年以來前後陳乞特許與除知洪州一次臣雖疲憊猶能遵奉詔條修舉常職誓殫犬馬之力上酬天地之仁臣無任悃愊激切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乞洪州第七狀 同前

右臣奉被今月二十一日詔書一道以臣陳乞江西差遣宜不允者伏念臣早以孤賤誤玷恩榮而生稟拙艱動罹謗咎往自河北作守滁陽在外十年遂至白首頃除憂制還奉內朝幸蒙聖恩收以桑榆置之翰苑凡今仕宦光寵孰不樂在朝廷職任清優顧亦無出禁近臣豈不思獨之流落引領欲（一作顒）還而乃

却踏風波自投遠外此之愚計豈近人情蓋以臣事迫心危有不得已凡諸懇悃嘗具剖陳不敢煩言況已罄盡再念臣遭遇明聖過彼恩私犬馬無知猶能報效而臣性旣踈簡識非敏明少以專學而自愚不能趨世以濟務效當求實而妄事虛名才貴適時而一無可用至於上所詢訪時有論議亦碌碌隨衆人未嘗有所建言縱令有之亦不足采惟有文字繆爲流俗過稱而自供職禁庭殆今七載屬中外無事文書甚簡不過月赴四五直飽食甘寢止撰青詞齋文一兩通只此爲臣所能是臣事業去之亦何關於事

存之又奚補於時將何以上煩睿慈曲示恩意特頒詔諭前例所無捧讀驚懃繼以感涕臣亦竊聞近日兩制臣寮多求外任彼皆材業有素年齒方彊又無事於外方可以且留供職惟臣材無可用年又漸衰外有私營冀償夙素欲望聖慈畀之一郡使其志畢願從若天幸餘齡未塡溝壑則遺簪舊物尚或冀於見收而疲馬君軒豈不知於有戀臣無任祈恩激切之至謹具狀陳乞以聞伏候勑旨

辭侍讀學士狀 嘉祐五年九月

右臣準閤門告報蒙恩除臣兼侍讀學士者竊以學士不宜兼侍讀臣於前歲已具陳論當時蒙恩遂許辭免在於今日豈宜復授得非以方今經筵闕人而臣在學士中適當次補聖恩優異不忍獨遺臣以衰殘久塵禁署已無龍圖閣學士而在院學士多未有兼職況臣前已有言理宜自踐欲乞許臣只兼舊職其經筵闕侍讀別賜除人所有誥勑臣不敢祗受今取進止

辭樞密副使表 嘉祐五年十一月

臣某言伏奉制命蒙恩特授臣依前禮部侍郎充樞密副使仍加食邑實封散官勳賜如故者成命始行

驟驚於衆聽撫心增懼曾莫以自容臣某中謝竊以樞要之司朝廷愼選出納惟允實賛於萬機禮遇均隆號稱於二府顧任人之得失常繫國體一作之重輕苟非其材所損不一伏念臣器能甚薄風力不強少著文辭殆浮華而少實晚勤古學終迂闊以自愚而自遭逢盛明擢在侍從間嘗論天下之事言出而衆怨已歸思欲報人主之知智短而萬分無補徒厝危躬於禍咎每煩聖造之保全旣不適於時宜惟可置之閑处故自叨還禁署逮此七年屢乞方州幾于十請瀝懇誠而懇至被明詔之丁寧雖大度并包攬荷

優容之賜而群賢在列敢懷希進之心豈謂伏遇尊號皇帝陛下急於求人思以濟治因柄臣之並選慎舊物以不遺然而致遠之難力不勝者必速其覆量材不可能自知者猶得爲明敢冀睿慈察其迫切俾回渙涯更選儁良如此則器不假人各適賢愚之分物皆知報何勝犬馬之心

謝樞密副使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蒙恩特授臣依前官充樞密副使尋具表陳免蒙降批答不允斷來章者右樞虛府充位宜求於儁賢多士盈庭誤選乃先於庸妄既牢辭之靡獲徒以寵而爲憂臣某中謝伏念臣少本賤愚初無志慮爲小人之事力不勝於負薪程有司之文學止期於干祿過被仁恩之樂育早從英俊之並遊逐叨侍從之流久玷論思之地方時求治殆無補於毫分（分一作毫）顧質早衰況漸凋於齒髮但思藏縮敢望甄陛矧惟贊萬事之機必也極一時之選豈容濫得猥以備員當命令之始行方惶惑以自失而睿恩至渥召旨甚嚴莫諧懇避之誠徒負貪榮之媿此蓋伏遇尊號皇帝陛下廓天地之量垂日月之光憐樸直之無他謂疲駑之可勉俾承闕乏以効拙勤臣敢不奮勵無能之姿感激難逢之會職思其位庶免於曠官謀不以身少期於報國

辭參知政事表（嘉祐六年八月）

職參論道宜極選於一時授匪其人實駭聞於衆聽恩榮所被跼蹐難安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乏材能徒緣幸會列于侍從白首無聞置在樞機素餐已甚雖聖主之恩天地曲示含容而朝廷之事毫釐動關利害豈止曠官之誚每懷誤國之憂矧惟政事之臣實代天工之任俾之贊貳宜擇材賢伏望尊號皇帝陛下收誤獎之恩廣僉諧之訪憫疲駑之已試備見無庸來傚又於在廷推之不次俾獲安於舊職冀免速於罪辜報効之誠殞歿後已

謝參知政事表

贊貳國鈞參聞廟論謂宜不次而選冀得非常之材迺以叙遷俾之承乏誤恩過被訴讓靡從臣某中謝伏念臣少迫賤貧偶勤學問儒者博而寡要況匪多聞文章世之空言豈能適用徒以早遭亨嘉之會驟蒙獎拔（擢一作）之私叨言語侍從之流逮今踰紀玷出納樞機之任初乏可稱事先彈理之未加每欲逡巡而引去敢期睿眷俾與政機優以寵章進其爵秩望

非意及榮與憂并此蓋伏遇尊號皇帝陛下堯德聰明禹躬勤儉博求俊乂以濟治康謂臣旣朴且愚必能循於忠謹雖庸而懦尚可策其疲駑猥以備員遂叨冒寵臣敢不益堅素守自勉不強惟殫犬馬之勞上答乾坤之造

辭明堂加恩表 嘉祐七年九月

祭之爲恵雖澤貴乎均而賞不因功則士無以勸旣難安於竊愧敢自避於黷煩臣某中謝伏念臣性本顓愚學無師法才不適當世之用識不通治古之原誤蒙聖知擢自平進俾參國論事有緼而得施坐耗

歲時訖無稱而取誚方慣素餐之責敢懷濫得之心屬宗祀之有嚴奉精禋之致孝陪一二大臣之後旣竊窺於盛儀獻千萬歲壽之觴獲共慶於成禮然而賜之胙餕蒙福已多加以寵榮在臣豈稱伏望尊號皇帝陛下回高明之聽察懇至之誠推一人有慶之恩務先於幽遠憫小器易盈之量俾免於覆顛特收渙汗之行仰冀曲全之造

謝賜飛白并賜宴詩狀 嘉祐八年正月

右臣去月二十七日伏蒙聖慈召赴天章閣觀太宗真宗御集次赴寶文閣觀御飛白書賜以金花牋字遂錫宴於群玉殿臣本出寒儒遭逢盛旦誤被獎擢參贊鈞衡陛下憂勤萬機德被四海邊鄙不聳年穀順成民物熙閑聖心怡豫臣於此際旣得以尸素偷安而又獲親侍清光便蕃恩錫一時之盛事千載之難遇臣不勝至榮至幸謹課成召赴天章閣寶文閣觀祖宗御集賜飛白群玉殿賜宴五言八韻詩一首隨狀上進干瀆宸嚴無任惶恐戰汗屏營之至

謝覃恩轉戶部侍郎表 嘉祐八年英宗登極四月上

皇明繼照如日之昇溶澤霶流滂天咸被時惟朽儒亦玷光華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庸虛僅知學問識

不周於往行一作時月材莫逮於中人方其壯年喜論時事名聲濫得招謗咨以偕來榮寵踰涯蹈憂危而亦至晚被先朝之誤獎俾陪二府之後塵居無補於休明方自期於引避遽號弓而結恨雖殞體以何追伏遇皇帝陛下奮發乾剛嗣承天統當茂業繼文之始乃歡謳歸啓之初宗社獲安人神洽一作合慶矧惟新之號令方無間於幽遐顧於茲時其敢獨異倘從衽受但益愧兢敢不勉勵衰殘感遇今昔更竭疲駑之效庶仲塵露之微

謝皇太后表

嗣聖當天法重离而正位鴻恩浹物均萬國以同休遂容尸素之臣猥被優隆之渥臣某中謝伏念臣名雖學古性實迂儒徒誦習於典墳靡該通於今古爰從束髮遭會明時蒙先帝之誤知與羣英而並進紫樞黃閣叨陪論道之司白首丹心徒有報君之志屬緇衣之揚命奉主鬯以承祧方推慶賜之行遽荷便蕃之寵伏遇皇太后殿下坤元厚載母道居尊惟茲聽覽之初務霈汪洋之澤臣敢不勉脩職業上副憂勤送往事居忘身盡節庶展涓埃之效少酬覆燾之私

表奏書啓四六集卷第二

紹熙三年十月承直郎丁朝佐編次

鄱人孫謙益校正

謝封衣金帶鞍馬狀 促召（召一作詔）

辭侍讀學士劄子 朝廷與添請俸（一朝一作從恩二字）

進新修唐書表 百有五十（此上一有之字）萬代（萬一作萬世）平和（一作）

[illegible]不幸（此上一有[illegible]字）不足暴其（足一作得）

辭轉禮部侍郎劄子 六十卷（此上一有纔字）

賀壽星表（集辭類稿題作中書賀壽星表故其狀云本係臣某中書公用表章例是知制誥撰）

[illegible]狀 剌宗（剌一作立）事雖（雖一作雖字是）

[illegible]狀 隨衆人（衆一作衆無一字）

[illegible]表 殆淳華（殆作殆第一）晚勤古學（晚作晚志一）禍咎（作一）

優容之賜（賜一作賜）

[illegible]表 僞賢（賢一作良）以寵而爲憂（憂一作爲憂一作冒寵）早

從（從作參一）極一（極作一）副（副一作）撲直（直一作志）少期（少一作圖）

[illegible]表 俾之（之一作往）

此卷謝賜對衣狀云授受之際廣韻受字上聲納也承也盛也得也繼也授字去聲付也公之它文或以授爲受以受爲授蓋一時互用不可輕改

此卷謝賜衣帶鞍馬狀乃初入翰苑時其云神都繁浩者謂前任南都留守也或疑解開封府之後誤矣

廣韻以謬爲差誤繆爲紕繆皆非美意此卷辭翰林學士奏云繆塵侍從乞洪州第三狀云臣以庸繆修唐書表云黜正偽謬并集古跋真蹟凡言謬謬盡用繆字可見互用之意元文不可輕改

按兩朝國史至和三年二月辛卯壽星見此卷賀表云庚寅之夕盖陰陽家分亥子爲兩日又太史

例以次日奏故事辛卯正應表文古本作臣等
忝備詞臣乃與翰苑同僚共上表乞英辭類槀題
云中書賀表改詞臣爲宰臣雖故事舍人當作詳
注槀誤然慶曆四年春公知制誥時初無此祥當
以古本爲正

表奏書啓四六集卷第三　歐陽文忠公集九十二

辭特轉吏部侍郎表 治平元年閏五月

受寵若驚況被非常之命事君無隱敢傾至懇之誠
仰黷高明唯知跼蹐臣某中謝伏念臣性姿庸近識
局昬冥學古自愚非有適時之用論材甚薄豈堪任
重之難徒以荷先帝之誤知自孤生而拔擢犬馬未
報但虞塡壑之有時弓劒忽遺遂欵攀髯之莫及而
屬皇明繼照聖治惟新送往事居雖兼疚篤而自勵
進思退補未知罪戾之所逃至於貪踰分之寵榮冀
無功之爵賞非惟愚慮所不敢及顧有公議其將謂
何而甫茲彌年再以增秩方命書之始下駭群聽以
生疑此臣所以剖瀝肺肝不能自止彷徨夙夜莫獲
偷安伏望皇帝陛下回日月之餘光廓乾坤之大度
察其悃愊 迫一作 假以矜寬雖成命已行國體當嚴於
出令而從人之欲天高幸或於聽卑特收渙汗之恩
以息讙譁之論庶安常素誓畢愚衷

再辭轉官第一劄子

臣此者伏蒙聖恩特除臣吏部侍郎依舊居職臣早
來獲對天顏雖略具陳述退而循省未盡懇誠伏念
臣本以常材誤蒙任使間其所職則皆朝廷之大事

較其成効則無尺寸之可稱外惟碌碌以隨人內則區區而自守當陛下聖政惟新之始勵精求治之時雖天度包容未加斥罷而臣心自揣常負驚憂豈謂宜黜而外當貴而賞非惟臣自知不可顏於物論其謂如何況自去年陛下即位之初均慶之典臣已首叨遷秩今來恩命實出非常在臣之愚難以自處欲望聖慈矜察特賜寢停今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今日伏蒙聖慈差中使傳宣令於後殿告謝臣與趙槩等遂詣垂拱殿門請對欲再具數陳續奉聖旨須管便受告勑臣以聖駕已起君命甚嚴惶惑之間不知所措雖已受告勑尋於延和殿得對已曾瀝懇備述聖恩非次義實難安蓋以無功受賞者衆以為非若竊事為功則罪又大矣伏以陛下承先帝已定之命入繼大統此天人之意也而即位之始偶因遇哀致違和裕既而勿藥有喜聖躬清寧蓋由宗社神靈顯此異事欲彰皇天眷祐陛下使不由人力而致康復而臣今乃貪以為功坐獲厚賞此臣所謂於義難安者也至於陛下未親庶政之間中外幸得無事此有宋百年四聖相繼盛德在人賴臣等輩有何施設過褒膺獎以此時勞況臣猥以庸材叅聞國政上所賞罰臣職奉行若羣臣之間有功狀不明迹涉僥倖尚當裁抑以絕濫恩而臣乃自貪寵榮以速譏論此臣所以區區不能自已也故聖恩雖極優異而臣不免屢瀆天聽一作伏乞早回聖斷追寢成命俾臣獲安常分以息羣言今取進止

第三劄子

臣今日伏蒙聖慈差入內高品陳日新至中書傳宣令臣繫新除官臣尋與曾公亮等具劄子奏乞候來日覆奏伏緣此來恩命出於非常臣與韓琦等進退惶懼夙夜思惟雖君恩至優違則有谿然事體所繫義有難安所恃者睿聖聰明必察臣等懇誠之至聖心寬恕不以臣等屢瀆為煩欲望天慈省閱臣等前後所陳事理曲加裁擇特賜寢停免於此四方旱災百姓嗷嗷之際是臣等合被責之時濫受非次之賞則臣不勝幸甚臣誠迫志切言不成文干冒冕旒伏俟誅戮今取進止

謝特轉吏部侍郎表

驟膺渙渥備瀝悳誠雖至辭窮罔避煩言之為黷重乎令出莫回成命於已行祇受以還驚一作惶失節

臣某中謝伏念臣學不通於元本材不足以經綸但知守拙以為忠每務師心而自信徒以遭逢先帝拔自衆人久參侍從之聯遂玷樞衡之貳而屬大橫啓兆嗣統膺期方初政之清明思百度之脩理內量譾薄實憂以聖而責愚矧迫衰殘方念乞身而告病不謂皇慈曲被寵數屡加當畢大慶之初已無功而冒賞曾未踰年之久復進秩以叨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政惟新用人務廣謂才難於求備思悅使以忘勞憫其勤劬錫以優洽雖榮踰於望表亦寵與其憂并誓殫犬馬之微少荅乾坤之造

乞外任第一表（治平二年正月二十五日上二十五日批荅不允）

臣某言臣聞事君以忠本期盡瘁不能者止亦貴自知敢傾悃愊之誠仰瀆高明之聽臣某中謝伏念臣本由寒素偶踐科場叨希千祿以養親敢冀達時而見用蓋以腐儒章句之學坐塵王佐之材童子雕篆之文固異賢人之事而誤蒙睿獎俾貳宰司抗無毫髮之可稱常懼滿盈之必覆加以年齡迫於衰晚氣血損於憂傷惟兩目之昏昏自去秋而漸劇精明晻謁聽視茫洋冬春以來職業多廢當聖君求治之始是群臣宣力之時自嗟犬馬之微生遽先疾之惟恃乾坤之大度曲賜含容雖未責於曠官亦難安於尸祿與其坐待於彈劾豈如自乞於哀憐伏望推天地之恩回日月之照察其愚直不敢矯誣許辭政事之名假以州符之寄則臣不止偷安而養拙亦將自療以求痊尚冀昏瞳之復明會圖後效而論報

第一劄子

臣所有誠懇昨日獲對便坐已具敷述蓋臣自去年八月喪一女子凡庸常情不免悲苦因此發動十年來久患眼疾又為老年全服涼藥不得自深冬已來氣暈昏澁視物艱難接此春旱陽氣上攻遂至大段妨事然臣愚心祇欲俟壽聖節隨班上壽一展臣子之誠以為榮幸然後懇求罷去所以勉強遷延至今緣此是臣私故瑣屑雖臣子之於君父理當無隱然難委曲盡載表章所以先具奏陳冀蒙省察臣以非才過蒙任用使其聰明強健猶懼不能稱職況此衰病何以堪處昨日雖面奉聖旨令且未要入文字蓋臣迫於情懇退不自安今已具表陳乞伏望聖慈哀許今取進止

第二表（正月二十六日上二十九日批荅不允）

臣某言臣近貢封章乞解政事伏奉批荅不允者天

甚仁而溥愛人有欲而必從苟有聽之未回由懇誠之不至敢干斧鉞再瀝肺肝臣某中謝伏念臣學不通經材非適用徒以遭逢亨會進冒寵榮一玷樞衡五遷歲律伏遇皇帝陛下握圖撫運嗣統當天覽決萬事則堯舜之聰明愛養群生則禹湯之勤儉賢材並進聖治惟新臣於此時得與大政何脩何飾而可以稱職旅進旅退而莫知所爲已慚廊廟之訏謨旣無遠略惟有簿書之瑣屑尚可宣勞而昔此雙瞳莫能久視眊然終日兀爾尸居上無以副人主之憂勤下無以伸臣子之報效久而不去罪則莫逃此臣所以夙夕彷徨難安自黙者也伏望皇帝陛下曲回天聽少軫皇慈念臣日侍冕旒察臣心非木石祿位者人情之所顧惜孰肯妄辭筋骸者物理之有盛衰不能無之衰其可憫寬以不誅俾諧得請之恩當識謝生之所

第二劄子

臣受國厚恩叨與機政材識庸下不能有所補報上賴聖君含垢未即斥去而又不思勉强竭力以脩職業輒以衰疾自陳欲圖安便重煩聖念特降中使傳宣賜以訓誨丁寧切至而又頑然未即聽從在臣之罪可誅者非一臣以方具表陳乞理當闔門俟命不待進見闕庭面陳悃愊臣聞自古君臣去就之際與今不同蓋昔之公卿解職便歸田里其朝居君側暮已絕於朝廷所以臣重去其君君亦難其臣之去然猶去者相繼今則不然凡辭職任者皆不去祿仕或優游侍從之班或出守藩郡之地豈爲避寵辭榮乃是充勞就逸實人臣之侥倖也況如臣者尸祿終日雖勞可均實以兩目俱昏是十年舊疾自去秋發動日益昏澁看讀文字艱難憂虞職事曠廢有悞國家所以敢布懇誠乞恃君父冀一閑僻庶將養三二年或目復精明却乞一邊遠繁難處展効乃是臣自爲侥倖之計與辭榮避寵者不同欲望聖慈不以爲難早賜恩許今取進止

第三表 正月二十九日上二月二日批荅不允

臣某言近上表章乞解政事伏蒙聖慈再降批荅不允者臣聞事君以忠信爲本立朝以進退爲難惟不自疑乃能取信於上苟無大過庶幾善退其身昔之爲臣全此者少今臣遇聰明之聖主固不自疑苟保庭之寬仁幸無大過是以敢因疾病直露情誠而封章屢陳俞旨未賜臣竊謂日月之明無不照豈不諒

臣之乃心得非天地之恩有所憐未忍許臣之遽去在臣自揣何以克堪豈合更比多言上煩宸聽所難遂默盡切懇私臣某中謝伏念臣以中下之才被非常之任日諧進見則蒙眷待之優隆退接同寮則絶纖毫之間隙自可安然樂職亦復何所憂虞況千載一遇者盛時之難逢高秩厚祿者常情之貪得苟非迫於衰病豈敢固自欺誣伏望皇帝陛下曲軫睿慈俯哀愚款念其蒲柳質易朽而先衰譬若馬牛力已疲而則止賜其如請恕以苟安則臣刮膜枯昏尚冀清明之來復捐軀殞命終圖報效於餘生

為雨水為災待罪乞避位第一表 治平二年八月

臣某言臣聞任非其人則官必曠職時多闕政則天為降災惟雖欲之有歸難逃律於獨免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庸妄遭逢盛明擢貳宰司與聞國論不能叶宣上德輔導至和頻年已來害氣交作春飢已甚饉疫相望秋潦暴興覆溺無數下致生民之愁苦上貽聖主之焦勞臣獨何心安於厥位舉朝廷之典法便合黜幽賴覆燾之寬仁尚容自劾伏望皇帝陛下特回天造俯察愚忠俾解政機推行憲罰以塞上穹之降責以警廢位之偷官然後別選儁賢俾居要轄

益圖更化之術上副求治之心自然人神以和災異咸弭不惟臣適其分亦俾國無壓刑

第二表

臣某言近以雨水之變上表待罪蒙降批答不允者上天告戒比屢罹災虞思消異之方願避進賢之路特迂聖訓未諒愚誠退自省循豈遑安處臣某中謝伏以天人之相去不遠見於事者若響之應聲賞罰之至要易知舉其大則以一而警百是以政有得而有失則災祥以類而來官若成而若虧則黜陟以時而舉伏念臣猥由愚陋進冒寵榮一貳政機五更歲

律相府之事無不總既皆得以與聞斯人之居不聊生欲於何而歸咎辜朝廷之委任貽君父之憂勞此而不誅何以勵衆伏望皇帝陛下奮然睿斷赫以皇明理其曠敗之愆正厥經常之法置之散地全以寬恩誓堅犬馬之心終效涓埃之報

第三表

臣某言近以雨水之災再上表待罪蒙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陰沴干時聖心軫慮明詔一下群臣震惶況居任責之司敢為幸免之計臣某中謝伏惟皇帝陛下自膺眷命光紹丕圖總覽萬機之繁講求三

代之治旰不遑食勵文王之小心行之以勤躬伯禹之盛德固已生民受賜品彙蒙休宜召至和以來嘉應而善氣未效時災荐臻惟天聰明具不虛出示人警戒咎必有歸所以三事之臣連章瀝懇況臣最爲濫竊尤玷寵榮方平日以尸居不知引分及敗官而退其不肖以爲脩政之先不以空文度得應天之實宜罰其敢逃刑伏望皇帝陛下俯抑至慈深思大譴

再乞外任第一表治平三年三月二十四日上 二十七日批答不允

臣聞忠以事上雖見義而必爲力有不能則知難而當止是惟臣子進退之分寔繫國家利害之機則其居也敢懷竊位之安其去也豈止全身之計輙殫拙訥上黷高明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庸妄出於孤平一作草學不通方識非慮遠徒以遭逢先帝誤被聖知擢自諸生俾參大政伏遇皇帝陛下膺期出震繼統當天方聖政之惟新思群材而並濟臣以衰遲之朽質久當擯斥以妨賢有守經泥古之愚無應變適時之用考於外論早合黜幽伏蒙皇帝陛下廓大度以兼容謂衆惡者之一作必察特加庇覆俾獲保全固當勉勵疲駑誓圖報效而臣量盈器極福過災生兩目眊昏積年舊苦中消渴涸新歲所加精液銷澌志與神而並耗筋骸削氣將力以俱殫臣若猶彊殘骸竊貪厚祿坐取敗官之責上累知人之明苟以此致興於人言則乃是可畏之公議異夫誣謗難復主張此臣所以深自揣思敢陳悃迫愊一作伏望皇帝陛下曲回睿眷俯察愚忠念其獲覩日月之光願歷歲時之久居常碌碌曾莫異於庸言一有紛紛遂獨當於衆怒尚乏周身之智豈堪爲國之謀因其自訴於病衰幸俾獲逃於罪戾退之散地得盡餘齡則臣永荷天地之恩敢忘犬馬之報

乞出第一劄子

臣昨日獲對便坐輙述懇私乞解政事之任緣臣疾患累日氣血虛之頭目昏眩不能久立不得久侍天顏悉陳悃愊伏自濮園之議既興言事之臣荒唐不學妄執違經非禮無稽之說恥於不用不勝其忿遂厚誣朝廷借以臣一作爲名因乃以一作肆言訕上指臣爲姦邪首議之人陛下至聖至明洞見中書與兩制所議本末察臣無罪曲賜保全而呂誨等附下罔上語言悖慢無復君臣之禮以至斥黷母后非毀詔書等事陛下皆屈意含容不加顯戮止於退罷而已及詔定濮王典禮不如誨等所誣既又詔牓朝堂諭以

本末由是中外釋然凡素爲誨等誣詆衒惑之人皆識朝廷本意但恨曉諭之晚今則是非已正曲直已分臣所被誣亦已獲雪然則更何所辨豈合有言而臣義有不得已者蓋以執政之臣天下之所瞻望朝廷以爲重輕若其名譽烜赫非止一人之榮乃是朝廷之光也其或身名毀辱非止一人之辱乃是朝廷之辱也昔唐文宗甘露事後小人用事宰相李石爲其所惡乃遣盜殺之不中而斷石馬尾石遂求罷文宗雖知石賢相可惜亦不得已而罷石爲荊南節度使蓋顧國體當爾也今臣固無李石可惜之賢而其所被毀辱者何止斷馬尾而已呂誨等連章累疏惡言醜詆陛下爲臣愛惜留中而不出誨等自寫章疏宣布中外今閭巷之人皆能傳誦雖誨等急於賣直取名肆其誣罔不暇惜國體而自爲傳播如臣者豈合彊顏忍耻猶安厥位使天下何所瞻望凡臣所貪以爲榮者乃朝廷之辱也由是言之臣豈得已哉使臣無疾病猶當懇自（一作白）引去況臣不幸適值自春來瘠瘍不止昨日面奉德音陛下悉已知臣所苦聖恩憫恤爲之惻然伏望陛下特賜除臣近京一郡俾養衰殘則臣未死之間誓當別圖報効今取進止

第二表（五月二十八日上四月五日批荅不允）

臣近貢封章願還政事伏蒙聖慈特降批荅不允者臣聞愚誠雖微而苟至可以動天大仁博愛而無私未嘗遺物敢殫懇悃再冒誅夷臣某中謝伏念臣智識非精器能甚淺稟生奇薄自少嘗履於艱虞雖處困窮所守粗知於名節而自早蒙擢用思奮猷爲不善自謀遂致怨仇之積因知避禍屢觸陷穽之機先皇帝深察孤忠悉排群議甄收獎進終始保全以至晚年致之二府念初無於報効徒久玷於恩榮逮逢神聖之嗣興顧已衰時之三易問其職業曾無補於毫分聽於讙譁則不勝於詆辱猶彊延殘之質坐懷寵祿之貪昔（一作古）云高位之疾顛何況千人之所指軀以恙痾之苦荼然氣血之衰藥石之功既難求於速效機政之地豈宜久於曠官伏望皇帝陛下曲軫睿慈俯哀危懇謂獻納討謨之任已無益於明時而沮傷憔悴之餘寔難安於久處許其引避寬以優容儻後來因此以得賢則臣去猶爲於有補苟未塡於溝壑誓終竭於消埃

第二劄子

臣近再述懇誠上干天聽乞解重任伏蒙聖慈特降

批荅丁寧訓誨未賜允俞臣本庸材不堪大用遭逢聖主誤被奬知陛下急於求治取信輔弼言無不從臣於此時不謂不得君不謂不得位而智識駑下初無補報既不能建明大義鎭遏群言又不能和會衆心叶于一德遂致浮詞異論中外諠譁惟務含胡無一言以辨正但欲因循苟於無事以此養成群小誣謗聖朝上則煩黷扆聽下則自取身辱雖陛下閔臣拙直衆怒獨當察臣暗愚不識陷穽然臣拙於謀身不堪任用已驗如此可黜不疑陛下聖度寬仁曲加保庇以爲簪履舊物不忍一旦棄捐然臣夙夜彷徨不能安於自處者蓋以朝廷輕重繫在大臣若大臣望重則朝廷尊大臣望輕則朝廷不重大臣望輕猶爲不可何況惡言醜詆毀辱百端今豺狼當路姦邪在朝之語下傳閭巷外播四夷以是而言何止望輕而已陛下有臣如此豈不爲朝廷之辱哉雖陛下至聖至明察臣無過臣能自信無愧於心而中外之人不可家至而戶曉百辟之瞻望衆人之譏誚臣亦何顔以處之與其負慙俛首以見搢紳孰若乞身遠去少避指目是則聖恩許臣解罷俾臣稍獲便安乃是臣居位也以榮爲辱其去也以黜爲升惟望天慈曲從人欲今臣已上第二表伏望聖慈曲從人欲除臣蔡亳一州差遣

第三表 四月初四日上初七日批荅不允斷來章

臣近以疾患自陳乞解重任伏蒙聖慈再降批荅不允者坐貪國寵既以難安仰叫帝閽期於必遂臣某中謝伏念臣早緣幸會親遘休辰以一經之腐儒忝萬機之密論違時背俗速謗招尤雖無獨立弗懼之明粗懷可殺不辱之節所以强顔忍恥不知軒冕之榮加之多病久衰難勝筋力之任近從去歲益以中乾渴如鼴鼠之飲河喘若吳牛之見月多言外喋衆疾內攻心已自危豈足當於謀慮力雖欲强幾或作不至於踣顚方畚鍤於壯時猶無可道追摧傷於晚節亦復何堪雖幸聖君容覆之恩豈逭神理滿盈之罰苟不知退其將殞生伏望皇帝陛下推天地之私回日月之照察臣粗識廉恥閔臣遽此衰疲丐以一州俾從素志如此則力排群議已荷於保全遂養殘生更繫於亭育雖同草木之賤尚識造化之仁

第三劄子

臣近以疾病乞解重任除一蔡亳州差遣已三上表及兩具劄子陳述伏蒙聖慈累降批荅不允斷來章

者臣竊伏思惟臣之披瀝肝血祈天請命之懇其説甚詳而其誠至矣陛下每降荅諭丁寧奬勵所以過賜優待臣之恩禮亦已至矣而臣不能仰遵聖訓功疾就職而猶更哀鳴上煩天聽者蓋臣義不獲已與近日韓琦曾公亮胡宿等從容於進退者事體不同也臣以非才被任違時忤衆自招謗怨不容其身今上自朝廷下至閭閻巷陌遠洎四海外及夷狄皆能傳呂誨等章疏矣其罔誣醜詆之語莫不能道之矣而臣以顧惜國體既不當更與誨等辯正使合引避去位而以是非曲直付之公議乃爲合理昔漢世大臣有被誣以罪者例不對理陳冤蓋其人或遂廢黜或被刑誅所以更不自辨可矣未有論議喧沸不自辯明而頑然自安其位者也今朝廷處臣者何位任臣者何事所繫事體者如何而誨等詆臣者何語臣其可安處此位者乎昨濮園之議自手詔告示中外後凡中書論議本末邪正及誨等加誣詆訕等事皆已幸蒙辨正矣惟臣所被邪謗首議褻讀徼寵之惡名既不能自辨若又不識廉恥頑如木石遂安其位陛下謂有臣如此其可當國家之大任乎此臣所以夙夜思惟誨等詆臣者諛佞希榮寵耳故惟有懇辭重任遠避寵榮乃可以塞小人之口然則陛下聖恩一許臣罷去是爲臣辨誣謗全名節其賜臣者多矣厚於賜以高秩重祿萬萬也臣幸蒙陛下知獎久矣臣之心迹聖鑒昭然洞見表裏此臣不當復言臣所謂辨誣謗全名節者爲中外之人不可家至戸曉者爾蓋非早自引去無以塞誣謗臣者之口也夫爵祿朝廷所以寵臣下也使身心安泰名譽光顯者居之則不勝其榮也若毀辱媿恥憤悶憂鬱者居之適足爲苦耳伏望聖慈察臣哀切懇迫之誠不以臣比從容於進退者特許臣解罷政事除臣一外任差遣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今取進止

第四劄子

臣近以疾病乞解重任已具劄子瑩述懇私更不敢重疊叙陳上煩天聽臣以非才誤膺奬任存之既無所惜去之何足可思然而不早罷去此乃陛下至仁至慈憐臣衰殘不忍遽逐（一作便）棄猶務欲退人以禮今臣表章劄子各已三上伏蒙三降批荅丁寧訓勵未即允俞中外之人皆知陛下曲意留連恩禮已足伏乞出自宸斷早賜恩許除臣一外任差遣

第五劄子

臣昨日獲對咸顏備陳懇迫而言意拙訥不能感動
愚誠雖切天聽未回夙夜省循莫遑安處臣本庸材
不足比數然而職所任者國政身所繫者國體而遭
羅誣枉致辱百端既不自辨明便當引去加以年齒
凋耗疾病侵凌豈可勉彊衰殘不知廉耻此臣所以
披肝瀝血干冒誅夷不能自止者也再念臣材識駑
下過蒙陛下獎用固當奮發事業粗立功名上報君
恩次雪身辱然臣出入二府已七八年迄無一言建
明一事可採以前日之碌碌知此可知後日之無所
為也若終於尸祿偷安苟貪榮寵不惟上辜委遇實
亦自負初心蓋材力短長固有不能勉彊若進退名
節尚可自擇前世人主之待其臣也事非一端或高
其行義不奪其志或許其閑退俾自安全不必悉以
高秩厚祿但曲從所欲便是君恩伏望聖慈察臣悃
愊特許臣所乞則臣未盡之年尚知論報今取進止

辭覃恩轉左丞表 治平四年正月仲 字堂松二月上

臣某言伏奉制命蒙恩特授臣行尚書左丞依前參
知政事加階食邑食實封及賜功臣者澤施無外雖
務極於汪洋寵至若驚實難安於啓處敢傾拙訥上
瀆高明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妄庸早由平進一經
之學乃自守之迂儒十駕其駑終不堪於遠用徒以
旦暮千載遭逢兩朝擢貳鈞衡坐淹歲月國恩未報
但虞填壑以遺羞金鼎已成豈謂攀胡之莫及幸遇
皇帝陛下重離繼照正統當天萬物覩而咸忻大號
渙其均慶致茲孱朽亦玷光華然夫位高而疾顛者
是亦其勢然器滿而必覆者蓋由於量過敢忘戒懼
誠迫懇私伏望皇帝陛下特軫睿慈俯矜愚守當萬
機之新政收厚賞於無功則臣雖蒲柳之易衰已一作
尚冀消埃於後效

謝覃恩轉左丞表

臣某言云云大慶均行霈流而甚渥鴻恩曲被俯僂
以無容臣某中謝伏念臣性質迂愚器能淺陋言不
足以備典謨之奧學不足以通治亂之原徒以早荷
兩朝之誤知拔自孤生而獎用疲駑雖勉一作勉訖無
補於毫分歲月屢遷猶坐貪於寵祿方懼黜幽之典
敢希冒進之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光紹寶圖惟新
聖政繼離明而大照推乾施以無偏致此妄庸首霑
渙汗臣敢不退思警懼益勵衰疲感風雲際會之難
依日月光華之末少圖後効冀盡夙心

表奏書啓四六集卷第三

紹熙三年十月承直郎丁朝佐編次
郡人孫謙益校正

[illegible]表　辛武（一作武辛）
[illegible]　夙夜（一作夙夕）　睿聖（一作睿悳）

表奏書啓四六集卷第四　歐陽文忠公集九十三

乞根究蔣之奇彈疏劄子　治平四年二月

臣近因誤於布衣下服紫襖爲御史所彈臣即時於私第待罪蒙聖恩差中使傳宣召入中書供職今竊聞蔣之奇再有文字誣臣以家私事臣忝荷國恩備員政府横被汙辱情實難堪雖聖明洞照察臣非辜而中外傳聞不可家至而戸曉欲望聖慈解臣重任以之奇所奏出付外庭公行推究以辨虛實顯示多方取進止

再乞根究蔣之奇彈疏劄子

臣昨日曾有奏陳爲臺官蔣之奇誣奏臣以家私事乞以之奇所奏出付外庭公行推究以辨虛實未蒙降出施行臣夙夕思惟之奇誣罔臣者乃是禽獸不爲之醜行天地不容之大惡臣若有之萬死不足以塞責臣若無之豈得含胡隱忍不乞（與一作）辨明伏況陛下聖政惟新萬方幽遠咸仰朝廷至公不與爲辨曲直而臣身爲近臣忝列政府今之奇所誣臣之事苟有之是犯天下之大惡無之是負天下之至冤犯大惡而不誅負至冤而不雪則上累聖政其体不細由是言之則朝廷亦不可含胡不爲臣辨明也大抵

小人欲中傷人者必以曖昧之事責於難明易為誣
訐然而若以無根之謗絶無形迹便可加人則人誰
不可誣人人誰能自保欲望聖慈特選公正之臣為
臣辨理先賜詰問之奇所言是臣閨門内事之奇所
得必有從來因何彰敗必有蹤跡據其所指便可推
尋盡理根窮必見虚實若實則臣甘從斧鉞若虚則
朝廷典法必有所歸如允臣所請乞以臣劄子并蔣
之奇所奏降出施行

乞罷政事第一表

臣某言臣聞事君之節雖盡瘁以為期量力而行有
不能而則止敢瀆蓋高之聽瀝陳至悃之誠臣某中
謝伏念臣本出羇單粗知業履逢右文崇學之代竊
並群英之遊當好問納諫之朝獲從諸老之後遂蒙
奬用叨貳機衡幸四海之無虞得容尸素荷三聖之
殊遇特察孤忠坐貪寵禄之榮不覺歲時之久而餘
齡衢晩百疾交侵四體癯羸甚已衰之蒲柳雙瞳眊
昏殆不辨於騧驪頃自去秋累陳愚款先皇帝惻然
垂閔慰以恩言許至新年俾解重任萬乘之仙遊忽
遠孤臣之素願莫從方今聖統嗣興皇明繼照人神
胥悦中外晏安顧無避事之嫌敢遂乞身之請伏望
皇帝陛下特回睿眷俯察愚衷念孤根之易危哀小
器之難用置之閑處賜以保全如此則天地之仁曲
從於物性犬馬之報尚識於主恩

又乞罷任根究蔣之奇言事劄子

臣為臺官蔣之奇誣奏陰私事已具劄子乞差官根
究明辨虚實伏緣臣見任政府在於事體理合避嫌
欲望聖慈先罷臣參知政事除一外任差遣臣既解
去事權庶使所差之官無所畏避得以盡公根究臣
竊慮朝廷未明虚實不欲直以此事罷臣職任臣已
別具表章伏乞早賜施行

神宗御札 治平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差中使朱可道賜

春寒安否前事朕已累次親批出詰問因依從來要
卿知　付歐陽脩

謝賜手詔劄子

臣伏蒙聖慈差内臣朱可道傳宣撫問仍賜臣手詔
委曲慰安臣孤危之迹横為言事者誣以莫大之罪
自非遭遇聖明特為窮究則當為冤死之鬼然事出
曖昧上煩天造累行詰問必見蹤由臣仰恃聖君在
上内省于心必冀終獲辨雪臣無任捧詔涕泗感天
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奏

乞詰問蔣之奇言事劄子

臣近爲蔣之奇誣奏臣以陰私事前日再具劄子乞詰問之奇自何所得因何蹤跡彰敗乞差官據其所指推究虛實伏緣之奇所誣臣者乃是非人所爲之大惡人神共怒必殺無赦之罪傳聞中外駭聽四方四方之人以謂朝廷執政之臣犯十惡死罪乃曠世所無之事皆延首傾耳聽朝廷如何處置惟至公以服天下之心若實有之則必明著事迹暴揚其惡顯戮都市以快天下之怒若其虛妄使的然明白亦必明著其事彰示四方以釋天下之疑至如臣者若實有之則當萬死若實無之合窮究本末辨理明白亦不容苟生若托以曖昧出於風聞臣雖前有鼎鑊後有鈇鉞必不能中止也以此言之繫天下之瞻望繫朝廷之得失繫臣命之死生其可忽乎其得已乎伏乞以臣所奏詰問蔣之奇得於何人其人所説有何事更不得徒説虛辭直具所説人姓名及所聞事狀據實聞奏臣所瀝血懇必望朝廷理辨虛實乞不留中

再乞詰問蔣之奇言事劄子

臣近累陳血懇煩黷天聽爲彰思永蔣之奇誣奏臣陰私事乞辨明虛實伏蒙聖恩累賜詰問至今未聞有所指陳竊以臺憲之司雖許風聞言事然所謂風聞者謂事不親見而有聞於他人耳然其説必有其人其人必有姓名若所聞小事則有不足論若所聞大事繫人命之死生則必須審問所説之人事狀虛實然後可以上言況之奇明列章疏伏地頓首望請必行若不明見事狀審知虛實豈敢果決如此及朝廷窮究又却不指定所聞之人姓名亦不明言有何事迹但飾遊辭無所的確蓋之奇初以大惡誣臣期朝廷更不推究便有行遣及累加詰問遂至辭窮也不然思永之奇懼見指説出所説人姓名後朝廷推鞫必見其虛妄所以諱而不言也臣忝列政府動繫國體不幸枉遭誣陷惟賴朝廷至公推究別證虛實使罪有所歸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臣竊慮朝廷須所説人姓名思永之奇無事指説必以朝廷拒諫爲言此乃辭窮理屈而妄説也臣謂若朝廷聞言事不行則是拒絶言者今以所言事體不可直行須當根究虛實乃是用臺官之言即須行遣爾豈足爲拒諫也

封進批出蔣之奇文字劄子

臣以拙直受恩兩朝惟以至公之心爲報聞之効凡
於親舊不敢有纖介阿私是致怨怒臣深者造爲飛
語誣臣以家私陰事是人倫之大惡所以語駭人聽
易於傳布竊以言事之臣謂之天子耳目之官本期
裨益聰明若聞外有怨家仇人造作飛語中傷執政
之臣正當沓然嫉惡爲臣根窮起謗之人辨別虛實
明其誣罔使後世人不敢陷害良善以彰朝廷之明
此乃言事之職今思永心知事無實狀而不能爲臣
辨明及碌碌隨衆騰口捻舌蔣之奇專用怨仇人飛
語便以虛爲實上惑聖聰及至朝廷再三詰問須要

事實則各不能明指一人之言明陳一事之狀思永
既云無實狀則知虛妄可知之奇則飾游辭謂風聞
於衆且臺官雖許風聞而朝廷行事豈可不辨虛實
大凡可駭之語易於傳布假如怨仇之人有誣大臣
以叛逆不道者飛語一出則必騰口相傳豈可便以
傳聞之衆致大臣族誅如此則爲大臣者終日恐懼
彌縫不暇何敢盡公行事以身當怨而一夫之怒飛
語騰出可以搖動朝廷則正人端士不立足矣以此
言之則思永之奇專用風聞惑亂聖聰爲耳目之官
罔上欺君其害豈細今閭巷小民有罪猶須證驗分

明察節圍備方可行刑之奇言臣死罪未明虛實豈
可舍胡伏乞朝廷以至公之明必爲分別令事理窮
盡止於兩端不過虛與實而已實則臣當死虛則之
奇安得無罪使事實而臣不死不足以顯之奇之言
使事虛不罪之奇不足以雪臣之冤枉臣非敢固惜
名位不自引去但以冤若不得雪則身是罪人朝廷
自當行法豈容臣自引退若虛則幸望朝廷辯別分
明使中外之人知臣無罪然後可以容臣自陳引去
臣初乞朝廷差官根究虛實故當乞解權任以避嫌
今既蒙朝廷直行詰問故臣合杜門俟命乞不留中降出施行

乞辨明蔣之奇言事劄子

臣先於慶曆中權任諫官臣感激仁宗恩遇不敢顧
身力排姦邪不避仇怨擧朝之人側目切齒惡臣如
讎適會臣有一妹夫張龜正前妻女嫁臣一踈族不
同居姪晟於守官處所作與人犯姦是時錢明逸爲
諫官遂言臣侵欺本人財物與之有私既蒙朝廷置
獄窮勘並無實狀事得辯明而當時執政之臣惡臣
者衆其陰私事雖已辨明猶用財物不明降臣知滁
州今惟趙槩知此事甚詳若非仁宗至聖至明察臣
無辜爲臣窮究則臣豈復更有今日仁宗豈有用臣

至此今臺官方舉前事彈錢明逸陷害良善不意蔣之奇自又劾尤欲望朝廷特加裁察若以蔣之奇所對語無事實知其虛妄乞早賜明告中外以辨臣冤若猶疑於虛實之間則乞更加盡理推窮辨正

再乞辯明蔣之奇言事劄子

臣近以蔣之奇誣奏臣家私事乞賜辨正杜門俟命今已多日雖蒙朝廷累賜詰問之奇則但云得自彭思永而思永又云事無實狀是曖一作昧之言若此便欲加臣十惡大罪雖州郡小民犯罪官司斷獄必未敢便斷其死臣孤拙無黨特被兩朝眷遇忝列政府横被小人誣以禽獸不爲之惡本因臣以至公報國以身當怨不徇親黨阿私至多積仇怨造作飛語中傷而以忠取禍之奇乃以虛爲實欺天罔上及至朝廷詰問則辭窮理屈並無實狀指陳至於彭思永亦自言曖一作昧無實各自乞罷去若臣果有實狀何故惜而不言何故自言無實狀而自乞罷去以此見思永之奇專欲以曖一作昧之事惑亂聖聰使臣不能自辯兾望朝廷更不辯明便以風聞行法況聖君在上公道方行臣必不能枉受大惡之名當舉族碎首叫天號冤仰訴于闕庭必不能含胡而自止當陛下聖政惟新之日使執政之臣守闕號冤固知非朝廷美事然臣以惡名不可虛受將不得已而爲之期於以死必辯而後止臣無任懇血哀號激切之至取進止

神宗御札三月四日差中使朱可道賜

春暖久不相見安否數日來以言者污卿以大惡朕曉夕在懷未常舒釋故累次批出再三詰問其從來事狀訖無以報前日見卿文字力要辯明遂自引過今日已令降黜仍出牓朝堂使中外知其虛妄事理既明人疑亦釋卿宜起視事如初無恤前言賜歐陽脩

謝賜手詔劄子同日

臣今日伏蒙聖慈差中使朱可道傳宣撫問賜臣手詔爲言者污臣以大惡已令降黜仍出牓朝堂令中外知其虛妄勑臣宜起視事如初無恤前言者臣捧讀感咽不知涕泗之横流竊伏自念天地父母能生臣身不能免臣於憂患陛下神聖聰明無幽不燭察臣孤危辨臣冤枉使臣不陷大惡得爲完人至德大恩過於天地父母萬倍則臣餘生之命是陛下所延之命今日之身是陛下再造之身雖盡此命捐此身

亦不能上報至德大恩之萬一而臣又有大罪者冢
國寵榮忝居重位處危機之地而自任拙直不防禍
患怨仇所積謗怒交興當陛下即位之初外有機政
之繁內有孝思感慕之戚於此之時致言事者以陰
私之惡醜穢之言上黷聖聰煩陛下曉夕在慮爲臣
親加詰問特賜辨明臣之此罪何以自贖捫心內省
何以自安臣無任感天荷聖懇惶涕泗激切屛營之
至臣已依詔旨來日詣閤門祇候入見冀面天顏別
陳血懇次

乞罷政事第二表

臣某言臣近貢封章乞解職任伏奉批答未賜允俞
者臣聞高而必危蓋處易傾之勢滿則招損實存至
戒之言敢再瀆於懇私輒自干於斧鉞臣某中謝伏
念臣本以庸妄出於遭逢誤被國恩俾參政論材非
適用而當重任之難智不周身而履危機之地既不
能於阿徇故多積於怨仇謗怒之興紛紜靡一所恃
者聖君在上公道方行雖摭造中傷人言可畏而聰
明聽察天鑒孔昭旣悉辨於罔誣遂判分於枉直俾
臣不陷大惡得爲完人今亂國之讒已蒙於遠屛立
朝之士皆保於自安則臣仰銜再造之鴻慈正合損
軀而自效然念臣病羸之質年迫已衰寵祿之盈理
難久處頃事先帝之日屢貢乞骸之言間奉德音亦
蒙恩許一麾之請素志甚勤伏望皇帝陛下推天地
之仁回日月之照閔其孤拙曲賜矜從予之一州俾
自退處亦有民社可宣敎條苟知盡瘁之方未失事
君之節

第三表

臣某言臣近再上表乞解政事除一外郡差遣今
月八日批答所乞宜不允者臣聞士之行已所愼者
始終之不渝臣之事君所難者進退而合理苟無大
過善退其身昔之爲臣全此者少臣頃侍先帝屢陳
斯言今之懇誠蓋迫於此臣某中謝伏念臣識不足
以通今古材不足以語經綸幸逢盛際之休明早自
諸生而拔擢方其與儒學文章之選居言語侍從之
流妄蒙過獎於群公常媿虛名之浮實暨叨於重
任益可謂於得時何嘗敢傷一士之賢豈不樂得天
下之譽而動皆臣忌毀必臣歸人之愛憎不應遽異
臣之本末亦豈頓殊蓋以處非所宜用過其量惟是
要權之地不勝指目之多周防所以履危而蹐跦自
任委曲所以從衆而拙直難移宜其舉足則蹈禍之

撲以身爲斂怨之府復盤桓而不去逐謗議以交興譊譊震驚輿情共憤皇明洞照聖斷不疑孤臣獲雪於至寃四海共忻於新政至於頼天地保全之力旣風波險陷之危使臣散髮林丘幅巾衡巷以此没地猶爲幸民況乎擁蓋垂襜其榮可喜撫民求瘼所寄非輕苟可效於勤勞亦寧分於内外伏望皇帝陛下曲回天造俯察愚衷許解劇繁處之閑僻物還其分庶獲遂於安全心匪無知豈敢忘於報效

又乞外郡第一劄子

臣前日獲對便坐已具血懇披陳爲臺官（一作臣寮）誣臣以陰醜之事臣聞詩曰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蓋陰醜之事君子之所深惡猶不可自道於口而況上達君父之聽汚瀆朝廷驚駭中外事雖起於誣罔然本臣而發此臣所以夙夜慙懼而無地自容也伏況當陛下即政之初日有軍國萬機之繁乃以人口不道之事上煩聖慮累陛下曉夕在懷親批詰問再三窮究得其虚妄之狀特賜行遣曉告中外使臣大寃獲雪人疑盡釋夫辯枉直雪幽寃以釋天下之疑以快輿情之憤此固陛下神聖聰明自是新政之一事然亦因臣致勞聖慮此亦臣所以夙

夜慙懼而無地自容也抵此二事臣自循省已不能安然而上頼陛下至寛至仁必以此事是臣寮中傷臣非臣自作以忝煩朝廷以此必賜矜恕然臣有不得已而必不能處者蓋臣所以致此大謗者本出怨仇之口由臣拙直多忤於物而在位已久積怨已多若使臣頓然變節勉學牢籠小人以弭怨謗非惟臣所不能亦非陛下所以任臣之意若使臣復居于位秖如前日所爲則臣恐怨家仇人以臣不去必須更爲朝廷生事臣亦終不能安況臣一二年來累爲言者攻擊心志摧沮加以衰病所侵兩目昏暗四支骨立顧身已如此而人情又如此亦復何心貪冒榮寵伏望聖慈憫臣之志誠可哀矣察臣之迹實難安矣特許臣解罷除一外郡則天地保全之恩何以論報臣今已上第三表伏乞早賜降出施行

第二劄子

臣近者披露懇誠乞解政事已三上表殆今累日夙夕俟命跼蹐靡遑臣竊伏自思理宜罷退者其事非一臣聞所謂大臣者必能宣布上德叶和中外使人心悦豫朝政肅清此乃輔弼之任也臣性既簡拙耻爲阿徇又復愚暗不識禍機多積怨仇動遭指目謗

怨毁辱不可勝言一二年來屢爲言事者攻擊以臣一人無日不煩君父不惟朝廷未嘗少靜而臣亦未嘗少安則臣之小(一作不)材不堪大用從可知矣臣又思朝廷每用柄臣必取人望者以其爲衆人所服故使處衆人之上也今知臣者舉必爲衆人所怒動必爲衆人所忿讒謗忌嫉叢集于一身以此而居要任者八年矣其未陷於禍敗者臣竊自怪以爲曉也所賴者聖君在上朝廷至公察臣孤危辨正誣罔使臣不罹枉橫得爲完人臣於此時不自引去是不知進退矣臣竊見前世元勳舊德社稷之臣一有間隙尚或罹於禍敗而臣能薄材劣竊位已久語其勤則勞(一作功)効未著於毫髮詢于衆則怨毁已積於丘山所謂衆怒難犯孤根易危豈敢與人自結仇敵昨緣思永等誣臣以大惡之名於義不可虛受若不辨於今時則無以自明於後世故臣屢乞辨理者蓋事不獲已而爲之非敢與言事者爭勝負也而自思永等得罪以來言事者固已恥於不勝若臣復處事權遂延不去彼必(一作必)自疑而不安是臣下有衆人之怨嫉旁爲言事者切齒他人視之猶爲臣寒心顧臣何以自處伏望聖慈哀臣言之至懇察臣勢已難安予之一州俾自藏縮知此則臣大寬已雪旣彰新政之清明孤迹獲安又荷聖恩之優假言事者但得臣去亦稍釋其忿必無疑而安處別不爲朝廷生事則臣之一去所利甚多惟乞出自(一作於)睿斷早賜允兪

第三劄子

臣今月二十日伏蒙聖恩以臣所上第三表乞解政事特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聞命以還憂惶殞越悃誠所迫欲止不能臣以非才誤膺委用歲月已久不知引避而寵祿盈滿福過災生仇怨旣多謗讟(一作讒謗)大作衆情不與孤迹已危陛下旣已深察(一有臣字)而哀憐之矣臣之憂危迫切披肝瀝血之誠亦已屢瀆於天聰而陛下固已諒臣至誠至懇察臣事勢當去而無疑矣然而聖恩未忍遽許臣解罷者必以不欲今臣因言者而罷爾蓋自思永等遠竄牓朝堂告示以來中外皆知臣事已辨雪陛下至聖至明言事者不能動搖朝廷矣今臣自以懇請與言事者不復相關若賜允兪是陛下出臣於萬死之中保全其終始而使之善退也如此則臣之大寬已蒙辨雪危迹又保安全陛下天地父母之恩自非殞骨糜軀何以論報臣自上三表後已兩具劄子披陳必已蒙省覽臣

之血誠竭於是矣今更不敢煩言上黷睿聽惟乞聖
慈哀憫早賜施行

謝傳宣撫問劄子 治平四年三月壬申

臣今日伏蒙聖慈差中使傳宣撫問以臣累表乞解
政事之職已除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仍問
臣幾日朝參者臣近以迫切之誠累形章表上煩天
聽合被罪誅乃蒙睿恩曲賜矜許既特加美職又超
轉官資仍假善邦俾從私便臣孤危之迹已荷保全
衰晚之年猶貪榮寵但以未受新命無由入謝又蒙
聖造曲賜訖錄丁寧慰諭趣其入見恩數優異舉族

歡呼伏緣自二十六日後前後殿不坐臣欲乞候御
殿日參假冀面天顏別披血懇次

辭刑部尚書劄子 治平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臣今月二十六日伏蒙聖恩賜臣告勑各一道授臣
刑部尚書充觀文殿學士知亳州臣很以庸材久竊
重任雖策勵駑蹇訖無補報而荏苒歲月漸迫衰殘
所以屢陳危懇之誠上干宸造者正以願避寵榮冀
全衰朽而天私曲被恩命過優既加以美職又超轉
官資臣竊尋前例參貳之職出處非一而推恩之數
罕有若臣之優者況臣近遇覃慶已叨遷秩未逾兩
月恩典頻仍無功之賞度越常格非惟臣自循省莫
知所措而名器所假人言謂何欲望聖慈憫臣孤拙
察臣畏避寵榮之懇特許臣只以本官兼職或止轉
一官庶俾少安常分臣誓竭晚節上報鴻恩今取進
止

謝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表

職清書殿寔爲儒者之榮望峻天臺仍忝刑官之重
內循譾薄仰玷光華臣某中謝伏念臣稟質迂愚粗
知業履因時幸會遂竊寵靈無拾遺補闕之勤常陪
法從非大冊高文之手久厠翰林晚綴宰寮俾開國

論荷三朝之眷遇每案儒衷幸四海之清平得容尸
祿居滿盈而不戒積災釁以自貽屬聖統之嗣興赫
皇明而繼照誣言詰服已大釋於羣疑危跡保全俾
不虧於素守犬馬合思於報效桑榆奈迫於衰遲屢
貢懇私上干聽睿遂蒙閔允俾解繁機然而晚節餘
生本期避寵清資顯秩益更貪榮被優渥之非常但
凌兢而失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神御極亭育推
仁閔孤拙之勢危無容自立諒疲駑之力竭難責速
圖曲矜至慈俯從誠請仍憐舊物特示殊恩顧非木
石之頑宜識乾坤之造颯然素領雖難強於筋骸

若丹心猶自期於塵露

進永厚陵挽歌辭三首引狀 治平四年閏三月

右臣伏蒙聖恩差臣知亳州軍州事見發赴本任次伏見大行皇帝將來八月遷坐于永厚陵中外群臣咸進挽歌辭臣以非才久竊重任遭逢先帝蒙被聖知恩極昊天未知論報痛深喪考徒切攀號臣今謹撰成大行皇帝靈駕發引日挽歌辭三首謹隨狀上進伏候勅旨

亳州謝上表 治平四年六月

臣某言伏蒙聖恩授臣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軍州事已於今月二日赴上訖者貳政非才雖獲奉身而退分符善地猶懷竊祿之慙祗荷寵靈惟知戰懼臣某中謝伏念臣章句腐儒之學也豈足經邦斗筲小器之量也寧堪大用而叨塵二府首尾八年荷三朝之誤知罄一心而盡瘁若乃樞機宜慎而見事輒言陷穽當前而横身不避竊寄前載未有能全一昨怨出仇家構爲死禍造謗于下者初若含沙之射影但期陰以中人宣言于廷者遂肆鳴梟之惡音孰不聞而掩耳賴聖神之在上廓日月之至明亟究調誣遂投護賊再念臣性實甚愚而疎於接物事多輕信者蓋以至誠如彼匪人失於泛愛乎居握手惟期道義之交延譽當朝常爲齒牙之論而未乾薦牘之墨已彎射羿之弓知士其難世必以臣爲戒常情共惡人將不食其餘而臣與遊既昧於擇賢在藩不思於將覆自貽禍釁幾至顛隮上煩睿聖之保全得完名節於終始洎懇辭於重任尤深惻於皇慈雖進寵辭隆僅能去位而請資顧秩愈更叨榮莫逃僥倖之譏實負心顏之靦斯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坤大度堯舜至仁察臣自取於怨仇本由孤直憫臣力難於勉強蓋迫衰殘既獲免於非辜仍曲從於私欲遂同萬物俾無失所之嗟未盡餘生敢忘必報之效

謝賜仁宗御集表 治平四年 月

臣某言伏準御藥院吉報伏蒙聖慈賜臣仁宗御集一部一百卷者倬彼雲章方聯於寶軸刻之玉版忽被於恩頒臣某中謝恭惟仁宗皇帝睿哲聰明寬仁恭儉奉虛心而訪道務學以崇儒天縱生知臻作者之謂聖功高德盛由煥乎其有文伏惟皇帝陛下纂紹丕圖善繼先志惟仁祖發揮於衆製乃英考序述而成編昭知三光並照萬物法彼後世同符六經方副本之頒行非近輔而莫獲敢期睿眷尚及愚臣

寵異群邦光生蔀室載念臣出身寒苦自少遭逢晚蒙奬任之殊雷與賡歎之後捐軀論報餘生已夙於素心拜賜爲榮撫事但零於清血

亳州乞致仕第一表 熙寧元年冬

臣某言臣聞難進易退者禮經之格言知足不辱者道家之明戒苟貪榮而不止宜招損以自貽況衰疾之所纏顧筋力之難強輒披悃愊自冒誅夷臣某中謝伏念臣生也多乞少雖有志而識不明於大體用不適於當時徒以荷三朝之拔知歷四方之無事遂容章句之學竊與樸政之司遂更二府之繁臺亦八年之久既不能遇事發憤慨然有所建明又不能與世浮沉默爾以爲阿徇每多言而取怨積衆怒以難當遭逢時事之方艱思欲乞身而未獲不虞暗禍陷臣於風波必死之淵上賴至仁照臣於皷鑄無從之口以至平生所守之名節晚暮未盡之年齡豈臣能於自全皆陛下之所賜既懇辭於重任仍假守於善邦固已坦無危疑幸此優遊而風霜所迫鬢髮凋殘憂患已多精神耗盡加之肺肝渴涸眼目眊昏去秋以來所若增劇兩脛惟骨拜覆俱艱雙瞳雖存黑白曉辨顏形骸之若此尸寵祿以何安伏望皇帝陛下特軫曆慈俯從人欲許遂官政俾返田廬白首明時幸遇垂衣之治酣歌聖化願追擊壤之民雖居畎畝之間永荷乾坤之造

第一劄子

臣輒瀝（一作有）血懇上干宸慈臣本以庸虛誤蒙獎擢（一作用）濫塵二府獲事三朝無德（一作事）可稱無言（一作言）可採既不能報國又不善謀身怨嫉謗讒喧騰衆口風波陷穽（一作阱）僅脫餘生憂患既多形神俱瘁齒髮凋落疾病侵陵故自數年以來竊有退休之志而臣猥以非才久叨重任適值國家多事所以未敢遽言頃自去春伏蒙陛下矜憫孤危保全晚節許解政事得從外補臣於此時遂乞守亳（守亳作乞社）蓋以去潁最近便於私營及入辭之日亦具奏陳乞枉道至潁脩葺故居幸蒙聖恩皆賜允許臣自到亳以來殆將朞歲（一作朞歲）舊苦痟渴蓋已三年腰脚細瘦惟存皮骨行步拜起乘騎鞍馬俱覺艱難而眼目昏花氣暈侵蝕視一成兩僅分黑白職事至簡猶多妨廢生尸厚祿盜所難安然臣嚮者不敢啓言而今乃輒茲有請者蓋以方今朝廷無事中外晏然臣亦幸無任責之重其進退之際既無所嫌避又不繫重輕故敢直以臣

子之私誠自乞君父之憐憫臣以守官在外不得親
伏旒扆之前縷陳悃愊臣今已具表章欲乞一致仕
名目就近於潁州居止以養殘年伏望聖慈特賜開
許臣無任祈天俟命

第二表

臣某言臣近貢封章乞還官政伏奉詔答未賜允俞
退自省循奚勝殞越臣聞神功不宰而萬物得以曲
成者惟各從其欲天鑒孔昭而一言可以感動者在
能致其誠敢傾度至之心再瀆高明之聽臣某中謝
伏念臣本以一介之賤叨塵二府之聯知直道以事
君毋師心而自信然而旣之梢艄之效又無先覺之
明用之已過其分而曾不自量毀者不堪其辱而莫
知引去幸賴乾坤之再造得逃陷穽之危掾仍許避
於要權俾退安於晚節今乃苦於衰病莫自支持顧
難冒於寵榮始欲收於骸骨敢期聖念過軫天慈詔
雖迫於桑榆未忍弃於草莽竊以古今之制沿襲不
同蓋由兩漢而來雖處三公之貴每上還於印綬多
自駕於車轅朝去朝廷暮歸田里一辭高爵遂列編
民豈知至治之朝深篤愛賢之意每示隆恩之典以
勸知止之人故雖有還政之名而仍享終身之祿固
已不類昔時之士無殊居位之榮然則在臣素心雖
切退休之志迹臣所乞尚虞僥倖之譏伏望皇帝陛
下惻以深仁矜其至懇俾解方州之任遂歸環堵之
居固將優游垂盡之年涵泳太平之樂惟辛勤白首
迄無一善之稱孤負明時莫報三朝之德比爲慙恨
何可勝陳

第二劄子

臣近以疾病衰遲再上表(封一作)章瀝陳血懇乞一致
仕名目以養殘年聖恩憐憫不忍遐棄特降詔諭未
賜允俞承命之際惟知感泣臣竊以七十之制雖著
禮經而歷代以來人臣進退多不拘此有年已過而
不得去者有年未及而可以去者蓋以人有賢愚理
難一槩(一作概)其或上智高才元勳舊德用捨去就繫
朝廷得失輕重者故雖年已過之理不得去而人皆
不以爲非也若中常之人碌碌備位存之既無所益
去之亦無可思其用捨不爲得失去就不繫輕重其
人苟能量分知止奉身而退朝廷則必嘉其趣尚而
成就其志故雖年未及而特許其去而人亦不以爲
非也彼中常之人者居常則無足可稱及能識分自
量不待年及而知止則尚有一節可取故人君推樂

賢養士之心務欲成其名節所以不待年及而亦一作方
許其去也知臣愚陋不敢過自陳其不肖輒竊
自比於中常之人所謂碌碌備位存之無所益去之
無可思而用捨去就不繫朝廷得失輕重者臣其是
也然臣比於中常之人猶有不及者貪冒榮寵過其
涯分荷三朝之恩德而無所報効被小人之推辱而
不能遠去固非有識分知止之明而直以疾病侵陵
心神昏耗力不能勉然後不得已而自陳耳此臣自
媿於心者也雖然臣以犬馬之賤蒙陛下天地養育
之恩始終保全以至今日惟晚暮一節尚賴君父之
仁獎成其志臣今已具第二表陳乞伏望聖慈特賜
開許一作允今取進止

第三表

臣某言臣近者再貢封章乞從致仕伏奉詔書宜不
允者竊稽典禮退止一辭上黷睿慈臣今三請雖未
忍弃捐之意曲煩再諭以丁寧而不勝迫切之誠尚
兾於蒙於開可臣某中謝伏念臣稟生至陋力學不
強徒以略誦仁義之言粗知廉耻之節早緣一藝擢
自諸生智非先見之明材無適用之敏但知報國不
敢謀身惟枉尋直尺之不為故圜鑿方枘而難合以
至被侵凌於群小遭詆毀之百端而臣忍辱强顏踰
時歷歲蓋思責任之方重顧於去就而難輕今者幸
蒙寬恩獲保孤拙脫於死地優以便藩既無效於勤
勞徒尸於寵祿加以類尤備歷憂患已多老將疾
以偕來形與神而俱弃昔而少健黔驢之技已殫今
也病衰駑馬之疲難強始露肺肝之懇乞收骸骨而
歸迹臣前後之心可見遲徊之久不敢為於妄舉蓋
幸兾於必從伏望皇帝陛下推天地之仁垂日月之
照察臣既非狷憤以肆一朝之忿又非矯激而希高
世之名本由多難之餘誠以不能而止矜其朽憊賜
以哀憐許上印章退居田里使病樗擁腫盡爾天年
斥鷃逍遙遂其物性幸克成於素志惟仰賴於鴻私

第三劄子

臣輒有血懇上干天慈意迫言煩合從誅戮臣近以
衰年疾病三上表章乞一致仕名目伏蒙聖恩一作為
累降詔諭未賜允俞祗服訓辭惟知感涕臣聞陳力
就列不能者止此臣子之常分也臣以庸繆遭遇三
朝誤被獎擢叨忝二府論其報効初無取一作稍於毫
分積為怨仇則不勝於詆訾雖忠邪善惡上則難逃
聖鑒之明毀譽是非下則一付至公之論可以撫心

省己自信不疑其知蹇拙孤危亦已甚矣而猶貪冒榮寵不知進退以至横遭誣陷幾至顛擠上賴陛下推天地父母之恩以保全之察其誠心許解重任假以善地從其私便偷安苟禄僥幸已多而臣量盈器極福過災生衰疾所嬰積年滋甚中虚渴涸若注漏卮腰脚伶俜僅存皮骨舊患兩目氣暈侵蝕日加昏暗簽書文字轉覺艱難一郡之間事多曠廢是敢直露肺肝願還印綬而皇慈垂惻未忍遠弃三賜詔諭慰以恩言中外之人皆知聖君恩禮之數過厚於臣者至矣而臣之懇悃迫切不能自止之誠亦已至矣伏望聖慈憫臣衰殘衰臣懇迫特賜允臣累表所乞俾以本官致仕（一作政）歸老田間（一作廬）則臣雖死之年猶生之日今取進止

第四表

臣某言臣累貢封章乞從致政伏奉詔書所乞宜不允者未忍遽捐昔曲憐於舊物尚玆弊躧蓋中迫於危誠進冒誅夷俯深殞越臣某中謝伏念臣以一介無能之賤荷三朝特達之知仁宗擢自諸生俾參二府先帝力排羣議深察孤忠暨逢神聖之纂臨竊幸風雲之感會至於辨正誣枉保全始終雖天地之施無私恩非責報而犬馬之微自效力不逮心繼之衰疾之纏綿加以年齡之晚暮寵榮既過小器盈而必顛筋力已疲飛鳥倦而思止輒露乞身之請願諧解組之歸而皇慈惻然明詔屢下示廓含容之大度慰安憔悴之餘生祗服訓辭惟知感涕然而忠信所以事上理無弗踐之空言進退各有其宜力或不能而當止雖禮著引年之制必待及時而身有負薪之憂亦容辭仕是敢再彈悃愊仰冀哀矜伏望皇帝陛下軫堯舜之深仁推乾坤之曲造憫其確至賜以允俞俾還穎尾之居遂養漳濱之病再念臣早從壯歲粗學文辭叨冒榮階常豐禄賜尚能遇恬夫而誦遺直上德以諭愚民與故老而揮金均君恩而榮里巷（一作以此）（一作設王遺揮賜金似付一字）以終晚節永荷鴻私

第四劄子

臣近者累具章表劄子披述懇誠上干宸造乞一致仕名目歸老田廬伏蒙五降詔書未賜俞允訓諭丁寧恩意深至捧讀之際惟知感泣而臣情迫於中不能自止者蓋以疾病侵攻心志衰盡欲於未填溝壑之間自爲苟且朝暮之計是敢更瀝肝膈（一作）冀蒙哀憐臣自治平二年已來遽得痟渴四肢瘦削脚膝

尤甚行步拜起乘騎鞍馬近盍艱難而兩目昏暗多
年舊疾氣暈侵蝕積日轉深視瞻恍惚（恍一作忧）數步之
外不辨人物至於公家文字看讀簽書動成妨廢臣
本庸常之人非有深識遠慮每見比來臣寮多因疾
病致仕其人既遂閑退往往稍復康安（安一作寧）臣伏自
念無才無能叨竊榮寵滿盈之罰福過災生亦欲量
分知止辭去官祿廢於晚暮之年少免災疾之苦又
臣所患眼目（目一作疾）自今年春夏以來日更增加其勢
未止惟恐年歲之間遂成廢疾若幸於未廢之前獲
遂退休之請與其病廢尚竊美名臣之愚慮所希實
止於此臣遭遇明聖過蒙知獎其孤危蹇拙之迹苟
保全終始之恩可謂至矣而未知報効遽迫病衰天
心仁憫必垂矜惻臣不敢避煩言屢黷之罪今已再
具表陳乞伏望聖慈特賜開許今取進止

第五表

臣某言臣近者累具陳乞願還官政伏蒙聖慈五降
詔書未賜俞允上恩曲諭已至矣而丁寧下愚弗移
但頑然而迷執論罪合當於誅戮原情尚冀於矜從
臣某中謝伏念臣以空言少實之文守泥古不通之
學遭逢亨會玷竊寵靈祿利已豐乃辭陳力恩私未
報輒欲便身推是以言固難逃責若乃艱危險陷僅
存將盡之餘齡沮辱摧傷無復平生之壯氣加以形
骸衰颯疾病侵淩顧難穩於軒裳遂退甘於畎畝語
其此志又若可哀自伸五請之勤已涉三時之頃天
意惻隱聖度優容謂駑馬雖疲念服轅之已久而耆
舊至賤閔舊物而不忘固當上體至仁勉安厥位而
夏秋交際痾疹日增弱脛零丁惟存骨立昏瞳眊稽
常若冥行既未知痊損之期終當廢去而苟遂退休
之懇尚竊美名是敢更殫悃愊之私冀動高明之聽
伏望皇帝陛下推乾坤亭育之施回日月照臨之光
少寬屢黷之刑俯徇至誠之請庶使戒滿盈而知止
免災疾以全生老安治世之和永荷終身之賜

第五乞守舊任劄子（熙寧元年　月）

臣今月六日準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以臣上第五
表乞致仕伏蒙聖恩未賜俞允者伏念臣以庸虛淺
末之學遭遇三朝荷非常不次之恩寵未知報効之
方而遽迫衰病自懼盈滿思慕古人知止之節願於
聖世獲遂退休陛下仁聖寬慈憐哀誠悃既恕其屢
黷之罪未加誅戮而又推天地父母之恩不忍遽令
退去六降詔書丁寧訓諭感極惟泣不知所容再念

臣昨蒙恩許守此便郡以養衰殘今到任已及一年蓋爲脚膝乘騎鞍馬艱難亟虞非時別有移替欲望聖慈許臣且更於此將理一二年問若稍獲安痊則不敢上煩聖聽臣以孤危衰難之迹荷陛下始終保全之恩以至今日猶以衰殘疾病之懇煩君父含容養育之私臣無任

表奏書啓四六集卷第四

紹熙三年十月承直郎丁朝佐編次

郡人孫謙益校正

[redacted]天下之心（一作之爲）

[redacted]使事虛（一本此下有而字）

[redacted]勳皆臣忌（一作臣過）

[redacted]于廷（一作于朝）知士其難（一作其爲）懇辭（一作懇懇）必

報之効（一作効之爲報）

[redacted]累表（一作累奏）

[redacted]明聖（一作聖朝）

表奏書啓四六集卷第五　歐陽文忠公集九十四

辭免青州第一劄子（熙寧元年八月九日）

臣今月八日準樞密院遞到誥勑各一道蒙恩授臣兵部尚書依前觀文殿學士知青州者伏念臣近以疾病衰殘累上表章陳乞致仕天慈憫惻六降詔書未賜俞允臣以訓諭丁寧不敢更煩睿聽然臣久患脚膝乘騎鞍馬艱難又到任已踰一年深慮非時別有移替已具劄子奏陳乞且於亳州將理一二年問若稍獲痊安冀可陳乞敢謂聖恩優異命出非常超轉官資移委大郡再念臣累年痟渴衆所具知肌體瘦削精神昏耗本以衰羸憚難勉勵遂乞休致今青州所管一路寄任至重實藉幹才以臣居之必至曠敗兼臣所患脚膝道路乘騎鞍馬艱難欲望聖慈特賜矜察許臣且守舊任冀得將理衰殘所有誥勑臣未敢祗受已送軍資庫寄納今取進止

第二劄子（熙寧元年八月二十八日）

臣今月二十七日準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以臣辭免青州恩命所乞宜不允者臣竊惟表海名邦青爲重地聖恩優借以寵衰殘宜合固辭上煩宸聽伏念臣情有迫切不能自已者蓋臣近以疾病侵陵心志

昏耗方瀝血懇乞從退休陛下曲賜矜憐不忍廢棄
丁寧訓諭未賜允俞今則忽被新恩有此遷擢乃是
臣乞退休而得進秩方辭疾而領要任則臣嚮所陳
請矯激欺詐以要恩寵之罪何以自逃雖天度寛仁
未以此責臣而臣之心顔何以自處使臣筋力可以
勉强猶當陳述義理必冀控辭以免清議之責况臣
衰病羸悴實如累表所陳陛下推天地父母之恩未
忍廢退且令苟禄養疾於便郡臣已不勝僥倖之懇
豈敢更望遷進况亳州於近邦之中尤爲善地前後
曾任兩府臣寮如陳執中宋庠皆得養疾於此者甚
多伏望聖慈憫臣衰病哀臣誠悃俾臣且守舊任更
將理一二年間苟其筋力稍完則臣盡瘁薄効豈無
犬馬識恩知報之心所有降到詔勑臣不敢祗受見
在本州軍資庫寄納伏乞早賜許臣繳納臣無任

第三劄子 熙寧元年九月

臣今月十四日準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以臣辭免
青州恩命所辭宜不允及準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
便受勑告疾速發赴青州本任者伏念臣自去春蒙
恩許解重任俾守便郡以養衰殘方及一年忽被恩
遷超轉官資移委藩鎮聖恩眷異便當祗受豈合固
辭上煩睿聽臣罪當萬死然念臣義迫情切不能自
止者緣臣久患眼目脚膝心志昏耗自懼盈滿乞從
休退六蒙詔諭丁寧深至臣上體聖眷殊常未敢固
辭再黷方且乞更將理一二年冀少痊安庶可勉强
而不圖遽被遷擢之命臣竊思聖恩本以憫臣憔悴
加以寵榮以慰臣之衰暮而臣蹇薄羇危不能上副
恩眷今進退皆觸於罪戾蓋臣若進而祗受則有違
章累懇矯激欺詐以邀恩寵之罪而其罪大若退而
懇辭則有稽違君命煩言屢黷之罪然比於矯詐邀
恩則其罪似輕在臣愚計自擇則固當逃大罪而就
輕罪臣又竊惟陛下所以保全愛惜臣者至深至厚
矣亦必不使臣至於大罪也故臣披瀝肝血不敢避
煩言屢黷之誅臣所患眼目腰脚前奏已具陳述不
敢虛矯欲望聖慈於未許臣休致間且令臣守舊任
便於將理所有勑告見寄納本州軍資庫稽留君命
多日臣曉夕憂惶如履冰炭伏乞早賜許臣繳納臣
無任

辭轉兵部尚書劄子 熙寧元年九月

臣近蒙恩除臣兵部尚書移知青州臣已三具劄子
辭免伏奉今月二十五日詔書所辭宜不允者聖恩

優異訓諭丁寧使當祗命而行豈合上煩將聽罪宜
誅戮無以自逃然臣懇血之誠猶有不能自已者伏
念臣本以衰羸疾病方乞退休遽茲遷擢義追難安
所以懇祈辭免至於恩典超優遷轉頻數使臣不因
疾病乞退亦合懇辭蓋臣近自去春由尚書吏部侍
郎轉左丞未逾兩月又超轉三資除刑部尚書今纔
逾歲又超轉兩資尚書六曹一歲之間超轉其五無
功之賞公議豈容此臣所以不避煩言屢黷之罪而
上干宸造也然臣已三被詔書慰諭深切進退惶惑
不知所措敢不力勉衰殘上副恩眷臣今更不敢辭
免青州差遣若得秪守舊官而往庶幾可免矯激邀
求之責伏望聖慈察臣悃愊（進一作）特許免臣轉官恩
命繳納近降誥勑所有青州差勑臣見別候指揮今
取進止

青州謝上表（熙寧元年十月）

臣某言伏蒙聖慈特授臣兵部尚書依前觀文殿學
士知青州軍州事充京東東路安撫使臣已於今月
二十七日赴上訖掌國五兵叨進中臺之秩宣風一
面俾綏東土之人秪荷寵靈徒知殞越臣某中謝伏
念臣學非通敏材實空疏幸逢千載之休明誤被三
朝之獎擢久陪法從寅與政機國恩未報而身已先
衰世塗可畏而命亦多蹇頃緣災疾遂決退休敢期
上惻於皇慈未忍遽捐於舊物而復過推優渥以慰
拖殘惟孤拙之無堪蹈艱危（寘一作）而已甚世之所榮
者臣之所懼人以為寵者臣以為憂是敢輙殫悃愊
之誠累黷高明之聽迫於危慮罔避煩辭而聖度并
容寬其罪戾恩言屢降譬以丁寧知成命之難回勉
靦顏而祗受而況全齊舊壤負海奧區民俗富完而
鑿井耕田各安其業詔條寬大而奉法守職足以偷
官內省庸虛奚勝忝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日新求
治天覆推仁謂駑駘雖爲於賤微尚堪收錄而犬馬
苟豐於芻養猶可使令臣敢不策勵疲羸勤思夙夜
庶期盡瘁少荅鴻私

謝南郊加食邑五百戶表（熙寧元年十一月）

紫壇高峙式薦於精禋皇澤霧流推行於大慶祗膺
寵數伏切兢營臣某中謝伏惟皇帝陛下出震膺期
繼文興治百度講明於新政群生涵泳於至和乃考
舊章聿思報本謂三歲一郊之禮必舉以時俾四海
九州之人並受其福遂因景至躬款陽丘萬國充庭
其誰敢後六卿聯事各以其官而臣職忝頒條位拘

守土執豆籩而秖役罔獲施勞遠煇翟之飾餘遂蒙
均惠無功受賞莫逭俯傴之辭盡瘁事君惟誓糜捐
之効

謝傳宣撫問賜香藥銀合表 熙寧二年三月

臣某言今月二十五日伏蒙聖慈差入內內侍省西
頭供奉官王廷慶傳宣撫問仍賜臣香藥一銀合者
祇命有嚴聽天威而不遠撫躬增惕拜君賜以為榮
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妄庸幸緣遭際進陪國論莫
賛萬機之微出布政條未聞五月之報蜀北州之災
饉撫東土之封彊皇帝陛下子育黔黎仁深覆載閔
扶勢而轉徙軫宵旰之焦勞而臣職在撫綏任叨寄
委曲煩訓諭備極丁寧仍因使傳之馳特示恩頒之
寵臣敢不恪官自警祇事以時惟善是從勉企前人
之迹俾民受賜上寬明主之憂

謝賜漢書表 熙寧二年三月

臣某言臣伏蒙聖恩賜臣新校定前漢書一部已於
今月日據進奏院遞到臣已祇受訖者俯躬承命拭
目生輝臣某中謝竊以右文興化乃致治之所先著
録藏書須太平而大備惟漢室上繼三代之統而班
史自成一家之書文或舛訛蓋其傳之已久詔加刋
定俾後學之無疑一新方冊之文增煥祕書之府而
奏篇之始方經衡石之程賜本之榮惟及鈞樞之近
敢期孤外特與恩頒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曲軫睿慈
俯矜舊物謂其嘗與臣隣之列不忘遠遺儕其自喜
文字之間俾之娛老然臣兩目皆眊雖嗟執卷之已
艱十襲珍藏但誓傳家而永寶

乞壽州第一劄子 熙寧二年冬

臣輒瀝誠懇上干天聽 聽一作 臣本以妄庸遭時竊祿
寵榮踰分報効無聞頃在亳州嘗以疾病乞從休退
聖恩憐憫未忍遽捐累降詔諭丁寧備至適會東秦
闕守誤被選差超轉兩官委以一路臣亦屢陳朽憊
既不獲辭使當策勵尫疲上副憂寄而臣迫以年齒
晚暮近日以來心力俱耗事多健忘一作志腰脚舊苦
拜起艱難兩目氣暈尤更昏然僅分黑白雖勉力支
持日虞曠敗累臣到任已及一年有餘欲乞就移淮
穎間一差遣以便私計伏望聖慈特賜憐憫許差臣
知壽州一次冀庶一作就閑僻苟養衰殘今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近以疾病乞就移知壽州一次伏奉今月九日詔
書宜不允者聖恩優假訓諭丁寧迫以危誠不能自

然再煩睿聽罪合誅夷伏念臣舊患眼目已十餘年
又苦渴淋亦五六歲年日加老病日加深睛瞳氣暈
侵蝕幾盡脚膝瘦細行步艱難自入今歲以來心神
又更昏耗事多健忘動輒差失九州一路寄任匪輕
勉彊尪殘日虞曠敗況臣貪冒榮寵過分已多年齒
衰遲又復知此理宜量力知止早自退休盡臣昨在
亳州累陳比懇伏蒙陛下至仁至慈憐憫舊物不忍
遽棄屢頒恩詔委曲慰安欲令且更勉勵故臣今者
未敢別有陳請秪欲求淮潁之間一便郡苟竊俸祿
以盡餘生庶幾上副聖君天地父母含容養育之恩

伏望睿慈特賜矜許令取進止

謝擅止散青苗錢放罪表 熙寧三年夏

臣某言今月二十九日準中書劄子以臣奏乞不依
秋料青苗錢事奉聖旨不合不聽候朝廷指揮擅行
止散之罪特與放免者有罪必誅是爲彝典原情以
恕特出深仁聞命驚慚省躬涕泗臣某誠惶誠感伏
念臣以一介之微賤荷三聖之獎知寵祿既豐初無
報効筋骸已憊尚此遲徊曲蒙大度之并容誤委一
方之寄任職當撫俗責在分憂方茲旰昃之勞心豈
敢因循而避事昨遇國家新建官司而主計大商財
利以均通分命出使之車交馳於郡縣悉發舊藏之
鏹取息於民祇而臣方久苦於昏衰初莫詳其利害
既已大諠於物議始知不便於人情亦嘗略陳眾弊
之三冀補萬分之一屬再當於班給顧已過於令期
雖具奏陳乃先擅止據茲專輒合被譴訶豈謂伏蒙
皇帝陛下深軫睿慈俯矜朴拙免從吏議特貸刑章
夫何草木之微曲被乾坤之施臣敢不益思祗畏更
勵操脩戒小人之飾遂一作非希君子之改過冀圖薄
效少荅鴻私

辭宣徽使判太原府劄子 熙寧三年四月

臣準今月二十九日入內東頭供奉官馮宗道到州
傳宣撫問賜臣告勑各一道伏蒙聖慈除臣宣徽南
院使判太原府事伏念臣久苦老疾自今春眼目疼
痛及渴淋舊疾作脚膝細瘦行步艱難自二月已來
交割却本州公事見今在假將理所有今來恩命侵
異寄任非輕以臣非才固不敢當兼以久嬰疾病未
得痊安見別具奏章陳乞一小郡差遣次所有賜到
勑告臣未敢祗受已於青州軍資庫寄納別聽指揮
次今取進止

同前

臣前月二十九日伏蒙聖恩差中使責賜臣告勑除臣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事臣尋已具奏陳未敢祗受今輒再瀝危懇上干天聰意迫言煩敢避誅戮伏念臣自至青州忽已踰歲適值年時豐稔盜訟稀少足以偷安竊祿而臣自以年齒日加衰殘日甚心識昏耗難於勉强以謂一路九州不可常幸於無事每憂緩急有誤寄委所以去冬累陳衰病乞移一淮潁閒小郡未賜允俞之閒遂接春陽戒候爲風氣上攻眼目驟加昏痛因此服藥過度發動渴淋舊患甚於初得疾時腰脚枯瘦行履艱難自三月後來不免兩次交割却本州公事在假將理百方治療終未痊損敢期於疾（一作病）告中忽被睿恩有此差遣（一作遠）不惟寵命優異非臣敢當兼以久病淹延筋力難彊欲望聖慈曲賜哀憫特許檢會臣前所陳乞於淮潁閒移一小郡俾養殘年所有太原重任必難久闕人伏乞別選用人上副憂寄今取進止

同前　五月一日

臣近蒙聖恩除臣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事續準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依前降指揮疾速起發仍赴闕朝見訖發赴本任者伏念臣以老疾經春方在病假中忽被此恩命自揣才力難當寄任不敢祗受尋已具辭免仍乞一淮潁閒小郡見別聽候朝旨次今取進止

同前　附馮供奉入奏

臣此者伏蒙聖旨除臣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事特差入內供奉官馮宗道賜臣告勑各一道兼傳宣撫問續準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疾速起發仍赴闕朝見訖赴任者伏緣臣以非才久病心力衰耗難當擢任之寵兼自春以來疾患久在假告已於四月二十九日五月一日兩具劄子奏聞辭免恩命至今（一無至今）二字祗候提點刑獄席汝言到任交割公事別聽朝旨次欲望聖慈矜察早賜允俞今取聖旨

同前

臣今月二十二日（一作二十日）準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慈以臣辭免恩命未賜允俞者訓諭丁寧理宜祗受懇誠迫切尚敢煩言伏念臣本以炱庸誤叨器使寵榮踰分禍過災生五七年來纏綿疾病𦗟蒙聖念許解政機仍與近藩俾從優便臣以高秩（一作命）厚祿非爲養病之資竊位素餐難久偷安以處所以決謀休致累上封章陛下尚以（一作念）簪紱之微曲憐

舊物不忍遽棄屢賜安存既又徙（一作賜）以東州燕委兵民之任然而雖名一路不係邊防所管九州苦無軍馬加以歲時稍稔盜訟頗稀臣得以偷免曠瘝蓋出天幸而臣常竊自念年齒日以衰暮筋力知不復完與其臨事而后辭不若量分而先止故於（一作自）去冬再瀝懇私乞一小郡冀就（一作稍）還於淮潁得漸近於田廬敢期病告之中忽被優殊之命超轉（一作遷時）貴職付以極邊使臣未至（一作遇）衰殘尚非所受而況實難勉彊敢不必辭再念臣自在亳州累乞致仕殆今三歲矣而口誦退休之言身貪榮進之寵既自違於言行豈不愧於心顏雖聖度之兼容必公議之難遏伏望睿慈曲加憫察特賜追還新命許換近潁一州則天地父母之恩敢忘犬馬之報今取進止

同前

臣今月十五日準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恩以臣辭免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事充河東四路經略安撫使恩命乞差知蔡州一次所乞宜不允者聖訓丁寧已煩再諭臣誠迫切難避嚴誅臣竊以朝廷之用人臣子之事上蓋常察其進退不違於理則可以知其大節之所守而予之爵祿將以爲寵則必使不犯清議之所非授受之間可謂兩難矣故高秩厚祿人臣所願必也處之無媿然後得以爲榮或其義有不安所以容其自免今陛下寵臣者至矣任臣者優矣而臣不幸心懷自媿義有難安敢更竭此（一作敢不）竭史懇誠必期哀許伏念臣妄以迂儒遭逢三聖寵踰其分器小易盈憂自中年早苦多病臣因竊思前世爲人臣者不待伏於床第然後稱疾不必廢其支體然後辭官但其（一作以）心志已衰筋力難彊則義當知止不可貪榮爾此臣所以不待年及累乞退休而睿聖慈仁不忍遽棄六賜詔諭備極恩憐而臣上體聖眷之優殊不敢自決而引去然止當陛伏閑處偷安竊祿譬諸已乏之馬牛俾盡餘生於芻豢而已此乃粗爲合理其如事則不然蓋臣前歲以老告使超兵部尚書今春以疾辭又轉宣徽南（一無南字）院使辭淮南一州則領淄青九州免京東一路則總并代四路是每求退則得進每辭少則獲多使其一出偶然人情猶或少恕若其每舉必爾則公議豈復可容雖幸人之未言顧臣何以自處此臣（一無此字）所謂心懷自媿義有難安者也使臣筋力猶彊尚合懇辭恩寵況臣疾病積有歲年已具奏陳累（一作屢）干聽覽臣亦竊聞議

若以臣脚膝（一作膝腳）未至着床枕（一作第）眼目猶可分人
物便謂尚堪驅策致比誤蒙選任殊不知臣心志已
衰精神並耗雖未伏枕實一行尸再念臣本出書生
老於文字賦才非敏以學自愚故歷官以來多觸罪
辜屢罹憂患蓋以不通時務不習人情加以晚年繼
之衰疾識慮昏眊（一作耗）舉事乖違大抵時多喜於新
奇則獨思守拙衆方興於功利則苟欲循常至於軍
旅之間機宜之務則又非其所學素不經心蓋以病
悴已衰之軀持昏眊乖違之見任素非所學之事一
有敗闕雖戮臣身不足以塞責而誤國之計如後患
何使臣粗有愛君憂國之心豈敢不思及此而貪榮
苟得臣蓋（一作已）所宜必辭者三義所難安一也精力已
衰二也用非所學三也然於三者之中其二尤急若
其義所難安者幸蒙聖恩獲免俾臣不取非於清議
而無愧於晚節則陛下之賜臣若榮於高秩厚祿之
賜遠矣至於用非所學致誤國家之計貽朝廷之憂
則當君父旰昃憂勞求治之時聖慮所宜留意也伏
望聖慈哀臣誠至之言察非矯偽之飾特賜允臣屢
請追還新命（一作授）換一小州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
年今取進止

蔡州謝上表 熙寧三年

臣某言臣伏奉勅命就差知蔡州軍州事已於九月
二十七日赴上訖者負薪嬰疾獲辭四貴之遷剖竹
分符尚忝一麾之守荷寬恩之優假撫朽質以兢慚
臣某中謝伏念臣本出孤平（一作寒）粗親文藝遭逢亨
會叨竊寵榮方犬馬之壯時早無施於尺寸況桑榆
之晚景嗟已迫於衰遲一昨誤被選掄擢升要近付
以一方之民政委之四路之兵機惟寄任之匪輕揣
庸虛而內懼輒陳懇悃屢瀆高明敢冀天慈不違人
欲還其舊職易以近藩惟古豫之名邦控長淮之右
壤土風深厚物產豐饒雖宣化班條慚無異術而守
官循法足以偷安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惻以至仁包
之大度既不責其避事又曲從其便私哀爾尫殘容
其俛俾仰被乾坤之造顏非木石之頑臣敢不勉自
勵其筋骸更殫盡瘁之節苟未塡於溝壑尚知圖報
之方

蔡州再乞致仕第一表 熙寧四年四月

臣某言臣聞士之致政而傳家雖著禮經之常制昔
有乞骸而稱疾不待年及者固多況臣久苦於病衰
早歲已陳於悃愊敢茲再瀆仰冀哀憐臣某中謝伏

念臣以一介之妄庸荷三朝之眷獎因時竊位晉伴
贊於萬機積日累年訖無稱於一善徒緣朴戇動觸
機危每煩君父之保全不殞終身（一作始終）之名節猶由
災疾顧謝軒裳披瀝肺肝累奏封而五上留連寵祿
復歲序之三遷間被誤恩驟加擢任顧已難於策勵
遂復力於懇辭上賴慈仁曲加憫惻既不責其避事
又曲從其便私得善地之寬閑俾殘軀之養息而臣
年日加老病益交攻新春以來舊苦增劇中痟渴涸
注若漏巵弱脛零丁兀如槁木加以睛瞳氣暈幾廢
視瞻心識耗昏動多健忘雖聖君之念舊廓大度以
兼容而瘝職曠官實爲可畏貪榮竊食難久自安伏
望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亭育察其情實賜以矜
從許解郡章歸榮里閈俾其酣詠樂時之盛化優游
爲世之幸民以畢餘生永繄鴻造

又劄子

臣輒瀝懇私上干宸造愚誠所迫罪戾難逃臣自頃
蒙恩許解政事即曾乞一近潁州差遣庶得漸謀歸
老上荷至仁憫臣衰病允其所乞差知亳州到任之
明年遂乞致仕聖念惻然憐其舊物不忍廢置凡五
上表章四具奏劄皆蒙詔答未賜允俞臣以不敢更
爲煩黷遂且中止尋又蒙恩超轉臣兵部尚書安撫
淄青一路既不獲懇辭遂勉力就任而臣迫以昏衰
事多曠廢甫及一年則又陳乞壽州亦以近潁冀便
於歸老未得請間尋又蒙恩除臣宣徽使移守并門
付以河東一路官益榮任益重而臣身益老病益加
不勝憂懼之情所以累瀝血懇上煩天聽伏蒙慈
察其誠實養疾便私悉如其請臣自到今任忽已半
年幸值歲物豐成民盜（一作訟）稀少坐尸厚祿足以偷
安臣上戴陛下天地父母之恩未知論報之所而心
與願違蓋自冬春以來舊苦愈增上渴下淋晝夜不
止腳膝細瘦僅存皮骨行履拜跪艱難加以眼目昏
暗視物睛痛有妨簽書看讀公家文字載念臣昏衰
疾病既已累年量分知止亦非一日竊祿之榮無容
久竊臣今輒具表章再伸舊請乞一致仕名目欲望
聖慈特賜開許今取進止

第二表 熙寧四年五月

臣某言臣近上表章乞從致仕伏奉詔書所乞宜不
允者誨訓丁寧曲加慰諭愚衷懇迫尚敢黷煩將再
干於冕旒宜先伏於砧鑕臣某中謝伏念臣世惟寒
陋少苦奇屯識不逹於古今學僅知於章句名浮於

實用之始見於無能器小易盈過則不勝於鐵覆徒
以早遇于齡之亨會誤蒙三聖之獎知寵榮旣溢其
涯憂患亦隨而至禀生素弱顧身未老而先衰大遺
甚矣嗟力不前而難强每念恩私之莫報兼之疾病
以交攻爰於守亳之初遂決竄津之計逮此三遷於
歲律又更兩易於州符而犬馬已疲理無復壯田廬
甚邇今也其時是敢更殫螻蟻之誠仰冀乾坤之造
況今時不乏士物成遂生凫鷖去來固不爲於多少
鳶魚上下皆自適於飛潛苟遂乞於殘骸庶少償其
夙志伏望皇帝陛下哀憐舊物隱惻至仁察其有素
非僞之誠成其識分知止之節曲從其欲賜歸曰俞
俾其解組官庭還車故里拔裘散髮逍遙垂盡之年
鑿井耕田歌詠太平之樂其爲榮幸曷可勝陳

又劄子

臣比者伏奉詔書以臣再乞致仕未賜允俞恩旨稠
重伏讀感涕臣自熙寧元年初有陳乞迨今四年之
間凡八上表章五具劄子其懇悃迫切言意重複干
冒天慈煩黷聖聽固已可厭而可責矣而蒙陛下未
加誅譴曲爲優容八被詔音(一作荅)丁寧慰譬此天地
父母之仁可謂至矣然臣猶有不得已者臣前嘗奏
述古之爲臣不必伏於床枕然後稱疾不待廢其支
體然後辭官但其心力已衰不能勉强則自宜知止
而不可貪榮比臣前次陳乞之時所志止於如此爾
蓋自守亳迨今又已四年身比前日加老則氣血比
前日益衰而疾病比前日益不支持但未伏床枕廢
支體爾此臣不能自已者也臣竊伏思聖君久已察
臣區區而未允其請者必以臣歷事三朝最爲舊物
聖恩眷眷未忍廢棄而年又未及去之太早耳然臣
前又嘗奏述今之致仕與古之人不同恩禮優幸不
爲廢棄至於年未及而早去亦今昔人臣常事臣竊
見實錄所載太宗時有太常少卿孔承恭者年纔六
十一便乞致仕太宗皇帝欣然許之仍特降詔書褒
奬以敦勸人倫蓋當時議者不以朝廷許承恭早去
爲非而但稱承恭之善又以有臣如此可以勸勵風
俗自爲朝廷美事也欲望聖慈少紆聽覽果若致仕
優幸不爲廢棄雖年未及又議者不以爲非而反爲
朝廷美事則理無可疑而臣若蒙哀憐得遂其請則
上不損朝廷之體下不失優倖之恩而又竊知止之
名爲一時之佳事則臣之受賜者多矣臣不勝意迫
言煩惶懼激切俯伏待罪之至今取進止

第三表 同前

臣某言今月二十一日準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慈以臣再乞致仕未賜允俞者悉撰煦嫗感極涕洟雖情有迫於危心不知自止而辭已窮於累牘幾至無言惟以至誠期於必達自乞憐於君父不復訊於蓍龜臣某中謝伏念臣家世單平性姿中下少從宦學本免飢寒不自意於遭逢遂進階於華顯然而群材方茂蒲柳未秋而早衰衆駿並馳駑駘中道而先之而況荷難勝之任用竊逾分之寵榮風波憂畏而慮已深疾病侵凌而老亦至故自辭於操政即願謝於軒裳蒙上聖之至仁念三朝之舊物每曲煩於訓諭久未忍於棄捐竊惟臣之事君必本忠信言不顧行是爲罔欺而臣口日誦於田閒身生貪於祿利可畏至公之議何施有靦之顏每自省循莫遑啓處是敢冒避再三之煩黷猶希萬一之矜從伏望皇帝陛下特軫天慈俯回睿聽察前言之可復蓋屢請者有年哀下愚之不移俾卒成於素志徇其所欲乞以殘骸臣若得上還印綬於有司自駕柴車而即路晚節知無於大過沒身永荷於鴻私

謝致仕表 熙寧四年六月

臣某言今月十七日進奏院遞到勑告伏蒙聖恩除臣太子少師依前觀文殿學士致仕者愚誠懇至曲軫於皇慈寵命便蕃特加於常品本期得謝更此叨榮臣某中謝伏念臣援以庸近之材早遭休明之運不通之學既況古以難施無用之文復虛言而少實是以三朝拔遇四紀服勞蒙德重於丘山論報亡於毫髮而年齡晚暮疾病侵殘輒希知止於前人不待及期而後請自陳悃愊屢至瀆煩既久歷於歲時始曲蒙於開可仍超加於異數非止賜於殘骸道愧師儒乃忝春宮之峻秩身居畎畝而兼書殿之清名至於頭垂兩鬢之霜毛腰束九環之金帶雖異負薪之里生一作何殊衣錦之歸使閭巷咨嗟共識聖君之念舊搢紳感悅皆希後福之有終豈惟愚臣獨受大賜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無私覆物博愛推仁以其夙幸遭逢密契風雲之感會曾經服御不忘簪履之賤微致此便蕃萃于衰朽雖伏櫪之馬悲鳴難戀於君軒而曳尾之龜涵養未離於靈沼餘生易畢鴻造難酬

乞免明堂陪位劄子 熙寧四年八月

臣伏準今月二日詔書以明堂大禮特令臣赴闕陪位者臣竊惟大饗之禮國家盛典千官分職以奉事

萬國駿奔而在庭方以老病衰殘退伏閭里尚蒙天
慈曲加記錄特賜詔召俾與侍祠之列此臣子之至
榮至幸豈臣克堪而臣不幸早嬰疾疹慇累年近
蒙聖恩許以歸老而自春涉秋舊苦增劇脚膝細瘦
行履拜跪艱難伏況祠事恭虔出於强力而臣迫此
疾苦不獲祗赴召命無以上副君父記錄愛憐之恩
臣不勝皇恐

謝兗明堂陪位表

合宮大辟爰講於上儀明詔忽頒俾祗於嚴召被恩
言之優渥撫病質以兢營臣某中謝伏惟皇帝陛下
仁聖聰明憂勤慈儉遂羣生而涵育臻至治於和平
乃因萬物之成秋爰即九筵而展禮陟降爲獻百官
以職而各供膺受福釐一人有慶而咸賴而臣近辭
印紱方伏田廬當與庶民並蒙餘澤敢期摩眷尚錄
孤孱俾陪在外之臣來預侍祠之列載念臣自緣災
疾幸獲退休殆未踰時尚嬰舊苦雖朝廷禮樂之盛
得與者爲榮而犬馬筋力之衰告疲而已久既不能
於策勵姑自信於奇屯太史滯於周南惟知歎命子
年瞻於魏闕但極馳心

謝明堂禮畢宣賜表 熙寧四年九月

臣某言臣今月十七日伏蒙聖恩特差右班殿直王
昌賜臣衣一襲金腰帶一條銀器一百五十兩絹一
百五十疋米麪羊酒等者太室精禋方集神明之貺
華門增耀亦霑慶賜之優祗受以還兢營失措臣某
中謝伏惟皇帝陛下垂衣致治盡志奉先率循三歲
之舊章時舉季秋之大饗四方萬國執玉帛以盈庭
羣卿百司潔豆籩而恭事而臣以衰殘之病質荷寬
假之深仁方居畎畝以偷安莫覩朝廷之盛禮璽書
賜召不遑祗命而趨使指就臨特被匪頒之寵此蓋
伏遇皇帝陛下容之大度推以至慈念耆艾之雖微
猶爲於舊物閔桑榆之向暮俾慰其餘生惟嗟犬馬
之已疲莫報乾坤之大施

代作三首

代進奉承天節絹狀

右臣伏以重熙纂歷載誕啓辰正宁陳儀允昭於嘉
會庶邦修貢咸効於駿奔前件絹三壤所宜九賦攸
出備諸宰旅實纖篚以非工竊比野人得美芹而是
獻虔誠斯至欣頌咸同

代進奉土貢狀

右臣伏以百嘉咸茂允賴聖功九貢所儀備存方志

前件物出於繡稅載厥仙經踈寄有程甘馨可永以
時述職厥六尚之攸資向日傾誠保億齡而是祝千
覲宸造臣無任

代薛仲孺乞御篆神道碑狀

右臣輒瀝哀懇上干睿聽人子之志蓋急於顯親天
心至仁仰冀於從欲伏念臣先臣奎早以孤直遭逢
盛明自結主知參預國政讜言忠節著在朝廷遺德
餘芳宜刻金石伏見兩府舊臣之家所立神道碑多
蒙聖恩賜以御書名額臣今欲於先臣墓隧刻立碑
名欲望聖慈特賜御篆神道碑額所冀神翰之光照
臨幽壤不獨榮其後嗣實以勸於事君謹具狀陳乞
以聞

表奏書啓四六集卷第五

[redacted] 緣臣（此上一有蓋字）
[redacted] 皆毦（一作皆毦）
[redacted] 憐憫（一作矜憫）
[redacted] 恩詔（一作明詔） 欲求（一作乞）
[redacted] 三聖（一作三朝）
[redacted] 衰病（一作衰殘）

蔡州乞致仕第二表 常制（一作常典） 悃愊（一作悃誠） 獨由（一作專由）
永繫（一作永係）
第二表 曲加（一作曲煩） 玷鑕（一作玷黷）
第二劄子 言意重複（一作意言複沓）
謝先朝賜詩表 在外（一作在任）
代薛仲孺乞御篆神道碑額狀 碑名（一作名額）

表奏書啓四六集卷第六　歐陽文忠公集九十五
上胥學士偓啓 天聖六年
恭聞在昔築黃金之館首北路以爭趨附青雲之名
使西山而起價誠以求千里之迹者先其市骨得一
字之寵者榮於袞章而況天下之風采聳聞口吻之
雌黃並出以末塗之佁儗說定鑒於妍媸目論所加
能令重於九鼎毫端或倚可使造於太霄是宜殫重
趼宿舂之勞懷漫刺署里之字舖論有素題品攸歸
伏惟某官禀粹天英抽華道祕虹蜺遠映拂霄堮而
垂光黼黻摛文絢雲河而發藻遊士鄉而著品入聖
域以踐優英英之聲軼前良而通英琅琅其璞瑞昭
世以稱珍爰自覽輝下翔階木特起擠秩於羣英之
數頡弁乎千齡之辰列坐棘以聯曹署法庭而奏讞
若若愫綬宛轉於一綸翹翹聘車雍容於半刺陳仲
舉以題輿而揎羨何恭祖以纓幘而馳稱垂腰佩刀
見賞三公之器追鋒給傳終膺雙武之庋第遑最以
推高貲初儀而上獲公車以兩令而持牘緣几以十
篇而奏文禪衣曲裾暮召大臺之對向方給札霈灑
鴻都之毫雖西崑若冊書之藏是開乎仙室而東壁
者文章之府戴郁於時風居為願化之階式是育材
之地爰膺麗正之選首披集仙之名白蟫芸簡以生
香蕞蜀辟惡紫袷荷囊而備問最近清光固已丹轂
解嘲天祿草經而擬聖金刀博學太一東藜而下觀
須緣泛駕之求亟發達行之訟恥從吏對出檢猾商
謝軒冕之儻來視同於寄物優名教之中樂坦懷乎
清襟旋關掌於郡條久從容於別乘一麾出守固雅
尚之所存千里佩青乃上心之攸注距犍江之猜郡
操軍壁之上游犬麄之聲無譁賈室之繁甚富是以
坐棠聽訟閉閤凝神秀野頒春過衙皐而倦目清言
捉麈臨雅俗以鎮浮然而未央居半夜而生思安石
以蒼生而待 特一作 起望之補史遷雅在於本朝主文
出遊帝已嗟於見晚行本一封之傳入隨三節之趨
見堂堂之姿遂之迄目對顒顒之衆威不違顏咫泳
乎赤墀之塗進重於高門之地卓然遠韻度越諸公
露芳潤者歎其清芬仰龍光者思其 於一作 末照英風
有煥物議攸歸矧此妄庸盍希品目伏念某杜樗楠
槁青案鈍昏抱器質以何堪賦天機而甚淺晞髮華
旦徒跋於清流措足英躔終慙於遠到自遺家之不
造早遂 達一作 生於百憂茹歎之音悲存乎手澤動明
之韻遠失於先時兩華以孤露而見哀庾信以流離

而多感刔後齊氣多緩秘筋甚駕之朽木之先容無
一錢而爲地旁觀而論都邑則披儈父之訶頑鈍以
取世資但聽斵輪之曉終非令器第囷窮塗一昨竊
萬家之應書隨重車而上封方策條對塵至猥并雅
拜璽儀失於盤辟甘韜閟而引去但飲墨以豪蠧卧
漳濱而養痾寬身畝久予湘纍而感賦此語述招書
樹之於無何宜匠者之不顧而或竊先生之餘論企
諸公之末暉聞伯夷之名增其懦氣伏海濱之下久以
望風是敢强飾固陋之容庶仲伏拜之謁纓窮愁之
汗簡奏蕪累之膚音竊覘崇閎將塵隱几登太山者
小天下在培塿以宜衕奏咸池而張洞庭非蛙吠一作
哇之可度然伏一作遇其官量陂無際宇蔭甚穢讀一作
推轂成歔嗟枯振德褒陽秋於皮裏不言備乎四時
吞雲夢於胷中無容盡於一介聿望許承音旨少懸
光塵曲垂褒崇私俾獲題評之目如是則六轡在手
驥足何滯於蟻封五色成文樂節或賀於牛鐸荷恩
有素累牘奚陳

胥學士答啓

伏蒙眷私以盛製文筆二編先之長牋爲貺者恭以
某人象輿異稟龍輔至珍奉奕世之貽謀克隆堂室

領群言之妙旨深達淵源伏服一作膺聖域以惟勤業
足俊躔而迎異敎學䛐乎變貫英識極於覃研秉節
高奇發清吟於梁甫綍交名勝綴雅聚於蘭臺飄飄
之逸思無窮籍籍之芳塵自遠偶紉一飛之翼行踌
多士之魁何誤采於虛聲辱遠垂於厚顧方披時表
遠捧雄篇悠探賞以忘勞信窺測而靡暇幽意絢於
道德高義薄於雲天飛梁道麗以盈縮彫繢紛華而
滿眼賞孫詩之零雨何止一章賛沈賦之碓星豈惟
數句固將備西崑之玉府冥獨易東堂之桂枝允矣
難能誠哉可畏雖亨衢自至靡賚左右之先容而名
路共成敢惜齒牙之餘論

謝胥學士啓

近贄蕪音仰塵紬几載形答復深極褒稱弊帚無庸
愧藏家而自享重言外奬千尺牘以必珍始繩窮而
匣開爛然在目旋骨驚而心折至矣闇音退揆頑跡
陰加震疊竊以昔者嘗袞垂乎一字寵極於華章汝
月更乎坐評自成於往法得河南之口占多藏去以
爲榮獲江左之筆蹤則神明之來復至有不喜人事
常堆案而弗訓靡答私書或矜才而格物木若翠綾
鳴五之彥蘭臺金馬之英品風流坐正物之源交士

林忘公侯之貴俯存寒素之目毋容謦咳之音毛壘
流英洒鴻都百金之筆犀談對客發荊州一日之函
有煥私藏因爲珠過某佺萲帷舊操捡弗支之沃若
之軒髮有尾兮之長毗頷右臂而爲彈早歎荼疲雖
左肘之生楊徒能殫化爰以自童髮之交剪浴聖日
之光華勉紹箕裘懼躡黎門素冠手杖木莫踐化人之
場鈍若神㩻爰對囊錐之穎一咋與借外計續食縣
官之鄙召詣中臺界玷浮華之目州閭貶於素論蔑
術棄於荼蒻委末路而弗振與清涂而自陽然或鼓
舞至化呻吟變儒効駭人之瞽伊慕漳濱之模楷品
之上下曾弗齒於鐘評擲中宮商宜遠衛於孫賦宴
辨麗而可紀徒僦皺以興譏何弗避於訟訶輒外彰
於嗤鄙踸踔短韻迨無取於聲轅盧胡見貽乃自珍
於乾璞所期用獲贊競聲十年之練部技置皮箱資
一笑於相樂伏蒙某官惘蓰慝之無似加品目之惟
優毗以愛忘音緣賁奏許上修名之禍獲伸拜德之
恭後堂執經飫倍一肉之賜西齋生實家觀三雅之
歡執如意以指譚務卑穀而推引噴咳珠玉大小以
之成珍指顧飛沈眄睞於焉起色出乎望表溢乃情
涯而復俾十倍而增榮示一嗁而爲美當賦閑之多
暇枉虞華以搞文緋旨星稠璧殘雲落布帛之言甚
暖器以秋陽齒牙之論所加重於大呂譬以明月闇
投於人不意此音猥來入耳謹當納藏行楮歸耀當
闇襲以十緜爲天下之至寶脫復一讀解躰中之不
安貴洛紙而爭傳與其刀而共布隱恩所及頂踵奚
勝

謝國學解元啓 天臺七年

右啓伏覩解文濫膺名薦肄三合雅方列於胄筵
袮百在庭遽陪於方貢惟遠東之彌衆叨首擧以爲
榮飾謙無從循涯有愧竊以姬庭講治務多士之思
皇漢庠逕使賢以得人而爲盛然皆謹能書而上
獻始揚進造之名隨計吏而與偕乃署秀廉之等一
適謂之有德九變選手知言所以樂育群材並賛郁
乎之化潤色鴻業協暢烟熅之風用登至平皆由此
道而況成均講藝昭五帝之遺文辟廱環流倖三宮
而對峙自京師而首善俾天下之向風卓爾丕募垂
之來葉皇上握褒文而統理坐法宮以垂精並擧豐
規丕揚先烈恢遒衡之至治擊入叡之群雄躬孝武
招徠之勤紹永嘉敦樸之擧取之敷路並用文武以
蕙通詭之百朋思講天人之相與並申辦論之法特

爲孝秀之門貢士著以占名譔（一作撰）鄉評之清議一
郡國之衆咸（一作成）使得以應書百孝廉之群皆勸今
其趍駕國以厚一馬乘軺之贈光耒帛貢國之招張
羅挂雲壺取於遠翮領崑取琰與復於遺珍超振古
以無前契千齡而猶是而復詔大胥之掌版登遊倅
於上庠謹從事以新書先考言而明試才可嘉於辨
麗擇之姸詞言析理以精詳求於閎論當比三道使
無諱以著于篇對有百人盡揮毫欲善其事自非行
能高妙業擭優殊閱覽乎九家之流含微乎六藝之
潤講乎高誼而已久識必研幾施之當世而可行言

皆詣理則何以當重國之樹棘垂列於名閒佩後庠
之容刀待趍於臺試知脩者天機甚淺俗韻素冥譬
未徹於一皐罔不貫於當世瑣屑成乎長醜寔素本
乎後門撫頑鈍以無磨常拙艱而茹歎首戴蒲而服
業早失先嗜書剖樞而發函僅存乎擇毀凡居慚於
志（一作業哉）食不遑安可以得封勉爲佔畢以呻吟動取
戲儒之詬病晞髮光華之旦徒慶於逢辰策足英雄
之蹤寔能於遠到當因續食於縣次獲陪待詔於公
車對策無爲終以空言而罷稚拜非禮幾坐躐者之
人辱皮相以堪羞耗心氣而都盡諱窮極於反袂皺

羽嗟其觴隅學揣摩而不成及嗟於丘嫂旁離騷而
發詠笑吊於瑚景志銷落以埋沈迹零丁而孤苦頃
自脫身僑籍著錄師黌學狗曲以見識肄經堂而卒
業入梁兹久敢期英俊之並遊論都未成殆以傖荒
而見隔對合縉而記食躡跳屣以倦遊會絲詔之急
賢俾令鄉而論士縻慚銜當之技上免踔跎之求緫
以後來勉兹彝鼓當翰場之斯闢接儁軌以並馳免
于兎之毫筆不停而爭繼舉進帷之袂袍何白以太
紛曾是鯫生最當前列鄰踽煉吻舌不下以喬然彫
琢曼詞思彌枯而尤若牽有枚生之累句僅同雖蔑

（一作乾）之後成日佇報閒陰國引去夫何濫吹之曲諒
中程文之規用冠髫齔越陛上級屏閒誤墨本無望
於成蜆竈下焦桐宜有思於爲器玷玆褒采實駭群
倫顛揚批以增羞在冠髫而昌播彝猶竊據實用靦
顏此蓋伏遇恭官表綱群倫丹青上化雌黃在口挺
麈尾而不休翦拂長鳴託推（一作旌）端而可逝因興氏
於三物務推轂於諸生致此妄庸及於甄采敢不仰
銜提獎益勵進脩磨鈆鈍以爲鋩策蹇步而睎驥哆
兮箕舌已皺椿而在前沛乎鴻毛使培風而直上用
於知己答乃初心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進士及第啓 天聖八年

楓宸蠖濩方贊趨而在庭雲幄覰深遽臚傳而唱第竊顧無庸（一作用）之品仍躋異等之科秖服寵靈實增震悸竊以思皇之詠多士雅頌播於姬庭間出之有異人文章炳乎漢德選知言於九變東都下深詔之辭開孝秀之一門唐家有得賢之盛皆所以招徠時彥樂育人材講求精稜之原潤色帝王（一作皇）之英卓爲往範垂照來今丕哉文物之華屬我神靈之運國家右賢興治若古敷猷休聲塞乎淵泉至德湧於烽火彌文上化疏璧水以環流儲精太寧坐蒿萊而講

道爛乎舜日之晏晏煥乎堯章之巍巍而且優游巖廊夢想褰俊下賢書而旁午諭上意之丁寧複詔冢於廉科謹鄉能於歲舉馳封一馬使者在道而相望翹首群英天下嚮風而咸靡遠計車之偕上首方貢以前陳委容侍之鉅賢先春闈而覆較握筆著乎重隸奏可而後行錦几坐乎中楹親臨而明試森陳奏牘遠兩令之不勝精閱書術幾百斤而未止自匪該明治具佩服儒規行實窮乎微猷識守包乎賢業寖明寖昌之舉講學際乎天人之交至纖至悉而不遺言達於國家之體則何以上當乙覽榮中甲科黜俊

又以服官陪英雄而入彀如某者風猷靡立操植素冷樹樗甚乎液樠膏粱嗟乎昏鈍載枝冠而昧諳切愧命儒問天（又一作）咫以不知終然憒學加以素鍾舛運生邊百罹自翦髮以交垂已不髦而茹歎逐耕夫而衣襏早去先疇署生版以占名轉隨僑籍流離末路佁儗後塵偕舉秦公之遊本無題目接足諸生之後多見排根嗟盛際之親逢忍窮途而自竄陪貢廉於百郡每與計偕鈇試墨之一升嘗從罷去退懟踸踔數此變奇撫骨嗟乎洽鋪卷耳甘於藏密然而良裘學治惜先芬而懼墜毋替垂星感親闈之思養未

及衰於駒齒勉自奮於駑筋東下澤以去鄉棄裂繻而爲誓車騎之甚都之雅風塵有化緇之勞上國連衢仰攀於俊軌橋門倚（一作待）伏襪覘於邦光會泛駕之求才輒應書而充賦以孝廉而射策本無百六之能自衒鬻之上書蓋逾千數之衆逮漢庭之藉奏咸以名聞同嬰圍之去賓僅有存者顧（一作故）惟庸妄首玷甄陛獲召於公車之庭給試乎上方之札致狂言之誤擇叨署第以開榮若若飛華交垂宛轉之綬諄諄其誨戴聆郁穆之言浸霑澤以芬流沐天光之下燭竊懟欽鈍嘗厕翰場屢以下中之才當乎第一之

選宜不失於舊物期仰荅於知人然其戰累勝而後驕鼓至三而乃竭纔短楮小嗟遠用以奚勝弓撥矢鈎惜前功之皆廢誠以九閽生狄百戟森庭就列聘天駭咸臨於咫尺爭觀落筆紛立若於堵墻恍訝鈞庭之夢遊驟覺軒竜之驚去僅成牽課靡中科程濆睿覽之至精宜報聞於獨罷尙賴鞋旒之過聽兼求箕斗之虛名謂欺揚之在前常先於羣彥以薦籍之良厚重違於大臣猥自下流參聯上列省逢辰之至幸實叨恩之有因此蓋某官闡繹帝猷雍容朝畨粉澤光華之治表燭薦脩之倫膺上心之東求主斯文之盟會言皆有味務推轂以彌勤先爲之容俾朽株之見用致茲屛珽及此抽揚敢不愼服官箴遵修士則鞭後策足更希遠致之塗鎔金鈞泥尙依陶者之力誓殫用拙之効少酬再造之恩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代王狀元拱辰謝及第啓天聖八年

右某啓云云坐丈啓扉並集千人之俊賜袍在笥驟紆一札之綸刲惟叢爾之軀仍玷褎然之首仰膺渥渙伏積震惶竊以周陳三物以賓賢必愼乎命鄉之選漢開數路而求士乃盛乎得人之稱用能暢郁乎之文一變而至道飾炳然之化二代以同風闡是齊明之猷允屬神靈之旦國家景炎興運赤伏膺圖敷四葉以重光式九圍而用乂銷鋒偃革外樵乎靈威卷領垂衣坐朝乎爽愫上方穆然無事監于太淸崇庠序以興文飾弓旌而招俊革歌式宴咸預於計偕游騋樹圃載嚴於籍奏敷中樞而親試署異等以精求所宜得命世之偉才爲一時之淸選夫何么陋前玷寵光如某者業履空疎才猷散戾門緒本乎寒素人品賤乎下中竊逢待旦之盛期寢被右文之上化激昂稚節策發蒙樸淺雛白以樹碑偶能於童戲多簡靑而嗜學常訪於師嚴徒有志於雕蟲僅不成於刻鵠陸機閱史尙靡識於捋犂杖阜屬文徒牽成於獸皺早緣妄動竊企英游貢版翕行常從於末薦佩刀脫去尋觸於報聞何天幸之聿臻遘賢書之荐降濫乎事舉根以名聞洪惟聖治之光華蔚有俊才而還集並進乎千篇之牘精覽於百斤之衡曾是孤生絶企殊級豈期廣鄙偶中科程採乎一日之長冠乃諸生之列既行能之無取加世胄以非高躡踵後塵迹靡參於俊軌雌黃餘論名不齒於人評驟從底下之才擢居第一之選顧將衆之在列誠揚推以

貽譏明命已行固無容於反汗多言可畏諒彌甚於鑠金豈非思致異才揖怒蛙而茲始將招駿足假死骨以為先則何以靡遺謝薄之姿偶旹清明之舉再省循而是擢實獎擢(一作拔)之有因斯蓋伏遇某官黼黻斯文丹青至化嘉猷屢進務推轂以為先賢路一開使膴夷而有始敢不仰銜恩遇進勵操脩循士則以為勤佩官箴而有守存釣以播既由陶者之為摩頂無忘誓答知人之賜過此以往未知所圖

代謝唐簽判介啓 (天聖八年第一甲)

伏自某人飛策上第就辟初筵千里奮乎鴻軒方訝雀知之晚一木為乎大廈豈無燕賀之私屬被責於吏訶方罷歸於士伍翟公之門有大署意欲謝交嵇康之性不便書雙而成懶屏居田里遂隔音徽豈謂某官俯示存臨遇敦禮意廼金廼玉堅乎久而不渝如璧如珪問以音而厚賜服勞謙而自牧若飲醇而醉人恭佩恩勤敢忘寢寐伏況以英英之譽馨丁晏晏之休展德行中乎妙科諳謀參乎大府運籌帷幄豈足盡於上才垂光虹蜺固莫量於遠致內惟衰遇但積欣愉

答李秀才啓

脩再拜天錫交兄足下此月八日叔父自貴郡回較首得所賜書教一通開閱數四歡喜無量進虛既久驟聞足音以跫然逃寬若招頓歸常幹而來此惜乎一失交臂之舊(一作攜)再見四星之周薰歇燼銷壞斷土絕昔人以三月不見尚或嗟於生鄙羣居久離則弗能於無過況孤陋之有素遠師友以斯疏妍皮裹骨而益癡獨學而牆面奚嚮薰濡弗及寡(一作淺)陋已增豈意此音猥來入耳美乎(此四字一作人且美矣)溢雲紙以攄思挨春華而發藻厚乎養鳥誤奏咸池之和齧若觀天驥發醯雞之覆益為匠(一作五)者之規矩誓訂漳濱之模楷承平居之無俚方枕塊以羅憂不見齒而三年合乎禮制加於人之一

等時以孝聞顧思肯構之不忘無使過哀而至毀而況天錫標(一作振)絕俗之雋執包大賢之茂器學無九變掛雕(一作智測)萬物竊伏一鄉之評宜首幽人之聘而屢試方策見枉有司屬紳究嗟道路譁鍱且夫好惡之異古今所均仲尼至賢乃取侮於盜跖帝堯大樂猶見非於墨子撫絃在乎流水難矣賞音珍怒蠹於丸戎誰其識寶使懷道而委莽動直士之盱衡然而泰先否而後傾禍為福之所伏鷙鳥將擊先卑而飛流川久壅其決難禦心(一作在)頗參高而全道密中藏而竢時掩乎十仞以韜光去則萬里而不息良工晚成者器必大寧以朴而示人

逮水（一作筆又作來）先至者驟之能豈與駑而爭路斯皆雅
量之素蘊誠非兩好之溢言某之妄膺本無似肖誤
蒙甄擢遂見收齒衆珉入寶至璞使之見遺我輩忝
科前賢所以媿謙循涯已溢覬自無容江關棲重音
問睽阻時既昬而將暮人在陰而鮮歡遊懷英俊之
並遊恨無羽翮而飛冏冀綏吉履之福以迎來譽之
光紙盡筆窮辭不逮意

與西京留府交代推官（仲簡）啓（天聖九年三月）

某啓此者竊吹（一作玷）下科濫巾（一作升）大府懷檄之嘉（一作喜）容外見迫感於逮親負薪之足力不彊靡遑於
媿讓在衆官之資始懼傷錦以貽譏況上邦英俊之
躔大相榮煌之座幕中諸彥泛泛蓮池之賓門下並
遊一一蘭臺之衆（一作眾）勉策駑筋之緩仰陪廊聘之
珍問祈招而不知因懇諮訪孝南陽之生嘯昜有籌
謀賴乎天幸之然績於賢者之蹈昵伐柯而取則獲
企前規告舊政以乞靈得師餘績已積想風之森彌
增竊抃之懷俟無遣以成辰即齊行而首路傾依（一作眷）
之至談悉非終

謝人投贄啓

伏蒙某人寵貽妙製兼枉長牋欽玩懿辭價銘丹臆

恭以某人機神遠茂識理淹和徽名籍布於士鄉睟
表挺生於王國言章絢美寧六藝之英（精一作奇）思緒
蘊華漱五河之芳潤挨逸軌冠乃丞髦今國家崇
東駿珍猶求孝秀下細文於方國騰貴帛於丘園而
某人夙蘊瑰材褎膺謳詔占磐鴻而啓臻侯華鹿以
送賓頷以某體質頑疎聲獻隘薄誤中程文之選猥
忝翻俊之求承版詔以見臨袖瑤華而伸貺仰銜清
眷倚寂衷以異勝載抉蒙禁僉英瓊而曷報欽降至
壯歎染奚周所示盛編輙敢留借

謝石秀才啓

某啓累日前伏承惠然見過仍以嘉什一篇寵示者
獵纓拜賜刮自披文紙弊墨渝不能捨手伏以某人
英躔逸軌天驥上才好學屢空浸潤淵源之與知言九
變窺見天人之交久已擅一鄉之評早亦應萬家之
令然而奏登俚耳難矣賞音抱石荊山終爲至寶而
自慕幅巾於衢巷乘下澤於鄉閭晦丘園之養高輕
鳳標而堅卧冥飛已遠笑弋者之何求齷齪坐談嗟
律尅之獨棄而以錦帶居士白蓮社人劫菩薩之坐
家去塵自遠掃維摩之一室敢入者稀是宜邀爲方
外之遊陋乃（一作此）俗中之軌而乃過存庸妄曲借獎

題因隱几之閑居抽吮毫之餘思灑乃藻麗用飾愚矇爲鼴鼠而挾機僅成輕發養鷄鶴而奏曲徒使眩慙矧夫峭格峻高春華挨爽暢來雲依月之句撞落花映草之評內惟囊純之姿異稱衮衣之寵去天尺五已服於清操和者數人幾閑（階一作）於絕調未違賡報徒用醜慙

上隨州錢相公（惟演）啓（明道二年初惟演以使相判河南府復落平章事以崇信軍節度使歸本鎮）

此者及期拔代投版言歸宿官早愧於述方書謀塵能於自脫徒以無庸之迹曾希一眄之榮嘗懷擬以云初屬擁旌之方始相公坐於推俗鎮以無爲民豐四輔之年市息三九之盜行郊樾樹絕無兩造之辭訖秉載賓惟奉百金之宴而況西河幕府最盛於文章南國蘭臺莫非乎英俊宜伊末迹首玷初筵至於慵松懶之無能容稱狂而不辱告休漳浦許淹卧以彌旬偶違習家或忘歸而終日但覺從軍之樂豈知爲吏之勞託德已深遊藩未幾既而持山國之瑞節改戎乘而啓行荊州遽失於所依周南遂留於滯迹稍以引去無復並遊之人歸然自存時有思歸之嘆每臨風而結想徒零涕以懷恩相公以彝鼎之勳極公台之重獨立不倚群言互興中山之篋雖盈南海之車終辯繫辭有云崇高莫大乎富貴古人歎曰富貴必覆於危機伏惟推盈虛消長之言究動靜吉凶之理秉珪璋之德何郄瑕疵挺松筠之心不變霜雪雖流路之謗未免三年以居東而在廷之臣豈無一言之悟主俟聞來復以慶終亨願無以理而自明嘗要既久而復見區區之志實在於斯徒有戀軒之心未知報恩之所

謝校勘啓（景祐元年用王文康公薦入館）

仰服恩榮實增震慄竊以校讎之職是辨（一作正）爲難奏方册於程文折群疑於獨見（斷一作）朕絢組之三寸簡編多前後之舛并盤庚之一篇文章有合離之異以仲尼之博學猶存郭公以示疑非元凱之勤經孰知門王（五一作）而爲閣況乃西崑册府備帝者之來臨蓬萊道山非人間之所見自匪識窮元本學漸淵源究百世之放紛揔群言而博達則何以敘官天祿對青藜而爲書抱簡羽陵拂白蟫而辨蠹知倩者器惟膺安族本羈單雖出逢千載之期而生有百罹之苦入橋門而著錄最後諸生闚月旦之坐評敢希一目徒以浸潤聲明之代優柔教育之仁過時之年已捍

堅而難入少作可悔終雕刻以無功早濫吹以決科
旋釋巾而補吏逮親而得斗祿雖慰於子心欲版以
揖上官遂成於俗狀學久矣而將落思兀然而欲枯
進無取當塗之資退已失故時之步歲月其忽徒有
志於分陰英俊並遊方問途而孤進內顧拙艱之若
此敢懷榮遇以爲心豈期天幸之來特被柄臣之薦
敢辱知人之鑒蓋因連茹而陞家曲造之并容俾考
言而善擇顧無庸之末學已屢試於有司碩鼠之有
五能盡於是矣鉛刀之堪一割其可再乎固無可喜
之文過辱太優之等俾從賓席入預書林一進階而
可榮何勝於寵渥三下拜而聞命深服於訓辭天閑
乍趨逵目睛而眩轉芸臺深敞近星象以昭回忝窺
金匱之書坐費太官之膳內循忝據有溢情涯此蓋
伏遇昭文相公獎物均私樂材推美圓方有範大陶
冶以埏鎔高下不欺正權衡而輕重閔此庸懦曲以
甄收誓堅頂踵之誠永荷丘山之賜

謝襄州燕龍圖 肅 惠詩啓 景祐二年秋[illegible]公任館閣[illegible]

昨日伏蒙知府龍圖即席寵示五言詩一章者脩聞
古者賓主之間獻酬已接將見其志必有賦詩託於
咏嘆之音以通歡欣之意然而工 正一作 歌三夏使者
再辭及於皇華然後拜貺是則施於貴賤各有所當
脩賤士也何足當之伏惟某官以侍從之臣當藩屏
之任德爵之重與齒俱尊學通天人識洞今古綽有
餘裕多爲長言談笑樽俎之間舒卷風雲之際成於
俄頃蓋其咳唾之餘得而秘藏已如金玉之寶豈伊
孱陋敢辱褒稱形於短篇以爲大賜伏讀三四且喜
且慙譬夫四面之宮鏗鏘之奏愚者驟聽駭然震蕩
及夫心平悸定然後知於至和在於頑蒙獲此開警
然貺之厚者不敢報之以薄禮所尊者不敢敵之以
平顧惟愚庸豈得賡繼但佩黃金之賜無忘長者之
言

夷陵上運使啓 景祐三年

脩近以狂言當蒙大譴荷乾坤之厚施全螻蟻之微
生得一邑以庇身使之思過竊三鍾而就養猶足爲
榮獲在公庥是爲天幸伏以運使郎中龤猷經遠茂
業康時當一面之利權蘇百城之咸譽凡居屬部皆
仰餘輝顧此孤生最爲沉迹時蒙盼睞曲賜拊存安
其惶懼之心慰乃危疑之慮敢不銘之肌骨佩恩紀
以無忘策其筋骸盡疲駑而爲報將謀就道即遂公
趍瞻企門闌忻愉罔既

謝朱推官啓

某啓伏念某出自寒鄉本非茂器束髮州里絶無一日之譽彩纓王畿竊階孝侯之後加以識非遠到才不及中惟王治之方陸傾上官之並恪蘋蘩之不失職咸盡其能危祝之各有司悉共爾位豈伊下列遂敢奸官因忿躁之使然奮狂愚而不顧惡訐爲直仲尼之所深譏盡言招人武子之猶不免在於庸妄宜抵譴訶尚賴至仁特加寬議投之遐僻使自省思猶寸祿以事覯守一同而庇邑有民與社足爲政以効勤退食自公敢忘心於補過是惟天幸徒自覥顔伏遇某官式佐郡符屢臨賓席烜赫天下方想於風猷從容幕中暫爲於府望是惟舜昧得庇光華然而從事有便宜之權縣吏本徒勞之迹負弩而隨伍伯當備前驅折腰以揖上官敢羞斂板況茲選懦素本孤危犯忌於時竄身無所棄錫道上過者踐之搖尾穽中人誰憐爾豈謂某官哀其戇朴賜以存憐剗去常儀自敦高議猥因介使先辱長緘過形溢美之辭曲盡至勤之意片言之辱榮於儀父之褒一顧所臨增其大呂之律徒益謳謳之盛美豈宜鄙陋之敢當感律已殘寒威方肅更祈珍攝以副傾依

田三舍人況 臣 啓 景祐四年

伏審某官先膺寵擢入掌命書竊以三代之興兩漢之治蔚聲名之爲盛何前後之相望蓋以高文大册之所傳遺風餘烈之盡在是以代言之任難乎命世之才至於雷動風行金相玉振至意難諭必盡于丁寧盛德有容兼資於紛澤適當休運允屬鉅賢伏惟某官識際天人學通今古而自覲膺聖擇第中甲科聞乎風采而天下悚聳一作然論之人物而時無先者若乃從容禁署潤色皇猷使德澤之流下洽於民髓文章之盛交映於國華遂階榮塗以致公輔斯皆雅度之素蘊考於羣議而猶稽豈惟愚瞭私獨稱贊其跡居遐邑名在罪人忽以踰時未能補過省孤危之已甚惟藏縮以爲宜豈望龍光之末輝希咳唾之餘潤匪期齒論猶録疏頑先以珍函越於常禮遺眷已棄尚以舊物而見憐窮谷久寒忽如温律之來煦幽憂併釋榮感兼深瞻望門闌無任飛越

謝李秀才贄見啓 寶元二年在乾德日

某啓自某獲罪於時竄身南楚楚之爲邑既陋且窮詩稱荆蠻以比戎狄竊遊宦學之不至風俗言語之不通頑然因拘誰與爲偶孤陋之誚古人所憂今者

上蒙寬仁徒之善地始得與士君子揖讓進退周旋
方將沐而薰之自與人齒秀才首迂玉趾贄以長牋
升自賓階肅有儀矩開函啓紙粲然詞章蓋夫逃於
虛空聞足音而尚喜友於賢者況邦士之所推顧斥
薄領沈迷之勞以從閒燕仁義之樂區區之意豈言
足殫

回穀城狄令啓

某啓比者縣徒云至書牘見貽載道郡文曲加榮獎
伏以某官以文飾吏學古仕官講事勸功脩舊起廢
示之典（一作由）禮固已警於愚民刻以銘文又將貽於
來者足見仁人之意非惟吏最之優顧爾訥辭矧非
善敍已然之諾將止以美能既出之言雖追而莫及
豈敢逃於衆誚但慮玷於清猷愢恍之誠敷陳罔罄

上執政謝館職啓（康定二年十二月四日未文緣日曆書自館閣校勘遷集賢校理）

偹啓今月日蒙恩以本官充前件職者受命之始榮
懼交并伏以國家悉聚天下之書上自文籍之初六
經傳記百家之說翰林子墨之文章下至醫卜（一作卜醫）
禁咒神仙黃老浮圖異域之言靡所不有號為書林
又擇聰明俊乂之臣以遊其閒因其校讎得以考閱
伏知天地事物古今治亂九州四海幽荒隱怪之說
無所不通名曰學士一日天子闢左右之人思宏（一作閎）
博之彥出贊明命入承顧問遂登宰輔以釐百工
一有取焉多從此出所以平居優游崇奬（一作褒顯）其業
館以禁署食於太官詩菁莪之育人材易鼎飪之養
賢者凡在茲選得非茂䵒然而應重職閒則未免尸
祿官無吏責則可容幸人若脩者以寒陋之資被文
藝之舉自初營職已與書筵於時上有鴻儒侍從之
才下多群賢論撰之衆而脩方坐罪譴竄之荆蠻流
離五年赦宥三徙山川跋履風波霧毒凡萬四千里
而後至于京師其奔走之役憂思之勞形意俱衰豈
暇舊學比其來復書已垂成遂因衆功豈有微勤奏
御之日危膺而前例蒙褒嘉正以職秩雖因時而幸
會實有醜於面顏比蓋伏遇某官挂石之功佐佑明
主鈞衡之任進退百官方將衆勞不忍循棄遂令忝
冒出自生成在於頑愚何以論報雖未能著見德業
以稱君子教育之仁猶可以作為歌詩稱頌聖朝功
化之美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回滑州知郡啓（慶曆三年三月自滑州召知諫院四月答此啓）

伏審某官顯膺美詔懇領陪藩彫弊之民方仰恩於

惠煦撫綏之術況舊著於攻諸報以下條攘陳大府近齊朝命俾擢隸垣實自揣於非才豈敢同於飾讓日析聰聽彙此孤蒙庶所請之曲從即依仁而有幸凡去詹企但切忻愉初暑方隆就塗甚邇伏惟上爲邦國倍保興居

回賀環慶師天章滕待制 宋 祁 謝賜龜紫啓 慶曆三年

伏以龜紫之重唐制所難武元衡牛僧孺爲宰相裴度爲中丞李宗閔爲學士方有是賜聖朝推恩度位丰字朱藍然被之則負器暨兼名實者惟一人所資恭惟知府待制歷諫局以蹇正聞領麾守以恩養及臨邊鎮靜訓士精研歲功遂成時談頗鬱果襃三品之麗特煥五府之光其在欣慰增倍衆多屡慶未皇麾毫爲贈載仰明庭之命知瞻君子之容

謝知制誥啓 慶曆三年十二月

此者蒙恩授前件官并職者祗荷寵靈不任戰懼伏念某學非達古材匪適時勵孤進以立朝倡四方之多事雖聖聰廣納獲盡狂夫之言而閣慮空勞未聞愚者之得方虞官謗敢冀主知擢自周行塵于華選代言禁掖已愧才難兼職諫垣猶當責重補報不可以淺則憂愧不得不深此蓋某官遇採虛譽形獎飾致兹忝冒驟此寵榮敢不勉拙以勤誓身許國上酬天造次答已知懇悃之誠敷宣曷罄

上提刑司封啓 慶曆五年冬此後皆滁州作

伏念自貽貶所屢辱誨音霜雪方嚴見不彫之雅操蕙蘭其意佩可服之清芬慰此孤危奚勝感佩某人學通治亂識達古今奮經遠之才撰慰甚高之議論六條須政早鈇善最之奇列郡按刑行逬陟明之典隆冬式序保履惟和瞻企禱祈交于誠素

回校理邵學士 必 啓 慶曆五年冬

伏審召試樂庭升華儒館方思馳賀遽辱飛牋伏惟某人性稟生知材惟秀出學通今古究明人事之始終辭富典謨煥發文章之雅頌一作頌雅蔚然茂器藹著休聲惟上相之知人務爲賢而報國況此圖書之府素爲俊彦之遊峻乃清資豈止文翰之樂茲焉養士以取公輔之材豪英既登朝對共慶頒茲淪論敢謂記存已懷欣抃之誠又積感銘之懇惠於疏訥匪可殫陳

回河北安撫王駙馬書

右脩啓此者伏承顯奉朝恩峻遷使職寵光甚渥與

論僉和卓然高世之才久蘊經時之略山川指畫千里如在於目前帷幄生籌百勝無窮於術內是宜聽之前膝副乃沃心遂寬北顧之憂行正中樞之任敢期眷與尚顧衰殘辱誨問以彌勤積成銘之徒切傾瞻企球燕集悚靈

回賈狀元 啓 慶曆六年

伏以狀元廷評行久著於鄉書聲素馳於文圃果先羣彥榮中甲科英雄入於彀中衆稱妙選風采傾一作聳乎天下爭仰餘光荃以擢才之難近世爲重趍好尚而成俗則文章生變其風弊利害於斯民則公輔常由此出一賢既進拔茅皆可以彙征一士以一作已旌勸善不勞於家至得人之要其利若斯鴻惟洽朝臻此盛事方深竊抃遽辱惠音顧惟棄置之餘宜此退藏之密久稽裁叙但切一作積悚惶

回賀楊翰林 察 啓 同前

伏審某人榮奉寵恩入陛禁署伏惟慶慰恭以某人聲猷峻立德宇宏深學洞淵源煥發六經之蘊文含純粹邈追三代之風雍容侍從之華東注顒昂之眷亟由星掖入踐鑾坡天邑之雄雖暫煩於尹正國鈞之重行即俟於疇庸事業炳於丹青勳德光於鼎鼐寔繫縉紳之望非惟禱頌之私某幸守陋邦適聞美拜迹宜藏密非敢怠於致誠恩厚記存特辱垂於榮問忻愉感愧交集難陳

上都運待制啓 慶曆六年夏

昨者解官河外寬迹雉壖顧乃孤危便於藏縮雖曠休之甚久在訊諜以關情某人天稟中和材推周洽凛然風操早甫於朝倫蔚若謀猷實稗於聖治自頃從於侍從暫臨總於劇繁足食強兵雖並資於經畫先拔列事誠有繫於安危況成績之已彰佇襃功之不次時矣姑若天宇森然更冀珍調以符傾禱

回賀李待制 東之 啓 慶曆七年九月

伏審肅奉寵靈峻升侍從得賢之慶固宜發於歡愉待罪之人方自思於藏密遽稽馳賀敢謂不遺先辱榮函可勝愧色伏惟某官聰文經國敏識造微學探姬孔之淵源世濟皋夔之德業立朝正色凛風憲以載嚴造膝沃心賴仁言之甚博遂膺簡注升著清華上寬乃顧之憂聊假有餘之刃作時霖雨當均及於疲氓秉國大鈞實久顒於群望涼秋之謝嚴律將凝冀爲邦朝善綏福履

賀文參政 彥博 啓 慶曆七年九月

伏以光膺制命參秉國鈞爰擇令辰已諧禮上伏惟
慶慰恭以某人學通繫表識照幾先鎔文爲大國之
光華偉望乃一時之柱石上心所柬適符賚弼之祥
輿頌載喧久渴爲霖之望果膺寵數式副具瞻進退
羣材運誠衡之輕重調和元氣登至治於升平然後
正台衮以代天工列功勳而銘彝器符爲元志尨一作
以重熙朝某幸在陶鎔惟知慶抃商秋式序歲物方
成伏請上爲邦家精調寢膳

回賀集賢韓學士絳啓 慶曆七年十月

伏承被召試文升華儒館伏惟歡慶伏以某人天麟
異稟朝廷至珍學通今古之淵源言合質文之體要
英躔高步羣俊彧一作以望風雄毅龍材妙選稱爲
得士果膺帝柬入耀書林給札揮毫發如堵而駭目
奏篇稱善喧貴紙以傳都惟秘府之育賢乃熙朝之
盛美優游藏探豈讖緯之足專選取國材實棟梁之
此出蔚然茂業寔測遠塗方懷抃躍之私遽辱置郵
之問仰銜隆眷徒切愧誠冬序云初天和善保傾瞻
盛頌文集悰靈

上致政王太保啓

某啓昨者太保還政王朝榮歸故里暫留府舫云止
陋邦竊省孤危方嬰罪趙趚一作逃虛易喜蓋人迹之
罕逢道舊爲歡矧平生之有素特荷眷私之厚不爲
位貌之嚴金玉之堅弗渝於彌久松筠之操獨見於
大寒感慰所敂一作深幽憂如釋捨舟趨陸去險騰夷
懷組鄉閭雖暫伸於風尚追鋒疾置將入副於精求
惟期善衛襟靈以迎休寵

回泗州通判勾龍都官書

右脩啓此者特蒙惠顧遠辱誨言副以雄編俾之拭
目通判都官識窮淵韞學探本原元一作講於仁義之
餘深得風騷之旨粹然衆體各極其精時無鍾期誰
識高山之意人非季札豈知治世之音矧惟朽拙之
無堪方幸退藏而自屏敢期時彥不我鄙遺諭之累
幅之勤貺以百篇之富四面之言並奏驟聽於鏗鏘
三歎之音有餘豈窮於杳默但駭夜光之投闇徒令
海鳥之驚魂愧之重言以起連城之價用爲永好惟
期十襲之藏感幸之誠敷陳罔旣

回和州通判啓

自睽風表曠有歲時邈絕奉於聲塵蓋牽率於事役
幸茲鄰郡首辱誨言紆縟旨之勤隆若清徽之晤挹
政條闕決難久淹於材猷臺彥飛英即入承於光寵

更希珍攝以副禱祈

謝黃巖李主簿啓

伏念窩邦誠樂懷舊則勞風月佳時久享燕集文酒勝處勤渴清狂亦惟愛忘未棄疎外猥蒙流問但喜拜嘉某官力學多文射策得儁枳棘甚賤非翔鳳之所棲杞梓惟材宜大厦之可用窮冬不雪多溫少寒勾稽之餘當神爲最益期勤懋膺迓升揚

回陳殿丞啓

伏念睽間英猷質遷特荷寬身窮僻方便於自掇忠問周隆還承於曲顧欽推材之高妙擢華墨以芬揚貳政藩宣諒難於歸伏飛緌臺閣行牧於寵遷戚律斯回陽和將布善綏嘉履以副願言

賀文相公拜相啓 慶曆八年正月

伏審就降命書入持宰柄伏惟慶慰恭以某官際天蘊識名世標才以文章甲賢科以忠義挺臣節華要之選翱翔遂周素蘊內充所臨必最化行右蜀政武中樞屬邊寇之肆狂伏使威而殄滅暫形善喀已觀蕩平還居廟堂副聖主仰成之意坐調鼎鼐洽群生咸遂之和凡被陶鎔皆知抃頌矧居庶列實倍常情

表奏書啓四六集卷第六

[illegible]學士啓 蛙咬（蛙一作哇）

[illegible]學士[illegible]啓 雄鎬（鎬一作鎬） 亨衢自至（至一作致） 採捨（捨一作拾）

[illegible]啓 兎墨（墨一作黑） 犀㧞（㧞一作犀）

謝[illegible]啓 對有（疑是對者） 彫琢（琢一作琢）

謝[illegible]及第啓（疑建士及第啓新儀仍書云日伏承聖揚者） 賓增（新儀作）

伏（作擅） 萬萊（新儀作萬宮堂也見大戴禮明堂） 爛乎舜日之晏晏（晏新儀作舜） 卷耳（卷耳之見日書大傳三） 化俗（化新儀作） 而後驕（驕新儀作而財）

秉求（秉新儀作） 此蓋某官（此下新儀上有述宣德物之約云而獨色） 尚依陶者之力（槃陶之為執象上以質而和宣天下之大化而蒙書官之何賓貢助等天下而作之民作之新儀）致遠（遠新儀作到）

代[illegible]啓 世胄（世一作） 以播（以作）

代謝[illegible]啓 飛策（疑是策）

答[illegible]才啓 取侮於盜跖（取一作）（侮作）（頑作）筆窮（窮一作）

謝[illegible]啓 盤庚之一（之一作於）碩鼠（碩疑是）

謝[illegible]啓 不敢敵（敵一作不敢可）

回[illegible]啓 獲陳（陳一作塵） 彫弊（彫作凋）

上[illegible]啓 不彫（彫一作凋）

回[illegible]啓 之挾切（之一作而）

回[illegible]啓 廷評（新儀作盛）

回[illegible]揚翰林啓 恩厚（厚一作意） 特厚（厚一作特）

[illegible]悰靈一作悰靈

表奏書啓四六集卷第七　歐陽文忠公集九十六

與晏相公書　皇祐元年知潁州日

春曠伏惟相公閤下動止萬福脩伏念曩者相公始掌貢舉脩以進士而被選掄及當鈞衡又以諫官而蒙獎擢出門館不為不舊受恩知不謂不深然而足迹不及於賓階書問不通於執事豈非飄流之質愈遠而彌踈孤拙之心易危而多畏動常得咎舉輙累人政於退藏非止自便今者偶因天幸得請郡符問遺老之所思流風未遠瞻大邦之為殿接壤相交因得自伸懇悃之誠庶幾少贖曠怠之責伏惟相公朝廷元老學者宗師尚屈蕃宣行膺圖任伏惟上為邦國倍保寢興企望旌麾無任激切

答胡秀才啓　當是從官本朝時

脩啓竊以考行選賢故人皆脩德而自厚論才較藝則下或衒已而忘廉誠誘養之道殊致進趨之勢異澆文之俗益薄惡而可嗟習見為常遂安恬而不恠伏以秀才學優賞史詞富文章能力行以自強方韞藏而待價豈期訪舉遂爾遺材惟賢食之不家顧良時之難得譬大餓者雖耻嗟來因而無言亦將不及既一慙之莫忍遂兩訟以交興逮乎究窮果自明白

矧朝廷之選士惟寒後之是先雖爾初心理將後得
必也泄官學古爲政臨民當獄訟而平心視斯爲戒
利公家而忘己効此必爭苟終身之不回雖 雖一作 一
書之何患如此則圭璧之玷猶或可磨日月之更其
將皆仰至於較定能否明辨是非形長者豈度之私
貌姸者非鑒之惠但慚淺識惟竭至公漁者讓泉思
古人而莫見私門受謝亦鄙志之不爲

辭副樞密與兩府書 嘉祐五年十一月

右脩啓伏奉制命特授依前官充樞密副使者聞命
若驚撫躬無措伏念脩稟生孤苦賦性拙踈才不足
以適時少本無於遠志早迫逮親之祿學爲應用之
文而自叨塵侍從之聯荏苒歲月之積初無實効少
補明時中被謗讒回多憂而速老素非強力加困病
以成衰白首禁林厚顏時彥方欲自請江湖之上漸
謀田畝之歸屢瀝危誠未蒙恩許敢希聖選登貳樞
庭夙夕內循俯仰惟懼已形懇奏期必寢停伏望昭
文相公借以閔憐察其悃迫幸因對晃特爲開陳俾
遂牢辭庶安常分謹奉狀披聞

又謝兩府書 同前

此者叨膺聖選俾貳樞庭渙命已行循涯匪稱伏念
脩學非臻奥才不逮中仰屬昌期猥塵膴仕抱孤忠
而自許顧獨立之易危竊比古人每嗟其選懦有
志當世徒自愧於衰遲雖策厲之愈勤信技能之寡
取久尸厚祿進無補於高明屢乞方州冀漸謀於退
縮敢期誤寵繆及匪才此蓋伏遇昭文相公叶贊大
猷翊宣元化爲時柱石持物權衡急於甄才過及庸
品第堅一節力勉不能上酬聰睿之知次答陶鎔之
賜

謝參政與兩府書 嘉祐六年閏八月

寵兼憂而並至恩與責以俱深叩讓靡從撫循無措
伏念脩稟生孤懦賦識迂愚力微非致遠之才學陋
無適時之用徒緣士類早借稱揚幸會聖時過加獎
擢既叨塵於侍從遂竊與於謀謨待罪樞庭顧無分
功一作 而可錄備員政府用累日以敘升豈惟致冠之
虞奚逭曠官之誚此蓋其官心存體國道廣濟時謂
庶政之交修必群材之博取誤加品目俾玷光靈雖
寘拙之無知豈志感勵苟疲駑之可策尚冀湔塵鄙
訥之誠敷陳罔罄

回池州呂侍讀 溙 謝到任書 嘉祐八年春

伏承祇奉明恩已臨善治雖未充於士望聊有漸於

復享深處危心君子固常多難處窮與否昔賢因以知人矧遠器之莫量佇華塗之歸踐過承謙挹曲損諭言感愧之誠敦宜罔既春和在候福履增休

美宗畢恩轉官回前兩府賀書 嘉祐八年四月

叨膺渙渥敍進官聯樞衡恩榮豈任戰懼伏念某識非周物學不逮人蒙先帝之誤知自諸生而獎擢久塵侍從實著聲猷不圖衰病之齡進備政機之貳幸久安於無事容充位以素餐未知報國之方遽結遺弓之恨屬皇明之纘服均慶萬邦發大號以惟新推恩一切致茲濫及莫獲懇辭內省膺虛實虞顛躋此蓋其官為時元老協德一心言成華袞之文志樂菁莪之育素加品目遂至叨踰方懷感勵之私遽辱誨存之枉佩銘悚愧交集襟靈

回文相公辭起復使相判河南書 嘉祐八年四月

伏承光奉制書起從哀次未皇馳賀特辱貽函伏惟留守太師相公望重搢紳道高嚴廟出處之際繫中外之重輕勉狥有宜兼將相之文武蔚為元老東在先朝雖孝性之隆專守經而執禮而權時之制式以義而斷恩副聖君仄席之思見忠臣許國之急諒難遵於固避幸勉屈於至情傒方與蒼生同茲引領遽煩誨諭但極感悰

回富相公弼辭樞密使書 嘉祐八年五月

此者伏審光膺制命登贊國機渙號始行群情胥悅伏惟樞密相公搢紳舊德社稷元勳維石巖然朝廷以為輕重長城隱若中外繫其安危仰由執禮以居憂重於至性之難奪聖君仄席而勞想樞庭虛位以待賢自閑召節之來歸故雖行路而相慶矧惟庸昧早辱知憐幸陪副貳之聯得企光塵之末賴庇冀逃於罪戾望賜有過於蒼黔敢謂謙撝例貽誨翰罔知承命但極感悰

又回富相公謝書 同前

伏承顯奉制書茂膺寵數伏惟欽慶伏惟樞密太師相公學優孔孟道協皋夔弁于萬邦申伯之兼文武秉予一德仲山之不剛柔嘉謀早著於先朝時望久隆於巖石屬嗣聖繼明之始乃宵衣講治之初首速元臣來還宰席三接之際群心以安出納樞機雖為於要任綢和鼎鼐當正於鴻鈞始塞輿談實非私論敢期謙眷曲示誨函既深抃躍之誠復積悚銘之抱

回鄭獬 公輔 一舍人謝新除書 嘉祐八年八月

伏承顯奉制恩陞華禁掖先膺聖選式協輿談朝廷

之體事嚴王者之居淵默德澤宣布必使入人心之深號令發揮而能鼓天下之動惟是代言之任實資博古之英伏惟某官履行敦方材猷敏茂爲一鄉之佳譽擅衆俊以名科通達古今固已優游於儒學出入侍從是宜顧問於清閑果被僉俞並司典訓竦萬方之視聽追三代之文章遂陞榮塗益嗇賢業共慶得人之盛方深竊抃之私遽辱謙撝特貽誨翰感銘之素敢敘奚殫

回皇子 神宗 辭使相封淮陽郡王書 嘉祐八年九月

伏承光奉制書峻膺寵數伏惟駿慶竊以命官有秩正上下之等威制禮緣情以親疏而隆殺惟是國家之舊典蓋推天下之至公郡王相公識禀誠明學窮原本篤於樂善因天性之自然舉必有儀秉君子之常德地崇家嗣望著宗英兼陞將相之榮顯被山川之錫有光典册允叶朝僉豈謂仁私曲貽誨翰感銘之素敢述奚殫

與安撫密學荅

伏自安撫密學顯奉寵靈出分寄任邊吐被德蔚興儒將之謡袞眷倚材隱若金湯之固實藉威名之重即膺勲績之華入踐廊廟之崇以副搢紳之望邦寀在候福履凝休瞻頌傾虔罔殫庸鄙

賀延州程太尉裁加節度使再任荅 治平元年

伏審賜節中宸建侯鉅屏伏惟慶慰恭惟太尉閣下剛明禀哲純一端誠嘉猷夙著於本朝雄望尤先於舊德久鬱巖廊之用屢淹藩翰之居惟關陜之一方苦干戈而累 [illegible]一作 歲用兵之後瘡傷尤急於撫綏難信之盟醜黠宜先於經制是膺帝眷寔允朝僉大纛高牙雖暫煩於節度鴻鈞元鼎行即俟於登庸乃公議之久然匪私情之獨倚春陽式序幕府肇開伏惟上爲邦家精調寢膳

轉吏部侍郎回謝親王書 治平元年五月

祇膺渙綍文積兢惕伏念某學問不強顓蒙自守流離當世而寡合辛會先朝之謬知拔自衆人俾參國論而屬承祧嗣慶布治惟新以聖主而責愚臣方懷惕懼假小人而乘大器豈不隮顛故當成命之初行屢竭愚誠而必請而君恩至篤天聽莫回此蓋某官借以餘光致兹冒寵仍貽誨翰曲賜褒揚感佩之私數陳罔既

回潁王書 治平元年六月

右僕啓伏承顯膺帝制榮啓國封伏惟歡慶某官宇

量閎深機神敏悟王質非由於追琢天姿自發於純
明德盛地尊乃王家之屏衛色溫言厲爲宗籍之表
儀顏惟爵秩之崇實繫朝廷之體眞王錫號蓋遵有
國之彝章寵命始行方愜至公之輿議豈期謙挹曲
示誨函感戢之私欣瞻併集

賀潁王書 同前

右某啓伏承顯頒帝制榮啓國封伏惟歆慶某官純
茂凝姿溫仁秉哲濟之學問而以廣其業履夫崇高
而能守以謙蔚然德譽之隆式是宗藩之列遂膺典
册進位眞王胙之土以建邦實資親屏爵于朝而示

衆蓋匪私恩方寵命之初行聽僉言而惟允莫逞伸
慶徒積忻瞻

回宋相公 庠 謝除司空致仕書 治平元年十二月

右僃啓伏承顯奉制書入膺召節 一作節召 遂諧歸政之
請兼隆論道之崇伏惟慶慰司空相公道覺天民學
臻聖域兩朝碩望文武兼資四海具瞻搢紳取法雖
欲優游於進退實繫輕重於朝廷矧初政之日新方
任人而圖舊所以奏封累上眷遇彌隆終於雅志之
重違難徇輿情之所惜從高風以勵媮俗介眉壽而
膺百祥若賢若愚以榮以祝况惟庸懦早荷知憐方

深欣頌之私遽辱誨存之厚感銘之至款敍奚周

回文相公謝服闋入覲書 治平二年 月

右某啓伏承榮奉制恩顯膺寵典伏惟慶慰恭惟相
公道兼文武功著鼎彝言行搢紳之表儀出入朝廷
之輕重自執至情而不奪勉從制禮之難逾爰被徵
章遽趨召節介圭來覲方優體貌之隆前席嘉謀即
正謳謌之任實繫士夫之素論豈惟朽拙之爲依敢
謂謙撝特貽誨翰感銘之至忻抃交深

又回文相公服除還侍中移判永興書 治平二年四月

右僃啓竊承顯奉制恩薦膺寵拜伏惟歡慶恭惟太
師侍中器深宏遠業茂經綸弛張文武之才出入將
相之任而日者來覲冕旒之邃喜聞履舃之聲從容
話言固多仁者之利體貌耆哲是惟先帝之恩宜加
異數之優以爲一面之重雖方勞於憂顧藉有素之
威名然而恚輕四支不足爬搔於蟣虱坐制萬里理
當根本於朝廷即期廊廟之來歸始慰士夫之素望
過蒙謙挹曲示誨言趨賓阤以無由積感悰而徒切

又回文相公辭避樞密使啓 同前

右僃啓此者伏承顯膺制命首贊樞庭伏惟某官業

茂兩朝望崇百辟獨自入覲法座欣體貺於元勳出
梅西師籍咸名於獲俗然而籌謀嘗出於帷幄根本
固在於朝廷果荔媛席之未還已被追鋒之迅召揚
庭誕告方喜動於朝紳仄席來儀固謁聞於嘉話竊
承謙挹尚欲遜巡敢謂不違亦貽善接即期前賀但
切感銘

回杭州蔡端明襄謝到任書 治平二年十月

右脩啓伏承出領要藩已詣禮上伏惟欽慶某官剛
毅體仁粹明迪哲直道信於中外高風凜乎搢紳頃
煩持橐之清資蓋賴富民之餘術經綸之業蓋素蘊

以未施偃息于潘邸沖懷而自遠雖重違於誠請實
深鬱於輿情諒媛席之未遑即追鋒而迅召遂登大
用顧匪私言寒律向嚴神襟善嗇騁凝感著交集悰
靈

曰吳侍郎奎辭副樞書 治平四年二月

右脩伏承顯奉制恩寵陞樞近伏惟某官材兼文武
業茂皐夔左右惟幄之謀謨出入朝廷之輕重自丁
至戚暫解繁機執喪禮以過哀雖君命而難奪梓琴
甫御召節甚嚴尚少鬱於登庸姑復還於舊物光輔
一人之新政式副四海之具瞻敢謂謙撝曲貽誨翰

方爲卧漳之告莫伸賀厦之誠感忭之私敷陳罔旣

回諫院傅龍圖卞攀達書 治平四年三月

脩猥以非才久竊重任報効初無於毫髮怨仇已積
於丘山近蒙眷恩曲徇誠請與之近郡俾養衰年荷
聖主之保全賴公朝之議論俾獲奉身而退方懷去
德之恩諫院龍圖舍人深閔孤危特迂誨翰意愛勤
甚有踰平時風義凜然可激薄俗仰止門仞莫遑敘
違銘之肌膚永以佩賜瞻依之懇數道寞周

亳州到任謝兩府書 治平四年

脩此者祗荷朝恩出分郡寄退循忝冒徒積兢惕伏

念脩學知行已而智不周身才匪適時而任參大政
用過其量危而必顛乃物理之宜然偶天幸而獲免
昨以怨仇並作讒謗交興蓋遂堯舜之聰明方與夔
龍而左右講新至治銷伏狂邪而市虎之言雖驚於
衆聽投豺之惡遽屏於遠方得逃九死於非辜實荷
更生之大賜今者特蒙眷眷深察孤忠樂土近藩已
曲從於私欲清資顯秩仍過竊於寵靈捨衰疾勉強
之勞就空曠逍遙之適然而坐思補報歎心存而願
違却視風波猶寢驚而夢噩顧獲全身而至此豈非
宰物之深功仰佩恩私但銘肌骨載念脩以至愚之

朴陋路可畏之危機徇物從時旣昧自吝之計拂衣遠去又無先見之明惟貪得於暮年致以身而取辱而識雖不早悔尙可追至於緝風雨之敝廬治松菊之三逕少假歲年之頃卽爲田畝之人固將追野老而行歌永陶聖化恃仁人之在上必保餘生尙有斯誠猶煩再造爰欵方盛機務至繁上爲廟朝精調攝膳瞻依之懇欵述奚周

回潁州通判楊虞部書

僃啓茲者赴郡假塗久留賓次適承眷與日接宴言邊此睽違實增感戀但以挽車之始視職方初雖去陋邦粗有人事加以大暑遂成病軀旦夕之間方思布款急遽之至先以惠音且承別來福履清勝脩以衰朽得此退藏如夙昔之所聞皆必過於其實惟寂寞之爲樂須漸久而益佳餘非悉談更冀多愛

回西京留守韓侍郎賀書 治平四年六月

右僃啓此者祇荷朝恩出分郡寄顧惟庸妄早乏聲猷才非經濟之餘位玷光華之寵進階國論無補於休明動緜禍機可陷於朴戇賴聖神之燭理獲終始以保全許解要權俾逃重責仍分善地以養衰齡留守龍圖侍郎淸德鎭浮純誠接物曲敦故舊不我鄙

遺遠形誨獎之言以慰孤危之迹嗟時久薄孰爲金石之交因嚴大寒方見松筠之色凜然高誼可激頽風永佩恩私但銘肌骨晤言未遂溽暑方隆更冀珍調以符瞻詠

回寶文呂內翰溱書 治平四年九月

右僃啓茲者伏承寶文內翰被召禁林升華內閣仰惟道德名望之老久淹言語侍從之流以望之之忠誠兼孔光之愼密豈止典謨潤色朝廷遂受於斯文固已朝夕論思天下獲受其陰賜雖未正秉鈞之任而姑副仄席之求凡在搢紳皆同慶抃況於庸鄙最荷知憐而多病早衰思乞骸而已久因聞成嬾顧與世而益疎豈無嚮慕之私殊闕寢興之問敢期惠眷先辱誨言世路多虞方歎風波之惡歲寒已甚始知松柏之心感慰之深敷陳奚旣淸霜戒候內直方嚴惟冀珍調以符瞻詠

賀樞密使呂太傅公弼書 治平四年

右僃啓伏承顯膺寵典登進樞庭成命始行輿言僉允伏惟某官存誠直諒蹈道中和學臻三代之英世濟八人之美論思獻納已多補益之勤謨明弼諧久緼經綸之業三朝眷遇一德老成尙虛黃閣之居姑

正紫樞之位生籌帷幄方資制勝之謀正席鈞台始
慰具瞻之望顧惟衰朽早辱知憐惟與蒼黔同深慶
抃

賀韓相公時罷相轉司徒兩鎮節度使判相
州書 治平四年冬

右脩啓伏審榮被恩俞勉從懇請極便蕃之寵命均
休逸於名邦伏惟司徒侍中誠明發揮德業久大三
朝顧遇百辟表儀挺金石之純誠當國家之大事上
所取信有疑決於元龜民之具瞻爲望重於九鼎屬
聖神之嗣統方毗倚於老成而功高不居志確難奪
爰併推於異數用顯荅於元勳孰不秉旄詎有兼持
於雙節昔嘗衣錦今而盛服於九章極古今儒者之
至榮保進退君子之全德顧惟庸鄙久辱知憐聯誕
告之頒行極私誠之竊抃隆寒戒候大旆啓行伏惟
上爲廟朝精調寢膳倍一作傾依瞻頌筆舌莫殫

回青州吳資政本書 治平四年

右脩啓伏承光被制恩出臨藩服斯民之幸將蒙豈
弟之仁有識所嗟共惜忠賢之去伏惟資政侍郎智
周物表性自誠明學窮仁義之本原識達古今之治
亂匪躬之操出入三朝秉心不回進退一德方聖神
之嗣統賴耆哲以倚衡述往事居其勤亦至沃心造
膝爲益已多毅然君子之剛卓爾大臣之節信於中
外明若丹青雖就逸均勞暫倚蕃邦之重而用人國
舊諒難煖席之安顧惟衰退之蹤終託光輝之末隆
寒戒候大旆啓行上爲廟朝精調寢膳

回陳州王密學陶賀冬書 治平四年

右脩啓天心來復七日之身有初陽氣潛萌萬物之
生以此兹謂發長之慶宜膺多福之祥伏惟某官性
稟純誠識窮至理講明道德是惟舊學之臣啓沃謀
猷蔚有嘉言之話暫遂便藩之便已勞側席之思即
膺國任之求庸慰具瞻之望顧慙衰朽方卜退藏自
期田畝 里一作 之獲安惟幸仁人之在上傾依祝詠交
集悰懇

回諫院吳舍人充書 熙寧元年二月

右脩啓伏承光奉制恩入司書命得人爲 之一作 盛輿
頌同欣伏惟某官器稟純明道探淵蘊清名峻望獨
映於一時碩學高文素推於群彥果被上心之柬進
膺寵命之華紅蘂翻階直禁垣之清切紫荷持橐陪
法從以雍容文章追三代之風號令聲四方之聽允
歸鴻筆增重本朝顧惟衰朽之退藏方與搢紳而竊

朴豈期誤眷特枉誨函感服之私敎言罔旣

與開封知府呂內翰 公著 啓 熙寧元年四月

伏自某官輟從通列暫領陪藩竊顧愚矇獲茲庇賴
載惟孤拙每荷優容積於佩德之誠無異遺民之愛
恭惟入趨宸扆榮署天樞仰匪日以政成卽時賢而
柄用始茲歆渥宜乃高明伏惟上爲邦家精調寢膳

回王先輩 安國 謝賜及第書 熙寧元年

某啓伏審先輩顯承嚴召明試雄文立若堵墻驟筆
端之灑落程之衡石留帝覽以稱嗟遂膺賜第之榮
式副求賢之意講明仁義之奧久以充中發揮德業
之光實從茲始凡居交舊孰不欣愉雅眷不忘惠音
斯及其爲銘佩難罄敎宣

謝判大名府韓侍中惠書啓 熙寧二年夏

右僃啓伏念東秦僻處在海一涯企魏相望邈風千
里特枉惠音之問實惟眷與之私兼承鎭撫之餘克
集休祥之祐伏惟某官道優文武業茂皐夔爲百辟
之表儀首三朝之勳德從容進退雖不有於成功出
入勤勞實未忘於憂國頃遂便藩之請豈遑燠席之
安屬北州大震之災加仍歲荐饑之後流亡殍踣民
未復於故居招輯綏來上方倚於元老豈不少煩於
思慮夫何暇顧於衰殘乃知才大經綸固多餘裕矣
敎道義夐出常情辱知己之旣深輒忘言於敍感統
臨寄重炎燠時繁更祈上爲邦家精調寢饍卽還大
用均福群黎藐爾孤生但同輿頌

回宮敎立寺丞書 熙寧二年六月

右僃啓不聆嘉話忽已再春晚節無堪久思歸於南
畝上恩未忍猶復委於東州但謀弇迹以深藏敢冀
時髦之枉顧遠貽誨問寔慰病衰示之進退之方勵
以始終之節愛人不苟知君子之用心服義甚高俾
懦夫之有立仰銜眷與徒極佩銘載嗟疾恙之攻兼
以年齡之迫雖請纓自効豈不竊慕於功名而伏櫪
已疲筋恐難勝於鞭策未期投欵徒以傾馳暑伏方
炎襟靈善嗇區區之懇敷布莫殫

回李舍人 承之 書 熙寧三年冬

右僃啓此者伏承顯膺寵命入直禁垣臺閣登賢搢
紳共慶舍人器涵閎遠德蘊純深講仁義之淵源極
天人之精祲備言語侍從之列承清閒顧問之榮時
望蔚然輿議久屬果被上心之柬進司書命之嚴惟
帝制之坦明必訓辭之深厚金相玉振煥三代之文
章雷動風行聳四方之耳目遂歸鴻筆增重本朝頌

惟衰病之餘致辱眷勤之既遂先惠閒益詔撝謙感服欣愉敎陳罔旣

賀王相公 安石拜相啓 熙寧四年春

伏審榮膺帝制顯王台司伏惟覆慰伏以史館相公誠明稟粹精稜窮微高步儒林著三朝甚重之望晩登文陛當萬乘非常之知論道黃扉沃心黼扆果校往諧之命遂膺爰立之求左右謀謨方切倚衡之任搢紳中外益崇巖石之瞻竊顧病衰俗居官守莫陪班諸徒用馳誠春序布和政機惟審伏惟上爲邦國精調寢興欣抃之誠敘陳罔旣

致仕謝兩府書 熙寧四年六月

某啓此者蒙解郡章許歸田畝荷聖君之念舊越常典以推恩內自省循惟知感涕伏念某猥以一介之賤幸會千齡之期學業素荒早接俊游之末謀謨無取晩陪國論之餘託於郡劾之度閑徒蹈危機之可畏而年齡遲暮疾病侵攻乃以難强之筋骸坐尸踰分之榮祿自陳懇悃頗歷歲時猶蒙上之哀憐久乃賜其閒可奉身而去悵負國之已多受寵至優但捫心而自愧此蓋伏遇某官權衡萬物佐佑三朝思輔治於和平務敎行於仁厚不遺故舊期休華於榆風過借寵光俾民知於愛老致茲渙渥併及衰殘已自屛於明時惟未藏於大賜

代辭胥學士啓

某聞鶩寒之材雖謝終懇於故軒頡頏之羽方歸尚懷於廣廈何則物由時制質以顧違瞻後來以不遑豈早飛而自適矧在最靈之品優叨再造之仁拘文憲以難踰捨落墻而輕去翻如秋蒂臨一水以將歸霧若晨霞與孤舟而遂往思渥山積感緒絲棼竊念某材實儒庸識惟辭淺謬倫生於人壤獲遘幸於王塗弓冶傳家耒耜遵業嘗畏囹牢之請樂聞詩禮之言逮過弱齡粗堅苦節且覩閒就養宦路隨方西走巴賨南浮江漢登稽山而訪古學謝前良歷劍阪以刊銘文慙往哲何嘗不跂清徽於朝闕詠鴻藻於聖門大庠是依寸晷惟競僅階重刻之枝終無老成之風性旣愚而不移齒及壯而自惕幸遘當陽求士上哲持衡勉趨翰墨之場濫齒孝廉之舉袍紛紛而若雪志凜凜以懷霜鑒本無私敢逃於蚩鄙材非有備遽荷於甄収玷妙簡以惟精撫微生而何幸洎春闈之較藝叨雲陛以策名山木呈材自選掄而爲器冶金効用荷鎔造以成功進匪時來幸由恩假自此從

風官牒授任選臺俾外掌於司刑尋參榮於軍幕聿
洎漑漑之壤姑隨冉冉之趨若乃民命所矜在一成
而致慎憲條具設知五聽之惟難允非幹明曷副次
恤而某身專吏局世匪法家象斗之制斯嚴肇聞甲
令碟鼠之能糸家舉之片言剡乎人有刻木之嫌口
擅鑠金之利或行如慈虜或巧過騰猿居多納履之
防頗奉酌泉之戒事機匪一識局難周惟曠踰之是
憂在憲章而可懼弱羽未沈於泥滓福星聚列於珠
躔幸遇某官京輔移轅軍牙涖政金鑑虛著久稽上
第之榮銀元分符寔重專車之任撫治綱之大振使
訟牒以寢銷茂草鞠靡甘棠斂坐不塌斗筲之役載
依桂於之門榮立府庭恪奉條教卿雲之蔭雖廣潤
及於纖荆冬日之愛至高惠先於一物降包荒之大
體示含垢之深仁賜以雍容優其顏色嘗與言於壓
柄許獻枝於鈴齋曲矜蹇蹇之軀過損循循之誘重
念某襟靈不爽道藝非優自竊吹於秀科頗空食於
官舍嘗欲溫故於棐几之暇勵力於歲月之餘冀必
益於顓愚庶上裨於亭遇而寡聞自任扞格寔勝學
圃遂荒整一經而不治文緒難繹攉獨日而無成露
狂猶以居多顏聰明而爲甚斷無他技動之所長徒

祗事於麾旄固無施於塵露豈謂伏蒙某官恢山藪
之量納菲葑之言回掩疵瑕存加題品褒采一介靡
遺五管之微甄拔下流有過衆人之遇舉空珠之器
爰定品於優長飾閒弱之姿將類能於閒敏矜其拙
効嘉乃妄庸上游哲明曲形表薦且俾預官聯於轂
下參器使於民閒苟檢操之有渝引簡書而共守所
念名編桂籍已塵玷於大猷迹廁金臺復叨居於始
賞恩踰素望理邁常均永懷肉骨之私寧止捐軀之
報方幸輝光末運使節必留顧振翮之有依適諧樓
集何飛蓬之易轉遽至飄離俄及戍期倐辭藩岳結
課蔑聞於最賦省躬幸免於常刑初發有光優慈是
賴而自解曹符而退處終歲律以寓居荷眷待以特
殊沐霑濡之至澤越後進之禮分接右席之賓儀置
酒梁園幾逢於美景觀容相圖屢奉於清歡給舳艫
以備行假輿臺而補乏士林增耀民巷改觀今則已
揆良辰將還舊葉建樂郊而去德戀大幕以銷魂行
當聞優詔於塗中倏歸艎於日下瀛洲祕局式瞻侍
從之班溫樹近司永託陶鎔之造願趨槐府獲效蓬
心攬涕敘誠隕首誓報畢情無任

代人辭官狀

溫詞甫及溫命駢臻竊用退思匪遑祗受伏念某本以孤宦託於盛時專室之性甚惡外廷之游粗足寅緣聖獎寵濫朝榮屬潜邸之署官首膺表擢陪學黌之講道無所發明旋預攻摛益承恩紀欽纘圖而布慶亞司會以名官隘薄奚勝深懼覆於公餗毫分未報自愧食於土毛而乃曲被宸慈驟陞禮秩旣褒異於邦爵復登貳於天官震悸來并靦墨無措已陳東府之奏冀息揶枚之譏方聽俞音尚希舊貫伏望某官軫念庸識鑒諒危衷專其所宜勿使其進冒誠有所訴特示於保全獲追寢於恩章實有依於德蔭

上李學士啓二首

某猥以菜草芽之愚近膺寒素之目沿宦牒而便道許以過家入里門而下趨遂茲稅鞅想孤生之弱植早自困於無津竊希上國之並游偶以諸生而著錄久彈鋏於外舍託推轂於名卿然而春撒後門最差於晚出蘭臺雅聚本格於清流其官躐復起迎一顧增價借以左右之譽視如子姓之親辱謝公之齒牙憐其未立經乎子之題目時不敢更（一作不敢更非）遂憑外奬之華獲致榮階之漸仰銜殊遇陰誓銘藏至於當便坐而執經對諸公而隸筆聞麈尾之餘論入於耳而

不忘得師門之一言書諸紳而故在越流離於下國悵洵遠於崇閣在陰鮮歡歲崢嶸而倏盡（一作忌）逃虛旣久音聲咳而不聞遨仰隍鍠之庭豈勝疲馬之戀

同前

某啓伏自學士被渥帝宸蹄榮史局嘗貢躍鑫之悃諒塵隱几之觀然而偃宣父之風草蒂（一作帶）何勝於餘燠望長安之日葵心愈屬於愛輝計六氣之順調降百祥而褫簡恭以學士星奎稟粹玉鎮凝華敏學兼該復一變而歸乎道美文鼓動導元氣而洩其和自丁千載以親逢出協五靈而瑞聖當天下之第一復大名而久居爰屬國家盛紀無疆之休愼求良史之實仰惟俊望允彼僉諧入振石渠之書坐擅鴻都之筆畢聖人之能事曲暢大猷約春秋而謹元修明舊法乙其處者三月上覽以忘疲勸成書於一家官藏而永秘益注帝心之東行閒柄用之求推相如之文章坐朝而當大冊取公孫之儒雅作相以繩羣臣豈伊紬繹之勤可沸久賢之業竊揆妄庸之質永懷棲庇之心經律已窮蜒寒方凜冀保龢倪之妙益迎福履之綏遜跂門墻卑情不任

◀右四六四篇散在諸本之中胥學士啓專叙獄官

非公甚明今加以代字辭官啓初似爲晏元獻作徐考官職則又不然或是他人之文李學士二篇據蔡康祖跋云王銍性之搜求文忠公遺文已多其後於家藏李邯鄲録遺中得此啓狀按公天聖八年登科淑已爲史館檢討尋遷直集賢院於公爲先進遠景祐三年公貶夷陵淑在翰林以書附遞問五代史公巽辭答之則初第或曾投啓但公後來奏疏極口詆淑今第一啓乃有沿牒過家并子姓師門等語與公出處交際殊不相應吉綿本既已收入姑存之

回潁州呂侍讀遠迎狀 熙寧三年

右某啓某此者誤恩擢任嗟羸病之不堪危懇力辭叢蒙愍惻之垂閔許從易地俾養衰殘方趨便道之行適遂過家之樂敢期雅眷遠辱惠音雖聽款之尚遥若話言之已接傾馳之素欣感交深謹奉狀謝

與潁州呂侍讀賀冬狀 同前

右某啓伏以七日告期候天陽之來復百祥佑德宜君子之承休知府侍讀侍郎經濟嘉謨論思碩望宣風撫俗一方式藉於鎮臨獻可告猷三接佇升於近密屬迎長之吉旦當受祉於無疆頌詠傾勤敷宣罔既謹奉狀賀伏惟照察謹狀

右公熙寧三年改知蔡州與呂正獻公二狀今載呂公五州録公嘗與數郡凡應用之文如頒曆恤刑賀正賀冬歲歲皆當上表而集中纔見一二至於監司鄰郡往復書啓亦僅有之按蘇丞相跋公帖（在第二書簡卷）謂南京幕府二年府事外章奏書疏悉以見託然則公委人代作者固多此二狀未知出公手與否姑存之

謝張先輩啓 明道前 吉綿本及文海皆有之

早者公步至伏蒙以七言雅什一篇爲贈者承命之辱拜賜甚嘉亟淪心而玩辭殆驚魂之去體伏以秀才即先輩泉與稟異廟璉凝姿服懿行以溯中騰藉華而冒遠遊聖門而入其閫洞際天人之交塞㮚藝圃而漱其芳猶取菁英之妙日叨一日之雅已服百人之豪方有賢而在阿久俟時而既足第一鄉之品推月旦之美評游諸公之門有名卿之躡屐而乃過存庸妄之品曲借交游之光來箕斗之虛名靡責其實謂稂秕之無用偶置于前特迂夢草之餘妍擒寫陽春之雅曲加華衮之一字寵示榮褒鏘珍毖於九戎委之非所規復驚辭炎駭峭格鋒生挫萬物以揮

毫入無間而抽祕蕩蕩默默而淵抗淵谷雅韻迭揚
郁郁紛紛而非霧非煙文華炳發屬若中於清聖方
卧斆於駿痾倏駭無因而至前不辭爲之而彊起病
醒都釋䬸若清風之襲人紬繹並輝永訂至珍之藏
衎頷追持於歸歎嘶弗獲於披風恭佩之私誠非然
悉

回發運主客啓 見之 又作塗注用

伏審顯膺寵命榮總使權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才猷
經世問望光朝贊敵議以通微竭精誠而濟務自居
漕職克邁官能九年之㕓一作儲已豐於茂最三載考

績遽被於陟明重膺東注之求奚劉晏之執幸依
使部致辱誨函銘佩欣祈併交悰悃

與辛郎中啓 見城啓新乾 夔門二年冬待青州

右某此者得請便親署官近郡始臨舊府遐想清風
依聽訟之甘棠餘音（缺）可愛步飛鳧之月榭遺址尚
存其如邊郡多虞公私並之簿書期會常若紛紜譁
俎笑談豈如疇昔方茲感誠（缺）遽辱誨存頓冬律之
嚴凝喜天利之保嗇佇膺茂渥以副企翹

與呂轉運啓 見城啓新乾

伏審顯奉宸恩入趨入關方欣庇賴遽失於焉依仍

沐摛謙特貽於嘉問某人珪玉茂德棟幹上材藹清
望於朝端秉乃心於帝眷列城按俗謳美政於民謡
會課及期走旌賢之召節戀去思而雖甚謙峻陟以
非遥冬序方凝神襟善嗇傾祈禱戀交集感悰

答運使啓 見城啓新乾

伏審榮膺帝渥出領漕權方懷竊抃之誠遽辱誨存
之惠某人廟廊重器國棟上才茂績藹於朝端嘉猷
均於宸衷衆枚僉諧之命實賢富庶之謨攬轡有初
已風行於列郡追鋒詔叕召即柄用於本朝矧託公
庥但深久禱

賀新發運啓 見城啓新乾

伏審榮抱使權已諧禮上猥居屬郡竊庇公庥方深
欣幸之私遽辱誨存之厚伏惟某人才優學古業茂
經特久妙柬於上心屢委分於劇任果嘻譽績亟被
陟明投刃皆虛豈足煩於餘地碁年入報行別遐於
寵靈屬此春和冀綏福履欣依禱頌倍萬常情

與李吉州寬啓 見城啓新乾 夔門五年冬初到郴州

伏念待罪山城絶迹人事敢期音誨屢以顧存飲（缺）
風義以甚高若話言之方晤坐麾千里矧茂最之已
成入覲四門佇寵光之休被冬𩅰在候福履惟寧瞻

詠感銘倍萬誠素

別紙 附

人至辱書爲誨采臨郡之暇體況甚休鄉郡多幸得賢侯爲立學舍蒙索郡文竊喜載名廡下遂不敢辭筆語蕪惡幸望與伯鎮學士評改而刻石也冬冷千萬加愛

與許發運啓 慶曆八年滁州見誠洛新說

伏念僻守郡封殆不通於轍迹邈瞻風采鈌馳問於興居恭惟按者之餘克保粹和之妙治朝急士方渴仲於宏材漕最淹賢況已升於美績即期迅用以奮遠圖企頌之私縷言非罄

又 慶曆六年春滁州見誠洛新說

伏念睽異風徽屢更年律河壖阻邈常辱郵音淮郡僻荒亦蒙誨問荷顧存之至厚愧覼拙以益多此者伏審其人榮被恩俞近移使節望行舟而非遠仲良覿以未涯惟賢業之素彰藹慮勤而夙著佇從公議別霈寵光豈此漕輸可淹傑俊春陽方盛福履惟休感詠詹依交集誠悃

上李端明狀 見誠洛新說

伏審遠驅旌旆已及郊圻和氣所充與民謳而先浹餘塵可望欣焉首之獲詹即遂攀迎文深祝詠其不任激切依歸之至

回知郡賀冬狀 見誠洛新說

天序欲周物生伊始惟君子福綏之吉順陽和來復之時即延寵光以符善禱敢祈隆顧先辱惠音荷愧誨之尤多積感銘而但切

與楊太傅狀 見誠洛新說

右某伏念畫圻雖邇遺德未由幸時接於誨音良若披於徽采夫何定瑣辱此記憐春序已臻神標善當佇膺茂渥以副傾祈

答李寺丞狀 見誠洛新說

早欽秀望忽枉榮緘以州部之相望加門闌之累舊過形來問但切中藏

答王供奉狀 見誠洛新說

乍聞清徽兩蒙芳訊審憩車之伊始欣妙齒以惟和即奉渥恩以符瞻禱

與鄭郡官狀 見誠洛新說

伏念封圻甚密官守有常雖傾企德之勤尚阻披風之便承垂形於謙顧常曲示於誨言冬序方凝陽和將動伏惟爲國自重以副詹祈

答賀赴闕狀 見誠齋新範

近蒙朝旨召赴闕庭方瀝懇以致辭敢辱書而爲賀仰承詔綍春但切悚惶

謝眞州知郡 見誠齋新範

伏念𠦝守陋邦獲鄰善壤側聽下車之始已喧載路之聲方渴仰於風徽遽先貽於誨問某人材雄通敏器蘊宏深撫俗班條緯聞於餘裕陟明陞最行被於殊恩方此春陽冀綏福履禱祈感詠言述非周

謝劉眞州 見誠齋新範

幸鄰善壤日熟政聲雖談笑之靡親辱誨言之屢及少流詹翅之艱奚勝感愧之私行因溢路之謡入被中臺之召淸和始届寢寐增休纏纏之誠一一奚旣

右張先輩啓公所作無疑四六集偶失編入餘得之仕塗必用誠齋新範者皆京師舊本也或出公手或人代作其說與蘇丞相跋語同

表奏書啓四六集卷第七

按公行狀墓碑並云四六集七卷近歲浙西嘗刊行然甚無倫理大抵表奏書啓古皆散文後世始駢儷如公謝章服謝知制誥河北謝奬諭謝曆日表皆古文也不應以四六名集疑非當時定本又如謝致仕表反寘集外其他散在諸卷先錯亂今用蘇文忠手編東坡前集法 退後集其手編亦同 凡表狀悉以還拜爲序其丐外乞休致之類取之奏議以類相從各繫歲月于下所逸者河北都轉運使謝上表耳熙寧三年五月庚戌擅止散靑苗錢放罷旨揮雖在四月移判太原之後七月改知蔡州之前然公尙留京東本任故繫謝表於夏然後公發歷由虞昭然矣至於同是四六而或曰書或曰啓皆從其舊仍略考先後而推其姓氏之可知者合爲七卷題曰表奏書啓四六集不敢失元目也 紹熙間從官與人贊[illegible]曰書上

前賢初除館職初拜兩制初入政府往往致謝在外之先進公答啓可考近世無此風矣

詩藹藹王多吉士楚詞讒夫藹藹而曼著皆取茂盛之意公表章用藹昧蓋古字多假借俗本改作曖昧今存一二以警來者

賀程太尉啓藩翰 一作藩屏

老州劉侍讀謝兩府書至治（一作治理）寂驚（一作麻驚）上為一（此上有伏惟二字）

賀呂內翰啓恭惟（一作恭審）榮署（一作榮受）

代謝吾學士狀司刑（一作刑司）福星聚列（一作聚躔）輝光末運（一作臺獲末運）

國史公列傳末云中子棐字叔弼登進士第乙科脩所爲文須人代者多出其手脩薨代草遺表神宗讀而愛之意脩自作也

奏議卷第一　歐陽文忠公集九十七

諫院

論按察官吏劄子 慶曆三年

臣伏見天下官吏員數極多朝廷無由偏知其賢愚善惡審官三班吏（二一作）部等處又只主（具一作）差除月日人之能否都不可知諸路轉運使等除有贓吏自敗者臨時舉行外亦別無按察官吏之術致使年老病患者或懦弱不材者或貪殘害物者此等之人布在州縣並無黜陟因循積弊冗（官一作）濫者多使天下州縣不治者十有八九今兵戍未息賦役方煩百姓嗷嗷瘡痍未復拯其疾苦擇吏爲先臣今欲乞特立按察之法於內外朝官中自三丞以上至郎官中選強幹廉明者爲諸路按察使自來雖差安撫使緣管他事不專按察今請令進奏院各錄一州官吏姓名爲空行簿以授之使至州縣遍見官吏其公廉才幹明著實狀及老病不才顯有不治之迹者皆以朱書於姓名之下其中才之人別無奇効亦不至贓敗者則以墨書之又有雖是常材能專長於一事亦以朱書別之使還具奏則朝廷可以坐見天下官吏賢愚善惡不遺一人然後別議黜陟之法如此足以澄清

天下年歲之間可望致治只勞朝廷精選二十許人充使別無難行之事取進止

論乞詔諭陝西將官一作吏劄子 同前

臣風聞昊賊今次人來辭意極不遜順所請之事必難盡從事既不成則元昊必須作過朝廷須合先爲禦備竊慮沿邊將帥見西人入朝惟一作唯望通好便生懈怠萬一西賊驟出忽兵擊吾弛情則立見敗事乞速詔邊臣密論與西賊辭未遜順必不通和之意各使先知絕其顧望早爲準備庶不敗事仍慮邊將謂一作料朝廷此時議雖未合若後次更來必須和好因此便無討賊之志仍乞便因詔諭示以激厲之言去朝廷以昊賊罪大意在討除今不許其和好者蓋以外有兩輦在邊必望破賊成功之意使其不生退心臣見唐武宗英武之主所任宰相李德裕最號有材當時用兵征伐指揮將帥處置事宜動以詔書約束勸厲故終成功業國家用兵以來未聞以賞罰號令激動人心使其竭力者此最宜留意取進止

論元昊來人請不賜御筵劄子 同前

臣竊知昊賊所遣來人將欲到闕風聞管句使臣須索排備一作比次第甚廣及聞纔至欲賜御筵管領臣

知昊賊此來意極不遜臣料朝廷必欲要其臣服方許通和若欲如此則便須有以挫之方能抑其驕慢庶可商量今若便於禮數之間過加優厚則彼必以一作排我爲怯知我可欺議論之間何由屈折若果能得其臣順一作非其必能則待議定之後稍加禮數一作待亦未爲遲乃須杜漸防微常爲挫抑之計豈可一事未成先虧國體其元昊一行來人伏乞凡事減勒無令曲加優厚若因此得其抑挫而臣伏則吾計無失如其必不臣伏則免至虛虧事分取進止

論楊察請終喪制乞不奪情劄子 慶曆二年

臣近見丁憂人茹孝標居父之喪來入京邑奔走權貴營求起復已爲御史所彈又聞新及第進士南宮覲聞母之喪匿不行服得官娶婦然後徐歸見在法寺議罪孝標官爲太常博士覲在場屋粗有名稱此二人猶如此則愚俗無知違禮犯義者何可勝數矣蓋由朝廷素不以名教獎勵天下而禮法一隳風俗大壞竊以風化之本由上而下伏見起復龍圖閣待制楊察累有章奏乞終母喪而朝旨未允夫臣子之行惟孝與忠察以文中高科官列近侍而能率勵頹俗以身爲先陛下宜曲賜優嘉遂成其志使還善化

俗自察而始豈可不通人情膠執舊弊推禄利之小惠廢人臣之大節臣謂近侍奪情本非以一作軍國之急不過循舊例示推恩而已今察以節行自高志在忠孝知貪冒禄利爲可恥若朝廷抑奪其情使其於身不得成美行而於毋有罔極之恨豈足謂之推恩乎方今愚俗無知違犯禮義至使繫獄訟嚴刑罰而不能禁止脫有一人欲守名教而全忠孝以勵天下者又爲朝廷不許則風俗之弊其將安在伏乞早降恩旨許其終喪不獨成察之志亦以爲朝廷之美取進止

論韓琦范仲淹乞賜召對事劄子 同前

臣伏見自西鄙用兵以來陛下聖心憂念每有臣寮言及西事必皆傾心聽納今韓琦范仲淹久在陝西備諳邊事是朝廷親信委任之人況二臣才識不類常人其所見所言之事不同常式言事者陛下最宜加意諮問自二人到闕以來只是逐日與兩府隨例上殿呈奏尋常公事外有機宜大處置事並未聞有所建明陛下亦未曾特賜召對從容訪問況今西事未和邊陲必有警急兼風聞北虜見在涼甸與大臣議事外邊人心憂恐伏望陛下因無事之時出御便殿特召琦等從容訪問使其盡陳西邊事宜合如何處置今琦等數年在外一旦歸朝必有所陳但陛下未賜召問此二人亦不敢自請獨見至如兩府大臣每有邊防急事或令非時召見聚議或各令互述所見或只召一兩人對見商量此乃帝王常事祖宗之朝並亦如此不必拘守常例也取進旨

論罷鄭戩四路都部署劄子 同前

臣伏覩勑除鄭戩知永興軍仍兼陝西都部署自聞此命外人議論皆以爲非在臣愚之實亦未便竊以兵之勝負全由處置如何臣見用兵以來累次更改或四路都置部署或分而各領一方乍合乍離各有利害惟夏竦往年所任鄭戩今日之權失策最多請試條列臣聞古之善用將者先問能將幾何今而不復問戩能將幾何直以關中數十州之廣蕃漢十萬之兵沿邊二三千里之事盡以委之此其失者一也或曰戩雖名都部署而諸路自各有將又其大事不令專制而必稟朝廷假如邊將有大事先稟於戩又稟於朝廷朝廷議定下戩戩始下於沿邊只此一端自可敗事其失二也今大事戩既不專若小事又不由戩則部署一職止是虛名若小事一一問戩則四

路去永興皆數百里其寨栅遠者千餘里使戩一一
處分合宜尚有遲緩之失萬一耳目不及處置失宜
則爲害不細其失三也若大小事都不由戩而但使
帶其權豈有數十州之廣數十萬之兵二三千里之
邊事作一虛名使爲無權之大將若知戩可用則推
心用之若知不可用則善罷之豈可盡關中之大設
爲虛名而以不誠待人其失四也今都部署名統四
路而諸將事無大小不稟可行則四路偏裨各見其
將不由都帥則上下相効皆欲自專其失五也今都
部署是大將反不得節制四路而逐路是都帥部將
却得專制一方則委任之意大小乖殊軍法難行名
體不順其失六也若知戩果不可大用但不敢直罷
其職則是大臣顧人情避己怨如此作事何以弭息
人言其失七也料朝廷忽有此命必因韓琦等近自
西來有此擘畫琦等身在邊陲曾爲將帥豈可如此
失計臣今欲乞令兩府之臣明議四路不當置都部
署利害其鄭戩既不可內居永興而遥制四路則乞
落其虛名只令坐鎮長安撫民臨政以爲關中之重
其任所繫亦大而使四路各責其將則事名一作體皆
順處置合宜今取進止

論凌景陽三人不宜與館職奏狀 慶曆三年

右臣今日竊聞凌景陽召試館職外議皆以爲非臣
聞聖王之以風化勵天下不能家至戶到但進一善
人則天下勸退一不肖則天下懼用功至簡其益極
多苟賞罰之過差繫朝廷之得失伏况國家自祖宗
以來崇建館閣本以優待賢材至於侍從之臣宰輔
之器皆從此出其選非輕如凌景陽者粗覩文學本
實凡庸近又聞與在京酒店戶孫氏結婚推此一節
其他可知物論喧然共以爲醜此豈足以當國家優
待賢材之選又聞夏有章魏廷堅等亦皆得旨將試
館職此二人者皆有贓污著在刑書此尤不可玷辱
朝化其凌景陽今已就試乞不與館職有章廷堅乞
更不召試竊以累年以來風教廢壞士無廉耻之節
官多冒濫之稱當其積習因循則不以爲怪如欲澄
清治化則宜革此風臣謂黜此三人則天下士人當
脩名節臣職在諫諍忝司耳目採是非之公論合具
寀陳見選任之非人皆當論列謹具狀奏聞伏候勑
旨 景陽轉一官知和州有章追官罷試景陽集賢晏公舉有章試相陳公舉廷堅兩制進狀舉

論按察官吏第二狀 同前

右臣近曾上言爲天下官吏冗濫者多乞遣使分行

按察昨日竊覩降勑下諸路轉運使司令兼按察使竊以轉運使自合察舉本部官吏今若特置使名更加約束則於常行之制頗爲得宜必欲救弊於時則未盡善且臣初乞差按察使者蓋欲朝廷精選強明之士竊聞朝議是一作以所選非人故不遣使今所委轉運使豈盡得人乎其間昏老病患者有之懦弱不材者有之貪贓失職者有之此等之人自當按劾豈可更令按察其間縱有材能之吏又以幹運財賦有米鹽之繁供給軍須有星火之急旣不暇遍走州縣專心察視則稽遲鹵莽不得無之故臣謂轉運使兼

按察使不材者旣不能舉職材者又不暇盡心徒見空文恐無實効在於事體不若專遣使人伏自兵興累年天下困弊飢荒疲瘵旣無力以賑救調斂科率又無由而減省徒有憂民之意絶無撫惠之方若但能逐去冗官不令貪暴選用良吏各使撫綏惟此一事及民最切苟可爲人之利何憚遣使之勞況自近年累遣安撫豈於今日頓以爲難今必恐三丞至郎中内難得其人卽乞且依前後安撫於侍從臣寮及臺官館職中選差十數人小處路分兼察兩路其侍從臣寮仍各令自辟判官分行採訪用臣前來起請

事件施行其轉運兼按察使若能精選其人亦乞著令爲今後常行之制臣伏思從來臣寮非不言事朝廷非不施行患在但著空文不責實効故改更雖數號令雖煩上下因循了無所益今必欲日新求治革弊救時則須在力行方能濟務臣所言者生民之急一有務字也天下之利也不徒略行一二分以塞言責而已伏望留意詳擇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再論按察官吏狀 同前

右臣自初忝諫官於第一次上殿日首曾建言方今天下凋殘公私困急全由官吏冗濫者多乞朝廷選

差按察使糾舉年老病患贓汚不材四色之人以行澄汰仍具陳按察之法條目甚詳如臣之議蓋欲使使者四出而天下悚然知朝廷有賞善罰惡之意然後按文責實甚惡者黜有善者升中材之人盡使警勵凡臣所言者乃所以救民急病革數一作十年蠹弊之事若非遭逢聖主鋭意求治之時上下力行之不可也奈何議者憚於作事惟樂因循秖命諸路轉運使就兼其職命出之日外論皆謂諸路之中貪贓如魏兼老病如陳杲懦惡如錢延年庸常齪齪如袁抗張可久之輩盡爲轉運使皆自是可黜之人必不

能舉職臣亦再具論奏其議格而不行按察空名今遂寖發生民蠹病日益可哀伏見陛下聖德日新憂心庶政近發手詔督勵宰輔然天下之事積弊已多如治亂絲未知頭緒欲事事更改則力未能周而煩擾難行欲漸漸整頓則困弊已極而未見速効臣謂如欲用功少爲利博及民速於事切則莫若精選明幹朝臣十許人分行天下盡籍官吏能否而升黜之如臣前所陳者而後可臣聞治天下者如農夫之治田不可一槩也蒿萊蕪穢久荒之地必先力加墾闢芟除待其成田然後以時耘耔冗濫之官蕪穢天下久矣必先力行澄汰待其百職粗治然後精選有司常令糾舉今特遣之使如久荒而芟闢也轉運兼按察乃以時之耘耔者耳寬猛疾徐各有所宜也漢時刺舉唐世黜陟使考課使之類歲歲遣出祖宗朝亦有考課院蓋按察升黜古今常法非是難行之異事也方今言事者多以高論見棄或以有害難行如臣所言只是選十餘人明幹朝臣察視官吏善惡灼然有迹易見者著之簿籍朝廷詳之黜其甚者耳臣自謂於論不爲甚高（高善高三字一作過）行之有利無害然尚慮議者未以爲然謹條陳冗官利害六事以明利博効速而可行不疑伏望聖慈特賜裁擇如有可採乞早施行

一曰去冗官則民之科率十分減九

臣伏見兵興以來公私困弊者不惟賦歛繁重全由官吏爲姦每或科率一物則貪殘之吏先於百姓而刻剝老繆之吏恣其群下之誅求朝廷得其一分姦吏取其十倍民之重困其害在斯今若去此四色冗官代以循良之吏事隨便宜絕去掊搜使民專供朝廷實數科率免却州縣分外誅求故臣謂於民力十分減九也比於別圖減省細碎無益者其利博矣

二曰不材之人爲害深於贓吏

國家之法除贓吏因民告發者乃行之其他不材之人大者壞州小者壞縣皆明知而不問臣謂凡贓吏多是强黠之人所取在於豪富或不及貧弱不材之人不能馭下雖其一身不能乞取而恣其群下（下字一作不過）共行誅剝更無貧富皆被其殃爲害至深縱而不問故臣尤欲盡取老病繆懦者與贓吏一例黜之

三曰內外一體若外官不澄則朝廷無由致治

今朝廷雖有號令之善者降出外方若落四色
冗官之手則或施設乖方不如朝廷本意反為
民害或稽滯廢失全不施行而人無糺舉弃（一作
多）作空文若外邊去却冗官盡得良吏則朝廷
所下之令雖有乖錯彼亦自能回改或執奏更
易終不至為大害是民之得失不獨上損朝廷
全繫官吏善惡以此而言冗官豈可不去

四曰去冗官則吏員清簡差遣通流

今天下官有定員而入仕之人無定數既不黜
陟冒濫者多差遣不行賢愚同滯每有一闕衆
人爭之（一作競爭）爭得者無廉恥之風不得者騰怨
嗟之口濫官之弊近古無之今若擇四色冗官
去之則待闕之人可無愆滯

五曰去冗官則中材之人可使勸懼

今天下官吏豈必盡是不材蓋為朝廷本無黜
陟善惡不分今若見國家責實求治逐一（求治足
四字一作是求）人人精別則中材之人皆自勉強不敢
因循雖有貪殘亦須斂手

六曰去冗官則不過朞月民受其賜

方今朝廷雖有變（一作更）念疲民之意然上下困
之必未有餘力廣惠及民若但去冗官則民受
速賜蓋臣常見外處州縣每一繆官替去一能
者代之不過數日民已歌謡今若盡去冗濫之
吏而以能吏代之不過朞月民即（一作必）受賜此
臣所謂及民速於事切者也

論禁止無名子傷毀近臣狀（同前）

右臣竊見前年宋庠等出外之時京師先有無名子
詩一首傳於中外尋而庠罷政事近又風聞外有小
人欲中傷三司使王堯臣者復作無名子詩一篇略
聞其一兩句臣自聞此詩日夕疑駭深思事理不可
不言伏以陛下視聽聰明外邊事無小大無不知者
竊恐此詩流傳漸廣須達聖聰臣忝為陛下耳目之
官不欲小人浮謗之言上惑天聽合先論列以杜姦
讒況自兵興累年繼以災旱民財困竭國帑空虛天
下安危繫於財用虛實三司之職其任非輕近自姚
仲孫罷去之後朝廷以積年蠹弊貪虛窘乏之三司
材與堯臣仰其辦事乃是陛下委信責成之日堯臣
多方展効之時臣備見從前任人率多顧惜祿位寧
可敗事於國不肯當怨於身如堯臣者領職以來未
及一月自副使以下不才者悉請換易足見其不避

嫌怨不徇人情竭力救時以身當事今若下容讒間上不主張則不惟材智之臣無由展効亦恐忠義之士自此解體臣恐作詩者（者字一作之人）雖不知其姓名竊慮在朝之臣有名位與堯臣相類者嫉其任用故欲中傷只知爭進於一時不思沮國之大計伏自陛下罷去呂夷簡夏竦之後進用韓琦范仲淹以來天下欣然皆賀聖德君子既蒙進用小人自恐道消故共（一作只）喧然務騰讒口欲惑君聽欲沮好人不早絶之恐終敗事況今三司盡弊已深四方匱乏已極堯臣必須大有更張方能集事未容展効已被謗言臣近日已聞浮議紛然去堯臣更易官吏專權侵政今又造此詩語搖惑群情若不止之則今後陛下無以使人忠臣無由事主讒言罔極自古所患若一啓其漸則扇惑群小動搖大臣貽患朝廷何所不至伏望特降詔書戒勵臣下敢有造作言語誣構陰私者一切禁之及有轉相傳誦則必推究其所來重行朝典所貴禁止讒巧保全善人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勑出賞錢）

（官[illegible]小人不便進作言語[illegible]及動搖出自此[illegible]）

奏議卷第一

論按察官吏劄子 進奏院（官一作）才幹（一作勤幹）

乞詔諭陝西將官劄子 乞速詔（臣此狀上一有二字）

論元昊來人[illegible]劄子 及聞（又一作聞）庶可（乃一作可）

論[illegible]劄子 並亦知此（亦字下一有許字）

論罷鄭戩四路都部署劄子 止是虛名（名一作虛名可）千餘里（千里一作）及

論[illegible]館職奏狀 玷辱（此上一有以字）

論按察官吏第二狀 更令按察（四字一作勸人）材者又（者一作封）

不徒畧行（畧行一作但言）

再論按察官吏狀 蓋欲（一作本欲）甚惡（一作其惡）有善（一作其善）華

數（[illegible]）一空名（空一作文）代以備（此上一有而字）豪富（此下一有之字）

補三四色（此十字一有）稽滯（一作淹滯）替去（此下一有得字）數目（一作數用）

即受賜（一作其賜受）

慶曆二年公爲校理嘗上書引李希烈事乞免富弼使虜見蘇文忠公所作富公神道碑而書逸

奏議卷第二　　歐陽文忠公集九十八

諫院

論沂州軍賊王倫事宜劄子　慶曆三年

臣近聞沂州軍賊王倫等殺卻忠佐朱進打劫沂密海揚泗楚等州邀呼官吏公取器甲横行淮海如履無人比至高郵軍已及二三百人皆面刺天降聖捷指揮字號其王倫仍衣黄衫據其所爲豈是常賊驟聞可駭深思可憂臣竊見自古國家禍亂皆因兵革先興而盜賊繼起遂至横流後漢隋唐之事可以爲鑒國家自用兵興必知須有盜賊便合先事爲備而謀國之臣昧於先見致近年盜賊縱横不能撲滅未形之事雖或有所不及已兆之患豈可因循不爲臣過思天下州軍無一處有備假令王倫等周遊江海之上驅集罪人徒衆漸多南越閩廣而斷大嶺西走巴峽以窺兩蜀所在空然誰能禦之（御一作禦）若不多爲方略竊恐未可剪除而朝廷之臣尚若常事不過差一兩人使臣領兵捕捉此外更無處置竊以去患宜速防禍在微伏望陛下深懼禍端督責宰輔早爲擘畫速務剪除臣亦有短見數事謹具條列以裨萬一

一乞訪尋被殺朱進或有兒男便與一官令其捕賊以復父讎仍許全乘驛隨逐（處一作）指射兵士隨行

一竊知王倫在沂密間只有四五十人及至高郵已二三百人皆是平民被其驅脅欲乞除軍賊不赦外特赦驅脅之人先與安慰其家各令家人以書招諭有能殺軍賊脱身自歸者等第重與酬賞可使自相疑貳壞散兇徒

一竊慮江淮諸處先有賊盜漸與王倫合勢則兇徒轉熾卒難剪滅欲乞指揮募諸處未獲盜賊有能謀殺軍賊者亦等第重行酬獎可使賊心自疑徒黨難集

一乞出榜招募諸處下第舉人及山林隱士負犯流落之人有能以身入賊筭殺首領及設計誤賊陷於可敗之地者重與酬獎所貴兇黨懷疑不肯招延無賴之人以爲謀主

一竊見朝廷雖差使臣領兵追捕而兇賊已過劫江淮深慮趕趁（趁一作趕）不及徒黨漸多欲乞特差中使馳騎先計會沿江淮諸路州軍會合巡檢縣尉預先等截續發禁兵隨後追逐所貴不至走透

右臣所陳五事伏乞詳擇施行外有先被王倫脅從人等首身者百餘人其中有當與酬賞及合行分配者乞早賜施行用安反側謹具狀奏聞

論王舉正范仲淹等劄子 慶曆三年

臣伏見朝廷擢用韓琦范仲淹為樞密副使萬口懽呼皆謂陛下得人矣然韓琦稟性忠鯁遇事不避若在樞府必能舉職不須更藉仲淹如仲淹者素有大材天下之人皆許其有宰輔之業外議皆謂在朝之臣忌仲淹材名者甚衆陛下既能不惑衆說出於獨斷而用之是深知其可用矣可惜不令(一本有字)大用蓋樞府只掌兵戎中書乃是天下根本萬事無不總治伏望陛下且令韓琦佐樞府移仲淹於中書使得參預大政況今參知政事王舉正最號不才久居柄用柔懦不能曉事緘默無所建明且可罷之以避賢路或未欲罷亦可且令與仲淹對換當今四方多事二虜交侵正是急於用人之際凡不堪大用者去之乃叶天下公論不必待其作過亦不須俟其自退也況若令與仲淹對換則於舉正不離兩府全無所損伏望陛下思國家安危大計不必顧惜不材之人使妨占賢路如允臣所請即乞留中特出聖斷指揮或尚未欲施行即乞降付中書令舉正自量材業優劣何如仲淹若實不如即須自求引避以副中外公議取進止

論趙振不可將兵劄子 同前

臣風聞河東近日累奏事宜探得昊賊點集兵馬伏緣昨来張延壽議和之際尚有朝廷未許事節深慮狂賊因忿出兵即三路邊防皆合設備伏見河東都部署明鎬雖是材臣未諳戰陣副部署趙振人品庸劣全不知兵只是好交結沽買聲譽所以不因功業擢至將帥前在延州邊致敗誤雖行責降不及朞年却授兵權全無報効其人少壯尚不堪用今又年老病患全然不堪戰鬭一旦臨事必誤國家臣聞將者國之司命今陛下安危之機繫於將帥而河東一路無一戰將只有趙振老病一人而已細思此事大可寒心苟有誤事憂在朝廷其趙振伏乞速下本路體量如或實老病不任即乞罷歸散秩別委將臣竊以河東一路兵馬極多豈是蓄養病將之處西北二虜為患如此亦非趙振可當若使臨事敗誤悔恐不及伏望聖慈深思大計無惜一老病敗事之人取進止

再論王倫事宜劄子 同前

臣竊見近日四方盜賊漸多兇鋒漸熾撲滅漸難皆由國家素無禦備官吏不畏賞罰臣謂夷狄者皮膚之患尚可治盜賊者腹心之疾深可憂而朝廷弛緩終未留意每遇有一火賊則臨事驚駭倉皇旋發兵馬終不思經久禦賊之計只如王倫者今若幸而剪撲則其殺害人民為患已廣如更未能剪撲使其據城邑則患禍不細矣臣數日前已有奏論只是條列招捉王倫一火事宜至如池州解州南京鄧州諸處強賊甚多今後亦須禁絕其端不可更令頻有臣欲乞陛下特勅兩府大臣議定經制臣亦有短見數事備列如後

一臣竊見（知一作）王倫所過楚泰等州知縣縣尉巡檢等並不鬬敵却赴王倫茶酒致被奪却衣甲蓋由法令不峻無所畏懼官吏見（知一作）朝廷寬仁必不深罪而賊黨兇虐時下可懼寧是畏賊不畏朝法臣今欲乞凡王倫所過州縣奪却衣甲處官吏並與追官勒停其巡檢仍先除名令白身從軍自効候賊破日却議敘用仍今後用此為例

一外處知州本號郡將都監監押只管在城巡檢若賊入城不能擒捕則設之何用臣欲乞應有不能禦備致賊人入城打劫不尋時鬬敵致全火走透者知州亦特勒停都監監押除名白身從軍自効能獲賊則議敘用

一臣見諸處有賊多是自京師別差使臣兵馬捉殺則本地分元置都監巡檢縣尉等設之何用每有些小賊盜不獲又無深責稍似強賊則別差人捉殺如此可以推避因循臣欲乞若朝廷別差人捉獲則本地分巡檢縣尉仍坐全不獲賊之罪及從初不切收補致走透他處及潰散後別地分巡檢縣尉捉獲者元出賊處官吏不得與破全火批書

一竊見諸處縣尉多是新及第少年儒生怯懦往往不能捉賊虛令陷罪臣今欲乞下銓司詳議選擇縣尉之格以武勇人材堪充者充仍重定賞罰之法其（若一作）見今有新及第少年怯懦者委諸路按察使先次舉奏替換

一臣竊見自來所差巡檢兵士多不能捕賊反與州縣為患臣今欲乞自朝廷選募使臣令使臣自選募兵卒不拘廂禁軍令所在州軍指名抽

射仍重立賞罰之法

論蘇紳姦邪不宜侍從劄子 同前

臣昨日竊聞勅除太常博士馬端爲監察御史中外聞之莫不驚駭端爲性險巧本非正人往年常發其母陰事母坐杖脊端爲人子不能以禮法防其家陷其母於過惡又不能容隱使母被刑理合蒙羞負恨終身不齒官職豈可更爲天子法官臣不知朝廷何故如此用人縱使天下全無好人亦當虛此一位不可使端居之況剛明方正之士不少臣求其故蓋是從初不合令蘇紳舉人紳之姦邪天下共惡視正人端士（一作端人正士）如仇讎惟與小人氣類相合宜其所舉如此也端之醜惡人誰不知而紳（一作但）敢欺罔朝廷者獨謂陛下不知耳此一事尚敢欺罔（一作罔）人主其餘讒毀忠良以是爲非之說其可信乎其馬端伏乞追寢成命蘇紳受詔舉此醜惡之人罔上欺下亦乞坐此黜外任不可更令爲人主侍從取進止

論乞令百官議事劄子 同前

臣伏見祖宗時猶用漢唐之法凡有軍國大事及大（一作不決）刑獄皆集百官參議蓋聖人慎於臨事不敢專任獨見欲採天下公論擇其所長以助不逮之意也方今朝廷議事之體與祖宗之意相背每有大事祕不使人知之惟小事可以自決者卻送兩制定議兩制知非急務故忽略拖延動經年歲其中時有一兩事體大者亦與小事一例忽之至於大事祕而不宣此尤不便當處事之始雖侍從之列（一作州）皆不與聞已行之後事須彰布縱有舛誤卻欲論列則追之不及況外廷百官疎遠者雖欲有言陛下豈得而用哉所以兵興數年西北二方累有事宜處置多繆者皆由大臣自無謀慮而杜塞衆見也臣今欲乞凡有軍國大事度外廷須知而不可祕密者如北虜去年有請合從與不合從西戎今歲求和當許與不當許凡如此事之類皆下百官廷議隨其所見同異各令署狀而陛下擇其長者而行之不惟慎重大事廣採衆見兼又於庶官寒賤疎遠人中時因議論可見其高材敏識者國家得以用之若百官都無所長則自用廟堂之議至於小事並乞只令兩府自定其錢穀合要見本末則召三司官吏至兩府討尋供析而使大臣自擇至於禮法亦可召禮官法官詢問如此則事之大小各得其體如允臣所請且乞將西戎請和一事先集百官廷議取進止

論諫院宜知外事劄子 同前

臣竊聞近日爲軍賊王倫事江淮州軍頻有奏報朝廷不欲人知召進奏官等於樞密院責狀不令漏泄指揮甚嚴不知此事出於聖旨或只是兩府大臣意欲如此以臣料之爲近日言賊事者多朝廷欲人不知以塞言路耳臣謂方今多事之際雖有獨見之明尚須博採善謀以求衆助豈可壅蔽塞聽杜塞人口況朝廷處事未必盡能合宜臣下獻忠未必全無可採至如王倫驅殺士民攻劫州縣江淮之上千里驚擾事已若斯何由掩蓋當今列辟之士極有憂國之人欲爲人主獻言常患聞事不的況臺諫之官尤(一作元)是本職凡有論列貴在事初善則開端惡則杜漸言於未發庶易回改今事無大小常患後時或號令已行或事迹已布縱欲論救多不能及若更祕密不使聞知則言事之臣何由獻說臣今欲乞指揮進奏院凡有事非實封者不須祕密臣因此更有起請事件畫一如後

一竊見御史臺見有進奏官逐日專供報狀欲乞依御史臺例選差進奏官一人凡有外方奏事及朝廷詔令除改並限當日內報諫院

一竊見唐制諫臣爲供奉之官常在天子仗內朝廷密議皆得聞之今雖未曾依復舊制欲乞凡遇朝廷有大處置四方奏報事非常程及諫官風聞事未得實者並許詣兩府請問庶知審實得以論列

右件二事如允臣所請乞降指揮施行取進止

論河北守備事宜劄子 同前

臣伏見朝廷方遣使與西賊議通和之約近日竊聞邊臣頻得北界文字來問西夏約和了與未了苟實如此事深可憂臣以謂天下之患不在西戎而在北虜縱使無此文字終須貽患朝廷契丹通好僅四十年無有纖介之隙而輒萌姦計妄有請求竊以戎狄貪惏性同犬彘遇强則伏見弱便欺見我無謀動皆屈就謂我爲弱知我可(一作易)欺故添以金繒未滿其志更邀名分抑使必從無事而來尚猶如此若更因西事攬以爲功別有過求將何塞請此天下之人無愚與智共爲朝廷寒心者也今若果有文字來督通和之事則臣謂醜虜狂計其迹已萌不和則詰我違言既和則論功責報不出年歲恐須動作苟難曲就必至交兵至於選將練師既難卒辦禦戎制勝當在

機先（一有然字）臣竊惟在朝之臣尚偷安靜自河以北絕無處置因循弛慢誰復挂心豈可待虜使在廷寇兵壓境然後計無所出空務張皇而已哉今國家必謂兩意雖乖尚牽盟誓邊防處置夫敢張皇以臣思之莫若精選材臣付與邊郡使其各圖禦備密務修完此最為得也況今邊防處置百事乖方惟有擇人最為首務今北邊要害州軍不過十有餘處於文武臣寮中選擇十餘人不為難得各以一州付之使其各得便宜如理家事完城壘訓兵戎習山川蓄粮食凡百自辦不煩朝廷經度以為預備尚可枝梧至如鎮定一路最為要害張存昔在延州以不了事罷去今乃委以鎮府王克基凡庸輕巧非將臣之材而任定州其餘州郡多匪其人臣欲乞陛下特詔兩府大臣取見在邊郡守臣可以禦敵捍城訓兵待戰者留之其餘中常之材不堪邊任者悉行換易若（一有使字）秋風漸勁虜驁（一作慓）有端陛下試思邊鄙之臣誰堪力戰朝廷之將誰可出師當臣初十諫職之時見朝廷進退大臣陛下銳意求治必謂群臣自此震懾百事自此脩舉西北二事最為大者自當處置不徒人言及就職以來已數十日而政令之出漸循舊弊惟言事之臣拾遺補闕者勉強施行其一二至如講大利害正大紀綱外制四夷內紓百姓凡廟堂帷幄之謀未有一事施行於外者臣忝司諫諍豈敢不言伏望陛下不忘社稷之深耻無使夷狄之叉侵駭發天威皆勵臣下仍（一作乃）乞詢問兩府大臣西鄙和與不和能保契丹別無辭說否苟有所說能以廟謀奇筭沮止之否苟無謀以止之則練兵選將備邊待寇賊至而後圖能不敗事否臣願陛下勿謂去歲六符之來可以賄解今而有請則事難從矣勿謂累年西賊為患習以為常若此事一動則天下搖矣臣所言者社稷之大計也願陛下留意而行之取進止

論軍中選將劄子（同前）

臣伏見國家自西鄙用兵累經敗失京師勁卒多在征行禁衛諸軍全然寡少又無將帥以備爪牙方今為國計者但務外憂夷狄專意邊陲殊不思根本內虛朝廷勢弱萬一有事（一作有萬一事）無以枝梧今軍帥皆備非其人禁兵驕惰不可用此朝廷自以為患不待臣言而可知也臣亦歷考前世有國之君多於無事之際恃安忘危備患不謹使禍起倉卒而至敗亡者有矣然未有於用兵之時而反忘武備如今日者兵

法曰將者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今外以李昭亮王克基輩當契丹內以曹琮李用和等衛天子如當今之事勢而以民之司命國之安危繫此數人安得不取笑四夷遺其輕侮臣謂去歲北虜忽興狂悖今年元昊妄有請求若使朝廷有一二人中材之將叩頭効死奮身請戰誓雪君耻少增國威則戎狄未敢侵陵朝廷未至屈辱奈何自中及外都無一人旣無可恃以力爭遂至甘心於自弱夫天下至廣遂無一人者非真無人也但求之不勤不至耳臣伏思自用兵以來朝廷求將之法不過命近臣舉朝士煥武官及還試班行方略等人而已近臣所舉不過俗吏材幹之士班行所選乃是弓馬一夫之勇至於方略之人尤爲乖濫試中者僅堪借職縣尉參軍齋挽而已於此求將而欲捍當今之患此所以困天下而敗於（一作取）夷狄者也臣不知朝廷以此數事爲求將之術果是乎果非乎以爲是則所得何人知其非則盍思改革又不知朝廷以將爲易得乎爲難得乎爲易得則數歲未見一人知其難得則當多方用意早思求擇俟其臨患何可得乎伏望陛下特詔兩府大臣別議求將之法盡去循常之格以求非常之人苟非不次以用人難拘當今之大患臣亦嘗有愚見久欲條陳若必講求庶可參用臣伏見唐及五代至乎國朝征伐四方立功行陣其間名將多出軍卒只如西鄙用兵以來武將稍可稱者往往出於軍中臣故謂只於軍中自可求將試略言求將之法謹條如左

凡求將之法先取近下禁軍至廂軍中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一作凡）因其伎同者每百人團爲一隊而教之較其伎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隊將此一人伎勇實能服其百人矣以爲百人之將可也合十隊將而又教之較其伎精而最勇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禆將此一人之伎勇實能服其千人矣以爲千人之將可也合十禆將而又教之夫伎勇出千人之上而難爲勝矣則當擇（一作較）其有識見知變通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大將此一人之伎勇乃萬人之選而又粗知變通因擇智謀之佐以輔之以爲萬人之將可也幸而有伎勇不足而材識出乎萬人之外者此不世之奇將非常格之所求也臣所謂只於軍中自可求將者此也誠能如此得五七

萬兵隨而又得萬人之將五七人下至千人百人之將皆自足然後別立軍名而爲階級之制每萬人爲一軍以備宿衛有事則行師出征無事則坐威天下比夫以豐衣厚祿養驕惰無用之卒而逡巡次補至于校帥皆是凡愚暗懦之人得失相萬矣若臣之説果可施行俟成一軍則代舊禁兵萬人散出之使就食于外新置之兵使制其始稍增舊給不一作少使太優常役其力不令驕惰比及新兵成立舊兵出盡則京師減冗費得精兵此之爲利又遠矣

右臣所陳只是選勇將訓衛兵之一法耳如得逵破賊奇才異略之人不可謂無伏乞早賜留意精求謹具奏聞伏候勑旨

奏議卷第二

再論王倫事宜劄子　仍先 先一作乞

論諫院宜知外事劄子　雖未曾 曾一作嘗

論河北守備事宜劄子　約和 和下一有之事二字　若更因 因一作使

史因駿發 發一作發

論軍中選將劄子　爲易得 爲字上一有此字

奏議卷第三　　歐陽文忠公集九十九

諫院

論郭承祐不可將兵狀 慶曆三年

右臣伏聞朝旨用郭承祐爲鎮定部署臣自聞此除改夙夜思惟 一作見朝廷以非才爲鎮定路總管事關利害臣職當言 國家用兵已五六年未有纖毫所得挫盡朝廷威勢困却天下生靈細 一作不 思厥由其失安在患在朝廷拘守常例不肯越次擇材心知小 一作非 人付以重 一作要 任後雖敗事亦終不悔今每有除擬 一作不當 是人或問於大臣則曰雖知非材捨此別無人 一有矣字 甚者欲塞人言則必曰爾試別思更有誰可用乎 一作者 臣亦嘗聞此言每退而歎息夫所謂別無人者豈是天下真無人乎蓋不力 一作肯 求之耳今不肯勞心 一無二字 選 一作揀 擇越 一作不 次而用 一有而字 但守常循例輕用小人寧誤大計一誤不 一作一 悔後又復然至如 一無如字 葛懷敏頃在西邊天下皆知其不可當時議者但曰捨懷敏 一有時字 別未有人雖爲換易 一無此四字 及其戰敗身亡橫尸原野懷敏既不復生亦須別求 一有須作別 人用臣謂 一作且二字 今日任 一作用 承祐亦猶當時用懷敏也況如 一無如字 承祐者凡庸 一無上字 奴隸之才不及懷敏遠甚頃在澶州只

今(一有年字)築(一有州字)城幾至生變豈可當此一路(一作進)臣
謂朝廷(一作天下)非不知承祐非才議者不過曰例當敘
進別更無人此乃因循之說爾方今黠(一作既)虜狂謀
禍端已兆中外之士(一無二字)見國家輕忽戎患弛武此
方人皆獻言願早爲備忽見如此除改誰不驚憂前
者劉六符再(一作習)來(一有使使二字)朝廷忍恥就議蓋爲河
朔無可自(一作盡可素)恃難與速(一作力)爭須至屈意苟和
少寬禍患今幸得此自紓之計所宜多方汲汲(二字一無)
精意(一作選)將臣先爲禦(一作護)備猶恐不及豈是因循
守例輕任(一作用)小人之日也(一無也字)其郭承祐欲乞早
移與一不用兵處知州或召還別與一閑慢職秩若
欲録其勤(一作勳)舊優其戚里之恩閑官厚祿足可養
之不必須令君此要任伏願陛下深思大計不憚改
爲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論元昊來人不可令朝臣管伴劄子(同前)

臣風(一作竊)聞朝旨(一作是)欲以殿中丞任顓管領元昊
遣來一行人等(一本此十字只作管待四人)臣竊知元昊此來全
無好意(一無此四字)不(一作未)肯稱臣(一有又字)索物太多其志
不小(一作少)乃是欲以強相迫脅爾(一無此九字)朝廷既(一作
必)不能從則待其來人凡事不可過分至於禮數厚
薄賜與多少雖去小事不足較量然於事體之間所
繫者大凡兵交之使來入(一無入字)大國必須窺伺將相
勇怯覘察國家強弱若(一作如)見朝廷威怒未息(一作四)
事勢(一作差)未削則必內憂斬戮決恐拘留(一本此十二字只作
其則亡有斬使出矣之權物日資賄之費)使其偶得生歸自爲大幸則我
弱形未露壯論可持今若使損國威過加厚禮先爲
自弱長彼驕心使其知我可欺則議論愈(一作論事益)難
合矣必若成就其事尤須鎮重爲先況其議必不成
可惜空損事體前次元昊來人至少朝廷只差(一作止)
一班行(一有人字)待之今來漸多遂差朝士若其後次(一無
大字)來者漸(一作更)盛則必須差近侍矣是彼(一本無字作今賊)
轉自強我轉自弱(一有夷字)況聞邵良佐昨來往彼僅免
屈辱而還則彼雖戎(一作夷)狄不謂無謀今其來人必
須極驕強辭以圖相勝若能(一無能字)先薄其禮以折之
亦挫賊(一作虜挫)之一端也其元昊來人欲乞更不差官
管領送置驛中不須急問(一料其字下光一字止作至羅探侍而比外前次更
模可成)至於監視饋犒(一作館待)傳遺語言一了(一作畢)事班
行足(一作可)矣臣料今國家若不能曲從其意即(一本無此
十字)雖尊寵(一無寵字)來人厚加禮遇(一本人字下四字作而不從甚損則)元
昊不免出兵(一無此二字)攻寇(一有遠郎字)逞(一作肆)彼忿心等

是不和何必自戲事（一作國）體不若急脩（一作進破）邊備以
圖勝筭（一作廟勝）取進止（三字一作惟陛下留意）

論元昊不可稱吾祖劄子（同前）

臣伏見如定等來西賊欲稱吾祖竊聞朝議已不許之今日風聞議却未定不知虛的深切驚憂且吾祖兩字是何等語便當拒絕理在不疑安有未定之說哉夫吾者我也祖者俗所謂翁也今匹夫臣庶尚不肯妄呼人爲父若欲許其稱此號則今後詔書須呼吾祖是欲使朝廷呼蕃賊爲我翁矣不知何人敢開此口且蕃賊撰此名號之時故欲侮翫中國而已今若得其稱臣則此二字尤須論辨今自元昊已下名稱官號皆用夷狄若蕃語兀卒華言吾祖則今賊中每事自用夷禮安得惟於此號獨用華言而不稱兀卒且彼於我稱臣而使我呼爲祖於禮非便故當以此折之可也朝廷自有西事以來處置乖方取笑於人者多矣未有如此一事最可笑也竊慮小人妄有議論伏乞拒而不聽取進止

論乞廷議元昊通和事狀（同前）

右臣近有奏論今後軍國大事不須秘密請集百官廷議近聞（以上一作此見）元昊再遣使人將至闕下（一無下字）和之與否決在此行竊計廟謀合思成筭臣謂此最大事也天下安危繫之今公卿士大夫愛君憂國者人人各爲陛下深思極（一作遠）慮惟恐廟堂之失策遂落夷狄之姦謀衆口云云（一作紛紛）各有論議一曰天下困矣不和則力不能支少屈就之可以紓患一曰羌夷險詐雖和而不敢罷兵則與不和無異是空包（一作抱）屈就之羞全無紓患之實一曰自屈志（一無三字）此講和之後（一有不疲敝字）退而休息練兵訓卒（一作訓兵練將）以爲後圖然此亦必不能者只以河朔（一有料字）之事可知蓋慮纔和之後便忘發憤因循弛廢（一作廢處）爲患轉深一曰縱使元昊復（一作稱）臣（一有而字）西邊減費不弛武備不忘後圖然猶有大可憂者北戎將（一作必）攬通和之事以爲己功過有邀求遂興兵革是暫息小患於關西復生大患於河北臣忝爲耳目之官見國有大事旁採外議（一作論）所聞如此異同然大抵皆謂就和則難不和則易不和則害少和則害多然臣又不知朝廷之意其議云何臣見漢唐故事（一有祖宗舊制）大事必須廷（一作集）議蓋以朝廷示廣大不欲自狹謀臣思公共不敢自強故舉事多藏衆心皆服伏思國家自兵興以來常祕大事初欲隱藏護惜不使人知及其處置乖違豈

能掩蔽臣謂莫若採大公之議收衆善之謀待其都
無所長(四字一作言無可採)所自用廟謀(一有曰亦)未晚其元昊請
和一事伏乞(二字作請)一於使人未至之前(一有先字)集百官
廷議臣只自朝夕以來諸處詢訪已聞衆說如此若
使並集於廷各陳所見必有長策以裨萬一(一有惟陛下裁)

(年無丁九字)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西賊議和利害狀(同前)

右臣伏自(一作見)如定等到京以來竊聞朝議不許賊
稱吾祖必欲令其稱臣然後許和此乃國家大計廟
堂得策蓋由陛下至聖至明不苟目前之事能慮嚮
去之憂斷自宸衷決定大議然數日來風聞頗有無
識之人妄陳愚見不思遠患欲急就和臣雖知必不
能上惑聖聰然亦慮萬一少生疑沮則必壞已成之
計臣職在言責理合辨明伏自西賊請和以來衆議
頗有異同多謂朝廷若許賊不稱臣則慮北戎別索
中國名分此誠大患然臣猶謂縱使賊肯稱臣則北
戎尚有邀功責報之患是臣與不臣皆有後害如不
得已則臣而通好猶勝不臣然於後患不免也此有
識之士憂國之人所以不顧急和者也今若不許通
和不過懼賊來寇耳且數年西兵遭賊而敗非是賊
能善戰蓋由我自繆謀今如遣范仲淹處置邊防稍
不失所(一有則字)賊之勝負尚未可知以彼驕兵當吾整
旅使我因而獲勝則善不可加但得兩不相傷亦已
足(一作)挫賊銳氣縱仲淹不幸小敗亦所失不至如前
後之繆謀(一作戰)是比於通和之後別有大患則所損
猶少此善筭之士見遠之人所以知不和害小而不
懼未和也臣謂方今不羞屈志急欲就和者其人有
五一曰不忠於陛下者欲急和二曰無識之人欲急
和三曰姦邪之人欲急和四曰疲兵懦將欲急和五
曰陝西之民欲急和自用兵以來君廟堂者勞於幹
運在邊鄙者勞於戎事若有避此勤勞苟欲陛下屈
節就和而自偷目下安逸他時後患任陛下獨當此
臣所謂不忠之臣欲急和者也和而偷安利在目下
和後大患伏而未發此臣所謂無識之人欲急和者
也自兵興以來陛下憂勤庶政今小人但欲苟和之
後寬陛下以太平無事而望聖心怠於庶政(一作事)因
欲進其邪佞惑亂聰明大抵古今人主憂勤小人所
不願也此臣所謂姦邪之人欲急和也屢敗之軍不
知得人則勝但謂賊來常敗此臣所謂懦將疲兵欲
急和也此四者皆不足聽也惟西民困乏意必望和

請因宣撫使告以朝廷非不欲和而賊未遜順之意然後深戒有司寬其力役可也其餘一切小人無識之論伏望聖慈絕而不聽使大議不沮而善筭有成則社稷之福也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論乞不遣張子奭使元昊劄子（同前）

臣竊聞昊賊來人議論數日全無遜順之意朝廷又欲遣張子奭復往賊中仍聞且只（今一字有）在延州伺候賊意待其來迎方敢前進不知果有如此議否若實有之大爲不便臣謂方今兩議未決正是各爭名分之時尤不可自虧事體元昊既見朝廷議論不合必料邊防須爲準備其偽以好辭來迎子奭使我望和而少弛然後不意以出（不一意作以出）攻子奭或被拘留或遭虐害以爲中國萬世之辱則悔何及焉雖不如此使子奭端坐延州不來省問欲歸則又慮來迎久待則寂然無報進退不得何耻如之蓋元昊已與中國三次商量必知難合子奭之往又別無議論未盡之事使（必一字有）不急求相見則於臣二說慮有一焉臣不知朝廷以昊賊爲可臣乎不可乎若有可臣則自當以重兵壓境仍選忠厚知謀之士直入賊中諭令臣伏如其不可則何必遣人或但欲遷延歲月不拒絕之則只當因如定之回賜以甘言許其厚賂諭以若能遜順則使通意邊臣俟得其實然後定議乃是未絕其來之意也不可令天子使臣待賊命而進退萬一遣其拒絕或被拘執則於事無益空損國威爲今計者不若速遣范仲淹嚴備邊境徐放如定等還當自爲謀以求勝筭取進止

論乞不受呂紹寧所進羨餘錢劄子（同前）

臣風聞料運使呂紹寧纔至淮南便進見錢十萬貫不知是（是一作）否臣見兵興以來天下困弊者非獨備邊之費半由官吏壞之今三司自爲闕錢累於東南刻剝及以穀帛回易則南方庫藏豈有剩錢閭里編民必無藏鏹故淮甸近歲號爲錢荒不知紹寧纔至淮南用何術於何處得此錢以進若將官庫錢上進則逐州合使錢處甚多必致闕乏若於民間科率則人力豈任且十萬貫錢國家得之所益至微外處取之爲害不細往年李定王逵（逵一作）革皆刻剝疲民進奉至今南方嗟怨況今年江淮王倫大（諸三改本自一作）嘗動役繼以蝗旱爲孽民間困窘尤要撫存而紹寧欺罔朝廷妄有進獻伏乞特降指揮下別路選差一精強官將淮南一路見管錢帛磨勘大數取見紹寧所

進何處得來苟涉欺妄乞賜重行朝典其所進錢伏乞聖慈拒而不受以彰朝廷均䘏外方防禦姦吏刻剥之意取進止

論孫抃不可使契丹劄子慶曆三年

臣伏見差孫抃等充契丹人使臣謂朝廷新遭契丹侮慢陵辱之後必能發憤每事挂心凡在機宜合慎措置及見抃等被選乃知忽忽慮患依舊因循今西賊議和事連北虜中間屢牒邊郡來問西事了與未了今專使到彼必先問及應對之際動關利害一言苟失爲患非輕豈可四人之中令抃先往抃本蜀人語音訛謬又其爲性靜默自安軍國之謀未嘗與議凡關機事多不諳詳臣聞古者遣使最號難才不受以辭許其專對蓋取其臨事而敵應卒史一作無窮今抃既不可預教以言則將何以應卒苟一踈脫取笑四夷其孫抃欲乞不令出使或恐中書不能逆抃人情尚執守一作前議即乞別令一人言語分明稍知朝廷事者先往貴不誤事且醜虜君臣頗爲強黠中國常落其計不可不知今欲雪前耻雖知未能其如後患豈可不慮伏望聖慈早令兩府別議取進止

論范仲淹宣慰陝西劄子同前

臣風聞如定等不久放還竊緣此來議論必未諧和須慮驕賊猖狂忿兵攻延凡關邊備正要枝梧伏覩朝旨已差范仲淹田況等爲宣撫使今日風聞韓琦以仲淹已作參政欲自請行不知是否以臣愚見不若且遣仲淹速去琦與仲淹皆是國家委任之臣材識俱堪信用然仲淹於陝西軍民恩信尤爲衆所推伏今若仲淹外捍寇兵而琦居中應副必能共濟大事庶免後艱若陛下以新用仲淹責其展効則且令了此一事伏邊防稍定不兩三月自可還朝既先弭於外虞可漸修於闕政今邊事是目下之急弊可還緩以失事機伏望斷自宸衷輟仲淹速去以備不虞取進止

奏議卷第三

[redacted]將至至一作到所聞如此異同一作

雖有異有同置一作措置

[redacted]紹寧所進此下一有自字

[redacted]際一作間

諫院

論京西賊事劄子 慶曆三年

臣竊聞近日張海郭貌山與范三等賊勢相合轉更猖狂諸處奏報日夕不絕伏惟聖慮必極憂勞不聞廟謀有何處置臣竊見朝廷作事常有後時之失又無慮遠之謀患到目前方始倉忙而失措事纔過後已却弛慢而因循昨王倫暴起京東轉攻淮南橫行千里旁若無人既於外處無兵須自京師發卒孫惟忠等未離都下而王倫已至和州矣賴其天幸偶自敗亡然而驅殺軍民焚燒城市瘡痍塗炭毒遍生靈此州郡素無守備而旋發追兵誤事後時之之字一作皆有明驗臣謂朝廷因此必悔前非須有改更以防後患而自王倫敗後居兩府者了無擘畫有上言者又不施行上下拖延日過一日遂致張海郭貌山等又起京西攻劫州縣橫行肆毒更甚王倫依前外處無兵又自京師發卒臣聞張海是李宗火內惡賊郭貌山在商山已及十年其驍勇兇姦不比王倫偶起之賊縱使官兵追及亦其勝負未知天下之憂恐自此始臣亦知近日臣寮上言賊事者甚衆竊慮兩府進呈文字之時必須奏言已差使臣選兵追捕將此拙計便為廟謀上寬聖懷苟自塞責張海等二百餘人盡有甲馬日行一二百里馬力困乏則奔別奪民間生馬乘騎竊料官兵必難追逐縱使追兵能及生靈已受其殃此度賊雖能平後患豈可不慮以今四方盜起所在各要隄防則臣前所言禦賊四事之中州縣置兵最為急務伏望陛下憫此生民見受屠戮之苦不聽迂儒遲緩誤事之言其州縣置兵事件富弼已有起請伏乞決於宸意速與施行取進止

再論置兵禦賊劄子 同前

臣近為張海等賊勢猖狂曾上言禦賊四事內一件州郡置兵為備風聞朝議已依富弼起請施行其餘三事一乞選捕盜官二乞定賞罰新法三乞按察老病貪贓之官此三事至今未聞擬議臣伏見去年朝廷於諸道州府招宣毅兵士及添置鄉兵弓手當時搔擾次第不小本要為州縣禦賊之備及一旦王倫張海等相繼而起京東淮南江南陝西京西五六路二三十州軍數千里內殺人放火肆意橫行入州入縣如入無人之境則去年所置宣毅兵鄉兵弓手等盡皆何在無一處州縣得力者蓋由官吏不得其人

賞罰無法而所置宣毅鄉兵弓手皆不（一作無）堪使用（一作者）所以張皇搔擾空有為備之名而無為備之用今朝廷雖依富弼起請令州郡置兵若不先擇官吏嚴立法令則依前置得不堪使用之兵空有其名終不濟事故臣謂必欲州郡置得精兵則須採臣所陳三事一一施行方可集事其州縣官吏誤事臣請試言京西一兩處則其他可知鄧州知州王昌運老病腰脚行動不得每日令二人扶出坐衙三年之內州政大壞臨替得一比部員外郎劉依交代其劉依亦是七十餘歲昏昧不堪昨在滑州寄居臣為通判三四度來看臣每度問臣去中書有一个王參政名甚如此不知人事陛下試思如此等人能為國家置兵禦賊乎人汝州知州絕亞之是三司以不才柬退者鄧州知州朱文郁是轉運使中不材選退者二人老懦不才如此等人能為國家置兵禦賊乎陛下欲知全盛之世盜賊便敢如此者蓋為處處官吏非人故臣前後累言乞按察冗濫之官者蓋為恐有此事也兩府之議不肯於無事之時先為禦備直待打破一州方議換知州打破一縣方議換縣令其餘未經打破州縣一任老病貪慘之官壞之臣謂是大臣不欲以身當怨之過也今天下生民獲安樂則皆須上感陛下聖德若其父子殺戮離散不安則亦必歸怨陛下今大臣不肯澄汰蓋避百十人官吏怨其身寧使百萬蒼生塗炭而怨國家今盜賊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強如一火天下禍患豈可不憂伏望聖明（一作悤）特出睿斷如必行州郡置兵之法則先須慎擇官吏免致虛為搔擾反更害民臣前後三次乞按官吏況國家自來每有災傷路分累曾遣使安撫豈於今日視民如此塗炭頓以遣使為難願陛下力主而行之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論盜賊事宜劄子（同前）

臣近因軍賊王倫等事累有論奏為見天下空虛全無武備指陳後漢隋唐亡國之鑒皆因兵革先興而盜賊繼起不能撲滅遂至橫流又見國家綱紀隳頹法（一作政）令寬弛賞罰不立善惡不分體弱勢危可憂可懼欲乞朝廷講求禦盜之術峻行責下之法兼聞搢紳之內憂國者多日有封章皆論賊事臣但謂朝廷見已形之患聞衆多之言必動於心略知恐懼及聞樞密院戒勵進奏官不使外人知事方認兩府厭苦獻言之人又見自和州奏破王倫之後更不講求

禦賊之策又認上下已有偷安之意殊不知前賊雖滅後賊更多今建昌軍一火四百人桂陽監一火七十人草賊一火百人其餘池州解州鄧州南京等處各有強賊不少皆建旗鳴鼓白日入城官吏逢迎飲食宴樂其敢如此者蓋爲朝廷無賞罰都不足畏盜賊有生殺時下須從臣恐上下因循日過一日國家政令轉弱盜賊威勢轉強使畏賊者多向國者少天下之勢從茲去矣臣竊聞京西提點刑獄張師錫爲部內使臣與賊同坐喫酒及巡檢縣尉不肯用心曾有論奏其言甚切臣舊識師錫其人恬靜長者遲緩優柔不肯生事今尚有此奏則臣謂天下無賢愚皆爲國家憂之獨不憂者朝廷爾嗟夫古之智士能慮未形之機今之謀臣不識已形之禍以患爲樂以危爲安見盜賊雖多而時有敗者遂生輕忽之意見言事者衆而聽之已熟遂有忽人之心臣近曾求對便殿伏蒙陛下語及賊事憂形于色及退見宰輔問從容天下之事深可憂矣今建昌桂陽(一有軍字)賊數不少想其爲害尤甚王倫在於遠處更合留意今自京發兵則道遠不及外處就撥則處處無兵欲乞嚴勅大臣鑒此已成難救之患速講定禦盜之法頒行天下使四方漸爲備禦及(一作仍)早舉畫剪撲諸處見在賊數自有賊已來群臣上言者皆爲自來寬法致得不肯用心捉賊皆乞峻行法令近見池州官吏各只罰銅五斤乃知言者皆不蒙聽納臣謂大臣爲國計者寧默忠言之多不默盜賊之多乃如此行事爾臣前後上言賊事文字不少仍乞類聚擇其長者講定法制陛下欲知大臣不肯峻國法以繩官吏蓋由陛下不以威刑責大臣此乃社稷安危所繫陛下之事也伏望留意而行之取進止

論學士不可令中書差除劄子 慶曆三年

臣近見翰林學士蘇紳葉清臣等相繼解職風聞侍從之臣內有姦險小人頗急經營爭先進用至有喧忿之語傳聞中外者既虧廉讓之風又損朝廷之體臣伏思翰林之職重於唐世乃是天子親信朝夕謀(一作講)議內助之臣當時號爲內相故其進用尤極精選只用(一作取)材識不限資品往往自州縣官(一有擢字)而拜者國朝近歲於此一職頗非其人既見其材識愚下不足以備訪問(一本有事字)之人主因之薄(一本作薄之)其待遇迹漸疎外同於冗官遂容小人得以濫進臣思其弊蓋由不合令中書依資差除且學士之職本要

內助天子講論外朝闕失今若却令中書除人致於
內(一作置之內制)則是恩出中書之人雖在天子左右與無(無字一作外官)
同也伏乞自今後翰林學士不必足負用人
不限資品但擇有才望正人堪充者出自上意(一作聖明)
擢用以杜小人爭進之端而天子左右更無姦邪之
人廉清侍臣之列取進止

論呂夷簡劄子(同前)

臣昨日伏覩外廷宣制呂夷簡守太尉致仕以夷簡
為陛下宰相而致四夷外侵百姓內困賢愚失序(一作倒置)
紀綱大隳二十四年(一作四十年)間壞了天下人臣大

富貴夷簡享之而去天下大憂患留與陛下當之夷
簡罪惡滿盈事迹彰著然而偶不敗亡者蓋其在位
之日專奪國權脅制中外人皆畏之莫(一作不)敢指(一作發)
擿及其疾病天下共喜姦邪難去之人且得已為
天發又見陛下自夷簡去後進用賢才憂勤庶政聖
明之德日新(一作日)又新故識者皆謂但得大姦已廢
不害陛下聖政則更不復言所以使夷簡平生罪惡
偶不發揚上(一作上)賴陛下終始保全未汚斧鑕是陛
下不負夷簡夷簡上負朝廷今雖陛下推廣仁恩厚
其禮數然臣料夷簡必不敢當理須陳讓臣乞因其

來讓便與寢罷刪撿自來宰相致仕祖宗舊例與一
合受官名然臣猶恐夷簡不識廉耻便(一作更)受國家
過分之恩仍慮更乞子弟恩澤緣夷簡子弟因父僥
倖恩典已極今邊鄙多事外面臣寮辛苦者未嘗非
次轉官豈可使姦邪巨蠹之家貪贓愚騃子弟不住
加恩竊恐朝廷貽濫賞之譏未弭物論其子弟伏乞
更不議恩典取進止

論呂夷簡僕人受官劄子(同前)

臣伏見國家每出詔令常患官吏不能遵行不知患
在朝廷自先壞法朝廷不能自信則誰肯信而行之

然多因小人僥倖而不加抑絕所與之恩雖少所損
之體則多臣聞去年十月中曾有臣寮上言乞今後
大臣廝僕不得奏薦班行勅旨頒下纔三四月已却
用呂夷簡僕人袁宗等二人為奉職夷簡身為大臣
壞亂陛下朝政多矣苟有利於其私雖敗天下事尚
無所顧況肯為陛下惜法但朝廷自宜如何今一法
纔出而為大臣先壞之則其次臣寮僕人豈可不與
不與則是行法有二與之則近降勅旨今後又廢有
司為陛下守法者不思國體但徇人情或去二僕得
旨與官在降勅前奈何授官在降勅後凡出命令本

爲殘華前弊法家以後勑衝前勑今袁宗等雖曾得旨而未授命之間已該新制自合殘華夷簡不能止絶而恣其僥求朝廷又不舉行近勑而自隳典法今後詔令何以遵行其袁宗等伏乞特追奉職之命别與一軍將之類閑慢名目足示優恩不可爲無功之臣私寵僕奴而亂國法取進止

論止絶呂夷簡暗入文字劄子 同前

臣風聞呂夷簡近日頻有密奏仍聞自乞於御藥院暗入文字不知實有此事否但外人相傳上下疑懼臣謂夷簡身爲大臣久在相位尚不能爲陛下外平四夷內安百姓致使（一作得）二虜交構中國憂危兵民疲勞上下困乏賢愚失序賞罰不中凡百紀綱幾至大壞筋力康健之日尚且如此乖繆況已罷政府久病家居筋力已衰神識昏耗豈能更與國家圖事據夷簡當此病廢即合杜門自守不交人事縱有未忘報國之意凡事即合公言令外廷見當國政之臣共議（一作擬）可否豈可暗入文書眩惑天聽況夷簡患攤風手足不能舉動凡有奏聞（一作見）必難自寫其子弟輩又不少（一作肖）須防作僞或恐漏泄於體尤爲不便雖陛下至聖至明於夷簡姦謀邪說必不聽納但外人見夷簡密入文書恐非公論若誤國計爲患不輕夷簡所入文字伏乞明賜止絶臣聞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見今中外群臣各有職事尙有闕失自可任責不可更令無功已退之臣轉相惑亂取進止

薦姚光弼狀 同前

右臣等伏覩慶曆元年南郊赦書節文委史院檢閲國朝將帥有成名勳業者尋訪子孫錄用風聞史院已具檢勘姓名聞奏至今未見施行伏以赦令之文國家大信度必難行之事則不當輕言若已布告天下則不可失信況此一節自是當今合行之事必慮將家子孫例多不肖則宜於尋訪之時便責州郡察其行止無大過惡者乃得以聞今舊將名在史官能應赦書所求者有幾若更去（一作擇）其不肖者不用則推恩所及不過一二十人耳不至濫行恩賞所可惜者因此一二十人而失國家大信臣等伏見故慶州刺史姚內斌有孫光弼好學有行止能記前世兵法及史籍所載名將用兵取勝之術比於累年所試方略濫進之人不可同類若蒙擢用必有所爲伏乞舉行赦書特賜召試仍下所居州縣鄰里考其行實參驗而行其餘將家亦乞遍行（一作加）尋訪臣等職在諫

詳當補闕遺見國家赦令已行而自失大信及士有豪俊沉棄而未用者皆當論列臣等又覩赦書節文云本房子孫與班行安排如實有膽勇謀略者仍與邊上任使詳此雖無材藝者亦預推恩也今光弼據其學識況有可採臣等所陳只乞比近年方略之人特與一試上以全國家大信下可收遺逸之人伏望
聖慈特賜施行取進止

論李淑姦邪劄子 同前

臣昨日因奏事於延和殿已曾面論李淑謂在開封府猶爲疎外今拜學士是禁中親近之職竊緣此人不宜在侍從之列其姦邪陰險之迹陛下素已知之今外邊臣寮骨肉同坐者不敢遣李淑姓名蓋其積惡醜不可當據外人如此惡之豈合却在人主左右淑自來朋附夷簡在三尸五鬼之數蓋夷簡要爲肘腋所以援引至此不知今日朝廷如此清明更要此人何用若欲藉其詞業則臣謂才行者人臣之本文章者乃其外飾耳況今文章之士爲學士者得一兩人足矣假如全無文士朝廷詔勑之詞直書王言以示天下尤足以敦復古朴之美不必雕刻之華自古有文無行之人多爲明主所棄只如徐鉉胡旦皆是

先朝以文章著名於天下二人皆以過惡廢弃終身不齒當時朝廷亦不至乏人淑居開封過失極多然止是一府之害今在朝廷若有所爲必肆其志則害及忠良沮壞政治是爲天下之害故臣不可不言今雖陛下主張正人不信讒巧然淑之爲惡出於天性恐不能悛改竊慮依舊譖毀好人伏望聖慈一切不納早與一外任差遣使正人端士安心作事無讒毀之避取進止

再論李淑劄子 同前

臣近日竊聞李淑已有聖旨令與壽州却知中書不肯便行須得淑自上章求乞一作出方敢差除臣謂李淑姦邪之迹陛下既已盡知若得斷自宸衷則使天下之人皆知陛下聰明神聖辨別忠邪黜去小人自出聖斷如此則今後姦邪陰惡之人可使知懼而不敢爲害今若如中書之意須待其自求退則是賞罰之柄不由明主自行去住之權一任臣下取便如此則今後小人皆知雖爲姦邪陰惡天子欲力去而中書必未未一作必肯行若不自退則別一作無人敢差臣恐自此小人轉爲得計不肯悛心進賢退不肖者宰相之職也今大臣既自避怨不肯爲陛下除去姦邪賴

陛下聖明洞分邪正又不能便依聖旨直與差除更須曲狥人情優假群小三四日來外邊聞陛下欲除李淑壽州人人鼓舞皆賀聖德蓋淑二三十年出入朝廷姦險傾邪害人不少一旦見人主斥去左右莫不欣忭却聞中書如此迂迴自相顧避可惜聖明之斷不盡施行臣欲望更不須候其請郡因兩府奏事之時特出聖旨處分直除一外郡使天下皆知此姦邪穢惡之人是人主力自除去以彰聖明之德取進止

論慎出詔令劄子（同前）

臣伏以朝廷每出詔令必須合於物議下恱民情真宗皇帝初置諫官詔書內條列六事首言詔令不便者許諫官論列蓋朝廷慎於出令之意也近見詔書褒美陝西轉運使卞咸風聞咸在陝西為買百姓青苗及轉般大麥此兩事大與西人為（一作大為兩人）患逃移却人户（一無此三字）極多至今西人怨謗不已賴吴遵路減得轉般一事人獲稍寧今所降詔書兩人一時（一作例）褒美善惡不分無所激勸使陝西人見者必謂朝廷咫尺絕不卹念西人不知西事誤下詔書美此與民為害之人必轉生怨謗臣竊料朝廷必因邊臣奏舉咸等能積糧儲故賜（一作此）獎諭蓋失於採訪不知咸處置乖方之事致西民流移怨謗之因欲乞今後戒此失誤慎出詔令及戒勵羣臣今後薦舉人不得妄有稱美其已出之詔既不可追臣又恐朝廷因此遂待卞咸為材（一作於）吏別有任用却致敗事臣職在諫諍不可不言

奏議卷第四

論京西賊事劄子　嘗有後時（嘗誤作常）

再論置兵禦賊劄子　鄉兵弓手（此下一有等字）前後三次（此下一有言字）

論盜賊事宜劄子　戒勵（勵一作勉）外處無兵（外處誤作處處）

論臺官不可令中書主除劄子　上意（一作聖意）

論呂夷簡劄子　二十四年（四一作[illegible]）國權（一作威權）

論李淑劄子　穢惡（穢字下一有德字）人主力自除去（人主一作陛下）

諫院

論李昭亮不可將兵劄子 慶曆三年

臣伏見朝廷近自河東移李昭亮爲鎮定高陽三路都部署竊以北戎險詐必與國家爲患北面之事當須有備此一事陛下聖心久自憂之執政大臣非不知而憂之天下之人共爲朝廷憂之李昭亮不才不堪爲將帥不可委兵柄此一人陛下聖心久自知之執政大臣非不知之天下之人亦共知之不審因何遽有此命大凡朝廷行事不當者或爲小事而忽略容有不知致誤施行而至乖錯者有矣未有以天下大可憂患而上下共知之事公然乖繆任以非人如此者臣料兩府之議必因施昌言等近奏三路闕都部署而目下無人以昭亮塞請而欲徐別選擇不過如此而已然臣竊見朝廷作事常患因循應急則草草且行纔過便不復留意只如今秋用郭承祐於鎮定尋以非才罷之當時應急且以常一作德與爲鈐轄闕却部署一職本待徐擇其人臣初喜朝廷必能自此精於選任經今數月何曾用意求人一旦昌言奏來又遣昭亮且去今平時無事之際尚如此不能選人任用若一旦倉皇事動更於何處求人故臣謂朝議欲徐擇人而代昭亮者乃虛語爾方今天下至廣不可謂之無人但朝廷無術以得之耳寧用不材以致事不肯勞心而擇材事至憂危可爲慟哭臣思朝廷所以乏人任用之弊蓋爲依常守例須用依資歷級之人不肯非次拔擢所以無人可用古人謂勞於擇賢而逸於任使今人既難得求之又不勤待其自來何復可得臣累曾上言練兵選將之法未賜施行又曾言乞於沿邊十數州且選州將亦不蒙聽納寧可公選不材之人委以大兵之柄一旦誤事悔何及之伏望聖慈出於睿斷其李昭亮早令兩府擇人替換仍早講求選將之法若大將難卒然而得即乞於沿邊州軍選擇州將近下資淺人中庶乎易得昨北使姓名稍遲數日中外之士已共憂疑幸其未動之間宜作先時之備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惟陛下爲社稷之計深思而行之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論禦賊四事劄子 同前

臣昨自軍賊王倫敗後尋曾極言論列恐相次盜賊漸多乞朝廷早爲禦備凡爲國家憂盜賊者非獨臣

一人前後獻言者甚衆皆為大臣忽弃都不施行而為大臣者又無擘畫果致近日諸處盜賊縱橫自淮海已南新遭王倫之後今自京邑西州縣又遭張海郭貌山等劫掠焚燒桂陽監昨奏蠻賊數百人夔峽荊湖各奏蠻賊皆數百人解州又奏見有未獲賊十餘火滑州又聞強賊三十餘人燒却（一作劫）沙彌鎮許州又聞有賊三四十人劫却椹澗鎮此臣所聞目下盜起之處如此縱橫也此外京東今歲自秋不雨至今麥種未得江淮倫賊之後繼以飢蝗陝西災旱道路流亡日夜不絕似此等處將來盜賊必起是見在者未滅續來者愈（一作更）多而乾象變差譴告不一於古占法多云天下大兵並起今兵端已動於下天象又告于上而朝廷安怙舒緩無異常時此臣前狀所謂古之智者能慮未形之機今之謀臣不識已形之禍者也臣聞兩漢之法凡盜賊並起人民流亡天文災異如此等事皆責三公或被誅戮或行黜放今幸陛下仁聖寬慈大臣偶免重責而猶忘忽禍患偷習因循此臣所謂大臣不肯峻國法以繩官吏盡由陛下不以威刑責大臣者也今見在賊已如此後來賊必更多若不早圖恐難後悔臣計方今禦盜者不過四事一曰州郡置兵為備二曰選捕盜之官三曰明賞罰之法四曰去冗官用良吏以撫疲民使不起為盜此四者大臣所忽以為常談者也然臣視今朝廷於此四者未有一事合宜伏望聖慈嚴勑兩府大臣問其捨此四事別有何術可為苟無他術則此四事宜早施行臣竊聞州郡置兵富弼已有條奏其餘三事前後言事者論議甚多伏乞合衆群議擇其善者而行其禦盜四事方今措置乖失極多容臣續具一二（一作條）奏取進止

論乞主張范仲淹富弼等行事劄子 同前

臣伏聞范仲淹富弼等自被手詔之後已有條陳事件必須裁擇施行臣聞自古帝王致治須待同心叶力之人（二字一作者）而君臣相得（五字一作相須雖時）謂之千載一遇之難今仲淹等遇陛下聖明可謂難逢之會陛下有仲淹等亦可謂難得之臣陛下既已傾心待之仲淹等亦各盡心思報上下如此臣謂事無不濟但顧行之如何伏況仲淹弼是陛下特出聖意自選之人初用之時天下已皆相賀然猶竊謂陛下既能選之未知用之如何耳及見近日特開天章從容訪問親寫手詔督責丁寧然後中外讙然既驚且喜此二

盛事固已（一作以）朝報京師暮傳四海皆謂自來未曾
如此責任大臣天下之人延首拭日以看陛下欲作
何事（一作用此二人眾有何能）此二人所報陛下果有何能（一作欲作
何事）是陛下得失在此一舉生民休戚繫此一時以此
而言則仲淹等不可不盡心展効陛下不宜不力主
而行使上不玷知人之明下不失四海之望臣非不
知陛下專心銳志必不自怠而中外大臣且憂國同
心必不相忌而沮難然臣所慮者仲淹等所言必須
先絕僥倖因循姑息之事方能救數（一作今）世之積弊
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怒不免浮議之紛紜而
姦邪未去之人亦須時有譏沮若稍聽之則事不成
矣臣謂當此事初尤須上下叶力凡小人怨怒仲淹
等自以身當浮議姦讒陛下亦須力拒待其久而漸
定自可日見成功伏望聖慈留意終始成之則社稷
之福天下之幸也取進止

論臺官不當限資考劄子（同前）

臣伏見御史臺闕官近制令兩制并中丞輪次舉人
遂致所舉多非其才罕能稱職如昨來蘇紳舉馬端
却須朝廷別有行遣臣謂今兩制之中姦邪者未能
盡去若不更近制則輪次所及須令舉人近聞梁適
舉王礪燕度充臺官其人以適在姦邪之目各懷愧
醜懼其汚染風聞皆欲不就以此言之舉官當先擇
舉主臣欲乞今後只令中丞舉人或特選舉主仍見
官（一作朝）班中雖有好人多以資考未及遂致所舉非
人者皆為且就資例可入仍乞不限資考惟擇材堪
者為之況臺中自有裏行之職以待資淺之人仍乞
重定舉官之法有不稱職者（一有者字）連坐舉主重為約束
以防偽濫庶幾稱職可振綱紀取進止

再論臺官不可限資考劄子（同前）

臣近曾上言為臺官闕人乞不依資限選舉仍乞添
置裏行所貴得材可以稱職竊聞近詔宋祁舉人依
前只用資（一作[illegible]）例又未見議復裏行臣竊嘆方今（一有大臣二字）
事無大小官知其弊不肯更改凡臺官舉人須
得三丞已上成資通判此例起自近年然近年臺官
無一人可稱者近日臺官至有俾教坊倖（一作第）子鄭
州來者朝中傳以為笑其臺憲非才近歲尤甚是此
例不可用明矣然而寧用不材以曠職不肯變例以
求人今限以資例則取人之路狹不限資例則取人
之路廣廣之（一作其路）猶恐無人何況專守其狹若使
資例及者入三院未及者為裏行又於差除都不妨

嶷況今四方多事之際揚威出使正要得人臣今欲
乞特降指揮令舉官自京官已上不問差遣次第惟
材是舉使資淺者為裏行資深者入三院臣見前後
舉臺官者多拘親戚舊一作舉既非材人或問之則曰
朝廷用資限致別無人可舉今若革此繆例責其惟
材是舉則不敢不舉好人所冀漸振臺綱免取非笑
取進止

論京西官吏非人乞黜按察使陳洎等劄子 同前

臣竊見去年五月詔勑節文諸路轉運並兼按察使
或貪殘老昧委是不治者逐處具狀聞奏若因循不
切按察致官吏貪殘刑獄枉濫民庶無告朝廷察訪
得知並當勘罪重一作嚴行黜降竊見近日賊人張海
等入金州劫却軍資甲仗庫蓋為知州王茂先年老
昏昧所以放賊入城及張海等到鄧州順陽縣令李
正已用鼓樂迎賊入縣飲宴留賊宿于縣廳一作總
其劫掠其李正已亦是年老昏昧之人京西按察使
陳洎張昪自五月受却朝廷詔書後半年內並不按
察一人如王茂先李正已並顯然容庇不早移換致
得一旦賊至不能捍禦及光化軍韓綱在任殘酷致
兵士作亂亦不能早行覺察其陳洎等故違詔書致
與盜賊並合依元降詔勑重行黜降中書又不舉行
使國家號令并作空文天下禍亂貽憂君父蓋由上
下互相蒙庇之罪也其陳洎張昪伏乞依詔勑施行
重與黜降若明降詔勑顯有違者並不舉行則今後
朝廷號令徒煩虛出伏望出於聖斷以警後來取進
止

再論陳洎等劄子 同前

臣近曾上言為京西轉運使陳洎張昪違發詔書並
不按察部下官吏致使盜賊縱橫貽憂君父其陳洎
等合坐此罪名重行黜降此事非是臣自生狂見敢
有妄言乃是朝廷元降詔書內指揮自合行遣今諸
路轉運使不按察官吏者甚衆然別不至大段生事
及部內官吏不甚昏老者亦可且示優容如陳洎等
部內顯然官吏昏老貪殘並不舉劾致得盜賊並起
事勢可憂此若不行則國家詔勑乃是空文今後號
令有誰肯聽臣伏見近日頻易諸路轉運方思改作
欲除舊弊朝廷此後政令須要必行今若自廢詔書
示人無信則新轉運見朝廷先自弛廢言不足聽一作
信則吏無稟畏必効因循虛煩更張必不濟事古人

於作事之初尚或借人行法況洎等首自違犯理合舉行宜於革弊之初先行勵衆之事或謂洎等於少人之際且要任使即乞各與降官依舊差遣以責後効徐議復資亦使過之術也尚慮議者謂淮南王倫賊後不曾行遣轉運盖淮南新授詔書未及按察而賊已卒至又部内官吏如晁仲約等本非昏老不比京西慢賊經年不能剪滅直至養成兇勢又其(汝一作等)部内官吏顯是昏老誤事之人授詔半年故違不舉較其事體與淮南不同今若以淮南不曾行遣便擬洎等不問則今後犯者又指洎等以為例是則朝廷

命令永廢不行伏惟陛下聰明睿斷惟是則從尚恐大臣務収私恩不顧國體若能不惜暫降洎等一兩資(員一作)官存取朝廷綱紀以勵中外則庶幾國威復振患難可平取進止

論舉館閣之職劄子(慶曆三年)

臣伏見國家近降詔書條制館閣職事有以見陛下慎於名器漸振紀綱然而積弊之源其來已久僥倖之路非止一端今於澄革之初尚有未盡其甚者臣竊見近年外任發運轉運使大藩知州等多以館職授之不擇人材不由文學但依例以為恩典朝廷本意以其當要劇之任欲假此清職以為重然而授者既多不免冒濫本欲取重人反輕之加又比來館閣之中太半膏粱之子材臣幹吏羞與比肩亦有得之以為恥者假之既不足為重得者又不足為榮授受之間徒成兩失臣欲乞今後任發運轉運知州等更不依例帖職若其果有材能必欲重其職任則當升拜美官優其秩祿況設官之法本貴量材隨其器能自可升擢豈必盡由儒館方以為榮

一臣竊見近年風俗澆(偷一作)薄士子奔競者多至有偷竊他人文字干謁權貴以求薦舉如丘良

孫者又有廣費資財多寫文冊所業又非絶出而惟務干求勢門日夜奔馳無一處不到如林槩者此二人並是兩制臣寮奏乞召試内丘良孫近雖押出而林槩已有召(得一作)試指揮舊来本無兩省以上舉館職明文尚猶如此奔競今若明許薦人則今後薦者無數矣臣欲於近降詔書内兩省舉館職一節添入遇館閣闕人即朝廷先擇舉主方得薦人仍乞別定館閣合存員數以革冗濫

一臣竊見近降詔書不許權貴奏蔭子弟入館閣

此蓋朝廷為見近年貴家子弟濫在館閣者多如呂公綽錢延年之類尤為荒濫所以立此新規革其甚弊臣謂今後膏粱子弟既不濫居清職則前已在館閣者雖未能沙汰尚須裁損欲乞應貴家子弟入館閣見在人中若無行業文詞為眾所知則不得以年深遷補龍圖昭文館并待制修撰之類所貴侍從清班不至冗濫

奏議卷第五

論李昭亮劄子　北面（北一作邶）纔遇便不復留意（使字下一有休字）令秋用（三字作差）悔何及之（一作悔之何及）

論乞主張范仲淹富弼劄子　亦又（一無又字）伏（一作）力主（此字下有脫字）一必不自急（自一作不自懈急）而沮難（一無此三字）

論臺官劄子　資限選舉（限一作考）起自（一作盡自）用資限（一作限以資考）

論京西官吏非才劄子　逐處（逐一作從）並當（一作當為）並合（一作自合）

論舉館閣之職劄子　轉運（一有使字）所業（一作事業）館閣闕人（闕一作缺）

奏議卷第六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二

諫院

論乞令宣撫使韓琦等經略陝西劄子（慶曆三年）

臣竊聞已降中書劄子抽回韓琦田況等歸闕昨來琦等奉命巡邊本為西賊議和未決防其攻寇要為禦備今西人再來方有邀請在於事體必難便從邊上機宜正須處置仍聞韓琦田況各有奏狀言邊防有備請朝廷不須怯畏每事曲從竊以勝敗之間安危所繫料琦等如此奏來則邊事可知自有枝梧不至敗誤臣謂且令琦等在彼撫遏則朝廷與賊商議自可以持重不須屈就今議方未決中道召還則是使賊知朝廷意在必和自先弛備況事無急切何必召歸其召韓琦劄子伏乞速賜指揮抽回且令琦等在彼經略以俟西賊和議如何取進止

論西賊議和請以五問詰大臣狀（同前）

右臣伏見張子奭奉使賊中近已（以作）到闕風聞賊意雖肯稱臣（一有冊字）而尚有數事邀求未審朝廷如何處置臣聞善料敵者必揣其情偽之實能知彼者乃可制勝負之謀今賊非難料難知但患為國（一有謀字）計者昧於遠見落彼姦謀苟一時之暫安召無涯之

後患自爲削弱助賊姦謀此左傳所謂疾首痛心賈誼所以太息慟哭者也今議賊肯和之意不過兩端而已欺罔天下者必曰賊困窘而求和稍能曉事者皆知賊權詐而可懼若賊實困窘則正宜持重以裁之若知其詐謀則豈可厚以金繒助成姦計昨如定等回但聞許與之數不過十萬今子奭所許乃二十萬仍聞賊意未已更有過求先朝與契丹通和只用三十萬一旦劉六符輩來又添二十萬今昊賊一口（一有已字）許二十萬到（則一作）他日更來又須一二十萬使四夷窺見中國廟謨勝（神一作）算惟以金帛告人則還川首領豈不動心一旦興兵又須三二十萬生民膏血有盡四夷貪獸無厭引之轉來何有限極今已許之失既不可追分外過求尚可抑絕見今北虜往來尚在沿邊市易豈可西蕃絕遠須要直至京師只用（以一作）此詞自可拒止至如青鹽弛禁尤不可從於我雖所損非多在賊則爲利甚博況鹽者民間急用既開其禁則公私往來姦細不分若使賊捎（捎一作）百萬之鹽以啗邊民則數年之後皆爲盜用矣凡此三事皆難允許今若只爲目下苟安之計則何必愛惜盡可曲從若爲社稷久遠之謀則不止目前須思後患

臣願陛下試發五問詢於議事之臣一問西賊不因敗衂忽肯通和之意或用計困之使就和乎或其與北虜連謀而偽和乎二問既和之後邊備果可徹而寬國用乎三問北使一來與二十萬西人一去又二十萬從今更索又更與之凡廟謀爲國計者止有此策而已乎四問既和之後能使北虜不邀功責報乎虜或一動能使天下無事乎五問元昊一議許二十萬他日保不更有邀求乎他日有求能不更添乎陛下赫然以此五事問之萬一能有說焉非臣所及若其無說則天下之憂從此始矣方今急和謬議既不可追許物已多必不能減然臣竊料元昊不出三五年必須更別猖獗以邀增添而將相大臣只如（一有中國二字）今日之謀定須更與添物若今日一頭盡與則他時何以添之故臣願惜今日所求其如西賊雖和所利極鮮若和而復動（此五字一作若動）其患無涯此臣前後非不切言今無及矣伏望陛下留意而思之且可不與彼若實欲就和雖不許此亦可若實無和意與之適有後虞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葛宗古等不當減法劄子 同前

臣伏見近日贓吏葛宗古王克庸滕宗諒等相繼贓

汚事發内蔿宗古情理尤惡臣伏覩去年朝廷命賈昌朝等减省天下冗費上自陛下供御之物至於皇后宫嬪飲食已來盡皆減節盖謂調度至多公私已乏故陛下以身先天下自行减刻（省一作）要供軍費凡爲邊將者所得一錢一帛宜思此物自生民困苦之中取其膏血陛下憂勞之際減自聖躬如此得之宜作如何使用今乃盗朝廷賞勞蕃夷之物贍養求食婦人全家骨肉及供自己家口并營造工作私家冗用之類量其如此用心豈是愛君憂國忘身破賊之人何足愛惜若律文已重即乞盡行更不減法若舊法尚輕仍望特加重斷其滕宗諒王克庸若事狀分明亦望早賜勘鞫正行國典竊慮議者為宗古等方任邊陲宜從寛貸臣非不知駕馭英雄難拘常法如太祖委用李漢超等蓋漢超能捍寇戎不為邊患功大過小理可優容諸將守邊未有尺寸之効而先已踰違不（一無踰不二字）法外恃敵在而欲望朝廷屈法姑息今朝廷未曾行寛假之患（一作惠）而此三人不法（一作已各）如此若更寛之則今後邊臣不復可以法制矣臣恐邊上公使必欲使將臣不拘常法者若用之陰養死士招延布衣利啗敵人賞勞將校如此之數皆不必問其出入可恣所為或其性本闊略偶不點檢誤用於私家原其本情亦可輕恕若宗古等故意偷謾減刻宴犒蕃夷軍士之物入己者有何可恕之理特減從輕有何可贖之功得以屈法若此三人不行重斷則邊臣知元昊常在則（一無則字）可以常為不法臣恐詭冦弄兵事無了日今取進止

論燕度勘滕宗諒事張皇太過劄子（同前）

臣昨日風聞張子奭未有歸期消息賊昊又別遣人來必恐子奭被賊拘留西人之來其意未測邊鄙之事不可不憂正是要藉將帥効力之際旦夕來（一作云字）近者傳聞燕度勘鞫滕宗諒事枝蔓勾追直得使盡邠州諸縣枷杻所行拷掠皆是無罪之人因繫滿獄邊上軍民將吏見其如此張皇人人嗟怨自狄青种世衡等並皆解體不肯用心朝廷本為臺官上言滕宗諒支用錢多未明虚實遂差燕度勘鞫不期如此作事搖動人心若不早止絶則恐元昊因此邊上動搖將臣憂恐解體之際突出兵馬誰肯為朝廷用死命向前臣忝為陛下耳目之官外事常合採訪三五日來都下喧傳邊將不安之事亦聞田況在慶州日見滕宗諒別無大段罪過并燕度生事張皇累具奏狀

並不蒙朝廷報答況又遽作書告在朝大臣意欲傳達於聖聽大臣各避嫌疑必不敢進呈況書臣伏慮陛下但知宗諒用錢之過不知邊將憂嗟搔動之事只如臣初聞滕宗諒事發之時獨有論奏乞早勘鞫行遣臣若堅執前奏一向遂非則惟願勘得宗諒罪深方表臣前來所言者是然臣終不敢如此用心寧可因前來不合妄言得罪於身不可今日遂非致誤事於國臣竊思朝廷於宗諒必無愛惜但聞其有罪則不可不問若果無大過則必不須要求瑕疵只恐勘官希望朝廷意旨過當張皇搔動邊鄙其滕宗諒

伏望速令結絶仍乞特降詔旨告諭邊臣以不枝蔓勾追之意兼令今後用錢但不入己外任從便宜不須畏避庶使安心放意用命立功其田況累次(一作度)奏狀并與大臣等書伏望聖慈盡取詳覽田況是陛下侍從之臣素非姦佞其言可信又其身在邊上事皆目見必不虛言今取進止

再論燕度鞫獄枝蔓劄子 同前

臣昨日風聞燕度勘滕宗諒事枝蔓張皇邊陲搔動曾有論奏乞降詔旨安慰邊臣今日又聞度輒行文牒劾問樞密副使韓琦議邊事因依不知燕度實敢如此否若實有之深可驚駭竊以韓琦是陛下(一有左右二字)大臣繫國家事體輕重今燕度敢茲無故意外侵陵乃是輕慢朝廷舞文弄法(一作弄文舞法)臣每見前後險薄小人多為此態得一刑獄勘鞫踴躍以為奇貨務為深刻之事以邀強幹之名自謂陷人若多則進身必速所以虛張聲勢肆意羅織今燕度本令只勘滕宗諒使過公用錢因何劾問大臣議邊事顯是節外生事正違推勘勑條況樞密使是輔弼之任宣撫使將君命而行本藉重臣特行鎮撫今若無故遭一獄吏侵欺而陛下不與主張則今後奉君命而出使者皆

為邊鄙所輕為大臣而作事者反是小人所制故燕度論於國體便合坐以深刑責其俗吏亦自違於條制罪須行遣情不可容今樞密副使尚被侵陵則以下將帥無辜遭其枝蔓者不少據其如此作事此獄必無平允其滕宗諒一宗刑獄狀(一作伏)乞別選差官取勘結絶其燕度亦乞別付所司勘罪行遣取進止

論乞不勘狄青侵公用錢劄子 同前

臣風聞邊臣張亢近為使過公用錢見在陝西置院根勘其勘官所取于連人甚衆亦聞狄青曾隨張亢入界見已勾追照對臣伏見國家兵興以來五六年

所得邊將惟狄青种世衡二人而已其忠勇材武不可與張亢滕宗諒一例待之臣料青本武人不知法律縱有使過公用錢必不似葛宗古故意偷謾不過失於點檢致誤侵使而已方今議和之使正在賊中苟一言不合則忿兵為患必至侵邊謹備過防正藉勇將況如青者無三兩人（一作三兩人而已）可惜因豈小公用錢於此要人之際自將青等為賊拘囚使賊聞之以為得計伏望特降指揮元勘官只將張亢一宗事節依公根勘不得枝蔓勾追其狄青縱有干連仍乞特與免勘臣於邊臣本無干涉豈有愛憎但慮勘官只希朝廷意旨不顧邊上事機將國家難得之人與常人一例推鞫一旦乏人誤事則悔不可追伏乞朝廷特賜寬貸邊臣知無功之將犯法必誅（一作行）要藉之人以能贖過則人人自勵將見成功取進止

論體量官吏酷虐劄子（同前）

臣等風聞朝廷近降指揮與諸路轉運使令體量州縣官吏酷虐軍民者臣料朝旨如此必是因韓綱酷虐近致光化兵士亂作（一作作亂）故有此指揮竊以昨來光化兵變雖因韓綱自致其如兵亦素驕處置之間須合中道韓綱自當行法驕兵亦合討除如此兩行方始得體令若明行號令徧約官吏則驕兵增氣轉更生心長吏畏避無由行事其所降與轉運司文字竊慮朝夕之間傳播中外窮動羣小引惹事端然已失之令既不可追伏乞速降指揮與諸路轉運使令密切稟行不得漏洩所貴別不生事取進止

論募人入賊以壞其黨劄子（同前）

臣竊聞京西賊盜日近轉多在處縱橫不知火數所患者素無禦備不易枝梧然獨幸賊雖猖狂未有謀畫若使其得一曉事之人教以計策不掠婦女不殺人民開官庫之物以振貧窮招豁怨之人而為黨與況今大臣不肯行國法州縣不復畏朝廷官吏尚皆公然迎奉疲民易說豈有不從若兇徒漸多而不暴虐則難以常賊待之可為國家憂矣以此思之賊衆雖多尚可力破使有一人謀主卒未可圖臣前因王倫賊時曾有起請十餘事內一件乞出牓招募諸處下第舉人及山林隱士負犯流落之人有能以身入賊算殺首領及設計誤賊陷於可敗之地者優（一作重）與酬獎所貴兇黨懷疑不納無賴之人以為謀主當時議者頗以為然伏乞採臣此意速降指揮與杜杞令所在張牓使賊聞知所貴投賊之人懷疑不納但

無謀主尚可剪除。取進止

論宜專責杜杞捕賊劄子 同前

臣伏見昨張海等賊勢初盛之時(一有吉字)，京西未有得力官吏，遂自朝廷差臺官蔡禀催督(一作監催)捉殺。後來已別選杜杞充京西轉運使，委以一路之事。兼近日差出兵馬甚多，分為頭項不少部分(一作內)。進退須要統一指蹤(一作縱)，號令不可二三。竊慮杜杞、蔡禀不相叶同，各出異見，凡指揮諸事，使諸將難從，一失事機，反成敗誤。自兵士差出，今已多時，然未聞奏報與賊鬬敵及殺獲次第。竊慮官兵互相廻避，空作往來，或恐遲疑之間，號令不一，致茲逗遛，未見成功。今雖賊勢稍稀，然亦未見殺獲之數，困獸猶鬬，不可不虞。寇死命窮(一作急賊死今)，恐未易敵，合早除剪。仍(一作切)須(一作由)督責。況蔡禀是應急差出，杜杞乃選材用之，責任之間，宜專在杞。兼聞蔡禀自到京西，處置多未合宜。近聞欲勑一巡檢，致得兵士喧譟，幾至生變。苟或如此，張皇竊恐別致生事。其蔡禀伏乞早賜指揮抽回，只委杜杞一面催捉，庶得(一作使)專一，早能(一作得)了當。取進止

論江淮官吏劄子 同前

臣聞江淮官吏等各為王倫事奏案已到多時，而尚未聞斷遣，仍聞議者猶欲(一作為)寬貸。臣聞昨來江淮官吏或斂物獻送，或望賊奔迎，或獻兵甲，或同飲宴。臣謂倫一叛卒，偶肆猖狂，而官吏敢如此者，蓋知賊可畏而朝廷不足畏(一有故字)也。今若更行寬貸，則紀綱隳壞，盜賊縱橫，天下大亂，從此始矣。何以知之？昨王倫事起，江淮官吏未行遣之間，京西官吏又已棄城而走，望賊而迎。若江淮官吏不重行遣，則京西官吏亦須輕恕。京西官吏見江淮官吏已如此，則天下諸路亦指此兩路為法，在處官吏皆迎賊棄城，獻兵納物矣，則天下何由不大亂也？臣伏思祖宗艱難創造基圖，陛下憂勤嗣守先業，而一旦四夷外叛，盜賊內攻，其壞之者誰哉？皆由前後迂繆之臣，因循寬弛，使朝威不振，綱紀遂隳。今已壞之至此，而猶不革前非，以寬濟寬，何以救弊？如晁仲約等情法至重，俱合深行，議者無由曲解，或聞以謂自是朝廷素不為備，不可全罪外官。假如有殺父與兄者，豈可只言自是朝廷素無教化，而不罪殺親之人？又如有人掠奪生人男女金帛，不可只言自是朝廷素無禮讓，而不罪劫人之賊。迂儒不可用，可笑如此。李熙古豈獨是朝

廷素有備之州傳永吉豈獨是朝廷素練之兵蓋用
命則破賊矣今朝廷素無禦備為大臣者又不責之
守州縣者合有罪又寬之天下之事何人任責竊緣
韓綱是大臣之家父子兄弟並（一作盡）在朝廷權要之
臣皆是相識多方營救故先於江淮官吏寬之只要
韓綱行遣不重今大臣不恐國體但掛私恩惟陛下
以天下安危為計出於聖斷以勵群下則庶幾國威
粗振賞罰有倫其晁仲約等乞重行朝典乞不寬恕
取進止

奏議卷第六

論[illegible]劄子　如何（一作[illegible]之決）
論西賊[illegible]狀　彼者（一作彼已）一旦（二字一作及）忽肯（一作而肯）一
議（民字下有知字）
論滕宗諒事劄子　支用錢多（一作用錢多過）在慶州日（一日）
（作目）憂嗟（一作驚嗟）獨有論奏（一作獨有論稱）
再論燕度鞫獄枝蔓劄子　虛張（一作虛廣）
論乞不勘狄青劄子　必不似葛宗古故意（一作必非故意）
論江淮官吏劄子　情法（一作情理）

奏議卷第七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三

諫院

論捕賊賞罰劄子（慶曆三年）

臣伏見方今天下盜賊縱横王倫張海等所過州縣
縣尉巡檢有迎賊飲宴者有獻其器甲者有畏懦走
避者有被其驅役者朝廷於此憂賊之時正患乏人
之際或於巡檢縣尉之内得一捕賊可使之人則必
須特示旌酬以行激勵苟或未能者猶須懸賞以待
之何況有而失賞伏見吏部選人區法自出身以來
兩任縣尉初任臨江軍新淦縣三年之内大小賊盜
獲四十餘火内雖小盜數多其如強劫群賊亦不為
少據於賞格合改京官而有司守繊細之文執尋常
之例謂其所獲雖為全火而不同時因不與理為勞
績臣料（一作請）天下州縣盜賊之多無如新淦天下縣
尉能捉賊之多亦無如區法又聞法次任吉水縣尉
使其縣民結為伍保至今吉水一縣全無盜賊民甚
便之法為縣尉官至卑賤所至之處皆有可稱臣思
朝廷非不欲賞善罰惡以行勸戒而患於有司法弊
拘守常文致抑才能失於旌賞其區法偶與臣相識
因得知之然人所不知抑而不申者何可勝數竊以

盜賊是方今急患縣尉方今切要之人皆朝廷常合
留意之事臣輒有起請事件具畫一如後

一選人區法捕賊之効甚多但為有司拘守細碎之文不理勞績其人已升得職官伏乞追取本人歷子別加考驗如實有勞能即乞不拘常格特與酬奬以勸後來

一臣謂天下群盜縱横皆由小盜合聚今但患其大而不防其微故必欲止盜先從其小能絕小盜者巡檢縣尉也然而賞罰之法其弊極多只如捕盜去惡但要淨盡豈必須是一日之內同

時捕獲假如有全火強盜縣尉巡檢以死命鬬敵若於兩日內捉盡已不理為勞績其守文之弊如此極多欲乞下銓司重定捕賊賞格施一作頒行

一臣伏見自天下有盜賊以來議者多陳禦盜之策皆欲使民結為伍保則姦惡不容今區法於吉水縣立伍保之法三年之內劫賊不敢入其縣界臣欲乞特降指揮下江南西路體量吉水縣自區法創立伍保之法以來如實全無劫賊又又一作民間以為便利即乞頒行伍保之法於

天下

右謹具如前取進止

論光化軍叛兵家口不可赦劄子　同前

臣竊見近日盜賊縱横張海等二三百人未能敗滅光化軍宣毅又二三百人作亂臣謂朝廷致得盜賊如是者不惟中外無備蓋由威令不行昨王倫賊殺主將自置官稱着黃衣改年號事狀如此乃是反賊使其不敗為患如何既敗之後不誅家族凡小人作事亦須先計成敗今使其事成則獲大利不成則無大禍有利無害誰不欲反只如淮南一帶官吏與王

倫飲宴率民金帛獻送開門納賊道左參迎苟有國法豈敢如此而往來取勘倫一作已及半年未能斷遣古者稱罰不踰時所以威激士衆今遲緩如此誰有懼心遂致張海等官吏依前迎奉順陽縣令李正已延賊飲宴宿于縣廳恣其劫掠鼓樂送出城外其人敢如此者蓋為不奉賊則死不奉朝廷則不死所以畏賊過如畏國法臣恐朝廷威令從此遂弱盜賊充勢從此轉強臣聞刑期無刑殺以止殺寬猛相濟用各有時伏望陛下勿採迂儒所說婦人女子之仁尚行小惠以誤大事其宣毅兵士必有家族伏乞盡戮

於光化市中使遠近聞之悚畏以止續起之賊其李正已仍聞已有臺憲上言亦乞斬於鄧州使京西一路官吏聞之畏恐知國法尚存不敢奉賊從來只被迂懦之人因循不斷誤陛下事壞得天下事勢已如此不可更循舊弊有失威斷惟陛下力行之取進止

薦李允知光化軍劄子 同前

臣近爲光化軍遭韓綱酷虐致得兵士作亂曾薦國子博士李允前知光化軍日軍民畏愛乞卻令依舊知軍不蒙朝廷施行近聞光化軍兵民官吏列狀奏乞李允知軍正與臣等所言符合臣等職在諫諍事無大小只要上益朝廷下叶物議今來所薦李允臣皆不識其面但採訪得此人實有吏才在光化日甚有惠政當此軍城（賊一作）燒劫之後此人必可撫綏今朝廷只見臣等薦論未賜深信既是本軍陳乞可以不疑朝廷前來失選良吏致因韓綱酷虐軍城今又不能別選良吏撫綏殘破致使軍民自乞一舊知軍若又不與則臣恐軍民怨怒變亂復生其李允伏乞依光化軍民所請卻令知軍取進止

論韓綱棄城乞依法劄子 同前

臣伏見前知光化軍韓綱近爲酷虐兵士致兵士等作亂攻劫州縣驚動朝廷上貽君父之憂下致生民之患而又不畏法棄城遁走其罪狀顯著便合誅夷朝廷慎於用刑尚令勘鞫至今多日未見施行竊以斷獄之議不過兩端而已有正法則依法無正法則原情今韓綱所犯法有明文情無可恕謹按律文主將守城爲賊所攻不固守而棄者斬此韓綱於法當斬有明文也綱不能撫綏士卒致其叛亂但其棄城而走情最難容當初亂兵未有器械韓綱手下自有六十餘人不亂兵士又有官庫器甲既不能盡力禦捍又不能閉城堅守公然將手下兵士津送全家上船便棄牌印城池而去致兵之亂起自綱身臨難逃身而不死國方今盜賊可憂之際若使天下州縣皆効韓綱見賊便走則在處城池皆爲賊有陛下州縣誰肯守之此韓綱之情又無可恕也綱之一死理在不疑（一有然字）外人但見拖延多日未行斷決皆謂朝廷好行姑息漸有恩貸之意又緣綱是大臣家子作如此大過生如此大患犯如此大刑名若曲法不行即不知（一作今後）孤寒有罪者何以行法其韓綱伏望聖慈出於睿斷早賜依法施行取進止

論乞賑救飢民劄子 慶曆三年

臣伏見近降大雪雖是將來豐熟之兆然即日一作目
陝西飢民流亡者衆同華河中尤甚往往道路遺弃
小兒不少只聞朝旨令那移近邊兵馬及於有官米
處出糶此外未聞別行賑救此急在旦夕不可遲回
其遺弃小兒亦乞早降指揮令長吏收卹仍聞京西
東大雪不止毀折桑柘不少竊慮向去絲蠶稅賦無
所出致貧民起為盜賊亦乞特降指揮體量臣竊見
國史書祖宗朝每奏一兩州軍小有災傷亦隨多少
賑卹或蠲免稅租蓋以所放者少不損國用又察民
疾苦微細不遺所以恩流布民不怨嗟不必須待

災傷廣闊方行賑救也方今人貧下怨之際不厭頻
推恩惠伏望聖慈特賜矜憫取進止

論救賑雪後飢民劄子 同前

臣風聞京城大雪之後民間飢寒之人甚多至有子
母數口一時凍死者雖豪貴之家往往亦無薪炭則
貧弱之民可知矣蓋京師小民例無蓄積只是朝夕
旋營口食一日不營求則頓至乏絕今大雪已及十
日使市井之民十日不營求雖中人亦乏絕矣況小
民哉雪於農民雖為利澤然農畝之利遠及春夏細
民所苦急在目前日夕已來民之凍死者漸多未聞
官司有所賑救欲乞特降聖旨下開封府或分遣使
臣適錄民間貧凍不能自存者量散口食并各於有
官場柴炭草處就近支散救其將死之命至於諸營
出軍家口亦宜量加存卹以示聖恩所散不多所利
者衆仍令兩府條件應有軍士在外辛苦及民人支
移稅賦殘零輸送艱辛等處並與擘畫早加存卹若
使戍兵愁苦道路怨嗟飢凍之尸列于京邑則大雪
之澤其利未見而數事之失所損已多伏乞聖慈特
賜留意取進止

論澧州瑞木乞不宣示外廷劄子 同前

臣近聞澧州進柿木成文有太平之道四字其知州
馮載本是武人不識事體便為祥瑞以媚朝廷臣謂
前世號稱太平者須是四海晏然萬物得所方今西
羌叛逆未平之患在前北虜驕悖藏伏之禍在後一
患未滅一患已萌加以西則瀘戎南則湖嶺凡與四
夷連接無一處無事而又內則百姓困弊盜賊縱橫
昨京西陝西出兵八九千人捕數百之盜不能一時
剪滅只是僅能潰散然却於別處結集今張海雖死
而達州軍賊已却百人又殺使臣其勢不小興州又
奏八九十人州縣皇皇何以存濟以臣視之乃是四

海騷然萬物失所實未見太平之象臣聞天道貴信示人不欺臣不敢遠引他事只以今年內事驗之昨夏秋之間太白經天累月不滅金木相掩近在端門考於星占皆是天下大兵將起之象豈有纔出大兵之象又出太平之道（一無遺字）字一歲之內前後頓殊豈非星象麗天異不虛出凡（一作宜）於戒懼常合脩省而草木萬類變化無常不可信憑使生懈怠臣又思若使木文不偽實是天生則亦有深意蓋其文止曰太平之道者其意可推也夫自古帝王致太平皆自有道得其道則太平失其道則危亂臣視方今但見其

失未見其得也願陛下憂勤萬務舉賢納善常如近日不生逸豫則三二歲間漸期脩理若以前賊張海等小衰便謂後賊不足憂以近京得雪便謂天下大豐熟見北虜未來便謂必無事見西賊通使便謂可罷兵指望太平漸生安逸則此瑞木乃誤事之妖木耳臣見今年（一作太平州）見曾進芝草者今又進瑞木竊慮四方相効爭造妖妄其所進瑞木伏乞更不宣示臣寮仍乞速詔天下州軍告以興兵累年四海困弊方當責己憂勞之際凡有奇禽異獸草木之類並不得進獻所以彰示聖（一作明）德感勵臣民取進止

論美人張氏恩寵宜加裁損劄子（同前）

臣近風聞禁中因皇女降生於左藏庫取綾羅八千疋染院工匠當此大雪苦寒之際敲冰取水染練供應頗甚艱辛臣伏思陛下恭儉勤勞憂民憂國以此勞人枉費之事必不肯為然外議相傳皆云見今染練未絕臣又見近日內降美人張氏親戚恩澤太頻臣忝為諫官每聞小有虧損聖德之事須合力言難避天譴臣竊見自古帝王所寵嬪御若能謙儉柔善不求恩澤則可長保君恩或恣意驕奢多求恩澤則皆速致禍敗臣不敢遠引古事只以今宮禁近事言

之陛下近年所寵尚氏楊氏余氏苗氏之類當其被寵之時驕奢自恣不早裁損及至滿盈今皆何在況聞張氏本良家子昨自脩媛退為美人中外皆聞以謂與楊尚等不同故能保寵最久今一旦宮中取索頗多恩澤日廣漸為奢侈之事以招外人之言臣不知陛下欲愛惜保全張氏或欲縱恣而敗之若欲保全則須常令謙儉不至驕盈臣料八千疋綾羅豈是（一作必非）張氏一人獨用不過支散與衆人而已乃是枉費財物盡為衆人至於中外譏議則陛下自受以此而言廣散何益昨正月一日曹氏封縣君至初五日

又封郡君四五日間兩度封拜又聞別有內降應是諸親戚盡求恩澤父母因子而貴可矣然名分亦不可太過其他疎遠皆可減罷臣謂張氏未入宮之前疎遠親戚各皆何在今日富貴何必廣為間人自招謗議以累聖德若陛下只為張氏計亦宜如此況此事不獨為張氏大凡後宮恩澤太多宮中用度奢侈皆是虧損聖德之事繫於國體臣合力言伏望聖慈防微杜漸早為裁損取進止

論乞止絕河北伐民桑柘劄子 同前

臣風聞河北京東諸州軍見修防城器具民間配率

甚多澶州濮州地少林木即令澶州之民為無木植送納盡伐桑柘納官臣謂農桑是生民衣食之源租調繫國家用度之急不惟絕其根本使民無以為生至於供出賦租將來何以取足臣伏思兵興以來天下公私匱乏者殆非夷狄為患全由官吏壞之其誅剝疲民為國斂怨蓋由郡縣之吏不得其人故臣前後累乞澄汰天下官吏者蓋備見其弊如此也今澶州之民驟罹此苦豈非長吏非才處事乖繆所致兼聞澶州民桑已伐及三四十萬株竊慮他郡盡皆效此伏乞早賜旨揮禁絕其合用材木仍乞下轉運司令相度漸次那容準備其澶州人戶經伐桑者乞差官檢覆量多少與權免將來絲綿紬絹之稅竊以軍國所須出自民力必欲外禦契丹之患常須優養河朔之民若使道路怨嗟人心離叛則內外之患何以枝梧伏望聖慈特賜留意取進止

論方田均稅劄子 同前

臣竊見近有臣寮上言均天下稅賦已送三司商量施行臣嘗聞自前諸處亦曾有均稅者多是不知均定一作筭之術或嚴行刑法或引惹詞訟或姦民欺隱或官吏誅求稅未及均民已大擾臣前任通判滑州

日有秘書丞孫琳與臣同官其人言先差往洺州肥鄉縣與郭咨均稅創立千步方田法括定民田悉無欺隱亦不行刑罰民又絕無詞訟其時均定稅後逃戶歸業者五百餘家復得稅數不少公私皆利簡當易行其千步均田法自有制度二十餘條臣在滑州時因聞此事遂略行體問鄰近州軍大率稅賦失陷一半方欲陳述乞行琳等均田之法今來已有臣寮上言均稅事竊慮未得千步方田簡當之法其孫琳見任滑州職官郭咨為崇儀副使在外欲乞召此二人送三司令一處商量一有取進止字

奏議卷第七

[redacted]允臣一作此下少一字失選一作不能選
[redacted]其素城其一作城作素在處城在一作則
[redacted]京西東東一作東京作京南免税租租一作祖税一作免
[redacted]来来一字不一作象安
[redacted]以此勞人以一作似
[redacted]郭咨咨一作

奏議卷第八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四

諫院

論張子奭恩賞太頻劄子 慶曆四年

臣風聞知汝州范祥為相度陝西青白鹽勅差張子奭權知汝州子奭自選人二年内遷至員外郎朝廷之意雖曰賞勞而天下物議皆云僥倖蓋以子奭宣勞絶少止兩次而遷官恩賜已數重自古賞功不過一次賞一作賞之不已故難弭人言初自選人改京官曰賞勞未及二歲改秘書丞又曰賞勞賜以章服又曰賞勞秘書丞不久又轉官又曰賞勞合得太常博士超遷員外郎又曰賞勞後行祠部為名曹又曰賞勞作京官合作知縣而作簽判又曰賞勞一任未滿合更有一任知縣又超通判差遣又曰賞勞此所以外人之議不允也況范祥暫出勾當只合交割以次官員或轉運司自差人權今朝廷差人已是失體又於子奭為此僥倖今朝臣待闕在京者甚衆豈無一人堪權知州者朝廷每用一人必當使天下人服今每一差遣則物議沸騰累日不息昔五代桑維翰為晉相一夕除節度使十五人為將而人皆服其精今中書差一權知州而不能免人譏議者蓋事無大小

當與不當而已其張子奭伏乞追寢權差之命仍乞今後外處差出知州只委本路轉運使差官權至於賞罰之柄貴在至公今英大之罪不過一刑而止豈有勞者終身行賞而不已亦乞今後有勞効之人量其大小一賞而止若其別著能効則拔擢自可不次人亦自然無言伏以朝廷用人惟患守例而不能不次選任但不涉於僥倖實有材藝之人誰敢有言子奭作使西鄙不謂無勞但恩典已優於賞已足可惜令天下指為僥倖之人而掩其前効況又上虧朝政不可不思取進止

論救賑江淮飢民劄子 同前

臣伏見近出內庫金帛賜陝西以救飢民風聞江淮以南今春大旱至有井泉枯竭牛畜瘴死雞犬不存之處九（一作春）農失業民庶嗷嗷然未聞朝廷有所存䘏陛下至仁至聖憂民愛物之心無所不至但患遠方疾苦未達天聰苟有所聞必須留意下民疾苦臣職當言昨江淮之間去年王倫蹂踐之後人戶不安生業倫賊纔滅瘡痍未復而繼以飛蝗自秋至春三時亢旱今東作已動而雨澤未霑此月不雨則終年無望加又近年已來省司屢於南方斂率錢貨而轉運使等多方刻剝以貢羨餘江淮之民上被天災下苦賊盜內應省司之重斂外遭運使之誅求比於他方被苦尤甚今若不加存䘏將來繼以凶荒則飢民之與疲怨者相呼而起其患（一有害字）不比王倫等偶然狂叛之賊也臣以為（一作謂）民怨已久民疲可哀因其甚困（一作困時）宜速賜施（一作惠）不惟消弭盜賊之患兼可以慰其疲怨之心伏望聖慈特遣一二使臣分詣江淮名山祈禱雨澤仍下轉運并州縣各令具逐處亢旱次第奏聞及一面多方擘畫賑濟窮民無至失時以生後患取進止

論內出手詔六條劄子 同前

臣伏聞近出手詔條六事以賜兩府大臣有以見陛下憂勤責任之意然而天下紀綱隳壞皆由上下因循一旦陛下奮然雖有責成之心而大臣尚習因循之弊不能力行改作以副聖懷自去年范仲淹韓琦等特被選擢陛下尋開天章閣召見而大臣遞互相推並不建明一事以救天下之弊洎至內出手詔范仲淹富弼等方始各條數事至今半年有餘或寢而不行或行而不盡或雖行而未有明効今陛下又以六事責之臣恐兩府大臣依前無以上副憂勤之意

下救當今之急臣願陛下不因常例奏事之時特御便殿召兩府大臣賜坐先戒以不得推避緘默後以當今大務問之須令有所陳述所問之急不過三四大事而已二虜交侵一也三路禦備之術何者可以易行而速効二也百姓困匱國用不足何以使公私俱濟三也若兩府大臣於此三事能其一者便委其專管示以責成可也若其不然臣恐手詔屢出聖意雖勞而大臣相推終未濟事陛下必欲速救時弊非專任而切責之不可也取進止

論葬荊王劄子 同前

臣伏覩朝旨雖差宋祁監護故荊王葬事然未見降下葬日及一行事件或聞以歲月不利未可葬或聞有司以財用不足乞且未葬夫陰陽拘忌之說陛下聰明睿聖必不信此巫卜之言而違禮典但慮議者堅執方今財用不足不可辦葬陛下閔有勞民枉費之說則不得不慮因以遲疑臣謂前後勑葬大臣浮費枉用之物至多豈是朝廷本意皆為主司措置之失致人因緣以為姦爾今若盡節（一作減有其浮仍）浮費及絕其侵蠹而使用物不廣（一作多）則將復以何辭而云不葬臣不知所（一作有）司曾將一行用度計定大數否內若干是浮費若干是實用若實用之物數猶至多而力不可辦則緩之可也若實用之物少只是舊例浮費多則可削去浮費而已今都不（一作未）計度而但云無物可葬則不可也未見實用之數多少不量力能及否而曰必須遵禮而曰必須葬亦未可也如臣愚見酌此兩端葬則為便然須先乞令王堯臣宋祁等將一行合用之物列其名件內浮費不急者一一減去之若只留實用之物數必不多假如稍多更加節減雖至儉薄理亦無害如此則葬得及時物亦不費夫儉葬古人之美節修葬古人之惡名今避儉葬不肯節費留喪而待有物之年以就修葬則非臣所知也若曰儉葬亦未能辦則乃過言之甚也然外之與議為國家論事體者皆云葬則為便今朝廷議者分而為二顧物力者則不顧典禮國體論典禮國體者則不思財用辦否各執偏見議久不決以惑陛下之聰明今便葬之害一不葬之害五便葬之害不過費物然力有何為不葬之害所失則大不肯薄葬而留之以待修葬成王之惡名一也信巫卜之說而違典禮二也目下減節力所易為他時豈足理或難待使皇叔之柩五七年間不得安宅而神靈無歸三也

使四夷聞天子皇叔薨而無錢出葬遂輕中國而動心四也今天下物力雖乏然凡百用度不能節費處多獨於皇叔之身有所裁損傷陛下孝治之美五也此臣所謂葬則為便者也荊王於國屬最尊名位最重伏乞早令定議無使後時取進止

論葬荊王（後贈燕王）一行事劄子　同前

臣風聞已有聖旨荊王葬事令三司與太常禮院及監葬官等同議減節浮費此足見陛下厚於皇叔之恩念民惜費之意一舉而兩得也然臣每見朝廷作事欲愛民節用而常枉費勞人蓋為議事之初不得其要或失於不精審者有四民間不科配一也州縣供應物有定數二也送葬之人在路禁其呼索三也州縣官吏不得過外供須以邀名譽四也苟絕此四者則無大患矣昨京西一路遭張海驚劫之後不可更有誅求臣今欲乞指揮三司應是合要之物並須官給不得民間科買仍乞先將一行儀仗人馬并送葬人等一人以上先定人數然後劄與京西令依數供頓則可無廣費自荊王以下諸喪非至親者不必令其盡往仍乞限定人數及每人將帶隨行人數亦乞限定凡皇親及一行官吏除宿頓合供飲食外不

得數外呼索州縣官吏亦不得於官供飲食外別以諸物獻送權要其受獻送并呼索並以入己贓論仍乞（一有選字）御史裹行一人隨行糺察其數外帶人及州縣隨順呼索獻送物等官吏物出於己亦從違制若託以供應為名於民間賤買及率斂者皆以枉法贓論如此防禦方可杜絕浮費以稱陛下厚親節用之心

論燕王子允良乞未加恩劄子　同前

臣伏見昨燕王初薨其子允良於苫塊中便答書題仍不稱孤子不落官銜今閭巷民家猶能檢按書儀粗知喪禮而允良為國宗屬全然不曉人事京師士流聞傳說為笑有玷聖朝又聞燕王諸子皆失教訓自其父病多不躬侍湯藥纔至父死便乞家財管勾居喪之禮亦無哀戚臣伏見近降詔勅約束補蔭子弟須是（今一作習 習一字無）試經業蓋謂訓誘臣寮子弟欲為臣下立家至於宗室之親號為藩屏全不訓誨使其不知禮義不及民間之子而不孝之聲流聞中外其允良等過失伏處陛下仁慈以睦宗族未欲別行責罰只乞不緣燕王薨謝別加恩典且與裁抑令其知過俟其向後改悔遷善方與加恩仍乞明以此意

戒諭近（一作所）責其餘宗室聞之各思嚮善不使外人非笑玷辱皇風取進止

論乞與元昊約不攻唃厮囉劄子（同前）

臣風聞魚周詢余靖孫抃等奉使北虜皆有事宜為（一作無爲字）北虜中詰問元昊通和之意將來必須因此別與朝廷生患又聞虜人已欲議移界至漸示相侵禍亂之萌其端可見臣自去年春始蒙聖恩擢在諫列便值朝廷與西賊初議和好臣當時首建不可通和之議前後具奏狀劄子十餘次論列皆言不和則害少和則害多利害甚詳懇切亦至然天下之士無一

人助臣言朝廷之臣無一人採臣說今和議垂就禍胎已（一作以）成而韓琦自西來方言和有不便之狀余靖自北至始知虜利急和之謀見事何遲雖悔無及當臣建議之際衆人方欲急和以臣一人誠難力奪衆議今韓琦余靖親見二虜事宜中外之人亦漸知通和為患臣之前說稍似可採但願大臣不執前議早肯回心則於後悔之中尚有可為之理昨來許賊之物數（一作職）已太多然尚有禁青鹽還侵地等事非賊所利幸其因此自絕不遣人來朝廷深戒前非慎自持重因而罷議不落賊計則轉禍為福後策可為

若賊志愈驕貪心未滿復遣（一作馳）人使更有須求則假此為名亦可拒絕今通和之事為中國之患大為二虜之利深萬一西賊貪深利而不惜侵地更無他求急來就和則此時取舍便繫安危陛下宜詔執（一作報）議之臣定果決之計認賊肯和之意知我害彼利之謀尤須多方以事拒絕臣計西賊無故而請和者不止與北虜通謀共困中國兼欲詐謀款我併力以吞唃厮囉摩旃瞎旃之類諸族地大力盛然後東向以攻中國耳今若未有他計拒其來和則當賜以詔書言唃厮羅等皆受朝廷官爵父子為國蕃臣今若

講和則不得攻此數族且攻此數族是賊本心所貪聞我此言必難聽約用此為說亦可解和臣所以區區惟願未和者盡臣愚慮知不和患輕易為處置和後患大不可枝梧臣前後奏章論列已備此乃天下安危大計聖心日夜所憂臣為言事之官見利害甚明若不極言罪當誅戮伏望聖慈特賜省覽取進止

論更改貢舉事件劄子（同前）

臣竊聞近有臣寮上言請改更貢舉進士所試詩賦策論先後事已下兩制詳議伏以貢舉之法用之已久則弊（一有理字）當變更然臣謂必先知致弊之因方可

言變法之利今貢舉之失者患在有司取人先詩賦而後策論使學者不根經術不本道理但能誦詩賦節抄六帖初學記之類者便可剽盜偶儷以應試格而童年新學全不曉事之人往往幸而中選此舉子之弊也今為考官者非不欲精較能否務得賢材而常恨不能如意太半容於繆濫者患在詩賦策論通同雜考人數既衆而文卷又多使考者心識勞而愈昏是非紛而益惑故於取捨往往失之者此有司之弊也故臣謂先宜知此二弊之源方可言變法之利今之可變者知先詩賦為舉子之弊則當重策論知通考紛多為有司之弊則當隨場去留而後可使學者不能濫選(一作進)考者不至疲勞(一作濫選)今若不改通考之法而但更其試日之先後則於革弊未盡其方凡臣所請者若漫然徒言之恐不能盡其利害請借二千人為率以明變法之便謹條如左

凡貢舉舊法若二千人就試常額不過選五百人(每年到省就試及取人之數大約不過此)是於詩賦策論六千卷中(每一人三卷)選五百人而日限又迫使考試之官殆廢寢食疲心竭慮困勞致昏故雖有公心而所選多濫此舊法之弊也今臣所請者寬其日限而先試以策而考之擇其文辭鄙惡者文意顛倒重雜者不識題者不知故實略而不對所問者(限以事件若干以上)誤引事迹者(亦限件數)雖能成文而理識乖誕者雜犯舊格不考式者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計於二千人可去五六百以其留者次試以論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其留而試詩賦者不過千人矣於千人而選五百則少而易考不至勞昏考而精當則盡善矣縱使考之不精亦選者不至大濫蓋其節抄剽盜之人皆以先經策論去之矣(策論逐場義考則舉子不多考)

(官不至勞昏去留必不誤)比及詩賦皆是已經策論粗有學問理識不至乖誕之人縱使詩賦不工亦足以中選矣如此可使童年新學全不曉事之人無由而進此臣所謂變法必須隨場去留然後能革舊弊者也其外州解送到且當博採(稍可盡令試策)要在南省精選若省牓奏人至精則殿試易為考矣故臣但言南省之法此其大槩也其高下之等仍乞細加詳定大率當以策論為先

右臣所陳伏乞特加詳覽苟有可採即乞降付有司與前所上言參同詳議著于令式謹具狀奏聞

論臣寮不和劄子同前

臣伏覩方今夷狄外彊公私內困盜賊並起蝗旱相仍陛下軫念生民深思禍患憂勤之意夙夜焦勞而中外臣寮未能為國家慮遠謀建長策少濟時事以寬聖懷近日以來風俗尤薄搢紳之列不務和同或徇私意以相傾或因小事而肆忿紛然毀譽傳布道塗飾己短以遂非各期必勝進偏辭而互說上惑聖聰當陛下思念遠圖之時致陛下日厭紛紜之議至於朝廷得失邦國安危熟視恬然各思緘默陛下仁慈睿聖務存大體未欲明行責罰以戒澆浮伏望聖慈特降詔書戒勵中外革茲時弊各使同心憂國捨小謀大然後陛下不為小事紛紜煩於聽覽則可以坐運宸算以康時難取進止

論三司判官擇人之利劄子慶曆四年

臣伏見近差薛紳為轉運使紳是三司判官資例合作轉運使然外人議論未允者若以（以一作昔）日差人更有不如紳者亦不足怪蓋見朝廷近更新制不次用人凡舊轉運使稍不材者悉令換易忽見却用薛紳所以人言未允昨來京東用沈邈替却（却一無却字）晁宗簡今用薛紳又更不及宗簡此臣之所未諭也平時無事公私上下從容吏無大小奉法守常而已所以疑（疑一作凝）廢謹不為大過雖庸暗繆懦者皆可苟祿偷安而朝廷可以不擇賢愚一例差撥官雖漸濫猶未敗誤今天下事勢豈比嚮時盜賊縱橫而州郡無備公私困乏而用度轉多賦役繁興而人戶凋耗雖有出人之才尚恐不能了事豈可尚循舊例依次用人（一作入）然臣竊思方今中外差除未肯屏去舊例如紳之輩謂其已作省判須且依例除轉運以此思之若省判須令（令一作今）作轉運則弊在差省判之時不早慎擇也夫前已濫者不能驟去後來者又不擇之永無

澄清之時矣臣今欲乞詳定差省判之法每遇闕人或令本省使副自舉或朝廷先擇舉主令舉主擇人但重其保任同罪之法而不必限其資序如此則省判得人省判得人則將來有好轉運使有好轉運使則逐路澄清民紓用足以此而言擇得一省判為數十州民之福其利甚大失得人為利甚大則失人為害亦大矣伏望聖慈留意裁擇取進止

詳定貢舉條狀慶曆四年（一作議科場奏狀）

初范仲淹等欲復古勸學詔近臣議於是翰林學士宋祁御史中丞王拱辰知制誥張方平歐陽脩殿中侍御史梅摯天章閣侍講曾公亮王洙右正言孫甫監察御史

（劉沆九人同上此奏其文則出公手元在外制集今移入此卷）

臣等準勑差詳定貢舉條制者伏以取士之方必求（一作真）其實用人之術當盡其材今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一作求）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此獻議者所共以為言也臣等參考衆說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一作人皆）士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飭矣故為學制（一作立學）合保薦送之法夫上之所好（一作設法）下之所趨也今先（一有學字）策論則文辭者留心於治亂矣簡其（一無此字）程式（一作拔）則閎博者得以馳騁矣問以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一本其詩賦之未能自肆者至此所謂盡人之材者也在此下）故為先策論過落簡詩賦考式問諸科大義之法此數者（一有言字）其大要也其詩賦之未能自肆（一作縱）者雖用今體經術之未能亟通者尚依舊科則中常之人皆可勉及矣此所謂（一作為）盡人之材者（一無此字）也其（一有也字）通禮一有司之所習及（一無也字）此州郡封彌謄錄進士諸科帖經（一作墨帖）之類皆細碎而無益者一切罷之凡其所為（二字一作為法者）皆申之以賞罰而勸焉如此則養士有素（一作養）取材不遺（一有為治之本也五字）苟可施行望賜裁擇

奏議卷第八

論張子奭[illegible]劄子　材藝之人（之一作出）

論救賑雪後饑民劄子　救救（一作口救）外遣運使（一作外遣轉運）

論乞[illegible]劄子　具奏狀劄子（五字一作凡）

論更改貢舉事件劄子　而後可使（而一作欲）

諫院

論討蠻賊任人不一劄子　慶曆四年

臣竊患朝廷處事不早及其臨事草草便行應急倉
皇常多失誤昨湖南蠻賊初起一作動自昇州差劉沆
知潭州授龍圖閣學士令專了蠻事沆未到湖南又
差楊畋作提刑又令專了蠻事畋未到續後又差周
陵為轉運使令專了蠻事周陵差勑未到又自朝廷
遣王絲安撫令專了蠻事王絲方在路又自淮南遣
徐的往彼令專了蠻事不惟任人不一雖責成功兼

此數人一時到彼不相統制凡於事體見各不同使
彼一方從誰則可若所遣皆是才若則用才不在一作必
人多若遣不才雖多適足為害此臣所謂臨事倉
皇應急草草之失也今劉沆自守方面不可動楊畋
周陵自是本路不可動徐的於數人中最才又是朝
廷最後差去可以專委責成其間惟有王絲一人在
彼無用可先抽回近聞一作覩絲有奏請欲盡驅荊南
土丁往彼捉殺臣曾謫官荊楚備知土丁子細若果
如此則必與國家生患朝廷已不從之然絲處事可
見矣若絲到彼默然端坐並無所為一任徐的等擘

畫則絲在彼何用自可召還若以其身是臺官出稟
朝命恥以不才默坐於中強有施為竊慮的等不能
制絲又州縣畏絲是朝廷差去從其所見誤事必多
一有臣字尚恐大臣有主張絲者遂非偏執曲庇於絲不
欲中道召回彰已知人之失護其不才之恥未肯抽
回即乞諭徐的專了賊事只令絲至一路州軍適行
安慰訖即速還庶不敗事取進止

論湖南蠻賊可招不可殺劄子　同前

臣風聞楊畋近與蠻賊鬬敵殺得七八十人首級仍
聞入彼巢穴奪其糧儲挫賊之鋒增我士氣畋之勇

略固亦可嘉然朝廷謀慮事機宜思久遠竊恐上下
之心急於平賊聞此小捷便形虛喜不能鎮靜外示
輕脫其間二事尤合深思一曰不待成功便行厚賞
二曰謂其可殺更不肯招苟或如此則計之大失而
事之深害也今湖南捕賊者殺一人頭賞錢十千官
軍利賞見平人盡殺平人驚懼盡起為盜除鄧和尚
李花腳等數十一作大頭項外其餘隨大小成火若不
可勝數今畋所擊只一洞所聚已二千餘人於二千
人中殺七八十人是二十分之一其餘一時暫鳥散必
須復集臣見自古蠻蛋為害者不聞盡殺須是招降

昨緣邵飾等失信於黃捉鬼遂恐更難招誘今若因畋小勝示以恩威正是天與招服之時（一有字）機不可失也若令畋自作意度招取大頭項者因此小勝傳布捷聲其餘諸處結集者分行招誘藉此聲勢必可盡降旬日之間湖南定矣若失此時漸向夏熱以我所病（一作病害）之兵當彼慣習水土之賊小有敗衄則彼勢復堅不惟為害湖南必虞自此貽朝廷憂患今於未了之間便行厚賞則諸處巡檢捕賊官等見畋獲賞爭殺平人而畋等自恃因戰得功堅執不招之議朝廷亦恃畋小勝更無招輯之心上下失謀必成大患其楊畋等伏乞且降勑書獎諭授與事宜俾彼招安便行厚賞今湖南賊數雖多然首惡與本賊絕少其餘盡是枉遭殺戮逼脅為盜之徒在於人情豈忍盡殺惟能全活人命多者則其功更大仍乞明說此意諭與楊畋其賞與乞少遲留庶合事體取進止

再論湖南蠻賊宜早招降劄子 同前

臣風聞湖南蠻賊近日漸熾殺戮官吏鋒不可當新差楊畋銳於討擊與郭輔之異議不肯招降又王絲去時朝廷亦別無處分慮絲到彼與畋同謀盡蠻賊止可招攜卒難剪撲而畋等急於長功恐失事機今深入而攻則山林險惡巢穴深遠議者皆知其不可若以兵外守待其出而擊之則又未見其利也蓋以蠻所依山在衡州永州道州桂陽監之間四面皆可出寇若官兵守於東則彼出於西官兵守於南則彼出於北四面盡守則用兵太多分兵而邀之則兵寡易敗此進退未有可擊之便也今盤氏正蠻已為鄧和尚黃捉鬼兄弟所誘其餘山民莫傜之類亦皆自起而為盜竊聞常寧一縣殆無平民大小之盜一二百火推其致此之因云莫傜之俗衣服言語一類正蠻黃鄧初起之時捕盜官吏急於討擊逢蠻便殺屢殺平人遂致莫傜驚惶至此以此而言則本無為盜之心固有可招之理然欲諸盜肯降必須先得黃鄧昨邵飾等初招黃捉鬼之時失於恩信致彼驚逃尋捕獲之斷其腳筋因而致死今鄧和尚等若指前事為戒計其必未輕降如云且招終恐難得必須示以可信之事推以感動之恩若得黃鄧先降其餘指麾可定今深入而攻既不可待其出而擊之又不可且殺且招又不可以臣思之莫若罷兵曲赦示信推恩庶幾招之可使聽命臣亦廣詢南方來者云我若推信彼不難招鄧和尚等大則希一班行其次不過殿

侍足矣正蠻叛者得一團主之名亦足矣莫傜之類使安耕織而歲輸皮粟得為平民乃彼大幸不徒足志而已今若擊之不已則其為害愈深況漸近夏暑南方煙瘴士卒不習水土須慮死傷仍恐迫之太急則潭郴全邵諸寨向化之蠻皆誘脅而起則湖南一路可為國家之憂臣欲乞速令兩府大臣深究招殺之利害共思長策決定廟謨若遷延後時致彼猖熾不幸官吏頻遭殺害則朝廷之體難為屈法而招彼以其罪既多必恐不能自信則兵久不解害未有涯伏望聖明斷之在早取進止

論水洛城事宜乞保全劉滬等劄子 慶曆四年

臣近風聞狄青與劉滬爭水洛城事枷禁滬等奏來竊以邊將不和用兵大患況狄青劉滬皆是可惜之人事體須要兩全利害最難處置臣聞水洛城自曹瑋以來心知其利患於難得未暇經營今滬能得之則於滬之功不小於秦州之利極多昨韓琦等自西來聞有論奏非以水洛為不便但慮難得而難成今滬能得之又有成之之志正宜專委此事責其必成而狄青所見不同遂成釁隙其間利害臣請詳言國家近年邊兵屢敗常患大將無權今若更沮狄青釋放劉滬則不惟於狄青之意不足兼沿邊諸將皆挫其威此其不便一也臣聞劉滬經營水洛城之初奮身展効不少先以力戰取勝然後誘而服從乃是兜留諸族畏滬之威信今忽見滬先得罪帶枷入獄則新降生戶豈不驚疑若使翻然復叛則今後邊臣以威信招誘諸族誰肯聽從不惟一作水洛城更無可成之期兼沿邊生戶永無可招之理此其不便二也自用兵以來諸將為國立事者少此水洛城不惟自曹瑋以來未能得之亦聞韓琦近在秦州嘗欲經營而未暇今滬奮然力耳其功垂就而中道獲罪遂無所成則今後邊將誰肯為國家立事此其不便三也臣又聞水洛之戍雖能救援秦州而須藉渭州應副今劉滬既與狄青異議縱使水洛築就他時萬一緩急狄青怨滬異已又欲遂其偏見稍不應副則水洛必須復失其不便四也緣此之故遂移青於別路則是因一小將移一部署此其不便五也此臣所謂利害甚多最難處置者也臣謂今宜遣一中使處分魚周詢等速令和解務要兩全必先察諭狄青曰滬城水洛本有所稟非是擅為役衆築城不比行師之際滬見利堅執意在成功不可以違節制加罪滬宜釋

放朝廷不欲直放恐挫卿之威卿自釋之使感卿恩若他時出師臨陣有違進退之命者任卿自行軍法然後密諭滬曰汝違大將指揮自合有罪朝廷以汝於水洛展効望汝成功故諭青使赦汝責爾卒（一作畢）事以自贖俟水洛功就則又戒青不可因前曾異議堅執不修惟幸失之遂已徧見今後水洛緩急尤須極力應副萬一小有蹉失則是汝挾情故陷之必有重責如此則水洛之利可成蕃戶之恩信不失邊將立事者不懈大將之威不挫苟不如此未見其可蓋罪滬既不可罷水洛城又不可沮狄青又不可專關利害伏望聖慮深思取進止

再論水洛城事乞保全劉滬劄子 同前

臣伏見朝廷近為修水洛城事雖已差魚周詢等就彼相度風聞周詢近有奏來為水洛蕃族見狄青枷取劉滬等因致驚擾周詢卻乞將帶滬等往彼以此足驗劉滬能以恩信服彼一方朝廷必知水洛為利而不欲發之非滬守之不可然滬與狄青尹洙已立同異難使共了此事臣謂必不得已寧移尹洙不可移滬尚慮議者必謂不可因小將而動大將今若但移洙而不動狄青即不是特移大將矣若卻移路分更升差遣或召拜他官苟不類前後因事移替之人即不是因滬被移矣如此則於洙無損於滬獲全其功於邊防利便三者皆獲其利若曲為尹洙狄青卻將立功將校輕沮則其害有三大凡文武官常以類分武官常疑朝廷偏厚文臣假有二人相爭實是武人理曲然武人亦不肯服但謂執政盡是文臣遞相黨護輕沮武士況今滬與洙爭而滬實有功劾其理不曲若曲罪劉滬則沿邊武臣盡皆憤怒其害一也自有西事以來朝廷擢用邊將極多能立功効者絕少惟范仲淹薦大順城种世衡築青澗城滬築水洛

耳臣亦聞三者惟滬尤為艱辛是功不在二人之下今若曲加輕沮則今後武臣不肯為朝廷作事其害二也滬若不在水洛則蕃族（一作部）恐他人不能綏撫（一有舊二字）別致生事則今後邊防永不能招緝蕃部（一無部此二字）其害三也今三利三害其理甚明但得大臣公心不於尹洙曲有黨庇則不與邊防生患此繫國家利害甚大伏望聖意斷而行之取進止

論陳留橋事乞黜御史王礪劄子 同前

臣伏覩朝廷近為王堯臣吳育等爭陳留橋事互說是非陛下欲盡至公特差臺官定奪而王礪小人不

能上副聖意挾公徇私（一作挾私徇內）妄將小事張皇稱王
堯臣與豪民有情弊誣奏慎鉞令堯吏滑行殺害及
妄稱真宗皇帝朝移橋不便致民切齒等事及勘出
事狀王堯臣元不曾受豪民請囑慎鉞亦不曾令小
吏滑行殺害及據先朝日曆內真宗皇帝親諭王旦
爲陳留橋損害舟船特令修換證驗得王礪所言悉
是虛妄上惑聖聽頼陛下聖明慎於聽斷不使輕信
其言別令呂覺根勘今既勘出事狀方明王礪不公
伏以臺憲之職本要糺正紀綱而礪但務挾私欺罔
天聽合行黜責其罪有四一曰謗黷先朝聖政謹按

日曆書真宗皇帝親諭王旦移橋一事乃是先帝知
民間利病移得此橋爲便故史官書之以彰聖政爲
後世法今王礪却稱是真宗朝權臣受豪民獻賂移
得此橋不便民間至今切齒若如王礪所說即是真
宗誤信權臣移橋致民怨怒乃是當時闕政今國史
書橋便利彰先帝（一作冊）聖政王礪言移橋不便是先
朝闕政臣不知國朝舊史可信爲後王礪之言可憑
其虛妄謗黷之罪可誅一也二曰中傷平人使今後
勞臣不勸臣見向前三司使不能學畫錢穀至有强
借豪民錢二十萬貫買天下官私物貨至税果菜之

類細碎刻剝自堯臣在三司不聞過外誅求而即今
財用不至大闕亦聞南郊漸近諸事亦精有備當此
窘迫之用（一作人）之時而能使民不加賦而國用粗足
亦可謂勞能之臣方當責其辦事今因移一橋小事
而王礪誣其與豪民有情致興大獄及至勘出並無
情弊是王礪不卹朝廷事體當此之用（一作人）之際將
能幹事之臣因小事妄加傷害其罪二也三曰誣奏
平人爲殺人賊見臺官言事許風聞者謂耳目不及
之事即許風聞今王礪目見慎鉞所遣小吏別無武
勇又無器仗而稱其有殺害之心及至勘出並無迹

狀其罪三也四曰挾私希旨初朝廷本爲省府互爭
別選不干礙官定奪王礪既吳育是舉主即合自陳
乞別差官豈可謗黷先朝希合舉主且礪言慎鉞是
堯臣所舉感恩必深今礪是吳育舉豈不懷感且吳
育與王堯臣本無怨恨各爲論列本司公事所見異
同乃是常事但王礪小人妄思迎合張皇欺誑其罪
四也且王礪謗黷先朝聖政之罪若不重責則無以
彰陛下孝治之明中傷堯臣若不重責則使勞能之
臣不能安心展効其誣奏慎鉞遣吏殺害及挾私迎
合舉主之罪若不重責則今後小人（一作臣）恣情妄作

獄訟必多事繫朝廷之體臣忝諫諍不可不言其王礪伏乞重行貶黜取進止

論王礪中傷善人乞行黜責劄子 同前

臣近有劄子并曾面奏為臺官王礪特被差委輙敢徇私妄言王堯臣因移橋別有情弊等事欺誑朝廷上賴陛下聖明再令推究勘得堯臣並無私曲已蒙聖恩釋放自王礪妄形彈奏羅織無事之人欲借國威以報私忿立朝之列人各自危及聞堯臣不陷枉刑更蒙陛下恩釋中外之士稍復安心然小人在朝非國之利如礪善惡未辨尚可含容今既試之以事

見其傾險之迹則豈可更令濫處臺憲中傷善人伏望聖慈早行黜責以戒在位傾邪之輩者一作輩亦使今後選用之人不敢尚華委任別造過愆若礪不黜竊慮今後被差委者動皆作過則陛下無由使人此事所繫不細取進止 四月庚戌王礪罷御史改太常博士通判鄆州

論任人之體不可疑劄子 同前

臣近見淮南按察使邵餙奏為體量知潤州席平為政不洽及不教閱兵士等朝廷以餙為未足信又下提刑司再行體量臣竊以轉運提刑俱領按察然朝廷寄任重者為轉運其次乃提刑爾今寄任重者言

事反不信又質於其次者而決疑臣不知邵餙果是才與不才可信與不可信 三字一作否 一如不才不可信則一路數十州事豈宜委之若果才而可信又何疑焉又不知為提刑者其才與餙優劣如何若才過於餙尚可取信萬一不才於餙見事相背却言席平為才邵餙合有罔上之罪矣若反以罪餙臣料朝廷必不肯行若捨餙與席平俱不問則善惡不辨是非不分況席平曾作臺官立朝無狀只令制勘亦不能了尋為御史中丞以不才奏罷朝廷兩府而下誰不識平其才與不才人人盡知何必更令 一作待 提刑體量然

後為定今外議皆言執政大臣託以審慎為名其實不肯主事而當怨須待言事者再三陳述使被黜者知大臣迫於言者不得已而行只圖怨不歸已苟誠如此豈有念民疾苦澄清官吏之意哉若無此意 一有只字 是好疑不決則尤是朝廷任人之失自去年以為轉運使不察官吏特出詔書加以使名責其按察今按察使依稟詔書舉其本職又却疑而不聽今後朝廷命令誰肯信之凡任人之道要在不疑寧可艱於擇人不可輕任而不信若無賢不肖一例疑之則人各心闌誰肯辦事今邵餙言一不才顯者所責朝廷

肯行然後部下振竦官吏畏服今反為朝廷不信却委別人則帥之使威誰肯信服帥亦慙見其下今後見事不若不為不獨部帥一人臣竊聞諸處多有按察官吏皆為朝廷不行人各嗟慙以謂任以事權反加沮感朝廷之意不可諭也伏望聖慈特勑其一作三字取部帥所奏特與施行又令今後按察使奏人如不才老病灼然不疑者不必更委別官亦以不信所貴不失任人之道而令臣下盡心取進止

論與西賊大斤茶劄子 同前

臣伏覩昨者西賊來議通和朝廷許物數目不少內

茶一色元計五萬斤緣中國茶法大斤小斤不同當初擬議之時朝廷謀慮不審不曾明有指定斤數竊慮西賊通和之後須要大斤若五萬斤大斤是三十萬小斤之數如此則金帛二十萬茶三十萬乃是五十萬物真宗時契丹大舉至澶州只用三十萬物三十年後乘國家用兵之際兩國交爭方添及五十萬今元昊一隅之敵一口便與五十萬物臣請略言為國家大患一兩事不知為國計者何以處之三十萬斤之茶自南方水陸二三千里方至西界當今民力困乏陛下不恥屈志就和本為休民息力若歲般輦

不絶只此一物可使中國公私俱困此大患一也計元昊境土人民歲得三十萬茶其用已足然則兩榷場搶茶之外須至別將好物博易賊中無用之物其大患二也契丹常與中國為敵國指元昊為小邦若見元昊得物之數與彼同則須更要增添何以應副不過云茶不比銀絹本是麤物則彼必須亦要十數萬大斤中國大貨利止於茶鹽而已今西賊一歲二十萬斤北虜更又一作要三二十萬中國豈得不困此其大患三也昨與西賊議和之初大臣急欲事就不顧國家利害惟恐許物不多及和議將成契丹語淺

兩府方有悔和之色然許物已多不可追改今天幸有此一事尚可罷和臣乞陛下特召兩府大臣共議保得久遠供給四夷中國不困則雖大斤不惜若其為患如臣所說不至妄言即乞早議定計取進止

論西賊占延州侵地劄子 慶曆四年

臣竊聞元昊近於延州界上修築城壘強占侵地欲先得地然後議和故揚守素未來而占地之謀先發又聞邊將不肯力爭此事所繫利害甚大臣料賊意見朝廷累年用兵有敗無勝一旦計無所出專以金帛買和知我將相無人便欲輕視中國一面邀求賂

遣一面侵占邊疆不惟驕賊之心難從實亦為國之害不細今若縱賊於侵地立起堡寨則延州四面更無捍蔽便為孤壘其（而一作）賊盡據要害之地他時有事延州不可保守若失延州則關中遂為賊有以此而言則所侵之地不可不爭伏況西賊議和事連此虜今人無愚智皆知和為不便但患國家許物已多難為中悔若得別因他事猶可絕和何況此侵地是中國合爭之事豈可不爭臣謂今欲急和而不顧利害者不過邊臣外憚於禦賊而內欲邀議和之功以希進用耳故不肯擊逐羌人力爭侵地蓋小人無識只苟目前僥進之利不思國家久遠之害是國家屈就通和只與邊臣為一時進身之利而使社稷受無涯之患陛下為社稷計豈不深思大臣為社稷謀豈不極慮伏望聖慈遣一使往延州令龐籍力爭取吳賊先侵之地不令築城堡寨若緣此一事得絕和議則社稷之福也臣仍慮西賊來人尚有青鹽之議此事人人皆知不可許亦慮小人無識急於就和者尚陳鹽利以惑聖聰伏望聖慈不納浮議取進止

奏議卷第九

論麟州事宜劄子（已見河東奏草全書中）

乞罷鐵錢劄子（同前）

論耕禁地劄子（同前）

論礬務利害狀（同前）

相度銅利狀（同前）

右五篇此卷更不重出存其目以告來者

論[illegible]賊劄子

若以其（一作若 其自以）便形虛喜（一作便 謂兵驕）因此（一作因取）遂捨捕賊官等（捨字一無）乞少（一作宜少）

論[illegible]賊劄子

論水洛城事宜劄子

枷禁滬等奏來（一作撫延滬 等施領軍）釋故（一作而釋）竟留諸族（一作諸 蕃族）畏滬之威信（一作良諸之 威怯滬往）驚疑（一作生疑）邊臣（一作將）自用兵以來（一作自西用兵）陝應副（一作）之助其不便四也（一作此 其字上）築城（築字上有且字）可成（一作）留其可（一有也字）

再論水洛城事宜劄子

小將（二字一作滬）若卻移此（此上一有滬字）邊防利便（一作遠防 體無不便）之葷護（一作助）武士（一作人）滬實有功效其理不曲（一作滬實有功 又有理不曲）極多（一作固多）絕少（一作殊少）築水洛耳（洛字下一有城字）艱辛（一作勤）是功（一作而功）不肯（一作無復）蕃族（一作生蕃）別致（別字上一有尚字）葷疕（一作額瘡）一

[illegible]爭陳留橋事（橋字上一有修字）亦聞（一作又聞）

[illegible]又令今後（一無又令二字）

[illegible]大斤小斤（一作大小斤）所說（一作字料）

奏議卷第十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六

諫院

論大臣不可親小事劄子（慶曆三年）

臣伏見兵興累年天下多故樞密之職事任非輕雖典兵戎體均（一作同）宰輔至於大小撥務其繁文倍於中書所以國家舊制都副承旨皆用士人位比屬僚事參謀議祖宗之制（一作世）尤慎擇材或取其歷職詳練者以為副使自承平以來綱紀隳廢惟用人吏備員而已當四方無事之時兩府檢例行事上下尸曠恬然不恤自兵戎既動中外事繁循務因循致多敗誤今承旨不親職事惟署文書凡百行遣皆委諸房小吏使副大臣不免親臨細事既不得精心思慮專意廟謀至於碎務繁多又不能躬自檢察遂使邊防急奏多苦滯留軍國密謀動成漏洩凡關事體不便處多皆由樞臣難自躬親而承旨不能舉職也臣今欲乞依祖宗舊制承旨特用士人如武臣中難得其人即請於文官中精選材能換與合入官資責其舉職仍令樞密使副條列常行事目有可以分職責成者悉以委之使大臣專意廟謀屬吏分行職事時參國論（一作論議）庶有裨補（一作助）既復朝廷之舊制又於事

體而合宜伏望聖慈特賜裁擇取進止

論中書增官屬主文書劄子 同前

臣伏見近來朝廷號令頻數更改又頻降出四方多不遵稟而朝廷之臣無專主者亦不勾校稽違考責實効以不戢之意行不信之言宜乎空文雖多而下不畏聽今百職廢壞幹實由斯臣竊見漢丞相官屬甚多欲乞精選材臣采漢名號增置兩府官屬官一二員使專掌政令之出者置簿拘管候天下施行報應校其稽違舉行朝典即不得以承受回申便為報應須是施行實迹具以條聞旋行勾銷以見能否臣

謂若設此官則天下知朝廷有責實之意今後可使令出必行官無曠職如允臣所請（一作奏）乞下兩府重議施行取進止

論班行未有舉薦之法劄子 同前

臣伏見朝廷選任百官文武參用文官在選者各以舉主遷京朝官其間雖容特有濫冒然孤寒有才行之人亦往往獲進惟有武官中近下班行並無賢愚分別一例以年歲遞遷自借職得至供奉官須是三十餘年使賢愚同滯而國家緩急要人使用無由知其能否或要人使則臨時只看腳色點差多是不副

所選臣謂班行入仕之人雖多端然其中亦極有才能可任用者但國家舉選之法全未精博臣欲乞將近下班行比類選人別立舉官之法凡無人舉者官有所止更不例遷有舉主者（一作舉主足者）方與遷轉或且令無舉主者依舊年限遷轉將有舉主者別作任使仍乞嚴為約束重其連坐之法使舉者不容冒濫則才與不才漸可分別而用人不濫況今四方多事天下都監巡檢監當之類盡要得人方能（一作可）集事不必邊任并閤職方用舉薦其他要切使喚處多如允臣所請乞付樞密院商量立定法制頒行取進止

論乞放還蕃官胡繼諤劄子 同前

臣竊見朝廷前歲以延州蕃官胡繼諤因為邊臣所疑移入內地見任亳州都監以子守清悉領父之諸部風聞近為不服（一作水）亳州水土死（一作死無）亡却家族身又疾病曾有奏陳乞移一京西地涼之處臣謂方今西鄙用兵之際朝廷宜廣推恩信撫御蕃夷既欲守清盡死於邊疆當厚遇繼諤保全其家族豈有既任其子又疑其父繼諤求（一作來）還內地其實異鄉雖曰居官乃是囚縶致其失所身病家亡況彼初心又無顯過在繼諤之身已有幽囚冤枉之嘆於守清之

分又失駕馭豪傑之方萬一繼諤疾病死而不歸守清父子之心豈得無恨反視中國乃為世讎必與邊陲別生患害其餘部族亦必離心國家自用兵以來凡有計謀未聞勝算尤於招撫蕃夷之術常失恩威致使離叛者多皆願附賊在於繼諤處置特乖臣欲乞因其有請召至京師與雪前疑孚加禮遇放還本族示以推誠守清得父子復完必思盡節繼諤感國家之遇必有所施若朝廷猶以為疑即乞先以此意詔問守清計其必無棄父之理若彼自不欲其歸則他日可無後患取進止

繳進王伯起上書狀 同前

右臣今月二十五日出外至夜歸家有相州進士王伯起看臣不見後留下長書一封中言為檢匭抑塞言事者責臣不能規諫人主開益聰明及自言有策可以弱北虜使十年不為害又言有上皇帝書為有司所抑不得上達仍於長書後卷却奏狀一封意欲令臣繳奏臣竊詳王伯起所與臣書詞理極有可採但未知奏狀內所言何事緣臣本不識其人又無處尋訪只據所與臣書內言有策可使北虜十年不為害此一事是朝廷當今急務其奏狀臣不敢滯留謹并元與臣書繳連上進伏望聖慈特賜省覽或有可採乞下開封府尋訪本人更加詢問謹具狀奏聞

論大理寺斷冤獄不當劄子 同前

臣風聞大理寺近奏斷德州公案一道為一班行王守度謀殺妻事止斷杖六十私罪其守度所犯情理極惡本因踰濫欲誘一求食婦人為妻自持刃杖恐逼正妻阿馬令其誣以姦事髡截頭髮又自以（一作縛）繩索付與阿馬守度持刀在旁逼令自縊其命垂盡只為未有棺器却且解下其後又與繩索令自縊阿馬偶得生逃臣略聞此大槩其他守度兇惡之狀備於案牘人不忍聞阿馬幽苦冤枉（一作之冤）如此而法吏止斷誣姦降以杖罪竊以刑在禁惡法本原情今阿馬之冤於情可憫守度所犯其惡難容若以法家斷罪舉重而論則守度誣姦不實之罪輕迫人以死之情重原其用意合從謀殺凡謀殺之罪其類甚多或有兩相爭恨理直之人因發忿心殺害理曲之人者死與未死須從謀殺之刑豈比守度曲在自身阿馬本無所爭備極陵辱迫以自裁（一作戕）虐害之情深於謀殺遠矣臣嘗伏讀真宗皇帝賜諫臣之詔曰冤枉未申實刑踰度者皆許論列今之冤婦臣職當言者

也豈有聖主在上國法方行而令強暴之男而敢逼人以死臣恐守度不誅則自今強者陵弱踈者害親國法遂隳人倫敗矣其王守度一宗公案伏望聖慈特令中書細詳情理果如臣之所聞即乞行刑法以止姦凶取進止

論內臣馮承用與外任事劄子 同前

臣伏見內官馮承用近因過失爲臣寮論奏（二作奏劾）陛下親發睿斷不私小人聽納群言逐去左右中外之士莫不相慶然初聞朝議將與外任至今多日未見指揮近日外面虛傳云却得教坊勾當留在京師竊以方今內外臣寮若有罪犯便須勘劾依法行遣今承用本因有過超轉官資只與外任尚爲僥幸若更遲留不遣則使今後伏事陛下左右者恣爲過惡無以戒勸承用從來過犯甚衆人皆畏懼不敢明言自其罷却入內已來舊跡漸（一作甚）多彰露內廷之事臣不細知外邊作過頗有實狀今若未行遠黜則言事臣寮不免再有論奏勾連獄訟生事轉多其馮承用伏乞早與一外任閑慢差遣便令出京可以戒勵後人外弭物論取進止

奏議卷第十

奏議卷第十一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七

河北轉運

論臺官上言按察使狀（慶曆四年八月新除河北轉運按察使未行）

右臣伏覩近降朝旨約束諸路按察使備載臺官所上之言意謂按察使等所奏之人多不實或因迎送文移之間有所闕失挾其私怒枉奏平人朝廷都不深思輕信其說臣自聞降此約束日夕憂嗟竊思國家方此多事難了之時正是責人展効之際獎之猶恐不竭力疑之誰肯盡其心昨大選諸路按察之際兩府聚廳數日盡破常例不次用人中外翕然皆謂一時之極選凡（一有彼字）被選之者皆亦各負才業久無人知常患無所施爲一旦忽蒙擢用各思宣力爭奮所長不惟欲報朝廷豈（一作寧）不更希進用豈可傾爲欺罔便徇私情料其心必未至此苟或如臺官所說則是兩府聚廳數日選得不公之人其或不至如斯何必更加約束竊以任人之術自古所難常能力主張猶或有沮者何況更（一作遣）生疑異使其各自心闌如此用人安能集事況按察之任人所難能或大臣薦引之人或權勢僥倖之子彼按察使者下當怨怒上忤權勢而不敢避者只賴朝廷主張而已今按察

者所奏則未能施(一作要)行沮毀者一言則便加輕信皆由朝廷未知官吏爲州縣大患而按察可以利民委任之意不堅故毀謗之言易入也所可惜者自差諸路按察今雖未有大効而老病昏昧之人望風知懼近日致仕者漸(一作甚)多州縣方欲澄清而朝廷自沮其事臣欲乞聖慈令兩府召臺官上言者至中書問其何路按察之(一作何)人因挾私怨茍有迹狀乞下所司辨明若實無人乃是妄說其近降劄子乞賜抽還不使四方見朝廷自沮按察之權而爲貪贓老繆之吏所快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兩制以上罷舉轉運使副省府推判官等狀(慶曆五年誤寘于此)

右臣近準御史臺牒爲臣寮上言侍制以上舉府推判官轉運使副等事奉聖旨去年勅令更不行用今臣知委者臣竊詳臣寮上言意涉虛妄蓋因近日陛下進退大臣改更庶事小人希合欺罔天聰臣試請辨之據上言者云若令兩制以上保舉則下長奔競之路方今上自朝廷下至州縣保舉之法多矣只如臺官亦是兩制以上舉以至大理詳斷審刑詳議刑部詳覆等官三路知州知縣通判選人改京官學官入國學班行遷閤職武臣充將領選人入縣令下至天下茶鹽場務掄場及課利多處酒務凡要切差遣無大小盡用保舉之法皆不聞以奔競而廢之豈可獨於省府等官獨(一作偏)長奔競而可廢此其欺妄可知也上言者又云遂令端士並起馳騖且馳騖盡係(一作自是)小人豈名端士至如自來舉官之法多矣豈能盡絕小人干求況自頒新勅以來何人舊是端士頓然改節馳騖於何門而得舉乞賜推究姓名若果無之則見其欺妄可知也上言者又云不因請託人莫肯言此又厚誣之甚也今內外臣寮無大小曾受人舉者十八九豈可盡因請託而得自兩府大臣而下至外處通判以上人人各曾舉官豈可盡因請託而舉若云其它舉官不請託只此勅舉官須請託即非臣所知也今兩制之中好人不少繁難(一作畫)要害之地皆已委信任用(二字一作而仕之)豈可不如外郡通判等不堪委任舉官況兩制之臣除此勅外亦更別許舉官豈可舉他官則盡公惟此勅則頗(一作徒)徇私請此其欺妄可知也又云每歲舉一百五十人致人多而爭差遣臣算一人有三人舉主方敢望差遣一百五十人須一歲內有四百五十員兩制爲舉主今兩

制不及五十人使人人處舉三人即纔各是一人舉
主豈敢便爭差遣況有不曾舉人者或舉不及三人
者乞賜檢會去年終兩制以上舉到人數便可知其
恣情欺妄也近日改更政令甚多惟此一事尤易辨
明故臣不避煩言而辨者伏冀陛下因此深悟小人
希合而欺妄也緣自去年陛下用范仲淹富弼在兩
府値累年盜賊頻起天下官吏多不得力因此屢建
舉官之議然亦不是自出意見皆先檢祖宗故事請
陛下擇而行之所以元降勑文首引國書為言是也
當時臣寮並不論議近因仲淹等出外與朝廷經畫
邊事讒嫉之人幸其不在左右百端攻擊只此事朝
廷不暇審察便與施行臣昨見富弼自至河北緣山
傍海經畫勤勞河北人皆云自來未有大臣如此其
經畫所得事亦不少歸至國門臨入而黜使河北官
吏軍民見其盡忠而不知其罪狀小人貪務希合又
不為朝廷惜事體凡事攻擊至今未已況朝廷用人
屢有進退豈有一人纔出便不問是非盡改所行之
事若大臣一度進退政令一度改更如此紛紜豈有
定制伏望陛下重（[illegible]一作）察愛憎之私辨其虛實之說
凡於政令更慎改張臣檢詳元降舉官勑意亦（一本作）
是於國書檢用祖宗所行之法今上言者却云因諫
官論列致差遣不定而有更張事涉臣身不敢自辨
然臣在諫署日言事無狀致今來臣寮指以為辭豈
可尚冒寵榮不能自劾請從黜罰以弭人言臣伏見
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正之士進退之際各有恩意
此所以能使忠臣義士忘身報國至死而不已也其
今後臣寮希附上言攻擊前兩府所行之事乞賜辨
明擇其實有不便者方與改更庶全大體則天下幸
甚也臣伏覩去年八月二日元降勑命節文云比於
國書擇（擇一作）諸治要見其官人之際尤慎外臺之選
又云然其進任必屬近臣又命告示賞罰之命皆三
朝之攸行此是元議舉官因依乞賜詳酌臣無任激
切祈天待罪之至

論劉三嘏事狀 慶曆四年

臣伏見契丹宣徽使劉三嘏挈其愛妾兒女等七口
向化南歸見在廣信軍聽候朝旨竊慮朝廷只依常
式投來人等依例約回不納國家大患無如契丹自
四五十年來智士謀臣晝思夜算未能為朝廷出一
奇策坐而制之今天與吾時使其上下乖離而親貴
臣怨來歸我此乃陛下威德所加祖宗社稷之福竊

慮憂國之臣過有思慮以謂納之則恐引惹臣請略陳納之卻之二端利害伏望聖慈裁擇其可往年山遇捨元昊而歸朝邊臣爲國家存信拒而遣之元昊甘心山遇盡誅其族由是河西之人皆怨朝廷不納而痛山遇以忠而赤族吾既自絶西人歸化之路堅其事賊之心然本欲存信以懷元昊而終至叛逆幾困天下是拒而不納未足存信而反與賊堅人心此已驗之効也其後朝廷悟其失計歸罪郭勸悔已難追矣此事不遠可爲鑒戒伏望陛下思之此不可拒而可納一也三嘏是契丹貴臣秉節鉞秉宣徽可謂至親且貴矣一旦君臣離心走而歸我是彼國中大醜之事必須掩諱不欲人聞必不敢明言求之於我此其可納二也況彼來投又無追者相繼既絶蹤跡別無明驗雖欲索之於我難以爲辭此其可納三也三嘏既彼之貴臣彼國之事無不與知今既南來則彼之動靜虛實我盡知之可使契丹日夕懼我攻取之不暇安敢求索於我自起兵端若使契丹疑三嘏果在中國則三四十年之間卒無南向之患此又納之大利其可納四也彼既窮來歸我若拒而遣之使其受山遇之禍則幽燕之間四五十年來心欲南向之人盡絶其歸路而堅其事狄之心思爲三嘏報仇於中國又終不能固契丹之信此爲誤計其失尤多且三嘏在中國則契丹必盡疑幽燕之人是其半國離心常恐向背凡契丹南寇常藉幽燕使其盡疑幽燕之人則可無南寇之患此又可納大利五也古語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不可失之幾也其劉三嘏伏望速降密旨與富弼令就近安存津遣赴闕惟乞決於睿斷不惑群言取進止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一作上皇帝論杜韓范富書 慶曆五年

臣聞士不忘身不爲忠言不逆耳不爲諫故臣不避群邪切齒之禍敢干一作冒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明一作起幸加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罷黜一作而罷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雖供職一作備員臣在外事不盡一作害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一作識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二求瑕惟有指以爲朋一作惟指以爲

朋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一有者字)則難(難字一作不可)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一作人主)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衍等四人各(一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弼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必有以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一有者字)臣請試辨(辨字一作評言)之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以辨[redacted]也蓋衍為人清慎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則純正而質直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為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罷滕宗諒仲淹則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以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天下至公(四字一作公正)之賢也平日閑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為國議事則公言廷諍而不(一作無)私以此而言臣見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為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

也然(一無此字)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府已(一作以)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權者(二字一作夫權)得名位則可行故好(一作行)權之臣必貪(一有名字)位自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陝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一有至如二字)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皆再三懇讓讓者愈切陛下用之愈堅(皆再至愈堅十五字一作未嘗不聽讓辭讓之者愈切而陛下用之愈堅此天下之人所共知)臣(一有任字)見其避讓太繁不見其好(一作專)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剔有所為陛下見其皆未作(一作行)事(六字一作做真作事)乃特(一無此字)開天章召而賜坐受(一作授)以紙筆使其條(一作列)事然眾人避讓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特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弼等(一字作實)一一條列大事而施行(二字一作行之)弼等遲回又近(二字一作近反)一月方敢略條數事然(一無此字)仲淹深(一作也)練世事必知九百難猛(一作九事難遽)更張故其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冀皆有効弼性雖銳然亦(一無此字)不敢自出意見但多(一無此字)舉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便行臣方怪弼等蒙陛下如此堅意委任(遇事至委任十八字一作遇事而近更無推遷弼等蒙陛下堅意委任[redacted])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

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諧已一作而曰專權者豈不誣
識至如兩路宣撫理一作國朝常一作累遣大臣況自中
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
下北虜乘釁違盟而動其書辭侮慢至有責國二字一作
責祖宗之言陛下憤恥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
爭屈志一作意買和莫大之辱弼等見中國累年侵凌
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國
家之前恥八字一作力思雪恥沿一作累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
武備再脩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
權以懾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伏惟陛下睿哲
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見不遺故於千官百
辟之中特一作親選得此數人驟加擢用夫正士在朝
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數人一旦罷
去而使羣邪相賀於一作于內四夷相賀於一作于外此
臣所一有以字為陛下惜之一無此字也伏惟陛下聖德仁慈
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今仲淹四路之任亦
不輕矣惟一無此字顧陛下拒絕羣謗委任一作信不疑使
盡其所為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虜交爭未已正是
天與陛下經營之時如弼與琦豈可置之閑處伏望
陛下一無此二字早辨讒巧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臣自
前歲召入諫院十月之內七受聖恩而致身兩制方
一作宗思君一作榮寵至深未知報効之所今羣邪爭進
讒巧一有而字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秋一作時
豈可緘言而避罪敢竭愚瞽惟陛下擇之臣無任祈
天待罪懇激屏營之至臣脩昧死再拜
右正文乃今盱台守施宿所藏當時真本也一作
疑是後來公所改定如以水落為洛之類及其餘
文意皆不若一作為長至如貴國二字注一作責
蓋用綿本及李燾長編今真蹟元用貴國按慶曆
二年契丹求關南書云貴國 祖先肇創基業尋
與敵境繼為善鄰暨乎
太宗紹登寶位於有征之地才定并汾以無名之
師直抵燕薊
仁宗命王拱辰草答書云
太宗皇帝親駕并汾匪圖燕壤當時貴國亟發援
兵既交石嶺之鋒遂舉薊門之役則是貴國二字
彼此用之公此奏後改為責耳

薦劉羲叟劄子已見河東奏草全書中

進劉羲叟春秋災異狀同前

論契丹侵地界狀已見河北奏草全書中

右三篇此卷更不重出存其目以告來者

論[illegible]狀被選之者一作人皆亦一作皆字常能一無事字

論杜衍[illegible]罷[illegible]狀尤彰著尤字下有為字一之得事一作之所好權好一作行懇讓之者一無者字見其皆未行事大字一作欲其作事條事條例一作然不敢然字下一有事字惜之也一無之字

銓部

論權貴子弟衝移選人劄子至和元年六月判流內銓

臣勘會銓司近年選人倍多員闕常少待闕者多是孤寒貧乏之人得替住京動經年歲遇有合入闕次多被權貴之家將子弟親戚陳乞便行衝改或已注授者且一無者字且字一作卻令待闕或纔到任者即被對移只就權貴句當家私不問孤寒便與不便兼臣所見臣寮陳乞多非急切事故或云近便鄉里或云看覲墳塋僥倖希求妄託名目孤寒阻滯徒益怨嗟臣欲乞今後臣寮須有急切事故如委任邊寄不許般家及致仕分司丁憂病患之類方許陳乞子弟差遣其一有餘字雖無事故因將恩澤陳乞者許銓司勘會如已注人者更不改注已到任者更不衝移並令別其陳乞仍不許連併陳乞兩任如允臣所請乞下銓司遵守施行令取進止依奏并下三班審官並依此

翰苑

論臣寮奏帶指使差遣劄子至和元年九月權三班院

臣等勘會本班見管使臣至八千餘員其入仕之源既已冗濫及差遣之際又多有因緣附權貴者僥倖

多門致孤寒者怨嗟不已伏見近年文武臣寮出外任者多帶指使隨行不久便奏乞監押巡檢差遣仍多指定去處陳乞亦有元只是諸司職掌人奏帶隨行後來改轉班行並不曾歷短使監當差遣便入監押巡檢親民亦無合入遠近路分取便指射有職田處朝廷以重違臣寮奏請更不勘會差遣資序路分遠近合與不合入得便行差除相繼成例近日漸多合行釐革臣今欲乞今後臣寮奏帶隨行指使之人及三年已上並只與理爲一任候歸班依例差遣外更不得陳乞差遣所貴止絶僥倖今取進止

論史館日曆狀 嘉祐四年假賓于此

右臣伏以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直書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爲重伏見國朝之史以宰相監修學士修撰又以兩府之臣撰時政記選三館之士當升擢者乃命修起居注如此不爲不重矣然近年以來員具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略遺漏百不存一至於事關大體者皆沒而不書此實史官之罪而臣之責也然其弊在於修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而不敢書所見聞故也今時政記雖是兩府臣寮修纂然聖君言動有所宣諭臣下奏議事關得失者皆不紀一作記錄惟書除目辭見之類至於起居注亦然與諸司供報公文一作文字無異修撰官只據此銓次繫一作非以月日一作日月謂之日曆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今撰述既成必錄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又不可得一作取書書也加以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例皆承前積滯相因故纂錄者常務追修累年前事而歲月既遠遺失莫存至於事在目今可以詳於見聞者又以追修積滯不暇及之若不革其弊則前後相因史官永無舉職之時使聖朝典法遂成一有於字廢墜矣一無此字臣竊聞一作見趙元昊自初僭叛至復稱臣始終一宗事節皆不曾書亦聞修撰官甚欲紀述以修纂後時追求莫得故也其於他事又可知焉臣今欲乞特詔修時政記起居注之臣並以德音宣諭臣下奏對之語書之其修撰官不得依前只據諸司供報編次除目辭見並須考驗事實其除某官者以某功如狄青等破儂智高文彥博等破王則之類其貶某職者坐某罪如昨來麟州守將及并州龐籍緣白草平事近日孫沔所坐之類事有文據及迹狀明白一作分明

者皆備書之所以使聖朝賞罰之典可以勸善懲惡昭示後世若大臣用情朝廷賞罰不當者亦得以書爲警戒此國家置史之本意也至於其他大事並許史院據所聞見書之如聞見未詳者直牒諸處會問及臣寮公議異同朝廷裁置處分並書之已上事節並令修撰官逐時旋據所得錄爲草卷標題月分於史院躬親入櫃封鎖候諸司供報齊足修爲日曆仍乞每至歲終命監修宰相親至史院點檢修撰官紀記作錄事迹內有不勤其事隳慢作官失職者奏行責罰其時政記起居注日曆等除今月以前積滯者不住追修外截自今後並令次月供報如稍遲滯許修撰官自至中書樞密院催請其諸司供報拖延及史院有所會問諸處不盡時報應致妨修纂者其當行手分並許史院牒開封府勾追嚴斷其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並乞更不進本所貴少修史職上存聖朝典法此乃臣之職事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請罷不幸溫成廟劄子 至和二年

臣伏見今月八日聖旨疏決禁囚特行減降及軍士各有特支陛下聖慈本以興國寺奉安真宗皇帝御容有此恩旨而中外之議紛然不一皆云正月八日是溫成皇后周年故有此特支疏決又見聖駕朝謁萬壽宮又云溫成畫像在彼所以聖駕親臨蓋爲自去年追冊溫成皇后之後朝廷每於典禮過極優崇遂致議者動皆疑惑今又聞來日聖駕幸奉先寺酌獻宣祖皇帝外議喧然又云溫成皇后祠廟在彼伏以陛下聖德仁孝本爲祖宗神御以時酌獻不可使中外議者言陛下意在追念後宮寵愛託名以謁祖宗虧損聖德其事不細臣欲乞明日幸奉先寺酌獻畢更不臨幸溫成祠廟以解中外之疑以上議者之說臣職忝侍從無所裨補聞外人議論不敢不言不惟臣有愛君之心合具陳述陛下舉動爲萬世法亦不可不慎取進止

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 至和二年

月日具官臣歐陽某謹昧死再拜上書于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闕下臣聞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爲治君而常至於亂莫不欲爲明主而常至於昏者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動於中則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是非錯亂則舉國之臣皆可疑盡疑其臣則必自用

其所見夫以疑惑錯亂之意而自用則多失（一作多有）失之
則其國之忠臣必以理而爭之爭之不切則人主之
意難回爭之切則激其君之怒心而堅其自用之意
然后君臣爭勝於是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
順意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惟人主之所欲者從而助
之夫為人主者方與其臣爭勝而得順意之人樂其
助己而忘其邪佞也乃與之并力以拒忠臣夫為人
主者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無不亂人主無不昏也
自古人主之用心非惡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惡治而
好亂也非惡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與下爭

勝也使為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而回其自用之意
則邪佞遠而忠言入忠言入則聰明不惑而萬事得
其宜使天下尊為明主萬世仰為治君豈不臣主俱
榮而樂哉與其區區自執而與臣下爭勝用心益勞
而事益惑者相去遠矣臣聞書載仲虺稱湯之德曰
改過不恡又戒湯曰自用則小成湯古之聖人也不
能無過而能改過此其所以為聖也以湯之聰明其
所為不至於繆戾矣然仲虺猶戒其自用則自古人
主惟能改過而不敢自用然後得為治君明主也臣
伏見宰臣陳執中自執政以來不叶人望累有過惡

招致人言而執中遷延尚玷宰府陛下憂勤恭儉仁
愛寬慈堯舜之用心也推陛下之用心天下宜至於
治者久矣而紀綱日壞政令日乖國日益貧民日益
困流民滿野濫官滿朝其亦何為而致此（一作由陛）
下用相不得其人也近年宰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
去陛下不悟宰相非其人反疑言事者好逐宰相疑
心一生視聽既惑遂成自用之意以謂宰相當由人
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罷之故宰相雖有大惡顯過
而屈意以容之彼雖惶恐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留之
雖天災水旱饑民流離死亡道路皆不暇顧而屈意

以用之其故非他直欲沮言事者爾言事者何負於
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
事委一不學無識諂邪很愎之執中而甘心焉言事
有本欲益於陛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
之用心本不圖至於此也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損
也今陛下用執中之意益堅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
方思有以取勝於言事者而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
入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將曰執中宰相不可以小
事逐不可使小臣動搖甚者則誣言事者欲逐執中
而引用他人陛下方患言事者上忤聖聰樂聞斯言

之順意不復察其邪佞而信之所以拒言事者益峻用執中益堅夫以萬乘之尊與三數言事小臣角必勝之力萬一聖意必不可回則言事者亦當知難而止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陛下爲何如主也前日御史論梁適罪惡陛下赫怒空臺而逐之而今日御史又復敢論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其身而愛陛下者也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絕之執中爲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憎愛挾情除改差繆取笑中外家私穢惡流聞道路阿

意順旨專事逢君此乃謟上傲下愎戾之臣也陛下愛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睿智聰明羣臣善惡無不照見不應倒置如此直由言事者太切而激成陛下之疑惑爾執中不知廉恥復出視事此不足論陛下豈忍因執中上累聖德而使忠臣直士卷舌於明時也臣願陛下廓然回心釋去疑慮察言事者之忠知執中之過惡悟用人之非法成湯改過之聖遵仲虺自用之戒盡以御史前後章疏出付外廷議正執中之過惡罷其政事別用賢材以康時務以拯斯民以全聖德則天下幸甚臣以身叨恩遇職在論思意切言狂罪當萬死臣昧死再拜

論修河第一狀（同前）

右臣竊見朝廷近因臣寮建議欲塞商胡開橫壠回大河於故道已下三司候今秋興役見令京東計度物料次臣伏以國家興大役動大衆必先順天時量人力謀於其始而審然後必行計其所利者多乃能無悔伏見比年以來興役動（□一作）衆勞民費財不精謀慮於厥初輕信利害之偏說舉事之始（初一作）旣已倉惶羣議一搖尋復悔罷臣不敢遠引他事上煩聖聽只如往年河決商胡是時執政之臣不慎計慮遽

謀修塞科配一千八百萬梢芟搔動六路一百有餘州（一有軍字）官吏催驅急若星火民庶愁苦盈於道塗或物已輸官或人方在路未及興役遽已罷修虛費民財爲國斂怨舉事輕脫爲害若斯雖旣往之失難追而可鑒之蹤未遠今者又聞復有修河之役聚三十萬人之衆開一千餘里之長河計其所用物力數倍往年當此天災歲旱之時民困國貧之際不量人力不順天時臣知其有大不可者五蓋自去秋以及今春半天下苦旱而京東尤甚河北次之國家常務安靜振卹之猶恐饑民起而爲盜何況於此兩路聚大

衆興大役此其必不可者一也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後繼以凶年人户流亡十失八九數年以來人稍(一作稍稍)歸復然死亡之餘所存無(一作者)幾瘡痍未斂物力未完(一作丸)今又遭此旱歲京東自去冬無雨雪麥不生苗已及莫春粟未布種不惟目下之食兼亦向去無望而欲於此兩路興三十萬人之役若別路差夫則遠處難爲赴役就河便近則此兩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臣伏見往年河決滑州曾議修塞當時公私事力未如今日貧虛然猶收聚物料誘率民財數年之間方能興役況今國用方之民力方疲

且合商胡塞大決之洪流此自是一大役也鑿橫壠開久廢之故道此又一大役也自橫壠至海一千餘里埽岸久已廢壞頓須修緝此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時興一大役尚須數年今併三大役倉卒興爲(一作無爲字)於災旱(一作旱災)貧虛之際此其必不可者三也就令商胡可塞故道可回猶宜重(一作審)察天時人力之難爲何況商胡未必可塞故道未必可回者哉臣聞鯀障(一作湮)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書知水趣(一作潤)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決就下而水患乃息然則以大禹之神功不能障塞其流但能因

而疏決爾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幹以人力而回注此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四也橫隴湮塞已二十年商胡決流(一作決流)又亦數歲故道已塞(一作平)而難鑿安流已久而難回昨聞朝廷曾遣故樞密直學士張奎計度功料極大近者再行檢計減得功料全少功料少則所開淺狹淺狹則水勢難回此其必不可者五也臣伏見國家累歲災譴甚多其於京東變異尤大地貴安靜動而有聲巨嵎山摧海水搖蕩如此不止僅乎十年天地警戒必不虛發臣謂變異所起之方尤宜加意防懼今乃欲於凶

旱之年聚三十萬之大衆於變異最大之方臣恐地動山搖災禍自此而始(一作自此而始也)方今京東赤地千里饑饉之民正苦天災又聞河役將動往往伐桑拆(一作毀)屋無復生計流亡盜賊之患不可不虞欲望聖慈特降德音速罷其事當此(一作而)歲務安人心徐詔有司審詳利害縱令河道可復乞候(一作俟)豐年餘力漸次興爲臣實庸愚本無遠見得於外論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

論雕印文字劄子(至和二年)

臣伏見朝廷累有指揮禁止雕印文字非不嚴切而

道日雕板尤多葢為不曾條約書鋪販賣之人臣竊見京城近有雕印文集二十卷名為宋文者多是當今論議時政之言其首篇是富弼往年讓官表其間陳北虜事宜甚多詳其語言不可流布而雕印之人不知事體竊恐流布漸廣傳入虜中大於朝廷不便及更有其餘文字非後學所須或不足為人師法者並在編集有誤學徒臣今欲乞明降指揮下開封府訪求板本焚毀及止絕書鋪今後如有不經官司詳定妄行雕印文集並不得貨賣許書鋪及諸色人陳告支與賞錢貳伯貫文以犯事人家財充其雕板及貨賣之人並行嚴斷所貴可以止絕者今取進止

奏議卷第十二

[illegible] 是非錯亂則舉國之臣皆可疑（疑是上脫去疋作不分而五字）豈疑（豈字上一有疑字）與下爭勝（與字下一有臣字）渥言事者（渥一作抵）

[illegible] 乃能（一作可）已及（一作皆前）速爽（一作遠書）就河便近（一作出諸近）收聚（一作堆積）因而既決（因字下一有會字）

[illegible] 亦得以書（一作亦以書牌）

奏議卷第十三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九

翰苑

論使臣差遣劄子（至和二年判三班院）

臣勘會本班見管使臣八千一百一十二員自古濫官未有如此之多也臣遂將簿籍根磨增添數目只自皇祐二年終至今實四年半之內自借職以上增添二千八十五員於中近日增添併多只自皇祐五年終至今年六月一年半之內增四百九員殿侍猶不在數蓋由曲恩濫賞臨時無節以日計月所積遂多率計一歲常增四百五十員若不塞其濫源則更三五年後不勝其弊矣於今裁損已為太晚若更增添則四海之廣不能容濫官天下物力不能給俸祿矣臣今略舉入仕僥倖者二事乞先賜指揮釐革其餘見在者既不可減損惟其入仕之源欲乞今當政大臣早賜擘畫所貴不為將來之患所有臣擘畫二事今具畫一如後

一自來諸皇親宅前勾當人除郡王宮殿侍年深有例送三班院差使外其餘宮院殿侍及客司書表宅案等別無恩例只自慶曆八年脚立年限上自郡王下至觀察使以下應緣皇親宅前

殿侍客司書表宅案等並只勾當五年便選三班差使等第年限轉充借奉職此入仕之源最爲僥倖者臣今欲乞應郡王已下宅前殿侍客司書表宅案勾當及五年者更不送三班只令在宅依舊勾當所有合轉殿侍至借職年限並依慶曆八年密院劄子指揮如此則皇親勾當人不妨恩澤只是免得諸宫院送納三班後續補人數兼諸宫院若得依舊勾當並是諳熟委使之人又三班減得人數甚爲利便

一百司人吏舊來出職皆有職名年限近年多僥轉及職名及年限未滿多乞情願就近下恩澤或僥求因人奏帶及抽差勾當叙勞酬獎及合作選人者情願就班行之類臣今乞一切止絕

右臣所起請只是因述遷官略陳此二事如允臣所請乞下三班院與勾當臣寮同共鋪陳條貫立定新制奏乞朝廷降下施行取進止

論罷修奉先寺等狀 至和二年

右臣近曾上言爲京師土木興作處多乞行減罷尋準勑差臣與三司同共相度減定續具奏聞次今又聞聖旨下三司重修慶基殿及奉先寺屋宇臣伏見近年政令乖錯紀綱隳頹上下因循未能整緝惟務崇修祠廟廣興工木百役俱作無一日暫停方今民力困貧國用窘急小人不識大計不思愛君但欲廣耗國財務爲己利恣侵欺於官物圖酬獎之功勞託名祖宗張大事體況諸處神御殿當蓋造之初務極崇奉棟宇堅壯莫不精嚴雖數百年未必損動近年以來不住修换昨開先殿只因兩柱損遂换一十三柱前後差官檢計朝廷並不取信只憑最後之言遂至廣張物（一作功）料蓋緣廣張得物料即多圖酬獎恩澤（一作得功料大則圖酬獎恩澤多）竊以崇奉祖宗禮貴清淨今乃頻有遷徙輕瀆威靈要其所歸止爲小人圖利臣見自古人君好興土木者自春秋史記歷代以來並皆書爲過失以示萬世今小人圖一旦之利瀆祖宗之威靈置（一作致）人主於有過之地誰忍爲之臣實痛惜臣因準勑減定於三司略見大槩開先殿初因兩條柱損今所用材植物料共一萬七千五百有零睦親宅神御殿所用物料又八十四萬七千又有醴泉福勝等處物料不可悉數此外軍營庫務合行修造者又有百餘處使厚地不生他物惟產木材亦不能供此廣費自古王者尊祖事神各有典禮不必廣興土

木然後爲能臣竊見累年火災自玉清昭應洞真上清鴻慶壽寧祥源會靈七宮開寶興國兩寺塔殿並皆焚燒蕩盡足以見天意厭土木之華侈爲陛下惜國力民財謹戒丁寧前後非一陛下與其廣興土木以事神不若畏懼天戒而脩省其已興作者既不可及(及字一作止外)其未修者宜速寢停況睦親神御殿於禮不宜作其事甚明別無禮典講求乞更不下太常使行寢罷其慶基殿如的有損漏只令三司差官整補不得理爲勞績其奉先寺乞勅寺家自修令垂拱殿是陛下常坐之處近聞爲無(一作永有)梁木且止未修請

皇親自火燒居宅後至今寄寓它所陛下尊爲天子無梁木修一殿富有四海而皇族無屋可居蓋爲將良材美木徇小人並於不急處枉費遂致合行修造處卻至乏材伏願陛下追思累次大火常發於土木最盛處凡國家極力興修者火必盡焚(盡焚一作燼如)且天厭土木而焚之又欲興崇土木以奉之此所以福應未臻而災譴屢降也伏乞上思天戒下察人言人言雖狂而實忠天戒甚明而不遠伏惟陛下聖德恭儉不樂遊畋凡所興修皆非嗜好但以難違小人一時之請自取青史萬世之譏實爲陛下惜之伏望聖

慈(一作聰)廣賜裁擇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修河第二狀(至和二年)

臣伏見學士院集兩省臺諫官議修河事未有一定之論蓋由賈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請開六塔互執一說莫知孰是以臣愚見皆謂不然言故道者未詳利害之原(原一作源)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繆何以言之今謂故道可復者但見河北水患而欲還之京東然不思天禧以來河水屢決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復之勢此臣故謂未詳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利者則不攻而自破矣且開六塔既云減得大河水

勢然今恩冀之患何緣尚告危急此則減水之利虛妄可知開六塔者又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復橫壠故道見今六塔只是分減之水下流無歸已爲濱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以入六塔則其害如何此臣故謂近乎欺罔之繆也臣聞河本(一作之)泥沙無不淤之理淤澱之勢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不快乃自上流低下處決此其常勢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是難復臣不敢遠引書史廣述河源只以今所欲復之故道言天禧以來屢決之因初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既(派一作分)

淤溢乃於滑州天臺埽決尋而修塞水復故道未幾
又於滑州南鐵狗廟決（今所謂龍門埽者也）其後數年又議修
塞水令復故道已而又於王楚埽決所決差小與故
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於橫壠大決
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不久終必
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高水不能行故也及橫壠既
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未為患至慶曆三四
年橫隴之水又自下流先淤是時臣為河北轉運使
海口已淤一百四十餘里其後遊金赤三河相次又
淤下流既梗乃又於上流商胡口（一作埽）決然則京東
橫壠兩河故道（一無二字）皆是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高
地京東故道屢復屢決理不可復其驗甚明則六
塔所開故道之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臣聞議者
計度京東故道功料止云銅城已上地高不知大抵
東去皆高而銅城已上乃特高耳其東比銅城已上
則似低比商胡已上則實高也若云銅城已東地勢
斗下則當日水流（一作決）宜決銅城已上何緣而頓淤
橫壠之口亦何緣而大決也然則兩河故道既皆不
可為則河北水患何為而可去臣聞智者之於事有
所（一有猶字）不能必則（一作則必）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

而為之猶勝害多而利少何況有害而無利此三者
可較而擇也臣見往年商胡初決之時議欲修塞計
用一千八百萬稍芟科配六路一百有餘州軍今欲
塞者乃往年之商胡必須用往年之物數至於開鑿
故道張奎元計功料極大後來李參等減得全少猶
用三十萬人然（一有而字）欲以五十步之狹容大河之水
此可笑也又欲增一夫所開三赤之方倍為六尺且
闊厚三尺而長六尺已是一倍之功在於人力已為
勞若云六尺之方以開方法算之乃八倍之功此
豈人力之所勝是則前功浩大而難興後功雖小而
不實大抵塞商胡開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國而勞人
所舉如此而欲開難復屢決已驗之故道使其虛費
而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復此所謂有害而無利者
也就使幸而暫塞暫復以紓目前之患而終於上流
必決如龍門橫壠之比重以困國勞人此所謂利少
而害多（一有者字）也若六塔者於大河有減水之名而無
減水之實今下流所散為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
之則濱　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勝其患而又故道
淤溢上流必有他決之虞此直有害而無利耳是（一有則字）
智者之不為也今若因水所在（一作注）增治堤防疏

其下流浚以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今河所〔一作並〕歷數州之地誠為患矣堤防歲用之夫誠為勞矣與其虛費天下之財虛舉大衆之役而不能成功終不免為數州之患勞歲用之夫則此所謂害少者乃智者之所擇也大抵今河之勢負三決之虞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亦決今河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則上流亦決臣請選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其入海之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澁則終虞上決為患無涯臣非知水者但以今事日可驗者而較之耳言狂計愚不足以備聖君博訪之求此大事也伏乞下臣之議廣謀於衆而裁擇之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修河第三狀〔一作論修六塔河〕至和三年

右臣伏見朝廷定議開修六塔河口回水入橫壠故道此大事也中外之臣皆知不便而未有肯為國家極言其利害者何哉蓋其說有三一曰畏大臣二曰畏小人三曰無奇策今執政之臣用心於河事亦勞矣初欲議十萬人之役以開故道既又捨故道而修六塔未及興役遽又罷之已而終為言利者所勝今又復修然則其勢難於復止也夫以執政大臣鋭意主其事而又有不可復止之勢固非一人口舌可回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李仲昌小人利口僞言衆所共惡今執政之臣既用其議必主其人且自古未有無患之河今河浸思異日下之患雖小然其患已形回入六塔將來之害必〔一作雖〕大而其害未至〔一作止〕夫以利口小人為大臣所主欲與之爭未形之害勢必難奪就使能奪其議則言者猶湏獨任恩異為患之責使仲昌得以為辭大臣得以歸罪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敢言也今執政之臣用心太過不思自古無不〔一作無〕患之河直欲使河不為患若得河不為患雖竭人力猶當為之況聞仲昌利口詭辯謂費物少而用功不多不得不信為奇策於是決意用之今言者謂故道既不可復六塔又不可修詰其如何則又無奇策以取勝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衆人所不敢言而臣今獨敢言者臣謂大臣非有私仲昌之心也直欲興利除害爾若果知其為患〔一作害〕愈大則豈有不回者哉至於顧小人之後患則非臣之所慮也且事欲〔一作貴〕知利害權重輕有不得已則擇其害少而患輕者為之此非明智之士不能也況治水本無奇策相地勢謹隄防順水性之所趨爾雖大禹不過此也夫所謂奇策者不大利則大害若循常

之計雖無大利亦不至大害此明智之士善擇利者之所爲也今言修六塔者奇策也然終不可成而爲害愈大言順水治堤者常談也然無大利亦無大害不知爲國計者欲何所擇哉若謂利害不可必但聚大衆興大役勞民困國以試奇策而僥倖於有成者臣謂雖執政之臣亦未必肯爲也臣前已具言河利害甚詳而未蒙採聽今復畧陳其大要惟陛下詔計議之臣擇之臣謂河水未始不爲患今順已決之流治堤防於恩冀者其患一而遲塞商胡復故道者其患一而速開六塔以回今河者其患三而爲害無涯

自河決橫壠以來大名金堤埽歲歲增治及商胡再決而金堤益大加功獨恩冀之間自商胡決後議者貪建塞河之策未嘗留意於堤防是以今河水勢無一勢浸溢今若專意併力於恩冀之間謹治堤防則河患可禦不至於爲一作大害所謂其患一者十數年間今河下流淤塞則上流必有決處此一患而遲者也今欲塞商胡口使水歸故道治堤修埽功料浩大勞人費物困弊公私此一患也幸而商胡可塞故道復歸高淤難行不過一二年間上流必決此二患而速者也今六塔河口雖云已有上下約然全塞大河

正流爲功不小又開六塔河道治二千餘里堤防移一縣兩鎮計其功費又大於塞商胡數倍其爲困弊公私不可勝計此一患也幸而可塞水入六塔而東橫流散溢濱 德博與齊州之界咸被其害此五州者素號富饒河北一路財用所仰今引水注之不惟五州之民破壞田產河北一路坐見貧虛此二患也三五年間五州凋弊河流注溢久又淤高流行梗一作塞澁則上流必決此三患也所謂爲害而無涯者也今爲國誤計者本欲除一患而反就三患此臣所不諭也至如六塔不能容大河橫壠故道本以高淤難

行而商胡決今復驅而注之必橫流而散溢自澶至海二千餘里堤埽不可卒修修之雖成又必一作不能捍水如此等事甚多士無愚智皆所共知不待臣言而後悉也臣前未奉使契丹時已書具言故道六塔皆不可爲惟治堤順水爲得計及奉使往來河北詢於知水者其說皆然雖恩冀之人今被水患者亦知六塔不便皆願且治恩冀隄防爲是下情如此誰爲上通臣既知其詳豈敢自默伏乞聖慈特諭宰臣使更審利害速罷六塔之役差替李仲昌等不用選一二精幹之臣與河北轉運使副及恩冀州官吏相度

隄防併力修治則今河之水必不至為大患且河水
天災非人力可回惟當順導防捍之而已不必求奇
策立難必之功以為小人僥冀恩賞之資也況功必
不成後悔無及者乎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

論狄青劄子 至和三年

臣聞人臣之能盡忠者不敢避難言之事人主之善
馭下者常欲聞難言之言然后下無隱情上無一作不
壅聽姦宄不作禍亂不生自古固有伏藏之禍未發
之機天下之人皆未知而有一人能獨獨一作能言之人
主又能聽而用之則銷患於未萌轉禍而為福者有
矣若夫天下之人共知而獨獨一作其人主之不知者此
莫大之患也今臣之所言者乃天下之人皆知而惟
陛下未知也今士大夫無貴賤相與語于親戚朋友
下至庶民無愚智相與語于閭巷道路而獨不以告
陛下也其故何哉蓋其事伏而未發言者難於指陳
也臣竊一作伏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號為武勇自
用兵陝右已著名聲及捕賊廣西又薄立勞效自其
初掌機密進列大臣當時言事者已為不便今三四
年間雖未見其顯過然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推其
所因蓋由軍士本是小人面有黥文樂其同類見其

進用自言我輩之內出得此人既以為榮遂相悅慕
加又青之事藝實過於人比其輩流又粗有見識是
以軍士心共服其材能國家從前難得將帥經略招
討常用文臣或不知軍情或不閑訓練自青為將頗
既能自以勇力服人又知訓練之方頗以恩信撫士
以臣愚見如青所為尚未得古之名將一二但今之
士卒不慣見如此等事便謂須是我同類中人乃能
知我軍情而以恩信撫我青之恩信亦豈能徧及於
人但小人易為扇誘所謂一犬吠形百犬吠聲遂皆
翕然喜共稱說且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唯於國
家不便亦於其身未必不為害然則青之流言軍士
所喜亦其不得已而勢使之然也臣謂青不得已而
為人所喜亦將不得已而為人所禍者矣為青計者
宜自一作自至退避事權以止浮議而青本武人不知進
退近日以來訛言益甚或言其身應圖讖或言其宅
有火光道路傳說以為常談矣而惟陛下猶未聞也
且唐之朱泚本非反者倉卒之際為軍士所迫爾大
抵小人不能成事而能為患者多矣泚雖自取族滅
然為德宗之患亦豈小哉夫小人陷於大惡未必皆
其本心所為直由漸積以至蹉跌而時君不能制患

於未萌爾故臣敢昧死而言人之所難言者惟願陛下早聞而省察之耳如臣愚見則青一常才未有顯過但爲浮議所喧勢不能容留若如外人衆論則謂青之用心有不可知者此臣之所不能決也但武臣掌機密而爲軍士所喜自於事體不便不計青之用心如何也伏望聖慈深思遠慮戒前世(一作)禍亂之迹制於未萌密訪大臣早決宸斷罷青樞務與一外藩以此觀青去就之際心迹如何徐察流言可以臨事制變且二府均勞逸而出入亦是常事若青之忠孝出處如一事權既去流議漸消(一作息)則其誠節可

明可以永保終始夫言未萌之患者常難於必信若俟患之已萌則又言無及矣臣官爲學士職號論思闕外議喧沸而事繫安危臣言狂計愚不敢自默取進止(月餘青罷樞密知陳州)

奏議卷第十三

論罷修奉先寺狀 堅壯(一作堅固)

論修河第二狀 未知(此下一有始字)不攻(不字下一有偉字)不快(一作)

(斯塑)此其常勢(一作此勢之常)自是(一作古)力復(此下一有所復二字)水不能行(行字上有而字)又自下隨先淤(下流一作潰口)又淤下流(一再)

(有下減二字)計用一千八百萬稍(一作計用稍一千八百萬)芟減得

(一作得)已是(一作自是)浩大(一作統大)則此所謂(一作此則謂得)大抵(一作)約

今河(今字下有日字)一

論修河第三狀 畏小人(畏一作佳)口舌(一作文讒)之臣(一作大臣)曰

下(一作即日)若得(一作能使)君非有私仲昌之心(一作本非私仲昌)功

料(一作功費)費物(一作晒物)之界(一作竟)

論狄青劄子 流議漸消(此上一有而字)

奏議卷第十四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十

翰苑

論水災疏 至和三年

七月六日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判太常寺兼禮儀事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臣歐陽某謹昧死再拜上疏于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臣伏覩近降詔書以雨水爲災許中外臣寮上封言事有以見陛下畏天愛人恐懼脩省之意也竊以雨水爲患自古有之然未有水入國門大臣奔走淹浸社稷破壞都城者此蓋天地之變也至於王城京邑浩如陂湖衝溺奔逃號呼晝夜人畜死者不知其數其幸而免者屋宇摧塌無以容身縛栰露居上雨下水纍纍老幼狼籍于天街之中又聞城外墳冢亦被浸注棺槨浮出骸骨漂流此皆聞之可傷見之可憫生者旣不安其室死者又不得其藏此亦近世水災未有若斯之甚者此外四方奏報無日不來或云閉塞城門或云衝破市邑或云河口決千百步闊或云水頭高三四丈餘道路隔絕田苗蕩盡是則大川小水皆出爲災遠方近畿無不被害此陛下所以警（一作豈）懼莫大之變隱惻至仁之心廣爲諮詢冀以消復竊以天人之際影響不差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災亦未有已出而無應之變其變旣大則其憂亦深臣愚謂非小小有爲可以塞此大異也必當思宗廟社稷之重察安危禍福之幾追已往之闕失防未萌之患害如此等事不過一二而已自古人君必有儲副（下同作嗣）所以承宗社之重而不可闕者也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嗣未立此久闕之典也近聞臣寮多以此事爲言大臣亦嘗進議陛下聖意久而未決而庸臣愚士知小忠而不知大體者因以爲異事遂生嫌疑之論此不思之甚也且自古帝王有子至三二十人者甚多材高年長羅列於朝者亦衆然爲其君父者莫不皆享無窮之安豈有所嫌而斥其子耶若陛下鄂王豫王皆在至今則儲宮之建久矣世之庸人偶見陛下久無皇子忽聞此議遂以云云爾且禮曰一有元良萬國以正蓋謂定天下之根本上承宗廟之重亦所以絕臣下之邪謀自古儲嗣所以安人主也若果如庸人嫌疑之論則是常無儲嗣則人主安有儲嗣則人主危此臣所謂不思之甚也臣又見自古帝王建立儲嗣旣以承宗廟之重又以爲國家吉慶之事故每立太子則

不敢專享其美必大赦天下凡為人父後者皆被恩澤所以與天下同其慶喜然則非惡事也漢文帝初即位之明年羣臣再三請立太子文帝再三謙讓而後從之當時羣臣不自疑而敢請漢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者臣主之情通故也五代之主或出武人或出夷狄如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羣臣莫敢正言有何澤者嘗上書乞立太子明宗大怒謂其子從榮曰羣臣欲以汝為太子我將歸老於河東由是臣下更不敢言然而(一有漢字)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為漢太宗是則何害其為明主也後唐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從榮後以舉兵窺覦陷于大禍後唐遂亂此前世之事也況聞臣寮所請但欲擇宗室為皇子爾未即以為儲貳也伏惟陛下仁聖聰明洞鑒今古必謂此事國家大計當重慎而不可輕發所以遲之耳非惡人言而不欲為也然朝廷大議中外已聞不宜久而不決昨自春首以來陛下服藥于內(一無二字)大臣早夜不敢歸家飲食驩樂(一無十字)侍于左右如人子之侍父自古君臣未有若此之親若也下至羣臣士庶婦女嬰孩晝夜禱祈塡咽道路發於至誠不可禁止以此見臣民盡忠愛陛下之德厚愛陛下之

意深故為陛下之慮遠也今之所請天下臣民所以為愛君計也陛下何疑而不從乎中外之臣旣喜陛下聖躬康復又欲見皇子出入宮中朝夕問安侍膳于左右然後文武羣臣奉表章為陛下賀辭人墨客稱述本支之盛為陛下歌之頌之豈不美哉伏願(一作皇)陛下出於聖斷擇宗室之賢者依古禮文且以為子未用立為儲副也旣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俟皇子之生臣又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遂掌樞密始初議者已為不可今三四年間外雖未見過失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且武臣掌國機密而得軍情豈是國家之利臣前有封奏其說甚詳具述青未是奇材但於今世將率中稍可稱耳雖其心不為惡不幸為軍士所喜深恐因此陷青以禍而為國家生事欲乞且罷青樞務任以一州旣以保全青亦為國家消未萌之患蓋緣軍中士卒及閭巷人民以至士大夫間未有不以此事為言者惟陛下未知之爾臣之前奏乞留中而出自聖斷若陛下猶以臣言為疑乞出臣前奏使執政大臣公議此二者當今之急務也凡所謂五行災異之學臣雖不深知然其大意可推而見也五行傳曰簡宗廟則水為災陛下嚴奉祭祀可

謂至矣惟未立儲貳易曰主器莫若長子殆此之警戒乎至於水者陰也兵亦陰也武臣亦陰也此推類而易見者天之譴告苟不虛發惟陛下深思而早決庶幾可以消弭災患而轉為福應也臣伏覩一作詔書曰悉心以陳無有所諱故臣敢及之若其他時政之失必有群臣應詔為陛下言者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臣昧死再拜

再論水災狀 同前

右臣伏覩近降手詔以水災為變上軫聖憂旣一人形罪己之言宜百辟無違安之意而應詔言事者猶少並未聞有所施行豈言者不足採歟將遂無人言也豈有言不能用歟然則上有詔而下不言下有言而上不用皆空言也臣聞語曰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臣近有實封應詔竊謂水入國門大臣奔走渰浸社稷破壞都城此天地之大變也恐非小有所為可以消弭因為陛下陳一二大計而言狂計愚不足以感動聽覽臣日夜思惟方今之弊紀綱之壞非一日政事之失非一端水災至大天譴至深亦非一事之所致災譴如此而禍患所應于後者又非一言而可測是則已往而當救之弊甚衆未來而可憂之患無涯亦非獨責二三大臣所能取濟況自古天下之治必與衆賢共之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書載堯舜之朝一時同列者夔龍稷契之徒二十餘人此特其大者爾其百工在位莫不皆賢也今欲救大弊弭大患如臣前所陳一二大計旣未果為而又不思衆賢以濟庶務則天變何以塞人事何以修故臣復敢進用賢之說也臣材識愚暗不能知人然衆人所知者臣亦知之伏見龍圖閣直學士知池州包拯清節美行著自貧賤讜言正論聞于朝廷自列侍從良多補益方今天災人事非賢罔乂之時拯以小故棄之遐遠此議者之所惜也祠部員外郎直史館知襄州張瓌靜默端直外柔內剛學問通達似不能言者至其見義必為可謂仁者之勇此朝廷之臣非州郡之才也祠部員外郎崇文院檢討呂公著故相夷簡之子清靜寡欲生長富貴而淡於榮利識慮深遠文學優長皆可適人而喜自晦默此左右顧問之臣也太常博士群牧判官王安石學問文章知名當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論議通明兼有時才之用所謂無施不可者凡此四臣者難得之士也拯以小過棄之其三人者進退與衆人無異此皆為世所知

者猶如此臣故知天下之廣賢材淪沒於無聞者不少也此四臣者名迹已著伏乞更廣詢採亟加進擢置之左右必有裨補凡臣所言者乃願陛下聽其言用其才以濟時艱爾非為其人私計也若量霑恩澤稍陞差遣之類適足以為其人累耳亦非臣薦賢報國之本心也臣伏見近年變異非止水災譴告丁寧無所不有董仲舒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斯言極矣伏惟陛下切詔大臣深圖治亂責引賢俊與共謀議未有衆賢並進而天

下不治者此亦救災弭患一端之大者臣又竊見京東京西皆有大水並當存恤而獨河北遣使安撫兩路遂不差人或云就委轉運使此則但虛為行遣爾兩路運司只見河北遣使便認朝廷之意有所重輕以謂不遣使路分非朝廷憂恤之急者兼又救恤賑救皆耗運司錢(一作用)物於彼不便兼又運使未必皆得人其才未必能救災卹患又其一司自有常行職事亦豈能專意撫綏故臣以為虛作行遣爾伏乞各差一使於此兩路安撫雖未能大段有物賑濟至於興利除害臨時措置更易官吏詢求疾苦事既專一

必有所得與就委運司其利百倍也又聞兩浙大旱赤地千里國家運米仰在東南今年災傷若不賑濟則來年不惟民饑國家之物亦自闕供此不可不留心也竊聞三司今歲京師糧米已有二年備準外猶有三百五十萬餘未漕之物今年東南既旱則來年少納上供此未漕之米誠不可不惜然少輟以濟急時亦未有所闕欲下三司勘會若實如臣所聞則乞量輟五七十萬石物與兩浙一路令及時賑救一十三州只作借貸他時米熟不妨還官然所利甚博也此非弭災之術亦救災之一端也臣愚狂妄伏望聖

慈特賜裁擇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水入太社劄子 同前

臣所領太常寺累得郊社司當人狀申為雨水渰浸太社太稷壇四面及屋宇墻壁摧塌乞行修整尋(一作無尋字)曾具狀申奏及累牒三司至今未見有人與功整緝但聞行路之人皆嗟傳說言國家社稷之壇損壞如此臣遂躬親往詣太社及齋宮裏外觀當見二壇浸在水中四神門及關庭齋宮屋宇並各倒側摧圮并自來所植樹木亦有僵仆與瓦石土木縱橫狼籍於水中四面並無墻垣行路之人往來皆見竊以宗

廟社稷禮貴尊嚴今四面並無遮映使巷陌人馬往
來褻瀆如此而又積水圍浸充木土石狼籍其中臣
初到彼旁側居民見臣來觀當亦有對臣咨嗟者又
見有數人兵士在彼庳水問得只有二十三人仍是
今日纔方差到既無家事庳水又無官員監督社稷
之重豈宜如此竊以水入社稷咎罰豈輕陛下仁聖
寬慈未有過失天之譴告必有所因伏乞特諭執政
之臣退省已失之事各思警懼速務修完仍較量事
體輕重後先以社稷爲國家大事不與軍營倉卒一
例行遣乞專差大臣一員充修太社太稷使并差幹

九

事諸司使及使臣一兩員監役及差兵匠併力先且
決洩庳出積水築起四面垣墻不使路人車馬往來
褻瀆然後整緝諸屋舍等以稱陛下尊嚴社稷上畏
天戒之意臣以職事不敢不言取進止是知禮院王起二月判官
王舉監修撰學

乞添上殿班劄子 嘉祐元年十月

臣伏見陛下自今春服藥已來羣臣無得進見今聖
體康裕日御前後殿視朝決事中外臣庶無不感悅
然侍從臺諫省府臣寮皆未曾一作能得上殿奏事今
雖邊鄙寧靜時歲豐稔民無疾癘盜賊不作天下庶
務粗循常規皆不足上煩聖慮陛下可以游心清閑
頤養聖體然侍從臺諫省府臣寮皆是陛下朝夕左
右論思獻納委任之臣豈可曠隔時月不得進見於
前不惟亦有天下大務理當論述者至於臣子之於
君父動經年半一作歲不得進對豈能自安一有臣字今欲
望聖慈每遇前後殿坐日中書樞密院退後如審官
三班銓司不引人則許臣寮一班上殿假以頃刻進
瞻天威不勝臣子區區之願也如允臣所請乞下閤
門施行仍約束上殿臣寮不得將干求恩澤詐理功
過及細碎閑慢等事上煩聖聽或乞約定上殿時刻

十

所貴不煩久坐伏候勑旨其後上殿添一班

論賈昌朝除樞密使劄子一作給某人文結宦官宋嘉祐元年十一月

臣伏見一作覩近降制書除賈昌朝爲樞密使旬日以
來中外人情莫不疑懼縉紳公議一作論漸以沸騰蓋
緣一作由昌朝稟性回邪執心傾險頗知經術能文一作
緣飾姦言好一作爲陰謀以陷害良士小人朋附者
衆皆樂爲其用前在相位一作政事累害善人所以聞其
再來望風恐畏一作懼陛下聰明仁聖勤儉憂勞每於
用人尤所審慎然而自古毀譽之言未嘗不並進於

前而聽察（一作聽）之際人主之所難也臣以謂能知聽
察之要則不失之矣何謂其要在先察毁譽之人（一作臣）
若所譽者君子所毁者小人則不害其進用矣若
君子非之小人譽之則可知其人不可用矣（一作小人譽之）
（君子非之則其人可知其不可用矣）今有毅然立於朝危言讜（一作言）論
不阿人主不附權臣其直節忠誠爲中外素所稱信
者君子也如此等人（一無四字）皆以昌朝爲非矣宦官宮
女左右使令之人往往小人也如此等人（一無四字）皆以
昌朝爲是矣陛下察此則昌朝爲人可知矣今陛下
之用昌朝與執政大臣謀而用之乎與立朝忠正之

十二

士（一作臣）謀而用之乎與左右近習之臣（一作與宦官左右之人）
謀而用之乎或不謀於臣下斷自聖心而用之乎昨
聞昌朝陰結宦豎構造事端謀動大臣以圖進用若
陛下與執政大臣謀之則大臣勢在（一作自以）嫌疑必難
啓口若立朝忠正之士則無不以爲非矣其稱譽昌
朝（一作其所稱信）以爲可用者不過宦官左右之人爾陛下
用昌朝爲天下而用之乎爲左右之人而用之乎臣
伏思（一作料）陛下必不爲左右之人而用之也然左右
之人謂之近習朝夕出入進見無時其于讒諛能使
人主不覺其漸昌朝若結宦官人人喜爲稱譽朝一

人進一言暮一人進一說無不稱昌朝之善者（一有使字）
陛下視聽漸熟遂簡在于聖心及將用之時則不必
與謀（一有謀字）也蓋稱薦有漸久已熟于聖聰（三字一作於聰）矣
是則陛下雖斷自聖心不謀臣下（一作於人）而用之亦左
右之人積漸稱譽之力也陛下常患近歲以來（一無二字）
大臣體輕連爲言事者彈擊蓋由用非其人不叶物
議而然也今昌朝身爲大臣見事不能公論乃結交
中貴因內降以起獄（一有獄字）以此規圖進用竊（一作今）聞
臺諫方欲論列其過惡而忽有此命（命字一作中除）是以中
外疑懼物論喧（一作騰）騰也今昌朝未來議論（一作外議）已

十三

如此則使其在位（一作若使在位）必不免言事者上煩聖
聽若不爾則昌朝得逞（一作遂得）其志傾害善人壞亂朝
政（一作事體）必爲國家生事臣愚欲望聖慈（一作臣願聖聽）抑左
右陰薦之言採搢紳公正（一作議）之論（一作說）早（一作蚤）罷
昌朝還其舊鎭（一作任）則天下幸甚臣官爲學士職號
論思見聖心求治甚勞而一旦用人偶失而外廷物
議如此旣有見聞合思裨補取進止

舉留胡瑗管勾太學狀（同前）

右臣伏見新除國子監直講胡瑗充天章閣侍講有
以見聖恩獎崇儒學褒勸經術之臣也然臣等竊見

國家自置太學十數年間生徒日盛常至三四百人
自瑗管勾太學以來諸生服其德行遵守規矩日聞
講誦進德修業昨來國學開封府幷鎖廳進士得解
人中（四字一作由）三百餘人是瑗（一作官之功歟）所教然則學業
有成非止生徒之幸庠序之盛亦自（自一字無）是朝廷（有一字之）
美事今瑗既升講筵遂去太學竊恐生徒無依漸
以分散竊以學校之制自昔難興惟唐太宗時生員
最多史冊書之以為盛美其後庠序廢壞至于今日
始復興起若一旦分散誠為可惜也（一作誠可惜矣）臣等欲
望聖慈特令胡瑗同勾當國子監或專（一作兼）管勾太
學所責生徒不至分散伏候勅旨

薦布衣蘇洵狀（嘉祐五年）

右臣猥以庸虛叨塵侍從無所裨補常愧心顏竊慕
古人薦賢推善之意以謂為時得士亦報國之一端
往時自國家下詔書戒時文諷勵學者以近古蓋自
天聖迄今二十餘年通經學古履忠守道之士所得
不可勝數而四海之廣不能無山巖草野之遺其自
重者既伏而不出故朝廷亦莫得而聞此乃如臣等
輩所宜求而上達也伏見眉州布衣蘇洵履行淳（一作
此）固性識明達亦嘗一舉有司不中遂退而力學其
論議精於物理而善識變權文章不為空言而期於
有用其所撰權書衡論機策二十篇辭辯閎偉博於
古而宜於今實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其人文
行久為鄉閭所稱而守道安貧不營仕進苟無為引
則遂棄於聖時其所撰書二十篇臣謹隨狀上進伏
望聖慈下兩制看詳如有可採乞賜甄錄謹具狀奏
聞伏候勅旨

舉梅堯臣充直講狀（嘉祐元年）

右臣等忝列通班無裨聖治知士不薦咎在蔽賢伏
見太常博士梅堯臣性純（一作淳）行方樂道守節辭學

優贍經術通明長於歌詩得風雅之正雖知名當時
而不能自達竊見國學直講見闕二員堯臣年資皆
應選格欲望依孫復例以補直講之員必能論述經
言教導學者使與國子諸生歌詠聖化于庠序以副
朝廷育材之美如後不如舉狀臣等並甘同罪

舉布衣陳烈充學官劄子（嘉祐元年）

臣伏見國家崇建學校近年以來太學生徒常至三
四百人此朝廷盛美之事數百年來未嘗有也然而
教導之方必慎其選其進德修業必有篤行君子可
以不言而化者使居其間以為學者師法庶幾內修

其實不止聚徒之多爲虛名之美也伏見福州處士陳烈清節茂行著自少時晚而益勤久而愈信非惟一方學者之所師蓋天下之士皆推尊其道德謂宜以禮致之朝廷必有稱禆近聞命以官秩使教學於鄉里其禮甚薄未足以稱勵賢旌德之舉臣今乞以博士之職召致太學雖未能盡其材亦足以副天下學者之所欲而成（爲一作）朝廷崇賢勸學之實取進止

再乞召陳烈劄子（嘉祐二年）

臣嘗奏舉福州處士陳烈有道德可爲博士處之太學竊聞朝廷命以官秩俾之講說而烈辭讓不起臣亦嘗知烈之爲人其學行高古然非矯激之士（也一作有）其所蘊蓄亦欲有所施爲況聖恩優異褒賁所及足以勸天下之爲善者在烈不宜辭避然其進退之際亦有所難蓋朝廷前命以本州教授彼方辭讓而遂有國學之召義不得不辭然自古國家衆賢好士未始不如此在下者逡巡而避讓在上者勤勤而不已以勵難進之節而天下靡然識上有好賢不倦之心上下相成以勸風俗臣謂朝廷宜再加優命致烈必來則於其（其一作於）進退之際已足以勉勵矯薄臣今欲乞未命以官但且召至京師彼必無名辭避俟其既

至徐可推恩況今胡瑗疾病方乞致仕學校之職不可闕人能繼瑗者非烈不可欲乞早賜指揮取進止

爲王安石呂公著劄子（至和中）

臣伏見陛下仁聖聰明優容諫諍雖有狂直之士犯顏色而觸忌諱者未嘗不終始保全往往亟加擢用此自古明君賢主（主一作王）之所難也然而用言既難獻言者亦不爲易論小事者既可鄙而不足爲陳大計者又似迂而無速效欲微諷則未能感動將直陳則先忤貴權而旁有群言奪於衆力所陳多未施設其人遽已改遷致陛下有聽言之勤而未見用言之效頗疑言事之職但爲速進之階蓋緣臺諫之官資望已峻少加進擢便履清華而臣下有厭人言者因此亦得進說直云此輩務要官職所以多言使後來者其言益輕而人主無由取信辜陛下納諫之意違陛下責諫之心臣以謂欲救其失惟宜擇沉默端正守節難進之臣置之諫署則既無干進之疑庶或其言可信伏見殿中丞王安石德行文學爲衆所推守道安貧剛而不屈司封員外郎呂公著是夷簡之子器識深遠沉靜寡言富貴不染其心利害不移其守安石久更吏事兼有時才曾召試館職固辭不就公著

性樂閑退淡於世事然所謂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者也性年陛下上遵先帝之制增置臺諫官四員已而中廢復止兩員今諫官尚有虛位伏乞用此兩人補足四員之數必能規正朝廷之得失抑蓋陛下之聰明臣叨被恩榮未知報效苟有所見不敢不言取進止還乞不留中出

薦張立之狀

臣伏見朝廷之議常患方今士人名節不立民俗禮義不修所以取士多濫而詐僞難明愚民無知而冒犯者衆蓋由設教不篤而奬善無方也伏見徐州進士同三禮出身見守選人張立之能事父母有至孝之行普聞鄉里本州百姓僧道列狀稱薦前後長吏累次保明安撫臣寮亦曾論奏至今未蒙朝廷甄擢其人母年八十無祿以養銓司近制於選人祇許入邊遠官立之家居則患祿不逮親欲就遠官則難於扶侍有至孝之行而進退失所有累薦之美而疑勸不及於立之養親之志所希至少於朝廷奬善之道所施至多伏望聖慈特下銓司採閱本人行止及前後論薦迹狀與一本州合入官所貴旌一士之行勸一鄉之人伏以古今致理先於孝子勸賞最勤今孝悌之科久廢不舉旌表之禮久闕不行欲乞今後應有孝行著聞累被薦擧者與一本州官令自化其鄉里仍乞著爲永式其張立之如允臣所奏乞送銓司施行

奏議卷第十四

[redacted]不幸 不字上有兩字

[redacted]今乞以乞一作令命以

翰苑

條約舉人懷挾文字劄子 嘉祐二年正月知貢舉

臣伏見國家自興建學校以來天下學者日盛務通經術多作古文其辭藝可稱履行修飭者不可勝數然累次科場人數倍多於往歲事既太盛弊亦隨生竊聞近年舉人公然懷挾文字皆是小紙細書抄節甚備每寫一本筆工獲錢三二十千亦有十數人共斂錢一（一作三）二百千雇倩一人虛作舉人名目依例下家狀入科場只令懷挾文字入至試院其程試則他人代作事不敗則賴其懷挾共（一作五）相傳授事敗則不過扶出一人既本非應舉之人雖敗別無刑責而坐獲厚利竊以國家取士務得實材今若浮僞之人容其濫進則使貧辛勤蘊實學者無以自別且自來科場務存事體所以優加禮遇用待賢能今浮薄之徒不知朝廷崇獎之意自爲姦僞以至於此甚可歎也謂（一作他）宜峻立科條明加約束使浮薄姦僞之徒不容於其間則實有學行之人得被選進然後士子無濫舉朝廷得實才臣今欲乞增定貢院新制實監門之責重巡鋪之賞蓋以入門之時一一搜檢則慮成擁滯故臣乞自舉人入院後嚴加巡察多差內臣及清幹京朝官巡鋪每獲懷挾者許與理爲勞績或免遠官或指射差遣其監門官與免透漏之責若搜檢覺察得人數多者令知舉官聞奏取旨量加酬獎其巡鋪官除只得巡察懷挾及傳授文義外不得非理侮慢舉人庶存事體且朝廷待士甚厚而小人自爲浮薄不可不行禁止以革弊源（一作革弊）如允臣所奏乞立定巡鋪官賞格及懷挾人責罰刑名添入貢院新定條制仍牓南省門及下進奏院頒告天下所貴先明條約然後必行取進止

論保明（一作明字）舉人行實（一作止）劄子 同前

臣伏覩近降勑命更定科場條制內一節令本縣令佐知州通判保明舉人行實委無玷缺若因事彰露只罪令佐知州通判所斷刑名並用舊制雖去官經恩不得原減者伏緣舊制刑名甚重今來去官經恩不得原減則官吏所責不輕而玷缺之累中人所不能免小過微累皆爲玷缺難以必用深刑責官吏保其所不能盡知者若謂止坐大事則又無明文竊慮後有犯者難用必行之法臣今欲乞指定舉人玷缺事狀如事親不孝行止踰濫冒哀匿服曾犯刑責及

雖有蔭贖而情理重者以上事節苟犯其一並不得收試如違必並（一作）用舊制刑名所貴事簡而易遵法嚴而必用如允臣所請乞下禮部貢院施行今取進止

論契丹求御容劄子（嘉祐二年）

臣伏見契丹所遣汎使專為御容而來中外之議皆謂前歲既已許之於理不可中止失於不早踐言至彼非時遣使及朝夕以來傳聞頗異或云大臣共議欲遂拒而不與若然則臣恐釁隙之端自此而始禍患之起未易遽言大凡為國謀事者必先明信義重曲直酌人情量事勢四者皆得然後可以不疑苟一有未然尚恐敗事況四者俱失豈可不思契丹與中國通盟久矣而獨來宗真特於信好自表慇懃別有家書繼以畫像聖朝納其來意許以報之而乃遷延至今遂欲食言而中輟是則彼以推誠結我我以不信待之失信傷義甚非中國待夷狄之術而又其曲在我使彼易以為辭自南北通和以來信問往復之際每於報答常從優厚假借既久其心已驕況此畫像之來特表慇懃之意是則於平常之禮厚報以驕之慇懃之來則不報以沮（一作阻下同）之沮之彼必怒不

報彼必恥懷恥畜怒何所不為此人之常情也許其父不許其子厚薄之際此亦人情之難處也臣竊見契丹來書初無寒溫候問之言直以踐言孫約為說其意在於必得若此時被沮勢必更來事既再三豈能堅執若待其失於遜順已成釁隙然後與之則重為中國之辱又使夷狄謂中國難以恩意交惟可以勢力脅因之引惹別有它求則為後患何可涯哉今虜主雖弱而中國邊備未完廟謀未勝未可生事而欲執我曲彼直之議以起戎而結禍夫察彼事勢必不能中止量我事勢又未能必沮之臣故曰四者俱失也臣又聞虜使入境之日地震星殞變異非常先事深防猶恐不及失計招禍豈可自為臣願聖慈出於獨斷勿沮其善意無失我信言臣今欲乞回諭虜中告以如約直候今冬因遣常使時與之則於事體精便伏乞速下兩府商議上繫國家利害臣不敢不言今取進止

論選皇子疏（一作書　嘉祐二年）

八月日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判修唐書判太常寺兼禮儀事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臣歐陽某謹昧死再拜上書于體天

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臣聞言天下之難言者不敢冀必然之聽知未必聽而不可不言者所以盡爲忠之心況臣遭遇聖明容納諫諍言之未必不聽其可默而不言臣伏見自去歲以來羣臣多言皇嗣之事臣亦嘗因災異竊有奏陳雖聖度包容不加誅戮而愚誠懇至天聽未回臣實不勝愛君之心日夜區區未嘗忘此思欲再陳狂瞽而未知所以爲言今者伏見兖國公主近已出降臣因竊思人之常道莫親於父子之親人之常情亦莫樂於父子之樂雖在聖哲異於凡倫其爲天性於理則一陛下爲

雖未有皇嗣而尚有公主之愛上慰聖顏今既出降漸疎左右則陛下萬機之暇處深宮之中誰可與語言誰可承顏色臣愚以謂宜因此時出自聖意於宗室之中選材賢可喜者録以爲皇子使其出入左右問安侍膳亦足以慰悅聖情臣考於書史竊見自古帝王雖曰至尊未嘗獨處也其出而居外也不止百司公見奏事而已必有儒臣學士講論於閒宴又有左右侍從顧問語言其入而居内也不止宦官宫妾在於左右而已其平居燕寢也則有太子問安侍膳於朝夕其優游宴樂也多與宗室子弟懽然相接如

家人計其一日之中未嘗一時獨處也今陛下日御前殿旣百司奏事者往往仰瞻天顏而退其甚幸者得承一二言之德音君臣之情不通上下之意不接其餘在廷之臣儒學侍從之列未聞一人從容親近於左右入而居内則至於閒安侍膳亦曠於朝夕是則陛下富有四海之廣躬享萬乘之尊居外則無一人可親居内則無一人得親此臣所以區區而欲言也伏況陛下荷祖宗之業承宗廟社稷之重皇子未降儲位久虛羣臣屢言大議未決臣前所奏陳以謂未必立爲儲貳而且養爲子旣可以徐察其賢否亦

可以待皇子之降生於今爲之亦其時也臣言狂計愚伏俟斧鉞臣昧死再拜

乞寫秘閣書令館職校讎劄子 嘉祐二年九月兼判秘閣

秘書

臣近準勅兼判秘閣檢會先準皇祐元年七月十一日中書劄子節文奉聖旨秘閣有闕者書名件用崇文總目逐旋補寫依例讎校了以黄綃裝褫正副二本收附準備御覽内中取索冊一作本閣尋具畫一合行事件聞奏蒙依所奏施行當時雖有此行遣尋值抄寫觀文殿書擔住至今伏見館閣校讎之官員數

甚多除係省府南曹外其餘主判閑局及別無主判
者並各無書校對既無職事因此多不入館伏以館
閣國家優養賢材之地自祖宗以來號爲清職今館
宇闃然塵埃滿席有同廢局甚可嘆嗟臣今欲乞檢
會先準皇祐元年七月十一日所降指揮及一宗行
遣次第許從本閣選請在院館職官員先將祕閣書
目與崇文總目點對內有見闕書籍即於三館取索
先校定然後抄寫成書仍差初校覆校官刋正裝褫
其合行事件已有畫一起請依奏指揮亦乞檢會施
行其元乞公用錢乞更不支破其抄寫楷書候見得

闕書數目將見在楷書人數酌量多少如𦈢一作闕人
即別具劄畫聞奏今取進止

乞定兩制員數劄子 嘉祐三年

臣竊以學士待制號爲侍從之臣所以承宴閒備顧
問以論思獻納爲職自祖宗以來尤精其擇所一作擇尤
苟非清德美行藹然衆譽高文博學獨出一時則不
得與其選是以選用至艱員數至少官以難得爲貴
人以得職爲榮搢紳之望既隆則朝廷之體增重其
後用人頗易員數漸多往時學士待制至六七十員
近年以來稍慎除拜即今猶及四十餘員臣以謂愛

惜名器不輕授人朝廷既已知之矣而爲國家一無而爲國家三字
計者宜於此時宜一作又作今亦創立經制今惟翰林學
士中書舍人知制誥各有定員其餘學士待制未有
定員一作數臣今欲乞檢詳前史及國朝故事自觀文
殿大學士至待制並各立定員數遇有員闕則精擇
賢材以充其選苟無其人尚可虛位以待如允臣所
請乞賜詳議施行取進止

論編學士院制詔劄子 嘉祐三年

臣伏見國家承五代之餘建萬世之業誅滅僭亂懷
來四夷封祀天地制作禮樂至於大臣進退政令改

更學士所作文書皆繫朝廷大事示於後世則爲王
者之訓謨藏之有司乃是本朝之故實自明道以前
文書草稾尚有編錄景祐以後漸成散失臣曾試令
類聚收拾補綴十已失其五六使聖宋之盛文章詔
令廢失湮淪緩急事有質疑有司無所檢證蓋由從
前雖有編錄亦無類例卷第只是本院書吏私自抄
寫所以易爲廢失臣今欲乞將國朝以來學士所撰
文書各以門類依其年次編成卷秩號爲學士院草
錄有不足者更加求訪補足之仍乞差本院學士從
下兩員專切管句自今已後接續編聯如本行人吏

不盡時編録致有漏落許令本院擧察理爲過犯此
臣本院常事也所以上煩聖聽者蓋以近歲以來百
司綱紀相承廢壞事有曾經奏聞及有聖旨指揮者
僅能遵守若只是本司臨時處置其主判之官纔罷
去則其事尋亦廢停所以臣欲乞朝廷特降指揮所
貴久遠遵行不敢廢失今取進止

請今後乞内降人加本罪二等劄子 嘉祐三年

臣伏見諫官陳旭起請僥求内降之人委二府劾奏
干請者之罪蒙朝廷依奏施行尋聞李瑋因内降責
罰自後罕聞敢求内降以希恩賞者以此見至公之

朝必信之法可以令行而禁止也然旭所請只爲恩
賞之一端而小人僥求無所不至臣自權知開封府
未及兩月之間十次承準内降或爲府司從行或爲
宫院姨嬭或爲内官及干繫人吏等本府每具執奏
至于再三而干求者三一字缺内降不已至於婢妾賤人
犯姦濫等事亦敢上煩聖聽以求私庇宦豎小臣自
圖免過反彰聖君曲法之私雖有司執奏終許公行
然小人干求未有約束止絶臣今此一字缺欲乞今後應
有因事敢干求内降者依舊許本府執奏外更乞根
究因緣干求之人奏據下府劾勘重行責罰如本人
自行干請者亦乞一就勘鞫加元犯本罪二等斷遣
其情理稍深及干求不已者亦許本府一面牒報御
史臺彈糾勘劾施行所貴止絶小人干亂公朝敗紊
綱紀今取進止

論梁擧直事封回内降劄子 嘉祐二年

臣勘會本府見勘内臣梁擧直公事兩曾執奏三準
内降特與放罪臣伏見近年權倖之臣多是公然作
過不畏憲法恃干求内降紊亂紀綱所以前後臣寮
累具論述陛下特降明詔許承受官司執奏不得施
行布告天下著爲信令今梁擧直累煩睿聽干求不

已本府遵依前後詔勅再具執奏未許公行伏以曲
庇小臣撓屈國法自前世帝王苟有如此等事史册
書之以著人君之過失今梁擧直不欲受過於其身
寧彰陛下之過於中外擧直此罪重於元犯之罪今
縱未能法外重行以戒小人干求内降者其元犯本
罪豈可曲恕擧直苟爲愛身之計不思愛君之心乃
是小人全無知識爾如臣忝被恩寵列於侍御職在
獻納合思裨補豈可阿意順旨爲陛下曲法庇縱小
臣以彰聖君之失其内降臣更不敢下司謹具狀繳
連進納今取進止

論郭皇后影殿劄子 嘉祐三年

臣所領太常禮院得御藥院公文稱奉聖旨送畫到景靈宮廣孝殿後修蓋郭皇后影殿圖子一本赴太常禮院詳定者其圖子已別具狀繳奏訖臣伏見近年京師土木之功糜耗國用其弊特深原其本因只爲差內臣監修利於偷竊官物及覬功之後僥求恩賞以故多起事端務廣興作其其則託以祖宗神御張皇事勢近年以來如此興造略無虛歲伏以景靈宮建自先朝以尊奉聖祖陛下又建真宗皇帝章懿太后神御殿於其間天下之人皆知陛下奉先廣孝之意然則此宮乃陛下奉天奉親之所今乃欲以後宮已廢未（進一作）復之后建殿與先帝太后並列瀆神違禮莫此之甚臣竊謂此事必不出於聖意皆小人私於興作有所僥求爾蓋自前世帝王於宗廟之外別爲廟享以追奉祖宗者則有之未聞有自追奉其妃后者也蓋小人不識事體但苟一時之利不思虧損聖德伏乞特賜寢罷以全典禮今取進止

論孟陽河開掘墳墓劄子 嘉祐四年奏

臣勘會府界剏開孟陽新河相次據祥符縣人戶經府披訴稱被人夫開掘墳墓斫伐桑棗拆拽舍屋等事尋差兵曹參軍張稚圭往彼檢視得已開河道六里有餘計三料開掘却村民墳墓八十二所大墓園三所草瓦屋七十七間其未開三料猶有墳墓二十五所舍屋四十七間桑五百餘株田土八十段臣因體問得村民所掘墳墓屍首骨殖布在新河兩岸子孫骨肉環坐守之仰天號慟屍骨暴露並無所歸其甚貧（貪一作）者用火燒焚向空撒棄其莊宅屋宇累世安居旦夕毀拆全家露坐寃痛之聲聞於遠近方此春月朝廷務行仁政之時橫屍暴骨狀及幽明可爲惻傷可爲驚駭兼體問得所開新河有害無利其萬勝斗門及陽武橋斗門兩處減水盡入白溝河所以年年決溢今又剏開新河亦入白溝是則三道減水盡聚一河將來決溢可知兼今所開新河深六尺至七尺白溝河只深四尺至五尺下源高仰水勢難行臣今欲乞權住夫役三兩日差朝臣一員計會都水監開封府各差官一員同行相度苟如臣所說不虛未開三料乞更不開掘却移夫役修整舊河其元獻利見開河之人本爲自圖功賞及從初檢計壕寨官吏蒙昧朝廷不言有墳墓宅舍桑棗在所開地內情理難恕欲乞下開封府取勘（會一作）其獻利之人與壕

察等並行決配官員悉與停廢所貴少謝枯骨敢慰生人今取進止

乞罷上元放燈劄子 嘉祐四年

臣伏以三元放燈不出典禮蓋因前世習俗所傳陛下（一作皆以一字）俯徇衆心欲同民樂勉出臨幸非爲嬉遊若乃時歲豐和（豐一作時和）人物康富以爲樂事亦是人情今自立春以來陰寒雨雪小民失業坊市寂寥寒凍之人死損不少薪炭食物其價增倍民憂凍餓何暇遊遨臣本府日閱公事内有投井投河不死之人皆稱因爲貧寒自求死所今日有一婦人凍死其夫

尋亦自縊竊惟里巷之中失所之人何可勝數昨日聖恩差官俵錢正爲如此目下陰雪未解假使便得晴明坊市不免泥淖聖駕所歷衝冒風寒況方以日蝕之災（二字一作避）避殿減膳聖心憂畏中外所知欲乞特罷放燈所有常年酺獻之禮若至日未得晴明（和一作）亦乞差大臣攝事所是見今供擬遊幸及修道路寒凍兵士並乞放罷庶幾上副陛下畏天憂民之心今取進止

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 嘉祐四年三月

臣聞治天下者在知用人之（用一作人知在）先後而已用人之法各有所宜軍旅之士先材能朝廷之士先名節軍旅主成功惟恐其不趨賞而爭利其先材能而後名節者亦勢使之然也朝廷主教化風俗之薄厚治道之汙隆在乎用人而教化之於下也不能家至而諄諄諭之故常務尊名節之士以風動天下而聳勵其媮薄夫所謂名節之士者知廉恥脩禮讓不利於苟得不牽於苟隨而惟義之所處白刃之威有所不避折枝之易有所不爲而惟義之所守其立於朝廷進退舉止皆可以爲天下法也其人至難得也至可重也故其（二字一無）爲士者常（下一作同）當貴名節以自（此一字無）

重其身而君人者亦常全名節以養成善士伏見陛下近除前御史中丞包拯爲三司使命下之日中外（一作然）諠然以謂朝廷貪拯之材而不爲拯惜名節然猶冀拯能執節守義堅讓以避嫌疑而爲朝廷惜事體數日之間遽聞拯已受命是可惜也亦可嗟也拯性好剛天姿峭直然素少學問朝廷事體或有不思至如逐其人而代其位雖初無是心然見得不能思義此皆不足怪若乃嫌疑之迹常人皆知可避而拯豈獨不思哉昨聞拯在臺日常自至中書詬責宰相指陳前三司使張方平過失怒宰相不早罷之既而

臺中寮屬相繼論列方平由此罷去而以宋祁代之又聞拯亦曾彈奏宋祁過失自其命出臺中寮屬又交章力言而祁亦因此而罷而拯遂代其任此所謂蹊田奪牛豈得無過而整冠納履當避可疑者也如拯材能資望雖別加進用人豈爲嫌（一作間）其不可爲者惟三司使爾非惟自涉嫌疑其於朝廷所損不細臣請原其本末而言之國家自數十年來士君子務以恭謹靜慎爲賢及其弊也循默苟且頹墮（一作惰）寬弛習成風俗不以爲非至於百職不修紀綱廢壞時方無事固未覺其害也一旦黠虜犯邊兵出無功而財用空虛公私困弊盜賊並起天下騷然陛下奮然（天子一作四字）感悟思革其弊進用三數大臣銳意於更張矣於此之時始增置諫官之員以寵用言事之臣俾之舉職由是修紀綱而繩廢壞遂欲分別賢不肖進退材不材而久弊之俗驟見而駭因共指言事者而非之或以謂好訐陰私或以爲公相傾陷或謂沽激名譽或謂自圖進取群言百端幾惑上聽上賴陛下至聖（一無至字）至明察見諸臣本以（一無此字）忘身徇國非爲己利讒間不入遂荷保全而中外之人久而亦漸爲信自是以來二十年間臺諫之選屢得讜言之士中間斥去姦邪屏絕權倖拾遺救失不可勝數是則納諫之善（臣一作）從古所難自陛下臨御以來實爲盛德於朝廷補助之效不爲無功今中外習安上下已信纖邪之人凡所舉動每畏言事之臣時政無巨細亦惟言事官是聽原其自始開發言路至於今日之成效豈易致哉可不惜哉夫言人之過似於（一無似字）激訐逐人之位似於傾陷而言事之臣得以自明者惟無所利於其間爾而天下之人所以爲信者亦以其無所利焉今拯併逐二臣自居其位使將來姦佞者（者字一作之人）得以爲說而惑亂主聽今後言事者不爲人信而無以自明是則聖明（翻一作）用諫之功一旦由拯而壞夫有所不取之謂廉有所不爲之謂恥近臣舉動人所儀法使拯於此時有所不取而不爲可以風天下以廉恥之節而拯取其所不宜取爲其所不宜爲豈惟自薄其身亦所以開誘他時言事之臣傾人以覬得相習而成風此之爲患豈謂小哉然拯所恃者惟以本無（無一作本）心耳夫心者藏於中而人所不見迹者示於外而天下所瞻今拯欲自信其不見之心而外掩天下之迹是猶手探其物口云不欲雖欲自信人誰信之此臣所謂嫌疑之不可不避也況如拯

者少有孝行聞於鄉里晚有直節著在朝廷但其學問不深思慮不熟而處之乖當其人亦可惜也伏望陛下別選材臣爲三司使而處拯他職置之京師使拯得避嫌疑之迹以解天下之惑而全拯之名節不勝幸甚臣叨塵侍從職號論思昔嘗親見朝廷致諫之初甚難今又復見陛下用諫之效已著實不欲因拯而壞之者爲朝廷惜也臣言狂計愚伏俟誅戮

奏議卷第十五

翰苑

乞與尹構一官狀 嘉祐四年

右臣等伏見故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尹洙文學議論爲當世所稱忠義剛正有古人之節初蒙朝廷擢在館閣而能不畏權臣力排衆黨以論范仲淹事遂坐貶黜其後元昊背叛用兵一方當國家有西顧之憂思得材謀之臣以濟多事而洙自初出師至於元昊納款始終常在兵間比一時之人最爲宣力而群邪醜正誣構百端卒陷罪辜流竄以死嚮蒙陛下仁聖恩憐哀其冤枉特賜清雪俾復官資足以感動群心勸勵忠義今洙孤幼並在西京家道屢空衣食不給洙止一男構年方十餘歲惸然無依實可嗟憫伏見將來袷享大禮在近群臣皆得奏蔭子孫伏望聖慈錄洙遺忠憫洙不幸特賜其子一官庶霑寸祿以免飢寒則天地之仁幽顯蒙德臣等忝列侍從愧無獻納苟有所見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舉丁寶臣狀 同前

右臣竊見太常丞湖州監酒務一作稅丁寶臣前任知端州日因遭儂智高事停官叙理監當方智高攻劫

嶺南州縣例以素無備禦官吏各至犇逃如焘一作聞
當時獨賓臣曾捉得智高探事人便行斬決及曾闕
敵朝廷以其知此故他人皆奪兩官獨賓臣只奪一
官以此見其比衆人情理之輕臣伏見賓臣履行清
純頗有官業惟海賊遽至力屈致敗出於不幸今者
伏遇祫享恩赦欲望聖慈特與不候監當滿任牽復
官資就移一親民差遣如後犯入已贓臣甘當同罪
謹具奏聞伏候勑旨

乞免舉臺官劄子嘉祐四年

臣近準勑爲見闕臺官下學士院令臣與孫抃等同

共保舉兩人聞奏者伏以學士之職置自有唐初以
文辭供奉人主其後漸見親信至於朝廷機密及大
除拜每被詢訪皆與參決當時居是職者選擇既精
信任亦重下至五代莫不皆然國朝遵用唐制尤重
其任自比年以來選用之際時容繆濫職以人廢官
以人輕往時臺官闕人只命學士一員獨舉今乃令
三人共舉若以爲俱可信則一員足以公舉若以爲
俱不可信則雖衆舉亦豈爲得人若以爲有可信有
不可信者則自宜捨不可信者專委可信者其不可
信者既不稱職罷黜之可也以臣思之朝廷所以遽

改舊制而學士不足取信皆由用非其人如臣是也
今在院學士三員孫抃胡宿各曾獨舉臺官朝廷當
所取信惟臣未曾舉人伏念臣材識庸暗不能知人
使臣隨衆署名則臣實爲恥欲三人所見皆一則理
必不能欲望聖慈免臣共舉却依舊制只命學士一
員專舉況孫抃胡宿嘗曾舉官可以不疑如以臣爲
不可獨任乞候將來續有臺官員闕更不差臣專舉
非敢避事直以任非其才不足取信致煩朝廷改更
舊制以此不敢不言今取進止

論許懷德狀嘉祐五年

右臣今月初四日當直準內降許懷德讓恩命表一
道撰批荅臣勘會昨來許懷德祫享加恩自合兩表
陳讓只曾投進一表批荅後更不曾進第二表稽停
至今四十餘日制書留在閤門既不受命又不陳讓
直至今來移鎮方於讓表內因帶引叙前來祫享加
恩乞併寢二命蓋懷德以祫享例加恩命爲輕所以
更無表讓却於今來表內因帶叙陳其前來恩制久
已稽留不讓不受顯是輕侮朝廷違慢君命閤門無
所申舉臺司風憲亦無彈糾況懷德身是將臣職典
禁衛敢此違廢國家典制罪大不恭其批荅臣未敢

撰辭乞下所司勘劾懷德正以典刑庶肅朝綱以戒不恪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再論許懷德狀 同前

臣竊以謂治天下在明號令正朝廷在修紀綱號令所行紀綱所振由人主有賞罰之柄也若號令出而不從紀綱弛而不整又不以賞罰臨之而欲正朝廷治天下臣不知其可也今者陛下親祀宗廟不敢獨受其福推恩群臣徧及中外此聖德之至深厚也而臣下輒敢有所輕重以謂例恩泛及親以為輕而慢之原其情理其可恕乎方祫享始畢恩與推行命出

之日宰相押班百官在列宣揚制誥布告天下而將臣偃蹇不肯受命稽停制書四十餘日有司無所申舉恬然不以為怪是陛下號令不能行於朝廷而紀綱弛壞於武士凡士之知治體者皆為陛下惜也臣謂方今國家全盛天下無虞非有彊臣悍將難制之患而握兵之帥輒敢如此不畏朝廷者蓋由從前不惜事體因循寬弛有以馴致也今若又不正其罪罰而公為縱弛則恐朝廷失刑自此而始武臣驕慢亦自此而始號令不行於下紀綱遂壞於上亦自此而始夫古人所謂見於未萌者智之明也若事有萌而能杜其漸者又其次也若見其漸而與之浸成後患者深可戒也臣前日為許懷德事曾有奏論略陳大槩蓋以方今賞罰之行只據簿書法令以從事而罕思治體況如懷德在法非輕於事體又重故臣復塵愚瞽伏乞聖慈裁擇而行之

論茶法奏狀 嘉祐五年

右臣伏見朝廷近改茶法本欲救其弊失而為國誤計者不能深思遠慮究其本末惟知圖利而不圖其害方一二大臣銳於改作之時樂其合意倉卒輕信遂決而行之令下之日猶恐天下有以為非者遂直

詆好言之士指為立異之人峻設刑名禁其論議事既施行而人知其不便者十蓋八九然君子知時方厭言而意殆（二字缺）不肯言小人畏法懼罪而不敢言今行之踰年公私不便為害既多而一二大臣以前者行之太果令之太峻勢既難回不能遽改而士大夫能知其事者但騰口於道路而未敢顯言於朝廷幽遠之民日被其患者徒怨嗟於閭里而無由得聞于天聽陛下聰明仁聖開廣言路從前容納補益尤多今一旦下令改事先為峻法禁絕人言中外聞之莫不嗟駭語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

必多今壅民之口已踰年矣民之被害（一作患）者亦已
衆矣古不虚語於今見焉臣亦聞方（一作初）改法之時
商議已定猶遣差官數人分出諸路訪求利害然則
一二（一作二三）大臣不惟初無害民之意實亦未有自信
之心但所遣（一作使）之人既（一無此字）見朝廷必欲更改不
敢沮議又志在希合以求功賞傳聞所至州縣不容
（一作[illegible]）吏民有所陳述直云朝廷意在必行但來（一無此字）
要一審狀爾果如所傳則誤事者在此數人而已（一無
二字）蓋初以輕信於人施行太果今若明見其害救失
何遲患莫大於遂非過莫深乎不改臣於茶法本不
詳知但外論既喧聞聽漸熟古之為國者庶人得謗
於道商旅得議於市而士得傳言於朝正為此也臣
竊聞議者謂茶之新法既行而民無私販之罪歲省
刑人甚多此一利也然而為害者五焉江南荊湖兩
浙數路之民舊納茶稅今變租錢使民破產亡家怨
嗟愁苦不可堪忍或舉族而逃或自經而死此其為
害一也自新法既用小商所販至少大商絕不通行
前世為法以抑豪商不使過侵國利與為僭侈而已
至於通流貨財雖三代至治猶分四民以相利養今
乃斷絕商旅此其為害二也自新法之行稅茶路分

猶有舊茶之稅而新茶之稅絕少年歲之間舊茶稅
盡新稅不登則頓虧國用此其為害三也往時官茶
容民入雜故茶多而賤徧行天下今民自買賣須要
真茶真茶不多其價遂貴小商不能多販又不暇遠
行故近茶之處頓食貴茶遠茶之方向去更無茶食
此其為害四也近年河北軍糧用見錢之法民入米
於州縣以鈔筭茶於京師三司為於諸場務中擇近
上場分特留八處專應副河北入米之人翻鈔筭請
今場務盡廢然猶有舊茶可筭所以河北和糴日下
未妨竊聞自明年以後舊茶當盡無可筭請則河北
和糴實要見錢不惟客旅得錢變轉不動兼亦自京
師歲歲輦錢於河北和糴理必不能此其為害五也
一利不足以補五害今雖欲減放租錢以救其弊此
得寬民之一端爾然未盡公私之利害也伏望聖慈
特詔主議之臣不護前失深思今害黜其遂非之心
與罷彌謗之迹除去前令許人獻說亟加詳定精求
其當庶幾不失祖宗之舊制臣冒禁有言伏待罪責
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李燾長編載五害止是節文切改更特不勸一句為新
於務用）

論監牧劄子（嘉祐五年）

臣所領羣牧司近準宣差吳中復王安石王陶等同共相度監牧利害事竊以國馬之制置自祖宗歲月既深官司失守積習成弊匪止一時前後因循重於改作今者幸蒙朝廷因言事之官有所陳述遥差臣察相度更改臣以謂監牧之設法制具存條目既繁弊病亦衆若秪坐案文籍就加增損恐不足以深革弊源如欲大爲更張剏立制度則凡於利害難以遥度必須目見心曉熟於其事然後可以審詳裁制果決不疑蓋謀於始也不精則行於後也難久況此是臣本職豈敢辭勞欲乞權暫差臣仍於吳中復等三

人內更差一人與臣同詣左右廂監牧地頭躬親按視至於土地廣狹水草善惡歲時孳牧吏卒勤惰以至牝牡種類各隨所宜棚井温涼亦有便否獨何以致馬之耗減今何以得馬之蕃滋既詳究其根源煞旁采於衆議如此不三數月間可以周遍然後更將前後臣寮起請與衆官參詳審處與其坐而遥度倉卒改更其爲得失不可同日而論也臣又竊思今之馬政（一有者字）皆因唐制而今馬多少與唐不同者其利病甚多不可悉（一作槩）舉至於唐世牧地皆與馬性相宜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內則岐

豳涇寧東接銀夏又東至於樓煩皆（一作此）唐養馬之地也以今考之或陷沒夷狄或已爲民田皆不可復得惟閒今（一作惟今之）河東（一有路字）嵐石之間山荒甚多及汾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間草軟水甘最宜牧養往時河東軍馬常在此處牧放今馬數全少閑地極多此乃唐樓煩監地也可以興置一監臣以謂推迹而求之則天池元池三監之地尚冀可得又臣往年因奉使河東嘗行嵐勝以東及遼州平定軍見其不耕之地甚多而河東一路山川深峻水草甚佳其地高寒必宜馬性及京西唐汝之間久荒之地其數甚廣欲

乞更下河東京西轉運司差官就近於轄下訪求草地有可以興置監牧處如稍見次第即乞朝廷差官與羣牧司官員同共往彼踏行擘畫若可以興置新監則河北諸監內有地不宜馬處却可議行廢罷惟估馬一司利害最爲易見若國家廣捐金帛則券馬利厚來者必多於其多中時得好馬若有司惜費則蕃部利薄馬來漸少兼亦好馬不來然而招誘之方事非一體亦須知其委曲欲乞特差羣牧司或禮賓院官一員直至秦州以來體問蕃部券馬利害凡此三者雖暫差官比及吳中復等撿閱本司文字講求

商議未就之間已各來復可以參酌相度庶不倉卒輕為改更如允臣所請乞賜施行今取進止一作國馬之制蓋自祖宗嵗月既深官失其守執習成弊臣以謂止一時伏觀詔書令僉事商量利害時有更革臣以朝廷一致之敘法制具存嵗日既久其弊亦滋若止生事文具究如增損恐不足以深革弊源如欲大為更張須立制度利害難以遠一處議於始也不精則行其復也難人於議詔相度害一人同臣特扱左右廟監敝允主比廣狹水草多惡嵗時事數史年鄙何以以至牝牡牧類各隨所宜相并涼亦有佷否何以致馬之數減今何以得馬之蕃息群牧議繁殖以比日亞事臭讓今詳書熟其主而建度倉卒政更其為得失不可同日而論也又其利思今之馬政皆因唐制而今馬多少與唐不同者其利病甚多不可勝舉至於唐世牧地皆與馬性相宜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內則岐豳涇寧東接銀夏又東至於樓煩此唐養馬之地也以今考之或陷沒夷狄或已為民田皆不可復得惟聞今河東路嵐石之間山荒甚多汾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間草軟水甘最宜養牧此乃唐樓煩監地也可以興置一監臣以謂推迹而求之則樓煩元池天池三監之地尚冀可得又臣往年奉使河東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定軍見其不耕之地甚多而河東一路山川深峻水草甚佳其地高寒必宜馬性又京西一路唐汝之間久荒之地其數甚廣請下河東京西轉運司遣官訪草地有可以興置監牧則河北諸監有地不宜馬可行廢罷至於估馬一司利害易見若國家事損會事則行委為利革來者必多若有司備責則書部利牽馬來實少然而招誘之方事非一體違軍致可戎禮賣況官一人至邊納善部勢為一利害以此三者參酌商議庶不倉卒輕為改更

舉章望之曾鞏王回等充館職狀 同前

右臣猥以庸虛過蒙獎任竊惟古人報國之效無先薦賢雖知人之難愧於不廣而高材實行亦莫多得苟有所見其敢默然臣竊見秘書省校書郎章望之學問通博文辭敏麗不急仕進行義自脩東南士子以為師範太平州司法參軍曾鞏自為進士已有時名其所為文章流布遠邇志節高爽自守不回前亳州衛真縣主簿王回學行純固論議精明尤通史傳姓氏之書可備顧問此三人者皆一時之秀宜被朝廷樂育之仁而或廢於江湖或沈淪州縣不獲聞達議者惜之其章望之曾鞏王回臣今保舉堪充館閣職任欲望聖慈特賜甄擢如後不如舉狀臣甘當同罪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舉蘇軾應制科狀 嘉祐五年

右臣伏以國家開設科目以待儁賢又詔兩省之臣舉其所知各以聞達所以廣得人之路副仄席之求臣雖庸暗其敢不勉臣伏見新授河南府福昌縣主簿蘇軾學問通博資識明敏一作主識敏明文采爛然論議鋒出其行業脩飭名聲甚遠臣今保舉堪應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欲望聖慈召付有司試其所對如有繆舉臣甘伏朝典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免進五代史狀 同前

右臣準中書劄子為知制誥范鎮等奏乞取臣五代

文草付唐書局繕寫上進事伏念臣本以孤拙初無他能少急養親遂學干祿勉作舉業以應所司自忝竊於科名不忍忘其素習時有妄作皆應用文字至於筆削舊史褒貶前世著為成法臣豈敢當往者曾任夷陵縣令及知滁州以負罪謫官閑僻無事因將五代史試加補緝而外方難得文字檢閱所以銓次未成昨自還朝便蒙差在唐書局因之無暇更及私書是致全然未成次第欲候得外任差遣庶因公事之暇漸次整緝成書仍復精加考定方敢投進冀於文治之朝不為多士所誚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論刪去九經正義中讖緯劄子

臣伏見國家近年以來更定貢舉之科以為取士之法建立學校而勤養士之方然士子文章未純德行未篤不稱朝廷勵賢興善之意所以化民成俗之風臣愚以謂士之所本在乎六經而自暴秦焚書聖道中絕漢興收拾亡逸所存無幾或殘編斷簡出於屋壁而餘齡昏眊得其口傳去聖既遠莫可考證偏學異說因自名家然而授受相傳尚有師法暨晉宋而下師道漸亡章句之篇家藏私畜其後各為箋傳附著經文其說存亡以時好惡學者茫昧莫知所歸至唐太宗時始詔名儒撰定九經之疏號為正義凡數百篇自爾以來著為定論凡不本正義者謂之異端則學者之宗師百世之取信也然其所載既博所擇不精多引讖緯之書以相雜亂怪奇詭僻所謂非聖之書異乎正義之名也臣欲乞特詔名儒學官悉取九經之疏刪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為怪異之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無所駁雜其用功至少其為益則多臣愚以謂欲使士子學古勵行而不本六經欲學六經而不去其詭異駁雜欲望功化之成不可得也伏望聖慈下臣之言付外詳議今取進止

議（一本有新）學狀 嘉祐元年

右臣等伏見近日言事之臣為陛下言建學取士之法者衆矣或欲立三舍以養生徒或欲復五經而置博士或欲但舉舊制而修廢墜或欲特創新學而立科條其言雖殊其意則一陛下慎重其事下其議於群臣而議者遂欲創新學立三舍因以辨士之能否而命之以官其始也則教以經藝文辭其終也則取以材識德行聽其言則甚備考於事則難行夫建學校以養賢論材德而取士此皆有國之本務而帝王之極致也而臣等謂之難行者何哉蓋以在今之體

不同而施設之方皆異也古之建學取士之制非如今之法也蓋古之所謂爲政興設教者遲速異宜也夫立時日以趨事考其功過而督以賞罰者爲政之法也故政可速成若夫設教則以勸善興化尚賢勵俗爲事其被於人者漸則入於人也深收其效者遲則推其功也遠故常緩而不迫古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自天子諸侯之子下至國之俊選莫不入學自成童而學至年四十而仕其習乎禮樂之容講乎仁義之訓敦乎孝悌之行以養父兄事長上信朋友而臨財廉處衆讓其修於身行於家達于隣里聞于鄉黨然後詢於衆庶又定於長老之可信者而薦之始謂之秀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爲選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爲俊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爲進士然後辯其論隨其材而官之夫生七八十歲而死者人之常壽也古乃以四十而仕蓋用其半生爲學考行又廣察以隣里鄉黨而後其人可知然則積德累善如此勤而久求賢審官如此慎而有次第然後矯偽干利之士不容於其間而風俗不陷於媮薄也古之建學取士其施設之方如此也方今之制以貢舉取人往者四歲一詔貢舉而議者患於太遲更趣

之爲間歲而應舉之士來學於京師者類皆去其鄉里違其父母妻子而爲旦暮干祿之計非如古人自成童至于四十就學於其庠序而鄉里鄉黨得以衆察徐考其行實也蓋古之養士本於舒遲而今之取人患於急迫此施設不同之大槩也臣請詳言方今之弊既以文學取士又欲以德行官人且速取之歟則眞偽之情未辨是朝廷本欲以學勸人脩德行一有而字反以利誘人爲矯偽此其不可一也若遲取之歟待其衆察徐考而漸進則文辭之士先已中於甲科而德行之人尚未登於內舍此其不可二也且今入學之人皆四方之游士齊其一身而來烏合羣處非如古人在家在學自少至長親戚朋友隣里鄉黨衆察徐考其行實也不過取於同舍一時之毀譽而決於學官數人之品藻爾然則同學之人蹈利爭進愛憎之論必分朋黨昔東漢之俗尚名節而黨人之禍及天下其始起於處士之橫議而相訾也此其不可三也夫人之材行若不因臨事而見則守常循理無異衆人苟欲異衆則必爲迂僻奇怪以取德行之名而高談虛論以求材識之譽前日慶曆之學其弊是也此其不可四也今若外方專以文學貢士而京師

獨以德行取人則實行素履著於鄉曲而守道立固之士皆反見遺此其不可五也近者朝廷患四方之士寓一有籍字京師者多而不知其士行遂嚴其法使各歸於鄉里今又反使來聚於京師云欲考其德行若不用四方之士一作人止取京師之士則又示人以不廣此其不可六也夫儒者所謂能通古今者在知其意達其理而酌時之宜爾大抵古者教學之意樸而不迫所以勸善興化養賢勵俗在於遲久而不求近効急功也臣謂宜於今而可行者立爲三舍可也復五經博士可也特創新學雖不若即舊而脩廢然未有甚害創之亦可也教學之意在乎敦本一本作在於教學之意而脩其實事給以糇糧多陳經籍選士之良者以通經有道之士爲之師而舉一作講察其有過無行者黜去之則在學之人皆善士也然後取以貢舉之法待其居官爲吏已接於人事可以考其賢善優劣而時取其尤出類者旌異之則士知脩身力行一作士脩其行非爲一時之利而可伸於終身則矯僞之行不作而媮薄之風歸厚矣此所謂實事之可行於今者也臣等伏見論學者四人其說各異而朝廷又下臣等俾之詳定是欲盡衆人之見而採其長者爾故臣等敢陳其所有以助衆議之一非敢好爲異論也伏望聖慈特賜裁擇

奏議卷第十六

賢善舉字

此卷薦蘇軾應制科云行業脩飭業就文以脩爲飾以脩爲聽篤頡脩熏訓長故公字永叔今文集多以修爲脩不敢輕改者蓋當時集古錄千卷皆有公之名印視其篆文乃從攸從彡未嘗從月而漢武帝策董仲舒亦云何脩何飾古字簡少殆可通用公亦嘗全用此句非如後人之拘也

監牧考異　仁宗實錄嘉祐四年公以翰林學士兼群牧使明年七月言者請馬政不舉當有更革壬子命吳奎吳中復王安石王陶同相度利害八月奎等乞以監牧市馬就委陝西漕臣薛向措置而不及公之姓名考公奏劄云臣所領群牧司準宣差中復安石陶等同共相度利害又明年公入

樞府復奏云昨差中復等與臣共議並不及壬子命奎之言公以兼職固當與三人同議無待降旨然何為獨不及奎今李燾長編載奎等請如公奏而實録有奎奏無公奏長編雖有公奏而比集中所載更改至四百餘字其間有云伏覩詔書命奎等商度利害而集本元無此語姑以長編所改附注其下當考

奏議卷第十七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十三

樞府

論均稅劄子　嘉祐五年

臣為諫官時嘗首言均稅事乞差郭諮孫琳豪朝廷依臣所言起自蔡州一縣以方田法均稅事方施行而議者多言不便尋即罷之近者伏見朝廷特置均稅一司差官分往河北陝西均稅始聞河北傳言人戶虛驚斫伐桑棗尚不為信次見陝西州郡有上言歲儉民饑乞罷均稅者稍已疑此一事果為難行而朝廷之意決在必行言者遂不能入近者又見河北人戶凡千百人聚訴於三司然則道路傳言與州郡上言雖為不足信其如聚集千人於京師此事不可掩蔽則民情可知矣蓋均稅非以規利而本以便民如此民果便乎竊知朝廷本只（一作則）以見在稅數量輕重均之初不令其別生額外之數也近聞衛州通利軍括出民冒佃田土不於見在管催數內均減重者攤與冒佃戶却別（一無此字）生立稅數配之此非朝廷本（一作之）意而民所以喧訴也又聞遼州諸縣（一有於字）見今實額管催數外將帳頭自來拋坐有名無納及（一有大字）開闔將行（一無二字）兩項遠年稅數並係祥符景德已

前以至五代長興年椿管虛數並攤與見今人户又閑以地肥瘠定爲四等其下等田有白鹻帶鹹地并鹹鹵沙薄可殖地死沙不可（一無此字）殖地並一例均攤與税數謂此雖不可耕種尚可煎鹽且河北之民自祖宗以來蒙賜恩卹放行鹽不（一無此字）禁只令據鹽斤兩納税今煎鹽者已納鹽税又令更納田税豈祖宗所以恵河北之民意又閑河南不殖之地係禁鹽地分者亦均攤與税又不知使（一無此字）民何以納也澶衛去京師近偶可聞知者如此其餘遠方（一作此）謂所均税悉便於民其可得乎以此見朝廷行事至難小人希意承旨者言利而不言害俗吏貪功希賞見小利忘大害爲國斂怨於民朝廷不知則已苟已知之其可不爲救其失哉欲望聖慈特賜指揮令均税所只如朝廷本議將實催見在税數量輕重均之其餘生立税數及遠年虛數却與放免及未均地分並且罷均且均税一事本是臣先建言聞今事有不便臣固不敢緘默今取進止

乞差檢討官校國史劄子（嘉祐六年）

臣前爲學士日兼充史館脩撰竊見本院國史自進本入内後官守空司因具奏陳乞降付院収藏以備檢討尋準朝旨於龍圖閣寫本關送本院令修撰官躬親對讀修改其國史尋已寫了竊緣本院元有修撰官三員後來孫抃及臣相次别蒙差任今止有胡宿一員其未經對讀（一有國史二字）卷數尚多竊慮寫下多日閑官校對久不了當漸至因循欲乞添差檢討官三兩員同共對讀早令了當况檢討官檢閱本朝故事亦是本職仍乞不令漏泄今取進止

論牧馬草地劄子（嘉祐六年）

臣爲學士日兼充群牧使朝廷以馬政久弊差吴中復等與臣共議利害欲有改（一有更字）爲未見得牧地善惡多少難爲廢置欲乞差官先且打量牧馬草地次臣遂蒙恩權在樞府所有牧馬利害商量未了事件臣有愚見方欲條陳今聞諸監所差官各將前去竊緣監牧帳舊管（一作轄）地甚多自來界至不明官私作弊積久爲民間侵占耕種年歲已深昨已曾差高訪等根括打量人户多稱父祖世業失却契書無憑照驗但追呼搔擾而已今若更行根究必亦難明徒爲追擾未見其利民先被害臣今欲乞令差去官只據見在草地逐段先打量的實頃畝明立封標界至因便相度其地肥瘠宜與不宜牧馬其廢置改更候逐

官回日令相度牧馬所據利害擘畫申奏其已為民
間侵耕地土更不根究蓋以本議欲以見在牧地給
與民耕豈可却根究已耕之地重為搔擾至於民間
養馬等事利害甚多臣當續具奏聞其不根究侵耕
地土一事伏乞先賜指揮今取進止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 嘉祐六年

臣材識庸暗碌碌於衆人中蒙陛下不次拔擢置在
樞府其於報效自宜如何而自居職以來已逾半歲
凡事關大體必須衆議之協同其餘日逐進呈皆是
有司之常務至於謀猷啓沃蔑爾無聞上辜聖恩下
愧清議人雖未責臣豈（一作豈敢）自安所以夙夜思惟願
竭愚慮苟有可採冀裨萬一臣近見諫官唐介臺官
范師道等因言陳旭事得罪或與小郡或竄遠方陛
下自臨御已來擢用諍臣開廣言路雖言者時有中
否而聖慈每賜優容一旦臺諫聯翩被逐四出命下
之日中外驚疑臣雖不知臺諫所言是非但見唐介
范師道皆久在言職其人立朝各有本末前後（一有言事二字）
補益甚多豈於此時頓然改節故為欺罔上昧聖
聰在於人情不宜有此臣竊以謂自古人臣之進諫
於其君者有難有易各因其時而已若剛暴猜忌之
君不欲自聞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人主好察多疑
於上大臣側足畏罪於下於此之時諫人主者難而
言大臣者易若寬仁恭儉之主動遵禮法自聞其失
則從諫如流聞臣下之過則務為優容以保全之而
為大臣者外象國權內有左右之助言事者未及見
聽而怨仇已結於其身故於此（一有之字）時諫人主者易
言大臣者難此不可不察也自古人主之聽言也亦
有難有易在知其術而已夫忠邪並進於前而公論
與私言交入于耳此所以聽之難也若知其人之忠
邪辨其言之公私則聽之易也凡言拙而直逆耳違
意初聞若可惡者此忠臣之言也言婉而順希旨合
意初聞若可喜者邪臣之言也至於言事之官各舉
其職或當朝正色顯言于廷或連章列署共論其事
言一出則萬口爭傳衆目共視雖欲為私其勢不可
故凡明言于外不畏人知者皆公言也若非其言職
又不敢顯言或密奏乞留中或面言乞出自聖斷不
欲人知言有主名者蓋其言涉傾邪懼遭彈劾故凡
陰有奏（一有陳字）而畏人知者皆挾私之說也自古人主
能以此術知臣下之情則聽言易也伏惟陛下仁聖
寬慈躬履勤儉樂聞諫諍容納直言其於大臣尤所

優禮常欲保全終始恩與臣下愛惜名節尤慎重於進退故臣謂方今言事者規切人主則易欲言大臣則難臣自立朝耳目所記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呂夷簡貶知饒州皇祐中唐介言宰相文彥博貶春州別駕至和初吳中復呂景初馬遵言宰相梁適並罷職出外其後趙抃范師道言宰相劉沆亦罷職出外前年韓絳言富弼貶知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陳旭得罪自范仲淹貶饒州後至今凡二十年間居臺諫者多矣未聞有規諫人主而得罪者臣故謂方今諫人主則易言大臣則難陛下若推此以察介等所言則可知其用心矣昨所罷黜臺諫五人惟是從（二字一作日）諭（一有新進二字）入臺未久其他四人出處本末迹狀甚明可以歷數也唐介前因言文彥博遠竄廣西煙瘴之地賴陛下仁恕哀憐移置湖南得存性命范師道趙抃並因言忤劉沆罷臺職守外郡連延數年然後（一有來字）復今三人者又以言樞臣罷黜然則介不以前蹈必死之地為懼師道與抃不以中滯進用數年為戒遇事必言得罪不悔蓋所謂進退一節終始不變之士也至如王陶者本出孤寒只因韓絳薦舉始得臺官及絳為中丞陶不敢內顧私恩與之爭議絳

終得罪夫牽顧私恩人之常情俯斷恩以義非知義之士不能也以此言之陶可謂徇公滅私之臣矣此四人者出處本末之迹如此可以知其為人也就使言雖不中亦其情必無他議者或謂言事之臣好相朋黨動搖大臣以作威勢臣竊以謂不然至於去歲（一無十一字）韓絳言富弼之時介與師道不與絳為黨乃與諸臺諫共論絳為非然則非相朋黨非欲動搖大臣可明矣臣固謂未可以此疑言事之臣也況介等此者雖為謫官幸蒙陛下寬恩各得為郡未至失所其可惜者斥逐諫臣非朝廷美事阻塞言路不為國家之利而介等盡忠守節未蒙憐察也欲望聖慈特賜召還介等置之朝廷以勸守節敢言之士則天下幸甚今取進止

政府

舉劉攽呂惠卿充館職劄子　嘉祐六年

臣伏見前廬州觀察推官劉攽辭學優贍履行修（一作飭）謹記問該博可以備朝廷論訪前真州軍事推官呂惠卿材識明敏文藝優通好古飭躬可謂端雅之士並宜置之館閣以副聖朝養育賢材之選臣以庸繆參聞政論無能報國敢舉所知其劉攽呂惠卿欲

望聖慈俾充館閣之職如徒不如舉狀臣甘同罪取
進止

論祠祭行事劄子 嘉祐八年

臣近準勑差祭神州地祇於北郊竊見有司行事不合典禮據開寶通禮當先引行事官於東壝門外道南北向立次引入壝門就壇東南位西向行事並卽事有漸自外而入於禮爲宜今却先引行事官於壇下卯階之側北向立次引東行向外就行事位由內而外乖背禮文臣遂於本院撿詳蓋是往年撰祀儀之時誤此一節今據祀儀四時及三(土一作王)五帝上

辛祈穀春分祀九宮朝日高禖孟夏雩秋分夕月仲秋祀九宮貴神季秋大享明堂冬至祀昊天臘蜡夏至祀皇地祇及孟冬祭神州地祇凡一十七祭並係大祀一例錯誤並合改正依開寶通禮無禮生贊唱生踈多不依禮文臣伏見朝廷近年新製祭祀器服修飭壇壝務極精嚴而有司失傳行事之際於禮繆誤伏乞下禮院詳定依開寶通禮改正祀儀及教習禮生使依典禮以上副聖朝精嚴祀事之意今取進
止

論逐路取人劄子 治平元年

臣伏見近有臣寮上言乞將南省考試舉人各以路分糊名於逐路每十人解一人等事雖已奉聖旨送兩制詳定臣亦有愚見合具敷陳竊以國家取士之制比於前世最號至公蓋累聖留心講求曲盡以謂王者無外天下一家故不問東西南北之人盡聚諸路貢士混合爲一而惟材是擇又糊名謄錄而考之使主司莫知爲何方之人誰氏之子不得有所憎愛薄厚於其間故議者謂國家科場之制雖未復古法而便於今世其無情如造化至公如權衡祖宗以來不可易之制也傳曰無作聰明亂舊章又曰利不百

者不變法今言事之臣偶見一端卽議更改此臣所區區欲爲陛下守祖宗之法也臣所謂偶見一端者蓋言事之人但見每次科場東南進士得多而西北進士得少故欲改法使多取西北進士爾殊不知天下至廣四方風俗異宜而人性各有利鈍東南之俗好文故進士多而經學少西北之人尚質故進士少而經學多所以科場取士東南多取進士西北多取經學者各因其材性(一無性字)所長而各隨其多少取之今以進士經學合而較之則其數均若必論進士則多少不等此臣所謂偏見之一端其不可者一也國

家方以官濫為患取士數必難增若欲多取西北之人則却須多減東南之數今東南州軍進士取解者二三千人處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蓋已痛裁抑之矣西北州軍取解至多處不過百人而所解至十餘人是十人取一人比之東南十倍假借之矣若至南省又減東南而增西北則此（一作無字）是已裁抑者又裁抑之已假借者又假借之此其不可者二也東南之士於千人中解十人其初選已精矣故至南省所試合格者多西北之士學業不及東南當發解時又十倍優假之蓋其初選已濫矣故至南省所試不合格者多今若一例以十人取一人則東南之人合格而落者多矣西北之人不合格而得者多矣至於他路理不可齊偶有一路合格人多亦限以十一落之偶有一路合格人少亦須充足十一之數使合落者得合得者落取捨顛倒能否混淆其不可者三也且朝廷專以較藝取人而使有藝者屈落無藝者濫得不問繆濫只要諸路數停此其不可者四也且言事者本欲多取諸路士著之人若此法一行則寄應者爭趨而往今開封府寄應之弊可驗矣此所謂法出而姦生其不可者五也今廣南東西路進士例各

絕無舉業諸州但據數解送其人亦自知無藝只來一就省試而歸冀作攝官爾朝廷以嶺外煙瘴北人不便須藉攝官亦許其如此今若一例與諸路（二一作十字）十人取一人此為繆濫又非西北之比此其不可者六也凡此六者乃大槩爾若舊法一壞新議必行則弊濫隨生何可勝數故臣以謂且遵舊制但務擇人推朝廷至公待四方如一惟能是選人自無言此乃當今可行之法爾若謂士習浮華當先考行就如新議亦須只考程試安能必取行實之人議者又謂西北近虜士要牢籠此甚不然之論也使不逞之人不能為患則已苟可為患則何方無之前世賊亂之臣起於東南者甚衆其大者如項羽蕭銑之徒是已至如黃巢王仙芝之輩又皆起亂中州者爾不逞之人豈專西北矧貢舉所設本待材賢（一作能）牢籠不逞當別有術不在科場也惟事久不能無弊有當留意者然不須更改法制止在振舉綱條爾近年以來舉人盛行懷挾排門大譟免冠突入虧損士風傷敗善類此由舉人既多而君子小人雜聚所司力不能制雖朝廷素有禁約條制甚嚴而上下因循不復申舉惟此一事為科場大患而言事者獨不及之願下有司

議革其弊此當今封場之患也臣忝貳守司預聞國論苟不能為陛下守祖宗之法而言又不足取信於人主則厚顏尸祿豈敢偷安而久處乎故猶此瀆言乞賜裁擇

乞獎用孫沔劄子 治平二年

臣伏見諒祚猖狂漸違誓約憯叛之迹彰露已多年歲之間必為邊患國家禦備之計先在擇人而自慶曆罷兵以來至今二十餘年當時經用舊人零落無幾惟尚書戶部侍郎孫沔尚在西事時沔守環慶一路其人磊落有智勇但以未嘗出兵又不遇敵故未有臨陣破賊之功然其養練士卒招撫蕃夷恩信著於一方至今邊人思之雖世不乏材朝廷方務推擇若求曾經西事可用之人則臣謂無如沔者沔今年雖七十聞其心力不衰飛鷹走馬尚如平日況所用者取其智謀藉其威信前世老將強起成功者多沔雖中間曾以罪廢棄環慶使過正是用人之術臣今欲乞朝廷更加察訪如沔實未衰羸伏望聖慈特賜獎用庶於擇人一作材難得之時可備一方之寄取進止

英宗實錄所載乃節文但於孫沔姓名之上添致仕二字又國家禦備作朝廷禦備

奏議卷第十七

論均稅劄子 河北之民意 之疑是民之意

論選[illegible]劄子 臣所屈臨 所字下脫以字

此卷凡言一作者乃善本而正文反可疑如論臺諫宜牽復劄子正文云從諫入臺未久一作以為呂誨新進又正文先云前年韓絳言富弼後却以為去歲故一作無後段十一字論祠祭行事劄子正文云四時及三王五帝一作以三王為土王土王去聲之類皆當以一作為正已刻板難盡易書示後人使知所擇焉

奏議卷第十八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十四

政府

言西邊事宜第一狀 治平二年

右臣伏見諒祚狂僭釁隙已多不越歲年（一無此字）必爲邊患臣本庸暗不達時機輒以外料敵情內量事勢鑒往年已驗之失思今日可用之謀雖兵不先言俟見形而應變然坐而制勝亦大計之可圖謹具條陳庶裨萬一臣所謂外料敵情者諒祚世有夏州自彝興克叡以前止於一鎮五州而已太宗皇帝時繼捧繼遷始爲邊患其後遂陷靈鹽盡有朔方之地蓋自淳化咸平用兵十五餘年既不能翦滅遂務招懷適會繼遷爲潘羅支所殺其子德明乃議歸款而我惟以恩信復其王封歲時俸賜極於優厚德明既無南顧之憂而其子元昊亦壯遂併力西攻回紇拓地千餘里德明既死地大兵彊元昊遂復背叛國家自寶元慶曆以後一方用兵天下騷動國虛民弊如此數年元昊知我有厭兵之患遂復議和而國家待之恩禮又異於前矣號爲國主僅得其稱臣歲予之物百倍德明之時半於契丹之數今者諒祚雖曰狂童然而習見其家世所爲蓋繼遷之叛而復王封元昊再叛而爲國主今若又叛其志可知是其欲自比契丹抗衡中國以爲鼎峙之勢爾此臣竊料敵情在於如（一無此字）此也夫所謂內量事勢者蓋以慶曆用兵之時視方今禦邊之備較彼我之虛實彊弱以見勝敗之形也自真宗皇帝（一無二字）景德二年盟北虜於澶淵明年始納西夏之款遂務休兵至寶元初元昊復叛蓋三十餘年矣天下安於無事武備廢而不修廟堂無謀臣邊鄙無勇將將愚不識干戈兵驕不識（一作知）戰陣器械朽腐城郭隳頹而元昊勇鷙桀黠之虜也其包畜姦謀欲窺中國者累年矣而我方恬然不以爲慮待其謀成兵具一旦（一作日）反書來上然後茫然不知所措中外震駭舉動蒼惶所以用兵之初有敗而無勝也既而朝廷用韓琦范仲淹等付以西事極力經營而勇夫銳將亦因戰陣稍稍而出數年之間人謀漸得武備漸修似可枝梧矣然而天下已困也（一無此字）所以屈意忍耻復與之和此慶曆之事爾今則不然方今甲兵雖未精利不若往年之腐朽也城壘粗脩完緝不若往年之隳頹也土兵蕃落增添訓練不若往年寡弱之驕軍也大小將校曾經戰陣者往往尚在不若往年魏昭炳夏隨之徒綺紈子弟也一二

執政之臣皆當時宣力者其留心西事熟矣不若往時大臣茫然不知所措者也蓋往年以不知邊事之謀臣馭不識干戈之將用驕兵執朽器以當桀黠新興之虜此所以敗也方今謀臣武將城壁器械不類往年而諒祚狂童不及元昊遠甚往年忽而不思今又已先覺可以早為之備苟其不叛則已若其果叛未必不為中國利也臣謂可因此時雪前恥收後功但願人謀如何爾若上憑陛下神威廟筭係累諒祚君臣獻於廟社此其上也其次逐狂虜於黃河之北以復朔方故地最下盡取山界奪其險而我守之以

永絕邊患此臣竊（一作內）量事勢謂或如此臣所謂案往年已驗之失者其小失非一不可悉數臣請言其大者夫戎狄變詐兵交陣合彼佯敗以為誘我貪利而追之或不虞橫出而為其所邀或進陷死地而困于束手此前日屢敗之戒今明習兵戰者亦能知之此雖小事也亦不可忽所謂大計之繆者攻守之策皆失爾臣視慶曆禦邊之備東起麟府西盡秦隴地長二千餘里分為路者五而路分為州軍者又二十有四而州軍分為寨為堡為城者又幾二百皆須列兵而守之故吾兵雖眾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

寡而賊之出也常舉其國眾合聚為一而來是吾兵雖多分而為寡彼眾雖寡聚之為多以彼之多擊吾之寡不得不敗也此城寨之法既不足自守矣而五路大將所謂戰（此一字無）兵者分在二十四州軍欲合而出則懼後空而無備欲各留守備而合其餘則數少不足以出攻此當時所以用兵累年終不能一出者以此也夫進不能出攻退不足（一作能）自守是謂攻守皆無策者往年已驗之失也臣所謂今日可用之謀者在定出攻之計爾必用先起制人之術乃可以取勝也蓋列兵分地而守敵得時出而撓於其間使我

處處為備常如敵至師老糧匱我勞彼逸昔周世宗以此策困李景於淮南昨元昊亦用此策以困我之西鄙夫兵分備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常在我以逸待勞兵家之大利也其利常在彼所以往年賊常得志也今誠能反其事而移我所害者予敵奪敵所利者在我則我當先為出攻之計使彼疲於守禦則我亦得志矣（此一字無）凡出攻之兵勿為大舉我每一出彼必呼集而來拒彼集於東則別出其西我歸彼散則我復出而彼又集我以五路之兵番休出入使其一國之眾疲散奔走無時暫停則無不困之虜矣此臣

所謂方今可用之謀也蓋往年之失在守方今之利在攻昔王道中亦嘗五路出攻矣當時將相爲謀不重(一作審)蓋欲攻賊磨方彊之國不先以謀困之而直爲一戰必取之計大舉深入所以不能成功也夫用兵至難事也故謀既審矣則其發也必果故能動而有成功也若其山川之險易道里之迂直蕃漢兵馬之彊弱騎軍步卒長兵短兵之所利與夫左右前後一出一入開闔變化有正有奇(一無四十八字)凡用兵之形勢有可先知者有不可先言者臣願陛下遣一重臣出而巡撫遍見諸將與熟圖之以先(一無此字)定大計凡山川道里蕃漢步騎出入之(一無此字)所宜可先知者悉圖上方略其餘不可先言付之將率使其見形應變因敵制勝至於諒祚之所爲宜少屈意含容而曲就之既以驕其心亦少緩其事以待吾之爲備而且嚴戒五路訓兵選將利器甲畜貲糧常具軍行之計待其反書朝奏則王師暮出以駭其心而奪其氣使其枝梧不暇則勝勢在我矣往年議者亦欲招輯橫山蕃部謀取山界之地然臣謂必欲招之亦須先藉勝捷之威使(一有其字)知中國之彊則方肯來附也由是言之亦以出攻爲利矣凡臣之所言者大略如此爾(一無此字)然臣足未嘗踐邊陲目未嘗識戰陣以一儒生偏見之言誠知未可必用直以方當陛下勞心西事廣詢衆議之時思竭愚慮備芻蕘之一說爾

言西邊事宜第二劄子(同前)

臣近曾上言諒祚爲邊患朝廷宜早圖禦備及乞遣一重臣親與邊將議定攻守大計等事至今多日未蒙降出施行臣竊見慶曆中元昊作過時朝廷輕敵翫冦無素定之謀每遇邊奏急來則上下惶恐倉卒指揮既多不中事機所以落賊姦便敗軍殺將可爲痛心今者諒祚以萬騎寇秦渭兩路焚燒數百里間掃蕩俱盡而兩路將帥不敢出一人一騎則國威固已挫矣諒祚負恩背德如此陛下未能發兵誅討但遣使者賫詔書賜之又拒而不納使者羞媿俛首懷詔而回則大國不勝其辱矣當陛下臨御之初遭此狂童威沮國辱此臣等之罪也臣謂陛下宜赫然發憤以邊事切責大臣至於山川形勢有利有不利士卒勇怯孰可用孰不可用何處宜攻何處宜守何兵宜屯某地何將可付某兵如此等事甚多皆陛下聖慮所宜及者臣謂陛下宜因閑時御便殿召當職之臣使按圖指畫各陳所見陛下可以不下席而盡在

目前然後制以神機睿略責將相以成功而陛下以萬機之繁既未及此兩府之臣如臣二一作無字等日所進呈又皆常程公事亦未嘗聚首合謀講定大計外則四路邊臣自賊馬過後亦不聞別有擘畫臣恐上下因循又如慶曆之初矣近者韓琦曾將慶曆中議山界文字進呈此邊事百端中一端爾蓋琦亦患事未講求假此文字爲題目以牽合衆人之論倘自進呈後尋送密院至今多日亦未曾擬議臣以非才陛下任之政府便是國之謀臣若其謀慮淺近所言狂妄自可黜去不疑臣亦昨因目疾懇求解職曲蒙聖恩未許其去既使在其位又棄其言而不問使臣尸祿厚顏何以自處所有臣前來所上奏狀欲望聖慈一無二字降付中書密院與韓琦山界文字一處商量若其言果不足取棄之未晚今取進止

乞補館職劄子治平三年

臣竊以治天下者用人非止一端故取士不以一路若夫知錢穀曉刑獄熟民事精吏幹勤勞夙夜以辦集爲功者謂之材能之士明於仁義禮樂通於古今治亂其文章論議與之謀慮天下之事可以決疑定策論道經邦者謂之儒學之臣善用人者必使有材者竭其力有識者竭其謀故以材能之士布列中外分治百職使各辦其事以儒學之臣置之左右與之日夕謀議講求其要而行之而又於儒學之中擇其尤者置之廊廟而付以大政使總治羣材衆職進退而賞罰之此用人之大略也由是言之儒學之士可謂貴矣豈在材臣之後也是以前世英主明君未有不以崇儒嚮學爲先而名臣賢輔出於儒學者十常八九也臣竊見方今取士之失患在先材能而後儒學貴吏事而賤文章自近年以來朝廷患百職不脩務一作獎材臣故錢穀刑獄之吏稍有寸長片善爲人所稱者皆已擢用之矣夫材能之士固當擢用然專以材能爲急而遂忽儒學爲不足用使下有遺賢之嗟上有乏材之患此甚不可也臣謂方今材能之士不患有遺固不足上煩聖慮惟儒學之臣難進而多棄滯此不可不思也臣以庸繆過蒙任使俾陪宰輔之後然平日論議不能無異同雖日奉天威又不得從容曲盡拙訥今臣有館閣取士愚見具陳列一作如別奏劄一作欲望聖慈因宴閒之餘一迂睿覽或有可采乞常賜留一有聖字意今取進止

又論館閣取士劄子同前

臣竊以館閣之職號爲育材之地今兩府闕人則必取於兩制(翰林學士謂之內制中書舍人知制誥謂之外制今并稱學士待制通謂之兩制)兩制闕人則必取於館閣然則館閣輔相養材之地也材既難得而又難知故當博採廣求而多畜之時冀一得於其間則傑然而出爲名臣矣其餘中人以上優游養育以與成之亦不失爲佳士也自祖宗以來所用兩府大臣多矣其閒名臣賢相出於館閣者十常八九也祖宗用人初若不精然所采既廣故所得亦多也是以有文章有學問有材有行或精於一藝或長於一事者莫不畜之館閣而與養之其傑然

而出者皆爲賢輔相矣其餘不至輔相而爲一時之名臣者亦不可勝數也先朝循用祖宗舊制收拾養育得人尤多自陛下即位以來所用兩府之臣一十三人而八人出於館閣此其驗也只自近年議者患館職之濫遂行釐革而改更之初矯失太過立法既峻取人遂艱使下多遺賢之嗟國有乏材之患今先朝收拾養育之人或已被選擢或老病死亡見在館者無幾而新法艱阻近年全無選進臣今略具館閣取人舊制并新格則可見取人之法如何所得之人多少也

一舊制館閣取人以三路進士高科一路也大臣薦舉一路也歲月酬勞一路也進士第三人以上及第者并制科及第者不問等第並只一任替回便試館職進士第四第五人經兩任亦得試此一路也兩府臣寮初拜命各舉三兩人即時召試此一路也其餘歷任繁難久次或寄任重處者特令帶職此一路也今三路塞其二矣自科場改爲間歲後第一人及第者須兩任回方得試自第二人至第五人更永不試制科入第三者亦須兩任回方得試(凡五七次科場未有一人中第三等)

者其餘等第並永不試則進士高科一路已塞矣兩府大臣所薦之人並只上簿候館職有闕則於簿內點名召試其如館閣本無員數無有闕時故自置簿來至今九年不曾點試一人則大臣薦舉一路又塞矣惟有酬勞帶職一路尚在爾

一新制館閣共置編校八員本爲館中書籍久不齊整而館職多別有差遣不能專一校正乃別置此八員故選新進資淺人令久任而專一校讎所以先令作編校二年然後升爲校勘(未足王係)

職為校勘四年後升為校理（館職）正為校理又
一年方罷編校別任差遣然自置編校後適值
館閣取人之路漸發今議者遂只以編校為取
士新格往時直館直院直閣校理皆無定員惟
材是用不限人數今編校限以八員為定以此
待天下之多士宜其遺材於下矣八員之內仍
每七年方遇一員之（有字）闕而補一人以此知天
下滯材者衆矣
右以臣愚見編校八員自可仍舊每有員闕令中書
擇人進擬陛下必欲牢籠天下英俊之士則宜脫去
常格而獎拔之今負文學懷器識磊落奇偉之士知
名於世而未為時用者不少惟陛下博訪審察悉召
而且置之館職養育三數年間徐察其實擇其尤者
而擢用之知人自古聖王所難然不以其難而遂廢
但拔十而得一二亦不為無益矣況中人上下養育
獎成之不止十得一二也

薦司馬光劄子 治平四年

臣伏見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德性淳正學術通明
自列侍從久司諫諍讜言嘉話著在兩朝自仁宗至
和服藥之後羣臣便以皇嗣為言五六年間言者雖
多而未有定議最後光以諫官極論其事敷陳激切
感動主聽仁宗豁然開悟遂決不疑由是先帝遂自
宗藩入為皇子曾未踰年仁宗奄棄萬國先帝入承
大統蓋以人心先定故得天下帖然今以聖繼聖遂
傳陛下由是言之光於國有功為不淺矣可謂社稷
之臣也而其識慮深遠性尤慎密光既不自言故人
亦無知者臣以忝在政府因得備聞其事臣而不言
是謂蔽賢掩善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光今雖在
侍從日承春待而其忠國大節隱而未彰臣既詳知
不敢不奏

青州

言青苗錢第一劄子 熙寧三年

臣伏見朝廷新制俵散青苗錢以來中外之議皆稱
不便多乞寢罷至今未蒙省察臣以老病昏忘雖不
能究述利害苟有所見其敢不言臣今有起請事件
謹具畫一如後

一臣竊見議者言青苗錢取利於民為非而朝廷
深惡其說至煩聖慈（一作德） 命有司具述本末委
曲申諭中外以朝廷本為惠民之意然告諭之
後搢紳之士論議蓋多至於田野之民蠢然固

不知周官泉府為何物但見官中放債每錢一
百文要二十文利爾是以申告雖煩而莫能諭
也臣亦以謂等是取利不許取三分而許取二
分此孟子所謂以五十步笑百步者以臣愚見
必欲使天下曉然知取利非朝廷本意則乞除
去二分之息但令只納元數本錢如此始是不
取利矣蓋二分之息以為所得多耶固不可多
取於民所得不多耶則小利又何足顧何必以
此上累聖政
臣檢詳元降指揮如災傷及五分已上則夏料

青苗錢令於秋料送納秋料於次年夏料送納
臣竊謂年歲豐凶固不可定其間豐年常少而
凶歲常多今所降指揮蓋只言偶然一料災傷
爾若連遇三兩料水旱則青苗錢積壓拖欠數
多若繞遇豐熟卻須一併催納則農民永無豐
歲矣至於中小熟之年不該得災傷分數合於
本料送納者或人戶無力或頑猾拖延本料尚
未送納了當若令又請次料合借錢（一作散）數則
積壓（一作欠）轉多必難催索臣今欲乞人戶遇災
傷本料未曾送納者及人戶無力或頑猾拖延

不納者並更不支借與次料錢如此則人戶免
積壓拖欠州縣免鞭扑催驅官錢免積久（一作欠）
失陷
一臣竊聞議者多以抑配人戶為患所以朝廷屢
降指揮丁寧約束州縣官吏不得抑配百姓然
諸路各有提舉管勾等官往來催促必須盡錢
俵散而後止由是言之朝廷雖指揮州縣不得
抑逼百姓請錢而提舉等官又卻催促盡數散
俵故提舉等官以不能催促盡數散俵為失職
州縣之吏亦以俵錢不盡為弛慢不才上下不

得不遞相督責者勢使之然各不獲已也由是
言之理難獨責州縣抑配矣以臣愚見欲乞先
罷提舉管勾等官不令催督然後可以責州縣
不得抑配其所俵錢取民情願專委州縣隨多
少散之不得（一作必）須要盡數亦不必須要闔縣
之民戶戶盡請如此則自然無抑配之患矣
右謹具如前臣以衰年昏病不能深識遠慮所見目
前止於如此然而青苗之議久已喧然中外群臣乞
行罷罷者不可勝數其所陳久遠利害必已詳盡而
無遺矣一日陛下赫然開悟悉採群議追還新制一

切罷之以便公私天下之幸也若中外所言雖多猶未能感動天聽則見行不便法中有此三事尤繫目下利害如臣盡一所陳伏望聖慈特賜裁擇令取進止

言青苗第二劄子 同前

臣近曾奏爲起請俵散青苗錢不便事數内一件乞遇災傷夏料未納及不係災傷人户頑猾拖欠者並更不俵散秋料錢數至今未奉指揮臣勘會今年二麥纔方成熟尚未收割已係五月又合俵散秋料錢數竊緣夏料已散錢尚未有一户送納若又俵散秋

料錢竊慮積壓拖欠枉有失陷官錢臣已指揮本路諸州軍並令未得俵散秋料錢別候朝廷指揮去後訖一作 臣伏思除臣近所起請災傷未納及人户拖欠不納者乞且不俵次料一事外臣今更有愚見不敢緘默臣竊見自俵青苗錢已來議者皆以取利爲非朝廷深惡其說遂命所司條陳申諭其言雖煩而終不免於取利然猶有一說者意在惠民也以臣愚見若夏料錢於春中俵散猶是青黃不相接之時雖不户户闕之然其間容有不濟者以爲惠政濟一作 尚有說焉可一作說 若秋料錢於五月俵散正是蠶麥成熟人

户不乏之時何名濟闕直是放債取利爾若二麥不熟則夏料尚欠豈宜更俵秋料錢使人户積壓拖欠以此而言秋料錢可以罷而不散欲望聖慈特賜詳擇伏乞一無乞字 早降指揮令取進止

舉宋敏求同知太常禮院劄子 嘉祐二年

臣等勘會同知太常禮院張師中近被朝命差充兩浙提點刑獄伏見太常丞集賢校理宋敏求文學該贍多識故事家藏古今書史禮樂制度記傳尤多禮官博士每有所疑多就之質證其人見是知州差遣資望不淺臣等今保舉欲乞就差充同知太常禮院

一次如後不如舉狀臣等甘當朝典令取進止六月日

右公在翰苑時薦宋敏求奏劄得之汪逵既云臣等則非獨薦或公自草或止預名不可知也

奏議卷第十八

論[illegible]劄子 先朝先一作帝

言青苗錢第一劄子 若纔一作裁又一作變

公奏議十八卷總一百六十三篇仁宗實錄李燾長編因事而書者八十有八其間論唃厮囉者一論陝洎王倫水洛城者再論修河者三以校集本類多增損蓋自古史官往往於制誥奏疏時有修潤長編則又本之實錄故其語欲簡其事欲首尾相貫此其所以異同比公元文殊不數暢當以集為正

奏議雖以年月編次間有論事在前降旨在後尚或疑混未能盡正覽者詳之

衢州刻公奏議十八卷如辭免遷轉丐去乞休致之類皆在焉已移入表奏四六中韶州從諫集八卷諫院奏疏也公家書目無此名今併入奏議二若總十八卷仍以公歷官先後為序凡兩州印本頗經後人輕改今悉為考證讀者審之可也

河東奉使奏草卷上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十五

畫一起請劄子

臣準勑差往河東擘畫粮草合有起請事件今具畫一如後

一臣伏詳勑旨本為河東民力困乏差臣擘畫利害竊慮州縣未體朝廷之意因而搔擾臣今欲乞特降聖旨指揮下河東路候臣到彼不得令官吏及諸色人出城迎送及不得作樂筵席

一臣準勑計置擘畫河東一路經久利害竊緣河東地分闊遠山川險絕竊慮僻遠之處不能徧至又緣本路文武官吏不少內有久諳彼處民情事體者或在不當驛路守官致臣無由見得臣今欲乞許臣採問官吏就近召與相見所貴詢訪兵民利病仍慮有合行事件亦乞於本路選擇幹事官員暫差勾當

一臣所授勑只是與轉運司計置擘畫邊上粮草竊緣一路州縣賦租戶口兵馬錢帛及公私財用利害要見本末文字竊慮所在不盡時應副仍乞指揮一路州軍凡有取索文字並令畫時應副

一臣伏見國家自兵興以來言事之人多陳利害
竊慮有前後上文字人內有陳河東一路事宜
所言大體利害詳明朝廷未暇施行者乞於中
書樞密院檢舉所上文字付臣看詳到彼參驗
利害可否回日聞奏
一臣準勑除擘畫糧草外竊慮更有可以因便勾
當事件伏乞令中書樞密院畫一條目付臣施
行取進止

辟郭固隨行劄子

臣準勑差往河東路計置經久利害伏見新授寧州
軍事推官郭固熟知沿邊兵民利害曾隨韓琦奉使
陝西近差充涇原路叅謀見未赴任臣今欲乞暫將
帶本人隨行候臣回日令一面發赴本任如允臣所
請乞降朝旨指揮取進止

免晉絳等州人户遠請顆鹽牒

當所訪聞晉絳慈隰四州百姓每年所請顆鹽並於
解池請領近聞省司指揮支移往三門鹽倉請領道
路遥遠竊知百姓多不願往彼般請須議專行公文
者右具如前今欲牒州候牒到日請不移時疾速詳
前項事理如委實省司有此指揮及百姓情願依舊
送納鹽錢不請三門官鹽仰立便差人前路曉示百
姓各令逐便不得勒抑監催須令前去免使麥蠶農
忙之際虛勞百姓遠路艱辛兼當所已具一面施行
奏聞仍請具已施行公文疾速入馬遞回報當所不
管遲延住滯者

同前

當所訪聞晉絳慈隰四州百姓每年所請顆鹽並於
解池請領近聞省司指揮支移往三門鹽倉請領道
路遥遠竊知百姓多不願往彼般請須議專行公文
者右具如前當所雖已牒晉絳慈隰等四州請詳前
項事理如委實省司有此指揮及百姓情願依舊送
納鹽錢不請三門官鹽仰立便差人前路曉示百姓
各令逐便不得抑勒監催須令前去竊慮百姓已到
解池及前去未遠今欲牒解州安邑知縣請詳前項
事理如是請鹽百姓見在彼處請就近告示逐人如
依舊送納鹽錢情願不往三門請鹽者各令歸本縣
仍希已施行公文回報當所者

相度併縣牒

當所體量得潞州八縣內屯留黎城壺關三縣地居
僻遠户口凋零全少詞訟盜賊逐縣虛占令佐及諸

色公人色役今欲擘畫將三縣併省分割入隣近縣分可以寬減民役兼省吏員須議差官相度利害者

右具如前今欲牒上黨縣郎主簿請詳上項事理躬親遍往屯留等縣相度地里遠近接連疆畔就近可以分割併省利害務令人戶穩便仍具可以分併地里畫成紙圖及取索逐縣見在戶口賦稅見役諸色公人數目畫一開坐連申無致鹵莽者

同前奏狀

右臣近自威勝軍至遼州體量得遼州州界東西二百五十里南北一百五十九里所管戶口主客二千七百餘戶地里人戶不及一中下小縣而分建一州四縣內榆社縣主客一千七十二戶其餘遼山縣主客五百六十九戶平城縣主客六百一十八戶和順縣主客四百五十九戶各不及一鎮人煙及潞州管內八縣亦有似此地里絕近人戶全少處虛立縣名枉占官吏每縣曹司弓手手力解子之類各近伯人外別有供應本州廳子客司承符散從及本村里正戶長耆長壯丁色役人戶凋零差役繁重以臣相度可以將帶就近分割併省庶使減省官吏寬紓民役緣臣時暫經過竊慮不盡民間利害已密牒知遼州國子博士蓋平上黨縣主簿郇唐等審細相度可與不可分併利害臣今前去所過州縣除邊防要切縣分外其餘地里迫窄人戶凋零絕然小縣有可以分割併省者並欲隨近選差幹敏之官密切先行相度可與不可分割利害候臣奉使回日別具條陳敷奏

次

倚閣忻代州和糴米奏狀

右臣準中書劄子節文臣寮上言勸會忻代二州秉外分配博糴斛斗共玖萬餘碩即今催納方及二分今來已是五月粒食踴貴之際民間斛斗甚是難得欲乞朝廷特賜[illegible]恩許將已支絹帛及大鐵錢合納米粟特與倚閣候將來秋成一併送納奉聖旨令臣與河東轉運司同共相度施行者臣尋至忻代二州取索逐州元分配錢絹次第及見納見欠白米一宗文字看詳元是富弼起請為去年河東秋大熟乞朝廷撥那鐵錢絹廣謀糧草三司遂支雜州絹二十萬疋與河東內代州分配到伍萬疋並是在京及并晉等州比及旋旋般來往復拖延直至冬末春初方行俵散至今年五月分配纔畢已是麥熟夏稅起納民間豈復更有白米輸官其絹五萬疋并本州舊有絹三

千餘疋共博糴白米九萬五千二百餘碩州縣從春
至夏枷棒催驅只納到四萬餘碩見欠五萬四千餘
石本州爲催納不前遂申轉運司乞令將隔年陳米
減價折納雖有此擘畫亦並無人送納蓋爲逼時無
可收糴其忻州差配名目尤多去年一年内除稅賦
和糴沿邊送納外配錢送納見錢收買肉羊羊皮數
目不少又有酒務十五年積壓損爛酒糟白醭分配
人户令納清醋價錢又有轉運司先配絹三千疋博
糴諸色斛米除此多般科配已催納了足外方到一
項大鐵錢絹博糴白米是今來臣寮起請乞行倚閣

者其鐵錢絹元抛配博糴白米肆萬餘石因轉運司
自見人民不易先減一半外尚有二萬八千四百餘
碩後爲送納不前運司又已與倚閣一半候秋熟併
納外有一萬餘碩係見行催納臣遂取索本倉受納
日曆點檢逐日全無人户送納亦爲逼時無可收糴
兼兩州百姓累經臣陳狀臣上禀朝旨親見民間疾
苦又緣轉運使二人並在潞州相去絶遠不及計會
商量兼勘會二州人粮見在忻州約支二年有餘代
州亦約支一年半不至闕備又前去秋熟日月不遠
臣已一面出牓及牒本州令倚閣候至秋熟一併送

納施行訖謹具狀奏聞

義勇指揮使代貧民差役奏狀

右臣準中書批送下二狀河東都轉運司準康定元
年九月十四日勅節文河東路強壯應見充正副指
揮使内雖係第一至第三等户者州縣更不得輪次
別差色役竊緣義勇指揮使各是鄉村第一第二等
力及有家活產業人户今來一年之内只是一季上
番多在本家管勾農業兼當司體量得正副指揮使
等俱是上等人户揀充最屬僥倖其餘等第人户丁
數稍多亦是一般點充義勇祇應仍更不免州縣差

役所有軍員已是優使仍更依條免放州縣色役頗
見影庇却鄉縣重難差役却差下等義勇人户充州
縣重難里正或衙前等差役計其勞逸深爲不便欲
乞朝廷早賜特降指揮下諸處義勇正副指揮使乞
依其餘義勇體例各依等第户倒輪次差定州縣色
役庶得均濟臣勘會河東一路鄉兵除係籍強壯不
勾進教閲外所有剌手背義勇見管七萬二千八百
七十二人每年秋冬上番教閲州縣因而諸雜役使
常於秋冬邊地支移稅賦和糴遠納之時復有上番
之役凡一家三兩丁者一人上州教閲一人供送一

人或在州縣執役或遠地輸納税租所存但有衰老或有全無倚托者廢業忘家不勝其苦其間惟有正副指揮使並是州縣中最有物力上等人户却獨得免差役是下等人户常有勞役最豪富者獨得寛優兼自兵事已來州縣差役頻併素來力及之户累世勤儉積畜只於三五年重疊差役倒各減耗貧虚逃亡破敗而州郡事多差役難減往往將第三第四等人差充第一等色役亦有主户小處差稍有家活客户充役勾當如此上下窘乏之際惟義勇正副指揮使宜容獨免兼自差管轄義勇以來已避免却數年色役當衆人苦於勞耗之際獨獲寛優之幸已多兼臣累過州軍體問得逐處義勇指揮使等家業倒皆物力不減人丁又多若令一例差役可以貧富均濟稍寛已困之民其都轉運司起請伏乞朝廷特賜允許施行今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舉米光濬狀

右臣伏自準勅計置河東沿邊粮草所過州軍過見文武官吏不少其間臨民治軍可稱邊任者絶難得人伏見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岢嵐軍使米光濬年四十餘世家代州熟知本路邊事出於將種練習兵機兼有膽勇會弓馬自到岢嵐二年處置皆合事宜昨代州寧化各爲守將非才引惹北人爭侵疆界惟岢嵐草城川正當北界要害之地去年北人來侵疆界光濬應機拒守故獨岢嵐得不侵却地土亦不張皇臣自過本軍體問軍民備得其實伏覩近降宣命指揮差李偉替令赴闕切以邊鄙常患難材苟得其人豈宜屢易兼自有移替宣命軍民並各衆狀舉留其米光濬臣今同罪保舉再任岢嵐如再任後犯入已贓及違防軍政但有一事敗闕並甘連坐今欲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米光濬斬決逃軍乞免勘狀

右臣訪聞岢嵐軍昨於四月中捉獲逃走萬勝長行張貴虎翼張貴李德等三人並係禁兵本軍勘正法司檢用編勅禁軍料錢滿五百文逃走捕捉獲者處斬訖奏其張貴等並依法處斬訖本路轉運司檢會先降令勅春夏不行斬刑合决重杖處死糾駁本軍不合斬斷見差嵐州團練判官劉述取勘岢嵐軍使米光濬等竊緣岢嵐軍地接西北二虜正是秋冬大屯軍馬之處若管軍將率斬一逃軍却遭勘罰則無由統衆漸恣兵驕況重杖與處斬俱是死刑無所失

入運司守令勑亂按雖執常科兵官以軍令斬人亦
是常事況米光濟等勘成公案亦不過得違制失入
刑名論情定罪所犯至輕沮將率以長兵驕其損不
細伏乞朝廷只作訪聞此事特降聖旨與免勘劾所
貴沿邊將率知朝廷委遇之恩盡心効用兵戎長肅
不致驕恣生事謹具狀奏

乞減配賣銀五萬兩狀

右臣伏見河東路轉運司近準三司從京支撥得銀
十萬兩於本路州軍配賣見錢臣體問得此銀本非
運司因闕乏陳乞忽自省司特行支撥蓋是朝廷優

恤三路軍須不足特此輟賜助濟用度以紓疲民又
慮朝廷訪聞今年河東二麥大熟欲使將此銀十萬
兩乘時收糴軍儲有以見聖心憂念邊防究卹民力
臣昨因至寧化軍有百姓衆狀經臣馬前陳訴爲配
銀數多臣遂取索本軍人戶物力次第及前後配歛
數目看詳本軍人戶全少城郭主客十等共三十四
戶內五等已上只十五戶其餘六等已下貧弱之家
共有一十九戶去年共配銀三百兩數月枷棒催驅
方能了納今年所配一千兩比常年三倍是致百姓
送納不前衆狀詞訴又緣寧化軍屯兵不多本軍自

有納便鹽錢及諸雜課利見錢不致闕用本軍地寒
民不種麥又無夏糴倉當其軍用未闕民間難得錢
時可惜虛困民力臣已牒本軍且令配賣五百兩其
餘別候朝旨尚慮河東一路州軍極有見今未至闕
錢及地高不種二麥無可收糴去處不宜一例急斂
橫困疲民臣今欲乞聖慈特下本路轉運司令將已
分銀十萬兩除見今闕錢州軍及二麥大熟合行收
糴處依數配賣其餘見不闕錢及不糴夏麥處且只
配一半候闕錢不得已即漸漸分配所貴少紓民力
上副陛下憂民念遠之意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相度銅利牒

當所據澤州進士閻玠司法叅軍萬順等狀並爲河
東鼓鑄鐵錢盜鑄者不少竊見絳州稷山垣曲縣三
處皆有銅鑛欲乞遍往有銅鑛處密切詢訪採取烹
煉鼓鑄錢幣者當所檢尋古跡翼城縣有唐錢坊一
在縣東十五里翔皐山下又有唐王城冶在縣北平
城三十六里又有曹公冶在縣東南七十五里又有
廢銅窟在縣西三十里稷山縣甘祚鄉有銅冶村絳
縣有唐古銅冶在縣南五十里含山谷內垣曲縣有
錢坊在縣西北九十二里程子村銅源監內自唐以

來絳州舊曾鼓鑄銅錢鑪冶古跡見在其廢已久山
澤銅鑛產育必多兼訪知絳州人户多私採鑄貨賣
銅器近年錢幣闕之以來亦曾有人獻言乞尋銅鑛
烹鑄前後差官尋訪多是不曉事體張皇驚擾私鑄
之家避犯禁之罪不肯指引採取又鑛銅側近民居
懼見官中興置鑪冶各相蔽固並稱無銅所差官員
又不盡心多方求訪遂使銅實不能興發須擇專委
通幹之官密切求訪者右具如前欲牒絳州管界巡
檢孫借職仰細詳前項事理只作界内巡警名目遍
至四縣多設方畧先且誘喚得民間私賣銅器一兩

件然後詢求出鑛之家及細問烹煉之法須使姦民
不能隱蔽或須要私鑄之人指引烹煉即設權宜許
其免罪或別加酬獎務要求出銅實不爲民間藏閉
候見次第密具公文申與王張呈候事者

再乞減配銀狀

右臣近爲三司拋降銀一十萬兩與河東諸州軍配
賣臣尋體量得河東諸州軍錢糧各有準備見今不
至闕乏民間即目難得見錢遂曾具狀論奏且欲配
賣一半乞朝廷特降指揮與都轉運司從來闕有朝
旨只與減得些小價錢其諸州軍百姓累經臣告訴

並稱銀價雖然不高各爲見錢難以變轉伏緣河東
州軍昨來只是澤潞兩州二麥大熟晉絳并汾石隰
等處條種麥地分並只熟及三五分其秋稼尋遭夏
旱乖欲焦死近方得雨只可救得四五分見今物價
甚高民間窘急無異凶歲況配賣銀絹乃是緩急不
得已之事今諸州軍幸各錢糧不闕不必非時抑配
重擾人民只可留之以備緩急若已知縣官實爲闕
乏則須力供納自不怨嗟以理論之其銀盡可罷配
又緣都轉運司已依與州軍故臣且乞只配一半日
近臣不住見百姓以配銀爲苦已牒諸州軍且令先

配一半其餘聽候朝旨比欲候臣到闕更自論請竊
慮臣離河東後轉運司依舊催促盡令依配伏望聖
慈特賜矜恤仍乞檢會臣前後奏狀早降朝旨

再舉米光濬狀

右臣近曾同罪奏舉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米光濬
再任岢嵐軍使竊知朝廷爲光濬病患曾加體量臣
昨往岢嵐親見光濬絕無病狀體問得去年偶因飲
酒暫曾不安竊緣本人有心力會弓馬諳熟邊事善
撫軍民況岢嵐當草城川一路地形平坦與北虜止
隔界壕不比代州尚有險固捍禦控扼尤藉得人臣

嘗見朝廷選擇邊將比及於武臣中求得一人常患難得而任使俟其知次第亦須年歲之間其米光濬於武臣之中不易多得在哥嵐既久又已知次第其人既不病患又無過犯料其替去別得差遣必與今任輕重一般與其移易往來不若責之久任況知光濬亦累曾乞替臣今所舉非徇光濬之私蓋為邊防之計其米光濬伏望聖慈特加獎擢與優轉一官且令再任以防緩急可以使喚如朝廷遷官及再任後犯入已贓及邊事有所敗悮臣並甘同罪

論礬務利害狀

臣昨准三司牒繳連錄到晉州博賣生熟礬始末一宗事理及備錄中書批狀牒臣候到河東與施昌言等同共相度經久利害聞奏臣未到河東聞施昌言等已一面先具相度申奏訖尋又准中書劄子送下施昌言等奏狀付臣奉聖旨更切相度具經久利害聞奏者臣看詳都運司狀內元牒晉州通判殿中丞榮謹相度事節似有未便遂牒并州通判秘書丞張日用就晉州計會榮謹取索一宗文字子細議定經久利害尋據張日用狀果與榮謹始初相度利害不同今具畫一如後

一晉州折博務元定年額錢一十六萬餘貫自來許客人入中紬絹絲綿見錢茶貨筭請生礬上京重別煎煉後取便賣與通商路分客人後至景祐四年三司為客旅並不入銀紬絹見錢只將茶貨入納遂額定令客人每年於晉州折博務入納茶一十萬斤在京榷貨務入納見錢五萬貫文自此杜昇李慶等六戶管認上件年額錢茶等請生礬於京師重煎貨賣

一慶曆元年河東都轉運司始於晉州官置鍋鑊自煎熟礬一面勒杜昇等六戶依舊管認年額錢茶博筭生礬一面將新煎熟礬別招客旅出賣是致杜昇等六戶稱積壓礬貨出賣不行累年拖欠課利有煩官司催督及引惹六戶詞訴不絕

一據榮謹元狀內聲說晉州起立煉礬重煎作明白熟礬貨賣慶曆元年入到絲綿見錢五萬七千八百餘貫并收在京入納見錢及晉州入到茶錢一十一萬六千八百餘貫都收一十七萬四千六百餘貫慶曆二年收絲紬綿錢四萬二千餘貫并錢茶都收一十九萬五百餘貫慶曆

三年收絲綿錢四萬七千餘貫并錢茶都收二
十萬五千餘貫自晉州置煉礬務後來比祖額
各有增剩況自六家撲斷後來景祐四年只賣
過生礬五十五萬七千餘斤寶元元年賣過生
礬七十二萬二千餘斤寶元二年賣過生礬三
十五萬一千餘斤康定元年賣過生礬三十六
萬五千餘斤自慶曆元年起置煉礬務重煎後
來當年支賣生熟礬八十四萬九千餘斤慶曆
二年支賣生熟礬八十五萬五千餘斤慶曆三
年支賣生熟礬一百四萬六千餘斤比附未煎
已前逐年大有增剩今相度欲乞依已前體例
指揮在京榷貨務及本州折博務出牓告示招
召諸色客旅投狀在京入納見錢及取便於晉
路等州入納茶貨金銀錢帛絲布斛㪷更不限
定人數姓名斤兩多少取便依則例入[redacted]博算
請晉州重煉熟礬兼問得晉慈州生礬染[illegible]色
亦可以生使並許依則例算射興販更不拘定
杜昇等六戶認納年額錢茶仍乞指揮逐戶將
煎礬鍋鑊家事納官今後更不令私重煎只令
晉州煉礬務一面重煎收辦課利

一據張日用狀與晉州通判棨殿丞將慶曆元年
置煎礬務後收到課利比對本州煎礬務止賣
到折撲見錢五萬七千八百二十三貫八百三
十文在京六戶納折到錢一十一萬六千八百
三十八貫八百五十文慶曆二年本務止賣到
四萬二千一十八貫一百一十文在京六戶收
到一十四萬八千四百八十六貫五十文慶曆
三年本務收到四萬七千二百三十三貫七百
五十五文在京六戶收到一十五萬八千三百
四十五貫三百五十文是煉礬務出賣得錢常
少六戶入納數目常多逐將三年置到煎礬務
通比皆不過五萬貫及四萬貫今年自正月一
日至六月終收到入絲課利錢一千九百五十
九貫有零課利不敷惟是六戶逐年納數常多
若逐放令六戶逐便必致大段虧少課利況今
用兵之際若行寬法客入有利必歲額逐增今
將三年止於五萬數目逐便止令官賣必恐大
虧年計今乞廢罷晉州煉礬務一就令在京六
戶管認年額錢茶所賣經久通行逐年入得茶
貨充備河東路并汾等十餘州軍支折和糴有

備不致悞闕

右謹具如前臣今將三司録到一宗始末文字子細看詳蓋由河東都轉運司改法官自煉礬出賣見一時之小利致經久之難行從初本爲課額不敷遂定爲錢茶十五萬數許六户管認即不當更自官賣與其爭利若云官賣有利則六户便合除免年額臣今看詳榮謹張日用等二人狀内開說自官置煉礬務後來逐年所賣生熟礬折揍到見錢數目蓋是榮謹從初將生熟兩色礬博賣到錢數衮合比筭便謂自起立煉礬務後來年額課利增盈遂欲罷六户筭請生礬舊額及榮謹再與張日用等子細將生熟兩色礬課利逐年比類其熟礬自慶曆元年只賣及五萬二年三年已只及四萬貫有零今年自正月一日至六月終半年只賣及一千貫若將生礬貨利與熟礬衮合筭數則似有增盈若各别比較則熟礬賣錢全少又一年虧於一年今若依榮謹罷賣生熟礬即掠近年課利虧減次第必慮向去無客筭請虧陷官中年額錢茶臣今相度欲乞官罷自煎熟礬出賣只令杜昇等六户依舊管認年額入納錢茶十五萬數將見今晋州已煎下熟礬并生礬相兼其六户本爲官賣熟礬侵爭其利致其積壓貨賣不行今若官罷自賣則六户更難詞說如此則官中雖歲失三五萬貫自賣之利而於錢茶十五萬舊額却有準的不至虧陷必若不欲抑勒六户認額即乞未立定年額但選差清強官吏剏新一面博賣熟礬候三二年取一年爲定額蓋緣熟礬見已課利大虧若自新官賣必不能敷及逐年與生礬俱賣時常額免使監臨官吏枉遭決罰年計用度虚爲指準於此二說伏乞朝廷裁擇施行

論西北事宜劄子

臣昨在河東聞北虜事宜說者多端而少實其役兵動衆脩城堀壕凡所興爲則有蹤跡昨三月四月之間於北界地名大抑谷銀瓮口與蕃族相殺契丹累敗折却主將數人見今抄點中軍秋冬必大交戰此亦說者多同而不虚惟云夾山部落叛歸元昊契丹與西賊相攻又云西賊見在河灣會劄寨兵馬尤多或云二虜詐謀欲合而攻我此一事則說者雖多而以人情料之皆不可信自西賊叛我以來更事契丹甚謹蓋已與中國交爭則屈己事隣乃其常理二虜自來未聞釁隙而忽納夾山小族反與契丹立爲大

敵但恐元昊黠羌不爲此事以此言之不可信也契丹若寇邊鄙當先自河北不應便出河東若云出吾不意則兵謀未成必未突然入吾險地是北虜必不攻河東矣西賊二年之間累次遣人通好國家遇當許物已多今盟約垂成而忽借契丹數百里之路崎嶇勞師入吾險固以此而言是西賊必不攻河東此其不可信者也然此戎抄點人馬聲張已久今漸向秋必已聚集邊臣但見虜兵聚在界上不得不至驚疑惟在朝廷料敵制謀養威持重不爲輕發使虜不可窺則得計矣其寇爲禦備次第臣今具嘗見畫一如後

一據今事宜不問北虜攻夾城與元昊但不過夷狄自相攻耳然虜兵在我境上不可不爲支準惟當持重以待未宜便若寇至而大集窮邊虛成自擾但訓兵練卒於并忻嵐憲屯結以候太原去忻州一日半可至忻州去代州一日半可至嵐州去岢嵐一日中可至憲州亦然今以兵屯忻并而應援代州屯嵐憲而應援岢嵐賊至則使代州岢嵐堅壁清野待其師老徐以忻嵐等兵擊之此用兵之法也如此則虜來不失應

敵不來不至虛驚其代州岢嵐但用去年防秋兵數可矣惟治器械擇將帥此非倉卒可辦宜急爲之具

一河東沿邊州軍器械全然不堪臣昨到彼見逐處弓弩無十數枝可施用者問其何故云爲省司惜筋膠支請不得縱支得即角短筋碎不堪使用久無物料修治是致廢壞臣亦知京中筋膠角絶少然若逐支與諸州軍即恐不及欲乞且只支與沿邊州軍仍乞選差幹事官逐州自遣一員上京支請便令自監脩補其諸州木羽

箭臣曾逐色用草人被甲去三十步以硬弩射之或箭幹飛掉不至或箭頭卷折不入甲此乃臨陣悞事之物十無一二堪者惟舊竹箭雖鈿損鏃生秀然射之亦能入甲又數目不多亦乞委官揀點脩換

一代州知州康德輿老懦不濟事臣方欲到京奏乞替却近知已差張亢然德輿却充并代鈐轄只此職亦非德輿所堪乞與一近裏小處知州鈐轄别選差人

一代州諸寨主監押三十餘員内無三四人能幹

而曉事者伏乞早行替換仍乞於近日臣寮準
密院劄子舉到堪充將領人內差充寨主監押
一岢嵐軍地接草城川口無險可恃而城小壕淺
須合增城浚壕乞降指揮下河東那打白草廂
軍及本軍條役兵士早併力脩葺臣曾兩狀奏
乞米光濬且令知軍蓋光濬已知彼中次第當
事宜之際若李綽乍到恐處事未盡合宜又綽
必非岢嵐久住之人其米光濬狀乞檢會臣前
奏施行取進止

論宣毅萬勝等兵劄子

臣昨準勅差往河東續準樞密院劄子奉聖旨所到
州軍體量諸軍指揮自來習學武藝并教閱戰陣次
第精與未精緩急堪與不堪陣敵使喚者臣尋至諸
州軍令主兵官吏依常式教閱觀其精粗所用陣法
除四官陣舊法外亦有自為新陣者大抵只是齊得
進退不亂行伍而已諸處所較不多其陣法則皆未
可用惟有踏硬射親最為實藝見今經略司分差主
將諸州巡教以三等弓弩拍試漸次亦當精熟然而
主將不一器械不精此二事須更別為制置其諸軍
禁兵共九萬五千餘人內駐泊兵三萬餘人惟萬勝

最多最不精本路就糧禁兵六萬餘人惟宣毅最多
最不精臣今欲乞定主將精器械此二事條目甚多
容臣續具畫一其宣毅萬勝等兵臣今先具起請如
後
一臣勘會河東駐泊禁兵六十八指揮共三萬二
千餘人內萬勝二十指揮一萬一千一百餘人
當初招募倉卒不能精擇此中外共知自到河
東已及三年其射親踏硬弩比初到則漸慣熟
但其人大小強怯不等又不耐辛苦其事藝勉
力不及河東最下清邊而料錢請受與最上神

衛等見今多差在河外五寨緣請受既大於他
軍則重難倫次須至差撥其使喚乃不及下軍
緩急常憂敗悞臣今欲乞於河東見在廂軍三
萬人數內揀少壯有勇力者增置清邊及於京
師差撥三百料錢禁軍充足一萬人數抵替萬
勝抽回兼其人到河東已二年餘人各有辛苦
思歸之意
一臣勘會河東本路就糧禁兵共一百四十九指
揮六萬二千七百餘人內宣毅四十四指揮二
萬二百餘人宣毅招揀不精無異萬勝惟河東

稍勝諸路蓋土人天性勁勇耐辛苦然終是不及自投軍者其農夫坌梗難以教訓至今全未堪使喚臣到澤州有一指揮只揀出九十餘人呈教尚亦生踈威勝軍兩指揮內一指揮絕然不成次第聞之云差出近方歸本營蓋河東多將宣毅差在廵檢下及諸處使不教閱臣今欲乞將見在宣毅委河東都轉運使親至諸州將短小怯弱者先揀退充廂軍其餘堪教者不得差往廵檢下及防河寨柵不教閱處專令逐州軍教一二年必漸可用

論麟州事宜劄子

臣昨奉聖旨至河東與明鎬商量麟州事緣臣未到闕鎬已一面與施昌言等先有奏議尋再準樞密院劄子備錄鎬等所奏令臣更切同共從長相度臣遂親至河外相度利害與明鎬等再行商議乞那減兵馬人數可以粗減兵費已具連署奏聞此外臣別有短見合盡條陳其利害措置之說列爲四議一曰辨衆說二曰較存廢三曰減寨卒四曰委土豪如此則經久之謀庶近禦邊之策謹具畫一如後

一曰辨衆說者臣竊詳前後臣寮起請其說有四或欲廢爲寨名或欲移近河次或欲抽兵馬以減省饋運或欲添城堡以招輯蕃漢然廢爲寨而不能減兵則不若不廢苟能減兵而省費則何害爲州其城壁堅完地形高峻乃是天設之險可守而不可攻其至黃河與府州各纔百餘里若徙之河次不過移得五七十里之近而弃易守難攻之天險以此而言移廢二說未見其可至如抽減兵馬誠是邊議之一端然兵冗不獨麟州大弊乃在五寨若只減麟州而不減五寨與不減同九招輯蕃漢之民最爲實邊之本然非朝廷一力可自爲必須委付邊臣許其久任漸推恩信不限歲年使得失不繫於朝廷之急而營緝如其家事之專方可收其遠効非二年一替之吏所能爲也臣謂減兵添堡之說近之而未得其要

二曰較存廢者今河外之兵除分休外尚及二萬大抵盡河東二十州軍以贍二州五寨爲河外數百邊戶而竭數百萬民財賊雖不來吾已自困使賊得不戰疲人之策而我有殘民斂怨之勞以此而思則似可廢然未知可存之利今二

州五寨雖云空守無人之境然賊亦未敢據吾
地是尚能隔賊於二三百里外若麟州一議移
廢則五寨勢亦難存凡倚府州使爲孤壘而自
守不暇是賊可以入據我城堡耕收我土田夾
河對岸爲其巢穴今賊在數百里外沿河尚費
於防秋若使夾岸相望則泛舟踐冰終歲常憂
寇至沿河內郡盡爲邊戍以此而慮則不可不
存然須得存之之術
三曰減寨卒者臣勘會慶曆三年一年用度麟州
用糧七萬餘石草二十一萬餘束五寨用糧一

十四萬餘石草四十萬餘束其費倍於麟州於
一百二十五里之地列此五寨除分兵歇泊外
尚有七千五百人別用二千五百人負糧又有
并忻等十州軍百姓輸納外及商旅入中往來
其冗長勞費不可勝言逐寨不過三五十騎巡
綽伏路其餘坐無所爲蓋初建五寨之時本不
如此寨兵各有定數建寧置一千五百人其餘
四寨各止三百至五百今之冗數並是後來增
添臣謂今事宜稍緩不比建寨之初然且約舊
數尚不至冗費臣請只於建寧留一千人置一

都巡檢其鎮川中堠百勝三寨各留五百其餘
寨兵所減者也於清塞堡以一都巡檢領之緣
此堡最在近東隔河便是保德軍也兵可以就
保德軍請糧則不煩輸運過河供饋若平日路
人宿食諸寨五百之卒巡綽有餘或些小賊馬
則建寧之兵可以禦捍若賊數稍多則清塞之
兵不失應援蓋都不去百里之內非是減兵但
那移就食而已如此則河外省費民力可紓
四曰委土豪者今議麟州者存之則困河東弃之
則失河外若欲兩全而不失莫若擇一土豪委

之自守麟州堅險與兵二千其守足矣況所謂
土豪者乃其材勇獨出一方威名既著敵所畏
服又能諳敵情僞凡於戰守不至乖謬若委以
一州則其當自視州如家繫己休戚其戰自勇
其守自堅又其既是土人與其風俗情接人賴
其勇亦喜附之則蕃漢之民可使漸自招集是
外能捍賊而戰守內可輯民以實邊省費減兵
無所不便比於命吏而往凡事仰給於朝廷利
害百倍也必用土豪非王吉不可吉見在建寧
寨蕃漢依吉而耕於寨側者已三百家其材勇

則素已知名况其官序自可知州一二年間視
其後効苟能善守則可世任之使長爲捍邊之
守

右臣所陳乃是大計伏望聖慈特賜裁擇若可以施
行則紓民減費之事容臣續具條列取進止

乞罷鐵錢劄子

臣準中書劄子備錄臣寮四狀並爲上言河東大小
鐵錢事奉聖旨相度利害聞奏者臣尋至河東取索
晋澤二州鑄錢監及諸州軍見使鐵錢數又將都轉
運司供到慶曆三年一年都收支錢數約度用度多
少及採問軍民用鐵錢便與不便今具利害畫一如
後

一見在大小鐵錢數大鐵錢自起鑄至目下共鑄
到四萬四千八百餘貫小鐵錢自起鑄至目下
共鑄到一十一萬七千七百餘貫是大小鐵錢
未及六十萬貫銅錢數見在官私行用

一大小鐵錢官本及淨利數目晋州大錢計用一
萬七千八百餘貫省陌銅錢官本鑄成大錢二
萬八千八百餘貫當二十八萬八千餘貫銅錢
九用一萬七千餘貫本得一十七萬餘貫利其
利約一十五倍有餘晋州小錢計用四萬六千
貫足陌銅錢官本鑄成一十一萬四千五百餘
貫九用四萬六千貫本得六萬八千餘貫淨利
其利一倍有餘澤州大錢計用六千四百餘貫
省陌銅錢官本鑄成大錢一萬六千餘貫省當
一十六萬餘貫銅錢九用六千四百餘貫本得
一十五萬三千八百餘貫利其利二十三倍有
餘澤州小錢計用九百八十貫省陌銅錢官本
鑄成四千餘貫九用九百餘貫大得三千餘貫
利其利兩倍

一都轉運司一年支收錢數實收諸雜課利客便
賣鹽礬并秆夏秋稅出糶斛斗賣疋帛絲綿銀
進納雜收等錢二百一十七萬二千二百三十
貫實支係隨衣添支特支料錢旬設公使國忌
撚空祭神地里腳錢買羊馬糧草客使招軍人
戶和糴礬本雜支等錢一百九十九萬八千四
百一十四貫

右謹具如前臣今相度大小鐵錢其可廢者有五據
都轉運司慶曆三年一年支收實數比筭實收二百
一十七萬二千餘貫實支一百九十九萬八千餘貫

是每歲只將河東一路實收錢支遣自足外尚有一
十七萬四千餘貫剩數其大小鐵錢可以罷鑄一也
小鐵錢將本利計筭其利甚薄不過一倍略將鑄造
工課約筭兩監逐日共鑄不過四百貫文一歲不過
鑄得十六萬貫內除約六萬貫爲官本外只獲淨利
十萬貫若罷大錢而只用小錢是一歲爲十萬貫錢
而壞銅錢舊法陷民刑戮者不絶其大錢利既俘至
二十餘倍議者皆謂其利厚於黄白術雖有死刑不
能禁止臣昨在河東於提刑司取索得犯私錢人數
已五火自臣出界後又續供到新捉獲二火是小錢

利薄不足鑄大錢犯法者日漸多皆可以罷鑄二也
今開厚利之門而致人死法則誘愚民以趍死若貸
其死則犯者愈多急於捕察則良民一例搔擾縱而
緩禁則民不勝姦是深法不可緩法又不可捕察又
不可縱之又不可以此而言其可罷三也用之既久
幣輕物貴惟姦民盜鑄者獲利而良民與官中常以
高價市貴物是官私久遠害深其可罷四也臣勘會
河東十九州軍九四十九處細新開沽酒務據轉運
司供到每月約收二萬貫有餘計一歲合得二十四
五萬貫又麟州元許入中七萬石斛斗昨來爲入中

數多無處收貯見移於府州入中日近明鎬又減放
馬軍歸京是利入之數漸多用物之兵日減此其可
罷五也今見在官私鐵錢共不過六十萬數既未多
罷之甚易況河東一路二十二州軍勝廂禁兵共十
二三萬略計所闕不多不比陝西事體其大小鐵錢
伏乞特罷鑄造行用取進止

麟州五寨兵糧地里

乞免諸州一年支移劄子

臣昨至河東體訪一路百姓貧弊勞擾本為河外麟府二州闕少軍糧遂於近裏二十州軍逾相支配今來麟州見在兵馬糧可支三年府州見有一十三萬石不支糧來諸寨各有糧不少慮臣特展暦三年轉運司拋配秋稅支移數目勘筭得今年博糴斛㪷可以減放和糴可以不支過河如此則少紓民困大息怨嗟其科配減放次第令具畫一如後

一河外麟州見有三年糧府州兵士見於河南保德軍請給府州見有不支糧一十三萬石

一去年并忻嵐憲石州岢嵐火山寧化保德等軍九九處和糴斛㪷共十四萬二千餘石支往河外麟府二州送納今來河外糧斛已多上件九州軍和糴只乞於保德軍送納

一去年并忻汾遼潞晉絳澤石隰慈等州威勝平定軍九十三處博糴斛㪷共一十七萬六千餘石往保德軍送納今來河外既不支移那得并忻等九州軍和糴十四萬石於保德軍納則此十三處博糴可以減放

乞不配賣醋糟與人户劄子

臣昨至忻州見百姓人户經臣出頭怨嗟告訴爲轉運司將十五年積壓損爛酒糟依配與人户要清醋價錢緣已配納了當臣方欲奏乞今後不得抑配續據石州狀申本務見管醋糟六千餘石本州見取索在州及諸縣坊郭鄉村酒户等第及州縣色役公人姓名欲行依配次其糟每㪷價錢二十五文足陌緣臣已離河東只曾行移文字且令未得依配别候指揮臣欲乞特降朝旨下轉運司今後醋糟只許官務造醋沽買及令百姓取便買糟醖醋不得抑配人户其糟所得之利不多但虛爲搔擾以斂怨嗟伏望聖慈特賜矜免其石州醋糟尚慮本州已行依配即乞特與減落一半價錢令漸次送納

河東奉使奏草卷上

紹熙五年十月鄱人王伯芻校正

奏爲指揮使代貧民差役奏狀 小處（小疑作少） 客户充役

（此下空夾叚是句字）

乞減配賣銀五萬兩狀 將已分銀（銀字上脫配字）

論礬務利害狀　都運司（都字下疑脫轉字）今後更不（此下疑脫字）煉礬出賣（此下有缺字）罷賣生熟礬（一作罷生礬又一作賣熟礬）

論麟州事宜劄子　合畫條陳（一本以畫字爲畫一）遐辭（長編作其下同）坐無所爲（生一作對）

乞罷鐵錢劄子　出糴斛斗（糴一作糶）

乞不配賣麟州糧劄子　沽買（買一作賣）

乞減放逃戶和糴劄子

臣伏見河東百姓科配最重者額定和糴糧草五百萬石往時所糴之物官支價直不虧百姓盡得茶絲見錢自兵興數年糧草之價數倍踴貴而官支價直十分無二三百姓每於邊上納米一斗用錢叁伯文而官支價錢三十內二十折得朽惡下色茶草價大約類此遂致百姓貧困逃移而州縣例不申舉其本戶二稅和糴不與開閣稅則戶長陪納和糴則村戶均攤已逃者既破其家而未逃者科配日重臣至代州崞縣累據百姓陳狀其一村有逃及一半人戶者尚納全村和糴舊額均配與見在人臣兼曾差大理寺丞史諲檢得嵐州平夷一縣已逃未檢人戶共四十一戶諸州似此者甚衆臣今欲乞下轉運司差清幹官三兩人於幷代等十五州軍係有和糴處檢括已逃人戶其逃戶下二稅和糴額定數目並與倚閣候招輯得人戶歸業各令依舊均配仍許諸縣人戶見均攤着和糴及戶長陪納逃稅者列狀自陳所貴重困之民免此重疊科配

請耕禁地劄子

臣昨奉使河東相度沿邊經久利害臣竊見河東之患患在盡禁沿邊之地不許人耕而私糴北界斛斗以爲邊備其大害有四以臣相度今若募人耕植禁地則去四大害而有四大利河東地形山險輦運不通邊地既禁則沿邊乏食每歲仰河東一路稅賦和糴入中和博斛㪷支往沿邊人户既阻險遠不能輦運遂賫金銀絹錢等物就沿邊貴價私糴北界斛㪷北界禁民以粟馬南入我境其法至死今邊民冒禁私相交易時引爭鬭輒相斫射萬一興訟遂搆事端其引惹之患一也今吾有地不自耕植而偷糴隣

界之物以仰給若敵常歲豐及緩法不察而來過吾界則尚有可望萬一虜歲不豐或其與我有隙頓絕邊界禁約而閉糴不通則我軍遂至乏食是我師飢飽繫在敵人其患二也代州岢嵐寧化火山四州軍沿邊地既不耕荒無定主虜人得以侵占往時代州陽武寨爲蘇直等爭界訟久不決卒侵却二三十里見今寧化軍天池之側杜思榮等又來爭侵經年未決岢嵐軍爭掘界壕賴米光濬多方力拒而定是自空其地引惹北人歲歲爭界其害三也禁膏腴之地不耕而困民之力以遠輸其害四也臣謂禁地若耕則一二歲間北界斛㪷可以不糴則邊民無爭糴引惹之害我軍無飢飽在敵之害沿邊地有定主無爭界之害邊州自有粟則內地之民無遠輸之害是謂去四大害而有四大利今四州軍地可二三萬頃若盡耕之則其利歲可得三五百萬石伏望聖慈特下兩府商議如可施行則召募耕種稅入之法各有事目容臣續具條陳取進止

乞減樂平縣課額劄子

臣昨至河東據平定軍知樂平縣孫直方狀爲本縣酒稅課利錢舊額四千一百餘貫本縣不當驛路舊

有兵士四指揮軍營在縣自慶曆三年三月內拔起軍營往并州在縣只有居民百餘户人煙既少客旅不來酒稅課利無由趁辦本軍亦曾申奏乞行減額省司下轉運司保明尋蒙轉運司令將起移軍營後一年比較重立祖額只及二千八百餘貫亦曾差遼州知州孟濟定奪及轉運司保明申省省司指揮勘本縣收趁課利不得減額臣勘會平定軍樂平縣最處孤僻若無軍營人户絕少實難趁辦課利見今專副等逐月逐季逐年各有比較決責未嘗虛日及虛令監官陞降考第臣今欲乞特降勑旨下轉運司令

自起劫樂平縣軍營後來一年內所收課利立爲租
額與免舊額虛數所貴擘副不至重疊被刑監官虛
負殿罰取進止

乞放麟州百姓沽酒劄子

臣伏見麟州元是百姓沽酒自經事宜後來轉運司
擘畫官自開沽臣昨令本州勘會一年自去年十二
月開沽至今年六月用米麴本錢三千五百貫所收
淨利只及一千八百貫然官私勞費不少自岢嵐等
州造麴千里般運又配百姓造酒黃米遠行輸納麟
州自經賊馬後來人戶纔有三二百家又權其沽酒
之利市肆頓無營運居者各欲逃移今來麟州既不
移廢則凡事却須葺理其沽酒之利官中所得不多
而勞費甚大臣今欲乞令百姓依舊開沽所貴存養
一州人戶漸成生業今取進止

舉孫直方奏狀

右臣伏見平定軍知樂平縣事著作佐郎孫直方進
士及第爲性明敏有吏材臣昨至河東備見直方治
縣事善狀臣今保舉堪充大藩通判兼臣勘會代州
通判李舜元到任已及二年三箇月有餘見今北西
事宜代州最爲要地尤藉得人伏乞就差孫直方充
代州通判如後犯正入己贓及職事敗闕並甘同罪
謹具狀奏聞

條列文武官材能劄子

臣昨奉勅差往河東體量得一路官吏才能善惡其
間文武官共二十五人各有所長堪備任使今具姓
名條列如後

一戰將八人緩急可以使喚

如京使孟元知兵書曉附善撫士然未經戰陣
內殿承制郝質沉厚有勇善用兵累經戰陣
北作坊使田朏有勇累戰有功
崇儀副使王吉臣已有論薦
禮賓副使張岊河西人有武勇智謀善戰
百勝寨主折繼長有勇好戰曾立功
權鎮川堡陳懷順府州人有勇好戰
麟州兵馬都監田興有勇好戰

一武臣中材幹者三人

岢嵐軍使米光濬已曾薦舉
知保德軍劉承嗣
建寧寨主陳昭煎有勇好戰未曾經行陣
岢嵐軍五谷巡檢夏侯合

一通判中五人可以升陟差使
并州通判祕書丞張日用通曉民事
嵐州通判殿中丞董沔清潔勤於吏事
寧化軍通判大理寺丞武陶勤幹
屯田員外郎麟州通判孫預清勤
保德軍通判贊善大夫吳中廉幹
一知縣令州縣職官中材幹可用者九人
著作佐郎知平定軍樂平縣事孫直方
代州崞縣令王旭
府州簽署判官公事史譚

絳州稷山縣令劉夐中
潞州屯田縣令張曜縣尉王荀龍
大理寺丞知并州陽曲縣事張景儉
知并州大谷縣張伯玉
大理寺丞知榆次縣吳天常
岢嵐軍嵐谷縣尉安吉
右謹具如前伏乞聖旨送中書樞密院記錄姓名差
使令取進止

舉劉羲叟劄子

臣昨奉勑差往河東伏見澤州進士劉羲叟有純朴之行為鄉里所稱博涉經史明於治亂其學通天人禍福之際可與漢之歆向張衡郎顗之徒為比致之
朝廷可備顧問伏乞特賜召試或不如所舉臣甘當
朝典今取進止

繳進劉羲叟春秋災異奏狀

右臣近曾薦舉澤州進士劉羲叟學通天人禍福之際如漢歆向張衡郎顗之比乞賜召試升之朝廷可備顧問臣今有收得劉羲叟所撰春秋災異集一冊其辭章精博學識該明論議有出於古人文字可行於當世然止是羲叟所學之一端其學業通博詰之不可窮屈其文字一冊臣今謹具進呈伏望聖慈下兩制看詳如有可採乞早賜召試謹具狀奏聞

論代州開壕事宜劄子

臣昨到代州見其城壁甚堅壕雖三重而地高無水惟一面有城中棄水停聚其壕不足恃以為固然尚為三重高下相連猶可以隔奔突近年有臣寮擘畫欲掘出重岸通為一壕以臣相度若壕無水而通為一則坦為平地不異無壕又工料極大去年大役鄉兵所開未及三二分又治險為平非自固之計兼工大猝難了當虛勞人力欲乞特賜止絕取進止

舉張旨代王凱劄子

臣昨至河東伏見西京作坊使王凱見在麟府路勾當軍馬司公事此一職乃是河外將領其任非輕凱雖將家姿性柔謹雖聞前後累經戰鬬而詢訪彼中衆議皆云得功非實冒賞最多見今勾當軍馬一司雖無大過而軍民將校不得其情衆口紛然莫能服衆臣亦累詢其經畫絶無所長緩急邊防事宜必不能指揮諸將奮勇立功況其在彼將及二年伏見河東提點刑獄職方員外郎張旨爲人有心力膽勇材幹可稱先在府州經第一次圍閉倉卒之際應變有

謀至今府人思之不已兼諳知邊事曉達軍情臣今保舉堪充邊將任使欲乞特出聖恩與超換一边上使名令代王凱庶幾緩急可捍邊防如蒙朝廷擢用後犯正入己贓及邊事敗悮臣並甘同罪今取進旨

論不才官吏狀

臣昨往河東一路所見官吏内有全然不任其職須至替移者今具姓名如後

一知澤州度支郎中直史館鮑亞之年老昏昧視聽不明行步艱澀本州職事全然不治昨轉運使劉京至澤州決遣公人手分六十餘人兼信縱手分拆諸縣村學要蓋州學及斂掠人户錢一千餘貫充蓋造州學使用等事件甚多其人西京廣有家活而昏病之年貪禄不止伏乞特與一致仕官

一知汾州虞部郎中范尹年老昏昧不能撿束子弟在州販賣搔擾人民伏乞特與一致仕官

一憲州通判國子博士劉輿年及七十行步艱難精神昏昧雖已得替伏乞特與一致仕官

一平定軍樂平縣監酒借職石貴本是軍中出職因捉賊不獲降充監當其人不識字又是獨員

如允臣所奏乞下樞密院三班著爲定令

右謹具如前今取進止

乞罷刈白草劄子

臣昨至河東問得去年轉運司擘畫於諸州軍差兵士収刈白草數目雖多然其害不淺臣所過州軍皆稱白草爲患蓋河東山嶮地土平闊處少高山峻坂並爲人户耕種惟荒閑草地去人絶遠兼又不多兵士収刈般擔地里闊遠工課不辦其兵士往往逃亡州縣遂差鄉兵及村民配數般擔百姓避見遠般辛苦畏責又多送只將稈草送納非次更成一重科配

其納下真白草者支與軍人餵馬不及稈草又皆不堪及草場中不耐停留專副有損爛陪填之患兼虛占却雜役兵士諸處脩補城壁諸般工役處處闕人不便事多臣今略舉數事如後

一據遮州狀分析勘會在州及外縣寨專副掃嵐等下山白草共肆萬柒阡伍伯陸拾肆束內在州每月約支叁伯壹拾叁束及外縣寨每月約支壹伯肆拾餘束約得向去捌年零柒箇月支遣其上件山白草自去年八月已後至年終本州及外縣鎮差兵士并散從官步奏官承符手力諸色公人等入山收刈到逐旋般運赴場送納積疊收管其上件山白草若經今夏雨水必是大段損爛不堪經久存留委是詣實

一臣昨六月中旬內至保德軍閑得本處白草差百姓公人般擔至今尚未了延其白草是去年秋間刈下積露田野必須損爛因採問得村外白草已並無其差配着擔草人戶却於請白草兵士處旋買納官每一馱子三百文省

一據奇嵐軍狀自八月二日起首至十月三日住止元差兵士一千三十八人至放散日逃士一百三十六人只有九百餘人入役收刈到草玖萬二千九百餘束將軍人請受諸般錢物計七千三百七十二貫文若比筭買草價錢每束及七十九文省

一平定軍元差宣毅兵士刈草本軍爲兵士辛苦逃亡及自縊者一月中四五十人遂枚散兵士差兩縣村民往往只將稈草送納忻州亦爲刈下無人般擔配與百姓人戶亦多將稈草送納

右具如前其諸州軍各稱白草不便不能一一條列伏乞特降朝旨速令止絕緣臣昨七月初離汾州見轉運司已抽發降兵士稱於沿邊刈草竊恐即令已下手收刈乞早降指揮放散況勘會本路一年秋稅和糴等草共五百餘萬束慶曆三年一年只支四百餘萬今年馬軍抽減歸京後爲數少於去年其稈草等數必不至闕少今取進止

乞免浮客及下等人戶差科劄子

臣昨見河東人民疲弊道路怨嗟蓋自兵革一興調斂繁重今兵未能減用未能節但當卹其貧困稍得均平則民力粗寬怨嗟可息往時因爲臣寮起請將天下州縣城郭人戶分爲十等差科當定戶之時槩

其官吏能否有只將堪任差配人户定為十等者有將城邑之民不問貧窮孤老盡充十等者有只將主户為十等者有并客户亦定十等若州縣大小貧富既各不同而等第差科之間又由官吏臨時均配就中僻小州縣官吏多非其人是小處貧民常苦重斂

一河東諸州并州最大遼州最小并州客户不入等第遼州盡入等第臣昨至遼州人户累有詞狀遂牒本州據州狀稱檢估得第七等一户高榮家業共直十四貫文省其人賣松明為活第五等一户韓嗣家業二十七貫文第八等一户韓祕家業九貫文第四等一户閙餅店為活日掠房錢六文其餘嵐憲等州苛嵐寧化等軍並係僻小凋殘之處其十等人户内有賣水賣柴及孫老婦人不能自存者並一例科配臣勘會慶曆三年一年諸州軍科配惟并遼州火山軍三處第九第十兩等人户免得配率若并州免得則他處豈可不免蓋由官吏臨時均配是致不均臣今欲乞特降朝旨下河東路一類將貧民下户減放差配今具畫一如後

一并州最大在城浮客不入等第遼州最小縣郭浮客盡充等第臣今欲乞將遼州客户比類并州特與放免等第其苛嵐保徳軍嵐忻等州亦有浮客充等第者緣彼處浮客當屯兵之地經替物力過於主户尚堪差配遠州荒僻與近邊州郡不同乞特與放免

一臣體問得河北陝西二路州縣科配止於第六第七等今河東除并遼火山三處外並差配下及十等臣今欲相度并晉絳潞汾澤等六州在河東物力比他州富實其第九第十兩等人户乞與免差配其餘州軍第八第九第十三等人户並乞特與放免差配取進止

乞免萬頭酒户課利劄子

臣竊見河東買撲酒户自兵興數年不計遠近並將月納課利支往邊上折納米粟近又轉運司擘畫將課利稍多者四十九處並已官自開沽其餘衙前百姓買撲者皆是利薄之處其衙前公人差遣重難百倍往日而酬獎場務有利處官已奪之其見今利薄場務又更有邊遠折納陪填之費兇欠課額破家業被鞭扑不堪其苦其百姓買撲者自兵興以來苦於支移輸納並無人肯承替有開沽五七年十年已上者家業已破酒務不開而空納課利民間謂之萬頭

供輸臣昨至忻州據百姓陳明狀稱元有盖順天禧四年買撲酒務至乾興元年身死家破什保人陳明等萬頭代納至今二十五年臣遂差崞縣令王旭於忻代二州一一點檢酒户見今開沽及即目正名身死人户萬頭代納者尋據王旭狀列一十八户係正名身死什保人開沽送納十二户係並無人開沽只是什保及干繫公人里正等陪納及什保人家破後來承買什保人産業户下萬頭代納臣略行勘會二州已有三十户則諸州其數極多臣今欲乞下轉運司差官遍諸州點檢應有萬頭供納者並與開閣放免係代保人開沽并正名買撲見開沽人並乞特與權免支移邊上三二年所責利潤酒户稍獲寬舒況今沿邊粮儲不至闕少

舉陸詢武劄子

臣昨奉使河東得西頭供奉官并代州駐泊都監米光濬西京作坊使并代州鈐轄王凱四方館使并代州鈐轄張亢內殿承制并代州都監郝贇供備庫使并代州都監田貽崇儀副使麟府路都監王吉等六狀各為進士陸詢武有材勇久在邊上累曾隨諸將戰鬬乞朝廷錄用臣亦曾召詢武詢問其人曾應進士舉熟知邊事通習兵書善弓馬有膽勇伏乞朝廷特賜收錄與一借奉職或縣尉名目安排令於邊防或內地多賊縣分長劾如後本人犯入己贓及不如舉狀臣並甘同罪今取進止

論舉官未行劄子

臣近曾有劄子奏舉河東路提點刑獄張旨乞超擢一近上使額替王凱勾當麟府路軍馬公事兼奏舉平定軍知樂平縣孫直方堪充代州通判替李舜元各未蒙朝廷擢用臣伏見近日保州兵士作過與國家生一大患只爲知州通判非人不能早察軍情制於未亂朝廷以此可為鑒戒王凱在河外不得軍民之情及李舜元不曉邊郡事體臣所舉張旨孫直方並無僥倖但以臣忝在兩制奉朝命廵行邊郡所見官吏能否合有陳列兼臣並是同罪保舉伏望朝廷特加信納其張旨孫直方早與升擢移換

論永寧軍捉獲作過兵士劄子

臣近據永寧軍捉獲作過兵士已曾具結集作過因依聞奏訖蓋以河北屯聚兵馬雖多自來未有威名將帥鎮撫而卒士驕狠相習爲常昨自保州變亂之後安肅軍衛州通利軍等處相繼結集不已只如今

衆趙牧等本亦别無酷虐情狀只是偶然衆試不當
況自有部署轉運提點刑獄司等處自可依公論訴
豈得小不如意便謀結集以此見雖是官吏乖方亦
由驕兵好亂臣伏見有唐驕兵逐帥之禍起自河北
始務姑息養成大患況今河北爲國家重地事之利
害所繫不輕尤宜遠慮周思防微杜漸今官吏敗事
偶寬責罰未至失刑若驕兵過示姑息一啓其端則
他時有不可制之患昨保州之事知州通判並遭殺
害其餘官吏各重行責降至今保兵自爲得志動皆
引以爲言而即目統兵之官亦自始以爲戒軍威日

削士氣益驕今永寧之事亦因益而馴致也其趙牧
等雖爲可罪若便重行黜責則河北驕兵結集竊恐
自此漸多開啓其端養成後患以此而言趙牧等可
罪之人誠不足惜所可惜者朝廷事體也其趙牧等
欲乞候斷訖作過兵士且與移一河北隣近依舊資
序差遣不使驕兵得志而後患轉滋必欲更行移降
事伏候朝旨定奪時亦未爲晚

河東奉使奏草卷下

右河東奉使奏草一卷按仁宗實録慶曆四年四
月己亥上謂輔臣上封者數請廢麟州以其饋糧
勞民利害如何章得象曰麟州四面蕃漢户皆爲
元昊所掠今野無耕民一路困於饋運欲更爲寨
徙其州少近府州以省邊民之役上曰州不可廢
但徙屯軍馬近府州别置一城亦可紓患乃命右
正言知制誥知諫院事歐陽脩往河東與轉運司
同計置沿邊糧草初本路轉運使張奎鑄鐵錢於
晉州民多盜鑄而知并州楊偕請徙麟州於合河
津又晉州礬課虧併下脩計度之此卷乃當時

奏報也按公乞罷刈白草劄子云七月初離汾州
又水谷夜行詩我來夏云初素節今已届殆以是
月末至闕八月復出爲河北都轉運使當時行狀
墓碑不云有河東河北奏草惟摘取其要切數篇
入奏議集今既備載二書則奏議不必重出止就
逐卷存其事目使來者有考焉又仁宗實録及李
燾長編所叙間與此小異蓋經史氏筆削詳具奏
議第十六十八卷後
舉米光濬狀末云今欲具狀奏聞相度銅利欲牒
孫廻檢或者除去欲字是未知古今具稾吏文如

此既云奏草自不須去

[redacted]可幹者九人（按是九須所有十人姓名見本文）

[redacted]（此是河北事而元本載之河東奏草末）

（辞）始以為戒（始字恐誤）

乞許同商量保州事劄子

臣準勑差充河北轉運按察使伏見河北驍兵作過見據保州招之未肯開門擊之未能速破諸將集於城下而進退攻取未有定計臣今偶被獎擢俾當繁使至於應副糧草軍須之類皆有司之常事臣雖竭力供職未足以報陛下用臣之意臣今欲乞每遇軍馬攻討招撫應于保州事宜許臣與田況李昭亮等同共商量施行庶幾愚慮有裨萬一如允臣所奏乞特降聖旨劄子付臣及乞劄與田況等令取進旨

舉官劄子

臣近蒙聖恩擢備任使臣勘會本路州縣至多甲馬甚衆比於三路最號繁雜況今兵據保州河決德博虜人對境未測事宜當此之時以臣非才驟當重責苟一敗職所繫非輕須藉衆能庶可共濟臣今有奏舉下項官吏五人伏乞朝廷特賜勘會本路州縣闕員及有成資滿任闕處各與差除以備緩急勾當庶幾職務辦集不至敗悮今具姓名晝一如後

一前知長垣縣著作佐郎黃贊臣前任滑州通判日與贊縣境相鄰熟聞其政治之迹本人近準

勅移知大寧監竊知長垣縣係祗應北朝人使有例免得遠官臣今欲乞下審官院及開封府會問保明本官實曾祗應人使及合免遠官體例特除一河北路通判差遣

一權兖州掌書記龔鼎臣有詞學明於吏術歷官六考有舉主磨勘循資今又成一考見有舉主臣今欲乞檢會本人考第舉主特改轉一京官除注河北路簽判知縣差遣

一新授舒州團練判官徐玨為性明敏有吏幹曉民政其人新授官未赴任臣今欲乞特除一河北職官或知縣差遣

一太廟齋郎姜潛有文行通曉民間利病熟知河北事宜臣今欲乞特除一河北路縣令或主簿差遣

一試國子四門助教李邃有膽勇材武本因白身効用捉賊得功臣今欲乞特除一河北縣尉差遣

右謹具如前臣所奏舉黄執等五人如蒙朝廷擢用後犯正入己贓及不如舉狀臣並甘同罪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乞不親教閱劄子

臣近準中書劄子節文河北宜選轉運使二員密授經略之任使其熟圖利害陰為預備仰不住遍行巡歷所到按城壁并烽火臺防城動使家事衣甲器械一一親步仍躬親於教閱處試驗兵士鞍馬次第者臣偶以不才被此責任若乃詢究軍民之利害相度山川之險要斡運芻粟建易城寨以至按察將吏廉其否臧營辦工材督治器甲如此等事乃是朝廷密授臣經略之職敢不盡心至如躬親教閱此則主兵之官日行常事兼臣本司自有職事凡於軍政既不精專而又所至州軍一歲不過一兩次暫時按視難盡精詳縱欲處置改更未必皆當況主兵之權責於統一侵官失職於理非便臣今欲乞除點檢城壁器甲並依中書劄子內聖旨指揮外所有轉運使提點刑獄司等躬親教閱一事乞更不施行如允臣所奏乞明降朝旨

乞許轉運司差兵士捉賊

當司準樞密院劄子節文奉聖旨令真定府路定州路高陽關部署司各行移文字與合行本路管轄軍馬州軍今後每遇勾抽係路分管轄軍馬候見本屬

部署司文字即得起發并劄付河北都轉運司亦仰
依此指揮
右謹具如前當司近因巡歷至邢州據趙州寧晉縣
鄉兵都頭管用德狀及口稱緝得昨來北京走刼壯
城兵士强賊一十一人見在趙州贊皇縣隱藏乞差
使臣兵士指引前去擒捕臣尋爲本州及側近地分
巡檢縣尉並在磁洺州會合見捉打刼武安縣賊人
次側近應急別無巡檢使臣可差又緣近準上件樞
密院劄子轉運司差撥兵士不得偶值宣撫使富弼
到邢州遂具狀乞就差使臣兵士已差殿直高惟正

帶兵甲前去擒捕次臣看詳近降樞密院劄子蓋爲
大段起發兵馬須係部署司勾抽不欲令他司侵主
兵之權事要統一敢不遵行臣欲乞今後遇有強惡
賊人之處巡檢縣尉地分遙遠未能救應之間許令
轉運司於就近州軍勾撥兵士一二百人以來應急
擒捕所貴不致透漏強惡賊人其餘大段起移兵馬
即依近降樞密院劄子指揮如允臣所奏乞降付本
司及部署司施行

奏洺州盜賊事

今月十日準樞密院劄子邢州駐泊都監胡承澤奏

近準樞密院劄子監逐大名府磁相邢洺州巡檢等
捉殺賊盜者今有賊人徒伴殺併到軍賊頭劉貴首
級并前後捉殺獲共七人外只有三兩人見已殺併
散相度更不消臣監逐收拆欲乞却歸邢州管勾本
職公事候旨奉聖旨令河北都轉運司相度指揮訖
奏
右臣昨自到任累據北京邢洺磁等州節次申報軍
賊或十人十五人至二十人在西路數州之內驚刼
人户掠奪遞馬并鄉村生馬騎乘倐忽往來不辨頭
首姓名及每火人數尋根問得元有殺巡檢縣尉軍

賊劉貴一火及近日大名府走刼壯城兵士九人共
兩火略知姓名雖曾捉殺得數人然其餘黨昌熾愈
甚或旋合火伴或脅逐村人到處一二十人動成羣
隊臣今月九日巡歷到洺州南準本州巡檢走報稱
有軍賊十四人打奪臨洺界馬遞鋪同時又據磁州
申武安縣軍賊二十人入縣倚鬬敵傷着兵士及燒
却草市當日又據權巡檢殿直高惟正申邢州沙河
縣九月一日有賊一火打刼村民史秀至十一日臣
離洺州至故城馬鋪又聞前面馬鋪有賊四人白日
騎馬帶甲羣行過往向東雞澤縣賊勢如此交橫其

巡檢縣尉等並各未見向前捉捕臣雖已一面催促
巡檢縣尉等及牒逐處併力掩捕及體量巡檢縣尉
內有畏懦不能捉賊者續乞替換行遣次不委胡承
澤妄有申奏只有三兩人未獲意欲速罷捉賊差使
兼臣曾召承澤問當口稱奉宣監捉本不令躬親捉
殺兼宣撫使富弼已權差供奉官武永爭內殿承制
魏幸等充邢洺五州軍捉賊方今盜賊勢雖未衰其
胡承澤臣已牒令却歸本任去訖

　乞一面罷差兵士搜磨

右臣準中書劄子訪聞昨來石待舉擘畫酒務內令

兵士搜磨所貴省得草料轉運司尋依此遍下諸州
軍施行訖今仰立便指揮只依舊用驢子搜磨仍具
因依聞奏臣今檢取到元初一宗行遣公案勘會得
慶曆三年十一月九日轉運使張沔因巡歷到保州
本州通判石待舉擘畫申請乞更不差磨糠驢子只
以廂軍兵士推磨所有轉運使張沔尋依所申行下
今來朝廷指揮仰疾速止絕本司相度即目已是秋
深磨糠踏麴罷多日兼又保塞亂兵纔息若非時急
行出上件指揮深慮扇惑小人别致引惹欲乞直候
來年將及踏麴之時只作本司一面行遣依舊却差
驢子所貴不至張皇引惹謹具狀奏聞

　奏李昭亮私取叛兵子女

右臣近巡歷至保州訪聞得部署李昭亮昨因保州
開門後入城將雲翼第九兵士妻女分配與諸州軍
軍員等本為是作亂兵士妻女配與軍營要行戒勵
却於其中揀選軍人女子先自將入昭亮本家及手
下兵士使臣通判官等逐相倣傚亦各私取歸家軍
民傳聞道路喧沸其李昭亮等知臣覺察舉行逐却
轉遞出外即日未知去處尋據定州通判馮博文狀
陳首稱收得長行許秀女一人臣等勾到許秀女子

小姐及元傳送兵士楊遂王在共三人已牒送真定
府通判王鵬於本府置院推勘去訖謹具狀奏聞

　乞不詰問劉渙斬人

臣近知吉州刺史劉渙新到保州因點檢軍資庫有
虞候張吉無禮及覩開金銀籠子不伏知州指揮已
行處斬訖竊聞前轉運使張沔曾具奏聞深意朝廷
别致疑惑況保州新經兵亂河北士卒素驕處置擢
宜難依常法伏乞朝廷更不詰問所貴不致引惹令
取進旨

　訪聞逐州利害牒

當司勘會轄下州軍縣鎮地里闊遠戶口財賦兵甲甚多逐處官吏所見公私利病竊慮當司巡歷未到之間無由一一詢訪須議專行公文告牒具如前事須牒某州候到仰遍牒在州及外縣鎮官員內有見得本路及本職務不便事件及民間弊病可以興利除害者並密具文字子細條列直赴當司投下以憑看詳可否

乞不令提刑司點檢賞給

臣近準樞密院劄子節文河北諸州軍將來所支廂禁軍賞給折支奉聖旨仰與轉運提點刑獄司疾速

分頭遍行點檢續準宣頭節文令下河北轉運使副提點刑獄朝臣使臣候到逐處將賞給物色若是估價尚高便仰重行估計其劄子宣頭並不得下司者臣伏詳朝旨本為賞給之物不可虧損軍人又緣士卒素驕亦須鎮靜故疑于賞給文字多令不得下司者蓋慮張皇卻生引惹今若只令轉運司點檢即可以因巡歷名目每到州軍自合點檢倉庫因便於軍資庫內點檢如此方可不至張皇其提刑司自來不管錢穀忽至州軍卻入軍資庫點檢即兵士皆知朝廷畏懼軍人特令點檢如此卻成引惹又慮諸州軍

見自來提刑不管錢穀忽要入軍資庫不肯應副則須明言有朝旨點檢賞物又全違不下司之意有此事體不便伏乞朝廷專責轉運使一面點檢準備況臣累準朝旨指揮丁寧嚴切已各行下諸州軍及見巡歷因便點檢亦恐州軍數多南郊漸近遍到不得即乞密委本州通判等就點檢所貴不至張皇如允臣所奏乞明降聖旨指揮更不令提刑司點檢所貴別不張皇引惹取進止

保舉王果

右臣等伏見前知定州皇城使王果移知密州或聞

朝議罪果昨攻保州之日傷中兵士數多及縱兵掠奪南關人戶財物所以降移差遣臣等體量得昨來保州兵士作亂之初便欲自南門突出賴果領兵力拒守得南關賊既不能奔突遂閉城門兼初閉門之時尚可斬關而入為諸將心不齊一致果不能獨進其兵士傷中人多蓋是果能得士死力奮勇爭先雖有中傷尋各完復其後累降招撫賊衆據城投降亦因外兵攻圍示以必取賊知窮蹙方肯聽命果之力戰不為無助其南關人戶財物乃是招收兩指揮初作亂之時先自南關劫掠然後入城果到南關只令

兵士於招收叛卒營內就其糧米兵士或得些小物色多是叛卒遺棄之物然東關人戶亦不免刼掠昨來保州城開之後兩關人戶皆有狀稱刼掠財物不少足明因亂被刼不獨南關蓋緣王果爲性剛勇奮不顧身但務盡忠不恤毀譽若朝廷當用兵伐叛之初罪先登効命之將使冒矢石中傷者被責而避賊不戰偶無傷中者得遷竊慮賞罰失中無以勸戒兼臣昨因巡歷至沿邊州軍訪聞軍民嗟憤皆以果當被責而不意被責累經本司及宣撫司陳訴舉留伏望朝廷審察愛憎之言保全忠勇之士其王果伏乞特與清雪後一河北沿邊重地差遣所貴下叶軍民之議激勸將吏之心謹具狀奏聞

保明張景伯

準宣頭節文磁州奏據武安知縣張景伯申今月六日有軍賊約二十餘人入縣圍刼縣城有守把兵士三十餘人於縣門樓上相射賊人中箭後便慦出往城西草市打刼劉簡家財物乞指揮收捉去訖奏聞事宜令河北都轉運司疾速體量詣實如是上件賊人曾打刼縣城裏面人戶財物所有本縣官負仰依近降指揮取勘施行并下提刑司火急指揮應干繫地分都同巡檢使臣及捕盜官等仰立便部領兵甲弓手等會合捉殺須管敗獲所乞權差兵士百十人防護縣城即仰轉運司疾速相度差撥訖奏聞者

右謹具如前當司勘會先據磁州狀申今月六日有軍賊二十餘人入武安縣內打刼被知縣張景伯部領守把兵士於縣門樓上相射賊人中箭出往城西草市內打刼劉簡家財物粘逐前去值夜捉賊不獲乞差巡檢縣尉會合捉殺及乞於諸縣添差守把兵士及權差義勇防托當司尋遍牒都大捉賊徐夔及地分巡檢縣尉等分頭捉殺及牒磁州差兵士義勇量支器甲防守縣城相次據徐夔及沙河縣令申斫到賊頭一箇及胡承澤申永年縣百姓殺頭二箇又據磁州申活捉到軍賊張晟一人斫到徐禾大趙二頭二箇其餘並是元被賊人驅虜去逃鋪兵士及百姓等並各詣逐處首身訖外即目磁洺之間別無賊盜當司體量得上件賊人元初於武安縣打刼被知縣張景伯與兵士三十餘人用命射中賊人致其潰散因此徐夔等接勢收捉斫殺方得盡静其武安縣吏難議更行取勘謹具狀奏聞

乞罷郭承祐知邢州

臣近日伏覩差郭承祐知邢州臣自蒙朝廷差充轉
運按察使已來前後累準密降不下司宣頭劄子令
常用心體量轄下官吏臣細詳朝旨本為河北於天
下諸路最為用武之地曩因北虜通和之後弛備多
年一旦恐有事宜百事隳廢朝廷悔鑒前弊故先慎
擇官吏務欲脩整頽綱昨準宣頭節文一十九州軍
擇人久任外其餘州軍長吏令中書門下樞密院選
差并下轉運司體量大小文武官不堪其任者不得
容庇不才因循不切糾舉却致臨事闕悞朝廷留意
河北丁寧切至如此加以近自保州兵亂之後至今

民尚虛驚軍情未帖相次順安軍濵州安肅軍衛州
通利軍等諸處不住騷兵扇搖結構當此之際臣實
不意選差郭承祐為河北長吏承祐頃知澶州引惹
修城兵士幾至作鬧去年差來河北將兵臣在諫院
曾極論列尋罷知相州貪穢之狀狼籍多端又為按
察使張昷之奏論罷為北京部署今者移陝西遷延
不去又以邢臺委之當河朔多事朝廷丁寧留意之
時承祐累任不離河北不審其人果以何能當此寵
選承祐庸劣貪穢奴厮之材若以曾効僕使之勞不
忍廢弃豈無閑處可畜養之況邢州北連鎮定控扼

西山軍馬所屯人民繁富儌戎鎮俗尤須擇吏萬一
乏人選差止得中常之材尚勝承祐伏望朝廷顧惜
河朔名藩重地不使庸劣小人壞之其郭承祐伏乞
特賜指揮罷去邢州別選差人取進止

再奏郭承祐

臣昨覩朝廷差郭承祐知邢州已曾具劄子奏論乞
別選差人至今未奉朝旨臣昨因準中書劄子權知
成德自邢州經過見其城壁嚴整居人繁富不惟為
朝廷惜此名藩重地兼痛惜一城軍民將罹其毒仍
採問得邢州之民自聞朝廷差下郭承祐其上等人

戶各訴免行戶及欲逃移他郡緣承祐久在河北其
贓穢之狀人盡知之竊恐朝廷未知民情不悅如此
謹再具奏聞取進止

五保牒

當司檢會轄下諸州軍近年不住申報盜賊羣火極
多蓋緣盜賊必先須鄉村各有宿食窩藏之處及所
得贓物常有轉賣寄附之家然後方能作賊所以自
來每有羣盜驚劫及至官司捕捉又却分散不見蹤
跡卒難尋覓蓋為鄉村不相覺察致得姦盜之人到
處便可容隱兼檢會準戶令諸戶皆以隣聚相保以

相檢察勿造非違如有遠客來過止宿及保內之人有所行詣並語同保知雖然有此令文州縣多不舉行昨因巡歷到通利軍問得舊來常有盜賊逃軍為患近歲黎陽衛縣各將鄉村之人五家結為一保自結保後來絕無逃軍賊盜公私簡靜其利甚博頃議事有施行

右具如前當司相度隣聚相保之法是國家見行勑令於公私甚利然今既舉行若縣令非才不能制馭公人胥吏則勾追擾擾未見其利先為民害以此當司未欲一槩遍行指揮今且於轄下諸縣柬選知縣

縣令公明材幹可以差委者先次施行數內某官見知某縣事須實封專牒某官候到請詳前項事理施行當司所錄去合保次第只是大綱若更有合從彼處民便別加增損事件亦請一面增損施行仍請先具如何施行次第公文供報無至張皇鹵莽者

乞推究李昭亮

準中書劄子節文奉聖旨馮博文為陳首特放更不置院推勘如更有官員使臣等將帶却保州作過兵士人口往本家者並許陳首亦與放罪仰本處依前來體例配與軍員收養者

右謹具如前當司昨為真定府定州等路部署李昭亮身為大將不能統轄致得保州兵士作亂及朝廷累降勑牓寬法招誘叛卒方肯歸降既城開之後其李昭亮轉帖號令諸軍不得私取人口并財物却先將叛卒女口私入本家當司為見李昭亮忝為大將不恤國家憂患幸此亂兵利其妻女當司職在按察理合舉行遂當面詢問李昭亮其人妄稱不曾收得及通判馮博文處亦有一人知臣覺察遂急送保州陳首當司為要見得李昭亮處私取叛兵士女口歸着遂勾追馮博文處許秀女一人及轉送兵士等於

真定府差官置院根勘本為要李昭亮私取手下叛兵妻女歸着今準中書劄子內上項聖旨指揮欲乞除馮博文特放更不推勘及其餘官員使臣等未發覺者並許陳首外其李昭亮身為大將不憂國家幸此亂兵私取妻女其情理不輕況已發覺無容自首伏乞許臣根勘見歸着奏取勑裁兼本司已牒推勘院令疎放馮博文處許小姐及催促根究李昭亮私取人等早行結絕未得斷遣繳送當司以憑看詳聞奏去訖伏緣當司職在按察今來若舉察轄下官吏未容根究便行疎放即按察之司是為虛設今後官

吏作過者無由糾舉伏乞朝廷特賜詳察謹具狀奏
聞

乞將誤降配廂軍依舊升爲禁軍

當司近牒真定府定州等路部署司取索昨來保州分配作過兵士人數尋準部署司公文分析到一宗分配兵士人數內二千一百六十五人配諸州軍禁軍一百九十八人配諸州軍廂軍臣昨因巡歷到通利軍勘會本軍分配係保州分配來兵士共九十人內八十人配禁軍武衛指揮十人配廂軍威邊保節指揮尋體問所配禁軍兵士八十人並是城中作過

殺戮吏民劫奪財物汚辱良善靡所不爲其人等並各配禁軍指揮仍升得軍分其十人配廂軍者元在保州城外巡警聞城中兵亂遂投定州別不曾作過當分配之時却責以擅離地分降配諸處充廂軍仍體問其人等爲見城中作過兵士却升得軍分亦累曾經知軍出頭有狀聲冤稱無過降作廂軍本軍不敢接狀然亦以其人等怨忿不敢差使功役只與閑慢處窠坐羈縻當司看詳部署司分配保州兵士之時升降之間顯是倒置今來通利軍威邊等兵士被作過之人升得軍分事相形比不得無言今若先其無事之時便與措置尚全大體若萬一漸形怨忿別起事端至時難爲鎮靜不免改更則轉更引惹驕兵生事者

右具如前當司雖子細體問得上件降充威邊保節等廂軍事節蓋慮引惹又不敢親喚本人取問分配因依今錄白部署司元牒分析到廂軍人數頭連在前欲乞特降指揮下真定府定州等路部署司分析元降配諸處兵士元係是何指揮及坐何等過犯降配若會問得與當司體問得事理不別即乞將降配廂軍人數只作因南郊該恩赦却與升爲禁軍所貴

於事稍允伏乞早降指揮

乞一面除放欠負

臣竊見自來每遇南郊赦勅除放天下欠負朝廷雖示恩卹而有司未嘗奉行是致天下常有積年欠負累經赦宥除放不得使破敗逃亡之人傳子至孫攤在親戚干繫人等追擾陪填不勝其苦臣究其弊蓋爲先降天聖編勅內欠負官物該恩除放者須得諸州軍及轉運司勘逐保明申奏送三司并理欠司定奪經歷官司既多則往復問難拖延日月故每一次赦恩除放則未能了當者蓋由關防太密經歷處多

使放宥之恩擁隔不能及下而官司胥吏反爲擾攘
之資臣伏覩今年赦書節文內所該欠負官物特與
除放者若干項內若干項並特與除放內一項即令
本屬及轉運司保明聞奏切緣雖申奏下三司理欠
司即不免往復問難拖延日月使除放赦恩不時及
下臣今欲乞除赦文內一項元指定令保明申奏者
依赦施行外若干項係赦恩特與除放者並許轉運
司子細勘會先行除放訖一面申三司及理欠司乞
行點檢如敢夾帶不合除放之人誤行除放者其轉
運司官吏並科違制之罪況三司轉運司俱是掌錢
穀之司其轉運司尤以聚斂爲功只恵刻剝太過雖
不經三司覆驗必不敢濫行除放如允臣所請乞特
降指揮下諸路申明赦文內令保明者並須申奏其
餘特與除放者許轉運司除放訖申三司今具畫一
如後

一應乾興年已前諸州軍帳內有棬管諸色欠負
年深及累經界分登帶不見年代名件見無家
業抵當及正身亡沒配流不在攤在妻男及干
繫人處理索自來催納不行者不以有無侵欺
盜用並特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
訖申三司

一今日已前諸色欠負官物并於干繫十保人處
攤理元不顯侵欺盜用者或雖是侵欺盜用本
家并干繫十保人內有委實見無抵當者並仰
本屬及轉運司保明聞奏當議特與除放此一
項臣今欲乞依赦文保明申奏

一應陝西河東諸般綱運般送衣甲器械等緣路
死損却官驢騾并磨擦損折漬污及去失疋帛
係剩納虧官錢元不是侵欺盜用者並與除放
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一應天下州府軍監縣等應干繫節級手分自來
有失行遣催納官物并誤行支遣委不是啓倖
侵欺見行攤納者並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
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一應慶曆三年終已前諸道州府軍監人户先因
災傷支借過貸糧草斛㪷除納外見在欠數目
並特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
三司

一應慶曆三年已前諸處夏秋因災傷倚閣稅數
並特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

三司

一應今日已前幕職州縣官在任及未到任亡沒者如曾借過月俸並特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一應諸般搭俸隱陷羝租今日已前已根磨出累年積欠數目見行理納者並特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一應羊綱死損虧折斤兩別無欺弊者並特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一應江淮兩浙荆湖福建川峽等州軍監并黃河在京肆排岸稍工兵士牽駕綱船般運物色內有少欠元無欺弊見尅折請受者並特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一應諸處有水火損敗官物及綱船遭風水拋失不虛及賊偷盜勘會分明別無欺弊者並特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乞真定府分驍武兵士別作指揮

臣勘會昨準河北宣撫使司指揮真定府驍武雲翼共五指揮各以五百人為一指揮外共儹併出九百三十七人別為兩指揮本司已依近降樞密院劄子未敢分擘先具分擘圖併人數聞奏聽候朝廷指揮去訖臣檢會昨準宣撫司劄子下河北諸路分併指揮兼令轉運司應副木植人工修蓋營房其諸處各為少闕材木未曾修蓋營房仍未及分併指揮之間已準樞密院劄子令奏候朝旨以此諸州兵士指揮各未曾分擘營房亦未敢脩蓋惟有真定府一處為有見在木植甚多於未降到劄子已前尋便依準宣撫司指揮趂逐到營房地支撥一色新好材木修蓋到營一座即今將欲了手元指定作驍武兵士各為住營內人多屋少多是兩三家共住一間經夏暑雨

存住不得為見官中修營分擘指揮人各忻然遂其私便各自用功修蓋全不曾催督只及月餘已相次了手竊慮朝廷元降劄子指揮內有七百人已上處方許分擘今來驍武三指揮各只是六百四五十人已上以此不合分擘又慮朝廷不見得本府驍武兵士已共力與工蓋成好屋今若卻不令分擘即恐兵士已指望上件營房屋住頓然失望於軍情不便伏乞朝廷特賜詳察其諸州軍即須候奏得朝旨分定指揮方得與蓋營房其真定府一處已蓋了營屋者伏乞早降指揮許令將驍武兵士分擘為一指揮於

新蓋成營內居住所貴下順軍情別不生事仍乞檢
會部署司前奏人數早賜施行取進止

乞放行牛皮膠鰾

臣累據轄下州軍狀申爲初造添修兵器乞牛皮筋
角膠鰾物勘會本路見在常是全然闕絶民間雖有
禁法合逐旋納官及點檢帳曆亦全無人户納到數
目亦曾聞奏及申三司乞自京師支撥又爲京師諸
庫各稱亦是數少或累申奏不曾支得縱或支下亦
數目不多應副使用不足其諸州軍又爲上下催促
造作甚嚴每於難得之中或時支得些小不暇揀擇

好弱兼更使用不足須至減料那融只且備數修飾
僅能成器全不堪用今河北一路兵器萬數雖然不
少而精好堪用之器十無一二臣究其弊蓋爲皮角
筋膠難得之故臣因勘會自來國家明有禁法民間
筋角須盡納官河南膠鰾又不許過河北既有此禁
便合民間更無兵器今河北見管義勇十七萬有餘
人人自有私弓弩此是官司明知其數者更有不係
義勇之家例有弓弩不少其筋角膠鰾從何而得能
致弓弩如此之多以此見國家禁法未便只是禁得
官中絶無民間不能禁止臣今有起請擘畫事件伏

乞朝廷特賜詳度如允臣所請乞賜施行庶得今後
更不專仰朝廷輟那支撥而物料漸有兵器可精今
具畫一如後

一未兵興以前舊制民間自死牛皮筋角並中賣
入官量爲三等支價錢其不及等者退還百姓
及許客旅販賣官中置場收買當時公私却不
闕少自兵興後來改法甚嚴人户自死牛馬皮
筋角限半月赴官送納許人陳告隱藏者支賞
自有此指揮後來人户絶更不曾經官送納亦
無人告首隱藏者豈可二年之内舉河北牛馬

全然不倒死以此足見改法之弊蓋其牠死牛
馬已是下民之苦更不支得價錢令人户白納
及更令陪錢於官司使用了納又令盡底納官
絶却民間使用以此民不爲便緣此等物各是
民間要用之物陳告又支賞錢不多所以各相
蔽蓋無由發露今年雖亦許破官錢收買緣已
有上項盡底納官之條民若不納官而中賣即
是違禁之物以此收買不得臣今欲乞却依天
聖編勑及前後舊條許人户自死牛馬皮筋角
中賣入官分爲三等支錢不及等者退還本主

及置場收買客旅興販者如有及等皮角不中
官賣即許人陳告如此所貴却似舊日公私各
獲濟用

一臣體量得河北私置弓弩並無河南過者膠鰾
只是河北自有蓋滄州大海出魚不異南方及
塘泊之中魚亦不少河北人民並能煎鰾出賣
只百十文一斤自來民間公行官司只是黃河
不放過南膠外本土膠鰾州縣無人點檢禁絶
民間取足使用但官中自禁耳臣今欲乞滄州
及瀛保等州相度置場收買必然大段易得爲

慮議者猶恐官既收買則民間公行因此北界
爲不便况今官雖不買民間亦不曾禁此人從
來不藉南界販鰾豈闕無弓使用以此言之不
足疑也

右謹具如前所有牛皮筋角等臣只見得本路利害
仍乞更下諸路轉運司相度利害取進止

乞展便糴斛㪷限

當司近準三司牒爲便糴斛㪷仰依編勑至三月終
住便更不展限者當司勘會沿邊軍儲事大累年斛
斗入便不敷慶曆元年只便到八十五萬二年只便
到四十五萬三年只便到一百四萬今年方遇豐熟
正是好行入便之時價例比去年大段低減兼每年
客人雖有斛斗不肯便行入中須待體探年歲豐儉
及伺候官中價例高低常至三四月間方始猛來入
中今若只於三月盡頓然中止即邊儲大段闕悞況
元抛四百餘萬斛斗即今全未糴得莫州元抛二十
萬方糴便到一萬二千有餘信安三十萬方便到四
千有餘霸州一十九萬方便到三千有餘其餘大約
似此全未及數只指望四五月間趂逐入便若便及
省司元抛數目只及四百萬石不得一年約支之數
若頓然住却必是大段誤事者

右謹具如前伏乞朝廷特賜詳酌體認河北軍馬糧
儲事大兼累年便糴不前趂此年豐價賤之時且乞
依常年便糴至五六月已來只便及省司元抛數目
即止兼自有便糴已來年年展限客人以習慣其事
皆廣爲計置直候依常年四五月方來入中今若只
於三月止住即不惟全無入中致闕邊悞事兼恐賺
悞客人向後無由入中伏乞特下三司許令且依常
年體例候糴及元數別聽朝旨仍乞速降指揮

乞罷御河催綱

臣伏見沿邊鎮定等十六州軍每年入中斛㪷並支在京一色見錢自來不止全仰沿邊入中亦於近裏州軍計置斛斗從御河漕運輸邊所以軍儲不闕近年廢却御河運船不曾般運只藉沿邊入中加又京師近歲難得見錢客旅交鈔無價雖於沿邊多添價例終亦入中不前近裏州軍却合相兼計置然須先修運路俟漕運路既行方敢近裏儲積今有擘畫事件一乞復置御河催綱二員一乞將見行三說新法地分與沿邊見錢糴州軍分為兩番更互入中所貴漕運通流邊儲易備在京亦省費見錢之半今具利害畫一如後

一點檢本司帳曆係管御河堪好糧船一千八百隻見在只有三百餘隻內一千五百隻不知所在自來不曾點檢見差官二員根磨尋覔至今未見歸着其見在三百餘隻每年亦全不曾般運斛㪷只是雜般虛名占使蓋由御河催綱廢罷後來綱運無人提轄致得綱梢偷減拌和濕爛損惡却饋邊之粟因此轉運司漸廢漕運之利殊不思若只仰沿邊入中則在京廣費見錢在京錢少則沿邊亦難入中兼昨本司近據廣信軍通判蔣貫擘畫求得江南配來船匠打造鍬拔船比舊船減省得物料人工又可以封鎖不令偷拌已打成一隻甚見利便見令廣謀打造次臣今欲乞朝廷却復催綱二員一員依舊於大名府一員於乾寧軍漸用新船與行漕運之利

一勘會沿邊十六州軍元係見錢便糴外近裏大名府等七州軍近年已許客人三說入中然二法不可並行若兩處抄價苦相爭即客人只就近裏入中（蓋沿邊全少土居斛斗皆籍近裏客人販去中官）若沿邊價

高有利即近裏少人肯入以此二法並行未便臣今欲乞將見錢三說二法分為兩番一年於沿邊見錢入中則近裏權住三說次年於近裏行三說即沿邊權住見錢若近裏入中而權住沿邊斛斗無所往官中便糴必多若沿邊隔年一入則京師減費見錢之半不至滯却客抄則沿邊入中亦必多矣若明立二法分番示信於客人則久遠不勞朝廷改法自可省得見錢邊備亦易計置然近裏沿御河州軍用三說本要輸邊則須先修運路故先乞復催綱二員也

右謹具如前臣所乞複置催綱及驛便利害伏乞朝
廷特賜裁度如允臣所請即更有約束條件候朝旨
別具奏聞

乞催納放外稅物

臣等近覩敕書節文應今年係災傷處已經體量見
欠稅物未得催理奏取指揮當司勘會本路一十[illegible]
州軍各係水災人户已委官體量到合放稅數甚[illegible]
申奏其放外稅物並是見在苗畝上合納稅數害實
行減放則姦倖之人枉有拖隱姦稅及恐封疑[illegible][illegible]
失備已具狀奏聞乞將第四等已下[illegible]人户依條錄取[illegible]

朝旨外第三等已上人户放外合納稅物乞許依例
催納至今未蒙指揮當司今再將合納合放稅數勘
會合放稅數已及七十四萬餘石束貫外合納尚有
四十餘萬若更行減放即恐無名虛放數多軍儲大
段失備況今年河北大豐熟三二十年未有如此豐
歲其係災傷地分已盡數檢放外合納稅數若於豐
歲更行除放即恐軍儲失備將來歲不常豐或小遇
不熟及緩急闕乏不免却煩科斂臣等今欲乞朝廷
檢會本司前奏特降指揮其第三等已上人户除已
放外合納稅數乞依例催納外第四等已下人户放

外合納稅數仍乞與免支移折變只令納本色歲見
錢則優倖已多所貴赦恩下及貧民上户不至僥倖
兼即今輸納是時如允臣所請乞速降指揮令取進
止

乞置弓弩都作院

當司勘會近曾擘畫乞於磁相州置都作院打造兵
器已蒙朝廷依奏及差到監官等見催促磁相州蓋
造營房作院及抽柬工匠打造一色精好器械次切
緣磁相二州只是鐵作院所有弓弩元未曾別有擘
畫當司今相度得西山一帶所產弓弩良材甚多自

來係相州盤陽務採斫應副諸處使用今欲乞就近
於邢州置都作院一所專打造一色好弓弩久遠甚
為利便蓋緣弓弩之物於兵器之中最難打造尤要
精專至於煎膠校筋各有法度燥濕寒暑有日時蓋
造遲速之間若一事不精遂不堪用兼亦不久易損
壞見今諸州軍弓弩造作之時既皆草草造成不久
尋復損壞又須從頭修換一番修換未了一番已却
損壞即目諸州並不暇打造新弓弩只是終年修換
舊者積壓無由了絕有打造成後不曾經使已經三
五次者修換既頻轉不堪用虛費人功物料久遠悞

事不細其弊如此蓋由散在諸州打造工匠及監官
皆不齊一本司亦難為點檢故也若蒙朝廷許置都
作院即選得專一監官柬擇精好工匠製定工料法
式明立賞罰可以責成兼亦易為點檢者
右謹具如前所有磁相州鐵作院幷今來起請弓弩
都作院剏置事剏合立規法欲候朝旨許置弓弩作
院剏置事一就條列續奏乞賜指揮遵守施行次伏
乞早降指揮謹具狀奏聞

乞再定奪減放應役人數

臣勘會轄下州軍使州院節級前後行并通引官客
司書表司等並各於元定勑額人數外有影占上等
人戶前轉運使張昷之等遂令諸州軍據元額合留
人數外剩占之人並減放歸農雖減得人數不少其
如當時逐州行遣不一或不問戶等高下從下名減
放者或有於下名之中柬上等人戶影占之人減放
者或有不問節級前後行只柬上等人戶減放者遂
致減放之後不絕詞訟近累據減放公人等過狀却
乞收敘又緣諸州減放事體不一若盡據減放之人
却行收敘則顯違先降勑條額定之數若全不收敘
則又有前行節級繫名多年者難盡不收亦有州軍
經減放往往輒已行收敘者臣等兼檢會日近雖有
條貫前行不免里正然額外人多終是不便若額外
手分無賄賂乞覓之倖則不可使其更當兩役若有
賄賂乞覓之倖則不當額外剩置人數以此而言只
合依勑額為當竊以事既干衆必欲州縣久遠遵行
則須乞自朝廷明降指揮庶為定令臣等今欲乞特
降朝旨申明元定人數許本司適取轄下州軍見管
人數及已減放之人衮同依入事年月上名下次排
連從上據勑額元定人數存留外截下額外之人不
問戶第高下一時減放如此則年深上名却得收敘
額外盡減又不違勑條內有州軍元定人數全少後
來戶口增盈及公事委實繁多之處乞許本司差官
定奪量與添人具數聞奏立定為額庶絕詞訟兼可
永久遵行取進止

乞不免兩地供輸人役

近又準中書劄子節文知保州劉渙奏欲乞朝廷相
度沿邊州軍應係兩地供輸人戶比附一州軍內人
戶量與減免州縣色役奉聖旨宜令轉運司勘會聞
奏本司方行勘會相度次續再準三司牒伏乞朝廷
指揮內有界河北兩地供輸衙前兩地人戶全放歸

農只令輸納税賦奉聖旨依所奏施行臣勘會沿邊界河以北百姓雖有兩地供輸虛名其税賦已經太宗皇帝朝全放即今只於北界納税唯有差役則兩地共之今若全放界河北人户差役即是税賦差徭全不屬中國所管既不能賦役其民即久遠其地亦非中國之有此事所繫利害不輕又緣放免界河以北人户歸農指揮元不曾降下本司相度只是朝廷下三司直降下沿邊施行已行之事雖失難追然昨來所放只是衙前客司第一等人户差役所有以次户第等諸般差遣竊慮人户援例别有詞說及邊臣

更有奏請乞不與施行其劉渙起請亦乞更不施行取進止

再乞不放兩地供輸人色役

臣勘會本司近準三司牒爲臣寮起請沿邊乞減放兩地供輸衙前及係自京支下官物並令三司差軍大將管押前去及係外州軍支撥者即令支下州軍差衙前人管押赴逐處奉聖旨依奏施行臣看詳臣寮所起請上項三節事理内減放兩地供輸牙前及般運官物令支下州軍差衙前管押此二事甚爲不便其兩地供輸人减役一節本司累曾具不便利害

奏聞近因程琳有奏已蒙朝廷行下却且依舊差役外有般運官物令支下州軍差衙前管押此一事蓋是元起請臣寮不見得本司逐時支移官物次第所以不詳利害切緣河北一路沿邊州軍每年所用絲綿紬絹見錢等數目不少並只出在濱　德博四州每遇邊上州軍少闕即本司於此四州支撥無有虛月若一一並令此四州衙前盡應副沿邊諸州軍即衙前人數有限官物般運長無虛月其四州本處亦各自有重難差遣要人差使若如此施行不待久遠只年歲間立見四州衙前破蕩盡及逃亡避役有悞

緩急沿邊闕絶要用之物般運不前况自去年河水决溢德博二州人户災傷貧困及係災傷地分破敗場務甚多正是衙前人等困乏不易之時尤宜存恤臣今相度若令沿邊州軍各自般運則每年轉數不多若一切令此四州應副沿邊州軍則大爲繁併臣今欲除自京支與沿邊綱運不多乞令自京差軍大將外所有本路支般官物並令沿邊且依久來體例般運所貴各得均濟今取進止

乞重定進納常平倉恩澤

臣等勘會本司近爲諸州軍有人户進納常平倉斛

斗檢會到元降勑命內定到等第恩澤太優比省倉
進納軍儲數目全然數少竊以募民入粟當以官爵
蓋是國家權宜不得已之事苟遇軍須闕乏不欲科
率人民權許兼并之家進納誘以官爵蓋備一時緩
急之用其常平倉乃餘力惠民之所及豈容兼并之
家緣此僥倖恩澤兼慮豪民見常平倉納物不多見
得恩澤一向只就常平倉進納更無進納軍儲之人
失權宜鬻爵之本意本司爲見有此不便曾具狀申
奏乞增起常平倉進納物數與省倉進納一般所貴
杜絕僥倖兼不妨招誘進納軍儲其狀申奏多日至

今未蒙降下指揮後來累準提刑司牒諸處漸有人
户進納常平斛斗蓋爲恩澤僥倖所以人户各來進
納本司爲已有申奏起請乞增數目見聽候朝旨已
各牒逐處且令未得受納伺候朝廷降下指揮今再
具畫一常平倉并省倉進納軍儲數目酬奬次第伏
乞朝廷比類裁酌體認本司見止住人户進納伺候
勑旨次乞早降勑命指揮

一乞條制催綱司

當司近準朝旨已差太子中舍賈熊充潮御河等催
綱伏緣御河運路不修催綱職事久廢是致催綱兵

梢因緣作過偷減官物運滯行程所過州軍任意截
撥舟船所經地分隨處拆拽釘板因此於一千八百
隻綱船內失却一千五百隻至今根究不見蹤由蓋
因自來全闕關防不嚴條制而致茲積弊也今已蒙
朝廷却置催綱所有合行起請事件今具畫一如後
伏乞朝廷特賜裁酌降下本司及提轄催綱司等處
遵守施行所貴革絕自來綱運積弊

一自來綱船利於雜般多將未及年限糧船故意
損壞及虛有申報退作雜般船既充雜般之後
多是妄稱不堪行運便行毀拆或於沿河孫迴

村落地分故意損壞靠閘便於本處拆拽堆垛
在破兵梢看守有至三四年者兵梢恣於村坊
作過及偷賣釘板提轄催綱司元無拘轄無由
點檢欲乞起今年已後打造到三百料糧船每
二十隻爲一綱同用一字爲號并造年月刻於
船梁額上用官火印記訖給與綱官梢工主管
圍成一綱後不得輒更分破所貴見得年限遠
近不敢故意損壞及妄行毀拆

一糧船每隻以三百料爲率逐船所用釘板小大
名件既已一般欲乞令催綱司將三百料船所

用釘板名件一一開坐雕爲印板每差梢工給
帖之時頭連一本旋鑿釘板大小數目給與令
據數交割主掌如遇損壞合行拆拽即却據元
數釘板名件送納或有少數並勒梢工陪填如
遇行運之次損壞不堪即仰申報本地分官司
撿覆亦據元數拆收立報催綱司指揮因便舟
船附帶令元主掌梢工於造船場依數交納出
給收附仍令造船場納訖據數關報催綱司照
會施行所有合退作雜般船者亦須依刻記造
成年月先後資次撥充雜般不得偏爲將新好

船揀退仍每綱據少數却以新船撥填足數
一自來提轄司支撥綱舡般載官物至逐處下卸
了其空舡便被沿路州軍取意截撥諸般不急
使用因此積弊散失數多不能拘轄點撿今欲
乞指揮沿河諸州軍不得專擅截撥遇有合般
載官物並申提轄催綱官梢工候見提轄催綱
等司文字支撥方得裝載行運如違各乞重行
勘罪官貟奏罰
一御河等水並無風波走射險阻其地里行程可
以制定自來上下水空重船亦有程限但無關

防點撿之法今欲乞委轉運司將通利軍下至
潮河西畫順安軍地里遠近所至沿河州軍立
爲程限牒與提轄催綱司每遇轉運司有合般
運斛㪷拋撥下數目裝發糧船即令提轄司具
裝發去處至下卸州軍除裝卸各給十日限外
沿路地里指定行程帖與綱官梢工等及一面
牒催綱司依程催促仍令提轄司預先將簿照
會行程約度合到下卸地頭月日續便支撥或
令回載官物或令轉載向下行運亦便牒與催
綱司依程催促如是下卸後並無官物般載即

仰乾寧大名兩處就近赴催綱司岸下繫泊祗
候差撥所貴綱運無由散失住滯作弊
一所有帳籍文簿今欲乞令提轄催轄等司各置
簿三道一置綱船都曆一道抄上都大舟船數
目逐綱依字號隻數造成年月主押梢工姓名
開坐如有退撥充雜般及損壞拆拽及新收充
填數目亦一一開坐轉計每半年一度造帳供
申轉運司一置裝發勾朱簿一扇具逐綱隻數
綱官姓名裝卸官物數目月日依程限抄上催
促候下卸了勾鑿了畢逐旋關報照會一置修

折簿一扇每遇合修舟船即上簿拘管取索造
船務修補日限上簿催促候修了勾鑿如合毀
折變轉即先具合折數目上簿候折了赴造船
場納畢取到收附於催綱司呈驗開落勾銷仍
於都曆上照會開落每遇轉運使巡歷並須子
細點檢
右謹具如前當司起請催綱司條件只是規矩大綱
更有合行事件乞令催綱司續次申舉其催促行程
點檢官物拘轄新舊舟船及拆修除破等事並委催
綱司專切管勾所有支撥舟船應副般運即申提轄

司揔領仍令本路轉運司逐時點檢如有違慢並乞
嚴行斷決其情理重者仍乞奏取勑裁所貴上下遵
行久遠漕運通流不至悞事

河北奉使奏草卷上

紹熙五年十月郡人王伯芻校正

乞[illegible]因此北界為不便（疑有脫字）
乞[illegible]切緣（切疑是偏）
[illegible]役牙前（牙疑作衙）

河北奉使奏草卷下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十八

乞免差人往岢嵐軍築城

臣近準朝旨令於河北差兵士二千人往岢嵐軍修
城本司尋曾奏乞於閑慢路分抽差令奉樞密院劄
子奉聖旨如委實人數不足即仰抽差一千人者雖
蒙朝廷許減一千人伏緣本路除祁瀛定雄霸等州
見闕修城兵士外近又節次據滄博州狀申為河水
汎漲向著緊急乞差人夫兵士應副功役本司為轄
下例各闕人巳牒滄州如河水大段汎漲令應急量
差人夫功役博州即見於諸州軍劃刷例各無可抽

差方欲奏聞乞朝廷於鄰路抽差應副次令準朝旨
令依前降指揮於近便州軍應急抽那臣非不知河
北河東俱係邊防路分若本路實有兵數不少臣亦
豈敢自私一路妄有占留只緣本路實為闕人處多
今若朝廷須令差撥即將轄下見役處罷役那往岢
嵐縱河北事有闕帳緣臣已有奏請朝廷必未深罪
其如於事有闕在臣之職不敢不言況今年黄河水
勢不類常年即今五月巳汎漲如此將來夏末秋初
必大段漲溢本司方別具奏乞於京東西路差人次
兼本路役兵多惟河上及修城西山採木等處各有

人數河上既不可抽那若抽河北修城兵士與河東修城又兩處事體不異而西山採木蓋為即今諸處分擘七百已上人禁軍別立指揮各要營房及敵棚樓子防城器用並是緊切不可闕用之物若不於逐處功役內抽人即轄下例各別無閑占之人可差伏乞朝廷更賜體卹且乞令河東路一面應副岢嵐功役謹具再奏聞

再奏

臣近準朝旨令本路差兵士一千人往岢嵐軍修城臣已再具劄子奏乞占留其本路黃河及修城採木

緊切功役浩大及闕人次第已具前奏劄子臣伏詳朝廷指揮令於近便州軍應副剗刷勘會本路與河東近便惟有成德軍最近其路出土門經天威軍平定軍至并州又出天門關經憲州飛鳶寨入洪谷一至岢嵐約一千五百餘里據明鎬元奏稱向去二十二箇月方了今縱河北差一千人往彼遠涉一千五百里山險到彼卒未了當將來冬月岢嵐苦寒役兵各須歸營歇泊令一千人往來三千里苦寒山路必致大段逃亡作賊況北虜繼有事宜必先河北河北重地莫如定州今定州所修城池將元計工料及見役人數亦須五六年方了今若更抽減人往河東即河北完緝禦備全然弛廢況除定州外瀛雄祁覇等州修城處亦須向秋兼用強壯一二年內期可了當本司非不能張皇事體煩黷朝廷乞人蓋以北虜即今別無事宜一二年間幸可漸次了當今岢嵐修城功限比定州全小路分事宜緊慢又與河北不同亦未銷得遠涉三千里於緊切處抽人所有德博黃河今年水勢甚大於去年今春朝廷差到河上兵士全少如去歲若且夕逐州更有申報須至煩朝廷乞人外所有諸處修城功役雖見闕人本司亦當斟量事

體緊慢只於本路漸次修葺惟乞朝廷體卹更不抽撥往別路庶免本路闕悞其抽差一千人劄子臣亦未敢施行取進止

乞還差文臣知定州

臣等伏見知定州李昭亮已抽赴闕見闕知州定州控扼西山險要於河北三路最為重地軍民政事邊鄙機宜須藉通才方能辦集況即今北界見於界首興建寨栅及於銀坊口侵占疆封處置之間或須應變鎮撫之術尤要得人況河北比於陝西四路事體甚重今秦渭延慶並用文臣伏乞朝廷特於文臣兩

制已上選差一員知定州或便兼部署或別差武臣
充部署所貴委任得人邊事有備取進止

乞預聞邊事

臣昨蒙朝廷選擢差充河北都轉運使之日授到
付身不下司劄子云河北宜選有文武才識轉運
使二員密授經略之任使其熟圖利害陰為預備
以臣非才誠不當文武才識之目其如朝廷責任
之意然而必欲密為經略熟圖利害則須外詳邊
鄙之事内不為朝廷所疑竭慮盡心猶恐不副委
寄檢會去年定州軍城寨為北虜於石日子口侵
入內界卓立鋪屋本寨為地分不屬沿邊安撫司
遂依例申報轉運司無何安撫司並不勘會不係
地分便發怒妄奏軍城官吏不合申轉運司乞行
取勘又蒙朝廷更不照會便下轉運司詰問軍城
官吏賴本寨引執元降勑條分明臣與本寨主等
偶免罪譴其不屬安撫地分合申轉運司者尚如
此其他沿邊係安撫司地分固不得與聞矣昨來
北虜於安肅軍北欲移界摽南侵邊臣既承例不
以事報轉運司臣心不能安因以手書問知軍侍
其濬濬亦不敢答又昨臣寮有起請復支保州沿邊
巡檢兵士口食者是臣本路本司職事竊聞本為小
人上言不識事體乞不下轉運司朝廷因此只下程
琳一面相度臣竟不得與聞臣既親蒙密授經略之
任使其圖利害為預備而外則邊防之事了不聞知
内則不足為朝廷取信而本司職事亦不得與議平
日無事之時尸祿而居尚當憂愧況聞近日邊鄙頻
有事端飛狐界上興立城柵漸貯甲兵又於銀坊冶
谷以來壘石為城包侵南界大役人夫卓立堡寨竊
慮嚮去沿邊別有事宜臣既授上件劄子内委任之
意凡事不可不知兼臣體問得舊日邊上州軍事宜
並申轉運司只自通和後漸廢臣今欲乞應係沿邊
事宜自來申報安撫部署司者亦乞令逐州軍申報
轉運司所貴稍得與聞邊事至於儲畜糧草修城池
器械亦量酌事體緊慢不至乖方其間愚慮或有所
長更冀裨助萬一而少副委任之意如允臣所請乞
明降指揮取進止

再奏

臣近曾奏為先授朝廷密旨令熟圖河北利害陰為
預備然邊防事意元不與聞乞今後沿邊事宜並令
申報轉運司至今未奉朝旨者臣伏以轉運使雖合

專掌錢穀不與兵戎然河北事體不同他路故授之密旨常使經營況今沿邊知州武臣不過諸司使副已下其通判即是常叅初入京朝官等臣被朝廷責任比沿邊知州通判故不為輕下至機宜司手分亦是轉運司所差並得盡聞機宜事臣之本司獨不得與且臣愚意非欲侵邊臣之權攬事多管以招罪累蓋臣所職糧草錢帛蓄積之備其賦斂緩急須量邊事緊慢以至按察沿邊將吏能否亦要知其處事如何伏望朝廷細詳元降不下司劄子內事意及比類沿邊通判初入京朝官等許本司今後與聞邊事所有沿邊申到事宜即不得直便行遣文字苟有所見須令密具奏陳不得下司漏洩如此則本司得知邊事緩急凡於計置準備不至緊慢乖方而又愚見苟有所思亦得少裨萬一取進止

乞令邊臣辨明地界

臣伏見近日北虜於四望口起立寨柵及於銀坊冶谷已來侵過南界壘石為城寨等事竊以北虜朝立寨柵已違誓書然猶在彼界內可以佯為不知不須緊問兼萬一中國却合有興修去處可以引彼為詞以塞問難雖然如此亦當早為預備使合於界首分明界防彼亦必更南侵事既造形理須杜漸其如朝廷選任非人從來以定州一路付與李昭亮其人昏懦而不曉事機雖有勾當事人並不能先詞探得起寨事端及已立了寨柵又不能預防侵界之患直至因捉了巡邊指揮使湯則侵了銀坊以南邊地大興人夫壘立城寨至今終亦不能辨理疆界拒絕侵凌竊以北虜號為犬戎自古畏強欺弱今若便示以怯不爭於初則必更引其貪心別有侵擾養成事體漸大而不與之爭則為患不細爭之則必起事端惟在即令速為處置據今事體不煩朝廷只委邊臣自可了當然湯則被因之後亦不聞別有擘畫至今侵界立寨等事但聞姑順止約彼既不聽亦別無謀臣近體問得往年雄州西北亦曾為北戎侵界立數處鋪屋當時邊臣葛懷敏力以公牒往來爭辨拆却鋪屋北人竟不敢爭況今來所侵南界百姓見耕種田中地界分明易為理會今來已蒙朝廷差王德基知定州其人久在雄州頗諳邊事伏乞早降朝旨下邊臣速令止絕辨理地界早見分明兼軍城西北山路險絕銀坊等口皆可出兵我於此口扼其險要是中國必爭之地彼於今日侵得此一二十里則險固在彼

而他日行兵是彼可以來我不可往之勢以此言之尤不比河東陽武天池等處侵地便因循不爭伏乞
朝廷早賜指揮王德基如姚順止約不得即須力與論辨仍乞令檢會雄州安撫司等處往年曾拆卻鋪屋行遣令依此相度施行所貴邊防不生他患取進止

乞差武衛人員

臣昨權成德軍日爲屯駐淄州武衛第六十六指揮兵士高林等乞替曾有劄子奏聞尋蒙朝旨以京東一路所管武衛不少例各差在別路屯駐奉聖旨出與臣詳此照會者臣尋作本府行遣備錄聖旨告示本營知委訖臣今勘會上件武衛兵士共六百三十一人並無正轄官員只有權管副都頭四人並是往年曾在信安軍作過之人及本營雖有正軍頭十將等八人亦並是曾在信安軍作過之人部轄此六百人思歸之卒久遠深不爲便伏乞朝廷檢會早賜自京選差有心力能部轄正副指揮使及逐都正都頭所貴可以部轄久遠別不生事臣亦密體問得權管人員姓名因依今具如後

一人軍頭劉緒　三人右十將孫榮田榮蔡斌

已上四人元係本州武衛第九指揮內軍頭及右十將昨於慶曆三年十一月內準州帖準步軍司牒權充第六十六指揮副都頭勾當並未曾正授宣其人等各係曾在信安軍作過之人

一人軍頭韓筠　七人左右十將四人左徐吉賀進谷興段千三人右王清丁用楚興

已上八人亦元係本州武衛第九指揮將虞候承局昨於慶曆三年正月內授州帖差到於慶曆四年四月授步軍司帖正充六十六指揮勾當亦係曾在信安軍作過人數

右具如前所有上件武衛兵士高林等當京東武衛剩面排定軍分之時獨此一指揮累次糺合陳詞令來準密院劄子告示後雖不敢別有詞說然此一軍兵士已是累日翕搖人數既多又無正管人員只令曾作過人權管深爲不便伏乞朝廷特賜允臣所奏早與差補有心力正副指揮使及軍頭等部轄

乞住買羊

勘會河北自前不曾配買羊畜自西事已來分配於河北收買竊見京師羊畜有備準三司指揮截住權場上供羊綱於西路州軍牧放一萬六千餘口至冬

深死却五千餘口所有今年人户配買羊已上京送納訖却價下椎場羊網在邢洺等州牧養竊慮冬深枉有死損臣等相度剩數羊網見在河北州軍牧養只以盡數上京自可供用得足乞今後河北特住配買羊數委得公私便利仍乞今後京師羊少却於陝西依舊配買取進止

乞條制都作院

當司檢會近蒙朝廷依奏差到磁相二州都鐵作院監當使臣二員各已赴任訖所有作院工匠營房益造亦已了畢當司見揀選轄下州軍內打造得兵器精好處取様及於本路軍器庫內揀選往時經使舊兵器內試驗精利者取爲様及申三司於南北作坊檢會工課料例及於轄下抽揀工匠令都作院依様打造次伏緣本路鐵炭出自磁相二州自來諸州軍不以遠近並於磁相般請生鐵差占衙前枉費脚乘般於不出炭州軍廣破官錢買炭變煉及散在逐州軍打造監官多不得人加又當司巡歷地分闊遠每年內不過各到得一次往往有不及到處難爲點檢不惟虛破人工物料不少兼更造成不精器械久遠有悞使用今來已蒙朝旨許置都作院若制置得久遠不廢本路兵器必皆精好其利甚博伏緣創置事初合有諸般規式今具畫一如後伏乞朝廷特賜勑命指揮所貴久遠官吏遵守施行

一都作院所造兵器其閑雜不急名件欲乞並不得打造只令打造一色切要使用之物箭頭甲葉槍劍手刀等候打造成於本州軍內送納仍令别作一項封樁專準備緩急支與合要州軍除許轉運司支撥本州不得專擅使用所有其餘閑雜之物及修補舊器械並令諸州軍量留工匠自造

一本路轉運提刑共四員欲乞每次季輪一員專至都作院點檢將前季工課文字磨筭造到兵器候見數即依數點檢試驗內手刀及劍每一百口內抽揀三二十口用甲葉或墮鐵斫試鋼刃箭頭亦於每一百箇內揀三二十箇安入箭幹用鐵甲硬弓弩試射槍亦試驗鋼刃如是槍刀劍刃軟卷缺及箭頭尖卷鐔折甲葉長闊厚薄不依斤重者並勒專工匠等陪填打造及等第區分

一都作院逐作工課欲乞依本州作院起置工課

文曆監官與本州知州通判都監依例簽押及
旬呈如是一任内造到兵器經轉運提刑點檢
並無揀退各得精好即乞據造成萬數批上曆
子理爲勞績内本監官將見監一任理合入差
遣得替優與先次點差如任内更有知州提刑
轉運三人保舉即乞與轉官酬奬如逐季點檢
揀退三分已上並畫時取勘奏乞重行朝典如
知州通判都監候一年終如揀退三分已上亦
乞等第責罰如揀退二分本監官乞許本司量
罪勘罰如揀退不及分數即工匠干繫人等許

點檢官負酌量勘斷

一河北一路諸州軍作院欲乞且令依舊内合行
造作及合減罷者乞許當司相度施行候年歲
閒都作院打造兵器各及萬數可以應副諸處
使用即將諸州軍作院工作及舊有監官處漸
次減省

右謹具如前所有上件畫一事理更乞朝廷特賜詳
酌如得允當乞降勅命指揮下本司及磁相州都作
院及提點刑獄司等處遵守施行

再乞放行皮角

臣近爲兵興以來改法禁絶民間牛皮筋角等令人
户盡底直納入官因此却致官中闕絶使用後來雖
亦許破官錢收買緣已有上項盡底納官禁法民若
不納入官却於官場中賣即是違禁之物致人户不
敢赴場中賣乞却依天聖編勅及前後舊條許人户
自死牛馬皮筋角中賣入官分爲三等支錢其不及
等者退還本主及置場收買客旅興販者所貴却似
舊日公私各獲濟用曾具利害劄子奏聞至今未奉
朝旨臣近體問得河東路亦爲禁止牛皮筋角已來
闕絶使用近已却依舊放行即今河東大段有牛皮
筋角等使用甚爲利便勘會本路合修兵器萬數不
少自來累據諸州乞支物料本司只是牒逐處拘攔
使用及申奏乞自京支撥檢會只自今年正月後諸
州所少牛皮筋角等七萬一千餘事件累次申省乞
支撥及令逐處拘攔自死者使用據諸州軍所申即
云無可拘攔乞行支撥及申奏乞支撥即準省牒又
却令逐處拘攔空煩行遣文字繁多積壓下未修軍
器萬數終是無由了當況今見行之法其弊易見禁
民令盡納則絶無納者置場收買則民礙法不敢中
賣兼河東近已放行甚見其利欲乞朝廷檢會臣前

奏劄子特賜詳酌明降指揮許依舊法令人户將三等牛皮筋角入官中賣支與價錢及許收買客旅興販者其不中等者退還本主所貴公私各獲濟用不至時時紊煩朝省乞行支撥及不空費文移令逐處拘攔虛積壓下未修軍器久遠深爲不便今取進止

奏北界爭地界

準密院劄子節文北界於銀坊城剏修寨壘侵占南界奉聖旨令程琳河北都轉運司提點刑獄司擘畫知何理占拆去者

右謹具如前當司勘會昨據定州軍城寨申銀坊城南冶谷口有北界兵馬剏起寨子當司尋具聞奏乞下沿邊安撫司施行自後雖知安撫司曾與北界公文往來至今未曾拆去寨子又緣自來安撫司邊機文字不曾關報當司不見得安撫司逐度説何事意知何占理及不知北界却以何詞爲荅今來已立寨子貯畜器甲及防戍之人不少事勢已成竊恐難爲追理蓋是邊臣從初失於違慢當其建寨未成之時不早爭占及建寨雖成未貯甲兵之際又不能拆去今已縱成其計却欲理會必須費力兼當司全不知北界與沿邊往復意度見行體問候見次第或有管見別具奏聞次謹具狀奏

論契丹侵地界狀

右臣伏見北虜近於界首添建城寨及拘囚定州巡兵湯則侵過銀坊冶谷地界等事竊聞朝廷至今未有分明嚴切指揮令邊臣以理爭辨竊料朝廷之意必謂爭之恐有引惹之虞此乃慮之過而計之失也夫虜性貪狠號爲犬戎欺弱畏彊難示以怯今杜之於早而力爲拒絶猶恐不能若縱之不爭而誘其來侵乃是引惹況西山道路有三十餘處皆可行兵其險要所扼在於軍城銀坊等路爲彼奪據而不爭則北寨王柳等口漸更來侵豈能爭矣是則西山險要盡爲彼奪一日使虜以大兵淩易水由威虜之西平陸而來以奇兵自飛狐出西山諸口而下則我腹背受敵之患不知何以禦之此蓋兵法必爭之地也且與人爲隣敵而自棄險要任彼奪據而不爭雖使我弱彼彊尚須勉彊何況勢鈞力敵又違誓約而彼曲我直爭臣謂朝廷所以然者蓋由未察虜中彊弱之形而不得其情僞之實也臣又見朝廷常有懼虜之色而無憂虜之心夫憂之與懼名近而意殊憂者深思極慮而不敢暫忘懼者臨事惶惑而莫知所措今

邊防之事措置多失其機者懼虜之意過深也若能察其彊弱之形得其情僞之實則今日之事誠不足懼而將來之患深有可憂柰何不憂其深可憂而反懼其不足懼且戎虜雖以戰射爲國而耶律氏自幼承其父祖與中國通和之後未嘗躬戰陣遣勍敵謀臣舊將又皆老死今其臣下如貫寧者無三兩人寧才不及中人已是彼之傑者所以君臣計事動多不臧當初對梁適遣使河西使與中國通好及議和垂就不能小忍以邀中國厚利乃與元昊爭夾山小族遂至交兵而累戰累敗亡人失馬國內瘡痍誅斂山

前漢人怨怒往時虜殺漢人者罰漢人殺虜者死近聞反此二法欲悅漢人漢人未能收其心而虜人亦已怒矣又聞今春女真渤海之類所在離叛攻劫近繞鎮定方且招輯殘亡修完器甲內恐國中之復叛外有西夏之爲虞心自懷疑憂我乘虛而北襲故於界上勉彊虛張因我巡兵侵我地界蓋其實弱而示彊者用兵之詭計故臣謂苟能察其彊弱知其情僞則無不爭之理何必懼其不足懼哉自國家困於西鄙用兵常慮北戎合謀乘隙而動及見二虜相失而交攻議者皆云中國之福夫幸其相攻爲我之福則不幸使其解仇而復合豈不爲我禍乎臣謂北虜昨所以敗於元昊者亦其久不用兵驟戰而逢勍敵耳聞其自敗衂以來君臣恐懼日夜謀議通招丁口柬募甲兵處處開教閱之場家家括糧馬之數以其天姿驍勁之俗加以日夜訓練之勤則其彊難敵矣今虜國雖未有人然大抵爲國者久無事則人難見因用兵則將自出使其交戰既頻而謀臣猛將爭能並出則是夾山一敗警其四十年因循之弊變驕心而爲憤志化惰卒而爲勁兵因屢戰而得驍將此乃北虜之福非中國之福也此臣所謂將來之患者也然

二虜勢非久相攻者也一二年間不能相并則必復合使北虜驅新勵之彊兵無西人之後害而南向以窺河北則又將來之患大者也臣雖不知朝廷顧河北爲如何但於本路之事以今年較去年則亦可見去年以前河北官吏無大小皆得舉材而擇能急於用人如不及者惟恐一事之失計故也自今春已來差除漸循舊弊凡幹敏之吏熟於北方事者舉留奏乞百不一從不惟使材臣能吏不勸而殆亦足見朝廷不憂河北之事辦否也至如廢緣邊久任之制而徙劉貽孫以王世文當冀州李中吉當廣信王中庸

當保州劉忠順當邢州如此數人於關懷州軍尚憂敗政況於邊要之任乎臣愚以朝廷不以此事爲憂則又怯懼如此既曰懼矣則於用人之際又若忽而不憂此臣之所未論也臣聞虜人侵我冶谷雖立寨屋三十餘間然尚遷延未敢便將兵甲更伺我意緊慢若不及早毀拆而少縱縱之使其以兵守之則尤難爭矣此旦夕之間不可失也至於湯則亦聞因而未敢殺此亦不可不爭臣願陛下但以將來之患爲憂不忘此事用人之際革去舊例而惟材是擇勿聽小人之繆謀勿於忠良而疑貳使得上下畢力庶幾

漸成禦備至於目今小事未銷過自怯懼夫事之利害激切而言則議者以爲太過言不激切則聽者或未動心此自古以爲難也況未形之事雖曰必然而敢冀盡信乎伏望陛下留意聽納不以人廢言則庶竭愚瞽少裨萬一謹具狀奏聞謹奏

論河北財產上時相書

某頓首啓仲春漸暄伏惟相公尊體動止萬福某不佞少以文章言語自任而頃備諫諍之臣得與朝廷論議當中外多事天子急於聽納之時不以爲愚而屢加獎擢及得寵太過受恩太深則自視區區素所

任者不足以報（一作播）萬一故方欲勉彊不能以圖自（王字一作以特報）效而蒙相公不以爲不才而擇天下諸路中最重之地以授之而責其所爲（一作報效）當此之時自宜如何可以塞責及臨職以來追（一作迨）將半歲齷齪自守未知所措（一作爲）非敢怠也誠有說也（一作焉）至於山川險易城寨屯防邊陲守備等事是皆河朔之大者朝廷已委樞密富公經畫之矣而本司之事自不爲少凡自河以北州軍縣寨（一作州府軍縣）一百八十有七城主客之民七十萬五千有七百戶官吏在職者一千二百餘員廂禁軍馬義勇民兵四十七萬七千人

騎歲支糧草錢帛二千四百四十五萬而非常之用不與焉其間事目之節利害之源非詳求而審察之不能得其要前張昷之等急於舉職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其興利除害便於事者極多而時有失於不審更改過繁而涉（一作失）於苛碎者故自繼職以來遵其所長戒其所短凡事關利害者慎之重之未敢輕議今半歲矣官吏之能否公私之弊病粗已得其十七八而又取（一作先求）其事涉苛碎紛繁而下切患之有司自可改復不煩朝廷處分者先以次第行之乃暇及於其它然其事繫利害有司不敢自決必當（一作而以）上

聞者其類甚多而久之（初一作刑）未敢干（以一作朝）朝聽者不惟自疑於不審誠慮朝廷鑒昷之等前失不能盡信其說而必一（無字）從之今慎之久矣得之詳矣苟有所請實有望於見信而從之也凡河北大事富公經營之外其要不過五六其（凡一作）不可為者一其可為者四五耳雖皆有司之事然朝廷主張之則能行不主張之則亦不能為也自古邦國財產之利必出山澤故傳曰山海天地之藏也自兩漢以來搉山煮海之利必歸公上而今天下諸路山澤悉已搉之無遺利矣獨河北一方兵民所聚最為重地而東負大海西

有高山此財利之產天地之藏而主計之吏皆不得取焉祖宗時哀閔河北之民嵗為夷狄所困盡以海鹽之利乞與疲民此國家恩德在人已深而不可奪者也西山之長數百里其產金銀銅鐵丹砂之類無所不有至寶久伏于下而光氣苗礦往往溢發而出地官禁之不許取故捨此惟有平地耳河北之地四方不及千里而緣邊廣信安肅順安雄霸之間盡為塘水民不得耕者十八九澶衛德博濵□通利大名之界東與南嵗嵗河災民不得耕者十五六今年大豐秋稅尚放一百萬石滄瀛深冀邢洺大名之界西

與北鹹鹵大小鹽池民不得耕者十三四又有泊淀不毛監馬棚牧與夫貧乏之逃而荒棄者不可勝數大山大海之利既不可取而平地堪出財賦者又有限而不取（不一作多）又其助者不過酒稅之入耳其入有數而用度無常也故雖研桑之心計捨山澤與平地不能為之此所謂不可為者一也（此一本無字）及其用有不足不過上干朝廷乞銀絹而配（下一作缺）疲民號為變轉爾此近年之弊也（此六字一作所謂不可為者二也）然若能擇官吏以辦職事裁侥倖以減浮費謹良材精器械以助武備因貴賤通漕運而移有無如此之類苟能為之

尚可使邊防粗足而京師省費用此糞（此三字一作尚足以）禆萬一而皆有弊病理須更改事目委曲非書可殫敢具其大綱列于別紙伏望特加省覽察其利害或其所說不至大乖衣望少信而從之俾畢其所為若夫盡其所為而卒無成焉則不待朝廷之責而自當劾去若其有以禆萬一則何幸如之伏惟聰明少賜裁擇不宣某頓首再拜

自劾乞罷轉運使

右臣檢會轉運司近為相度順安軍塘泊水口子與楊懷敏等所奏頗有異同議方未決近準樞密院劄

子節文臣寮奏乞今後近塘泊州軍人戶地內蘆葦
等並不得採取及自順安軍以西漸近西山水灘渚
聚今即不住開治及乞今後摽占却人戶田土即將
官地給還人戶或估計價錢給付等第奉聖旨依奏
仍令本路提刑田京專切管勾者臣伏見國朝之制
河北轉運使皆領都大制置屯田使之名兼臣赴職
之初被朝旨密授經略之任以此見朝廷差選之際
其任非輕於臣職分之間所責尤重至於塘泊邊防
利害之事皆其職也職隸其守將安歸豈有親蒙
密授經略之旨身領都大制置之名而傾朝廷別委
他官專切管勾則臣之不才不能任事不待彈劾可
以自知況臣將及朞年絶無績効考其常課已合黜
幽又以不才失其本職且都大制置豈是假人之虛
名苟非其人自當易去豈可容不才之人尸位移本
職於他司使臣偷安實難自處伏望聖慈據臣不才
失職之狀降授一小郡差遣庶以警勸在位之人臣
無任祈天望聖激切屛營之至謹具狀自劾奏聞伏
候勑旨

河北奉使奏草卷下

初元昊擾邊北虜自以勸和為功慶曆四年昊旣
納欵虜復與之交兵且遣泛使來止昊封冊仁宗
答書云若以其於北朝失事大之禮自宜問罪若
以彼於本朝稽欵順之故不煩出師況昊已遣使
賫誓文入界何辭沮却方遣余靖報聘會八月甲
午保州軍亂密邇北境朝廷以為慮癸卯命田況
為真定府定州路安撫使而公自右正言知制誥
知諫院除龍圖閣直學士為河北諸州水陸計度
都轉運使兼西路營田都大制置屯田本路勸農
使替張昷之時方歸自河東諫官蔡襄孫甫請留
公不許上面諭公勿為久居計有事第言之公曰
諫官乃得風聞今在外使事有指越職罪也上曰
事苟宜聞不可以中外為辭明年八月坐張氏事
降知制誥守滁陽凡河北奏陳皆萃此書云
奏議集載契丹侵地界第三狀論憂懼不同極為
詳明與前兩狀相應此卷乃闕而不錄莫曉其故
今合附入
上時相書一首乃慶曆五年二月時杜衍方罷相
賈昌朝代之公已失助首相實章得象而參政則
宋庠也此書舊入奏議尤無謂今移附此卷末庶

成全書所云大綱具別紙不可得而見矣
臣下奏劄例云取進止葉夢得石林燕語嘗論之
今奏事第一篇作取進旨者按唐陸贄奏議亦嘗
互用如云中使某乙奉宣進旨或云奉宣進止或
云奉宣聖旨至國初尚多如此慮後人妄塗改略
及之

紹熙五年十月日郡人王伯芻校正

墮錢 一作墮 字 並勒專工匠 字疑脫

蓋其實弱而示彊 彊字下一有而字 長編作示彊

大字 而殆 殆當作是 況於邊要之任乎 乎字下長編有若以北臣
事為要深其害 則又 長編作則 尚遲 長編作遲 臣愚以人

論河北財產上時相書 仲春 曰 萬福 一作漸不新

事當何如 備諫諍 此上一有事字 次事行之 此下一有矣字 九河北大
事富公經營之外其要 一作九河北之事其大要 已委富公矣其外大要

故捨此 一無此字

奏事錄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十九

自治平二年六月十一日已後其曰進書者乃已前事忘其月日矣

論孫長卿為臺諫所劾事

孫侍郎長卿罷環慶路總管拜集賢院學士為河東
都轉運使臺諫交章論列長卿守邊無狀宜加降黜
中書以長卿無敗事昨因朝廷起孫沔於致仕欲委
以西事而長卿以歲滿得代無過可黜而臺諫論奏
不已最後賈中丞二章六月十一日進呈上厲聲曰
已行之事何可改易臣脩奏曰臣等不為已行難改
若朝廷果是除授不當能用臺諫之言改正足以上

彰陛下從諫之聖至於臣等能不遂非而服義改過
不悖聖賢所難亦是臣等好事但以長卿除授不為
過當若曲從臺官之言使彼銜寃受黜於理豈安故
難行也韓公曰自陛下親政已來臺諫所言施行者
少外人之議謂致人主有拒諫之名者是臣等之過
若其言有可行者臣等豈敢不行直以長卿無過難
徇言者濫行黜罰耳上皆然之上又曰人言臺諫奪
權臣脩奏曰此則為陛下言者過也朝廷置臺諫官
專為言事若使默然却是失職苟以言事為奪權則
臺諫無職可供矣

辨蔡襄異議

蔡侍郎襄自給事中三司使除禮部侍郎端明殿學士知杭州初上入爲皇子中外相慶知大計已定矣既而稍稍傳云有異議者指蔡公爲一人及上即位始親政每語及三司事使有忿然不樂之色蔡公終以此疑懼請出既有除命韓曾二公因爲上言蔡襄事出於流言難以必信前世人主以疑似之嫌害及忠良者可以爲鑒也臣脩亦答曰或聞蔡襄文字尚在禁中陛下曾親見之乎上曰文字即不曾見無則不可知其必無臣脩奏曰若無文字則事未可知就使陛下曾見文字猶須更辨眞僞往時夏竦欲陷富弼乃先令婢子學石介書字歲餘學成乃僞作介與弼書謀廢立事書未及上爲言者廉知而發之賴仁宗聖明弼得免禍至如臣自丁母憂服闋初還朝時有嫉臣者乃僞撰臣一劄子言乞沙汰内官欲以激怒羣閹是時家家有本中外諠傳亦賴仁宗保全得至今日由是而言陛下曾見文字猶須更辨眞僞何況止是傳聞疑似之言何可爲信上曰官家若信傳聞蔡襄豈有此命

獨對語 八月十四日

是日昭文與西廳趙侍郎皆在告集賢私忌臣脩獨對崇政殿進呈文字畢歛笏將退上有所問所問不録臣脩因奏曰近聞臺諫累有文字彈奏臣不合專主濮王之議上荷陛下保全知此議非臣所得獨主臺諫文字既悉留中言者於是稍息上曰参政性直不避衆怨每見奏事時或與二相公有所異同便相折難其語更無回避亦聞臺諫論事往往面折其短若似奏事時語可知人皆不喜也今後宜少戒此臣脩對曰臣以愚拙敢不如聖訓上曰水災以來三[illegible]日月言事者多云不進賢臣脩曰近年以來進賢之路太狹此誠當今之患臣每與韓琦等論議未合上曰何謂進賢路狹中書常所進擬者其人皆如何臣脩對曰自富弼韓琦當國以來十數年間外自提刑轉運内則省府之類選擢甚精時亦得人比於往年絶不同也然皆錢穀刑名強幹之吏此所謂用材也如臣所言進賢之路謂館職也上曰如何臣脩曰朝廷用人之法自兩制選居兩府今學士舍人侍制通謂之兩制自三館選居兩制是則三館者輔相養材之地也往時入三館有三路今塞其二矣此臣所云太狹也上曰何謂三路臣脩曰進士高科一路也大臣薦舉一路也因差遣

例除一路也往時進士五人已上及第者皆入館職第一人有及第纔十年而至輔相者今第一人及第者兩任近十年方得試館職而第二人已下無復得試是高科一路塞矣往時大臣薦舉隨即召試今但令上簿候館閣闕人與試而館閣人無員數無有闕時則上簿者永無試期是薦舉一路又塞矣唯有因差遣例除者半是年勞老病之人也此臣所謂進賢之路太狹也後數日上因中書奏事遂處分今擇人試館職

御藥陳承禮監造袞冕事 八月

先是三司奏造作諸物舊屬少府監文思院後苑作紫雲樓下近年多別置局以內臣監作各爭占工匠乞一切依舊歸于有司遂依奏既而少府監申造袞冕內批令御藥院陳承禮監造中書覆奏上以南郊日近須內臣厮可辦集韓曾二公奏以衛改近降指揮不若令承禮就少府監作上意未決臣脩奏曰此是陛下新降指揮從來所患朝令夕改今若依前用承禮監作只是移御藥院置局就少府監中耳如此何害集事上遂曰可

內降補僧官 九月十九日

先朝僧官有闕多因權要請謁內降補人當時諫官御史累有論列先帝深悟其事因著令僧職有闕命兩街各選一人較藝而補至是鑒義有闕中書已下兩街選一人未上而內臣陳承禮以寶相院僧慶輔為請內降令與鑒義中書執奏以為不可韓曾二公極陳其事臣脩亦奏曰補一僧官當與不當至為小事何繫利害但中書事已施行而用內降衝改先朝著令則是內臣干撓朝政此事何可啓其漸又奏曰宦女近習自前世常患難於防制今小事若蒙聽許後有大事陛下必以害政不從是初欲姑息而返成

怨望不若絕之於漸此一小事陛下不以為意而從之彼必自張於外以謂為上親信朝政可迴在陛下目前似一閑事外邊威勢不小矣上遽可中書所奏令只依條例選試臣脩又奏曰一猜事既不行彼必有言萬事只由中書官家豈得自由行一事陛下試思從私請與從公議孰為得失而韓曾二公亦所陳甚多上皆嘉納也

歐陽文忠公在政府時手錄奏對語此前（一本無前字）五事得之林子中家文忠手錄皆密語筆札精楷蓋欲傳示後人而子瞻不謹身沒未幾已流

落於他人家其曰追書者皆不見又未知其何
在耶後三事亦子中録以相示云得之於史院
、曾布手宣題

又三事

三司使給事中蔡襄除端明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杭州初上自濮邸立爲皇子中外欣然無間言既即位以服藥故慈壽垂簾聽政宦者爲中書言仁宗既立皇子因追思鄂王等悲傷泣涕宦官宮妾爭相熒惑而近臣亦有異議者可惟者一二知名人也因言執政數人不顧家族以定社稷之計而小人幾壞大事又云近臣文字只在先帝卧床頭近日已於燒錢爐內焚之矣然莫知爲誰也中書不敢問其姓名但唯唯而退已而外人亦稍稍言蔡襄嘗有論議而莫知虛實既而上疾愈親政數問襄如何人一日因其請朝假上變色謂中書曰三司掌天下錢穀事務繁多而襄十日之中在假者四五何不別用人韓公已下共奏曰三司事無闕失罷之無名今更求一人材識名望過襄者亦未有脩奏曰襄母年八十餘多病況其只是請朝假不趁起居耳日高後便却入省亦不廢事然每奏事語及三司未嘗不變色襄亦自云每見上必厲色詰責其職事其後諒祚攻劫涇原西邊日有事宜上遂督中書以邊事將興軍須未備三司當早選人韓公等初尚揮解上意不回因奏待其陳乞可以除移初傳者多端或云上在慶寧已聞蔡異議或云上入宮後親見奏牘尚在至是因蔡乞罷劄子韓公遂質於上上曰內中不見文字然在慶寧即已聞之韓公曰事出曖昧若虛實未明乞更審察苟令襄以飛語獲罪則今後小人可以構害(一作陷字)善人人難立矣曾公曰京師從來善造謗議一人造虛而衆人傳之便以爲實前世以疑似之言陷害忠良者非惟臣下被禍兼與國家爲患脩曰陛下以爲此事果有果無上曰雖不見其文字亦不能保其必無脩曰疑似之謗不唯無迹可尋就令迹狀分明猶須更辨真僞只如先朝夏竦欲害富弼令其婢子學石介字體久之學成乃僞作介爲弼撰廢立詔草賴仁宗聖明弼得保全又如臣至和末丁母憂服闋初至闕下小人中有嫉忌臣者僞撰臣乞沙汰內官奏藁傳布中外家家有之內臣無不切齒只判銓得六日爲內臣楊永德以差船事罷知同州亦賴仁宗保全未久知其無罪遂却留住至今以此而言就令有文

字猶須更辨真僞况此無迹狀陛下幸不致疑韓曾
又各進說上曰數家各有骨肉意謂異議若行則執政被禍又曰
造謗者因甚不及他人據此似聖意未解也
仁宗既連失褒豫鄂三王遂更無皇子自至和三年
正月得疾踰時不能御殿中外憂恐既而康復自是
言者常以根本爲急交章論述每輒留中故樞密副
使包公拯今翰林學士范景仁所言尤激切其餘不
爲外人所知者不可勝數今樞密富相與昭文韓相
亦屢進說雖余亦嘗因大水言之然初無采納之意
如此五六年言者亦已稍怠嘉祐六年秋余自樞庭

過東府忽見內降一封乃諫官司馬光言立皇子事
既而知江州呂誨亦有疏論述昭文與集賢曾公及
余晚議來日當將上相顧以爲如何韓公曰若上稍
有意即當力贊成之曾公與余偕曰此吾儕素所願
也既而明日奏事垂拱殿二章讀畢未及有所啓仁
宗遽曰朕有意多時矣但未得其人余自爲校勘及
在諫垣忝兩制迨此二十年每進對常極從容至此
始聞仁宗自稱朕既而文左右顧曰宗室中孰爲可
韓公惶恐對曰不惟宗室不接外人臣等不知此事
豈臣下敢議當出自聖擇仁宗曰宮中嘗養二子小

者甚純然近不惠大者可也遂啓曰其名謂何仁宗
即道今上舊名曰名某今三十歲矣余等遂力贊之
議乃定余等將下殿又奏曰此事至大臣等未敢施
行請陛下今夕更思之臣等來日取旨明日奏事崇
政殿因又啓之仁宗曰決無疑也余等遂奏言事當
有漸容臣等商量所除官來日再奏既退遂議且判
宗正時今上猶在濮王喪乃議起復自大將軍遥郡
團練使除秦州防禦使來日將上仁宗大喜曰如此
甚好二公與余又奏曰此事若行不可中止乞陛下
斷在不疑仍乞自內中批出臣等奉行仁宗曰此事

豈可使婦人知只中書行可也余等喜躍稱賀時六
年十月也命既出今上再三辭避有旨候服除取旨
至七年二月一日服除今上堅卧稱疾前後十餘讓
至七月韓公議曰宗正之命始出則外人皆知必爲
皇子也不若遂正其名使其知愈讓而愈進示朝廷
有不可回之意庶幾肯受曾公與余皆以爲然及將
上今上累讓表仁宗問如何韓公未對余即前奏曰
宗室自來不領職事今外人忽見不次擢此子又判
宗正則天下皆知陛下將立爲皇太子也今不若遂
正其名命立爲皇子緣防禦使判宗正降誥勑[illegible]得

以堅卧不受若立爲皇子只煩陛下命學士作一詔書告報天下事即定矣不由皇子受不受也仁宗沉思久之顧韓公曰如此莫亦好否韓公力賛之仁宗曰如此則須於明堂前速了當遂降詔書立爲皇子仍更今名自議皇子事凡所奏請皆余與西廳趙侍郎自書其改名劄子余所書也初擇日旁十字請仁宗點之其最下一字乃今名也是仁宗親點今封在中書今上自在濮邸即有賢名及選入內良賤不及三十口行李蕭然無異寒士有書數廚而已中外聞者相賀

嘉祐八年上元京師張燈如常歲歲常以十四日上晨出遊幸諸宮寺賜從臣飲酒留連至暮而歸遂御宣德門與從臣看燈酒五行而罷是歲自正初上覺體中不佳十四日遂不晨出至晚畧幸慈孝相國兩寺御端門賜從臣酒三行止自是之後雖日視朝前後殿而寢若不佳旣而韓蟲兒事稍稍傳於外云去歲臘月上閑居見一宮婢汲井有小龍纏其汲綆而出以問左右皆云不見上獨見之以爲異遂召宮婢視之乃宮正柳瑤真之私身韓蟲兒也其後柳夫人宿直閣中明日下直遺蟲兒取夜直坐墊上獨處閤

中召而幸之遂有娠蟲兒自云上已幸我取我臂上金釵子一隻云爾當爲我生子以此爲驗外人所傳如此而蟲兒於宮中亦自道云上幸我有娠又言金釵子上與黎伯使藏之矣黎伯者上所愛扶侍內臣黎永德也是月二十七八間春寒微雨上不御崇政殿秋坐延和見羣臣奏事而殿中熾爐火云聖體畏風寒蓋自上臨御四十年盛暑未嘗揮扇極寒未嘗御火至是始見御前設爐火也自是之後上益不豫至于大漸今上即位於柩前中外帖然無一言之異唯韓蟲兒事籍籍不已云大行嘗有遺腹子誕彌當在八九月也九月十七日余以服藥請一日假家居晚傳內出宮女三人送內侍省勘幷召醫官產科十餘人坐婆三人入矣十九日入對內東門小殿簾前奏事將退太后呼黄門索韓蟲兒案示中書余等於簾前讀之見蟲兒具招虛偽事甚詳云自正月至今月水行未嘗止今方行也醫官坐婆軍令狀皆云去歲臘月黎永德奉使成都未還不在閤中而釵子埋在柳夫人佛堂前闌下太后使人監蟲兒至埋所自掘之深尺餘得金釵子一隻折爲三段矣合之以比臂上者同秤之各重一兩半兩釵重輕又同信爲是

矣因以金釵俾余等傳看之太后言問蟲兒何爲作此僞事云以免養嬢嘗搖底日得好食耳蓋自蟲兒言有娠太后遣宮人善護之日給緡錢二千以市可食物如此至其月滿無娠始加窮詰耳余等遂前奏曰蟲兒事外已稟聞今其僞迹盡露可以釋中外之疑然蟲兒當勿留庭外人必信也太后曰固當如是既而樞密院奏事簾前示之如前明日樞密上大行謚冊罷見入內都知任守忠於廷中云蟲兒決脊杖二十送承天寺充長髮

奏事錄卷終

續添

[illegible]令其婢子 婢一作妻

[illegible]近不惠 集本云不惠作惠字注

[illegible]未嘗止 未一作來

[illegible]何可爲信 一作何爲可信

[illegible]皆穀穀刑名 皆下有字字

[illegible]彼必有言 彼下一有云字

[illegible]嘗有論議 議一作論乞罷劉子 罷一作出可以釋害善人人難立矣 矣一作善人二字雖不見其文字 不下一有曾字

況此無迹狀 無一作迹狀將立爲皇太子 太一作四十年 作一

四十 除年中外帖然 帖一作貼佛堂前閣下 前一作門

濮議序

觀文殿學士行刑部尚書知亳州軍州事臣歐陽脩撰進

臣某頃曾死罪言臣隨事因有難明於一時而有待於後世者伯夷叔齊是已夫君臣之義父子之道至矣臣不得伐其君子不得絶其父此甚易知之事也方武王之作也人皆以爲君可伐濮議之興也人皆以爲父可絶是大可怪駭者也盟津之會諸侯不召而至者蓋八百國是舉世之人皆以爲君可伐矣彼夷齊者眇然孤竹之二羈臣也以其至寡之力欲抗舉世之人而力不能勝言不見察二子以謂吾言廢則君臣之義廢而後世之亂無時而止也乃相與務爲高絶之行以警世於是不食周粟而餓死首陽之下然世亦未之知也後五百餘年得孔子而稱其仁然後二子之道顯使暴王弱主得立於後世而臣不敢伐其君者二子之力也夫以甚易知之事二子爲之至難如此猶須五百年得聖人而後明然則濮園之議其可與庸人以口舌一日爭耶此臣不得不述其事以示後世也方濮議之興也儒學奮筆而論臺諫廷立而爭閭巷族談而議是舉國之人皆以爲父可絶矣世又無夷齊以抗之雖然賴天子聖明仁孝不惑羣議據經約禮置園立廟不絶父子之恩以爲萬世法是先帝之明也今士大夫達於禮義者渙然釋其疑蓋十八九（一本作三四）矣固不待夷齊餓死孔子復生而後明也然有不可不記者小人之誣罔也蓋自漢以來議事者何嘗不立同異而濮園之議皆當世儒臣學士之賢者特以爲人後之禮世俗廢久卒然不暇深究其精微而一議之失出於無情未足害其賢惟三數任言職之臣挾以他事發於憤恨厚誣朝廷而歸惡人主借爲奇貨以買（一作貴）名而世之人不原其心迹不辨其誣罔翕然稱以爲忠使先帝之志欝欝不明於後世此臣子之罪也臣得與其事而知其詳者故不得已而述焉臣某謹序

濮議卷第一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二十

英宗皇帝初即位旣覃大慶於天下羣臣並進爵秩
恩澤遍及存亡而宗室故諸王亦已加封贈惟濮安
懿王上所生父也中書以爲不可與諸王一例乃奏
請下有司議合行典禮奏狀具別卷有旨宜俟服除其議
遂格書闕治平二年四月上旣釋服乃下其奏兩制雜
學士待制禮官詳議翰林學士王珪等議濮安懿王
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而已其議狀具別卷中書以爲贈官及
改封大國當降制作冊命而制冊有式制則當曰某
親具官某可贈某官追封某國王其冊則當曰皇帝
若曰咨爾某親某官某令冊命爾爲某官某王而濮
王於上父子也未審制冊稱爲何親及名與不名乃
再下其議而珪等請稱皇伯而不名其議狀具別卷中書據
儀禮喪服記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又據開元開
寶禮皆云爲人後者爲其所生父齊衰不杖期爲所
後父斬衰三年是所後所生皆稱父母而古今典禮
皆無改稱皇伯之文又歷檢前世以藩侯入繼大統
之君不幸多當衰亂之世不可以爲法唯漢宣帝及
光武盛德之君也皆稱其父爲皇考而皇伯之稱旣
非典禮出於無稽故未敢施行乃略具古今典禮及

漢孝宣光武故事并錄皇伯之議別下三省集官與
臺官共加詳議未及集議而皇太后以手書責中書
不當一有稱字稱皇考中書具對所以然其對劄子具別卷而上
見皇太后手書驚駭遽降手詔罷議而追崇之禮亦
寢後數日禮官范鎭等堅請必行皇伯之議其奏留
中已而臺官亦各有論列上旣以皇太后之故決意
罷議故凡一有言字言者一切留中上聖性聰睿英果燭
理至明待遇臣下禮極謙恭然而不爲姑息臺官所
論濮園事旣悉已留中其言他事不可從者又多寢
而不行臺官由此積忿出怨言幷怒中書不爲施行
中書亦嘗奏云近日臺官忿朝廷不用其言謂臣等
壅塞言路致陛下爲拒諫之主乞略與施行一二事
上曰朝廷當以至公待天下若臺官所言可行當即
盡理施行何止略行一二若所言難行豈當應副人
情以不可行之事勉强行之豈不害事耶中書以上
語切中事理不敢更有所請言一作上仍問曰所言莫
有可行而未行者否韓琦已下相顧曰實無之因一有奏字
曰如此則未有是時雜端御史數人皆新被擢用
銳於進取務求速譽見事輒言不復更思職分故事
多乖繆不可施行是時京師大雨水官私屋宇倒塌

無數而軍營尤甚上以軍士暴露聖心焦勞而兩府
之臣相與憂畏夙夜勞心竭慮部分處置各有條目
矣是時范純仁新除御史初上殿中外竦聽所言何
事而第一劄子催修營房責中書何不速了因請每
一營差監官一員中書勘會在京倒塌軍營五百二
十坐如純仁所請當差監官五百二十員每員當直
兵士四人是於國家倉卒多事闕人之際虛破役兵
二千人當直五百員監官而未有尾木笆箔一併與
修未得其狂率疏繆如此故於中書聚議時臣脩不
覺笑之而臺中亦自覺其非後數日呂大防再言乞

兩營共差一官其所言煩碎不識事體不可施行多
類此而臺官不自知其言不可施（一無此字）行但怨朝廷
沮而不行故呂大防又言今後臺官言事不行者乞
令中書具因何不行報臺其忿戾如此而怨怒之言
（一作譁）漸傳於士大夫間臺官親舊有戲而激（一作之）之
（一有者字）曰近日臺官言事中書盡批進呈訖外人謂御
史臺為進呈院矣此語甚著朝士相傳以為戲笑而
臺官益快快慙憤遂為決去就之計以謂因言得罪
猶足取美名是時人主聖德恭儉舉動無差失兩府
大臣亦各無大過未有事可決去就者惟濮議未定

乃曰此好題目所謂奇貨不可失也於是相與力言
然是時手詔既已罷議皇伯皇考之說俱未有適從
其他追崇禮數又未嘗議及朝廷於濮議未有過失
故言事者但乞早行皇伯之議而已中書以謂前世
議禮連年不決者甚多此事體大況人主謙抑已罷
不議有何過舉可以論列於是置而不問臺官聿至
中書揚言曰相公宜早了此事無使（一作與）他人作奇
貨上亦已決意罷議故言者雖多一切不聽由是臺
官愈益愧恥既勢不能止又其本欲以言得罪而買
名故其言惟務激怒朝廷無所忌憚而肆為誣罔多

引董宏朱博等事借指臣某為首議之人恐其醜詆
初兩制以朝廷不用其議意已有不平（一有者字）及臺憲
有言遂翕然相與為表裏而庸俗中下之人不識禮
義者不知聖人重絕人嗣凡無子者明許立後是大
公之道但習見閭閻俚俗養過房子及異姓乞養義
男之類畏人知者皆諱其所生父母以為當然遂以
皇伯之議為是臺官既挾兩制之助而外論又如此
因以言惑眾云朝廷背棄仁宗恩德崇奬濮王而庸
俗俚巷之人至相語云待將濮王入太廟換了仁宗
木主中外洶洶莫可曉諭而有識之士知皇伯之議

為非者微有一言佑朝廷便指為姦邪太常博士孫固嘗有議請稱親議未及上而臺官交章彈之由是有識之士皆鉗口畏禍矣久之中書商量欲共定一酌中禮數行之以息羣論乃略草一事目進呈乞依此降詔云濮安懿王是朕本生親也羣臣咸請封崇而子無爵父之義宜令中書門下以塋為園即園立廟令王子孫歲時奉祠其禮止於如此而已乃是歲九月也（日乞缺共）上覽之略無難色曰只如此極好然須白過太后乃可行且少待之是時漸近南郊朝廷事多臺議亦稍中息上又未暇白太后中書亦更不議

及郊禋既罷明年正月臺議復作中書再將前所草事目進呈乞降詔上曰待三兩日聞白過太后便可施行矣不期是夕忽遣高居簡就曾公亮宅降出皇太后手書云濮王許皇帝稱親又云濮王宜稱皇三夫人宜稱后與中書所進詔草中事絕異而稱皇稱后二事上亦不曾先有宣諭從初中書進呈詔草時但乞上直降詔施行初無一語及慈壽宮而上但云欲白過太后然後施行亦不云請太后降手書此數事皆非上本意亦非中書本意（議一作）是日韓琦以祠祭致齋惟曾公亮趙槩與臣脩在垂拱殿門閤子內

相顧愕然以事出不意莫知所為因請就致齋處召韓琦同取旨少頃琦至不及交言遂同上殿琦前奏曰臣有一愚見未知可否上曰如何琦曰今太后手書三事其稱皇稱后乞陛下辭免別降手詔止稱親而卻以臣等前日進呈詔草以塋為園即園立廟令王子孫奉祠等事便載於手詔施行上欣然曰甚好遂依此降手詔施行（手詔一作別具）初中外之人為臺官眩惑云朝廷尊崇濮王欲奪仁宗正統故人情洶洶及見手詔所行禮數止於如此皆以為朝廷處置合宜遂更無異論惟建（是一作）皇伯

之議者猶（猶一作）以稱親為不然而呂誨等已納告敕杜門不出其勢亦難中止遂專指稱親為非並肆其誣罔言韓琦交結中官蘇利涉高居簡惑亂皇太后致降手書又專指臣脩為首議之人乞行誅戮以謝祖宗其奏章正本進入副本便與進奏官令傳布誨等既欲得罪以去故每對見所言悖慢惟恐上不怒也上亦數諭中書云誨等遇人主無復君臣之禮然上聖性仁厚不欲因濮王事逐言事官故屈意含容久之至此知其必不可留猶數遣中使還其告敕就家宣召既決不出遂各止以本官除外任蓋濮園之

議自中書始初建（一作請）以至稱親立廟上未嘗有一言欲如何追崇但虛懷恭己一付大臣與有司而惟典禮是從爾其不稱皇伯欲稱皇考自是中書執議上亦無所偏執及誨等累論久而不決者蓋以上性嚴重不可輕回謂已降手詔罷議故稱伯稱考一切罷而不議爾非意有所偏執也上嘗諭韓琦等云昔漢宣帝即位八年始議追尊皇考昨中書所議何太速也以此見上意慎重不敢輕議耳豈欲過當追崇也至於中書惟稱親不敢用皇伯無稽之說欲一遵典故耳其他追崇禮數皆未嘗議及者蓋皇伯皇考稱呼猶未決而遽罷議故未暇及追崇之禮也其後所議止於即園立廟而已如誨等廣引哀桓之事為厚誣者皆未嘗議及也初誨等既決必去之意上屈意留之不可得趙瞻者在數人中尤為庸下殊不識事體遂揚言於人云昨來官家但不曾下拜留我耳以此自誇有得色而呂誨亦謂人曰嚮若朝廷於臺官所言事十行得三四使我輩遮羞亦不至決去由是言之朝廷於濮議豈有過舉逐臺官豈是上本意而誨等決去豈專為濮議耶士大夫但見誨等所誣之言而不知濮事本末不究誨等用心者但謂以言被黜便是忠臣而爭為之譽果如誨等所料誨等既果以此得虛名而薦誨等者又欲因以取名夫揚君之惡而彰己善猶不可況誣君以惡而買（一作虛）名哉嗚呼使誨等心迹不露而誣罔不明先帝之志不諭於後世臣等之罪也故直書其實以備史官之采

濮議卷第一

濮議卷第二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二十一

或問罷議之詔有權罷之文議者謂權罷者有待之言也蓋朝廷迫於皇太后不得已而罷故云權罷者欲俟皇太后千秋萬歲後復議追崇耳朝廷之意果如是乎答曰此厚誣之一事也使朝廷果有此意乎詔雖無權字他日別議追崇何施不可何必先露此意示人是時臺諫方吹毛求疵以指為朝廷過失若君臣果有此意亦當深謀密計豈肯明著詔令以資言者之口問者曰然則何故云權罷答曰事體自當如此爾追崇以彰聖君之孝而示天下也本無中罷之理今不得已而罷當為逌選之辭故云權罷集議更令禮官徐求典禮者乃體當如此一有耳字此事人所易知而呂誨等欲恐迫人主故厚誣以有待之說也先帝每語及此事則不勝其憤仰天而歎曰天鑒在上豈有此心或問皇太后既已責中書不當議稱皇考而手書復有稱皇稱后等事議者謂韓琦交結高居簡惑亂皇太后請降手書其稱親稱皇稱后皆非皇太后本意果若是乎答曰手書非皇太后本意事出禁中非外人所得知也若云因韓琦使高居簡請降手書則又厚誣也何以明之若手書是韓琦所請既降出便合奉行豈敢卻有沮難又請上別降手詔也以此而言但見韓琦沮止手書稱皇稱后二事不見琦請降手書一作詔也問者又曰然則出於上意乎答曰亦非也若出於上意亦一作則當先諭中書商議安得絕無一言及之又若上意果有所主而中書雖欲不奉行猶須再三論列方可回聖意豈有韓琦一言上即從之略無難色以此知上意不主也問者又曰然則稱皇稱后是哀栢之事中書以為非而不奉行者也而呂誨表乃一作反去致主之譏不恥哀栢之亂制者何謂也答曰此所以為厚誣也且稱親置園寢及稱皇考皆是漢宣光故事呂誨等指以為哀栢之亂制乃是指鹿為馬爾以此見其誣罔何所不至也據漢書師丹上疏去定陶恭皇諡號既已前定義不可復改據此則恭王稱皇乃師丹許以為是者故云不可復改爾昨國家於濮王固自不議稱皇就使稱皇亦是師丹所許者也問者曰若此則師丹當時與漢爭論何事答曰董宏欲去定陶國號而止稱恭皇及欲立廟京師爾此二事是師丹所爭也蓋恭皇之號常繫於定陶則自是於諸侯國稱皇爾與漢不相干也若止稱恭皇而不繫以國則有進干漢統之漸又立廟

京師則亂漢宗廟此師丹不得不爭也昨濮王既不
稱皇而立廟止在濮園事無差僭而呂誨等動以師
丹自比不知朝廷有何過舉誨等果爭論何事也問
者曰誨等所論者稱親也稱親果是乎答曰稱親是
矣此乃漢宣故事也謹按宣帝之父曰史皇孫初丞
相蔡義議稱親謚曰悼裁置奉邑而已其後魏相始
改親稱皇考而立廟京師至哀帝時議毀漢廟不合
禮經者於是毀悼皇考廟在京師者是時丞相平晏
等百餘人議曰親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由是
言之立廟京師則當毀稱親置奉邑則自合經義也

所謂應經義者即儀禮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是
也親者父母之稱也問者曰京師廟既毀而又毀
奉明園者何也答曰漢制宗室諸侯王皆有園悼皇
考自合置園初名奉明園置奉邑三百家可矣其後
增為一千六百家而改奉明園為縣則僭天子之制
矣故議毀之也今國家追崇濮王其禮數三而已稱
親一也置園二也立廟三也稱親則漢儒所謂應經
義者也置園則漢宗室諸侯王之制也立廟則一品
家廟之制也如漢諸王廟當在本國今濮國（一有為字）有虛
名無立廟處故即園而立廟爾其依經合古可以為

萬世法也問者曰漢儒既以稱親為應經義又以兩
統貳父為非禮（一有字）者何謂也豈其議自相矛楯乎答
曰兩議皆是不相矛楯也其初稱親而置邑也止在
下國與漢朝不相干故不違經義也及其後立廟於
京師與漢祖宗並立至元帝時議毀親盡之廟時昭
帝既以親未盡不毀悼皇考亦以親未盡不毀是則
悼皇考與漢祖宗並為世數此為所（一作謂）兩統貳父也
元帝既上承昭宣而又承悼皇考為世所謂違離祖
統者其議皆是也使悼皇考廟在奉明園而不與漢
朝宗廟相干豈有兩統貳父之說乎問者曰父有貳

乎答曰何止貳也父之別有五母之別有八皆見於
經與禮而父之別曰父也所生父也所後父也同居
繼父也不同居繼父也不同居繼父者父死而母再
適人子從而暫寓其家後去而異居矣猶以暫寓其
家之恩終身謂其人為父而所生父者天性之親也
反不得謂之父是可謂不知輕重者也問者曰父母
之名果不可改乎對曰能深嫉為後者尊其父母莫
如魏明帝也明帝之詔曰有謂考為皇稱妣為后者
大臣共誅之然則稱皇與后是其所禁而考妣之名
雖明帝不能易也明帝之不能易是不可改也問者

曰所生所後父之名徒見於禮文而今世未嘗用也今公卿士大夫至于庶人之家養子為後者皆以（一有其字）所生父為伯叔久矣一旦欲用古禮而遽世異俗其能使衆論不疑乎答曰禮之廢失久矣始於閭閻鄙俚之人不知義禮者壞之而士族之家因相習見遂以成風然國家之典禮則具存也今士大夫載冠束帶立於朝廷號為儒學之臣為天子議禮乃欲不遵祖宗之典禮（謂陽實遽禮服年月等書）而徇閭閻鄙俚之弊事此非臣其之所敢知也使臣以此得罪臣固無憾而不悔也況所謂以養子所生為伯叔父者今但行於私家爾有司之議禮議律則未嘗不遵典禮也方禮官議以濮王為皇伯也是時王子融卒初故相王曾之無子也以其兄子融之子繹為後及子融之死也禮官議繹服所生父齊衰期而心喪三年夫以子融為所生父是典禮也以濮王為伯是閭閻之所稱也兩議並發於一時而為臣下議則用典禮為天子議則用閭閻其任情顛倒有如此而人莫與之辨也問者曰或謂所生父之名出於喪服記止可為議服而言其他不可稱也果若是乎答曰律言所養父殺其所生父聽其子告者又豈因議服而言乎問者曰禮有明文（一作禮存父名）而世不用者何也答曰聖人以立後為公不畏人知故不諱不諱則其子必有所生父母也小人不知義禮以養子為私畏人知之故諱其自有父母欲一心以為我生之子故惟恐諱之不密也嘗試論之曰（一本無此五字）古之不幸無子而以其同宗之子為後者聖人許之著之禮經而不諱也而後世閭閻鄙俚之人則諱之諱之則不勝其欺與偽也故其苟偷竊取嬰孩襁褓之子諱其父母而自欺以為我生之子曰不如此則不得其一志盡愛於我而其心必二也而為其子者亦自諱其所生而絕其天性之親反視以為叔伯父以此欺其九族而亂其人鬼親疏之序凡物生而有知未有不愛其父母者使是子也能忍（一有而字）真絕其天性豈禽獸之不若也使其不忍而外陽絕之是大偽也夫閭閻鄙俚之人之（一作其）慮於事者亦已深矣然而苟竊欺偽不可以為法者小人之事也惟聖人則不然以為人道莫大於繼絕此萬世之通制而天下之至公也何必諱哉所謂子者未有不由父母而生者也故為人後者必有所生之父此理之自然也其簡易明白不苟不竊不欺不偽可以為通制而公行者聖人之法也又以謂為人後

者所承重故加其服以斬而所生之親恩有屈於義故降其服以朞服可降父母之名不可諱故著於經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自三代以來有天下國家者莫不用之問者曰以濮王稱親則於仁宗之意如何答曰大哉仁宗皇帝之至聖至明也知立後為公不畏人知而不諱也故明詔天下曰是濮安懿王之子也然則濮安懿王者為所生父可知矣此仁宗先告于天下矣所謂簡易明白不苟不竊不欺不僞者聖人之法也問者曰議者以謂恭愛之心分施於彼則不得專一於此也此兩制議稱皇伯議者之失也如是則恭愛可

專施於一而不分施於二也使上之待濮王也既不施恭又不施愛是以行路之人待其所生也不亦過乎答曰行路之人遇其鄉閭之長者與有德者則必竦然有肅恭之容遇其交遊故舊久不相見者則必忻然有驩愛之語今遇其所生而既不施恭又不施愛是不如行路之人也忍為斯言者誰乎君子之為言也度可行於已然後可責於人今斯人也偶不為人後耳使其自度為人後而能以不恭不愛待其父母則能忍而為此言也問者曰為人後而不絕其所生之恩者施於臣民可矣施於國家而有宗廟社稷之重則將干乎正統柰何答曰濮園之稱親立廟今二歲矣而與宗廟朝廷了不相關也其於正統有何所干乎於此是以見言者之誣罔也復何疑乎

濮議卷第二

中書請議濮王典禮奏狀

韓琦等狀奏伏以出於天性之謂親緣於人情之謂禮雖以義制事因時適宜而親必主於恩禮不忘其本此古今不易之常道也伏惟皇帝陛下奮乾之健乘離之明擁天地神靈之休荷宗廟社稷之重即位以來仁施澤浹九族既睦萬國交歡而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陛下受命先帝躬承聖統顧以大義後其私恩慎之重之事不輕發臣等忝備宰弼實聞國論謂當考古約禮因宜稱情使有以隆恩而廣愛庶幾上以彰孝治下以厚民風臣等伏請（一本臣等四字卻作勅字）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及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詳處其當以時施行

兩制禮官議狀

臣等謹按儀禮喪服為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言皆如親子也又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又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為人後者降其昆弟也以此觀之為人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施於彼則不得專一於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父母以為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為聖朝法況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母后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祗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拔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為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愚淺不達古今竊以為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崇譙國太夫人襄國太夫人仙遊縣君亦改封大國太夫人考之古今實為宜稱

中書進呈劄子

準內降翰林學士王珪等奏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崇譙國太夫人襄國太夫人仙遊縣君亦改封大國太夫人考之古今實為宜稱者伏詳王珪等所奏未見

詳定濮安懿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欲乞再下王珪等詳定聞奏

兩制禮官再議稱皇伯狀

臣等參詳真宗大中祥符八年楚王元佐以皇兄詔書不名仁宗即位涇王元儼以皇叔贊拜不名天聖五年加詔書不名此國朝崇奉尊屬故事今濮安懿王於仁宗皇帝其屬為兄於皇帝合稱皇伯而不名謹具狀聞奏伏候勑旨

中書請集官再議進呈劄子

準内降翰林學士王珪等狀稱臣等參詳真宗大中祥符八年楚王元佐以皇兄詔書不名仁宗即位涇王元儼以皇叔贊拜不名天聖五年加詔書不名此國朝崇奉尊屬故事今濮安懿王於仁宗皇帝其屬為兄於皇帝合稱皇伯而不名者臣等謹按儀禮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及按令文與五服年月勑並云為人後者為其所後父斬衰三年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齊衰期即出繼之子於所繼所生皆稱父母又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為皇考今來王珪等議稱皇伯於典禮未見明有引據伏請下尚書省集三省御史臺官定議聞奏

奏慈壽宮劄子

二十三日中使韓和齎到皇太后實封劄子一封付中書為尚書省集議濮王典禮事中書檢勘自皇帝登極後應皇親尊屬並各追封加贈惟有濮王并夫人為是皇帝本生父母合下有司檢尋典禮并前代故事遂具奏請尋奉聖旨候過諒闇別取旨近自皇帝釋服從吉遂再奏乞下兩制以上及太常禮院詳定尋據王珪等奏稱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中書為未見議定合稱何親再下詳議續據王珪等議稱皇伯中書檢詳儀禮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及令文與五服年月勑並云為人後者為所後父斬衰三年係義服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齊衰期係正服即出繼之子於所繼所生皆稱父母是古今禮律明文其王珪等議稱皇伯即前代並無典故須令奏乞下尚書省集官再議只是令議合稱呼何親所有合行尊崇典禮未曾議及今來忽蒙皇太后降出指揮臣等竊恐是間諜之人故要衒惑聖聽離間兩宮將前代已行典禮隱而不言但進呈一（无）字皇伯無稽之說欲撓公議臣等各是先朝舊臣若於仁宗承繼大統有礙事

體豈敢安爲自取衆人之罪况今來已奉皇帝手詔令權罷集議臣等若不具述前後理道慮皇太后不知始末兼外廷凡百公卿一作議若皇太后卻欲親見兩府并百官理會竊恐有虧聖德兼臣等限以朝廷規制亦必不敢對見謹具奏聞謹奏

稱親手詔

朕面奉皇太后慈旨爲議濮安懿王典禮久未施行已降手書付中書濮安懿王燕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令朕稱親仍尊濮安懿王爲濮安懿皇王氏韓氏任氏並稱后朕以方承大統懼德不勝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且欲以塋爲園增置吏卒守衛即園立廟俾王子孫主奉祠事皇太后諒兹誠懇即賜允從宜令中書門下依此施行

牓朝堂手詔

朕近奉皇太后慈旨濮安懿王令朕稱親仍有追崇之命朕惟漢一有史字宣帝本生父稱曰親又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既有典故遂遵慈訓而不敢當追崇之典朕又以上承仁考宗廟社稷之重義不得兼奉其私親故但即園立廟俾王子孫世襲濮國自主祭祀遠嫌有別蓋欲爲萬世法豈皆權宜之舉哉而臺官呂誨等始者專執合稱皇伯進進一作封大國之議朕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並無典據進進一作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向自罷議之後誨等奏促不已忿其未行乃引漢哀帝去恭皇定陶之號立廟京師干亂正統之事皆朝廷未嘗議及者歷加詆詆自比師丹意欲搖動人情衒惑衆聽以至封還告勑擅不赴臺明繳留中之奏於中書錄傳訕上之文於都下暨手詔之出誨等則以稱親立廟皆爲不當朕覽誨等前疏亦云生育之恩禮宜追厚俟祥禫既畢然後講求典禮褒崇本親今反以稱親爲非前後之言自相抵牾繼以堯俞等不顧義理更相唱和既挾權而恃衆復歸過以取名朕姑務含容屈於明憲止命各以本官補外尚慮搢紳之間士民之衆不詳本末但惑傳聞欲釋羣疑理宜申諭宜令中書門下俾御史臺出牓朝堂及進奏院遍牒告示庶知朕意

濮議卷第三

濮議卷第四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二十三

劄子一首　是歲十月撰不曾進呈

臣伏見朝廷議濮安懿王典禮兩制禮官請稱皇伯中書之議以謂事體至大理宜慎重必合典故方可施行而皇伯之稱考於經史皆無所據方欲下三省百官博訪群議以求其當陛下屈意手詔中罷而衆論紛然至今不已臣以謂衆論雖多其說不過有三其一曰宜稱皇伯者是無稽之臆說也其二曰簡宗廟致水災者是厚誣天人之言也其三曰不當用漢宣哀為法以干亂統紀者是不廣本末之論也臣請為陛下條列而辨之謹按儀禮喪服記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報者齊衰期也謂之降服以明服可降父母之名不可改也又按開元開寶禮國朝五服年月喪服令皆云為人後者為其所生父齊衰不杖期蓋以恩莫重於所生故父母之名不可改義莫重於所繼故寧抑而降其服此聖人所制之禮著之六經以為萬世法者是中書之議所據依也若所謂稱皇伯者考於六經無之方今國朝見行典禮及律令皆無之自三代之後秦漢以來諸帝由藩邸入繼大統者亦皆無之可謂無稽之臆說矣夫儀禮者聖人六

經之文開元禮者有唐三百年所用之禮開寶通禮者聖宋百年所用之禮五服年月及喪服令亦皆祖宗累朝所定方今天下共行之制今議者皆棄而不用直欲自用無稽之臆說此所以不可施行也其二曰簡宗廟致水災者臣伏以上天降災皆主人事故自古聖王逢災恐懼多求闕政而修之或自知過失而改悔之庶幾以塞天譴然皆須人事已著於下則天譴為形於上今者濮王之議本因兩制禮官違經棄禮用其無稽之臆說欲定皇伯之稱中書疑其未可施行乃考古今典禮雖有明據亦未敢自信而自專方更求下外廷博議而陛下遽詔中罷欲使有司徐求典禮是則臣下慎重如此人君謙畏如此君臣不敢輕議妄舉而天遽譴怒殺人害物此臣所謂厚誣天也議猶未決仍罷不議而便謂兩統二父以致天災者厚誣人也其三引漢宣哀之事者臣謹按漢書宣帝父曰悼皇考初稱親謚曰悼置奉邑寢園而已其後改親稱皇考而立廟京師皇考者親之異名爾皆子稱其父之名也漢儒初不以為非也自元帝以後貢禹韋玄成等始建毀廟之議數十年間毀立不一至哀帝時大司徒平晏等百四十七人奏議云

親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是不非宣帝稱史皇孫為親也所謂應經義者即儀禮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是也惟其立廟京師亂漢祖宗昭穆故晏等以謂兩統二父非禮宜與也定陶恭王初但號共皇立廟本國師丹亦無所議至其後立廟京師欲去定陶不繫以國有進于漢統之漸丹遂大非之故丹議云定陶恭皇謚號已前定議不得復改而但論立廟京師為不可爾然則稱親置園皆漢儒所許以為應經義者惟去其國號立廟京師則不可爾今言事者不究朝廷本議何事不尋漢臣所非者何事此臣故謂不原本末也中書之議本謂稱皇伯無稽而禮經有不改父名之義方議名號猶未定故尊崇之禮皆未及議而言事者便引漢去定陶國號立廟京師之事辱誣朝廷以為干亂大統何其過論也夫去國號而立廟京師以亂祖宗昭穆此誠可非之事若果為此議宜乎指臣等為姦邪之臣而人主有過舉之失矣其如陛下之意未嘗及此而中書亦初無此議而言事者不原本末過引漢世可非之事以為說而外庭之臣又不審知朝廷本議如何但見言事者云云遂以為欲加非禮干亂統紀信為然矣是以衆口一

辭紛然不止而言事者欲必遂其皇伯無稽之說牽引天災恐迫人主而中書守經執禮之議反指以為姦邪之言朝廷以言事之臣禮當優容不欲與之爭辨而外庭羣論又不可家至而戶曉是非之禮不辨上下之情不通此所以呶呶而不止也夫為人後者既以所後為父矣而聖人又存其所生父名者非曲為之意也蓋自有天地以來未有無父而生之子也既有父而生則不可諱其所生矣夫無子者得以宗子為後是禮之所許也然安得無父而生之子以為後乎此聖人所以不諱無子者立人之子以為後亦不諱為人後者有父而生蓋不欺天不誣人也故為人後者承其宗之重任其子之事而不得復歸於本宗其所生父母亦不得任與其事至於喪服降而抑之一切可以義斷惟其父母之名不易者理不可易也易之則欺天而誣人矣子為父母服謂之正服出為人後者為本生父母齊衰期謂之降服又為所後父斬衰三年謂之義服今若以本生父為皇伯則濮安懿王為從祖父反為小功而濮王夫人是本生嫡母也反為義服自宗懿已下本生兄弟於禮雖降猶為大功是禮之齊衰期今反為小功禮之正服今反

爲義服上於濮王父也反服小功於宗懿等兄弟也反服大功此自古所以不稱所生父爲伯父叔父者稱之則禮制乖違人倫錯亂如此也伏惟陛下聰明睿聖理無不燭今衆人之議如彼中書之議如此必將從衆乎則衆議不見其可欲違衆乎則自古爲國未有違衆而能舉事者　願陛下審然下詔明告中外以皇伯無稽決不可稱而今所欲定者正名號爾至於立廟京師干亂統紀之事皆非朝廷本議庶幾羣疑可釋若知如此而猶以謂必稱皇伯則雖孔孟復生不能復爲之辯矣

爲後或問上

或問爲人後者不絶其所生之親可乎曰可矣古之人不絶也而降之何以知之曰於經見之何謂降而不絶曰降者所以不絶也若絶則不待降也所謂降而不絶者禮爲人後者降其所生父母三年之服以爲朞而不改其父母之名者是也問者曰今之議者以謂爲人後者必使視其所生若未嘗生已者一以所後父爲尊卑疎戚若於所後父爲兄則以爲伯父爲弟則以爲叔父如此則如之何余曰吾不知其何所稽也苟如其說沒其父母之名而一以所後父爲尊卑疎戚則宗從世數各隨其遠近輕重自有服矣聖人何必特爲制（爲一有字）降服乎此余所謂若絶則不待降者也稽之聖人則不然昔者聖人之制禮也爲人後者於其父母不以所後之父尊卑疎戚爲別也直自於其父子之間爲降殺爾親不可降降者降其外物爾喪服是也其必降者示有所屈也以其承大宗之重尊祖而爲之屈爾屈於此以伸於彼也生莫重於父母而爲之屈者以見承大宗者亦重也所以勉爲人後者知所承之重以尊任人之事也此以義制者也父子之道天性也臨之以大義有可以降其外物而本之於至仁則不可絶其天性絶人道而滅天理此不仁者之或不爲也故聖人之於制服也爲降三年以爲朞而不沒其父母之名以著於六經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以見服可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沒也此所謂降而不絶者以仁存也夫事有不能兩得勢有不能兩遂爲子於此則不得爲子於彼矣此俚巷之人（人一作之）所共知也故其言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此一切之論非聖人之言也是漢儒之說也及（一作乃）衆人之所能道也質諸禮則不然方子夏之傳喪服也苟如衆人一切之論則不待多言也直爲一

言曰爲人後者爲之子則自然視其父母絶若未嘗生已者矣自然一以所後父爲尊卑疎戚矣奈何彼子夏者獨不然也其於傳經也委曲而詳言之曰視所後之某親某親則若子若子者若所後父之真子以自處而視其族親一以所後父爲尊卑疎戚也故曰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猶嫌其未備也又曰爲所後者之兄弟之子若子其言詳矣獨於其所生父母不然而别自爲服曰爲其父母報蓋於其所生父母不使若爲所後者之真子者以謂遂若所後者之真子以自處則視其所生如未嘗生已者矣其絶之不已甚乎此人情之所不忍者聖人亦所不爲也今議者以其所生於所後爲兄者遂以爲伯父則是若所後者之真子以自處矣爲伯父則自有服不得爲齊衰期矣亦不得云爲其父母報矣凡見於經而子夏之所區區分别者皆不取而又忍爲人情之所不忍者吾不知其何所稽也此大義也不用禮經而用無稽之説可乎不可也

問者曰古之人皆不絶其所生而今人何以不然曰是何言歟今之人亦皆然也而又有加於古焉今開寶禮及五服圖乃國家之典禮也皆曰爲人後者爲其所生父母齊衰朞服雖降矣必爲正服者示父母之道在也爲所後父斬衰三年服雖重矣必爲義服者示以義制也而律令之文亦同五服者皆不改其父母之名質於禮經皆合無少異而五服之圖又加以心喪三年以謂三年者父母之喪也雖以爲人後之故降其服於身猶使行其父母之喪於其心示於所生之恩不得絶於心也則今人之爲禮比於古人又有加焉何謂今人之不然也

爲後或問下

問者曰子不能絶其所生見於經見於通禮見於五服之圖見於律見於令其文則明矣其所以不絶之意如之何曰聖人以人情而制禮者也問者曰事有不能兩得勢有不能兩遂爲子於此則不得爲子於彼此豈非人情乎曰是衆人之論也是不知仁義者也聖人之於人情也一本於仁義故能兩得而兩遂此所以異乎衆人而爲聖人也所以貴乎聖人而爲衆人法也父子之道正也所謂天性之至者仁之道也爲人後者權也權而適宜者義之制也恩莫重於所生義莫重於所後仁與義二者常相爲用而未嘗相害也故人情莫厚於其親抑而降其外物者迫於

大義也降而不絶於其心者存乎至仁也抑而降則仁不害乎義降而不絶則義不害乎仁此聖人能以仁義而相為用也彼衆人者不然也其為言曰不兩得者是仁則不義義則不仁矣夫所謂仁義者果若是乎故曰不知仁義者衆人也嗚呼聖人之以人情而制禮也順適其性而為之節文爾有所强焉不為也有所拂焉不為也況欲反而易之其可得乎今謂為人後者必絶其所生之愛豈止强其所難而拂其欲也是直欲反其天性而易之曰爾所厚者為我絶之易爾之厚於彼者一以厚於此是其可以强乎夫

父母猶天地其大恩至愛無以加者以其生我也今苟以為人後之故一旦反視若未嘗生我者其絶之固已甚矣使其真絶之歟是非人情也且於義而有僞絶之歟則是仁義者教人為僞也是故聖人知其無一可也以謂進承人之重而不害於仁退得伸其恩而不害於義又全其天性而使不陷於為僞惟降而不絶則無一不可矣可謂曲盡矣夫惟仁義能曲盡人情而善養人之天性以濟於人事無所不可也故知義可以為人後而不知仁不絶其親者衆人之偏見也知仁義相為用以曲盡人情而善養人之天

性使不入於僞惟達於禮者可以得聖人之深意也問者曰為人後而有天下者不絶其所生則將干乎大統柰何曰降則不能干矣自漢以來為人後而有天下者尊其所生多矣何嘗干於大統使漢宣哀不立廟（一有於字）京師以亂昭穆則其於大統亦何所干乎

漢魏五君篇

治平二年秋八月京師大雨水壞官私廬舍而民被壓溺者千餘人或謂是時方議濮王典禮議者以謂天災之應信乎曰議猶未決而天已降災殺人害物此學誣天人之言也余已論之詳矣問者曰前世已

驗之事如之何曰自漢以來由諸侯入繼大統之君多矣不可遍舉今略舉入繼大統之君追尊所生父母者二人不追尊父母者三人而試推以禍福之驗可以知之矣其追尊所生者二人曰漢宣帝也光武也宣帝初稱其父曰親置園邑而奉之漢儒以為應經義者也光武稱其父為皇考立廟南陽而祭之後世無非者是皆進不干大統退不絶本親義為得禮而宣帝為前漢中興之主光武為後漢世祖其德業隆盛天下富安享國長久此二人者追尊所生者也天不降以禍而降之以福生為明帝殁享榮名為萬

世所尊者也其不追崇所生者三人曰魏廢帝也高貴鄉公也常道鄉公也魏自明帝無子養齊王芳以爲子乃下詔後世有入繼之主詠追尊父母者大臣共誅之故終魏之世謹遵其約然自明帝下詔後連三世皆以宗子入繼皆不敢追尊其父母其一曰齊王芳立十六年而被廢謂之廢帝其次曰高貴鄉公立七年爲司馬文王所弑其次曰常道鄉公立七年爲晉所篡魏遂以滅亡此三人者能不追尊其所生者也天不降以福而降之以禍一被廢一被弑一被篡喪身亡國爲萬世所悲者也彼漢魏五君者其享國盛衰長短雖自有歷數繫於天命不繫於其一作追尊所生與不追尊也然豈以禍福推之追尊者未必不享福不追尊者未必不得禍也

晉問

或謂爲人後者改其所生父母之名考於六經與古今典禮固無之矣而前世有天下之君多矣果無之乎曰有而不足法也蓋自漢以來由諸侯入繼大統其爲人後合禮而得正之君皆無之也惟五代晉出帝嘗以其所生父爲皇伯矣此何足道也彼出帝者立不以正非爲後繼統之君也蓋其不當立而立必絕其所生則得立不絕則不得立故不得已而絕之也出帝父曰敬儒高祖之兄也敬儒早卒高祖憐出帝孤而養以爲己子而高祖自有子五人高祖疾病以其子重睿託於大臣及高祖崩晉大臣皆約欲得長君故捨重睿而立出帝其義不當立惟欺天下以爲高祖真子故得立則其勢豈敢復顧其所生父也哉其以爲皇伯者不得已也蓋立不以正之君又不得已而至此其可爲後世法哉嗚呼五代之際禮樂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絕先王之制度文章於是掃地矣蓋篡逆賊亂之始一作世也而晉氏尤甚自高祖與契丹爲父子出帝以耶律德光則爲祖以其所生父則臣而名之是其可以人理責乎是其可以爲世法乎出帝既立不旋踵而契丹滅晉遷其族于北荒幽之黄龍府舉族號死永爲夷狄之鬼其滅亡禍敗自古未有若斯之酷也議者謂漢哀桓亂世不足爲法可矣若晉出帝者果可爲法乎

濮議卷第四

禮家聚訟自古固然濮議是非諸儒互有去取今不必論惟公此書力辨美廟本無固必寧以一身而當衆怒深得善則稱君過則稱己之義且公晚年所著故筆力尤高或者乃謂可以無傳不已過乎近歲吳仁傑作濮議墨守二十篇志在助公然公何待助也

紹熙五年十月郡人孫謙益王伯芻校正

崇文總目叙釋一卷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二十四

易類

前史謂秦焚三代之書易以卜筮而得不焚及漢募羣書類多散逸而易以故最完及學者傳之遂分為三一曰田何之易始自子夏傳之孔子卦象爻彖與文言說卦等離為十一篇而說者自為章句易之本經也二曰焦贛之易無所師授自言得之隱者第述陰陽災異之言不類聖人之經三曰費直之易亦無師授專以彖象文言等參解卦易一作文凡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田何之學施孟梁丘之徒最盛費氏初微止傳民間至後漢時陳元鄭衆康成之徒皆學費氏費氏興而田學遂息古十二篇之易遂亡其本及王弼為注亦用卦彖一作象相雜之經自晉已後弼學獨行遂傳至今然易比五經其來最遠自伏羲畫卦下更三代別為三易其變卦五十有六命名皆甚一作殊至於七八九六筮占之法亦異周之末世夏商之易已亡漢初雖有歸藏已非古經今書三篇莫可究矣獨有周易時更三聖世歷三古雖說者各自名家而聖人法天地之緼則具存焉

書類

書原於號令而本之史官孔子删爲百篇斷堯訖(一作迄)秦序其作意遭秦之故孔子末孫惠與濟南伏勝各藏其本于家楚漢之際勝失其所藏但口以傳授勝既耄昏乃繆合二十四篇爲二十九歐陽夏侯之徒皆學之爲以漢世文字號今文尚書至武帝時孔惠之書始出屋壁百篇皆在而半已磨滅又皆科斗文字惠孫安國以隸古定之得五十八篇爲之作傳號古文尚書至陳隋之間伏生之學廢絶而孔傳獨行先是(一作時)孔傳亡其舜典東晉梅頤(一作賾)乃以王肅所注伏生舜典足其篇至唐孝明不喜隸古始更以今文行于(一作於)世

詩類

昔孔子删古詩三千餘篇取其三百一十一篇著于經秦楚之際亡其六漢興詩分爲四一曰魯人申公作訓詁號魯詩二曰齊人轅固生作傳號齊詩三曰燕人韓嬰作内外傳號韓詩四曰河間人毛公作故(一作詁)訓傳號毛詩三家並立學官而毛以後出至平(一作章)帝時始列于學其後馬融賈逵鄭衆康成之徒皆發明毛氏其學遂盛魏晉之間齊魯之詩廢絶韓詩雖在而益微故毛氏獨行遂傳至今韓嬰之書至唐猶在今其存者十篇而已漢志嬰書五十篇今但存其外傳非嬰傳詩之詳者而其遺說時見於他書與毛之義絶異而人亦不信去聖既遠誦習各殊至於考風雅之變正以知王政之興衰其善惡美刺不可不察焉

禮類

禮樂之制盛于三代而大備於周三代之興皆數百年而周最久始武王周公修太平之業晝天下以爲九服上自天子至于(一作於)庶人皆有法度方其郊祀天地開明堂以會諸侯其車旗服器文章爛然何其盛哉(一作也)及幽厲之亂周室衰微其後諸侯漸大然齊桓賜胙而拜晉文不敢必請隧以禮維持又二百餘年禮之功亦大矣下更戰國禮樂殆絶漢興禮出淹中后戴諸儒共爲補綴得百餘篇三鄭王肅之徒皆精其學而說或不同夫禮極天地朝廷宗廟凡人之大倫可謂廣矣雖二(一作百)家殊說豈不博哉自漢以來沿革之制有司之傳著于書者可以覽焉

樂類

三代禮樂自周之末其失(一作亡)已多又經秦世滅學之暴然書及論語孝經得藏孔氏(一作子)之家易以卜

並不集而詩本諷誦不專在於竹帛人得口以傳之故獨禮之於六經其亡最甚而樂又有聲器尤易爲壞失及漢興考求典籍而樂最缺（一作闕）絕學者不能自立遂并其說於禮家書爲五經流別爲六藝夫樂所以達天地之和而飭化萬物要之感格人神象見功德記曰五帝殊時不相沿樂所以王者有因時制作之盛何必區區求古遺缺（一作闕）至於律呂鍾石聖人之法雖更萬世可以考也自漢以來樂之沿革惟見史官之志其書不備隋唐所錄今著其存者云

春秋類

昔周法壞而諸侯亂平王以後不復雅而下同列國吳楚徐夷並僭稱王天下之人不禀周命久矣孔子生其（一作然）末世欲推明王道以扶（一作挾）周乃聘諸侯極陳君臣之理（一作禮）諸侯無能用者退而歸魯即其舊史考諸行事加以王法正其是非凡其所書一用周禮爲春秋十二篇以示後世後世學者傳習既久其說遂殊公羊高穀梁赤左丘明鄒氏夾氏分爲五家鄒夾最微自漢世已廢而三家盛行當漢之時易與論語分爲三詩分爲四禮分爲二及學者散亡僅存其一而餘家皆廢獨春秋三傳並行至今初孔子大修六經之文獨於春秋欲以禮法繩諸侯故其辭尤謹約而義微隱學者不能極其說故三家之傳於聖人之旨各有得焉太史公曰爲人君者不可不知春秋豈非王者之法具在乎

論語類

論語者蓋孔子相與弟子時人講問應答之言也孔子卒羣弟子論次其言而撰之漢興傳者三家魯人傳之謂之魯論齊人傳之謂之齊論而齊論增問王知道二篇今文無之出於孔子壁中者則曰古論有兩子張是三家者篇第先後皆所不同考今之次即所謂魯論者也

小學類

古者教學之法八歲而入小學以習六甲四方書數之藝至於成童而後授經儒者究極天地人神事物之理無所不通故其學有次第而後大成爲爾雅出於漢世正名命物講說者資之於是有訓詁之學文字之興隨世轉易務趨便省久後乃或亡其本（一作七字有或亡其本）三蒼之說始志字法而許慎作說文於是有偏傍之學五聲異律清濁相生而孫炎始作字音於是有音韻之學篆隸古文爲體各異秦漢以來學者

務極其能於是有字書之學先儒之立學其初為法未始不詳而明而後世猶或訛失（二字一作失之）故雖小學不可闕焉

正史類

昔孔子刪書上斷堯典下訖秦誓著為百篇觀其堯舜之際君臣相與吁俞和諧於朝而天下治三代已下約束賞罰而民莫敢違考其典誥誓命之文純深簡質丁寧委曲為體不同周衰史廢春秋所書尤謹密矣非惟史有詳略抑由時君功德薄厚異世而殊文武自司馬氏上採黃帝迄于漢武始成史記之一

家由漢以來千有餘歲其君臣善惡之迹史氏詳焉雖其文質不同要其治亂興廢之本可以考焉

編年類

昔春秋之後繼以戰國諸侯交（一作皆）亂而史官廢失策書所載紀次不完司馬遷始為紀傳表志之體網羅千載馳騁其文其後史官悉用其法春秋之義書元最謹一時無事猶空書其首月以謂四時不具則不足成年所以上尊天紀下（二字一作時紀）正人事自晉荀悅為漢紀始復編年之體學徒稱之後世作者皆與正史並行云

實錄類

實錄起於唐世自高祖至于（於一作）武宗其後兵盜相交史不暇錄而賈緯始作補錄十或得其二三五代之際尤多故矣天下乖隔號令並出傳記之士（一作事）訛謬尤多幸而中國之君實錄粗備其盛衰善惡之迹較然而著者不可泯矣

雜史類

周禮天子諸侯皆有史官晉之乘楚之檮杌考其紀事為法不同至于周衰七國交侵各尊其主是非多異尋亦磨（一作靡）滅其存無幾若乃史官失職畏怯回

隱則游談處士亦必各記其說以伸所懷然自司馬遷之多聞當其作史記必上採帝繫世本旁及戰國荀卿所錄以成其書則諸家之說可不備存乎

偽史類

周室之季吳楚可謂彊矣而仲尼脩春秋書荊以狄之雖其屢進不過子爵所以抑黜僭亂而使後世知懼三代之弊也亂極于七雄並主漢之弊也亂極于三國魏晉之弊也亂極于永嘉以來隋唐之弊也亂極于五代（一又有五代字）之際天下分為十三四而私竊名號者七國及大宋受命王師四征其係纍貢質請死

不暇九服遂歸于有德歷考前世僭竊之邦雖（一有甚字）因時苟偷自彊一方然卒歸于（二字一作於）一楊攺故錄于（一作於）篇以為賊亂之戒云

職官類

堯舜三代建官名數不同而周之六官備矣然漢唐之興皆因秦隋官號而損益之是以致治興化由此而言在（一作存）乎舉職勤（一作此字）事代天治物（二字一作二）而已至於車服印綬爵秩俸廩因時為制著于有司（一有者字）焉書曰無曠庶官又曰允釐百工夫百官象物奉職恭位此虞舜（一有之字）所以端拱無為而化成天下可不重哉

儀注類

昔漢諸儒得古禮十七篇以為儀禮而大射之篇獨曰儀蓋射主於容升降揖讓不可以失記曰禮之末節有司掌之凡為天下國家者莫不講乎三代之制其采章文物邦國之典存乎禮官秦漢以來世有損益至於（一作于）車旗服器有司所記遺文故事凡可錄者皆附于（一作於）史官云

刑法類

刑者聖人所以愛民之具也其禁暴止殺之意必本乎至仁然而執梃刃刑人而不疑者審得其當也故法家之說務原人情極其真偽必使有司不得銖寸輕重出入則其為書不得不備歷世之治因時制法緣民之情損益不常故凡法令之要皆著于篇

地理類

昔禹去水害定民居而別九州之名記之禹貢及周之興畫為九畿而宅其中內建五等之封外撫四荒之表職方之述備矣及其衰也諸侯並爭（二字一作爭并）并（一作□）吞割奪秦漢以來郡國州縣（一作邦州郡縣）廢興治亂割裂分屬更易不常至於日月所照要荒附叛山川風俗五方不同行師用兵順民施政考於圖諜可以覽焉

氏族類

昔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命氏由其德之薄厚自堯舜夏商周之先皆同出於黃帝而姓氏不同其後世封為諸侯者或以國為姓至於（一作于）公子公孫官邑謚族遂因而命氏其源流次序帝繫世本言之甚詳秦漢以來官邑謚族不自別而為姓又無賜族之禮至于近世遷徙不常則其得姓之因與夫祖宗世次人倫之記尤不可以不考焉

歲時類

詩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故堯舜南面而治考星之中以授人時秋成春作教民無失周禮六官亦因天地四時分其典職然則天時者聖人之所重也自夏有小正周公始作時訓日星氣節七十二候凡國家之政生民之業皆取則焉孔子曰吾不如老圃至於山翁野夫耕桑樹藝四時之說其可遺哉

傳記類

古者史官其書有法大事書之策小事載之簡牘至於風俗之舊耆老所傳遺言逸行（一作迹）史不及書則

傳記之說或有取焉然自六經之文諸家異學說或不同況乎幽人處士聞見各異或詳一時之所得或發史官之所諱參求考質可以備多聞焉

儒家類

仲尼之業垂之六經其道閎博君人治物百王之用微是無以為法故自孟軻揚雄荀況（一作卿）之徒又駕其說扶而大（一作本）之歷世諸子轉相祖述自名一家異端其言或破碎於大道然訂其作者之意要之孔氏不有殊焉

道家類

道家者流本清虛去健羨泊然自守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雖聖人南面之術（一作治）不可易也至或不究其本棄去仁義而歸之自然以因循為用則儒者病之（一有云字）

法家類

法家者流以法繩天下使一本於其術商君申韓之徒乃推而大之挾其說以干世主收取功名至其尊君抑臣辨職分輔禮制於王治不為無益然或狃細苛持刻深（深一作刻）不可不察者也

名家類

名家者流所以辨覈名實流別（源一作派）等威使上下之分不相踰也仲尼有云必也正名乎言為政之大本不可不正者也

墨家類

墨家者流其言貴儉兼愛尊賢右鬼非命上（一作尚）同此墨家之所行也孟子之時墨與揚其道塞路軻以墨子之術儉而難遵兼愛而不知親疏故辭而闢之然其彊本節用之說有足取焉

縱橫家類

春秋之際王政不明而諸侯交亂談說之士出於其

閒各挾其術以干時君其因時適（遇一作）變當權事而
制宜有足取焉

雜家類

雜家者流取儒墨名法合而兼之其言貫穿衆說無
所不通然亦有補於治理（道一作）不可廢焉（也一作）

農家類

農家者流衣食之本（大一作）原也四民之業其次曰農
稷播百穀勤勞天下功炳後世著見書史孟子聘列
國陳王道未始不究（竟一作）耕桑之勤漢興劭農勉人
為之著令今集其樹藝之說庶取法焉

小說類

書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又曰詢于芻蕘是小說之
不可廢也古者懼下情之壅於上聞故每歲孟春以
木鐸徇于路採其風謠而觀之至於俚言巷語亦足
取也今特列而存之

兵家類

周禮夏官司馬掌軍戎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書之洪
範八曰師易之繫辭取諸睽此兵之所由始也湯武
之時勝以仁義春秋戰國出奇獨變其術無窮自田
齊始著司馬之法漢興張韓之徒序次其書武帝之
世楊僕又捃摭之謂之紀奏孝成命任宏乃以權謀
形勢陰陽技巧析為四種錄是兵家之文既修列矣
然而司馬之法本之禮讓後世莫行焉惟孫武之書
法術大詳考今之列非特四種又雜以卜筮刑政之
說存諸篇云

崇文總目叙釋卷終

[illegible]聖人法（一作聖人之法）
[illegible]梅順（書作梅蹟）
[illegible]以後（一作已後）
[illegible]得其二三（一作得其二一）
[illegible]詩曰（闕詩字）

于役志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二十五

景祐三年丙子歲五月九日丙戌希文出知饒州

戊子送希文飲于祥源之東園

壬辰安道貶筠州

甲午師魯貶郢州

乙未安道東行不及送余與君貺追之不克還過君謨家遂召移之公期道滋景純夜飲

丁酉與損之送師魯于固子橋西興教寺余留宿明日道卿損之公期君貺君謨武平源叔仲輝皆來會飲晚乃歸余貶夷陵

己亥夜過邃卿家話別邃卿病也

庚子夜飲君貺家會者公期君謨武平秀才范鎮道滋飲婦家不來

辛丑舟次宋門夜至公期家飲會者君謨君貺景純穆之道滋飲婦家不來

壬寅出東水門泊舟不得岸水激舟橫于河幾敗家人驚走登岸而避遂泊亭子下損之來奕棋飲酒暮乃歸

癸卯君貺公期道滋先來登祥源東園之亭公期烹茶道滋鼓琴余與君貺奕已而君謨來景純穆之武平源叔仲輝損之壽昌天休道卿皆來會飲君謨景純穆之壽昌遂留宿明日子野始來君貺公期道滋復來子野還家餘皆留宿君謨作詩道滋擊方響穆之彈琴秀才韓傑居河上亦來會宿

乙巳晨興與宿者別舟既行武平來追及至下鏁見之少頃乃去午次陳留登庾廟

丙午在陳留

丁未次南京明日留守推官石介應天推官謝郛右軍巡判官趙袞曹州觀察推官蔣安石來小飲于河亭余疾不飲客皆醉以歸

六月己酉次柳子

庚戌過宿州與張參約泊靈壁鎮遊損之園會余有客住宿州參先發檥靈壁待余不至乃行晚次靈壁獨遊損之園舟失水道敗拖

辛亥次青陽

壬子至于泗州晚與國器小飲州廨中

癸丑始見春卿

甲寅乙卯丙辰獨在泗州始食淮魚

丁巳次洪澤與劉春卿同年黃孝恭相遇始識大理寺丞李惇裕洪澤巡檢顏懐玉者錢思公在洛時

故吏遂與四人者夜飲五鼓罷明日食畢解舟與
飲者别春卿復相送以前晚入沙河乘月夜行嚮
山陽與春卿聯句二鼓宿閘下黎明元均来遂至
楚州泊舟西倉始見安道于舟中安道會飲于倉
亭始食瓜出倉北門看雨與安道弈
庚申小飲舟中會者元均春卿安道余始飲酒移舟
檥城西門門閉従月以歸
辛酉安道解舟不果别與春卿弈于倉亭晚别春卿
壬戌與元均小飲倉北門舟中夜宿倉亭
癸亥夕與元均坐水次納涼已而大風雨震雹暴至
乙丑與隱甫及高繼隆焦宗慶小飲水陸院東亭看
雨始見荷花
丙寅與元均隱甫飲于西倉
丁卯隱甫来會登倉北堰上亭納涼邏客至遂及元
均小飲舟中已而大風震雹遂宿舟中
戊辰余生日具酒為壽于舟中
己巳與元均従舟北辰會隱甫小飲宿倉亭
庚午同年朱公綽来自京師
辛未子聰来自壽州夜飲倉亭留宿
壬申従舟飲于北辰
癸酉隱甫来飲别夜與元均小飲宿倉亭
甲戌知州陳亞小飲魏公亭看荷花與者隱甫朱公
綽晚移舟楚望亭陳従益来自京師見余於舟中
始聞君謨動静秀才陳策来自京師夜見余於楚
望亭作常州書自泊西倉至于楚望凡十有七日
乙亥次寶應
丙子至于高郵
七月丁丑復見子聰會飲弭節亭
戊寅遂與子聰同舟以前次邵伯
己卯至于揚州遇秀才廖倚夜與倚及子聰飲觀風
亭明日子聰之潤州廖倚之楚州伯起来宿觀風
亭
辛巳與伯起飲通諸亭會者集賢校理王君玉大理
寺丞許元太常寺太祝唐詔祠部員外郎蘇儀甫
壬午儀甫来小飲觀風亭會者許元唐詔君玉伯起
先歸
癸未與許元小飲通諸亭會者如壬午伯起不来
甲申與君玉飲壽寧寺寺本徐知誥故第李氏建國
以為孝先寺太平興國改今名寺甚宏壯畫壁尤
妙聞老僧云周世宗入揚州時以為行宮盡朽漫

之惟經藏院畫玄奘取經一壁獨在尤爲絕筆嘆
息久之
乙酉小飲秀才呂有家會者如壬午伯起不來余遂
留宿
丙戌至于真州大熱無水
辛卯飲僧于資福寺移舟溶溶亭處士謝去華援琴
待涼以入客舟
戊戌入客舟泊涵虛亭
庚子次江口
辛丑次長蘆
壬寅夜乘風次清涼寺
癸卯晨至江寧府
八月丙午猶在江寧
丁未小飲呂績家
己酉小飲于水閣
庚戌次采石
辛亥阻風與侍禁陳宗顏飲
壬子過太平州夜乘風宿帶星口
癸丑過蕪湖繁昌宿慈母磯
甲寅乘風晝夜行

丙辰禱小姑山神至江州
丁巳在江州約陳侍禁遊廬山余病呼醫者不果往
遂行次郭家洲
己未阻風郭家洲與澧陽縣令趙師道飲村市就村
人市羊供膳不得余疾謀還江州召廬山僧以醫
不果
庚申次盤唐港
辛酉至于蘄陽
壬戌小飲程珣家會册稜知縣著作佐郎范佑蘄春
主簿郭公美
癸亥次蘄洛橋江神得大魚
甲子至于磁湖
乙丑猶在磁湖自丁巳余體不佳至是小間
丙寅至于黄州
丁卯與知州夏屯田飲于竹樓興國寺火約余明日
竊杜飲不果夜登江瀕次漆磯
戊辰次雙柳夾
己巳次白楊夾
庚午至于鄂州始與令狐修己相識
辛未遣人之黃陂召家兄大風雨不克渡江而還

壬申小飲修己家遂留宿明日家兄来見余於修己
家始中酒睡兄家
甲戌飲于兄家
乙亥飲令狐家夜過兄家會宿
九月丙子次沌口
丁丑次昭化港夜大風舟不得泊禱江神
戊寅次穿石磯夜大風擊舟不得寢
己卯至岳州夷陵縣吏来接泊城外
庚辰假舟于鄂嬰
辛巳壬午入官舟

癸未入荆江次李家洲
甲申次烏沙
乙酉次魯洑
丙戌次塔子口觀魚望五鵶臺角望夫諸山
丁亥次石首夜大風
戊子阻風
壬辰次公安渡

右于役志一卷雖非著述流傳至今則不可略按
夷陵抵京師一千六百里公與尹師魯書云臨行
臺吏催苛百端始謀陸行以大暑又無馬乃沿汴
絕淮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纔至荆南
與此志合自公安後闕而不録既以十月二十六
日到官則留荆約旬餘正庭參轉運時也

于役志卷終

僅上亭 僅字疑
朽漫 合是朽漫
玄奘 疑是玄奘
飲僧 疑飲字

歸田録序

歸田録者朝廷之遺事史官之所不記與夫士大夫笑談之餘而可録者録之以備閑居之覽也有聞而誚余者曰何其迂哉子之所學者修仁義以為業誦六經以為言其自待者宜如何而幸蒙人主之知備位朝廷與聞國論者蓋八年于兹矣既不能因時奮身遇事發憤有所建明以為補益又不能依阿取容以徇世俗使怨疾謗怒叢于一身以受侮于羣小當其驚風駭浪卒然起扵不測之淵而蛟鱷黿鼉之怪方駢首而闖伺乃措身其間以蹈必死之禍賴天子仁聖惻然哀憐脫扵垂涎之口而活之以賜其餘生之命曾不聞吐珠銜環效蛇雀之報蓋方其壯也猶無所為今既老且病矣是終負人主之恩而徒久費大農之錢為太倉之鼠也為子計者謂宜乞身于朝退避榮寵而優游田畝盡其天年猶足竊知止之賢名而乃裴回俯仰久之不決此而不思尚何歸田之録乎余起而謝曰凡子之責我者皆是也吾其歸哉予姑待治平四年九月乙未廬陵歐陽脩序

歸田録卷第一

太祖皇帝初幸相國寺至佛像前燒香問當拜與不拜僧録贊寧奏曰不拜問其何故對曰見在佛不拜過去佛贊寧者頗知書有口辯其語雖類俳優然適會上意故微笑而頷之遂以為定制至今行幸燒香皆不拜也議者以為得禮

開寶寺塔在京師諸塔中最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預浩所造也塔初成望之不正而勢傾西北人怪而問之浩曰京師地平無山而多西北風吹之不百年當正也其用心之精蓋如此國朝以來木工一人而已至今木工皆以預都料為法有木經三卷行於世世傳浩惟一女年十餘歲每臥則交手於胸為結構狀如此踰年撰成木經三卷今行於世者是也

國朝之制知制誥必先試而後命有國以來百年不試而命者纔三人陳堯佐楊億及脩忝與其一爾

仁宗在東宮魯肅簡公（宗道）為諭德其居在宋門外俗謂之浴堂巷有酒肆在其側號仁和酒有名於京師公往往易服（衣一作）微行飲于其中一日真宗急召公將有所問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自仁和肆中飲歸中使遽先入白乃與公約曰上若怪公來遲

當託何事以對寧先見教冀不異同公曰但以實告
中使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
之大罪（罪一作大）也中使嗟歎而去真宗果問使者具如
公對真宗問曰公（一作）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
無器皿酒肆百物具（俱一作）備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
客自遠來遂與之飲然臣既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
真宗笑曰卿為宮臣恐為御史所彈然自此奇公以
為忠實可大用晚年每為章獻明肅太后言群臣可
大用者數人公其一也其後章獻皆用之
太宗時親試進士每以先進卷子者賜第一人及第

孫何與李庶幾同在科場皆有時名庶幾文思敏速
何尤苦思遲會言事者上言舉子輕薄為文不求義
理惟以敏速相誇曰言庶幾與舉子於餅肆中作賦
以一餅熟成一韻者為勝太宗聞之大怒是歲殿試
庶幾最先進卷子遽叱出之由是何為第一
故參知政事丁公（度）晁公（宗慤）往時同在館中喜相
諧謔晁因遷職以啓謝丁時丁方為群牧判官乃戲
晁曰啓事更不奉答當以粟墼一車為報晁答曰得
墼勝於得啓聞者以為善對
石資政（中立）好諧謔士大夫能道其語者甚多嘗因

入朝遇荆王迎授東華門不得入遂自左掖門入有
一朝士好事語言問石云何為自左（去聲）掖門入石方
趍班且走且答曰秪為大（他音）王迎授聞者無不大笑
楊大年方與客棊石自外至坐於一隅大年因誦賈
誼鵩賦以戲之云止於坐隅貌甚閑暇石遽答曰口
不能言請對以臆
故老能言五代時事者云馮相（道）和相（凝）同在中書
一日和問馮曰公靴新買其直幾何馮舉左足示和
曰九百和性褊急遽回顧小吏云吾靴何得用一千
八百因詬責久之馮徐舉其右足曰此亦九百於是

烘堂大笑時謂宰相如此何以鎮服百僚
錢副樞（若水）嘗遇異人傳相法其事甚怪錢公後傳
楊大年故世稱此二人有知人之鑒仲簡揚州人也
少習明經以貧傭書大年門下大年一見奇之曰子
當進士及第官至清顯乃教以詩賦簡天禧中舉進
士第一甲及第官至正郎天章閣待制以卒謝希深
為奉禮郎大年尤喜其文每見則欣然延接既去則
歎息不已鄭天休在公門下見其如此怪而問之大
年曰此子官亦清要但年不及中壽爾希深官至兵
部員外郎知制誥卒年四十六皆如其言希深初以

奉禮郎鎖廳應進士舉以啓事謁見大年有云曳鈴其空上念無君子者解組不顧公其如蒼生何大年自書此四句于扇曰此文中虎也由是知名

太祖時郭進為西山廵撿有告其陰通河東劉繼元將有異志者太祖大怒以其誣害忠臣命縛其人予進使自處置進得而不殺謂曰爾能為我取繼元一城一寨不止贖爾死當請賞爾一官歲餘其人誘其一城來降進具其事送之于朝請賞以官太祖曰爾誣害我忠良此纔可贖死爾賞不可得也命以其人還進進復請曰使臣失信則不能用人矣太祖於是賞以一官君臣之間蓋如此

魯肅簡公立朝剛正嫉惡少容小人惡之私目為魚頭當章獻垂簾時屢有補益讜言正論士大夫多能道之公既卒太常謚曰剛簡議者不知為美謚以為因謚譏之竟改曰肅簡公與張文節公（知白）當垂簾之際同在中書二公皆以清節直道為一時名臣而魯尤簡易若曰剛簡尤得其實也

宋尚書祁為布衣時未為人知孫宣公奭一見奇之遂為知己後宋舉進士驟有時名故世稱宣公知人公嘗語其（此一字無）門下客曰近世謚用兩字而文臣必謚為文皆非古也吾死得謚曰宣若戴足矣及公之卒宋方為禮官遂謚曰宣成其志也

嘉祐二年樞密使田公（況）罷為尚書右丞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罷樞密使當降麻而上以制除蓋往時高若訥罷樞密使所除官職正與田公同亦不降麻遂以為故事真宗時丁晉公（謂）自平江軍節度使除兵部尚書參知政事節度使當降麻而朝議惜之遂止以制除近者陳相（執中）罷使相除僕射乃降麻龐籍罷節度使除觀文殿大學士又不降麻蓋無定制也

寶元康定之間余自貶所還過京師見王君貺初作舍人自契丹使歸余時在坐見都知押班殿前馬步軍聯騎立門外呈榜子稱不敢求見舍人遣人謝之而去至（此一字無）慶曆三年余作舍人此禮已廢然三衙管軍臣僚於道路相逢望見舍人呵引者即斂馬駐立前呵者傳聲太尉立馬急遣人謝之比舍人馬過然後敢行後予官于外十年而還遂入翰林為學士見三衙呵引甚雄不復如當時與學士相逢分道而過更無斂避之禮蓋兩制漸輕而三衙漸重舊制侍衛親軍與殿前分為兩司自侍衛司不置馬步軍都

指揮使止置馬軍指揮使步軍指揮使（一作止馬步軍指揮使）以來侍衛一司自分為二故與殿前司列為三衛也五代軍制已無典法而今又非其舊制者多矣

國家開寶中所鑄錢文曰宋通元寶至寶元中則曰皇宋通寶近世錢文皆著年號惟此二錢不然者以年號有寶字文不可重故也

太祖建隆六年將議改元語宰相勿用前世舊號於是改元乾德其後因於禁中見內人鏡背有乾德之號以問學士陶穀穀曰此偽蜀時年號也因問內人乃是故蜀王時人太祖由是益重儒士而歎宰相（一有之字）寡聞也

仁宗即位改元天聖時章獻明肅太后臨朝稱制議者謂撰號者取天字於文為二人以為二人聖者悅太后爾至九年改元明道又以為明字於文日月並也與二人旨同無何以犯契丹諱明年遽（一作遂）改曰景祐是時連歲天下大旱改元詔意冀以迎和氣也五年因郊又改元曰寶元自景祐初群臣慕唐玄宗以開元加尊號遂請加景祐於尊號之上至寶元亦然是歲趙元昊以河西叛改姓元氏朝廷惡之遽改元曰康定而不復加於尊號而好事者又曰康定乃謚爾明年又改曰慶曆至九年大旱河北尤甚民死者十八九於是又改元曰皇祐猶景祐也六年日蝕四月朔以謂正陽之月自古所忌又改元曰至和三年仁宗不豫久之康復又改元曰嘉祐自天聖至此凡年號九皆有謂也

寇忠愍公準之貶也初以列卿知安州既而又貶衡州副使又貶道州別駕遂貶雷州司戶時丁晉公與馮相拯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欲貶崖州而丁忽自疑語馮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唯唯而已丁乃徐擬雷州及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當時好事者相語曰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比丁之南也寇復移道州寇聞丁當來遣人以蒸羊逆於（作迓于）境上而收其僮僕杜門不放出聞者多以（一作公）為得體

楊文公（億）以文章擅天下然性特剛勁寡合有惡之者以事譖之大年在學士院忽夜召見於一小閤深在禁中既見賜茶從容顧問久之出文稾數篋以示大年云卿識朕書蹟乎皆朕自起草未嘗命臣下代作也大年惶恐不知所對頓首再拜而出乃知必為人所譖矣由是佯狂奔于陽翟真宗好文初待大年眷顧無比晚年恩禮漸衰亦由此也

王文正公曾為人方正持重在中書最為賢相嘗謂大臣執政不當收恩避怨公嘗語尹師魯曰恩欲歸己怨使誰當聞者歎服以為名言

李文靖公沆為相沈正厚重有大臣體嘗曰吾為相無他能唯不改朝廷法制用此以報國士大夫初聞此言以謂不切於事及其後當國者或不思事體或政恩取譽屢更祖宗舊制遂至官兵冗濫不可勝紀而用度無節財用（一作力）匱之公私困弊推迹其事皆因執政不能遵守舊規妄有更改（改一作數）所致至此始知公言簡而得其要由是服其識慮之精

陶尚書穀為學士嘗晚召對太祖御便殿陶至望見上將前而復卻者數四左右催宣甚急穀終彷徨不進太祖笑曰此措大索事分顧左右取袍帶來上已束帶穀遽趨入

薛簡肅公知開封府時明參政鎬為府曹官簡肅待之甚厚直以公輔期之其後公守秦益常辟以自隨優禮特異有問於公何以知其必貴者公曰其為人端肅其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貴臣相也其後果至參知政事以卒時皆服公知人

臘茶出（一作劍）於劍建草茶盛於兩浙兩浙之品日注為第一自景祐已後洪州雙井白芽漸盛近歲製作尤精囊以紅紗不過一二兩以常茶十數斤養之用辟暑濕之氣其品遠出日注上遂為草茶第一

仁宗退朝常命侍臣講讀於邇英閣賈侍中昌朝時為侍講講春秋左氏傳每至諸侯淫亂事則略而不說上問其故賈以實對上曰六經載此所以為後王鑒（一作監）戒何必諱

丁晉公自保信軍節度使知江寧府召為參知政事中書以丁節度使召學士草麻時盛文肅為學士以為參知政事合用舍人草制遂以制除丁甚恨之

寇忠愍之貶所素厚者九（二字作之）一人自盛文肅已下皆坐斥逐而楊大年與寇公尤善丁晉公憐其才曲保全之議者謂丁所貶朝士甚多獨於大年能全之大臣愛才一節可稱也

太祖時以李漢超為關南巡檢使捍北虜與兵三千而已然其齊州賦稅最多乃以為齊州防禦使悉與一州之賦俾之養士而漢超武人所為多不法久之關南百姓詣闕訟漢超貸民錢不還及掠其女以為妾太祖召百姓入見便殿賜以酒食慰勞之徐問曰自漢超在關南契丹入寇者幾何百姓（二字作對）一曰無也

太祖曰往時契丹入寇邊將不能禦河北之民歲遭刼虜汝於此時能保全其貲財婦女乎今漢超所取孰與契丹之多又問訟女者曰汝家幾女所嫁何人百姓具以對太祖曰然則所嫁皆村夫也若漢超者吾之貴臣也以愛汝女則取之得之必不使失所與其嫁村夫孰若處漢超家富貴於是百姓皆感悅而去太祖使人語漢超曰汝須錢何不告我而取於民乎乃賜以銀數百兩曰汝自還之使其感汝也漢超感泣誓以死報

仁宗萬機之暇無所翫好惟親翰墨而飛白尤爲神妙凡飛白以點畫象物形而點最難工至和中有書待詔李唐卿撰飛白三百點以進自謂窮盡物象上亦頗佳之乃特爲清淨二字以賜之其六點尤爲奇絶又出三百點外

仁宗聖性恭儉至和二年春不豫兩府大臣日至寢閤問聖體見上器服簡質用素漆唾壺盂子素甆盞進藥御榻上衾褥皆黃絁色已故暗宮人遽取新衾覆其上亦黃絁也然外人無知者惟兩府侍疾因（一作因侍疾）見之爾

陳康肅公堯咨善射當世無雙公亦以此自矜嘗射於家圃有賣油翁釋擔而立睨之久而不去見其發矢十中八九但微頷之康肅問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無他但手熟爾康肅忿然曰爾安敢輕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蘆置於地以錢覆其口徐以杓酌油瀝之自錢孔入而（一作而入）錢不濕因曰我亦無他惟手熟爾康肅笑而遣之此與莊生所謂解牛斲輪者何異

至和初陳恭公罷相而并用文富二公（彥博）正衙宣麻之際上遣小黃門（一有三第二字）密於百官班中聽其論議而二公久有人望一旦復用朝士往往相賀黃門具奏上大悅余時爲學士後數日奏事垂拱殿上問新除彥博等外議如何余以朝士相賀爲對上曰自古（一作古之）人君用人或以夢卜苟不知人當從人望夢卜豈足憑耶故余作文公批答云永惟商周之所記至以夢卜而求賢孰若用搢紳之公言從中外之人望者具述上語也

王元之在翰林嘗草夏州李繼遷制繼遷送潤筆物數倍於常然用啓頭書送（一作送）拒而不納蓋惜事體也近時舍人院草制有送潤筆物稍後時者必遣院子詣門催索而當送者往往不送相承既久今索者

送者皆恬然不以爲怪也
内中舊有玉石三清真像初在真遊殿既而大内火遂遷於玉清昭應宮已而玉清又大火又遷於洞真洞真又火又遷於上清上清又火皆焚蕩無孑遺遂(一有又字)遷於景靈而宮司道官相與惶恐上言真像所至輒火景靈必不免願遷(一作乞移二字)他所遂遷於集禧宮迎祥池水心殿而都人謂之行火真君也
丁文簡公度罷參知政事爲紫宸殿學士即文明殿學士也文明本有大學士爲宰相兼職又有學士爲諸學士之首後以文明者真宗謚號也遂更曰紫宸

近世學士皆以殿名爲官稱如端明資政是也丁既受命遂稱曰丁紫宸議者又謂紫宸之號非人臣之所宜稱遂更曰觀文觀文是隋煬帝殿名理宜避之蓋當時不知然則朝廷之事(一作士)不可以不學也
王冀公欽若罷參知政事而真宗眷遇之意未衰特置資政殿學士以寵之時寇萊公在中書定其班位依雜學士在翰林學士下冀公因訴于上曰臣自學士拜參知政事今無罪而罷班反在下是貶也真宗爲特加(一作置)大學士班在翰林學士上其寵遇如此
景祐中有郎官皮仲容者偶出街衢爲一輕薄子所戲遽前賀云聞君有臺憲之命仲容立馬媿謝久之徐問其何以知之對曰今新制臺官必用稀姓者故以君姓知之爾蓋是時三院御史乃仲簡論程掌禹錫也聞者傳以爲笑
太宗時宋白賈黄中(一作李)至呂蒙正蘇易簡五人同時拜翰林學士承旨扈蒙贈之以詩云五鳳齊飛入翰林其後呂蒙正爲(一作至)宰相賈黄中李至蘇易簡皆至參知政事宋白官至尚書老於承旨皆爲名臣
御史臺故事三院御史言事必先白中丞自(一有中丞二字)劉子儀爲中丞始牓臺中今後御史有所言不須先

白中丞雜端至今如此
丁晉公之南遷也行過潭州自作齋僧疏(一有文字)云補仲山之袞雖曲盡於巧心和傅說之羹實難調於衆口其少以文稱晚年詩筆尤精在海南篇詠尤多如草解忘憂憂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一有之句二字)尤爲人所傳誦
張僕射齊賢體質豐大飲食過人尤嗜肥豬肉每食數斤天壽院風藥黑神丸常人所服不過一彈丸公常以五七兩爲一大劑夾以胡餅而頓食之淳化中罷相知安州安陸山郡未嘗識達官見公飲啗不類

常人舉郡驚駭嘗與賓客會食厨吏置一金漆大桶於廳側窺(一作覦)視公所食如其物投桶中至暮酒漿浸漬漲溢滿桶郡人嗟愕以謂享富貴者必有異於人也然而晏元獻公清瘦如削其飲食甚微每析半餅以筯卷之抽去其筯内捻頭一莖而食(一有之字)此亦異於常(一無此字)人也

宋宣獻公(綬)夏英公(竦)同試童行誦經有一行者誦法華經不過問其習業幾年矣曰十年也二公笑且閔之因各取法華經一部誦之宋公十(一作五)日夏公七日不復遺一字人性之相遠(一有也字)如此

樞密曹侍中(利用)澶淵之役以殿直使於契丹議定盟好由是進用當莊獻明肅太后時以勲舊自處權傾中外雖太后亦嚴憚之但呼侍中而不名凡内降恩澤皆執不行然以其所執既多故有二執而又降出者(一無此字)則不得已而行之久之為小人(一有之字)所測凡有求而三降不行者必又請之太后曰侍中已不行矣請者徐啓曰臣已告得侍中宅嬭婆或其親信為言之許矣於是又降出曹莫知其然也但以三執不能已僶俛行之於是太后大怒自此切齒遂及曹芮之禍乃知大臣功高而權盛禍患之來非智慮所能防也

曹侍中在樞府務革僥幸而中官尤被裁抑羅崇勲時為供奉官監後苑作歲滿敘勞過求恩賞内中唐突不已莊獻太后怒之簾前諭曹使召而戒勵曹歸院坐廳事召崇勲立庭中去其巾帶困辱久之乃取狀以聞崇勲不勝其耻其後曹芮事作鎮州急奏言芮反狀仁宗太后大驚崇勲適在側因自請行既受命喜見顔色晝夜疾馳鍛成其獄芮既被誅曹初貶隨州再貶房州行至襄陽渡北津監送内臣楊懷敏指江水謂曹曰侍中好一江水盖欲其自投也再三

言之曹不諭至襄陽驛遂逼其自縊

宋鄭公(庠)初名郊字伯庠與其弟(祁)自布衣時名動天下號為二宋其為知制誥仁宗驟加奬眷便欲大用有忌其先進者譖之謂其姓符國號名應郊天又曰郊音交也交者替代之名也宋交其言不祥仁宗遽命改之公怏怏不獲已乃改為庠字公序公後更踐二府二十餘年以司空致仕兼享福壽而(一作以)終而譖者竟不見用以卒可以為小人之戒也

曹武惠王(彬)國朝名將勲業之盛無與為比嘗曰自吾為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

居堂室弊壞子弟請加脩葺公曰時方大冬牆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蓋如此既平江南回詣閤門入見牓子稱奉勑江南勾當公事回其謙恭不伐又如此

真宗好文雖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器識每御崇政賜進士及第必召其高第三四人並列於庭更察其形神磊落者始賜第一人及第或取其所試文辭有理趣者徐奭鑄鼎象物賦云足惟下正詎聞公餗之欹傾鉉乃上居實取王臣之威重遂以為第一蔡齊置器賦云安天下於覆盂其功可大遂以為第一人

錢思公生長富貴而性儉約閨門用度為法甚謹子弟輩非時不能輒取一錢公有一珊瑚筆格平生尤所珍惜常置之几案子弟有欲錢者輒竊而藏之公即悵然自失乃牓于家庭以錢十千贖(一作購)之居一二日子弟佯為求得以獻公欣然以十千賜之他日有欲錢者又竊去一歲中率五七如此公終不悟也余官西都在公幕親見之每與同僚歎公之純德也

國朝雅樂即用王朴所製周樂太祖時和峴以為聲高遂下其一律然至今言樂者猶以為高云今黃鍾乃古夾鍾也景祐中李照作新(一作仁斛一作)樂又下其聲太常歌工以其(一作為)太濁歌不成聲當鑄鍾時乃私賂鑄匠使減其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叶而成聲而照竟不知以此知審音作樂之難也照每謂人曰聲高則急促下則舒緩吾樂之作久而可使人心感之皆舒和而人物之生亦當豐大王侍讀洙身尤短小常戲之曰君樂之成能使我長(一有大字)乎聞者以為笑而樂成竟不用

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云(一作亦)是寇萊公燭法公嘗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

人至官舍見廁溷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杜祁公為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為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有南遷之禍遂歿不返雖其不幸亦可以為戒也

故事學士在內中院吏朱衣雙引太祖朝李昉為學士太宗在南衙朱衣一人前引而已昉(一有昉字)亦去其一人至今如此

往時學士入劄子不著姓但云學士臣某先朝盛度丁度並為學士遂著姓以別之其後遂皆著姓

晏元獻公以文章名譽少年居富貴性豪俊所至延賓客一時名士多出其門罷樞密副使為南京留守時年三十八幕下王琪張亢最為上客亢體肥大琪目為牛琪瘦骨立亢目為猴二人以此自相譏誚琪嘗嘲亢曰張亢觸牆成八字亢應聲曰王琪望月叫三聲一坐為之大笑

楊文公常戒其門人為文宜避俗語既而公因作表云伏惟陛下德邁九皇門人鄭戩遽請於公曰未審何時得賣生菜於是公為之大笑而易之

夏英公竦父官於河北景德中契丹犯河北遂歿于陣後公為舍人丁母憂起復奉使契丹公辭不行其表云父歿王事身丁母憂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拜禮當枕塊忍聞夷樂之聲當時以為一作稱四六偶對最為精絶

孫何孫僅俱以能文馳名一時僅為陜西轉運使作驪山詩二篇其後篇有云秦帝墓成陳勝起明皇宮就祿山來時方建玉清昭應宮有惡僅者欲中傷之因録其詩以進真宗讀前篇云朱衣吏引上驪山遽曰僅小器也此何足誇遂棄不讀而陳勝祿山之語卒得不一作不得聞人以為幸也

楊大年每欲一作遇作文則與門人賓客飲博投壺奕棊一作二字一作至語笑諠譁而不妨構思以小方紙細書揮翰如飛文不加點每盈一幅則命門人傳録門人疲於應命頃刻之際成數千言真一代之文豪也

楊大年為學士時草荅契丹書云鄰壤交歡進草既入真宗自注其側云朽壤鼠壤糞壤大年遽改為鄰境明旦引唐故事學士作文書有所改為不稱職當罷因亟求解職真宗語宰相曰楊億不通商量真有氣性一作性氣

太常所用王朴樂編鐘皆不圓而側垂自李照胡瑗之徒皆以為非及照作新樂將鑄編鐘給銅一有於鑄字鑄瀉務得古編鐘一枚工人不敢銷毀遂藏於太常鐘不知何代所作其銘曰一作云粤朕皇祖寶龢鐘粤斯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叩其聲與王朴夾則清聲合而其形不圓一有而字側垂正與朴鐘同然後知朴博古好學不為無據也其後胡瑗改鑄編鐘遂圓其形而下垂叩之揜鬱而不揚其鑄鐘又長甬而震掉其聲不和著作佐郎劉羲叟竊謂人曰此與周景王無射鐘無異必有眩惑之疾未幾仁宗得疾人以羲叟之言驗矣其樂亦尋廢一有不用二字

自太宗崇奬儒學驟擢高科至輔弼者多矣蓋(一作自)太平興國二年至天聖八年二十三榜由呂文穆公(蒙正)而下大用二十七(一作五)人而三人並登兩府惟天聖五年一榜而已是歲王文安公(堯臣)第一今昭文相公韓僕射(琦)西廳參政趙侍郎(槩)第二第三人也予忝與二公同府每見語此以爲科場盛事自景祐元年已後至今治平三年三十餘年十二榜五人已上未有一人登兩府者亦可怪也

歸田錄卷第一

歸田錄卷第二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二十七

真宗朝歲歲賞花釣魚羣臣應制甞一歲臨池久之而御釣不食時丁晉公(謂)應制詩云鶯驚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真宗稱賞羣臣皆自以爲不及也

趙元昊二子長曰佞令受次曰諒祚諒祚之母尼也有色而寵佞令受母子怨望而諒祚母之兄曰沒藏訛哤者亦黠虜也因教佞令受以弒逆之謀元昊已見殺訛哤遂以弒逆之罪誅佞令受子母而諒祚乃得立而年甚幼訛哤遂專夏國之政其後諒祚稍長卒殺訛哤滅其族元昊爲西鄙患者十餘年國家因天下之力有事於一方而敗軍殺將不可勝數然未嘗少挫其鋒及其困於女色禍生父子之間以亡其身此自古賢智之君或不能免况夷狄乎訛哤教人之子殺其父以爲己利而卒亦滅族皆理之然也

晏元獻公喜評詩甞曰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未是富貴語不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善言富貴者也人皆以爲知言

契丹阿保機當唐末五代時最盛開平中屢遣使聘梁梁亦遣人報聘今世傳(一有學士二字)李琪金門集有賜

契丹詔乃為阿布機當時書詔不應有誤而自五代以来見於他書者皆為阿保機雖今契丹之人自謂之阿保機亦不應有失又有趙志忠者本華人也自幼陷虜為人明敏在虜中舉進士至顯官既而脫身歸國能述虜中君臣世次山川風物甚詳又云阿保機虜人實謂之阿保謹未莫一作知孰是也一铺此聖人所以慎於傳疑也

真宗尤重儒學今科場條制皆當時所定至今每親試進士已放及第自十人已上御試卷子並錄本於真宗影殿前焚燒制舉登科者亦然

近時名畫李成巨然山水包鼎虎趙昌花果成官至尚書郎其山水寒林往往人家有之巨然之筆惟學士院玉堂北壁獨存人間不復見也包氏宣州人世以畫虎名家而鼎最為妙今子孫猶以畫虎為業而曾不得其髣髴也昌花寫生逼真而筆法輭俗笏一作殊無古人格致然時亦未有其比遇一此作詩未有

寇萊公在中書與同列戲云水底日為天上日未有對而會揚大年適來白事因請其對大年應聲曰眼中人是面前人一坐稱為的對

朝廷之制有因偶出一時而遂為故事者契丹人使見辭賜宴雖學士員雖多皆赴坐惟翰林學士秖召當直一員人一作餘皆不赴諸王宮教授入謝祖宗時偶因便殿不御袍帶見之至今教授入謝必俟上入內解袍帶復出見之有司皆以為定制也

處士林逋居於杭州西湖之孤山逋工筆畫善為詩如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輈頗為士大夫所稱又梅花詩云踈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評能一作詩者謂前世詠梅者多矣未有此句也又其臨終為句云茂陵他日求遺稾猶喜曾無封禪書尤為人稱傳一作誦自逋之卒湖山寂寥寞一作未有繼者

俚諺云趙老送燈臺一去更不来不知是何等語雖士大夫子一作亦往往道之天聖中有尚書郎趙世長者常以滑稽自負其老也求為西京留臺御史有輕薄子送以詩云此回真是送燈臺世長深惡之亦以不能酬酢為恨其後竟卒於留臺也

官制稱一作廢久矣今其名稱訛謬者多雖士大夫皆從俗不以為怪皇女為公主其夫必拜駙馬都尉故謂之駙馬宗室女封郡主者謂其夫為郡馬縣主者為縣馬不知何義也

唐制三衛官有司階司戈執干執戟謂之四色官今

三衙廢無官屬惟金吾有一人每日於正衙放朝喝不坐直謂之四色官尤可笑也

京師諸司庫務皆由三司舉官監當而權貴之家子弟親戚因緣請託不可勝數為三司使者常以為患田元均為人寬厚長者其在三司深厭干請者雖不能從然不欲峻拒之每溫顏強笑以遣之嘗謂人曰作三司使數年強笑多矣直笑得面似靴皮士大夫聞者傳以為笑然皆服其德量也

茶之品莫貴於龍鳳謂之團茶凡八餅重一斤慶曆中蔡君謨為福建路轉運使始造小片龍茶以進其品絕精一作精絕謂之小團凡二十餅重一斤其價直金二兩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每因南郊致齋中書樞密院各賜一餅四人分之宮人往往縷一作鏤金花於其上蓋其貴重如此

太宗時有待詔賈玄以碁供奉號為國手邇來數十年未有繼者近時有李憨子者頗為人所稱云舉世無敵手然其人狀貌昏濁垢穢不可近蓋里巷庸人也不足置之罇俎間故胡旦嘗語人曰以碁為易解則如旦聰明尚或不能以為難解則愚下小人往往造於精絕信如其言也

王副樞疇之夫人梅鼎臣之女也景彝初除樞密副使梅夫人入謝慈壽宮太后問夫人誰家子對曰梅鼎臣女也太后笑曰是梅聖俞家乎由是始知聖俞名聞於宮禁也聖俞在時家甚貧余或至其家飲酒甚醇非常人家所有問其所得云皇親有好學者宛轉致之余又聞皇親有以錢數千購梅詩一篇者其名重於時如此

錢思公雖生長富貴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時嘗語僚屬言平生惟好讀書坐則讀經史臥則讀小說上廁則閱小辭蓋未嘗頃刻釋卷也謝希深亦言宋公垂同在史院每走廁必挾書以往諷誦之聲琅然聞於遠近其篤學如此余因謂希深曰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馬上枕上廁上也蓋惟此尤可以屬思爾

國朝宰相最少年者惟王溥罷相時父母皆在人以為榮今富丞相弼入中書時年五十二太夫人在堂康強後三年太夫人薨有司議贈䘏之典云無見任宰相丁憂例是歲三月十七日春宴百司已具前一夕有旨富某母喪在殯特罷宴此事亦前世未有

皇祐二年嘉祐七年季秋大享皆以大慶殿為明堂

蓋明堂者路寢也方於寓祭國丘斯為近禮明堂額
御篆以金填字門牌亦御飛白皆皇祐中所書神翰
雄偉勢若飛動余詩云寶墨飛雲動金文耀日晶者
謂二牌也
錢思公官兼將相階勳品皆第一自云平生不足者
不得於黃紙書名每以為恨也
三班院所領使臣八千餘人涖事于外其罷而在院
者常數百人每歲乾元節醵錢飯僧進香合以祝聖
壽謂之香錢判院官常利其餘以為餐錢羣牧司領
內外坊監使副判官比佗司俸入最優又歲收糞墼

錢頗多以充公用故京師為之語曰三班喫香羣牧
喫糞也
咸平五年南省試進士有教無類賦王沂公為第一
賦盛行於世其警句有云神龍異稟猶嗜欲之可求
纖草何知尚薰蕕而相假時有輕薄子擬作四句云
相國寺前熊翻筋斗望春門外驢舞柘枝議者以謂
言雖鄙俚亦著題也
國朝之制自學士已上賜金帶者例不佩魚若奉使
契丹及館伴北使則佩事已復去之惟兩府之臣則
賜佩謂之重金初太宗嘗曰玉不離石犀不離角可

貴者惟金也乃創為金銙之制以賜羣臣方團毬路
以賜兩府御仙花以賜學士以上今俗謂毬路為笏
頭御仙花為荔枝皆失其本號也
宋丞相庠早以文行負重名於時晚年尤精字學嘗
手校郭忠恕佩觿三篇寶翫之其在中書堂吏書牒
尾以俗體書宋為宋公見之不肯下筆責堂吏曰吾
雖不才尚能見姓書名此不是我姓堂吏惶懼改之
乃肯書名
京師食店賣酸䭕者皆大出書一作牌牓於通衢而俚
俗昧於字法轉酸從食䭕從臽有滑稽子謂人曰彼

家所賣餕餡音俊不知為何物也飲食四方異宜而
名號亦隨時俗言語不同至或傳者轉失其本湯餅
唐人謂之不托今俗謂之餺飥矣晉束皙餅賦有饅
頭薄持起溲牢九之號惟饅頭至今名存而起溲牢
九皆莫曉為何物薄持荀氏又謂之薄夜亦莫知何
物也
嘉祐八年上元夜賜中書樞密院御筵于相國寺羅
漢院國朝之制歲時賜宴多矣自兩制已上皆與惟
上元一夕祇賜中書樞密院雖前兩府見任使相皆
不得與也是歲昭文韓相公一作集賢曾公樞密張太

尉皆在假不赴惟余與西廳趙侍郎（槩）副樞胡諫議宿吳諫議奎四人在席酒半相顧四人者皆同時翰林學士相繼登二府前此未有也因相與道玉堂舊事為笑樂遂皆引滿劇飲亦一時之盛事也

國朝之制大宴樞密使副不坐侍立殿上既而退就御廚賜食與閤門引進四方館使列坐廡下親王一人伴食每春秋賜衣門謝則與內諸司使副班于垂拱殿外廷中而中書則別班謝于門上故朝中為之語曰廚中賜食階下謝衣蓋樞密使唐制以內臣為之故常與內諸司使副為伍自後唐莊宗用郭崇韜

與宰相分秉朝政文事出中書武事出樞密自此之後其權漸盛至今（本一作）朝遂號為兩府事權進用祿賜禮遇與宰相均惟日趨內朝侍宴賜衣等事尚循唐舊其任隆輔弼之崇而雜用內諸司故事使朝廷制度輕重失序蓋沿革異時因循不能釐正也

蔡君謨既為余書集古錄目序刻石其字尤精勁為世所珍余以鼠鬚栗尾筆銅綠筆格大小龍茶惠山泉等物為潤筆君謨大笑以為太清而不俗後月餘有人遺余以清泉香餅一篋者君謨聞之歎曰香餅來遲使我潤筆獨（循一作）無此一種佳（此一字一作絕）物茲又可笑也清泉地名香餅石炭也用以焚香一餅之火可終日不滅

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晚年與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士大夫莫不歎惜其初受勑修唐書語其妻刁氏曰吾之修書可謂猢猻入布袋矣刁氏對曰君於仕宦亦何異鮎魚上竹竿耶聞者皆以為善對（一作昔梅聖俞以詩名當世然終不得一館職晚年在唐書局充修書官尚冀書成明勞得一點職以償素願書垂就而卒時人莫不歎其奇薄其初修唐書也常竊歎曰吾今可謂猢猻入布袋）

仁宗初立今上為皇子令中書召學士草詔學士王

珪當直召至中書諭之王曰此大事也必須面奉聖旨於是求對明日面稟得旨乃草詔羣（諸一作）公皆以王為真得學士體也

盛文肅公豐肌（肥一作）大腹而眉目清秀丁晉公疎瘦如削二公皆兩浙人也並以文辭知名於時

梅學士詢在真宗時已為名臣至慶曆中為翰林侍讀以卒性喜焚香其在官所每晨起將視事必焚香兩鑪以公服罩之撮其袖以出坐定撒開兩袖郁然滿室濃香有竇元賓者五代漢宰相正固之孫也以名家子有文行為館職而不喜修飾經時未嘗沐浴故時人

為之語曰盛肥丁瘦梅香竇臭也

寶元中趙元昊叛命朝廷命將討伐以鄜延環慶涇原秦鳳四路各置經略安撫招討使余以為（謂一作）四路皆内地也當如故事置靈夏四面行營招討使今自於境内何所招討余因竊料王師必不能出境其後用兵五六年劉平任福葛懷敏三大將皆自戰其地而大敗由是至於罷兵竟不能出師

吕文穆公蒙正以寬厚為宰相太宗尤所眷遇有一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欲因公弟獻以求知其弟伺間從容言之公笑曰吾面不過楪（鏡一作）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其弟遂不復敢言聞者歎服以謂賢於李衛公遠矣蓋寡好而不為物累者昔賢之所難也

國朝百有餘年年號無過九年者開寶九年改為太平興國太平興國九年改為雍熙大中祥符九年改為天禧慶曆九年改為皇祐嘉祐九年改為治平惟天聖盡九年而十年改為明道

唐人奏事非表非狀者謂之牓子亦謂之録子今謂之劄子凡羣臣百司上殿奏事兩制以上非時有所奏陳皆用劄子中書樞密院事有不降宣勅者亦用劄子與兩府自相往來亦然若百司申中書皆用狀惟學士院用咨報其實如劄子亦不書出（一作名）但當直學士一人押字而已謂之咨報（今俗謂草書名為押字也）此唐學士舊規也唐世學士院故事近時隳廢殆盡惟此一事在爾

燕王（元儼）太宗幼子也太宗子八人真宗朝六人（一無此字）已亡歿至仁宗即位獨燕王在以皇叔之親特見尊禮契丹亦畏其名其疾亟時仁宗幸其宮親為調藥平生未嘗語朝政遺言一二事皆切於理余時知制誥所作贈官制所載皆其實事也

華元郡王（允良）燕王子也性好晝睡每自旦酣寢至暮始興盥（一作）濯櫛漱衣冠而出燃燈燭治家事飲食宴樂達旦而罷則復寢以終日無日不如此由是一宮之人皆晝睡夕興允良不甚喜聲色亦不為佗驕恣惟以夜為晝亦其性之異前世所未有也故觀察使劉從廣燕王壻也嘗語余燕王好坐木馬子坐則不下或飢則便就其上飲食往往乘興奏樂於前酣飲終日亦其性之異也

皇子顥封東陽郡王除婺州節度使檢校太傅翰林賈學士（黯）上言太傅天子師臣也子為父師於體不

順中書檢勘自唐以來親王無兼師傅官者蓋自國朝命官秖以差遣為職事自三師三公以降皆是虛名故失於因循爾議者皆以費言為當也

端明殿學士五代後唐時置國朝尤以為貴多以翰林學士兼之其不以翰苑兼職及換職者百年間纔兩人特拜程戡王素是也

慶曆八年正月十八日夜崇政殿宿衛士作亂於殿前殺傷四人取準備救火長梯登屋入禁中逢一宮人問寢閤在何處宮人不對殺之既而宿直都知聞變領宿衛士入搜索已復逃竄後三日於內城西北

角樓中獲一人殺之時內臣楊懷敏受旨獲賊勿殺而倉卒殺之由是竟莫究其事

葉子格者自唐中世以後有之說者云因人有姓葉號葉子青（一作青或作晉）者撰此格因以為名此說非也唐人藏書皆作卷軸其後有葉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備檢用者卷軸難數卷舒故以葉子寫之如吳彩鸞唐韻李郃彩選之類是也骰子格本備檢用故亦以葉子寫之因以為名爾唐世士人宴聚盛行葉子格五代國初猶然後漸廢不傳今其格世或有之而人無知者惟昔楊大年好之仲待制簡大年門下客也故亦能之大年又取葉子彩（取一作）名紅鶴皁鶴者別演為鶴格鄭宣徽戩章郇公得象皆大年門下客也故皆能之余少時亦有此二格後失其本今絕無知者

國朝自下湖南始置諸州通判既非副貳又非屬官故常與知州爭權每云我是監郡朝廷使我監汝舉動為其所制太祖聞而患之下詔書戒勵使與長吏協和（二字一作同押）凡文書非與長吏同簽書者所在不得承受施行自此遂稍稍戢然至今州郡往往與通判不和往時有錢昆少卿者家世餘杭人也杭人嗜蟹

昆嘗求補外郡人問其所欲何州昆曰但得有螃蟹無通判處則可矣至今士人以為口實

嘉祐二年余與端明韓子華翰長王禹玉侍讀范景仁龍圖梅公儀同知禮部貢舉辟梅聖俞為小試官凡鎖院（經一宿字）五十日六人者相與唱和為古律歌詩一百七十餘篇集為三卷禹玉余為校理時武成王廟所解進士也至此新入翰林與余同院又同知貢舉故禹玉贈余云十五年前出門下最榮今日預東堂余答云昔時叨入武成宮曾看揮毫氣吐虹夢寐閑思十年事笑談今此（日一作）一罇同喜君新賜黃金

帶顧我宜為白髮翁也天聖中余舉進士國學南省皆忝第一人薦名其後景仁相繼亦然故景仁贈余云澹墨題名第一人孫生何幸繼前塵也聖俞自天聖中與余為詩友余嘗贈以蟠桃詩有韓孟之戲故至此梅贈余云猶喜共量天下士亦勝東野亦勝韓而子華筆力豪贍公儀文思溫雅而敏捷皆勍敵也前此為南省試官者多窘束條制不少放懷余六人者懽然相得羣居終日長篇險韻衆製交作筆吏疲於寫録僮吏史一作奔走往來間以滑稽嘲謔形一作於風刺更相酬酢往往烘堂絶倒自謂一時盛事前此未之有也

往時學士循唐故事見宰相不具靴笏繫鞋坐玉堂上遣院吏計會堂頭直省官學士將至宰相出迎近時學士始具靴笏至中書與常參官雜坐於客位有移時不得見者學士日益自卑丞相禮亦漸薄益一作並習見已久恬然不復為怪也

張堯封者南京進士也累舉不第家甚貧有善相者謂曰視子之相不過一幕職然君骨貴必享王封人初莫曉其旨其後堯封舉進士及第終於幕職堯封溫成皇后父也后既貴堯封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清河郡王由是始悟相者之言

治平二年八月三日大雨一夕都城水深數尺上降詔責躬求直言學士草詔有大臣惕思天變之語上夜批出云淫雨為災專戒不德遽令除去大臣思變之言上之恭己畏天自勵如此

章郇公得象與石資政中立素相友善而石喜談一作詼諧嘗戲章云昔時名畫有戴松牛韓幹馬而今有章得象也世言閩人多短小而長大者必為貴人郇公身既長大而語聲如鍾豈出其類者是為異人乎其為相務以厚重鎮止浮競時人稱其德量

金橘産於江西以遠難致都人初不識明道景祐初一作中始與竹子俱至京師竹子味酸人不甚喜後遂不至而金橘香清味美置之罇俎間光彩灼爍的一作皪如金彈丸誠珍果也都人初亦不甚貴其後因溫成皇后尤好食之由是價重京師余世家江西見吉州人甚惜此果其欲久留者則於菉豆中藏之可經時不變云橘性熱而豆性涼故能久也

凡物有相感者出於自然非人智慮所及皆因其舊俗而習知之今唐鄧間多大柹其初生澀堅實如石凡百十柹以一榠樝置其中榠樝一作則紅熟爛如泥而

可食土人謂之烘柹者非用火乃用此爾淮南人藏鹽酒蟹凡一器數十蟹以皁莢半挺置其中則可藏經歲不沙（損一作）至於薄荷醉猫死猫引竹之類皆世俗常知而翡翠屑金人氣粉犀此二物則世人未知者余家有一玉罌形製甚古而精巧始得之梅聖俞以為碧玉在潁州時嘗以示僚屬坐有兵馬鈐轄鄧保吉者真宗朝老内臣也識之曰此寶器也謂之翡翠云禁中寶物皆藏宜聖庫庫中有翡翠盞一隻所以識也其後予偶以金環於罌腹信手磨之金屑紛紛而落如硯中磨墨始知翡翠之能屑金也諸藥中犀最難擣必先鎊屑乃入眾藥中擣之眾藥篩羅已盡而犀屑獨存（四字一作細屑在）余偶見一醫僧元達者解犀為小塊子方一寸半許（四字一作半寸許）以極薄紙裹置於（此一字[illegible]）懷中（使一精）近肉以人氣蒸之候氣薰蒸浹洽乘熱投臼中急擣應手如粉因知人氣之能粉犀也然今醫工皆莫有知者

石曼卿磊落奇才知名當世氣貌雄偉飲酒過人有劉潛者亦志義之士也常與曼卿為酒敵聞京師沙行王氏新開酒樓遂往造焉對飲終日不交一言王氏怪其所飲過多非常人之量以為異人稍獻肴果益取好酒奉之甚謹二人飲啗自若傲然不顧至夕殊無酒色相揖而去明日都下喧傳王氏酒樓有二酒仙來飲久之乃知劉石也

燕龍圖（肅）有巧思初為永興推官知府寇萊公好舞柘枝有一鼓甚惜之其鐶忽脫公悵然以問諸匠皆莫知所為燕請以鐶脚為鍱䩕內之則不脫矣萊公大喜燕為人寬厚長者博學多聞其漏刻法最精今州郡往往有之

劉岳書儀婚禮有女坐壻之馬鞍父母為之合髻之礼不知用何經義據岳自敘云以時之所尚者益之則是當時流俗之所為爾岳當五代干戈之際礼樂廢壞之時不暇講求三王之制度苟取一時世俗所用吉凶儀式略整齊之固不足為後世法矣然而後世猶不能行之今岳書儀十已廢其七八其一二僅行於世者（者一作）皆苟簡粗略不如本書就中轉失乖繆可為大笑者坐鞍一事爾今之士族當婚之夕以兩倚相背置一馬鞍反令壻坐其上飲以三爵女家遣人三請而後下乃成婚礼謂之上高坐凡婚家舉族內外姻親與其男女賓客堂上堂下竦立而視者惟壻上高坐為盛禮爾或有偶不及設者則相與悵

然咨嗟以爲關禮其轉失乖繆至於如此今雖名儒巨公衣冠舊族莫不皆然嗚呼士大夫不知禮義而與閭閻鄙俚同其習(所一作見)而不知爲非者多矣前日濮園皇伯之議是已豈止坐䩛之繆哉

世俗傳訛惟祠廟之名爲甚今都城西崇化坊顯聖寺者本名蒲池寺周氏顯德中增廣之更名顯聖而俚俗多道其舊名今轉爲菩提寺矣江南有大小孤山在江水中嶷然獨立而世(一作俚)俗轉孤爲姑江側有一石磯謂之澎浪磯遂轉爲彭郎磯云彭郎者小姑壻也余嘗過小孤山廟像乃一婦人而勅額爲聖母廟豈止俚俗之繆哉西京龍門山夾伊水上自端門望之如雙闕故謂之闕塞而山口有廟曰闕口廟余嘗見其廟像甚勇手持一屠刀尖銳按膝而坐問之云此乃豁口大王也此尤可笑者爾

今世俗言語之訛而舉世君子小人皆同其繆者惟打字爾(打丁雅切)其義本謂考擊故人相毆以物相擊皆謂之打而工造金銀器亦謂之打可矣蓋有槌(一作撾)擊之義也至於造舟車者曰打船打車網魚曰打魚汲水曰打水役夫餉飯曰打飯兵士給衣糧曰打衣糧從者執傘曰打傘以糊黏紙曰打黏以丈尺量地曰打量舉手試眼之昏明曰打試至於名儒碩學語皆如此觸事皆謂之打而徧檢字書了無此字(打丁雅切)其義主考擊之打自音謫(謫當作滴)耿以字學言之打字從手從丁丁又擊物之聲故音謫耿爲是不知因何轉爲丁雅也

用錢之法自五代以來以七十七爲百謂之省陌今市井交易又剋其五謂之依除咸平五年陳恕知貢舉選士最精所解七十二人王沂公曾爲第一御試又落其半而及第者三十八人沂公又爲第一故京師爲語曰南省解一百依除殿前放五十省陌也是歲取人雖少得士最多宰相三人乃沂公與王公隨章公得象參知政事一人韓公億侍讀學士一人李仲容御史中丞一人王臻知制誥一人陳知微而汪白青陽楷二人雖不達而皆以文學知名當世

唐李肇國史補序云言報應敘鬼神述夢卜近帷箔悉去之紀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採風俗助談笑則書之余之所録大抵以肇爲法(六字一作亦然)而小異於肇者不書人之過惡以謂職非史官而掩惡揚善者君子之志也覽者詳之

歸田録卷第二

第十段魚畏一作魚怯
第廿段臨終為句為一作遺
第廿一段真是透燈臺燈一作登
第廿二段不得於黃紙書名不字上一有作字
第二十四段惶懼一作遑遽
第二十五段酒半相顧半一作行
第二十七段上竹竿耶耶一作也
第三十二段薄荷一作葯荷
第三十四段余嘗過圖綠戎二十六字一作余嘗過小孤山廟下見廟像乃一婦人面俚俗之狀至於如此
第三十六段打衣糧一作打衣打糧

詩話一卷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二十八

居士退居汝陰而集以資閒談一作話也

李文正公進永昌陵挽歌辭云奠玉五回朝上帝御樓三度納降王當時羣臣皆進而公詩最為首出所謂三降王者廣南劉鋹西蜀孟昶及江南李後主是也若五朝上帝則誤矣太祖建隆盡四年明年初郊改元乾德至六年再郊改元開寶開寶五年又郊而不改元九年已平江南四月大雩告謝于西京蓋執玉祀天者實四也李公當時人必不謬乃傳者誤云五二字一作之一耳

仁宗朝有數達官以詩知名常慕白樂天體故其語多得於容易嘗有一聯云有祿肥妻子無恩及吏民有戲之者云昨日通衢過一輜軿車載極重而羸牛甚苦豈非足下肥妻子乎聞者傳以為笑

京師輦轂之下風物繁富而士大夫牽於事役良辰美景罕或一作獲宴遊之樂其詩至有賣花擔上看桃李拍酒樓頭一作前聽管絃之句西京應天禪院有祖宗神御殿蓋一作字在水北去河南府十餘里歲時朝拜官吏常苦晨興而留守達官簡貴每朝罷公酒三行不交一言而退故其詩曰正夢寐中行十里不言語

觴歟（一作飲）三杯其語雖淺近皆兩京之實事也

梅聖俞嘗於范希文席上賦河豚魚詩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當是（二字一作於此）時貴不數魚蝦（一下有）（其狀已可怪其毒亦無涯忿腹若封豕怒目猶吳蛙庖煎苟失所入喉為鏌鋣若此喪軀體何須資齒牙持問南方人黨護復矜誇皆言美無度誰謂死如麻我語不能屈自思空咨嗟退之來潮陽始憚餐籠蛇子厚居柳州而甘食蝦蟆二物雖可憎性命無舛差斯味曾不比中藏禍無涯甚美惡亦稱此言誠可嘉）河豚常出於春暮羣遊水上食絮而肥南人多與荻芽（一作笋）為羹云最美故知詩者謂祇破題兩句已道盡河豚好處聖俞平生苦於吟詠以閑遠古淡為意故其構思極艱此詩作於罇俎之間筆力雄贍頃刻而成遂為絕唱

蘇子瞻學士蜀人也嘗於淯井監得西南夷人所賣蠻布弓衣其文織成梅聖俞春雪詩（一有朔風三日號吹沙蚊能卷地實成花花飛萬里李曉月白石爛堆愁女媧大明庶庭踏朝賀雄尾不歸貉宮織宮中才人承聖灝諱鶴備壽寸南山三公免貴百姓售斗酒十千誰復惜）此詩在聖俞集中未為絕唱蓋其名重天下一篇一詠傳落夷狄而異域之人貴重之如此耳子瞻以余尤知聖俞者得之因以見遺余家舊畜琴一張乃寶曆三年雷會所斲距今二百五十年矣其聲清越如擊金石遂以此布更為琴囊二物真余家之寶玩也

吳僧贊寧國初為僧錄頗讀儒書博覽強記亦自能撰述而辭辯縱橫人莫能屈時有安鴻漸者文詞儁敏尤好嘲詠嘗街行遇贊寧與數僧相隨鴻漸指而嘲曰鄭都官不愛之徒時時作隊贊寧應聲答曰秦始皇未坑之輩往往成羣時皆善其捷對鴻漸所道乃鄭谷詩云愛僧不愛紫衣僧也

鄭谷詩名盛於唐末號雲臺編而世俗但稱其官為鄭都官詩其詩極有意思亦多佳句但其格不甚高以其易曉人家多以教小兒余為兒時猶誦之今其集不行於世矣梅聖俞晚年官亦至都官一日會飲

余家劉原父戲之曰聖俞官必止於此坐客皆驚原父曰昔有鄭都官今有梅都官也聖俞頗不樂未幾聖俞病卒余為序其詩為宛陵集而今人但謂之梅都官詩一言之謔後遂果然斯可歎也

陳舍人（從易）當時文方盛之際獨以醇儒古學見稱其詩多類白樂天蓋自楊劉唱和西崑集行後進學者爭效之風雅一（一作之）變謂之崑體由是唐賢諸詩集幾廢而不行陳公時偶得杜集舊本文多脫誤至送蔡都尉詩云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陳公因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莫

能定其後得一善本乃是身輕一鳥過陳公嘆服以爲雖一字諸君亦不能到也

國朝浮圖以詩名于世者九人故時有集號九僧詩今不復傳矣余少時聞人多稱其一曰惠崇餘八人者忘其名字也余亦略記其詩有云馬放降來地鵰盤戰後雲又云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其佳句多類此其集已（一作亡）亡今人多不知有所謂九僧者矣是可嘆也當時有進士許洞者善爲辭章俊逸之士也因會（一作命）諸詩僧分題出一紙約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風雲竹石花草雪霜星月（一作日）禽鳥

之類於是諸僧皆閣筆洞咸平三年進士及第時無名子嘲曰張康渾裹馬許洞鬧裝妻者是也

孟郊賈島皆以詩窮至死而平生尤自喜爲窮苦之句（一作辭）孟有移居詩云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乃是都無一物耳又謝人惠炭云暖得曲身成直身人謂非其身備嘗之不能道此句也賈云鬢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就令織得（二字一作縱織）能（一作所）得幾何又其朝飢詩云坐聞西牀琴凍折兩三絃人謂其不止忍飢而已其寒亦何可忍也

唐之晚年詩人無復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務以精意相高如周朴者構思尤艱每有所得必極其雕琢故時人稱朴詩月鍛季煉未及成篇已播人口其名重當時如此而今不復傳矣余少時猶見其集其句有云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又云曉（一作晚）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誠佳句也

聖俞嘗語予曰詩家雖率（一作主）意而造語亦難若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爲善也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爲至矣賈島云竹籠拾山果瓦缾擔石泉姚合云馬隨山鹿放雞逐野禽棲等是山邑荒僻官況蕭條不如縣古槐

根出官情馬骨高爲工也余曰語之工者固如是狀難寫之景含不盡之意何詩爲然聖俞曰作者得於心覽者會以意殆難指陳以言也雖然亦可略道其髣髴若嚴維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則天容時（一作時物）態融和駘蕩豈不如在目前乎又若溫庭筠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賈島怪禽啼曠野落日恐行人則道路辛苦羈愁旅思豈不見於言外乎

聖俞子美齊名於一時而二家詩體特異子美筆力豪儁以超邁橫絕爲奇聖俞覃思精微以深遠閒淡爲意各極其長雖善論者不能優劣也余嘗於水谷

夜行詩略道其一二云子美氣尤雄萬竅號一噫有時肆顛狂醉墨灑滂霈譬如千里馬已發不可殺盈前盡珠璣一一難柬汰梅翁事清切（一作句）石齒漱寒瀨作詩三十年視我猶後輩文辭愈精（一作清）新心意雖老大有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近詩尤古（一作苦）硬咀嚼若（一作且）難嘬又如食橄欖真味久愈在蘇豪以氣轢舉世徒驚駭梅窮獨我知古貨今難賣語雖非工謂粗得其髣髴然不能優劣之也

呂文穆公未第時薄（一作寄）遊一縣（忘其縣名）胡大監旦方隨其父宰是邑遇呂甚薄客有譽呂（二字一作譽胡）曰呂君工於詩宜少加禮胡問詩之警句客舉一篇其卒章云挑盡寒燈夢不成胡笑曰乃是一渴（松語耕音毒）睡漢爾呂聞之甚恨而去明年首中甲科使人寄聲語胡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答曰待我明年第二人及第輸君一籌既而次牓亦中首選

聖俞嘗云詩句義理雖通語涉淺俗而可笑者亦其病也如有贈漁父一聯云眼前不見市朝事耳畔惟聞風水聲說者云患肝腎風（四字一作此漁父肝藏熱而腎臟虛也）又有詠詩者云（一無此六字）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本謂詩之好句難得爾而說者云此是人家失卻貓兒詩人皆以為笑也

王建宮詞一百首多言唐宮禁中事皆史傳小說所不載者往往見於其詩如內（一作兩）中數日無呼喚傳得滕王蛺蝶圖滕王元嬰高祖子新舊唐書皆不著其所能惟名畫錄略言其善畫亦不云其工蛺蝶也又畫斷云工於蛺蝶及見於建詩爾或聞今人家亦有得其圖者唐世一藝之善如公孫大娘舞劍器曹剛彈琵琶米嘉榮歌皆見於唐賢詩句遂知名於後世當時山林田畝潛德隱行君子不聞於世者多矣而賤工末藝得所附託乃垂於不朽蓋其各有幸不幸也

李白戲杜甫云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為從前（一作來）作詩苦太瘦生唐人語也至今猶以生為語助如作麼生何以生之類是也陶尚書（穀）嘗曰尖簷帽子卑凡廝短靿靴兒末厥兵末厥亦當時語余天聖景祐間已聞此句時去陶公尚未遠人皆莫曉其義王原叔博學多聞見稱於世最為多識前言者亦云不知為何說也第記之必有知者耳

詩人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語病也如袖中諫草朝天去頭上宮花侍燕歸誠為佳句矣但進諫必以

章踈無直用槀草之理唐人有云姑蘇臺下寒山寺半夜鐘聲到客船說者亦云句則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打（撞一作）鐘時如賈島哭僧云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時謂燒殺活和尚此尤可笑也若步隨青山影坐學白塔骨又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皆島詩何精麤頓（一無此字）異也

松江新作長橋制度宏麗前世所未有蘇子美新橋對月詩所謂雲頭艷艷開金餅水面沈沈臥彩（綵一作）虹者是也時謂此橋非此句雄偉不能稱也子美兄舜元字才翁詩亦遒勁多佳句而世獨罕傳其與子美紫閣寺聯句無媿韓孟也恨不得盡見之耳

晏元獻公文章擅天下尤善（喜一作）爲詩而多稱引後進一時名士往往出其門聖俞平生所作詩多矣然公獨愛其兩聯云寒魚猶著底白鷺已飛前又絮暖鮆魚繁豉添蓴菜（嫩一作）紫余嘗於聖俞家見公自書手簡再三稱賞此二（兩一作）聯余疑而問之聖俞曰此非我之極致豈公偶自得意於其間乎乃知自古文士不獨知己難得而知人亦難也

楊大年與錢劉數公唱和自西崑集出時人爭效之詩體一變而先生老（先生一作老先生）輩患其多用故事至於

語僻難曉殊不知自是學者之弊如子儀（大年一作）新蟬云風來玉宇烏先轉（覺一作）露下金莖鶴未知雖用故事何害爲佳句也又如（一有大年二字）峭帆橫渡官橋柳疊鼓驚飛海岸鷗其不用故事又豈不佳乎蓋其雄文博學筆力有餘故無施而不可非如前世號詩人者區區於風雲（雪一作）草木之類爲許洞所困者也

西洛故都荒臺廢沼遺迹依然見於詩者多矣惟錢文僖公一聯最爲警絕云日上故陵煙漠漠春歸空苑水潺潺裴晉公綠野堂在午橋南往時嘗屬張僕射齊賢家僕射罷相歸洛（癸一作）日與賓客吟宴於其間惟鄭工部（文寶）一聯最爲警絕云水暖鳧鷖行哺子溪深桃李臥開花人謂不減王維杜甫也錢詩好句尤多而鄭句不惟當時人莫及雖其集中自及此者亦少

閩人有謝伯初者字景山當天聖景祐之間以詩知名余謫夷陵時景山方爲許州法曹以長韻見寄頗多佳句有云長官衫色江波綠學士文華蜀錦張余答云參軍春思亂如雲白髮題詩愁送春蓋景山詩有多情未老已（先一作）白髮（三字一作頭先白）野思到春如亂雲之句故余以此戲之也景山詩頗多如白鍾黃花

添野景旋移高竹聽秋聲園林換葉梅初熟池館無人燕學飛之類皆無媿於唐賢而仕宦不偶終以(一作於)困窮而卒其詩今已不見於世其家亦流落不知所在其寄余詩殆今三十五年矣余猶能誦之蓋其人不幸既可哀其詩淪棄亦可惜因錄於此詩曰江流無險似瞿唐滿峽猿聲斷旅(一作盡)腸萬里可堪人謫宦經年應合鬢成霜長官衫色江波綠學士文華蜀錦張異域化爲儒雅俗遠氏爭識校讎郎才如夢得多爲累情似安仁久悼亡下國難留金馬客新詩傳與竹枝娘典辭懸待修青史諫草當來集阜囊莫爲明時暫遷謫便將纓足濯滄浪

石曼卿自少以詩酒豪放自得其氣貌偉然詩格奇峭又工於書筆畫遒勁體兼顏柳爲世所珍(一作好)余家嘗得南唐後主澄心堂紙曼卿爲余以此紙書其籌筆驛詩詩曼卿平生所自愛者至今藏之號爲三絕真余家寶也曼卿卒後其故人有見之者云恍惚如夢中言我今爲鬼仙也所主芙蓉城欲呼故人往遊不得忿然騎一素(一作青)騾去如飛其後又云降於亳州一舉子家又呼(一有其字)舉子去不得因留詩一篇與之余亦略記其一聯云鶯聲不逐春光老花影長隨日脚流神(一作思)仙事怪不可知其詩頗類曼卿平生語舉子不能道也

王建霓裳詞云弟子部(一作歌)中留一色聽風聽水作霓裳霓裳(一有羽衣二字)曲今教坊尚能作其聲其舞則廢而不傳矣人間又有望瀛府獻仙音二曲云此其遺聲也霓裳曲前世傳記論說頗詳不知聽風聽水爲何事也白樂天有霓裳歌甚詳亦無風水之說第記之或有遺亡(以四有字知一作)者爾

龍圖趙學士(師民)以醇儒碩學名重當時爲人沈厚端默羣居終日似不能言而於文章之外詩思尤精如麥天晨氣潤槐夏午陰清前世名流皆所未到也又如曉鶯林外千聲轉芳草堦前一尺長殆不類其爲人矣

退之筆力無施不可而嘗以詩爲文章末事故其詩曰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也然其資(一作發)談笑助諧謔敘人情狀物態一寓於詩而曲盡其妙此在雄文大手固不足論而予獨愛其工於用韻也蓋其得韻寬則波瀾橫溢泛入傍韻乍還乍離(一作去)(一作還)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韻窄則不復傍出而因難見巧愈險愈奇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是也余嘗與聖俞論此以謂譬如(一作夫)

善馭良馬者通衢廣陌縱横馳逐惟意所之至於水曲蟻封疾徐（一有字）中節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聖俞戲曰前史言退之為人木強若寬韻可自足而輒傍出窄韻難獨用而反不出豈非其拗強而然歟坐客皆為之笑也

自科場用賦取人進士不復留意於詩故絶無可稱者惟天聖二年省試采侯詩宋尚書（祁）最擅場其句有色映堋雲爛聲迎羽月遲（一作馳）尤為京師傳誦當時舉子目公為宋采侯

詩話卷終

第四段　食絮（絮上跋 有字）

第五段　偶得（一作偶敝）

第六段　手簡（一作十簡）

第十四段　論說（一作雜說）

筆說一卷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二十九

老氏說

前後之相隨長短之相形推而廣之萬物之理皆然也不必更言其餘然老子為書比其餘諸子已為簡要也其於數見人情尤為精爾非莊周慎到之倫可擬其言雖若虛無而於治人之術至矣

富貴貧賤說

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此古人之所嘆也惟不思而得既得而不患失之者其庶幾乎富貴易安而患於難守貧賤難處而患於易奪居富貴而能守

者周公也在貧賤而能久者顏回也然為顏回者易為周公者難也君子小人之用心常異趣於此見之小人莫不欲富貴而不知所以守是趣禍罪而惟恐不及也君子莫不安於貧賤為（此一字尤）小人者不閔則笑是閔笑人之不捨其所樂而趣於禍罪也其為大趣相反如此（如此四字一作之反）則其所為不得不事事異也故與小人共事者難於和同凡事不和同則不濟古之君子有用權以合正者為至難也若其（一有作字）事君之忠主於誠信有欲濟其事顧不害其正亦有用權之助者此可以理得難以言傳孔子所以置而不論

也推誠以接物有害其身者仁人不悔也所謂殺身以成仁然其所濟者遠矣非常情之可企至也

鐘莛說

甲問於乙曰鑄銅為鐘削木為莛以莛叩鐘則鏗然而鳴然則聲在木乎在銅乎乙曰以莛叩垣墻則不鳴叩鐘則鳴是聲在銅甲曰以莛叩錢積則不鳴聲果在銅乎乙曰錢積實鐘（則一本有）虛中是聲在虛器之中甲曰以木若泥為鐘則無聲声果在虛器之中乎

駟不及舌說

俗云一言出口駟馬難追論語所謂駟不及舌也若較其理即俗諺為是然則泥古之士學者患之也

學書靜中至樂說

有暇即學書非以求藝之精直勝勞心於他事爾以此知不寓心於物者真所謂至人也寓於有益者君子也寓於伐性汩情而為害者愚惑之人也學書不能不勞獨不害情性耳要得靜中之樂者惟此耳

夏日學書說

夏日之長飽食難過不自知愧但思所以寓心而銷晝暑者惟據按作字殊不為勞當其揮翰若飛手不能止雖驚雷疾霆雨雹交下有不暇顧也古人流愛信有之矣字未至於工尚已如此使其樂之不厭未有不至於工者使其遂至於工可以樂而不厭不必取悅當時之人垂名於後世要於自適而已嘉祐七年正月九日補空

學書自成家說

學書當自成一家之體（六字一作自家成一體）其模倣他人謂之奴書安昌侯張禹曰書必博見然後識其真偽余實見書之未博者廬陵歐陽脩嘉祐三年十一月冬至日

李白杜甫詩優劣說

落日欲沒峴山西倒著接䍦花下迷襄陽小兒齊拍手大家爭唱白銅鞮此常言也至於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然後見其橫放其所以警動千古者固不在此也杜甫於白得其一節而精強過之至於天才自放非甫可到也

薛道衡王維詩說

空梁落鷰泥未為絕警而楊廣不與薛道衡解仇於泉下豈荒煬所趣止於此耶大風飛雲信是英雄之語也若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終非已有又何必區區於竊據哉

峽州詩說

春風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見花若無下句則上句何堪既見下句則上句頗工文意難評蓋知此也

辨甘菊說

本草所載菊花者世所謂甘菊俗又謂之家菊其苗澤美味甘香可食今市人所賣菊苗其味苦烈廼是野菊其實蒿艾之類強名爲菊爾家菊性涼野菊性熱食者宜辨之余近來求得家菊植於西齋之前遂作詩云明年食菊知誰在自向欄邊種數叢蓋余有忍去之心久矣不覺發於斯

博物說

螻姑是何等物草木蟲魚詩家自爲一學博物尤難然非學者本務以其多不專意所通者少苟有一焉遂以名世當漢晉武帝有東方朔張華皆博物

道無常名說

道無常名所以尊於萬物君有常道所以尊於四海然則無常以應物爲功有常以執道爲本達有無之至理適用捨之深機詰之難以言窮推之不以迹見

物有常理說

凡物有常理而推之不可知者聖人之所不言也磁

石引針蝍蛆甘帶松化虎魄

世人作肥字說

世之人有喜作肥字者正如厚皮饅頭食之未必不佳而視其爲狀已可知其俗物字法中絕將五十年近日稍稍知以字書爲貴而追跡前賢未有三數人古之人皆能書獨其人之賢者傳遂遠然後世不推此但務於書不知前日工書隨與紙墨泯棄者不可勝數也使顏公書雖不佳後世見者必寶也楊凝式以直言諫其父其節見於艱危李建中清慎溫雅愛其書者兼取其爲人也豈有其實然後存之久耶非自古賢哲必能書也惟賢者能存爾其餘泯泯不復見爾

轉筆在熟說

昨日王靖言轉筆誠是難事其如■對以熟豈不爲名理之言哉往時陳堯咨以射藝自高嘗射於家圃有一賣油里翁釋擔而看射多中陳問爾知射乎吾射精乎翁對曰無他能但手熟耳陳忿然曰汝何敢輕吾射翁曰不然以吾酌油可知也乃取一胡盧設於地上置一錢以杓酌油瀝錢眼中入胡盧錢不濕曰此無他亦熟耳陳笑而釋之

李㝡筆說

余書惟用李㝡筆雖諸葛高許頌皆不如意㝡非金石安知其不先朝露以塡溝壑然則遂當絶筆此理之不然也夫人性易習當使無所偏係乃爲通理適得聖俞所和試筆詩尤爲精當余嘗爲原甫說聖俞壓韻不似和詩原甫大以爲知言然此無它惟熟而已蔡君謨性喜書多學是以難精古人各自爲書用法同而爲字異然後能名於後世若夫求悅俗以取媚茲豈復有天眞耶唐所謂歐虞褚陸因至於顏柳皆自名家蓋各因其性則爲之亦不爲難矣嘉祐四年夏納涼於庭中學書盈紙以付發

峽州河中紙說

夷陵紙不甚精然最耐久余爲縣令時有孫文德者本三司人吏也嘗勸余多藏峽紙云其在省中見天下帳籍惟峽州不朽損信爲然也今河中府紙惟供公家及館閣寫官書爾

誨學說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然玉之爲物有不變之常德雖不琢以爲器而猶不害爲玉也人之性因物則遷不學則捨君子而爲小人可不念哉付奕

筆說卷終

李㝡筆說引歐虞褚陸參考周越古今法書苑及諸人所論知陸名東之虞世南甥亦學其書品在中上別有薛純學歐書又有薛稷皆非其比世或稱歐虞褚薛故爲之辨

南唐硯

某此一硯用之二十年矣當南唐有國時於歙州置硯務選工之善者命以九品之服月有俸廩之給號硯務官歲爲官造硯有數其硯四方而平淺者南唐官硯也其石尤精製作亦不類今工之侈窳此硯得自今王舍人原叔原叔家不識爲佳硯也兒子輩棄置之予始得之亦不知爲南唐物也有江南人年老者見之悽（一作淒）然曰此故國之物也因具道其所以然遂始實惜之其貶夷陵也折其一角

宣筆

宣筆初不可用往時聖俞屢以爲惠尋復爲人乞去今得此甚可用遂深藏之

琴枕說

介甫嘗言夏月晝睡方枕爲佳問其何理云睡久氣蒸枕熱則轉一方冷處然則真知睡者耶余謂夜彈琴唯石暉爲佳蓋金蚌瑟瑟之類皆有光色燈燭照之則炫燿非老翁夜視所宜白石照之無光唯目昏者爲便介甫知睡真嬾者余知琴暉直以老而目暗耳是皆可咲余家石暉琴得之二十年昨因患兩手中指拘攣醫者言唯數運動以導其氣之滯者謂唯彈琴爲可亦尋理得十餘年已忘諸曲物理損益相因固不能窮至於如此老莊之徒多寓物以盡人情信有以也哉

鑒畫

蕭條淡泊此難畫之意畫者得之覽者未必識也故飛走遲速意淺之物易見而閑和嚴靜趣遠之心難形若乃高下嚮背遠近重複此畫工之藝爾非精鑒者之事也不知此論爲是不余非知畫者強爲之說但恐未必然也然世謂好畫者亦未必能知此也此字不乃傷俗耶（一十字一作然自謂好畫者未必能知此也）

學書爲樂

蘇子美嘗言明窻淨几筆硯紙墨皆極精良亦自是人生一樂然能得此樂者甚稀其不爲外物移其好者又特稀也余晚知此趣恨字體不工不能到古人佳處若以爲樂則自足有餘

學書消日

自少所喜事多矣中年已來漸以廢去或厭而不爲或好之未厭力有不能而止者其愈久益深而尤不厭者書也至於學字爲於不倦時往往可以消日乃

知昔賢留意于此不爲無意也

學書作故事

學書勿浪書事有可記者生時便爲故事

學真草書

自此已後隻日學草書雙日學真書真書兼行草書兼楷十年不勌當得書名然虛名已得而真氣耗矣萬事（一作物）莫不皆然有以寓其意不知身之爲勞也有以樂其心不知物之爲累也然則自古無不累心之物而有爲物所樂之心

學書費紙

學書費紙猶勝飲酒費錢曩時嘗見王文康公戒其子弟云吾平生不以全幅紙作封皮文康太原人世以晉人喜嗇資談笑信有是哉吾年向老亦不欲多耗用物誠未足以有益於人然衰年志思不壯於事少能快然亦其理耳

學書工拙

每書字嘗自嫌其不佳而見者或稱其可取嘗有初不自喜隔數日視之頗若稍可愛者然此初欲寓其心以銷日何用較其工拙而區區於此遂成一役之勞豈非人心蔽於好勝耶

作字要熟

作字要熟熟則神氣完實而有餘於靜坐中自是一樂事然患少暇豈其於樂處常不足耶

用筆之法

蘇子美嘗言用筆之法此乃柳公權之法也亦嘗較之斜正之間便分工拙能知此及虛腕則羲獻之書可以意得也因知萬事皆有法楊子云斷木爲棋刓革爲鞠亦皆有法豈正得此也

蘇子美論書

蘇子美喜論用筆而書字不逮其所論豈其力不副

其心耶然萬事以心爲本未有心至而力不能者余獨以爲不然此所謂非知之難而行之難者也古之人不盡勞其心力故其學精而無不至蓋方其幼也未有所爲時專其力於學書及其漸長則其所（一無此字）學漸近於用今人不然多學書於晚年所以與古不同也

秋霖不止文書頗稀叢竹蕭蕭似聽愁滴顧見案上故紙數幅信筆學書樞密院東廳

蘇子美蔡君謨書

自蘇子美死後遂覺筆法中絕近年君謨獨步當世

然謙讓不肯主盟往年予嘗戲謂君謨學書如泝急流用盡氣力不離故處君謨頗笑以爲能取譬今思此語已二一作三十餘年竟如何哉

李邕書

余始得李邕書不甚好之然疑邕以書自名必有深趣及看之久遂謂他書少及者得之最晚好之尤篤譬猶結交其始也難則其合也必久余雖因邕書得筆法然爲字絕不相類豈得其意而忘其形者邪因見邕書追求鍾王以來字法皆可以通然邕書未必獨然凡學書者得其一可以通其餘余偶從邕書而得之耳嘉祐五年春分日雪中西齋一作書 信筆

風法華

往時有風法華者偶然至人家見筆便書初無倫理久而禍福或應豈非好怪之士爲之遷就其事耶余每見筆輒書故江鄰幾比余爲風法華

九僧詩

近世一作時 有九僧詩極有好句然今人家多不傳如馬放降來地鵰盤戰後雲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今之文士未能有此句也詳載詩話

弔僧詩

謝希深嘗誦哭僧詩云燒痕詩碑一作 入集海角寺留眞謂此人作詩不求好句只求好意余以謂意好句亦好矣賈島有哭僧詩云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唐人謂燒却活和尚此句之大病也與詩話所載略同

郊島詩窮

唐之詩人類多窮士孟郊賈島之徒尤能刻篆一作琢 窮苦之言以自喜或問二子其窮孰甚曰閬仙甚也何以知之曰以其詩見之郊曰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島云市中有樵山我舍朝無煙井底有甘泉釜中乃空然蓋孟氏薪米自足而島家柴水俱無此誠可嘆笑一作 然二子名稱高於當世其餘林藪處士用意精到者往往有之若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則羇孤行旅流離辛苦之態見於數字之中至於野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則春物融怡人情和暢又有言不能盡之意茲亦精意刻琢之所得者耶

謝希深論詩

往在洛時嘗見謝希深誦一作云有日字 縣古槐根出官清馬骨高又見晏丞相常愛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希深曰清苦之意在言外而見於言中晏公曰世傳寇萊公詩云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以爲富貴

此特窮相者爾能道富貴之盛則莫如前言亦與希深所評者類爾二公皆有情味而善（書一作）為篇詠者其論如此（歸田錄亦載此）

温庭筠嚴維詩

余嘗愛唐人詩云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則天寒歲暮風淒木落羈旅之愁如身履之至其曰野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則風酣日煦萬物駘（依一作）蕩天人之意相與融怡讀之便覺欣然感發謂此四句可以坐變寒暑詩之為巧猶畫工小筆爾以此知文章與造化爭巧可也（歸載詩話）

作詩須多誦古今詩

作詩須多誦古今人詩不獨詩爾其他（餘一作）文字皆（一作盡）然

漢人善以文言道時事

漢之文士善以文言道時事質而不俚茲所以為難

蘇氏四六

往時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語及廣引故事以衒（二字一作自以）博學而不思述事不暢近時文章變體如蘇氏父子以四六述敘委曲精盡不減古人（文一作）自學者變格為文迨（一作今）三十年始得斯人不惟遇又而

後獲實恐此後未有能繼者爾自古異人間出前後參差不相待余老矣乃及見之豈不為幸哉

王濟譏張齊賢

張齊賢形体肥飲食兼數人然其為相嘗有边功國朝宰相惟宋琪與齊賢知边事然其常與王濟不相能濟剛峭之士也其後齊賢罷相歸洛陽買得午橋裴晉公綠野堂營為別墅一日濟自洛至京師公卿間有問及齊賢午橋別墅者濟忿然曰昔為綠野堂今作屠兒墓園矣聞者皆笑

晦明說

藏精於晦則明養神以（於一作）靜則安晦所以畜用靜所以應動善畜者不竭善應者無窮此君子修身治人之術然性近者得之易也付梁

廉恥說

廉恥士君子之大節罕能自守者利欲勝（奪一作）之耳物有為其所勝雖善守者或牽而去故孟子謂勇過賁育者誠（信一作）有旨哉君子之道闇然而日彰而今人求速譽遂得速毀以自損者理之當然（也一有字）

繫辭說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自古聖賢之意萬古得以推

而求之者豈非言之傳歟聖人之意蓋以存者得非書乎然則一無此字書不盡言之煩而盡其要言不盡意之委曲而盡其理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非深明之論也予謂繫辭非聖人之作初若可駭余爲此論迨今二十五年矣稍稍以余言爲然也六經之傳天地之久其爲二十五年者將無窮而不可以數計也予之言久當見信於人矣何必汲汲較是非於一世哉

論樂說

清濁二聲一作音爲樂之本而今自以爲知樂者猶未能達此安得言其細微之旨

六經簡要說

妙論精言不以多爲貴而人非聰明不能達其義余嘗聽人讀佛書其數十萬言謂可數談一作言而盡而溺其說者以謂欲曉愚下人故如此爾然則六經簡要愚下一有人字獨不得曉耶

余家多文忠公書然比其没余於篋中得十數帖耳今劉君乃能致此非篤好之不能也元豐二年正月初吉蘇轍子由題

比數十紙皆文忠公衝口而得信手而成初不加意者也其文采字畫皆有自然絕人之姿信天下之奇蹟也元祐四年九月十九日蘇軾書

試筆卷終

晦明批說 然性近者宜知書本雪堂先生文集識公此說然作准

樂語　長短句

聖節五方老人祝壽文

東方老人

但某太山老叟東海真仙（有字）溜穿石而曾究初終（一有五字）松避雨而備知歲月羲氏定三百六日嘗守寅賓之官爽吾紀七十二君盡觀登封之事遇安期而遺棗笑方朔之偷桃風入律而來自巖前斗指春而光臨洞口昔漢武帝嘗懷三島之勝遊有羡門生欲謁巨公於昭代今則紫庭降聖華渚開祥遠離朝日之方來長望雲之懇千八百國咸歸至治之風億萬斯年共禱無疆之壽遥望天庭敢進祝聖之頌

東海蓬萊第一仙遥瞻西北祝堯天願皇長以東君壽與物爲春億萬年

西方老人

但某秦川故老華岳幽人詢仙掌之遺蹤咸知始末總蓮峯之絶頂不記歲時漱流玉乳之泉枕石雲陽之洞逍遥物外笑傲林間奉王母之蟠桃嘗延漢帝指老聃之仙李永佑唐基掌中五色之丸世上千年之壽欣逢聖代來至塵寰當洪河澄九曲之時是甲觀誕一人之日祥麟遊於黍畤天馬來於大宛景星見而朱草生瑞露降而赤烏集既逢無爲之化宜歌有道之君是以駕青牛而度函關指丹鳳而趨魏闕唯願慶源流遠齊河海以無窮睿筭綿長等乾坤而不老遥望天庭敢進祝聖之頌

華岳峯頭萬葉蓮開花今古世相傳願皇長似蓮峯久結實盤根不記年

中央老人

但某樓心嵩極振迹伊川年高而可等松椿氣粹而嘗飧芝朮洞裏之煙霞不老壺中之日月偏長當聖主之嶽時居天心之奥壤但見璿璣運而寒暑平未圭測而陰陽和冠帶被於百蠻玉帛來於萬國龍在沼而麟在藪河出圖而洛出書民躋壽域之中俗樂春臺之上今則堯眉誕秀舜目開祥遠離王屋之間來入帝畿之内仰瞻天表莫非嶽降之神上祝皇圖豈止山呼之歲遥望天庭敢進祝聖之頌

嵩高維嶽鎮中天王氣盤基降壽仙惟願吾皇等萬嶽三靈齊祝壽（一作萬斯年）

南方老人

但某託迹炎洲游神衡嶽非海濱之野叟迺星極之

老人當火德爲治之朝是離明繼照之日里杜鳴而聖人出泰階正而王道平百蠻向風重譯來貢屢覩豐年之上瑞故知百姓之懽心鼓腹而歌治世之音安以樂曲肱而枕化國之日舒以長斯可謂唐虞之民又豈止成康之俗令則流虹誕聖遶電開祥來趨北闕之前上祝南山之永雲翔霧集既羅仙籍之班地久天長以禱皇家之祚遥望天庭敢進祝聖之頌

南極星中一老人南山爲壽祝吾君願君永奏南薫曲當使渟膏萬國開

北方老人

但其修真北嶽常傾葵藿之心混俗幽都不避草茅之迹潛神自得味道爲娛易水歌風曾識荆軻於往歲燕山勒石親逢竇憲於當年仙家之景物常春人世之光陰易老華表之鶴未久還來蓮葉之龜於時屢見但處積陰之境每輸就日之誠望千呂之青雲慶流虹於華渚當萬域來王之際是千齡誕聖之初是以歷沙漠而朝宗叩天閽而祝頌惟願慶基不朽永齊金石之堅寶祚無疆更等山河之固遥望天庭敢進祝聖之頌

北嶽神仙九轉丹特來北闕獻君前願將北極齊君壽萬國陶陶共戴天

會老堂致語 熙寧壬子趙康靖公自南京訪公於潁時呂正獻公爲守

某聞安車以適四方禮與雖存於往制命駕而之千里交情罕見於今人伏惟致政少師一德元臣三朝宿望挺立始終之節從容進退之宜謂青衫早並於俊遊白首各諧於歸老已釋軒裳之累却尋雞黍之期遠無憚於川塗信不渝於風雨幸會北堂之學士方爲東道之主人遂令潁水之濱復見德星之聚里閭拭目覺陋巷以生光風義聳聞爲一時之盛事敢陳口號上贊清歡

欲知盛集繼荀陳請看當筵主與賓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明月兩閑人紅芳已盡鶯猶囀青杏初嘗酒正醇美景難并良會少乘歡舉白莫辭頻

西湖念語

昔者王子猷之愛竹造門不問於主人陶淵明之卧輿遇酒便留於道士況西湖之勝槩擅東潁之佳名雖美景良辰固多於高會而清風明月幸屬於閑人並遊或結於良朋乘興有時而獨往鳴蛙暫聽安問屬官而屬私曲水臨流自可一觴而一詠至歡然而會意亦傍若於無人乃知偶來常勝於特來前言可

信所有雖非於己有其得已多因翻舊闋之辭寫以
新聲之調敢陳薄伎聊佐清歡

採桑子

一

輕舟短棹西湖好綠水逶迤芳草長堤隱隱笙歌處
處隨　無風水面琉璃滑不覺船移微動漣漪驚起
沙禽掠岸飛

二

春深雨過西湖好百卉爭妍蝶亂蜂喧晴日催花暖
欲然　蘭橈畫舸悠悠去疑是神仙返照波間水闊
風高颺管絃

三

畫船載酒西湖好急管繁絃玉盞催傳穩泛平波任
醉眠　行雲却在行舟下空水澄鮮俯仰留連疑是
湖中別有天

四

群芳過後西湖好狼籍殘紅飛絮濛濛垂柳闌干盡
日風　笙歌散盡遊人去始覺春空垂下簾櫳雙燕
歸來細雨中

五

何人解賞西湖好佳景無時飛蓋相追貪向花間醉
玉巵　誰知閑憑闌干處芳草斜暉水遠煙微一點
滄洲白鷺飛

六

清明上巳西湖好滿目繁華爭道誰家綠柳朱輪走
細車　遊人日暮相將去醒醉諠譁路轉堤斜直到
城頭總是花

七

荷花開後西湖好載酒來時不用旌旗前後紅幢綠
蓋隨　畫船撐入花深處香泛金巵煙雨微微一片
笙歌醉裏歸

八

天容水色西湖好雲物俱鮮鷗鷺閑眠應慣尋常聽
管絃　風清月白偏宜夜一片瓊田誰羨驂鸞人在
舟中便是仙

九

殘霞夕照西湖好花塢蘋汀十頃波平野岸無人舟
自橫　西南月上浮雲散軒檻涼生蓮芰香清水面
風來酒面醒

十

平生爲愛西湖好來擁朱輪富貴浮雲俯仰流年二十春　歸來恰似遼東鶴城郭人民觸目皆新誰識當年舊主人

十一

畫樓鍾動君休唱往事無蹤聚散忽忽今日歡娛幾客同　去年綠鬢今年白不覺衰容明月清風把酒何人憶謝公

十二

十年一別流光速白首相逢莫話衰翁但鬭樽前語笑同　勸君滿酌君須醉盡日從容畫鷁牽風即去朝天沃舜聰

十三

十年前是樽前客月白風清憂患凋零老去光陰速可驚　鬢華雖改心無改試把金觥舊曲重聽猶似當年醉裏聲

朝中措

平山欄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手種堂前垂柳別來幾度春風　文章太守揮毫萬字一飲千鍾行樂直須年少樽前看取衰翁

歸自謠

一

何處笛深夜夢回情脉脉竹風簷雨寒窗隔　離人幾歲無消息今頭白不眠特地重相憶

二

春艷艷江上晚山三四點柳絲如剪花如染　香閨寂寂門半掩愁眉斂淚珠滴破燕脂臉

三

寒水碧水上何人吹玉笛扁舟遠送瀟湘客　蘆花千里霜月白傷行色來朝便是關山隔

長相思

一

蘋滿溪柳遶堤相送行人溪水西回時隴月低　煙霏霏風淒淒重倚朱門聽馬嘶寒鷗相對飛

二

深畫眉淺畫眉蟬鬢鬅鬙雲滿衣陽臺行雨回　巫山高巫山低暮雨蕭蕭郎不歸空房獨守時

三

花似伊柳似伊花柳青春人別離低頭雙淚垂　長江東長江西兩岸鴛鴦兩處飛相逢知幾時

四

深花枝淺花枝深淺花枝相並時花枝難似伊
如肌柳如眉愛著鵝黄金縷衣啼妝更爲誰

訴衷情 眉意

清晨簾幕卷輕霜呵手試梅妝都緣自有離恨故畫作遠山長 思往事惜流芳易成傷擬歌先斂欲笑還顰最斷人腸

踏莎行

一

候館梅殘溪橋柳細草薰（一作芳）風暖搖征轡離愁漸遠漸無窮迢迢不斷如春水 寸寸柔腸盈盈粉淚樓高莫近危闌倚平蕪盡處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

二

雨霽風光春分天氣千花百卉爭明媚畫梁新燕一雙雙玉籠鸚鵡愁孤睡 薜荔依牆莓苔滿地青樓幾處歌聲麗驀然舊事上心來無言斂皺眉山翠

望江南

江南蝶斜日一雙雙身似何郎全傅粉心如韓壽愛偷香天賦與輕狂 微雨後薄翅膩煙光纔伴遊蜂來小院又隨飛絮過東牆長是爲花忙

減字木蘭花

一

留春不住燕老鶯慵無覓處說似殘春一老應無却少人 風和月好辦得黄金須買笑愛惜芳時莫待無花空折枝

二

傷懷離抱天若有情天亦老此意如何細似輕絲渺似波 扁舟岸側楓葉荻花秋索索細想前歡須著人間比夢間

三

樓臺向曉淡月低雲天氣好翠幕風微宛轉梁州入破時 香生舞袂楚女腰肢天與細汗粉重匀酒後輕寒不著人

四

畫堂雅宴一抹朱絃初入遍慢撚輕籠玉指纖纖嫩剥葱 撥頭憁利怨月愁花無限意紅粉輕盈倚暖香檀曲未成

五

歌檀斂袂繚繞雕梁塵暗起柔潤清圓百琲明珠一綫穿 櫻唇玉齒天上仙音心下事留住行雲滿坐

迷魂酒半醺

生查子

一

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晝月到柳梢頭人約黃昏後

今年元夜時月與燈依舊不見去年人泪滿春衫袖

二

含羞整翠鬟得意頻相顧鴈柱十三絃一一春鶯語嬌雲容易飛夢斷知何處深院鎖黃昏陣陣芭蕉雨

瑞鷓鴣

楚王臺上一神仙眼色相看意已傳見了又休還似夢坐來雖近遠如天 隴禽有恨猶能說江月無情也解圓更被春風送惆悵落花飛絮兩翩翩

清商怨

關河愁思望處滿漸素秋向晚鴈過南雲行人回淚眼 雙鸞衾裯悔展夜又永枕孤人遠夢未成歸梅花聞塞管

阮郎歸

一

東風臨水日銜山春來長是閑落花狼藉酒闌珊笙歌醉夢閒 春睡覺晚粧殘無人整翠鬟留連光景惜朱顏黃昏獨倚闌

二

南園春早踏青時風和聞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長蝴蝶飛 花露重草煙低人家簾幕垂鞦韆慵困解羅衣畫梁雙燕棲

三

角聲吹斷隴梅枝孤窗月影低塞鴻無限欲驚飛城烏休夜啼 尋斷夢掩深閨行人去路迷門前楊柳綠陰齊何時聞馬嘶

四

劉郎何日是來時無心雲勝伊行雲猶解傍山扉郎行去不歸 強匀畫又芳菲春深輕薄衣桃花無語伴相思陰陰月上時

五

落花浮水樹臨池年前心眼期見來無事去還思而今花又飛 淺螺黛淡燕脂閒粧取次宜隔簾風雨閉門時此情風月知

近體樂府卷第一

朝中措　垂柳（一作楊柳）

歸自謠三首（並載馮延巳陽春錄名歸國謠）

第二首　夢回（一作覺）來朝（一作明朝）

長相思第二首（事載百家詩名氏集作唐）空房獨守時（一作□□）

第三首　月到（一作月在）月與燈依舊（一作依舊燈月）

瑞鷓鴣　相看（一作拈句）遠如（一作完如）翩翩（一作然然）

浪淘沙第□首（並載陽春錄）

第□首　臨水（一作吹水）驚覺（一作起）

第□首　春早（一作春半）

近體樂府卷第二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三十二

長短句

蝶戀花（一名鳳棲梧又名鵲踏枝）

一

簾幕東風寒料峭雪裏香梅先報春來早紅蠟枝頭雙燕小金刀剪綵呈纖巧　旋暖金爐薰蕙藻酒入橫波困不禁煩惱繡被五更春睡好羅幃不覺紗窗曉

二

南雁依稀回側陣雪霽墻陰遍覺蘭芽嫩中夜夢餘消酒困爐香卷穗燈生暈　急景流年都一瞬往事前懽未免縈方寸臘後花期知漸近東風已作寒梅信

三

臘雪初銷梅蕊綻梅雪相和喜鵲穿花轉睡起夕陽迷醉眼新愁長向東風亂　瘦覺玉肌羅帶緩紅杏梢頭二月春猶淺望極不來芳信斷音書縱有爭如見

四

海燕雙來歸畫棟簾影無風花影頻移動半醉騰騰

春睡重綠鬢堆枕香雲擁　翠被雙盤金縷鳳憶得
前春有箇人人共花裏黃鶯時一弄日斜驚起相思
夢

五

面旋落花風蕩漾柳重煙深雪絮飛來往雨後輕寒
猶未放春愁酒病成惆悵　枕畔屏山圍碧浪翠被
華燈夜夜空相向寂寞起來褰繡幌月明正在梨花
上

六

六曲闌干偎碧樹楊柳風輕展盡黃金縷誰把鈿箏
移玉柱穿簾海燕雙飛去　滿眼遊絲兼落絮紅杏
開時一霎清明雨濃睡覺來鶯亂語驚殘好夢無尋
處

七

遙夜亭皐閑信步乍過清明漸覺傷春暮數點雨聲
風約住朦朧淡月雲來去　桃杏李一作依俙香暗度
誰上一作在鞦韆笑裏輕輕語一寸相思千萬緒人間
沒箇安排處

八

簾幕風輕雙語燕午後醒來柳絮飛撩亂心事一春

猶未見紅英落盡青苔院　百尺朱樓閑倚遍薄雨
濃雲抵死遮人面羌管不須吹別怨無腸更爲新聲
斷

九

庭院深深深幾許楊柳堆煙簾幕無重數玉勒雕鞍
遊冶處樓高不見章臺路　雨橫風狂三月暮門掩
黃昏無計留春住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鞦韆
去

十

水日環隄春綠舫煙草蕭疎恰似晴江上水浸碧天
風皺浪菱花荇蔓隨雙槳　紅粉佳人翻麗唱驚起
鴛鴦兩兩飛相向且把金樽傾美釀休思往事成惆
悵

十一

越女採蓮秋水畔窄袖輕羅暗露雙金釧照影摘花
花似面芳心只共絲爭亂　鸂鶒灘頭風浪晚霧重
煙輕不見來時伴隱隱歌聲歸棹遠離愁引著江南
岸

十二

水浸秋天風皺浪縹緲仙舟只似秋天上和露採蓮

愁一餉看花却是啼粧様　折得蓮莖絲未放蓮斷
絲牽特地成惆悵歸棹莫隨花蕩漾江頭有箇人相
望

十三

梨葉初紅蟬韻歇銀漢風高玉管聲淒切枕簟乍涼
銅漏徹誰教社燕輕離別　草際蟲吟秋露結宿酒
醒來不記歸時節多少衷腸猶未説珠簾夜夜朦朧
月

十四

獨倚危樓風細細望極離愁黯黯生天際草色山光
殘照裏無人會得凭欄意　也擬疏狂圖一醉對酒
當歌強飲還無味衣帶漸寬都不悔況伊銷得人憔
悴

十五

簾下清歌簾外宴雖愛新聲不見如花面牙板數敲
珠一串梁塵暗落琉璃盞　桐樹花深孤鳳怨漸遏
遥天不放行雲散坐上少年聽未慣玉山將倒腸先
斷

十六

誰道閑情拋弃久每到春來惆悵還依舊日日花前
常病酒不辭鏡裏朱顏瘦　河畔青蕪堤上柳為問
新愁何事年年有獨立小橋風滿袖平林新月人歸
後

十七

翠苑紅芳晴滿目綺席流鶯上下長相逐紫陌閑隨
金轡轆馬蹄踏遍春郊綠　一覺年華春夢促往事
悠悠百種尋思足煙雨滿樓山斷續人閑倚遍欄干
曲

十八

小院深深門掩亞寂寞珠簾畫閣重重下欲近禁煙
微雨罷綠楊深處鞦韆掛　傅粉狂遊猶未捨不念
芳時眉黛無人畫薄倖未歸春去也杏花零落香紅
謝

十九

幾日行雲何處去忘了歸來不道春將暮百草千花
寒食路香車繫在誰家樹　淚眼倚樓頻獨語雙燕
來時陌上相逢否撩亂春愁如柳絮依依夢裏無尋
處

二十

欲過清明煙雨細小檻臨窓點點殘花墜梁燕語多

鶯曉睡銀屛一半堆香被　新歲風光如舊歲所恨征輪漸漸程迢遞縱有遠情難寫寄何妨解有相思淚

二十一

畫閣歸來春又晚燕子雙飛柳軟桃花淺細雨滿天風滿院愁眉斂盡無人見　獨倚闌干心緒亂芳草芊綿尚憶江南岸風月無情人暗換舊遊如夢空腸斷

二十二

嘗愛西湖春色早臘雪方銷已見桃開小頃刻光陰都過了如今綠暗紅英少　且趁餘花謀一笑況有笙歌艷態相縈繞老去風情應不到憑君剩把芳樽倒

漁家傲

一

一派潺湲流碧漲新亭四面山相向翠竹嶺頭明月上迷俯仰月輪正在泉中漾　更待高秋天氣爽菊花香裏開新釀酒美賓嘉真勝賞紅粉唱山深分外歌聲響

二

十月小春梅蘂綻紅爐畫閣新裝遍錦帳美人貪睡暖羞起曉玉壺一夜冰澌滿　樓上四垂簾不卷天寒山色偏宜遠風急鴈行吹字斷紅日短江天雪意雲撩亂

三　與趙康靖公

四紀才名天下重三朝構廈為梁棟定冊功成身退勇辭榮寵歸來白首笙歌擁　顧我薄才無可用君恩近許歸田壠今日一觴難得共聊對捧官奴為我高歌送

四

暖日遲遲花裊裊人將紅粉爭花好花不能言惟解笑金壺倒花開未老人年少　車馬九門來擾擾行人莫羨長安道丹禁漏聲衢鼓報催昏曉長安城裏人先老

五

紅粉牆頭花幾樹落花片片和驚絮牆外有樓花有主尋花去隔牆遥見秋千侶　綠索紅旗雙綵柱行人只得偷回顧腸斷樓南金鎖戶天欲暮流鶯飛到秋千處

六

妾本錢塘蘇小妹芙蓉花共門相對昨日為逢青傘
蓋慵不採令朝斗覺凋零縣　愁倚畫樓無計奈亂
紅飄過秋塘外料得明年秋色在香可愛其如鏡裏
花顏改

七

花底忽聞敲兩槳逡巡女伴來尋相一作訪酒盞旋將
荷葉當蓮舟蕩時時盞裏生紅浪　花氣酒香清廝
釀花腮酒面紅相向醉倚綠陰眠一餉驚起望船頭
閣在沙灘上

八

葉有清風花有露葉籠花罩鴛鴦侶白錦頂絲紅錦
羽蓮女妬驚飛不許長相聚　日脚沉紅天色暮青
涼傘上微微雨早是水寒無宿處須回步枉教雨裏
分飛去

九

荷葉田田青照水孤舟挽在花陰底昨夜蕭蕭疎雨
墜愁不寐朝來又覺西風起　雨擺風搖金蘂碎合
歡枝上香房翠蓮子與人長廝類無好意年年苦在
中心裏

十

葉重如將青玉亞花輕疑是紅綃掛顏色清新香脫
酒堪長價牡丹怎得稱王者　雨筆露牋匀彩畫日
爐風炭薰蘭麝天與多情絲一把誰廝惹千條萬縷
縈心下

十一

粉蘂丹青描不得金針線線功難敵誰傍暗香輕採
摘風淅淅船頭觸散雙鸂鶒　夜雨染成天水碧朝
陽借出胭脂色欲落又開人共惜秋氣逼盤中已見
新荷的

十二

幽鷺謾來窺品格雙魚豈解傳消息綠柄嫩香頻採
摘心似織條條不斷誰牽役　珠淚暗和清露滴羅
衣染盡秋江色對面不言情脈脈煙水濶無人說似
長相憶

十三

楚國細腰元自瘦文君膩臉誰描就日夜鼓聲催箭
漏昏復晝紅顏豈得長如舊　醉折嫩房紅蘂嗅天
絲不斷清香透卻傍小欄凝望久風蒲袖西池月上
人歸後

十四　七夕

喜鵲填河仙浪淺雲軿早在星橋畔街鼓黃昏霞尾暗叕光斂金鈎側倒天西面　一別經年今始見新歡往恨知何限天上佳期貪春戀良宵短人間不合催銀箭　十五

乞巧樓頭雲幔卷浮花催洗嚴粧面花上蛛絲尋得遍顰笑淺雙眸望月牽紅線　奕奕天河光不斷有人正在長生殿暗付金釵清夜半千秋願年年此會長相見　十六

別恨長長歡計短疎鍾促漏真堪怨此會此情都未半星初轉鸞琴鳳樂怨怨卷　何歛無言西北盼香蛾有恨東南遠脉脉橫波珠淚滿歸心亂離腸便逐星橋斷　十七

九日歡遊何處好黃花萬蘂雕闌遶通體清香無俗調天氣好煙滋露結功多少　日脚清寒高下照寶釘密綴圓斜小落葉西園風嫋嫋催秋老叢邊莫厭金樽倒　十八

青女霜前催得綻金鈿亂散枝頭徧落帽臺高門雅宴芳樽滿挼花吹在流霞面　桃李三春雖可羡鶯來蝶去芳心亂爭似仙潭秋水岸香不斷年年自作茱萸伴　十九

露裛嬌黃風擺翠人間晚秀非無意仙格淡粧天與麗誰可比女真裝束真相似　進上佳人牽翠袂纖纖玉手挼新蘂美酒一杯花影膩邀客醉紅瓊共作熏熏媚　二十

對酒當歌勞客勸惜花只惜年華晚寒艷冷香秋不管情春春凭欄盡日愁無限　思抱芳期隨塞雁悔無深意傳雙燕悵望一枝難寄遠人不見樓頭望斷相思眼

玉樓春　題上林擬李　名木蘭花令

一

風遲日媚煙光好綠樹依依芳意早年年華容易即凋零春色只宜長恨少　池塘隱隱驚雷曉柳眼未開梅萼小樽前貪愛物華新不道物新人漸老　二

西亭飲散清歌闋花外遲遲宮漏發塗金燭引紫騮
嘶柳曲西頭歸路別　佳辰只恐幽期闊密贈殷勤
衣上結翠屏魂夢莫相尋禁斷六街清夜月
三
春山斂黛低歌扇暫解吳鉤登祖宴畫樓鍾動已魂
銷何況馬嘶芳草岸　青門柳色隨人遠望欲斷時
腸已斷洛城春色待君來莫到落花飛似霰
四
樽前擬把歸期說未語春容先慘咽人生自是有情
癡此恨不關風與月　離歌且莫翻新闋一曲能教

腸寸結直須看盡洛城花始共春風容易別
五
洛陽正值芳菲節穠艷清香相間發游絲有意苦相
縈垂柳無端爭贈別　杏花紅處青山缺山畔行人
山下歇今宵誰肯遠相隨惟有寂寥孤館月
六
殘春一夜狂風雨斷送紅飛花落樹人心花意待留
春春色無情容易去　高樓把酒愁獨語借問春歸
何處所暮雲空闊不知音惟有綠楊芳草路
七

常憶洛陽風景媚煙暖風和添酒味鶯啼宴席似留
人花出牆頭如有意　別來已隔千山翠望斷危樓
斜日墜關心只為牡丹紅一片春愁來夢裏
八
池塘水綠春微暖記得玉真初見面從頭歌韻響錚
鏦入破舞腰紅亂旋　玉鉤簾下香堦畔醉後不知
紅日晚當時共我賞花人點撿如今無一半
九
兩翁相遇逢佳節正值柳綿飛似雪便須豪飲敵青
春莫對新花羞白髮　人生聚散如弦筈老去風情

尤惜別大家金盞倒垂蓮一任西樓低曉月
十
西湖南北煙波闊風裏絲簧聲韻咽舞餘裙帶綠雙
垂酒入香腮紅一抹　杯深不覺琉璃滑貪看六么
花十八明朝車馬各西東惆悵畫橋風與月
十一
燕鴻過後春歸去細算浮生千萬緒來如春夢幾多
時去似朝雲無覓處　聞琴解珮神仙侶挽斷羅衣
留不住勸君莫作獨醒人爛醉花間應有數
十二

蝶飛芳草花飛路把酒已嗟春色暮當時枝上落殘
花今日水流何處本 樓前獨遶鳴蟬樹憶把芳條
吹暖絮紅蓮綠芰亦芳菲不柰金風兼玉露

十三

別後不知君遠近觸目淒涼多少悶漸行漸遠漸無
書水闊魚沉何處問 夜深風竹敲秋韻萬葉千聲
皆是恨故欹單枕夢中尋夢又不成燈又燼

十四

紅絛約束瓊肌穩拍碎香檀催急袞隴頭嗚咽水聲
繁葉下間關鶯語近 美人才子傳芳信明月清風
傷別恨未知何處有知音常為此情留此恨

十五

檀槽碎響金絲撥露濕潯陽江上月不知商婦為誰
愁一曲行人留夜發 畫堂花月新聲別紅蘂調長
彈未徹暗將深意祝膠絃惟願絃絃無斷絕

十六

春葱指甲輕攏撚五彩垂條雙袖卷雪香濃透紫檀
槽胡語急隨紅玉腕 當頭一曲情何限入破錚鏦
金鳳戰百分芳酒祝長春再拜斂容擡粉面

十七

金花盞面紅煙透舞急香茵隨步皺青春才子有新
詞紅粉佳人重勸酒 也知自為傷春瘦歸騎休交
銀燭候擬將沉醉為清歡無柰醒來還感舊

十八

雪雲乍變春雲簇漸覺年華堪送目北枝梅蘂犯寒
開南浦波紋如酒綠 芳菲次第還相續不柰情多
無處足樽前百計得春歸莫為傷春歌黛蹙

十九

黃金弄色輕於粉濯濯春條如水嫩為緣力薄未禁
風不柰多嬌長似困 腰柔乍怯人相近眉小未知
春有恨勸君着意惜芳菲莫待行人攀折盡

二十

珠簾半下香銷印二月東風催柳信琵琶傍畔且尋
思鸚鵡前頭休借問 驚鴻過後生離恨紅日長時
添酒困未知心在阿誰邊滿眼淚珠言不盡

二十一

沉沉庭院鶯吟弄日暖煙和春氣重綠楊嬌眼為誰
回芳草深心空自動 倚欄無語傷離鳳一片風情
無處用尋思還有舊家心蝴蝶時時來役夢

二十二

去時梅萼初凝粉不覺小桃風力損梨花最晚又凋零何事歸期無定準　闌干倚遍重來凭淡粉偷將紅袖印蜘蛛喜鵲誤人多似此無憑安足信

二十三

酒美春濃花世界得意人人千萬態莫教辜負豔陽天過了堆金何處買　已去少年無計奈且願芳心長恁在閑愁一點上心來算得東風吹不解

二十四

湖邊柳外樓高處望斷雲山多少路闌干倚遍使人愁又是天涯初日暮　輕無管繫狂無數水畔花飛風裏絮算伊渾似薄情郎去便不來來便去

二十五

南園粉蝶能無數度翠穿紅來復去倡條冶葉恣留連飄蕩輕於花上絮　朱闌夜夜風兼露宿粉棲香無定所多情翻却似無情贏得百花無限妬

二十六 子規

江南三月春光老月落禽啼天未曉露和啼血染花紅恨過千家煙樹杪　雲垂玉枕屏山小夢欲成時驚覺了人心應不似伊心若解思歸歸合早

二十七

東風本是開花信及至花時風更緊吹開吹謝苦怱怱春意到頭無處問　把酒臨風千萬恨欲掃殘紅猶未忍夜來風雨轉離披滿眼淒涼愁不盡

二十八

陰陰樹色籠晴晝清淡園林春過後杏腮輕粉日催紅池面綠羅風卷皺　佳人向晚新粧就圓膩歌喉珠欲溜當筵莫放酒杯遲樂事良辰難入手

二十九

芙蓉鬬暈燕支淺留着晚花開小宴畫船紅日晚風清柳色溪光晴照暖　美人爭勸梨花盞舞困玉腰裊樓慢莫交銀燭促歸期已祝斜陽休更晚

漁家傲

正月斗杓初轉勢金刀剪綵功夫異稱慶高堂歡幼稚看柳意偏從東面春風至　十四新蟾圓尚未樓前乍看紅燈試冰散綠池泉細細魚欲戲園林已是花天氣

同前

二月春耕昌杏密百花次第爭先出惟有海棠梨第一深淺拂天生紅粉真無匹　畫棟歸來巢未失雙雙款語憐飛乙留客醉花迎晓日金盞溢却憂風雨

飄零疾　同前

三月清明天婉娩晴川袚禊歸來晚况是踏青來處
遠猶不倦秋千别閉深庭院　更值牡丹開欲遍酴
醿壓架清香散　誰解勸增春戀東風回晚
無情緒

同前

四月園林春去後深深密幄陰初茂折得花枝猶在
手香滿柚葉間梅子青如豆　風雨時時添氣候成
行新筍霜筠厚題就送春詩幾首聊對酒櫻桃色照

銀盤溜　同前

五月榴花妖艷烘綠楊帶雨垂垂重五色新絲纏角
粽金盤送生綃畫扇盤雙鳳　正是浴蘭時節動菖
蒲酒美清尊共葉裏黄鸝時一弄猶鬆等閑驚破
紗窗夢

同前

六月炎天時霎雨行雲涌出奇峯露沼上嫩蓮腰束
素風無露泅王宫闕無煩暑　畏日亭亭殘蕙炷傍
簾乳燕雙飛去碧盌敲冰傾玉處朝與莫故人風快

涼輕度　同前

七月新秋風露早渚蓮尚拆庭梧老是處瓜華時節
好金樽倒人間彩縷爭祈巧　萬葉敲聲涼乍到百
蟲啼晚煙如掃箭漏初長天杳杳人語悄那堪夜雨
催清曉

同前

八月秋高風歷亂衰蘭敗芷紅蓮岸皓月十分光正
滿清光畔年年常願瓊筵看　社近愁看歸去燕江
天空闊雲容漫宋玉當時情不淺成幽怨鄉關千里

危腸斷　同前

九月霜秋秋已盡烘林敗葉紅相映惟有東籬黄菊
盛遺金粉人家簾幕重陽近　曉日陰陰晴未定授
衣時節輕寒嫩新鴈一聲風又勁雲欲凝鴈來應有
吾鄉信

同前　此篇已載本卷但數字不同

十月小春梅蘂綻紅爐畫閣新裝遍鴛帳美人貪睡
暖梳洗懶玉壺一夜輕澌滿　樓上四垂簾不卷天
寒山色偏宜遠風急鴈行吹字斷紅日晚江天雪意

雲捲亂 同前

十一月新陽排壽宴黃鍾應管添宮線獵獵寒威雲不卷風頭轉時看雪霰吹人面 南至迎長知漏箭書雲紀候冰生研臈近探春春尚遠閑庭院梅花落盡千千片

同前

十二月嚴凝天地閉莫嫌臺榭無花卉惟有酒能欺雪意增豪氣直教耳熱笙歌沸 隴上雕鞍惟□數騎獵圍半合新霜裏霜重鼓聲寒不起千人指馬前

一鴈寒空墜

荊公嘗對客誦永叔小闋云五綵新絲纏角粽金盤送生綃畫扇盤雙鳳曰三十年前見其全篇今才記三句乃永叔在李太尉端愿席上所作十二月鼓子詞數問人求之不可得嗚呼荊公之沒二紀余自永平幕召還過武陵始得於州將李君誼追恨荊公之不獲見也誼太尉猶子也

年中秋日金陵 闕其名

政和丙申冬余還自京師過歙州大守濠梁許君頌之席上見許君舉荊公所記三句且云此詞才情□錄寄人不能適也後十二年建炎戊申偶得此本於長樂同官方君後四年辛亥紹興二月朔自尤溪避盜宿龍𡺸以待二弟適無事謾錄于此

吏部員外郎朱松喬年

近體樂府卷第二

醉蓬萊花第二十篇 載陽春錄 誰抱 抱一作把 雙飛 鷲一作飛 濃醉 濃一作醲

鶯亂語 不一作話 倩作 作過 過一作了 傷春暮 將一作暮 春依 依偎一作

第七篇 尊前集李王詞

誰人一作 輕輕 紙一作低 相思 芳一作心

第九篇 本載陽春錄李氏是六一詞安

第十六篇 本載陽春錄 抱弃 抱一作擲 小橋 小一作樓

第十四篇 第十五篇 並載柳三變樂章集

第十九篇 本載陽春錄

漁家傲第二十一篇 羞起晚 晚一作慵 紅日短 短一作稀

第二十四篇 霞尾晴 霞一作

玉樓春第二十五篇 舞餘 文海作舞餘

第二十七篇 數多 不一作多

第二十八篇 此篇尊前集作馮延巳而陽春錄不載 送目 目一作眼 還相 長一作相

不奈 自一作是

長短句

南歌子

鳳髻金泥帶龍紋玉掌梳走來窗下笑相扶愛道畫眉深淺入時無　弄筆偎人久描花試手初等閑妨了繡功夫笑問雙鴛鴦字怎生書

御街行

天非華豔輕非霧來夜半天明去來如春夢不多時去似朝雲何處乳鷄酒燕落星沉月紞紞城頭鼓參差漸辨西池樹朱閣斜欹戶綠苔深徑少人行苔上屐痕無數遺香餘粉剩衾閒枕天把多情賦

桃源憶故人　一名虞美人影

一

梅梢弄粉香猶嫩欲寄江南春一作音信別後寸腸縈損一作愁說與伊爭穩　小爐獨守寒灰燼忍淚低頭一作二字無言一晝盡眉上萬重新恨竟日無人問

二

鶯愁燕苦春歸去寂寂花飄紅雨碧草綠楊岐路況是長亭暮　少年行客情難訴泣對東風無語目斷兩三煙樹翠隔江淹浦

臨江仙

一

柳外輕雷池上雨雨聲滴碎荷聲小樓西角斷虹明闌干倚處待得月華生　燕子飛來窺畫棟玉鉤垂下簾旌涼波不動簟紋平水精雙枕傍有墮釵橫

二

記得金鑾同唱第春風上國繁華如今薄宦老天涯十年岐路空負曲江花　聞說閬山通閬苑樓高不見君家孤城寒日等閑斜離愁難盡紅樹遠連霞

聖無憂

世路風波險十年一別須臾人生聚散長如此相見且懽娛　好酒能消光景春風不染髭鬚為公一醉花前倒紅袖莫來扶

浪淘沙

一

把酒祝東風且共從容垂楊紫陌洛城東總是當時攜手處遊遍芳叢　聚散苦怱怱此恨無窮今年花勝去年紅可惜明年花更好知與誰同

二

花外倒金翹飲散無憀柔桑蔽日柳迷條此地年時

曾一醉還是春朝　今日舉輕橈帆影飄飄長亭回首短亭遥過盡長亭人更遠特地䰟銷

三

五嶺麥秋殘荔子初丹絳紗囊裏水晶丸可惜天教生處遠不近長安　往事憶開元妃子偏憐一從䰟散馬嵬關只有紅塵無驛使滿眼驪山

四

萬恨苦綿綿舊約前懽桃花溪畔柳陰間幾度日高春睡重繡戶深關　樓外夕陽閑獨自憑欄一重水隔一重山水闊山高人不見有淚無言

五

今日北池遊漾漾輕舟波光瀲灩柳條柔如此春來春又去白了人頭　好妓好歌喉不醉難休勸君滿酌金甌縱使花時常病酒也是風流

定風波

一

把酒花前欲問他對花何怯（一作惜）醉顔酡春到幾人能爛賞何況無情風雨等閑多　艶樹香叢都幾許朝暮惜紅愁粉奈情何好是金船浮玉浪相向十分深送一聲歌

二

把酒花前欲問伊忍嫌金盞負春時紅艶不能旬日看宜筭須知開謝只相隨　蝶去蝶來猶解戀難見回頭還是度年期莫候飲闌花已盡方信無人堪與補殘枝

三

把酒花前欲問公對花何事訴金鍾爲問去年春甚處虛度鶯聲撩亂一場空　今歲春來須愛惜難得須知花面不長紅待得酒醒君不見千片不隨流水即隨風

四

把酒花前欲問君世間何計可留春縱使青春留得住虛語無情花對有情人　任是好花須落去自古紅顔能得幾時新暗想浮生何事好唯有清歌一曲倒金樽

五

過盡韶華（一作光）不可添小樓紅日下層簷春睡覺來情緒惡寂寞楊花撩亂拂珠簾　早是閑愁依舊在無奈那堪更被宿酲兼把酒送春惆悵甚長恁年年三月病厭厭

六

對酒追歡莫負春春光歸去可銷魂昨日紅芳今綠樹已暮殘花飛絮兩紛紛 粉面麗姝歌窈窕清妙樽前信任醉醺醺不是狂心貪燕樂自覺年來白髮滿頭新

驀山溪

新正初破三五銀蟾滿纖手染香羅剪紅蓮滿城開遍樓臺上下歌管咽春風駕香輪停寶馬只待金烏晚 帝城今夜羅綺誰為伴應卜紫姑神問歸期相思望斷天涯情緒對酒且開顏春宵短春寒淺莫待金杯暖

浣溪沙

一

雲曳香綿彩柱高絳旗風颭出花梢一枝紅帶往來拋 束素美人羞不打卻嫌裙慢褪纖腰日斜深院影空搖

二

堤上遊人逐畫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綠楊樓外出鞦韆 白髮戴花君莫笑六么催拍盞頻傳人生何處似樽前

三

湖上朱橋響畫輪溶溶春水浸春雲碧瑠璃滑淨無塵 當路遊絲縈醉客隔花啼鳥喚行人日斜歸去奈何春

四

葉底青青杏子垂枝頭薄薄柳綿飛日高深院晚鶯啼 堪恨風流成薄倖斷無消息道歸期托腮無語翠眉低

○五

青杏園林煮酒香佳人初著薄羅裳柳絲搖曳燕飛忙 乍雨乍晴花自落閒愁閒悶晝偏長為誰消瘦損容光

六

紅粉佳人白玉杯木蘭船穩棹歌催綠荷風裏笑聲來 細雨輕煙籠草樹斜橋曲水遶樓臺夕陽高處畫屏開

七

翠袖嬌鬟舞石州兩行紅粉一時羞新聲難逐管絃愁 白髮主人年未老清時賢相望偏優一樽風月為公留

八

熖爐垂花月似霧薄簾映月兩交光酒醺紅粉自生香　雙手舞餘拖翠袖一聲歌已釂金觴休回嬌眼斷人腸

九

十載相逢酒一卮故人纔見便開眉老來遊舊更同誰　浮世歡歡真易失宦途離合信難期樽前莫惜醉如泥

御帶花

青春何處風光好帝里偏愛元夕萬重繒綵構一屏峯嶺半空金碧寶檠銀釭耀絳幕龍虎騰擲沙堤遠雕輪繡轂爭走五王宅　雍容熙熙作晝會樂府神姬海洞仙客拽香搖翠稱執手行歌錦街天陌月淡寒輕漸向曉漏聲寂寂當年少狂心未已不醉怎歸得

虞美人

爐香晝永龍煙白風動金鸞額畫屏寒掩小山川睡容初起枕痕圓墜花鈿　樓高不及煙霄半望盡相思眼艷陽剛愛挫愁人故生芳草碧連雲怨王孫

鶴沖天

梅謝粉柳拖金香滿舊園林養花天氣半晴陰花好却愁深　花無數愁無數花好却愁春去戴花持酒祝東風千萬莫忽忽

夜行船

一

憶昔西都懽縱自別後有誰能共伊川山水洛川花細尋思舊遊如夢　今日相逢情愈重愁聞唱畫樓鐘動白髮天涯逢此景倒金樽殢誰相送

二

滿眼東風飛絮催行色短亭春暮落花流水草連雲看看是斷腸南浦　檀板未終人去去扁舟在綠楊深處手把金樽難為別更那聽亂鶯疎雨

洛陽春

紅紗未曉黃鸝語蕙爐銷蘭炷錦屏羅幕護春寒昨夜三更雨　繡簾閒倚吹輕絮斂眉山無緒看花拭淚向歸鴻問來處逢郎否

一叢花　此篇世傳張先子野詞

傷春懷遠幾時窮無物似情濃離愁正恁牽絲亂更南陌飛絮濛濛歸騎漸遙征塵不斷何處認郎蹤　雙鴛池沼水溶溶南北小橋通梯橫畫閣黃昏後又

還是新月簾櫳沉恨細思不如桃李還解嫁春風

雨中花

千古都門行路能使離歌聲苦送盡行人花殘春晚又到君東去　醉藉落花吹暖絮多少曲堤芳樹且携手留連良辰美景留作相思處

千秋歲

數聲鶗鴂又報芳菲歇惜春更把殘紅折雨輕風色暴梅子青時節永豐柳無人盡日花飛雪　莫把幺絲絃撥怨極絃能說天不老情難絶心似雙絲網終有千千結夜過也東窗未白殘燈滅

越溪春

三月十三寒食日春色遍天涯越溪閬苑繁華地傍禁垣珠翠煙霞紅粉墻頭鞦韆影裏臨水人家　歸來晚駐香車銀箭透窗紗有時三點兩點雨霽朱門柳細風斜沉麝不燒金鴨冷籠月照梨花

賀聖朝影

白雪梨花紅粉桃露華高垂楊慢舞綠絲條草如袍風過小池輕浪起似江皐千金莫惜買香醪且陶陶

洞天春

鶯啼綠樹聲早檻外殘紅未掃露點真珠遍芳草正簾幃清曉　鞦韆宅院悄悄又是清明過了燕蝶輕狂柳絲撩亂春心多少

憶漢月

紅豔幾枝輕裊新被東風開了倚煙啼露為誰嬌故惹蝶憐蜂惱　多情遊賞處留戀向綠叢千繞酒闌歡罷不成歸腸斷月斜春老

清平樂　一

雨晴煙晚綠水新池滿雙燕飛來垂柳院小閣畫簾高捲　黃昏獨倚朱闌西南初月眉彎砌下落花風起羅衣特地春寒

二

小庭春老碧砌紅萱草長憶小闌閑共遶携手綠叢含笑　別來音信全乖舊期前事堪猜門掩日斜人靜落花愁點青苔

應天長　一

一彎初月臨鸞鏡雲鬢鳳釵慵不整珠簾淨重樓迥惆悵落花風不定　綠煙低柳徑何處轆轤金井昨

夜更闌酒醒春愁勝卻病

二

石城山下桃花綻宿雨初晴雲未散南去棹北飛鴈水闊山遥腸欲斷 倚樓情緒懶惆悵春心無限燕度蒹葭風曉欲歸愁滿面

三

綠槐陰裏黃鶯語深院無人日正午繡簾垂金鳳舞寂寞小屏香一炷 碧雲凝合處空役夢魂來去昨夜綠窗風雨問君知也否

涼州令 東堂石柏

翠樹芳條颭的的裙腰初染佳人攜手弄芳菲綠陰紅影共展雙紋簟插花照影窺鸞鑑只恐芳容減不堪零落春晚青苔雨後深紅點 一去門閑掩重來卻尋朱檻離離秋實弄輕霜嬌紅脉脉似見燕脂臉人非事往眉空斂誰把佳期賸芳心只願長依舊春風更放明年豔

南鄉子

一

翠密紅繁水國涼生未是寒雨打荷花珠不定輕翻冷瀉鴛鴦錦翅斑 盡日凭欄弄蕊拈花子細看偷得裏歸新鑄様無端藏在紅房豔粉間

二

雨後斜陽細細風來細細香風定波平花映水休藏照出輕盈半面妝 路隔秋江蓮子深深隱翠房意在蓮心無問處難忘淚裛紅腮不記行

鵲橋仙

月波清霽煙容明淡靈漢舊期還至鵲迎橋路接天津映夾岸星榆點綴 雲屏未卷仙鷄催曉腸斷去年情味多應天意不教長逸恐把歡娛容易

芳草渡

梧桐落蓼花秋煙初冷雨纔收蕭條風物正堪愁人去後多少恨在心頭 燕鴻遠羌笛怨渺渺澄波一片山如黛月如鉤笙歌散夢魂斷倚高樓

珠簾捲暮雲愁垂楊暗鎖青樓煙雨濛濛如畫輕風吹旋收 香斷錦屏新別人閑玉簟初秋多少舊懽新恨書杳杳夢悠悠

更漏子

風帶寒枝正好蘭蕙無端先老情悄悄夢依依離人殊未歸 褰羅幕凭朱閣不獨堪悲搖落月東出鴈

南飛誰家夜擣衣

摸魚兒

卷繡簾梧桐秋院落一霎雨添新綠對小池閒立殘
粧淺向晚水紋如縠凝遠目恨人去寂寂鳳枕孤難
宿倚闌不足看燕拂風簷蝶翻露草兩兩長相逐
雙眉促可惜年華婉娩西風初弄庭菊況伊家年少
多情未已難拘束那堪更趁涼景追尋甚處垂楊曲
佳期過盡但不說歸來多應忘了雲屏去時祝

少年遊

一

去年秋晚此園中攜手翫芳叢拈花嗅蘂惱煙撩霧
拚醉倚西風　今年重對芳叢處追往事又成空敲
遍闌干向人無語惆悵滿枝紅

二

肉紅圓樣淺心黃枝上巧如裝雨輕煙重無憀天氣
啼破曉來粧　寒輕貼體風頭冷忍拋棄向秋光不
會深心爲誰惆悵回面恨斜陽

三

玉壺冰瑩獸爐灰人起繡簾開春叢一夜六花開盡
不待剪刀催　洛陽城闕中天起高下遍樓臺絮亂

風輕拂鞍露袖歸路似章街

行香子

舞雪歌雲閑淡粧勻藍溪水染輕裙酒香醺臉粉色
生春更雅談話好情性美精神　空江不斷凌波何
處向越橋邊青柳朱門斷鍾殘角又送黃昏奈眼中
淚心中事意中人

鷓鴣天

學畫宮眉細細長芙蓉出水鬬新粧只知一笑能傾
國不信相看有斷腸　雙黃鵠兩鴛鴦迢迢雲水恨
難忘早知今日長相憶不及從初莫作雙

近體樂府卷第三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人之常也詩三百篇如俟城
隅望復關摽梅實贈勺藥之類聖人未嘗刪焉陶
淵明閑情一賦豈害其爲達而梁昭明以爲白玉
微瑕何也公性至剛而與物有情蓋嘗致意於詩
爲之本義溫柔寬厚所得深矣吟詠之餘溢爲歌
詞有平山集盛傳於世曾慥雅詞不盡收也今定

為三卷且載樂語于首其甚淺近者前輩多謂劉煇僞作故削之

元豐中崔公度跋馮延巳陽春錄謂皆延巳親筆其間有誤入六一詞者近世桐汭志新安志亦記其事今觀延巳之詞往往自與唐花門集尊前集相混而柳三變詞亦雜平山集中則此三卷或甚浮豔者殆非公之少作疑以傳疑可也

郡人羅泌校正

浪淘沙第一篇 可惜（一作料得）

第三篇 麥秋殘（一作殘寒）囊裏（一作囊裹）一從（一作自從）闕

驀山溪 歌管（一作歌吹）

浣溪沙第十三篇 堤外（一作樓外）

第五篇 初着（一作初試）

夜行船第二篇 人去去（一作又去入）

清平樂第四篇（又載陽春錄）

應天長第二篇（並載陽春錄）

第一篇 彎初（一作鉤新）

第二篇 山遥（一作天遠）燕度（一作忽泛）

第五篇（花間集作皇甫松詞金奩集作溫庭筠詞）鶯語（二集並作殘雨）日正午（一作春午）

晝 問君知也否（二集並作斷腸君信否）

芳草渡（又載陽春錄） 澄波（一作清江）

更漏子（又載陽春錄） 情悄悄（一作香香雲）

集古錄目序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于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餱粮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

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顓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錄以謂轉（一作傳）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爲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繆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廬陵歐陽脩序

昔在洛陽與余遊者皆一時豪儁之士也而陳郡

謝希深善評文章河南尹師魯辨論精博余每有所作二人者必伸紙疾讀便得余深意以示他人亦或時有所稱皆非余所自得者也宛陵梅聖俞善人君子也與余共處窮約每見余小有可喜事懽然若在諸己自三君之亡余亦老且病矣此叙之作既無謝尹之知音而集錄成書恨聖俞之不見也悲夫嘉祐八年歲在癸卯七月二十四日書

錄目記　公子棐

集古錄既成之八年家君命棐曰吾集錄前世埋沒缺落之文獨取世人無用之物而藏之者豈徒

出於嗜好之僻而以爲耳目之玩哉其爲所得亦已多矣故嘗序其說而刻之又跋於諸卷之尾者二百九十六篇序所謂可與史傳正其闕繆者已粗備矣若撮其大要別爲目錄則吾未暇然不可以闕而不備也棐退而悉發千卷之藏而考之曰嗚呼可謂詳矣蓋自文武以來迄于五代盛衰得失賢臣義士姦雄賊亂之事可以勤人耳目者至於釋氏道家之言莫不皆有然分散零落數千百年而後聚於此則亦可謂難矣其聚之既難則其久也又將逐散而無傳宜公之惜乎此也於是各

取其書撰之人事迹之始終所立之時世而著之爲一十卷以附於跋尾之後夫事必簡而不煩然後能傳于久遠今此千卷之書者刻之金石託之山崖本嘗不爲無窮之計也然必待集錄而後著者豈非以其繁一作多而難於盡傳哉故著其大略而不道其詳者公之志也熙寧二年二月記

右集古錄序成於嘉祐末年其云有卷帙次第無時世先後蓋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此公述千卷不以世代爲序之意也又云撮其大要別爲錄目因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此公述錄目跋尾之意也至熙寧二年公之子叔弼記其後云公命棐曰吾跋諸卷之尾者二百九十六篇若撮其大要別爲錄目則吾未暇棐乃盡發千卷著其大略自今觀之公序明言別爲錄目而棐乃記公未暇之語世傳集古跋十卷四百餘篇而棐乃謂二百九十六篇雖是時公尚無恙後三年方薨然續跋纔十餘耳不應多踰百篇得非寫本誤以三百爲二百或棐記在熙寧之前耶棐又云爲十卷附跋尾之後今錄目自爲一書乃

二十卷不過列碑石所在及其名氏歲月初無難者何未暇之有是皆可疑姑以棐所記附公本序之後而自周秦至于五季皆隨年代爲之序庶幾時世先後秩然不紊間有書撰出於一手其歲月相遠則類而次之又於每卷之末備存當時卷帙之次第既以便今亦不失其初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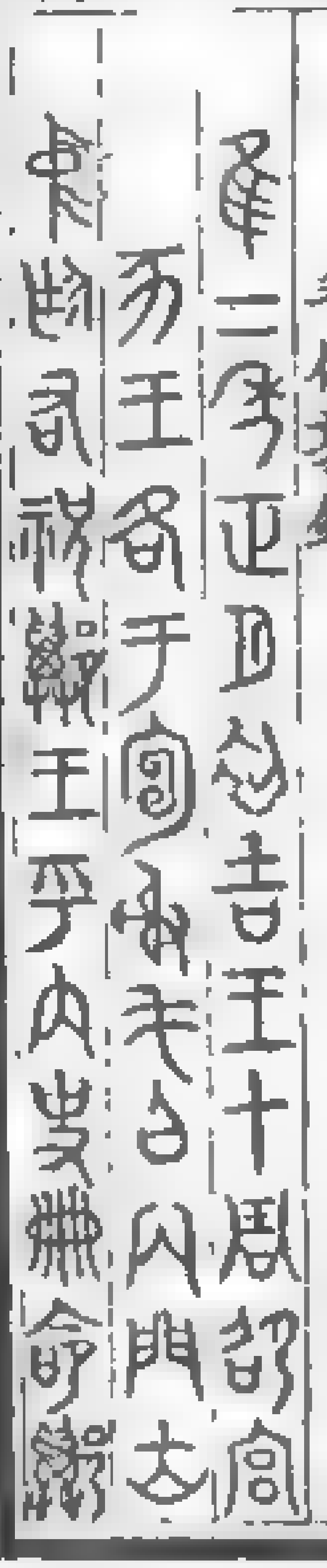
集古錄序　經十一作重十　葬於一作葬于　所貪一作所好　予固一作吾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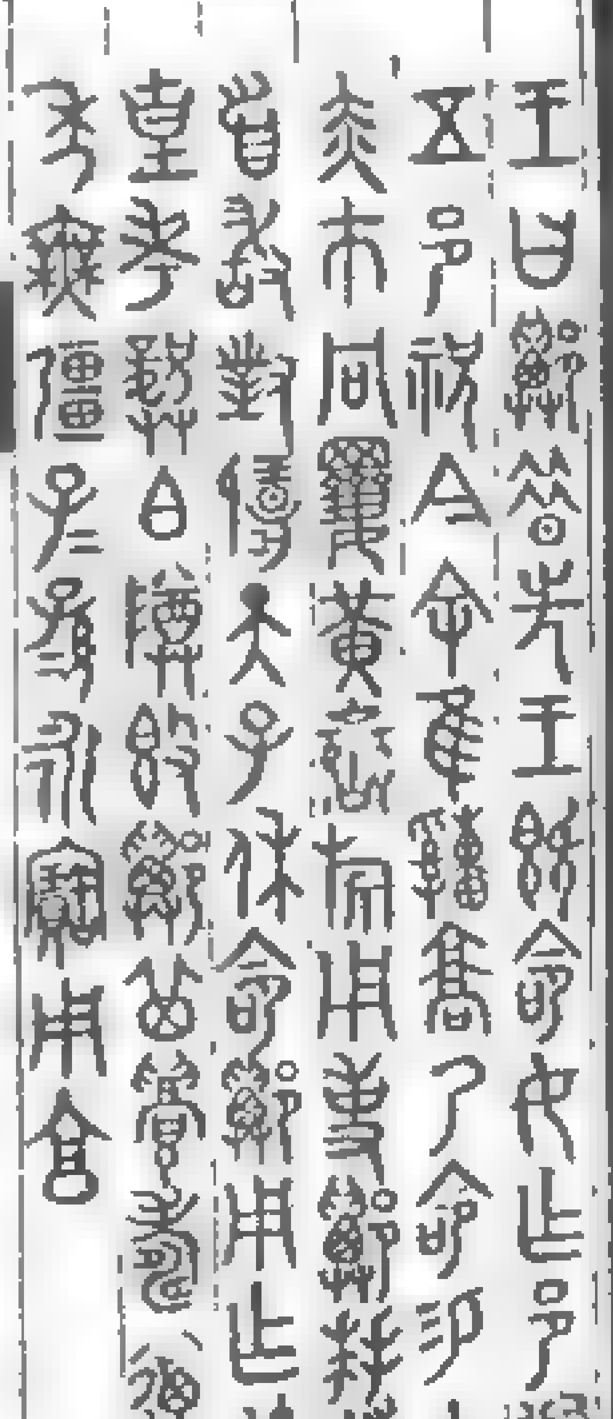
集古録跋尾卷第一　歐陽文忠公文集一百三十四

古敦銘　毛伯敦　龔伯彝　伯庶父敦

右毛伯古敦銘嘉祐中原父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為永興軍路安撫使其治在長安原父博學好古多藏古奇器物能讀古文一作之銘識考知其人事蹟而長安秦漢故都時時發掘所得原父悉購而藏之以予方集録古文故每有所得必摸其銘文以見遺此敦原父得其蓋於扶風而有此銘原父為予考按其事云史記武王克商尚父牽牲毛叔鄭奉明水則此銘謂鄭者毛叔鄭也銘稱伯者爵也史稱叔者字也敦乃武王時器也蓋余集録最後得此銘當作録目序時但有伯冏銘吉日癸巳字最遠故叙言自周穆王以來叙已刻石始得斯一作此銘乃武王時器也其後二銘一得盩厔曰龔伯尊彝其一亦得扶風曰伯庶父作舟姜尊敦皆不知為何人也三器銘文皆完可識具列如左 右真蹟

毛伯敦銘





釋文

隹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邵宮丁亥王格于宣射毛伯入門位中庭右祝鄭王呼内史冊命鄭王曰鄭昔先王既命女作邑一作未一字 五邑祝今余佳亂商乃命錫女赤芾同冕齊黄鑾旂用事鄭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命鄭用作朕皇考龔伯尊敦鄭其眉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薛尚功釋云惟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邵宮丁亥王格于宣榭毛伯内門立中廷右祝鄭王呼内史冊命鄭王曰鄭昔先王既命汝作邑繇五邑祝今余惟嚕京乃命錫汝赤市彤冕齊黄鑾旂用事鄭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命鄭用作朕皇考龔伯尊敦鄭其眉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龔伯彝銘

寏作皇祖懿公文公武伯皇考龔伯尊彝寏其熙
萬年無疆霝終霝始其子子孫孫永寶用享于宗
室 薛尚功釋云寏作皇祖益公文公武伯皇考龔伯尊彝寏其熙萬年無疆令終令命其子子孫孫永寶用享于宗室

伯庶父敦銘

隹二月戊寅白庶父乍王姑凡
姜尊𣪘其永寶用

惟二月戊寅伯庶父作王姑舟姜尊敦其永寶用

薛尚功釋月為門餘同上

韓城鼎銘

隹王九月乙亥晉姜曰余隹司
朕先姑君晉邦余不叚妄寧巠
雝明德宣卹我猷用召匹辝辟
每揚厥光烈虔不墜魯覃京師
乂我萬民嘉遣我易鹵積千兩
勿廢文侯景命俾貫通弘征緐
湯原取厥吉金用乍寶尊鼎用
康柔綏懷遠邇君子晉姜用祈
綽綰眉壽乍疐為亟萬年無疆
用享用德畯保其孫子三壽是利

右原甫既得鼎韓城遺余以其銘而太常博士楊南仲能讀古文篆籀爲余以今文寫之而闕其疑者原甫在長安所得古奇器物數十種亦自爲先秦古器記原甫博學無所不通爲余釋其銘以今文而與南仲時有不同故并著二家所解以俟博識君子具之如左 右真蹟

惟王九月乙亥晉姜曰余惟司朕先姑君晉邦余不〇安寧巠雖明德宣〇我猷用〇所辭辟〇〇〇〇劉虔不〇〇〇〇〇呂寵我萬民嘉遣我錫鹵賚千兩勿灋文侯〇〇〇〇〇〇征緐〇〇堅久吉金用作寶尊鼎用康頤妥懷遠邦君子晉姜用蘄〇〇康壽作惠〇亟萬年無疆用德畯保其孫子三壽是利

右原父所寫如此

佳惟王九月乙亥晉姜曰余佳惟司同嗣學朕先姑君晉邦余不叏敘今作叔者皆文省妄寧巠經雝雍明德宣卹疑即棣伯卿省我猷用𠭯辝辟姒疑毋字蜴久光劉虔不彖讀爲墜疑亦字譜銘覃單亯享自師辥我萬民亂遣

我𢍰(字疑易)卣(字省卣或胄)賚千兩勿灋文侯顧令畢(畢疑字)𠦪(疑毌字為貫)偁(通)㚔征𢒞(疑字)湯𨙸(疑)叙(疑)久吉金用𠔃(𠔃)寶䵼(尊)鼎用康𩛥(疑夏字)妥(妥讀綏)褱𤔲(切)君于晉姜用𣂨(疑旂字讀為祈)綽綰𤕌(疑眉字讀為眉)壽𠦚(為)亟(疑極)萬年無疆(疆)用亯(享)用德畯(疑允字)保其孫子三壽是利

右嘉祐己亥歲馮披有得鼎韓城者摹其款識于石樂安公以南仲職典書學命釋其字謹按其銘蓋多古文奇字古文自漢世知者已稀字之傳者賈逵許慎輩多無其說蓋古之事物有不與後世同者故不能盡通其作字之本意也其不傳者今或得於古器無所依據難以臆斷大抵古字多省偏旁而趨簡易故隹司巳自𠔃等字皆假借也鄭司農說周禮云古者書儀但為義又云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為公即立者是也 叙者進取也从叉故叚疑為叙 𡚽(毋)从女而象乳子形故𡚽疑為母而𢒞讀為𢒞 雖用𢀩聲𢀩从巛古文作𡿺今此𣶒从水从吕故疑為雖 魯字古作𣑑(卯字)𣃘(旅)古文旅作𠱿而魯者字用𠱿為聲蓋古文魯旅者三字通用故謹疑為諸 易者篆文

象蜥易形故𢒞疑為易而讀為錫為賜皆以聲假借也卣从𠧪(疑卣字)中象盛形胄(胄)上象胄中象形故卣胄二字 畢者从大在甲下(大今但用左古者右故大在甲下為畢)故畢疑為畢(亦恐借用)毌(音貫)象穿寶貨形貫字从之𠦪或即毋字今毛詩有串夷字俗用為串穿之串而說文不載豈非𠦪字之省也故疑𠦪讀為貫 通从辵凡从辵彳之字多通用故𢓊疑為通 古語二字相屬者多為一字書之若秦鐘銘有𡥀(小子)夌(四方)之字是也卣古西字故𩛥疑為西夏字(秦鐘銘有此字) 𡕒字說文無之蓋古綏字省系今其後相承讀如綏故𡕒疑讀為綏 𣃘(古音旂)石鼓文皆作𣃘古之旗旂悉載於車故疑𣃘即旂字而从車借讀為祈近審有得敦藍田者二銘皆有用𣂨萬壽之文故知然也 𤕌今惟為許刃而篆𢀩之𤕌(音門)用之為聲詩鳧鷖在亹又省為亹易繫辭亹亹又讀如尾亹(門)尾眉聲相近又古者字音多與今異(徐鉉所謂如自本音為亹亦音門乃亦音仍它皆做此是也)豈亹眉古亦同音歟秦鐘銘亦有𤕌壽字故𤕌疑為眉 𠦚者母猴也从爪而象其形故𠦚為為 畯字字書所無而於文執定為允並用畯省聲也它字不可識者猶十一二與

其偏旁之異者若𢆶(?)𠂹(?)之類皆今所不傳以小篆參求之不能彷彿以今推之其間或當時書者鑄器者不必無謬誤矣姑盡淺學以塞公命云。

嘉祐壬寅冬十月太常博士知國子監書學豫章楊南仲識

嘗觀石鼓文愛其古質物象形勢有遺思焉及得原甫鼎器銘又知古之篆字或多或省或移之左右上下惟其意之所欲然亦有工拙秦漢以來裁歸一體故古文所見者止此惜哉治平甲辰正月

莆陽蔡襄

商雒鼎銘 真蹟

右商雒鼎銘者原甫在長安時得之上雒其銘云惟十有四月既死霸王在下郁雝公𫹳作䵼鼎用追享丁于皇且考用气麋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雝公不知爲何人原甫謂古丁寧通用蓋古字簡略以意求之則得爾而蔡君謨謂十有四月者何原甫亦不能言也治平元年中伏日書

古器銘 鐘銘二 敦銘二 叔高盆銘 寶敦銘 一 寶龢鐘盉

右古器銘六余嘗見其二曰甗也寶龢鐘也太宗皇帝時長安民有耕地得此甗初無識者其狀下爲鼎三足上爲方甗中設銅箄可以開闔製作甚精有銘在其側學士句中正工於篆籀能識其文曰甗也遂藏于祕閣余爲校勘時常閱于祕閣下景祐中修大樂冶工給銅更鑄編鐘得古鐘有銘于腹因存而不毀即寶龢鐘也余知太常禮院時嘗於太常寺按樂命工叩之與王朴夷則清聲合初王朴作編鐘皆不圓至李照等奉詔修樂皆以朴鐘爲非及得寶龢其狀正與朴鐘同乃知朴爲有法也嘉祐八年六月十八日書 右真蹟

同前 龢和鐘 寶盉 寶敦

右古器銘四尚書屯田員外郎楊南仲爲余讀之其一曰綏和林鐘其文磨滅不完而字有南仲不能識者其二曰寶盉其文完可讀曰伯玉般子作寶盉其萬斯年子子孫孫其永寶用其三其四皆曰寶敦其銘文亦同曰惟王四年八月丁亥散季肇作朕王母弟姜寶敦散季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蓋一敦而二銘余家集録所藏古器銘多如此也治平元年七月十三日以服藥假家居書 右真蹟

自余集録古文所得三代器銘必問於楊南仲章友

直墍集錄成書而南仲友直相繼以死古文奇字世罕識者而三代器銘亦不復得矣治平三年七月二十(一有八字)日(一有以字)孟饗攝事太廟齋宮書(右真蹟)

終南古敦銘

右終南古敦銘大理評事蘇軾爲鳳翔府判官得古器於終南山下其形制與今三禮圖所畫及人家所藏古敦皆不同初莫知爲敦也蓋其銘有寶尊敦之文遂以爲敦爾(右集本)

叔高父煮簋銘

右煮簋銘曰叔高父作煮簋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原父在長安得此簋於扶風原甫曰簋容四升其形外方內圓而小墒之似龜有首有尾有足有甲有腹今禮家作簋亦外方內圓而其形如桶但於其蓋刻爲龜形(一有冊字)與原甫所得真古簋不同(一有也字)君謨以謂禮家傳其說不見其形制故名存實亡原甫所見可以正其繆也故并錄之以見君子之於學貴乎多見而博聞也治平元年六月二十日書(右真蹟)

周穆王刻石

右周穆王刻石曰吉日癸巳在今贊皇壇山上壇山在縣南十三里穆天子傳云穆天子登贊皇(一有山字)以望臨城置壇此山遂以爲名癸巳誌其日也圖經所載如此而又別有四望山者云是穆王所登者(一作山)據穆天子傳但云登山不言刻石然字畫亦奇怪土人謂壇山爲馬蹬山以其乙字形類也慶曆中宋尚書祁在鎮陽遣人於壇山模此字而趙州守將武臣也遂命工鑿山取其字龕于州廨之壁聞者爲之嗟惜也治平甲辰秋分日書(右真蹟)

敦匜銘(同姜寶敦　張伯煮匜)

右伯囧敦銘曰伯囧父作周姜寶敦用夙夕享用蘄萬壽尚書囧命序曰穆王命伯囧爲周大僕正則此敦周穆王時器也按史記年表自厲王以上有世次而無年數共和以後接乎春秋年數乃詳蓋自穆王傳共孝懿夷厲五王而至于共和自共和至今蓋千有九百餘年斯敦之作在共和前五世而遠也古之人之欲存乎久遠者必託於金石而後傳其堙沉埋沒顯晦出入不可知其可知者久而不朽也然岐陽十鼓今皆在而文字刓缺者十三四惟古器銘在者皆完則石之堅又不足恃是以古之君子器必用銅取其不爲燥濕寒暑所變爲可貴者以此也古之賢臣名見詩書者常爲後世想望矧得其器讀其文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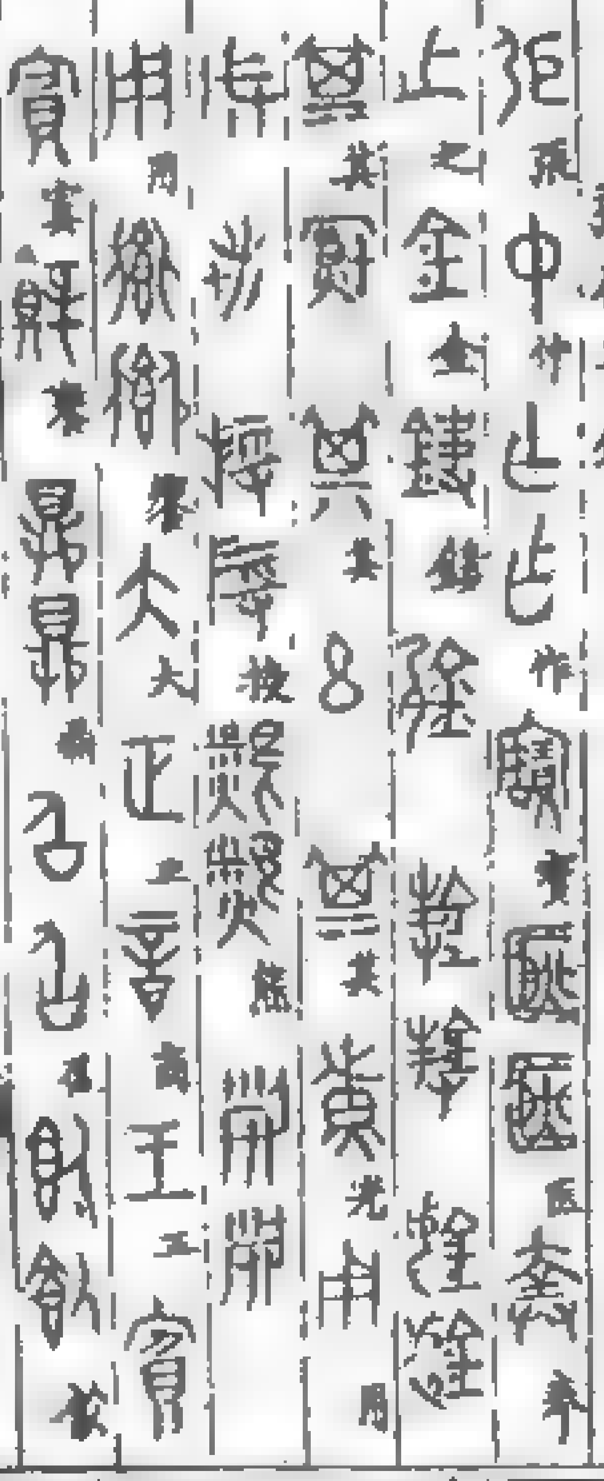
古而文奇自可寶而藏之邪其後張伯匜銘曰張伯作煮匜其子子孫孫永寶用張伯不知何人也二銘皆得之原父也 右集本

敦匜銘 伯冏敦 張仲匜

嘉祐六年原父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爲永興軍路安撫使其治在長安原父博學好古多藏古奇器物而咸鎬周秦故都其荒基破冢耕夫牧兒往往有得必購而藏之以余方集錄古文乃模其銘刻以爲遺故余家集古錄自周武王以來皆有者多得於原父也歸自長安所載盈車而以其二器遺余其一曰伯冏

之敦其一曰張仲之匜其形制與今不同而極精巧敦匜皆有銘而云匜獲其二皆有蓋而上下皆銘銘文皆同甚矣古之人慮遠也知夫物必有弊而百世之後埋沒零落幸其一在尚冀或傳爾不然何丁寧重複若此之煩也其於一用器爲慮猶如此則其操修施設所以垂後世者必不苟二子名見詩書伯冏周穆王時人張仲宣王時人太史公表次三代以來自共和以後年世乃詳蓋自共和元年逮今千有九百餘年而穆王又共和前五世可謂遠矣而斯器也始獲於吾二人其中間晦顯出入不可知以其無文字以志之也蓋其出或非其時而遇或非其人者物有幸不幸也今出而遺吾二人者可謂幸矣不可以不傳故爲之書且以爲贈我之報歐陽脩記 右集本

張仲器銘 集本



張 仲 受 無 疆 福
必 友 飲 飼 鼎 實
張 仲 畀 壽

右張仲器銘四其文皆同而轉注偏傍左右或異蓋古人用字如此爾嘉祐中原父在長安獲二古器於藍田形制皆同有蓋而上下有銘甚矣古人之爲慮遠也知夫物必有弊而百世之後埋沒零落幸其一在尚冀或傳爾不然何丁寧重複（一作復）若此之煩也詩六月之卒章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蓋周宣王時

人也距今實千九百餘年而二器始復出原甫藏其器予錄其文蓋仲與吾二人者相期於二千年之間可謂遠矣方仲之作斯器也豈必期吾二人者哉蓋久而必有相得者物之常理爾是以君子之於道不汲汲而志常在於遠大也原甫在長安得古器數十作先秦古器記而張仲之器其銘文五十有一其可識者四十一具之如左其餘以俟博學君子

石鼓文

右石鼓文岐陽石鼓初不見稱於前世至唐人始盛稱之而韋應物以爲周文王之鼓（一有至字）宣王刻詩（一有作字）韓退之直以爲宣王之鼓在今鳳翔孔子廟中鼓有十先時散棄于野鄭餘慶置于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一有十鼓二字）足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一有餘減二字）不可識者過半余所集錄文之古者莫先於此然其可疑者三四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尚在其距今未及千歲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猶八九此鼓按太史公年表自宣王共和元年至今嘉祐八年實千有九百一十四年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此其可疑者一也其字古而有法其言與雅頌同文而詩書所傳之外三代文章真蹟在

者惟此而已然自漢已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略而不道此其可疑者二也隋氏藏書最多其志所錄秦始皇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有而獨無石鼓遺近錄遠不宜如此此其可疑者三也前世傳記所載古遠奇怪之事類多虛誕而難信況傳記不載不知韋韓二君何據而知爲文宣之鼓也隋唐古今書籍粗備豈當時猶有所見而今不見之邪然退之好古不妄者余姑取以爲信爾至於字畫亦非史籀不能作也廬陵歐陽某記嘉祐八年六月十日書　右真蹟

秦度量銘

右秦度量銘二按顔氏家訓隋開皇二年之推與李德林見長安官庫中所藏秦鐵稱權傍有鐫銘二其文正與此二銘同之推因言司馬遷秦始皇帝本紀書丞相隗林當依此銘作隗狀遂錄二銘載之家訓余之得此二銘也廼在秘閣校理文同家同蜀人自言嘗遊長安買得此一有字二物其上刻二銘出以示余其一乃銅鍰不知爲何器其上有銘循環刻之乃前一銘也其一乃銅方版可三四寸許所刻乃後一銘也考其文與家訓所載正同然之推所見是鐵稱權而同所得乃二銅器余意秦時茲二銘刻於器物者

非一也及後又於集賢校理陸經家得一銅版所刻與前一銘亦同益知其然也故并錄之云嘉祐八年七月十日書 右真蹟

秦昭和鐘銘

右秦昭和鐘銘曰秦公曰丕顯朕皇祖受天命奄有下國十有二公按史記秦本紀自非子邑秦而秦仲始爲大夫卒莊公立卒襄公文公寧公出公武公德公宣公成公穆公康公共公桓公景公相次立太史公於本紀云襄公始列爲諸侯於諸侯年表則以秦仲爲始今據年表始秦仲則至康公爲十二公此鐘爲共公時作也據本紀自襄公始則至桓公爲十二公而銘鐘者當爲景公也故並列之以俟博識君子治平元年二月社前一日書 右真蹟

秦祀巫咸神文 一作秦詛文

右秦祀巫咸神文今流俗謂之詛楚文其言首述秦穆公與楚成王事遂及楚王熊相之罪按司馬遷史記世家自成王以後王名有熊良夫熊適熊槐熊元而無熊相據文言穆公與成王盟好而後云倍十八世之詛盟今以世家考之自成王十八世爲頃襄王而頃襄王名橫不名熊相又以秦本紀與世家參較

自楚平王娶婦於秦昭王時吳伐楚而秦救之其後歷楚惠簡聲悼肅五王皆寂不與秦相接而宣王熊良夫時秦始侵楚至懷王熊槐頃襄王熊橫當秦惠文王及昭襄王時秦楚屢相攻伐則此文所載非懷王則頃襄王也而名皆不同又以十八世數之則當是頃襄然則相之名理不宜繆但史記或失之爾疑相傳寫爲橫也 右集本

之罘山秦篆遺文 集本

右秦篆遺文纔二十一字曰於久遠也如後嗣焉成功盛德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其文與嶧山碑泰山

刻石二世詔語同而字畫皆異惟泰山爲真李斯篆爾此遺者或云麻温故學士於登州海上得片木有此文豈杜甫所謂棗木傳刻肥失真者邪

秦泰山刻石 一作句李斯篆後 集本

右秦二世詔李斯篆天下之事固有由於不幸者奕苟有可以用於世者不必皆賢聖之作也豈尤作五兵紂作漆器不以二人之惡而廢萬世之利也篆字二字一作小篆之法出於秦李斯斯之相秦焚棄典籍遂欲滅先王之法而獨以已之所作刻石而示萬世何哉十四字一作至已之所作則爲萬世不可朽之計何其愚哉按史記秦始皇帝行幸天下凡六刻石及二世立又刻詔書于一作於其旁今皆亡矣獨泰山頂上二世一有此字詔僅在所一無二字存數十字爾今俗傳嶧山碑者史記不載又其字體差大六字一作其字特大不類泰山存者其本出於徐鉉一無此六字又有別本云一無此字出於夏竦家者以今市人所鬻校之無異一無此十一字自唐封演已言嶧山碑非真而杜甫直謂棗木傳刻爾皆不足貴也一無此五字余友江鄰幾一作休復謫官於奉符嘗自至泰山頂上視秦所刻石處云石頑不可鐫鑿不知當時何以刻也然而二字一作其四面皆一有石字無草木而野火不及故能若此之久一有此字然風雨所剝其存者纔此數十字一無此三字而已本鄰幾遺余也比今俗傳嶧山碑本特爲真者爾一無此十九字只作休復字鄰幾

秦嶧山刻石

右秦嶧山碑者始皇帝東巡羣臣頌德之辭至二世時丞相李斯始以刻石今嶧山實無此碑而人家多有傳者各有所自來昔徐鉉在江南以小篆馳名鄭文寶其門人也嘗受學於鉉亦見稱於一時此本文寶云是鉉所摹文寶又言嘗親至嶧山訪秦碑莫獲遂以鉉所摹刻石於長安世多傳之余家集錄別藏泰山李斯所書數十字尚存以較摹本則見真僞之相遠也治平元年六月立秋日 右真蹟

同前 一作秦二世詔

右鄒嶧山秦二世刻石以泰山所刻較之字之存者頗多而磨滅尤甚其趙嬰楊樛姓名以史記考之乃微可辨其文曰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爲也今襲號而金石刻凡二十九字多於泰山存者而泰山之石又滅盛德二字其餘則同而嶧山字差小又不類泰山存者刻畫完好而附錄于一作於此者古物難得兼資博覽爾蓋集錄成書

後八年得此于於（一作）青州而附之熙寧元年秋九月
六日書（右真蹟）

前漢二器銘（林華宮行鐙一　蓮勺宮博山鑪一　歲月見本文）

劉原父帖

近又獲一銅器刻其側云林華觀行鐙重一斤十
四兩五鳳二年造第一令附墨本上呈

右林華宮行鐙銘一蓮勺宮銅博山鑪下槃銘一皆
漢五鳳中造林華宮漢書不載宣帝本紀云困於蓮
勺鹵中注云縣也亦不云有宮蓋秦漢離宮別館不
可勝數非因事見之則史家不能備載也余所集錄

古文自周穆王以來莫不有之而獨無前漢時字求
之久而不獲每以為恨嘉祐中友人劉原甫出為永
興守長安秦漢故都多古物奇器埋沒於荒基敗冢
往往為耕夫牧豎得之遂復傳於人間而原甫又雅
喜藏古器由此所獲頗多而以余方集古文故每以
其銘刻為遺既獲此二銘其後又得谷口銅甬銘乃
甘露中造由是始有前漢時字以足余之所闕而大
償其素願焉余所集錄既博而為日滋久求之亦勞
得於人者頗多而最後成余志者原甫也故特誌之
嘉祐八年歲在癸卯七月二十日書（右真蹟）

前漢谷口銅甬銘（歲月見本文）

右漢谷口銅甬原父在長安時得之其前銘云谷口
銅甬容十其下滅兩字始元四年左馮翊造其後銘
云谷口銅甬容十斗重四十斤甘露元年十月計掾
章平左馮翊府下滅一字原父以今權量校之容三
斗重十五斤始元甘露皆宣帝年號也（一有字）余所集錄
千卷前漢時文字惟此與林華行鐙蓮勺博山鑪盤
銘爾治平元年六月九日書（右真蹟）

前漢鴈足鐙銘（此跋本與前漢二器銘銅甬銘共為一卷）

裴如晦帖

煜頃嘗謂周秦東漢往往有銘傳於世間獨西漢
無有王原叔言華州片瓦有元光字亟使人購得
之乃好事者所為非漢字也侍坐語及公亦謂家
集所闕西漢字耳煜守丹楊日蘇氏者出古物有
銅鴈足鐙制作精巧因辨其刻則黃龍元年所造
其言榮宮二史聞未始概見遂摹之欲寄左右以
為集古錄之一事會悲苦不果昨偶閱篋見之謹
以上獻亦聞原甫於秦中得西漢數器不知文字
與此類不煜再拜（治平元年十二月十四日）

後三年余出守亳社而裴如晦以疾卒于京師明年

原甫卒于南都二人皆年壯氣盛相次以殁而余獨巋然而存也熙寧壬子四月 右真蹟

後漢西嶽華山廟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西嶽華山廟碑文字尚完可讀其述自漢以來云高祖初興改秦淫祀太宗承循各詔有司其山川在諸侯者以時祠之孝武皇帝修封禪之禮巡省五嶽立宮其下宮曰集靈宮殿曰存僊殿門曰望僊門中宗之世使者持節歲一禱而三祠後不承前至於亡新寖用丘虚建武之元事舉其中禮從其省但使二千石歲時往祠自是以來百有餘年所立碑石文字磨滅延熹四年弘農太守袁逢修廢起頓易碑飾闕會遷京兆尹孫府君到欽若嘉業遵而成之孫府君諱璆其大略如此所謂集靈宮者他書皆不見惟見此碑一有隔字則余之集録不為無益矣一無此十字 治平元年閏五月十六日書 右真蹟

後漢樊毅華嶽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樊毅華嶽碑云泰華之山削成四方其高五千仞廣十里周禮職方氏華謂之西嶽祭視三公者以能興雲雨産萬物通精氣有益於人則祀之故帝舜受堯親自巡省暨夏殷周未之有改秦遵其典壁遺郿池二世以亡漢祖應運禮遵陶唐祭則獲福亦世克昌亡新滔逆鬼神不享建武之初彗掃頑凶光和二年有漢元舅五侯之胄謝陽之孫曰樊府君諱毅字仲德命守斯邦孟冬十月齋祠西嶽以傳窄狹不足處尊卑廟舍舊久墻屋傾亞特部行事荀班縣令先讜以漸補治此其事也又云功曹郭敏等遂刊玄石銘勒鴻勲其字畫頗完其文彬彬可喜惟以周禮職方氏爲識方氏其字畫分明非訛缺疑當時周禮之學自如此蓋識誌其義皆通也治平元年五月十日書 右真蹟

同前

右漢樊毅修華嶽廟碑云惟光和元年歲在戊午名曰咸池季冬己巳弘農太守河南樊君諱毅字仲德下車之初恭肅神祀西嶽至尊詔書奉祠躬親自往齋室逼窄法齋無所於是與令巴郡朐忍先讜圖議繕故二年正月己卯興就刻石碑號吏卒挾路據此碑乃即時所立而太守生稱諱者何哉治平元年末伏日書 右真蹟

後漢修西嶽廟復民賦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修西嶽廟復民賦碑云光和二年十二月庚午

朔十三日壬午弘農太守臣毅頓首死罪上尚書臣
毅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按文書臣以去元年十一
月到官其十二月奉祠西嶽華山省視廟舍及齋衣
祭器率皆久遠有垢臣以神嶽至尊宜加恭肅輒遣
行事荀班與華陰令先讓以漸繕治成就之又曰讓
言縣當孔道加奉尊嶽一歲四祠養牲百日用穀藁
三千餘斛或有請雨齋禱役費兼倍小民不堪有饑
寒之窘違宗神之敬乞差諸賦復華下十里以內民
租田口臣輒聽盡力奉宣詔書思惟惠利增異復上
臣毅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尚書漢家制

度今不復見惟余家集録漢碑頗多故於磨滅之餘
時見一二而此碑粗完故録其首尾以傳臣毅者樊
毅也 右集本

後漢北嶽碑 歲月見本文 集本

右漢北嶽碑文字殘滅尤甚莫詳其所載何事第其
隱隱可見者曰光和四年以此知爲漢碑爾其文斷
續不可次序蓋多言珪幣牲酒黍稷豐穰等事似是
禱賽之文其後有二人姓名偶可見云南陽冠軍馮
巡字季祖甘陵夏方字伯陽其餘則莫可考矣

後漢無極山神廟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無極山神廟碑文字磨滅斷續然尋繹次序其
可見者尚可成文云太常臣耽丞敏頓首上尚書謹
按文書男子常山蓋高上黨范遷爲元氏三公神山
去年五月常山相巡詣山請雨山神即使高傳言白
國縣即與封龍靈山無極山共興雲雨常山相巡元
氏令王翊各以一白羊賽復使高與遷俱詣太常爲
無極山神索法食臣疑高遷言不實輒移本國令常
山相巡書言郡督郵言無極山體可三里所立石爲
體長二丈五尺所山周匝二十餘里其三公封龍靈
山皆得法食乞令無極山比三山祠牲出王家以珪

璧爲信愚臣如巡言請少府給珪璧故事須報臣耽
愚戇頓首頓首上尚書制曰可尚書令忠奏雒陽宮
太常承書從事光和四年八月十七日丁酉尚書令
忠下太常耽丞敏下常山相其奏章如此其後遂言
造廟事而有銘其文多不載按漢奏章首尾皆言臣
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尚書而此碑所載太常有一字泰
章首尾不稱死罪而丞敏又不稱臣莫曉其制碑
後又列常山官屬云常山相南陽馮巡字季祖元氏
令王翊字元輔云治平元年四月一日書 右真蹟

後漢桐柏廟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桐柏廟碑磨滅雖不甚而文字斷續粗可考次蓋南陽太守脩廟碑也其辭云延熹六年正月乙酉南陽太守中山盧奴君奴下正闕一字當是其姓又云尊神敬祀立廟桐柏春秋宗禜災異告變水旱請求位比諸侯聖漢所尊宗一作太守奉祀二十餘年不復身至遣丞行事簡略不敬明神弗歆災害以生五嶽四瀆與天合德仲尼慎祭常若神在君準則大聖親之桐柏奉見廟祠崎嶇逼狹開拓神門立闕四望增廣壇場又云執玉以沉爲民祈福靈祇報祐天地清和其大意止於如此其後有頌亦可讀第不見太守姓名爾然不著他事惟修廟祀神爾桐柏淮瀆廟也治平元年六月十三日書 右真蹟

後漢殽阬君神祠碑 光和四年

右漢殽阬君神祠碑在鄭縣慶曆中樞密直學士施君爲陜西都轉運使爲余模此本云碑文已磨滅初不可辨以氈埴其刻稍尋其點畫命工鐫治之乃可讀漢碑今在者類多磨滅不完故斯碑歷歷可見也惟隸畢姓名爲鄉人鏟去矣殽阬所以畜洩水患據碑文云自亡新以來廢之則前漢時已有之矣光和中畢爲鄭縣令始修復之事見水經及華州圖經殽阬君祠今謂之五部神廟其像有石隄西戍樹谷五樓先生東臺御史王翦將軍皆莫曉其義施君名昌言今爲涇原路安撫使 古集本

集古錄跋尾卷第一

[redacted]

敦乃武王 下二字一作文武

[redacted]

亦自寄 一作

[redacted]

存而 一無而字

[redacted]

般子 款識法帖無子字 斯年 款識法帖無斯字 八月

款識法帖此下有初古字 暨集錄 一作古

[redacted]

初莫知爲敦也 一無此六字

[redacted]

煮 款識法帖作煑

右一器其銘云叔高父作煮盬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其容四升外方內圜而小墒之望之畧似

龜有首有尾有足有腹有甲也今禮家作簋內正
國外正方刻蓋正爲龜形猶有近也不全與古同
耳
此銘劉原甫在永興得古銅簋模其銘以見寄其後
原甫所書也
禮家作簋傳其說不知其形制故名存實亡此器
可以正其繆也甲辰正月十二日襄
[redacted]天子登上二字一作王此山一作此山癸
巳[redacted]如此而云癸巳誌其日也[redacted]一作圓經鑿山一無山字
[redacted]匭一作匭鼓試法帖作匭史記此下一有本紀二字治
平元年正月二日書一有此九字
[redacted]
[redacted]古人一作古之人嘉祐八年十二月
二十八日書一有此十二字
[redacted]右石鼓文此下一有在字千有一無有字獨無石
鼓此下一有文字猶有一作獨有
[redacted]
[redacted]
[redacted]熊適一作商
別本秦祀巫咸神文祀朝那文附

右秦祀巫咸神文今流俗謂之詛楚文者一無此字以
其言楚王熊相之罪也史記世家楚自成王以後
王名一無此二字有熊疑熊良夫熊商熊槐熊元而無
熊相祖一作據文言穆公與成王盟好而後云一無此二字
倍十八世之詛盟則秦一無此二字自穆公十八世爲
惠文王也又按秦本紀與楚世家自楚平王娶婦
於秦其後累世不以兵交至宣王熊良夫時秦始
侵楚及惠文王時與楚懷王熊槐屢相攻伐則秦
所詛者是懷王也但史記以爲熊槐者失之爾槐
相二字相近蓋轉寫之誤當從詛文石刻以相爲
正又有祀朝那湫文其文一無此二字與此同今附于
後熙寧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書
[redacted]嗣馬石刻作爲臣斯石刻作池此遺一有文字
或云一作曰治平元年六月二十日書一有此十一字
[redacted]賢聖一作聖賢秦始一無秦字此詔一作詔書
余友一有人字嘉祐八年五月十日書一無此九字
[redacted]而附一無而字
[redacted]茲久一作滋久得於一作得之於
[redacted]
[redacted]如此此下一有其詛漢祠四畤事見本末十字

[redacted]享古碑作亨班古碑作班[redacted]
[redacted]西一作華嶽廟此下有增字一荀班古碑作班
就之此下一有復甫廿晝五字仍口算一字有治平元年六月十四日
書十一字有此
[redacted]考矣一作也治平元年五月十日書
一有此九字
[redacted]愚臣古碑作臣請少府一作請以少府
[redacted]又云一無此二字災害一作異
[redacted]在一作今在斯碑上一有二字有損字
復之此下一有時字治平元年二月一日書一有此九字

集古錄跋尾卷第二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三十五

後漢堯母碑 嵗月見本文

右漢堯母碑漢建寧五年造其文略曰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遂以侯伯恢踐帝闕下有慶都僊沒蓋葬于茲欲人莫知名曰靈臺上立黄屋堯所奉祠三代改易荒廢不修漢受濡期興滅繼絶如堯爲之遂遣亡新禮祠絶矣故廷尉姓名皆滅不可讀矣深惟大漢堯之苗胄當修堯祠追遠復舊前後奏上帝納其謀歲以春秋奉大牢祠時濟陰太守魏郡審晃成陽令博陵管遵各遣大掾輔助字闕一君經之營之不日成之此其大槩也按皇覽云堯冢在濟陰城陽呂氏春秋云堯葬穀林皇甫謐云穀林即城陽然自史記地志及水經諸書無堯母葬處惟見於此碑蓋亦葬城陽也而諸書俗本多爲城陽獨此碑爲成陽當以碑爲正碑後列當時人名氏又云審晃字元讓管遵字君壹又云漢受濡期莫曉其義也右集本

後漢堯祠碑 嵗月見本文

右漢堯祠碑在濟陰碑云帝堯者蓋昔世之聖王也又曰聖漢龍興纂堯之緒祠以上犧至于王莽絶漢之業而壇場夷替屏懾真蹟作攝無位大抵文字磨滅

字雖可見而不復成文其後有云李樹連理生於堯祠太守河南張寵到官始初出錢二千敬致禮祠其餘不能可一作讀也碑後有年月蓋熹平四年建也治平元年五月晦日書 真蹟

後漢堯祠祈雨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堯祠祈雨碑首尾殘滅其僅可識者有云股肱賢良廣祈多福虔虔夙夜又云常以甲子日詔太常陳上古之禮舞先王之樂又云延熹十年仲春二月陽氣侵陰又云享祀羣神仰瞻雲漢又曰嘉澍優霑利茂萬物又云孟府君知堯精靈與天通神修治大殿以此知為祈雨於堯祠也堯祠在漢濟陰郡孟府君者當是濟陰郡太守也其餘隸字完者頗多亦往往成句但斷續不可次序爾 右集本

後漢老子銘 歲月見本文

右漢老子銘按桓帝本紀云延熹八年正月遣中常侍左悺之苦縣祠老子至十一月又遣中常侍管霸祠之而此碑云八月夢見老子而祠之世言碑銘蔡邕作今檢邕集無此文皆不可知也 右真蹟

後漢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云司徒臣雄司空臣戒

稽首言魯前相瑛書言詔書崇聖道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演易繫辭經緯天地故特立廟褒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即去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請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廟謹問太常祠曹掾馮牟史郭玄辭對故事辟雍祠先聖太宰太祝各一人備爵太常丞監祠河南尹給牛羊豕大司農給米臣愚以為如瑛言可許臣雄臣戒愚戇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稽首以聞制曰可按漢書元嘉元年吳雄為司徒二年趙戒為司空即此云臣雄臣戒是也魯相瑛者據碑言姓乙字仲卿漢碑在者多磨滅此幸完可讀錄之以見漢制三公奏事如此與羣臣上尚書者小異也又見漢祠孔子其禮如此治平元年六月二十日書 右真蹟

後漢修孔子廟器碑一作表 歲月見本文

右漢一有舟字韓明府修孔子廟器碑云永壽二年青龍二字一作歲在涒灘霜月之靈皇極之日永壽桓帝年號也按爾雅云歲在申曰涒灘桓帝永興三年正月戊申大赦改元永壽明年一有歲次二字丙申曰歲在涒灘是矣云霜月之靈皇極之日莫曉其義疑是九月五日前漢文章之盛庶幾三代之純深自建武以後頓爾

袁蒲崔蔡之徒擅名當世然其筆力辭氣非出自然與夫揚馬之言醇醲異味矣及其末也不勝其弊靡月皇極是何等語韓明府者名勑字叔節前世見於史傳未有名勑者豈自余學之不博乎春秋左氏傳載古人命名之說不以爲名者頗多故以勑爲名者少也治平元年二月晦日書 右真蹟

後漢魯相晨孔子廟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魯相上尚書章其略云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魯相臣晨長史臣謙頓首死罪上尚書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以元年到官行秋饗飲酒

泮宮復禮孔子宅而無公出酒脯之祠臣輒依社稷出王家穀春秋行禮建寧靈帝年號也於此見漢制天子之尊其辭稱頓首死罪而不敢斥至尊因尚書以致達而已余家集錄漢碑頗多亦有奏章患其磨滅獨斯碑首尾完備可見當時之制也又云孔子乾坤所挺西狩獲麟爲漢制作故孝經援神契曰玄丘制命帝卯行又尚書考靈耀曰丘生倉際觸期稽度爲赤制讖緯不經不待論而可知甚矣漢儒之狹陋也孔子作春秋豈區區爲漢而已哉治平元年三月廿五日書 右真蹟

後漢碑陰題名 歲月未詳

右漢碑陰題名不知爲何人碑余家集錄古文既多或失其所得之自然漢碑存於今者惟華嶽與孔子廟最多其陰往往列修廟人姓名并記其所出錢數不過三百至五百今斯碑所題文字缺滅而中間有錢各五百四字則似是修廟人所記其人可見者有濟陰定陶蔡顥子盛山陽金鄉張謗季德河南宛陵趙堂世長南陽南鄉鄧升升遠濟陰成武周鳳季節而其餘人姓名邑里多不完又時時有故吏字不知爲何人祠廟第以漢隸難得錄之爾治平元年閏五

月八日書 右真蹟

同前

右漢碑陰題名不知爲何碑之陰蓋余家集錄既多而或失其所得之處又其文字磨滅莫可考究惟有錢各五百四字似是漢時修廟人爾漢碑今在者惟華嶽與孔子廟中最多其碑陰題名者往往各書所出錢數不過三百五百也而此碑所列邑里姓名字完可見者尚十餘人然皆是濟陰山陽彭城汝南陳留人則疑爲修孔子廟人也今列于後覽者可以察焉濟陰定陶蔡顥子盛濟陰張翔季審陳留酸棗李

直顯節山陽金鄉張諺季德河南宛陵趙堂世甚南陽南鄉鄧升升遠濟陰成武周鳳季節山陽昌邑田胤元尊濟陰成武史楞世明彭城朱翔元舉 右真蹟

同前

右漢碑陰題名二皆不知爲何碑陰其人各記所出錢數似是漢時修廟人題名余家集録華嶽及孔子廟碑多如此此亦缺是二廟中碑前碑殘滅尤甚第時有門生濟南東郡等字而姓名無復完者後碑則有議曹功曹騎吏有蓮勺左鄉有秩池陽左鄉有秩池陽集丞有秩皆不知是何名號又有（一作閞）一陽候長

候搠候長則是縣吏之名其隸字不甚精又無事實可考姑録其名號以俟知者爾 右集本

後漢張公廟碑 歲月見本文 真蹟

右漢張公廟碑在黎陽而碑無題首又其文字殘滅不可考究莫知爲何碑第時時得其字之可識而僅成文者曰惟和平元年正月丙寅和平桓帝年號以此知爲漢碑也又曰豐碑廟堂之前又曰於穆張公則又知爲張公廟碑矣又云國無災祲屢獲豐年作歌九章頌公德芳其辭有云公與守相駕蜚魚往來倏忽遠熹娛祐此兆民寧厥居其餘字畫尚完者甚多但不成文爾治平元年閏五月九日書是日奏事垂拱退召赴延和閣謝契丹禮物遂歸休

後漢公昉碑 一作仙人唐君碑 歲月未詳

右漢公昉碑者漢中太守南陽郭芝爲公昉脩廟記也漢碑今在者類多磨滅而此記文字僅存可讀所謂公昉者初不載其姓名但云君字公昉爾又云耆老相傳以爲王莽居攝二年君爲郡吏啖瓜旁有真人（一有者字）左右莫察君獨進美瓜又從而敬禮之真人者遂與期谷口山上乃與君神藥曰服藥以後當移意萬里知鳥獸言語是時府君去家七百餘里休

謁往來轉景即至闔郡驚焉白之府君徙爲御史（一作吏）吏鼠齧被具君乃畫地爲獄召鼠誅之視其腹中果有被具府君欲從學道頃無所進府君怒敕尉部吏收公昉妻子公昉呼其師告以厄其師以藥飲公昉妻子曰可去矣妻子戀家不忍去於是乃以藥塗屋柱飲牛馬六畜須臾有大風雲來迎公昉妻子屋宅六畜翛然與之俱去其說如此可以爲怪妄矣嗚呼自聖人殁而異端起戰國秦漢以來（一作之際）奇辭怪說紛然爭出不可勝數久而佛之徒來自西夷老之徒起於中國而二患交攻爲吾儒者往往牽而從之其

卓然不惑者僅能自守而已欲排其說而黜之常患
手力不足也如公昉之事以語愚人豎子皆知其妄
矣不待有力而後能破其惑也然彼漢人乃刻之金
石以傳後世其意惟恐後世之不信然後世之人未
必不從而惑也治平元年四月二十三日以旱開宮
寺祈雨五日中一日休務假書 右真蹟

後漢析里橋郙閣頌 歲月見本文

右漢析里橋郙閣頌建寧五年立云惟斯析里處漢
之右溪源漂疾橫注于道涉秋霖漉稽滯商旅休謁
往還常失日晷行理咨嗟郡縣所苦斯溪既然郙閣

尤甚臨深長淵三百餘丈接木相連號為萬柱遭遇
隤納人物俱隋(一作墮) 沈没洪淵酷烈為禍於是太守
阿陽李君諱會字伯都以建寧三年二月辛巳到官
思惟惠利有以綏濟聞此為難其日久矣乃俾府掾
仇審改解危殆即便求隱析里大橋於爾乃造又醳
散關之嶃漯從朝陽之平燥減西高閣就安寧之石
道禹導江河以靖四海經紀厥績艾康萬里乃作頌
曰頌後又有詩皆磨滅不完其云遭遇隤納又云醳
散關之嶃漯從朝陽之平燥刻畫適完非其訛繆而
莫詳其義疑當時人語與今異又疑漢人用字簡略

假借不同爾故錄之以俟博識君子治平元年六月
十日書 右真蹟

後漢人闕銘 歲月未詳 真蹟

右漢人闕銘二其一曰永樂少府賈君闕其一曰雒
陽令王君闕二者皆不知為何人按漢書桓帝母孝
崇匽皇后居永樂宮和平元年詔置太僕少府如長
樂故事又按顏師古注地理志曰魚豢(真蹟豢作豢) 云漢
火行忌水故去洛水加佳師古謂光武以後始改為
雒然則二人者皆後漢時人也又按漢官儀長樂少
府以宦者為之則賈君者蓋亦宦者也治平元年九

月十五日書

後漢文翁石柱記 歲月見本文

右漢文翁石柱記云漢初平五年倉龍甲戌旻天季
月脩舊築周公禮殿始自文翁開建泮宮據顏有意
益州學館廟堂記云按(一無此字) 華陽國志文翁為蜀郡
守造講堂作(一無此字) 石室一名玉堂安帝永初間烈火
為災堂及寺舍並皆焚燎惟石室獨存至獻帝興平
元年太守高眹於玉堂東復造一石室為周公禮殿
有意又謂獻帝無初平五年當是興平(四字一作當如華陽志為)
(興平)元年蓋時天下喪亂西蜀僻遠年號不通故仍稱

舊號也今檢范曄漢書本紀初平五年正月改爲興
平顔説是也治平元年六月十三日書 右真蹟

後漢文翁學生題名

右漢文翁學生題名凡一百有八人文學祭酒典學
從事各一人司儀主事各二人左生七十三人右生
三十人文翁在蜀教學之盛爲漢稱首其弟子著籍
者何止於此蓋其磨滅之餘所存者此爾治平元年
六月二十日書 右真蹟

後漢泰山都尉孔君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泰山都尉孔君碑云君諱宙字季將（二字一作秀將）孔
子十九世之孫也年六十一延熹四年正月乙未以
疾卒（一有于家二字）其序官閥甚簡又或殘滅不完但見其
舉孝廉爲郎遷元城令遂爲泰山都尉爾其辭有云
躬忠恕以及人兼禹湯之罪己宙人臣而引禹湯以
爲比在今人於文爲不類蓋漢世近古簡質猶如此
也治平元年閏五月二十一日書 右真蹟

後漢孔宙碑陰題名

右漢孔宙碑陰題名漢世公卿多自教授聚徒常數
百人其親授業者爲弟子轉相傳授者爲門生今宙
碑殘缺其姓名邑里僅可見者纔六十二人其稱弟
子者十人門生者四十三人故吏者八人故民者一
人宙孔子十九世孫爲泰山都尉自有録治平元年
閏五月二十一日書 右真蹟

後漢孔君碑 歲月見本文 真蹟

右漢孔君碑其名字磨滅不可見而世次官閥粗可
考云孔子十九代孫潁川君之元子也舉孝廉除郎
中博昌長遭太守君憂服竟拜尚書侍郎治書御史
博陵太守遷下邳相河東太守建寧四年十月卒其
餘文字歷歷可讀以其斷絶處多文理難續故不復
盡録然其終始略可見矣惟其名字皆亡爲可惜也
治平元年五月十日書

後漢孔德讓碑（一作碣） 歲月見本文

右漢孔德讓碑蓋其名已磨滅但云字德讓者宣尼
公二十世孫都尉君之子也仕歷郡諸曹史年二十
永興二年七月遭疾不禄碑在今兗州孔子墓林中
永興孝桓帝年號也（一有都尉者宙也五字）其人（二字一作德蓋）早卒
無事蹟可考余集録所藏（一有猶闕二字）孔林中漢（一無此字）碑
最後得此遂無遺者蓋以其文字簡少無事實故世
人遺而不取獨余家有之也治平元年閏五月二十
日書 右真蹟

後漢劉寬碑 中平二年

右漢太尉車騎將軍特進逯鄉[二字一作封]昭烈侯劉公碑公諱寬有兩碑皆在洛陽余家集錄皆得之其一故吏李謙所[一作等]立而此碑門生殷包等所[一無此字]立其所書與李謙等[一作碑]所載不異惟漢隷難得當録故[二字一作錄之]漢公卿[一有卒字]故吏門生各自立碑以伸感慕惟見於此今人家碑碣非其子孫則他人不爲立也治平元年六月十四日書 右真蹟

後漢太尉劉寬碑 同前

右漢太尉劉寬碑漢書有傳其官閥始卒與碑多同

而傳載遷官次序頗略蓋史之所記善惡大事官次雖小略不足爲失惟其繆誤與闕其大節不可不正碑云大將軍以禮脅命拜侍御史遷梁令三府並用博士徵皆不就司隷校尉舉其有道公車徵拜議郎司徒長史而傳但云大將軍辟五遷司徒長史今據碑止四遷爾博士未嘗拜也碑於長史下遂云入登侍中延熹八年地震有詔詢異而拜尚書遷南陽太守拜太中大夫復拜侍中屯騎尉宗正光祿勳遂授太尉傳至太中大夫始云遷侍中其前自長吏入登侍中史闕書也碑又云因疾遜位拜光祿大夫遷衛尉復作太尉而傳云以日食免拜衛尉以日食免當從傳爲正而不書光祿大夫史闕也其餘皆同故不復錄 右集本

後漢太尉劉寬碑陰題名 歲月見本文

右漢太尉劉寬碑陰題名寬碑有二其故吏門生各立其一也此題名在故吏所立之碑陰其列列於後者在寬子松之碑陰也寬以漢中平二年卒至唐咸亨元年其裔孫湖[一作胡]城公奭以碑歲久皆仆于野爲再立之并記其世序嗚呼前世士大夫世家著之譜牒故自中平至咸亨四百餘年而奭能知其世次

如此之詳也蓋自黄帝以來子孫分國受姓歷堯舜三代數千歲間詩書所紀皆[一有各字]有次序豈非譜繫源流傳之百世而[一無此字]不絶歟此古人所以爲重也不然則士生於世皆其自知其所出而昧其世德遠近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僅能識其父祖爾其可忽哉唐世譜牒尤備士大夫務以世家相高至其弊也或陷輕薄婚姻附託邀求貨賂君子患之然而士子修飭喜自樹立兢兢惟恐墜其世業亦以有譜牒而能知其世也今之譜學亡矣雖名臣巨族未嘗有家譜者然而俗習苟簡廢失者非一豈止家譜而已哉嘉

祐八年七月二十九日書 右真蹟

後漢楊震碑 歲月未詳

右漢楊震碑首題云漢故太尉楊公神道碑銘文字殘缺首尾不完其可見而僅成文者云聖漢龍興神祇降祉乃生于公又云窮神知變與聖同符游漸衡門（一作于）羣英雲集又云貽我三魚以章懿德又云大將軍辟舉茂材除襄城令遷荆州刺史東萊涿郡太守又云司徒太尉立朝正色恪勤竭忠其餘字存者多而不復成文矣治平元年六月十日書 右真蹟

後漢楊震碑陰題名

右漢楊震碑陰題名者一百九十人其餘磨滅不完者又十餘人余家所錄漢碑陰題名頗多或稱故吏門生弟子或稱從事曹掾之類其人皆著州縣邑里名字甚詳獨此碑所書簡略直云河閒賈伯錡博陵劉顥祖之類凡百九十人者皆然疑其所書皆是字爾蓋後漢時人見於史傳者未嘗有名兩字者也漢隸世所難得幸而在者多殘滅不完獨此碑刻畫完具而隸法尤精妙甚可喜也治平元年中伏日書 真蹟

後漢沛相楊君碑 歲月見本文 真蹟

右漢沛相楊君碑在閺鄉楊震墓側碑首尾不完失其名字按後漢書震及中子秉秉子賜賜子彪皆有傳又云震長子牧富波相牧孫奇侍中奇子亮陽成亭侯又云少子奉奉子敷敷子衆務亭侯又有彪子脩楊氏子孫載于史傳者止此爾不知沛相爲何人也碑云孝順皇帝西巡以掾史召見拜郎中遷常山長史換犍爲府丞宰司累辟應于司徒州察茂才遷鮦陽侯相後拜議郎五官中郎將沛相年五十六建寧元年六月癸丑遘疾而卒其終始尚可見而惜其名字亡矣治平元年六月十日書

後漢繁陽令楊君碑 熹平中

右漢繁陽令楊君碑首尾不完文字磨滅可識者四百三十字不可識者六十一字碑云君遺叔父太尉薨委棠輕舉吏民攀輮守闕上書運穀萬斛助官賑貧以乞君還又云（一作書）富波君之子按漢書楊震子牧爲富波相君延牧子也叔父太尉者秉也出來乞令前史所無惜其名字磨滅不可見矣嘉祐八年十月廿三日書 右真蹟

後漢高陽令楊君碑 歲月未詳

右漢高陽令楊著碑首尾不完而文字尚可識云司隸從事定潁侯相最後爲善侯相善上一字磨滅不

可見蓋其中間嘗爲高陽令而碑首不書最後官者不詳其義也按楊震碑高陽令者震孫也今碑在震墓側（一有也字） 右真蹟

後漢楊君碑陰題名 真蹟

右漢楊君碑陰題名首尾不完今可見者四十餘人楊震子孫葬閿鄉者數世碑多殘缺此不知爲何人碑陰其後有云右後公門生又云右沛（二字集本作仕文）君門生沛君疑是沛相者自有碑而亡其名字矣後公亦不知爲何人也治平元年六月十日書

同前 真蹟

右漢楊君碑陰題名凡一百三十一人有稱故吏者故民者處士者故功曹史者故門下佐者類例不一似當時人各隨意書之而文字磨滅僅可讀其姓名字俱完可識者八十三人其餘或在或亡蓋後漢楊震墓域中碑也楊氏墓在閿鄉有碑數片皆漢世所立余家集錄得其四震及沛相繁陽高陽令碑并得碑陰題名然（一有獨字）得時參錯不知爲何碑之陰也其名氏可見者當時皆無所稱述顧其人亦不足究考第以漢隸真蹟金石所傳者至今類多磨滅可惜故錄之爾治平元年三月晦日書

後漢碑陰題名

右漢碑陰題名在閿鄉楊震墓側文字磨滅不復可考其僅可見者曰[illegible]長汾陰趙遵子宣候上滅一字又曰故督郵曹史縣功曹鄉部吏柏昱等人名鄉上又滅一字又曰西鄉亭長柏昱子政又曰鄉亭長翟圍相如鄉上又滅一字又曰麟都亭長陰定安定谷口亭長方文雅方上又滅一字東門亭長梁忠子孝四望亭長吳鴻子名麟武亭長常昺君宣其餘缺裂不完蓋楊氏子孫當時皆葬閿鄉碑碣往往磨滅此不知爲誰碑也治平五年五月廿日謝雨致齋于太社書 右真蹟

後漢楊公碑陰題名 真蹟

右漢楊公碑陰題名楊氏世葬閿鄉墓側皆有碑今其存者四余家集錄皆得之乃太尉沛相高陽繁陽令也此碑陰者不知爲何人碑文字殘缺其僅存者十五人又滅其一其在者十四人曰懷陵園令相蔣禧字武仲宜祿長蕭劉瑞字仲祜孝廉杼秋劉旭字子明太官日丞譙曹臻字建國辭曹史鄆公孫鍛字山根門下書佐史韓純字子敬豐畢珉字廣世鄆孟縱字河雒決曹書佐鄆公孫賜字元賜皆稱故吏又

有故吏一無二字贊陳俟字仲顯蘄夏陽字儀公蘄兒銀字伯玉杅秋劉順字子選沛周儀字帛民凡五人皆不著職一有仁稱故吏四字而孟繼字河雒周儀字帛民文字皆完非訛繆而莫曉其義也治平元年六月十四日書

後漢殘碑陰 歲月未詳

右漢殘碑陰前後二字作亦一磨滅不知為何人碑其知為漢碑者蓋其隸字非漢人莫能為也其字僅可見者尚數十而姓名完者九人曰王伯卿趙仲方賈元周王景陽賈元輔宗石處王仲宣馬安國王通國皆無官號邑里莫知為何人惟漢隸在者少為難得故錄之治平元年五月十八日書右真蹟

後漢朔方太守碑陰 歲月見本文

右漢朔方太守碑陰題名一無此字云永壽二年朔方太守上郡仇君察察下滅一字除郎中大曲長大下又滅一字延熹四年九月乙酉詔書遷衙令五年正月到官奉見明府見下又滅一字立祠刊石表章大聖之遺靈永示來世之末一作未來下又滅一字擡出錢千千下又滅兩字者下行因記姓名一無七字據此乃當時修廟出錢人爾今其姓名往往可見云衙鄉三老時勤伯秋上官鳳季方錄事史楊禹孟布衙主記掾楊綾子長門下功曹裴篤伯安倉曹掾任就子優又有集曹掾軍一作單假司馬之類名字多不完其所出錢不過三百至五百蓋漢世物輕幣重今華嶽孔子廟碑陰所列亦皆如此其所立祠蓋不知為何廟也治平元年夏至日書右真蹟

後漢劉曜碑一有并陰二字 歲月未詳真蹟

右漢劉曜碑在今鄆州界中文字磨滅僅有存者云諱曜字季尼年七十三其餘爵里官閥卒葬歲月皆不可見字為漢隸亦不甚工惟其銘云天臨大漢錫以明德碑首題云漢故光祿勳東平無鹽劉府君之碑以此知為漢碑也治平元年四月一日書

後漢北海相景君銘 歲月見本文

右漢北海相景君銘其碑首題云漢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銘其餘文字雖往往可讀而漫滅多不成文故君之名氏邑里官閥皆不可考見一作其可見者云惟漢安二年北海相任城府君卒城下一字不可識當為景也漢功臣景丹封櫟陽侯傳子尚尚傳子苞苞傳子臨以無嗣絕安帝永初中鄧太后紹封苞弟遵為監亭侯以續丹後自是而後史不復書而他

景氏亦無顯者漢安順帝年號也君卒於順帝時蓋與遽同時人也碑銘有云不永麋壽余家集錄三代古器銘有云眉壽者皆爲麋蓋古字簡少通用至漢猶然也治平元年四月二十九日書 右真蹟

後漢謁者景君碑

右漢景君碑尤磨滅惟謁者任城景君數字尚完其餘班班可見者皆不能成文故其年世壽考功行卒葬莫可考也蓋漢隸今尤難得其磨滅之餘可惜爾 右集本

後漢景君石郭銘

右景君石郭銘者余既得前景君碑又得此銘皆在任城不知一景君乎將任城景氏之族多耶文字磨滅不可考故附于此熙寧三年正月朔旦山齋記 右真蹟

後漢衆良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衆良碑云君諱良字卿卿上一字磨滅陳國扶樂人也厥先舜苗世爲封君周興虞閼父自此而滅又云滿爲陳侯至玄孫濤塗以字立姓曰衆自此又滅又云當秦之亂隱居河洛高祖破項實從其冊天下既定還宅扶樂蓋不知爲何人也又云孝武征和三年曾孫斬賊先勇拜黃門郎曾孫滅其名賊下亦一作又滅一字又曰封關内侯食遺鄉六百戶薨子經嗣經薨子山嗣傳國三世至王莽而絶君即山之曾孫也舉孝廉郎中謁者將作大匠丞相令廣陵太守討江賊張路等威震徐方謝病歸家孝順初初下數字滅一作滅數字又云府舉君拜議郎符節令其後又云永建六年二月卒其碑首題云漢故國三老衆君碑而碑文有使者持節安車又有几杖之尊袒割之養君寔饗之之語以此知良嘗爲三老矣其餘磨滅雖時時可讀而不能次第也又云帝御九龍殿引對飲安九龍殿名惟見於此治平元年五月二十九日夏至假書 右真蹟

後漢張平子墓銘 永和四年

右漢張平子墓銘世傳崔子玉撰并書按范曄漢書張衡傳贊云崔子玉謂衡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此銘有之之字一作今銘有此語則真子玉作也其刻石爲二本一在南陽一在向城天聖中有右班殿直趙球者知南陽縣事因治縣署毀馬臺得一石有文驗之廼斯銘也遂龕于聽事之壁其文至凡百君子而止其後一有半字亡矣其在向城者今尚書屯田員外郎謝景

初得其半於向城之野自凡百君子已上則亡矣三字
一作其前中亡矣今以二本相補續其文遂復完而闕其最
後四字然則昔人為二本者不為無意矣猿徐方回
所記二十一字趙球所得南陽石之亡者二十字一作一
實為中有恰方曰者則得二十一字云是最後文缺時所得南陽石之半亡者爾今不復
見則又亡矣惜哉嘉祐八年歲在癸卯十月十八日
書 右真蹟

集古錄跋尾卷第二

[redacted]堯母一有祠字扶戲帝一有宮字奉祠一作祀
讀矣一無矣字諸書此下一有皆字嘉祐元年三月二十九日書
一有此十一字
[redacted]屛攝真跡及公跋宮作屛攝戲圖
[redacted]又曰一作云斷續一作絕治平元年六
月六日書一有此九字
[redacted]
[redacted]
[redacted]辟雍一作雝辟作廦
[redacted]莫曉莫字上一有皆字
[redacted]

[redacted]斯碑一無碑字世甚一作甚
[redacted]又有一以下同一有夏字治平元年閏五月九日
書一有此十字
[redacted]災寢一作延
[redacted]府君一無君字君徒碑作徙
[redacted]府掾碑作掾官衙徒朝碑作期紐紀碑作記
[redacted]人也一無也字
[redacted]
[redacted]
[redacted]宙人臣一作宙為人臣此也一無也字

[redacted]
[redacted]
[redacted]漢碑最一作碑最處
[redacted]敫包古碑作苞
[redacted]漢書二字上一有竟字善惡大事一書
[redacted]
作節與闕其大節一無五字舉其有道四字一作舉茂才有道林太尉而拜
一作拜屯騎山下一有拔字治平元年六月十四日書一有此十一字
[redacted]
[redacted]降社上一作祥
[redacted]

[redacted]長子一本長字

右漢楊君碑者其名字皆已磨滅惟其銘云明明楊君其姓尚可見爾其官閥始卒則粗可考云孝順皇帝西巡以掾史召見帝嘉其忠臣之苗器其璵璠之質詔拜郎中遷常山長史換犍爲府丞非其好也翻然輕舉宰司累辟應于司徒州察茂林遷鮦陽侯相金城太守南蠻蠢迪王師出征拜車騎將軍從事軍還策勲復以疾辭後拜議郎五官中郎將沛相年五十六建寧元年五月癸丑遘疾而卒其終始頗可詳見而獨其名字泯滅爲可惜也是故余嘗以謂君子之垂乎不朽者顧其道如何爾不託於事物而傳也顏子窮臥陋巷亦何施於事物耶而名光後世物莫堅於金石蓋有時而弊也治平元年閏五月二十八日書

[redacted]

[redacted]亦不知爲一作不知其爲

[redacted]楊君一作氏史者一本無者字

[redacted]五年一作元年

[redacted]

[redacted]惟漢隷在者少爲難得故録之一本此十二字

[redacted]

[redacted]想一作翔

[redacted]

[redacted]熙寧二年十月朔一作晦日山齋書一本此十一字

[redacted]

[redacted]時時一作有時

[redacted]謂衛一作謂衛

後漢費鳳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費鳳碑云（集本有君諱鳳三字）字伯蕭梁相之元子也（集本無字也）漢安二年舉孝廉拜郎中除陳國新平長又云試守故障長其文班班可見而卒葬年壽皆不載其後悉為五言韻語其略曰不悟（集本作悟）奄忽終藏形而匿景（集本作影）耕夫釋耒耜桑女投鈎筥道阻而且長起坐淚如雨其文既非工故不悉録（八字集本作文字工拙古今皆然惟漢隷難得故録爾）熙寧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山齋書（右真蹟）略曰（一作太）

後漢武班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班碑者葢其字畫殘滅不復成文其氏族州里官閥卒葬皆不可見其僅見者曰君諱班爵其官書云建元年太歲在丁亥而建下一字不可識以漢書考之後漢自光武至獻帝以建名元者七謂建武建初建光建康建和建寧建安也以歷推之歲在丁亥乃章帝章和元年後六十一年桓帝即位之明年改本初二年為建和元年又歲在丁亥則此碑所缺一字當為和字（真蹟無此六字）迺建和元年也碑文缺滅者十八九惟亡者多而存者少尤為可惜也故録之治平元年四月二十日書（右集本）

後得別本模搨粗明始辨其一二云武君諱班乃易去前本熈寧二年九月朔日記

後漢中常侍費亭侯曹騰碑（歲月見本文　真蹟）

右漢中常侍費亭侯曹騰碑文字磨滅其粗可見者云維建和元年七月二十二日己巳皇帝若曰其遣費亭侯之國其餘不可識也建和桓帝即位之元年也後三十七年獻帝中平元年騰養子操始為騎都尉（集本有領兵二字）擊黄巾矣治平元年六月十日書

後漢司隷楊君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司隷校尉楊厥碑云惟巛霊定位川澤攸同澤有所注川有所通余谷之川其澤南隆八方所達益域為充高祖受命興於漢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建定帝位以漢詆為後以子午塗路澀難更隨圍谷復通堂光凡此四道垓鬲尤艱至於永平其有四年詔書開余鑿通石門中遭元二西夷虐殘橋梁斷絶子谷復循於是故司隷校尉揵為武陽楊厥字孟文深執忠伉數上奏請廢子由斯得其度經至建和二年漢中太守王升字稚紀嘉君明知美其仁賢勒石頌德以明厥勲其辭大略如此其刻畫尚完可讀大抵

述厥修復斜谷路爾但其用字簡省復多舛繆惟以巛為坤以余為斜漢人皆爾獨誕字未詳永平明帝建和桓帝年號也右集本

後漢樊常侍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樊常侍碑云君諱安字子佑南陽湖陽人也君幼學治韓詩論語孝經歷中黃門拜小黃門小黃門右史遷藏府令中常侍年五十有六永壽四年四石本作二月甲辰卒其先為中黃門後為小黃門又為小黃門右史蓋漢官之制今不詳其次序也余少家漢東天聖四年舉進士赴尚書禮部道出湖陽一本作㴴見此碑立道左下馬讀之徘徊碑下者久之後三十年始得而入集錄蓋初不見錄于世自予集錄古文時人稍稍知為可貴自此古碑漸見收采也右集本

後漢郎中鄭固碑固一本作宣　歲月見本文

右漢郎中鄭固碑文字磨滅其官閥卒葬年月皆莫可考其僅可見者云君諱固字伯堅孝友著于閨門至行立乎鄉黨初授業於歐陽仕郡諸曹掾史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又曰忠以衛上清以自修其餘殘缺不復成文又云延熹元年二月詔拜而不見其官惟其碑首題云漢故郎中鄭君之碑以此知其官至郎中爾漢隸刻石存於今者少惟余以集錄之勤所得為獨多然類多殘缺一作滅不完蓋其難得而可喜者其零落之餘尤為可惜也延熹元年二月之下一本云詔拜郎中非其好也以疾錮辭年四十二遭命隕身石中固又有遺遺之語遺書作循錮書作固疑漢人用字多假借又疑以疾錮辭表已豎目若云以疾為辭覺者辭之　右集本

後漢田君碑歲月見本文　真蹟

右漢田君碑今在沂州其名字皆已磨滅惟云其先出自帝舜之苗裔自完適齊因以為氏乃知為姓田爾又云周秦之際家於東平陽君總角修韓詩京氏易真蹟作京氏究洞神變窮奥極微為五官掾功曹州從事辟太尉延熹二年辛亥詔書泰山瑯邪盜賊未息州郡吏有仁惠公清撥煩整化者試守滿歲為真州言名時牧劉君知君宿操表上試守費自此以後殘缺不可次第而隱隱可見蓋無年壽卒葬月日而有故吏薛咸等立石勒銘之語乃費縣令長德政去思碑爾治平元年六月二十九日書

後漢孫叔敖碑延熹三年

右漢孫叔敖碑云名饒字叔敖而史記不著其名而見於他書者亦皆曰叔敖而已微斯碑後世遂不復知其名饒也此集本無此字碑世亦集本作所罕傳余以

集録二十年間求之博且勤乃得之然則世之未見此碑者猶不知爲名儀也謂余集古爲無益可乎集本無此九字 右真蹟

後漢王元賞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王元賞碑云君諱萇字元賞御史君之孫茂才君之子也歷秦及漢有國有家宰相牧守踵武相襲又曰遵父喪以孝立稱土增琢坊乘業並受門徒兩集盛於洙泗又云郡察孝廉郎中謁者宛陵丞封丘令母憂去官服祥辟司空府延熹四年五月辛酉遭命而終其文字磨滅隱隱可見者如此其名既亡又不序其姓惟其銘云於惟王君以此知其姓王爾 右集本

後漢祝睦碑 歲月見本文 真蹟

右漢祝睦碑云君諱睦字元其下遂缺滅不能成文惟其官壽年月可見云賓于王庭除北海長史潁川鄢令辟司空府北軍中候拜大尚書尚書僕射還常山相山陽太守年六十有八延熹七年八月丁巳卒睦有二碑皆在今南京虞城縣此碑不見世次而隱隱有云其先高辛尔其後碑則頗完故録于次也治平元年六月立秋日書

後漢祝睦後碑 延熹七年

右漢祝睦後碑其前碑不知所立人名氏兩碑所載官閥壽考年月悉同而此碑有立碑人名氏及睦世次云故吏王堂等竊聞下有述上之功臣有叙君之德又曰君兆自黎辛祝融苗胄鄭有祝耽君其胤也其餘文字亦完可讀二銘皆以三言爲文而後銘尤完云穆我君邦之陽貲五就闡道綱綱下滅一字表微準樞銜稽列宿覽四方德合乾道應皇領二郡曜重光化流洽緄盛昌性天約元用長頌聲作誄令香功烈著遺椒芳存觀乘淪弗忘其後二句磨滅難詳故録其成文以見其雅質亦可佳也治平元年六月立秋日書 右真蹟

後漢衡方碑 歲月見本文 真蹟

右漢衡方碑云府君諱方字興祖其先伊尹在殷號稱阿衡因而氏焉又曰州舉孝廉除郎中即丘侯相膠東令州舉尤異遷會稽東部都尉又拜議郎北平太守遷潁川太守又曰拜步兵校尉年六十有三建寧元年二月五日癸丑卒於是海內門生故吏朱嘉石樹靈碑鐫茂伐秘將來此其始終之大略其餘歷歷可見而時亦磨滅以其文多不備録也治平元年

六月三日書
後漢冀州從事張表碑 嵗月見本文 眞蹟
右漢冀州從事張表碑云君諱表字元異其碑首題
云漢故冀州從事張君碑而文爲韻語叙其官閥不
甚詳但云春秋六十四以建寧元年三月癸巳發疾
而終其辭有云仕郡爲督郵鷹撮盧擊是以徇人
集本有也字 又有畔桓利正之語蓋漢人猶質不嫌取類
於鷹犬畔桓疑是盤桓 集本有漢二字 文字簡少假借尔
治平元年六月廿九日書
後漢竹邑侯相張壽碑 嵗月見本文

右漢竹邑侯相張壽碑云君諱壽字仲吾其先晉大
夫張老盛德之裔孝友恭懿明允篤信博物多識
一作 涉傳記臨疑獨照雖然不撓有孔甫之風舉孝
廉除郎中給事謁者遷竹邑侯相年八十建寧元年
五月辛酉卒其大略可見者如此其餘殘缺或在或
亡亦班班可讀爾 右集本
後漢金鄉守長侯君碑 嵗月見本文 眞蹟
右漢金鄉守長侯君碑云君諱成字伯盛山陽防東
人也其先出自豳岐周文之後封于鄭鄭共仲賜氏
曰侯厥胤宣多以功佐國漢之興也侯公納策濟太

上皇於鴻溝之阨謚曰安國君曾孫酺封明統侯光
武中興玄孫霸爲臨淮太守轉拜執法右刺姦五威
司命大司徒公封於陵侯枝葉繁茂或家河湑或邑
山濟君即上黨太守之弟郡請署主簿督郵五官掾
功曹守金鄉長建寧二年四月癸酉卒年八十一碑
文首尾皆完故得詳其世次其云上黨太守不見其
名按漢書執法左右刺姦五威司命皆王莽官名侯
霸列傳云霸莽時爲隨令遷執法刺姦而未嘗爲五
威司命後事光武代伏湛爲大司徒封關内侯既薨
光武下詔追封則鄉侯而此碑言封於陵侯未知孰

是據碑言刺姦司命爲光武時官蓋碑文之繆矣治
平元年四月二十九日書
後漢愼令劉君墓碑 建寧四年
右漢愼令劉君墓碑在今南京下邑其名已磨滅其
字伯麟少罹艱苦身服田畝舉孝廉除郎中辟從事
司徒掾遷愼令卒年六十有二其銘曰於惟君德忠
孝正直至行通洞高明柔克鬼神福謙受益介福知
命不延引輿旋歸忽然輕舉志激拔葵人皆有亡貴
終譽兮殁而不朽垂名著兮余家漢碑常患其銘多
缺滅而斯銘偶完故録之 右眞蹟

後漢北軍中候郭君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北軍中候郭君碑其名字磨滅云元城君第四子也其先蓋周之冑結枝葉雲布列於州郡自東郡衛國家於河内汲兄竹邑侯相次尚書侍郎次濟北相順弟臨沂長次徐州刺史次中山相次雒陽令君爲五官掾功曹司隸中都官從事三辟將軍府舉廉比陽長復辟司徒拜北軍中候年六十有六建寧四年九月丙子卒其於兄竹邑侯相上一字缺滅不完疑是惠字其下又云順弟莫曉其義豈漢人謂兄弟爲此語耶故闕其疑以俟知者治平元年六月廿九日書 右真蹟

後漢司隸從事郭君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司隸從事郭君碑云君諱究汲人也元城君之孫雒陽令之適歷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守令長辟司隸從事部郡都官春秋二十八而卒中平元年歲在甲子三月而葬據北軍中候碑爲元城君子而弟爲雒陽令考其世次皆同前世碑碣但書子孫而不及兄弟惟郭氏碑載其兄弟甚詳蓋古人譜牒既完而於碑碣又詳如此可見其以世家爲重不若今人之苟簡也治平元年六月廿九日書 右真蹟

後漢魯峻碑 歲月見本文 集本

右漢魯峻碑云君諱峻字仲嚴山陽昌邑人監營謁者之孫修武令之子治魯詩顏氏春秋舉孝廉除郎中謁者河内太守丞辟司徒司空府舉高第御史東郡頓丘令遷九江太守拜議郎太尉長史御史中丞司隸校尉遭母憂自乞拜議郎服竟還拜屯騎校尉以病遜位熹平元年卒門生于商等二百三十人謚曰忠惠父其餘文字亦粗完故得還拜次序頗詳以見漢官之制如此惟云遭母憂自乞拜議郎又其最後爲屯騎校尉而碑首題云漢故司隸校尉忠惠父魯君碑二者莫曉其義 治平元年四月二十三日

後漢玄儒婁先生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玄儒婁先生碑云先生諱壽字元考南陽隆人也祖太常博士父安貧守賤不可營 集本作榮 以禄先生童孩多奇岐嶷有志好學不猒不飭小行善與人交久而能敬榮沮溺之偶耕甘山林之杳藹又曰有朋自遠冕紳華華講習不倦年七十有八熹平三年二月甲子不禄今光化軍乾德縣圖經載此碑景祐中余自夷陵貶所再遷乾德令按圖求碑而壽有墓在穀城界中余率縣學生親拜其墓見此碑在墓側遂

據圖經遷碑還縣立於勑書樓下至今在焉治平元年六月十三日書 右真蹟

後漢郭先生碑 真蹟 嵗月未詳

右漢郭先生碑云諱輔字輔成其先出於王季之中子爲文王卿士食菜於虢後世謂之郭歷戰國秦漢子孫流分來居荆土先生其少也孝友而恱學其長也寛舒如好施是以宗親歸懐鄉鄗髙尚年五十有二遇疾而終其以而爲如及用鄉鄗字與婁壽碑同蓋漢人如此尒治平元年六月二十日書

又 集本

右不見書撰人名氏碑在襄州穀城縣界中其辭云先生諱輔字輔成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中子爲文王卿士食菜於虢至于武王錫而封之後世謂之郭春秋之時爲晉所幷歷戰國秦漢子孫派分來居荆土氏國立姓焉傳云聖賢之後必有達者先生應焉孝友而悦學其長也寛舒如好施是以宗親歸懐鄉鄗髙尚年五十有二遇疾而終其文字古質蓋漢之碑也其用鄉鄗字與漢婁壽碑同其曰寛舒如好施蓋以如字爲而也春秋書星隕如雨釋者曰如而也然施於文章以如爲而始見于此也

後漢桂陽太守周府君紀功銘 熹平中

此君檢漢書無之今碑石缺不見其名惜乎遂不見於世也南人紀其所修瀧水即韓文公所謂昌樂瀧者是也至今以爲利祠宇甚嚴云 右集本

後漢桂陽周府君碑 熹平中

右漢桂陽周府君碑按韶州圖經云後漢桂陽太守周府君碑按廟在樂昌縣西一百一十八里武溪上武溪鷩湍激石流數百里昔馬援南征其門人爰寄生善吹笛援爲作歌和之名曰武溪深其辭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鳥飛不渡獸不能臨嗟哉武溪何毒淫周使君開此溪下合真水桂陽人便之爲立廟刻石又云碑在廟中郭蒼文今碑文磨滅云府君字君光而名已訛缺不可辨圖經但云周使君亦不著其名後漢書又無傳遂不知爲何人也按武水源出郴州臨武縣鸕鷀石南流三百里入桂陽而桂陽真水 一有瀧溪二字 盧溪曹溪諸水皆與武水合流其俗謂水湍峻爲瀧韓退之詩云南下昌樂瀧即此水也碑首題云神漢者如唐人云聖唐爾蓋當時已爲此語而史傳他書無之獨見於此碑也 右集本

後漢桂陽周府君碑後本 熹平中

右漢桂陽周府君碑余初得前本恨其名遂磨滅後有國子監直講劉仲章者因出其碑而爲余言前爲樂昌令因道府君事云名憬問其何以見之云碑刻雖闕尚可識也乃以此碑并陰遺余蓋前本特模者不工爾又余初以韓集云昌樂瀧疑其誤乃改從樂昌仲章曰不然縣名樂昌而瀧名昌樂其舊俗所傳如是韓集不誤也乃知古人傳疑而慎於更改者以此 右集本

後漢費府君碑 歲月未詳 集本

右漢梁相費府君碑其名字若云諱汎字仲慮而汎

疑爲汎慮疑爲寬其官閥可見者爲蕭令九年沛有蝗獨不入其界國以狀聞朝廷嘉諸拜梁相春秋八十卒其銘頗簡而文字粗完云穌穌顧祖欣德懿鑠播勳於前丕碩基業遺愛於民福流於後胙自此磨滅不可識者八字其卒章云功烈休矣來昆勖力而穆字爲穌古文多然

後漢郎中王君碑 光和元年

右漢郎中王君碑文字磨滅不復成文而僅有存者其名字官閥卒葬年月皆莫可考惟其碑首題云漢故郎中王君之銘知君爲漢人姓王氏而官爲郎中爾蓋夫有形之物必有時而弊是以君子之道無弊而其垂世者與天地而無窮顔回高臥於陋巷而名與舜禹爲同榮是豈有託於物而後傳邪豈有爲於事而後著耶故曰久而無弊者道隱而終顯者誠此君子之所貴也若漢王君者託有形之物欲垂無窮之名及其弊也金石何異乎瓦礫治平元年四月晦日書 右真蹟

後漢太尉陳球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太尉陳球碑云君諱球字伯真廣漢太守之元子也又云除郎中尚書符節郎慎陵園令換中東城

門候遷繁陽令拜侍御史其後又云拜將作大匠其餘磨滅僅存按後漢書球傳云父亹廣漢太守陽嘉中球舉孝廉稍遷繁陽令太尉楊秉表球零陵太守後累拜司空光和元年遷太尉坐日食免復拜光祿大夫與司徒劉郃等謀誅宦官曹節等不果下獄死球在零陵破賊胡蘭朱蓋有功威著南邦今碑破蘭蓋事班班可讀與傳皆合惟不著誅宦官事至其卒時文字磨滅不可識惟云六十有二亦與傳合予所集錄古文與史傳多異惟此碑所載與列傳同也治平元年四月晦日書 右真蹟

後漢敬仲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敬仲碑者其姓名字皆不可見惟其初有敬仲二字尚可識故以寓其名爾蓋疑其人姓田氏也大抵文字磨滅比其他漢碑尤甚字可識者頗多第不成文爾惟云州郡課最臨登大郡又云居喪致哀又云司隸從事治書侍御史又云光和四年閏月庚申此數句粗可讀爾其餘字畫廑完者以漢隸今爲難得録之爾治平元年閏五月廿九日書　右真蹟

後漢無名碑　此與前跋大畧同

右漢無名碑文字磨滅其姓氏名字皆不可見其僅可見者云州郡課最臨登大郡又云居喪致哀曾參閔損又曰辟司隸從事拜治書侍御史又曰耆乾剛之嚴威揚哮虎之武節又曰年六十三光和四年閏月庚申遭疾而卒其餘字畫尚完者多但不能成文爾夫好古之士所藏之物未必皆一作能適世之用惟其埋没零落之餘尤以爲可惜此好古之僻也治平元年六月五日書　右真蹟

後漢槀長蔡君頌碑　光和四年　真蹟

右漢槀長蔡君頌碑在鎮府故天章閣待制楊畋審爲余言漢時隸書在者此爲最佳畋自言平生惟學此字余不甚識隸書因畋言遂遣人之常山求得之遂入于録

後漢唐君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唐君碑其名已磨滅其字正南云集本作云字正南　潁川郾人也其先出自慶都感赤龍生堯王有天下苗胄枝分相土視居因氏唐焉君父孝廉郎中早卒君繼縱緒執道好古敦書味詩守舞陽丞潁陽令察能治劇遷豫章其後遂復磨滅雖文字班班可見而不能得其次序其後又云換君呂陽令吏民慕戀牽君車輪不得行君臣流涕道路琅玕是故從事郡掾刊

石樹頌歌君之美據此蓋縣令去思碑爾其後又云光和六年二月壬午朔二十五日丙午則知唐君爲後漢時人矣治平元年閏五月二十八日　右真蹟

後漢朱龜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朱龜碑云字伯靈察孝廉除郎中尚書侍郎以將事去官于時幽州州下滅一字夷侵冦以君爲御史中丞討伐其後磨滅又云鮮卑侵犯障塞復舉君拜幽州刺史年六十四光和六年卒龜之事迹不見史傳其僅見於此碑者如此碑在今亳州界中云將事去官與晚其語治平元年六月十四日書　右真蹟

後余守亳州徙碑置州學中

後漢小黄門譙君碑 歳月見本文

右漢小黄門譙君碑云君諱敏字漢達年五十七中平二年卒其文不甚磨滅而宦閥無所稱述惟云耑將王命守靜韜光以遠悔咎而已後漢宦者用事靈帝時尤盛敏卒之歳張讓等十二人封侯於斯之時能守靜遠悔是亦可佳然敏以一小黄門而立碑稱頌於此可見宦官之盛也治平元年四月三日書 右真蹟

後漢熊君碑 歳月見本文

右漢熊君碑云君諱喬字擧舉上滅一字其官閥不可詳考其僅可知者劉表時爲綏民校尉後遷騎都尉建安二十一年卒享年七十有一其云治歐羊尚書其字非訛闕而以陽爲羊蓋古文字少故須假借至漢字已備而猶假用何哉後云太歳在甲申上滅一字以曆推之當是丙申又云碑師春陵福造福上滅一字當是其姓其書顧字皆爲顧按許慎說文顧從泉聲而轉爲累其失遠矣莫曉其義也 右集本

後漢俞鄉侯季子碑 歳月未詳

右漢俞鄉侯季子碑云君諱熊字孟下闕一字廣陵海西人也厥祖天皇大帝垂精接感篤生聖明子孫享之分源而派枝葉扶疏出王別胤受爵列土封侯載德君光武皇帝之玄廣陵王之孫俞鄉侯之季子也由是而後文字缺滅其稍稍可讀者時得其一二云六籍五典如源如泉既練州郡卷舒委隨化流南城政猶北辰三杞有成來臻我邦仁恩如冬日威猛烈夏日吏民變若慈父畏如神明其後又云採撫謡言作詩三章據碑文無卒葬年月而其辭若此似是德政碑按後漢書光武皇帝子曰廣陵思王荆荆子元壽等四人皆封鄉侯史略而不載其名俞鄉侯者不知爲誰也思王荆之第幾子也天皇大帝之語自漢以來有矣 右集本

後漢武榮碑 歳月未詳

右漢武榮碑云君諱榮字含 集本作舍 和治魯詩經韋君章句孝經論語漢書史記左氏國語爲州書佐郡曹史 集本作文學 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年三十六南蔡府君察舉孝廉執金吾丞孝桓大憂屯守玄武闕加遇害氣遭疾殞靈其餘文字殘缺不見其卒葬年月又不著氏族所出惟其碑首題云漢故執金吾丞武君之碑云治平元年五月六日書 右真蹟

後漢秦君碑首 歲月見本文

漢碑今存者少此篆亦與今文小異勢力勁徒可愛 秦君謨題

右漢熹平中碑在南陽界中字已摩 或作磨非 滅不可識獨其碑首字大僅存其筆畫頗奇偉蔡君謨甚愛之此君謨過南都所題乃皇祐三年也今一紀矣嘉祐八年九月十七日書 右真蹟

又 此集本與真蹟頗不同故兩存

右漢秦君碑首題云漢故南陽太守秦君之碑秦君不知爲何人碑在南陽界中字已磨滅不可識獨其

碑首字大僅存其筆畫頗奇偉蔡君謨甚愛之

後漢元節碑 歲月未詳

右漢元節碑文字磨滅不見其氏族其可見者纔數十字爾云君 集本無此字 諱立字元節其先出自伊尹其餘不復成文其銘云於穆從事疑其姓伊而爲從事也碑無年月而知爲漢人者以其隸體與他漢碑同爾治平元年五月三日書 右真蹟

後漢殘碑 歲月未詳 真蹟

右漢殘碑不知爲何人所存者纔三十二字不復成文惟云高字幼知其名高又云漢 有中字 興復知爲後漢時人而隸字在者甚完體質淳勁非漢人莫能爲也故錄之

後漢天祿辟邪字 歲月未詳

右漢天祿辟邪四字在宗資墓前石獸膊上按後漢書宗資南陽安衆人也今墓在鄧州南陽界中墓前有二石獸刻其膊上一曰天祿一曰辟邪余自天聖中舉進士往來穰 集本作禳 鄧間見之道側迨今三十餘年矣其後集錄古文思得此字屢求於人不能致尚書職方員外郎謝景初家於鄧爲余模得之然字畫 集本作或 訛缺不若余見時完也按黨錮傳云資祖均自

有傳今後漢書有宋均傳云南陽安衆人而無宗均傳疑黨錮傳轉 集本無此字 寫宋爲宗爾蜀志有宗預南陽安衆人豈安衆當漢時有宗宋二族而字與音皆相近遂至訛謬邪史之失傳如此者多矣嘉祐八年臘日書

集古錄跋尾卷第三

[redacted]起坐（一作坐起挾 古碑作望遠）
[redacted]書云（一無云字）又歲（一作歲又）
[redacted]右漢（一有故字）攸同（一作殷躬）
益城（一作域）
[redacted]右漢[redacted]存也[redacted]（一本無）集録（一無録字）
古碑（一無此二字）嘉祐八年十月十四日書（一有此十字）
[redacted]又曰（一作云）治平元年四月十二日
書（一有此十一字）
[redacted]今在（一作在今）爲姓（一作其姓）

[redacted]茂才（一作材）治平元年五月二日
書（一有此九字）
[redacted]皆在今（一作今在）
[redacted]漢故（真贈 去漢字）張君（此下一有之字）
[redacted]治平元年端午日書（一有此八字）
[redacted]碑文（一無文字）繆矣（一無矣字）
[redacted]

[redacted]司空（一無二字）故得（此下一有其字）
[redacted]偶（一作隅）藹（一作靄）
[redacted]碑云（此下一有先生字）輔成（古甲作有成）壓（一作）
婁壽（二字上一有漢字）二十日（一作二十二日）
[redacted]碑按（一無此二字）桂陽（一作桂水 一作桂陽 或作桂水）
湍峻（一作浚）
[redacted]因出其碑而（一無此五字）

[redacted]文字（一無此二字）於後（一無於字）磨滅不
可識者八字（一作八字已不可識）其卒（一無其字）多然（一作多如此也）
寧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山齋書（一有此十三字）
[redacted]又云（一作曰）
[redacted]爲最（一作最爲）
[redacted]

[redacted]

[redacted]其云（一作其辭有云）熙寧二年十月晦日山

齋書（一有此十一字）

[redacted]字孟（一本此下有孟字）夏日（一作夏日）史略（集一無此二字）

誰也（一無此二字）天皇至有矣（一本無十二字）治平元年六

月五日書（一有此九字）

[redacted]

[redacted]南（古碑作汝南）

[redacted]

集録（一無録字）

集古録跋尾卷第四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三十七

魏受禪碑（歲月見本文）

右魏受禪碑世傳為梁鵠書而顏真卿又以為鍾繇書莫知孰是按漢獻帝紀延康元年十月乙卯皇帝遜位魏王稱天子又（集本無此字）按魏志是歲十一月葬士卒死亡者猶稱（集本有王字）令是月丙午（集本作寅）漢帝使張愔奉璽綬庚午王升壇受禪又是月癸酉奉漢帝為山陽公而此碑云十月辛未受禪于漢三家之說皆不同今據裴松之注魏志備列漢魏禪代詔冊書令羣臣奏議甚詳蓋漢實以十月乙卯策詔魏王使張愔奉璽綬而魏王辭讓往返三四而後受也又據侍中劉廙奏問太史令許芝今月十七日己未可治壇場又據尚書令桓階等奏云輒下太史令擇元辰今月二十九日可登壇受命蓋自十七日己未至二十九日正得辛未以此推之漢魏二紀皆繆而獨此碑為是也漢紀乙卯遜位者書其初命而略其辭讓往返遂失其實爾魏志十一月癸卯猶稱令者當是十月衍一字爾丙午張愔奉璽綬者辭讓往反容（集本作略）有之也惟庚午升壇最為繆爾癸卯去癸酉三十一日不得同為十一月此尤繆也禪代大事也而二

紀所書如此則史官之失以惑後世者可勝道哉嘉祐八年九月十七日書 右真蹟

魏公卿上尊號表 黄初元年

右魏公卿上尊號表唐賢多傳爲梁鵠書今人或謂非鵠也乃鍾繇書爾未知孰是也嗚呼漢魏之事讀其書者可爲之流涕也其鉅碑偉字其意惟恐傳之不遠也豈以後世爲可欺歟不然不知耻者無所不爲乎 右真蹟

魏鍾繇表 歲月見本文

右鍾繇法帖 二字集本作表 者曹公破關羽賀捷表也其後書云建安二十四年閏月九日南蕃東武亭侯鍾繇

上 集賢校理孫思恭精於曆學余問孫君建安二十四年閏在何月思恭爲余以漢家所用四分乾象曆推之是歲己亥二曆皆閏十月而陳壽三國志所書時月雖爲簡略然以思恭言考之則合按魏志是歲冬十月軍還洛陽其下遂書孫權請討關羽自効於吳志則書閏月權討羽以魏吳二志參較是閏十月矣吳志又書十二月權獲羽及其子平魏志明年正月乃書權傳羽首至洛陽蓋二志相符乃權以閏十月方征羽至十二月獲之明年正月始傳首至洛 集本有陽字

理可不疑然則鍾繇安得於閏十月先賀捷也由是此表可疑爲非真而今世盛行復有兩本字大小不同小字差類繇書然不知其果是否姑並存之以俟識者治平元年七月廿六日書 右真蹟

又 集本

右魏鍾繇書其辭云戎路兼行履險冒寒因述曹仁徐晃破關羽事其後題云建安二十四年閏月九日南蕃東武亭侯臣繇上按建安二十四年冬曹公軍于摩陂而仁等破羽後未嘗出征履險冒寒之役又古人牋啓不書年此二事可疑又云羽已被手刃據

三國志羽圍曹仁於樊爲仁所敗而走後爲孫權兵斬於沮與此帖不同

魏劉熹學生冢碑 歲月未詳

右魏劉熹學生冢碑在襄州穀城縣界中余爲乾德令時嘗以公事過穀城見數荒冢在草間傍有古碑傾側半埋土中問其村人爲何人冢皆不能道而碑文磨滅不暇讀而去後數年在河北始集録古文思嚮所見穀城碑疑爲漢碑求之又數年乃獲按襄州圖經云學生冢在縣東北水經注云魏濟南劉熹字德怡博學好古立碑載生徒百餘人其不終業而卒

者葬于集本作於此號學生冢今碑雖殘缺而熹與生徒
名字往往尚可見蓋余昔所見乃學生冢而碑魏時
碑也熹穀城令也治平元年正月十日書右真蹟

魏賈逵碑歲月未詳

右魏賈逵碑魏志逵傳云逵為絳邑長為賊郭援所
攻絳人與援約不害逵乃降而援欲以逵為將怒逵
不肯叩頭欲殺之絳人乘城呼曰負集本作若要殺我賢
君寧俱死援義之遂不殺又按裴松之注引魏略云
援捕得逵怒不肯拜促斬之諸將覆護因於壺關土
窨中守者祝公道釋其械而逸之集本有已字與魏志不

同而此碑但云為援所執臨以白刃不屈而已不載
絳人約援事如傳所載不獨逵有德於絳人而絳人
臨危能與逵生死亦可謂賢矣自古碑碣稱述功德
常患過實如逵與絳人德義集本有俱陛字碑不應略而不
著頗疑陳壽作傳集本無此二字好奇而所得非實也松之
又注魏書逵年五十五而碑云五十有四亦當以碑
為正嘉祐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書右真蹟

魏鄧艾碑歲月未詳

右鄧艾碑考其事蹟終始即魏集本無此字鄧艾碑也艾
嘗為兗州刺史據碑云晉初嘗發兗州兵討叛羌艾

降巫者傳言援以用兵之法因以破羌兗人神之遂
為艾立廟建碑紀其事艾於三國時為名將嘗有大
功其姓名聞於世甚顯史與兗人皆不應誤而艾又
二名不同如此此君子所以慎於傳疑也余謂古人
艾乂常通用漢書曰黎民艾安與懲艾創艾注皆讀
為乂豈非鄧侯名艾音乂而書碑者從省歟後人讀
史無音注乃直以為蒿艾之艾而流俗轉失久而訛
繆遂不復正此理或然覽者詳之熙寧壬子正月晦
日六一堂書右真蹟

吳九真太守谷府君碑鳳皇元年四月

右谷朗者事吳為九真太守碑無書撰人名氏其序
云府君諱朗字義先桂陽耒陽人豫章府君之曾孫
公府君之孫郎中君之子也其先出自顓頊益為舜
虞賜姓嬴氏至于非子封於秦谷因而氏焉谷氏在
吳不顯史傳無所見所謂豫章府君而下三世皆莫
知其名字按秦本紀非子邑於秦而此與朗子永寧
侯相碑皆為非子其詳其義也治平元年四月廿六
日書右真蹟

吳國山碑歲月見本文

右吳國山碑者孫皓天冊元年禪于國山改元天璽

因紀其所獲瑞物刊石于山陰是歲晉咸寧元年後五年晉遂滅吳以皓昏虐其國將亡而衆瑞並出不可勝數後世之言祥瑞者可以鑒矣熙寧元年中元後一日書 右真蹟

晉南鄉太守頌 泰始中

右南鄉太守司馬整 集本作晉南鄉太守頌南鄉太守者司馬整也 按晉書宣帝弟曰安平獻王孚孚次子曰義陽成王望望第三子曰隨穆王整整先望卒後武帝分義陽之隨縣封整爲王諡曰穆整以魏咸熙二年爲南鄉太守是歲晉武受禪改元泰始泰始三年徙整南陽而南鄉人爲整建此碑晉書地理志當魏末荊州分屬三國而南鄉南陽皆屬魏後晉武改南鄉爲順陽此碑今在光化軍軍即襄州穀城縣之陰城鎭陰城當魏晉時爲南鄉屬縣也余貶乾德縣令時得此碑今二紀矣嘉祐八年九月二十六日書 真蹟

晉南鄉太守碑 泰始四年

右南鄉太守碑不著書撰人名氏題曰宣威將軍南鄉太守司馬府君紀德頌碑云君諱整字孔修太宰安平王之孫太尉義陽王之子按晉書宣帝弟曰安平獻王孚孚次子曰義陽成王望望第三子隨穆王整整先望卒後武帝分義陽之隨縣封整爲王諡曰穆整以太始三年自南鄉太守徙南陽而南鄉人共立此碑今在光化軍軍即襄州穀城縣之陰城鎭按晉志不列南鄉郡據此碑所載縣令名氏有武陵築陽丹水陰城順陽析六縣此蓋南鄉郡所治也晉志但云南鄉魏時屬荊州武帝平吳改爲順陽郡而不著順陽治所與所屬縣之名而獨此碑可見也又整傳但云整歷南中郎將封清泉侯贈冠軍將軍亦不言其爲宣威將軍南鄉南陽二郡守皆其所漏略也 右集本

南鄉太守碑陰 集本

右南鄉太守將吏三百五十人分爲二卷其磨滅者猶有二十餘人人皆有邑姓名字而無次序其名號有令有長有南閤祭酒門下督主簿部督郵監汀督郵部勸農五官掾文學掾營軍掾軍謀掾府門亭長主記史待事掾待事史部曲將部曲督又有賊曹功曹議曹戶曹金曹水曹科曹倉曹鎧曹左右兵曹曹皆有掾又有祭酒有史有書佐有脩行有從掾位有從史位有史有小史等魏晉之際太守官屬之制蓋如此他書或時見一二不能如此之備也

晉陸喈碑 歲月見本文

右晉陸喈碑喈爲宣威內史建武元年卒碑以咸和七年立而碑後題云咸和七年歲在庚辰咸和成帝年號也成帝以泰寧三年八月即位是歲乙酉明年改元咸和據曆七年當爲壬辰而此爲集本作云庚辰者繆也陸氏有二碑余家集錄皆有之據陸禕碑後題云泰寧三年歲在乙酉與今曆合則當時曆官不應至咸和而頓爾差失然則庚辰特書碑者誤爾治平元年六月二十九日書 右真蹟

晉蘭亭修禊序 永和九年 集本

右蘭亭修禊序世所傳本尤多而皆不同蓋唐數家所臨也其轉相傳模失真彌遠然時時猶有可喜處豈其筆法或得其一二邪想其真蹟宜如何也哉世言真本葬在昭陵唐末之亂昭陵爲溫韜所發其所藏書畫皆剔取其裝軸金玉而棄之於是魏晉以來諸賢墨蹟遂復流落於人間太宗皇帝時購募所得集以爲十卷俾模傳之數以分賜近臣今公卿家所有法帖是也然獨蘭亭真本亡矣故不得列於法帖以傳今予所得皆人家舊所藏者雖筆畫不同聊並列之以見其各有所得至於真僞優劣覽者當自擇焉其前 本流俗所傳不記其所得其二得於殿中丞王廣淵其三得於故相王沂公家又有別本在定州民家二家各自有石較其本纖毫不異故不復錄其四得於三司蔡給事君謨世所傳本不出乎此其或尚有所未傳更俟博采

范文度模本蘭亭序 附

余嘗集錄前世遺文數千篇因得悉覽諸賢筆蹟比不識書遂稍通其學然則人之於學其可不勉哉今老矣目昏手顫雖不能揮翰而開卷臨几便別精麤若范君所書在余集錄實爲難得也竊幸覽之一作焉爲之忘倦嘉祐七年夏五月二十八日廬陵歐陽脩書 右真蹟

書雖列於六藝非如百工之藝也蔡君謨以書名當世其稱范君者如此不爲誤矣滁山醉翁題 右真蹟

又

自唐末干戈之亂儒學文章掃地而盡宋興百年之間雄文碩儒比肩而出獨字學久而不振未能比蹤唐之一無此字人余每以爲恨今乃獲見范君筆法信乎時不乏人而患知之不博不然有於中必形於外若范君者筆迹不傳於世而獨傳其家蓋其潛光晦德

非止其書闕不傳也 右真蹟

又 與前跋相類疑是書本今兩存之

自唐末兵戈之亂儒學文章掃地而盡聖宋興百餘年間雄文碩學之士相繼不絕文章之盛遂追三代之隆獨字書之法寂寞不振未能比蹤唐室余每以爲恨今迺獲見范君之書信乎時不乏人而患聞見之不博也然若君之筆法宜傳於世久閟于家蓋其潛光晦伏非獨其書之閟也 右集本

晉樂毅論 永和四年

右晉樂毅論石在故高紳學士家紳死家人初不知惜好事者往往就閱或模傳其本其家遂祕藏之漸爲難得後其子弟以其石質錢於富人而富人家失火遂焚其石今無復有本矣蓋爲可惜也後有 集本有此二字 甚妙二字吾亡友聖俞書也論與文選所載時時不同考其文理此本爲是惜其不完也 右真蹟

晉王獻之法帖 歲月未詳 真蹟

右王獻之法帖余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蹟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弔哀候病敘睽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妍或醜百態橫生披卷發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絕徐而視之其意態 集本無此三字 愈無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爲奇翫而想見其人也至於高文大冊何嘗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棄百事弊精疲力以學書爲事業用此終老而窮年者是真可笑也治平甲辰秋社日書

又

獻之帖蓋唐人所臨其筆法類顏魯公更俟識者辨之 右真蹟

晉賢法帖 真蹟

右晉賢法帖太宗皇帝萬機之餘留精翰墨嘗詔天下購募鍾王真蹟集爲法帖十卷模刻以賜羣臣往時故相劉公沆在長沙以官法帖鏤版遂布於人間後有尚書郎潘師旦者又擇其尤妙者別爲卷第與劉氏本並行至余集錄古文不敢輒以官本參入私集遂於師旦所傳又取其尤者散入錄中俾夫啓帙披卷者時一得之把玩欣然所以忘勌也治平元年五月十日書

晉七賢帖

右晉七賢帖得之李丕緒少卿 真蹟無此二字 家丕緒多藏古書然不知此爲真否七子書蹟世罕傳故錄之 右

集本

宋文帝神道碑 歲月未詳

右宋文帝神道碑云太祖文皇帝之神道凡八大字而別無文辭惟以此爲表識爾古人刻碑一作刻正當如此而後世鐫刻功德爵里世繫惟恐不詳然自後漢以來門生故吏多相與立碑頌德矣余家集古所錄三代以來鐘鼎彝盤銘刻備有至後漢以後始有碑文欲求前漢時碑碣卒不可得是則冢墓碑自後漢以來始有也此碑無文疑非宋世立蓋自漢以來碑大務載世德宋氏子孫未必能超然獨見復古簡質又南朝士人氣尚卑弱字書工者率以纖勁清媚爲佳未有偉然巨筆如此者益疑後世所書按宋書文帝爲元兇劭所弑初謚曰景廟號中宗孝武立改謚曰文號太祖其墓曰長寧陵也 右真蹟

宋宗愨母夫人墓誌 歲月見本文

右宋宗愨母夫人墓誌不著書撰人名氏有誌無銘其後云禮牒子孫男女次第名位婚嫁如左蓋一時之制也按愨本傳與此誌歷官終始不同本傳云宋孝武即位以愨爲左衛將軍累遷豫州刺史監五州諸軍使討竟陵王誕入爲左衛將軍廢帝即位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卒此誌乃大明六年作誌云爲右衛將軍監交廣二州湘州之始興冠軍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始遷豫州監五州軍事又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荊州大中正而傳皆略之也愨南陽涅陽人而此誌云涅陽縣都鄉安衆里人又云窆於秣陵縣都鄉石泉里都鄉之制前史不載

右集本

齊鎮國大銘像碑 天監三年 集本

右齊鎮國大銘像碑銘像文辭固無足取所以錄之者欲知愚民當夷狄亂華之際事佛尤篤爾其字畫頗異雖爲訛繆亦其傳習時有與今不同者其錄之亦以此也

南齊海陵王墓銘 歲月未詳

右南齊海陵王墓銘長兼中書侍郎謝朓撰海陵王昭文者文惠太子次子也初明帝鸞既廢鬱林王昭業而立昭文又廢爲海陵王而弒之遂自立按謝朓傳朓當海陵王時爲驃騎諮議領記室又掌中書郎後遷尚書吏部郎此誌題云長兼中書侍郎而據傳朓未嘗爲中書侍郎史之闕也按南齊書劉悛爲長兼侍中後魏臨淮王彧爲長兼御史中尉南北史多

有此名蓋(集本有長無者三字)當時無官之稱如唐檢校官之類也嘉祐八年九月十七日書(右眞蹟)

梁智藏法師碑(普通三年)(眞蹟)

右梁智藏法師碑梁湘東王蕭繹撰銘新安太守蕭幾作敘尚書殿中郎蕭挹書世號三蕭碑法師者姓顧氏幾挹皆稱弟子衰世之弊遂至於斯余於集古録而不忍遽棄者以其字畫(集本作書)粗可佳捨其所短取其所長斯可矣嘉祐八年五月晦日書

陳張慧湛墓誌銘(貞觀二十三年立)

右陳張慧湛墓誌銘不著書撰人名氏陳隋之間字書之法極於精妙而文章頹壞至於鄙俚豈其時俗弊薄士遺其本而逐其末乎予家集録所見頗多自開皇仁壽而後至唐高宗已前碑碣所刻往往不減歐虞而多不著名氏如鉗耳君清德頌或有名而其人不顯如丁道護之類不可勝數也慧湛陳人至唐太宗時始改葬爾其銘刻字畫遒勁有法翫之忘勌惜乎不知爲何人書也治平元年四月晦日書(右眞蹟)

陳浮屠智永書千字文(歲月未詳)

右千字文今流俗多傳此本爲浮屠智永書考其字畫時時有筆法不類者雜於其間疑其石有亡缺後人妄補足之雖識者覧之可以自擇然終汨其眞遂去其二百六十五字其文既無所取而世復多有所佳者字爾故輒去其偽者不以文不足爲嫌也蔡君謨今世知書者猶云未能盡去也嘉祐八年十月十八日書(右眞蹟)

又

梁書言武帝得王羲之所書千字命周興嗣以韻次之今官(集本作觀)法帖有漢章帝所書百餘字其言有海鹹河淡之類蓋前世學書者多爲此語不獨始於羲之也(右眞蹟)

大代修華嶽廟碑(歲月見本文)

右大代修華嶽廟碑按魏書文成帝興光二年三月己亥改元爲太安故魏書興光無二年而此碑云(集本有興光二字)二年三月甲午立者蓋立碑後六日始改元也其曰閏皇風於五葉者自道武明元太武至於文成纔四世爾太武之弑南安王余立不踰年亦被弑不得成君(集本無此十九字)而景穆太子文成父也追尊爲帝立廟稱宗故以爲世也魏自道武天興元年議定國號羣臣欲稱代而道武不許乃仍稱魏自是之後無改國稱代之事今魏碑數數有之碑石當時所刻

不應妄但史失其事爾由是言之史家闕繆可勝道哉然予於史家非長故書之以待博學君子也嘉祐八年歲在癸卯七月三十日書　昔在滁州自號醉翁晚又更號六一居士

右真蹟

又

按魏書文成帝興光二年三月己亥改元太安而此碑書二年三月甲午立蓋立碑後六日乃改元故碑猶得稱二年也其曰闕皇風於五葉者自道武明元太武至於文成纔四世爾太武之弒南安王余立不踰年亦被弒不得成君爲一世而景穆太子文成父也追尊爲帝立廟稱恭宗故以爲世也魏自道武天興元年議定國號羣臣欲稱代而道武不許乃稱魏自是之後無改國稱代之事今魏碑數數有之碑石當時所刻不應妄誤但史失其事爾由是言之史家闕繆多矣　右真蹟

後魏孝文北巡碑　歲月見本文

右魏孝文北巡碑云太和二十一年修省方之典北臨舊京又云涉西河出平陽斜順唐達指遊成樂路通龍門逐紆雕軒按後魏本紀是歲正月乙巳北巡二月次太原至平城四月幸龍門以太牢祭夏禹遂幸長安汎渭浮河逕東歸與此碑所書皆合也碑無題首故依本紀爲北巡碑也治平元年三月廿二日書　右真蹟

後魏定鼎碑　歲月見本文

右魏定鼎碑景明三年建在今懷州流俗謂之定鼎碑也景明魏宣武年號也碑云定鼎遷中之十年按魏孝文以太和十七年遷都洛陽至此景明三年蓋十年矣　右集本

後魏石門銘　歲月見本文

右魏石門銘云此門蓋漢永平中所穿自晉氏南遷斯路廢矣皇魏正始元年漢中獻地襃斜遂開假節龍驤將軍梁秦二州刺史羊祉開創舊路詔遣左校令賈三德共成其事起四年十月訖永平二年正月畢功其餘文字尚完而其大略如此石門在漢中所謂漢永平中所穿者乃明帝時司隸校尉楊厥所開也厥自有碑述其事甚詳正始永平皆後魏宣武年號也治平元年五月十日書　右真蹟

後魏神龜造碑像記　歲月見本文

右神龜造碑像記魏神龜三年立余所集錄自隋以前碑誌皆未嘗輒棄者以其時　集本無此字　有所取於其

問也然患其文辭鄙淺又多言浮屠然獨其（集本作以）字畫往往工妙惟後魏北齊差劣而又字法多異不知其何從而得之遂與諸家相叅亦意其夷狄昧於學問而所傳訛繆爾然録之以資廣覽也此碑字畫時時遒勁尤可佳也神龜孝明年號按魏書（集本有神龜二字）三年七月辛卯改元正光而此碑是月十五日立不知辛卯是其月何日也當俟治曆者推之嘉祐八年七月十一日書　右集本

東魏任城王造浮圖記　歲月見本文

右任城王造浮圖記不著其名云武定四年建武定東魏孝靜年號也按後魏書景穆皇帝子雲雲子澄（集本有子靜二字）相襲爲任城王其後國絶不封其去孝靜時差遠不知武定四年王任城者爲誰也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　右眞蹟

東魏造石像記　歲月見本文

右東魏造石像記其碑云大魏武定七年歲次巳巳武定孝靜年號也今世所行曆譜惟龔穎運曆圖與今亳州宋退相紀年通譜爲最詳而以穎所書推之武定七年歲當己巳與此碑合而武定止於八年是歲庚午東魏滅其事與東魏北齊書亦合而通譜以

七年爲戊辰八年爲己巳又有九年爲庚午而東魏滅按孝靜以後魏大統十六年滅是歲庚午則知宋公所記甲子不繆惟武定不當有九年而七年不得爲戊辰此其失爾蓋孝靜始即位改元天平盡四年而五年正月改爲元象今通譜天平止於三年以四年爲元象蓋自元象以後遂差一年故以武定七年爲戊辰也茍不見斯碑則運曆圖與通譜二家得失其何以決　右集本

魏九級塔像銘　歲月見本文　眞蹟

右魏九級塔像銘不見書撰人名氏蓋北齊時人所作也其年號見於文者三曰眞君九年者後魏太武號也又曰武定四年者東魏孝靜號也又曰天保三年者北齊文宣號也按高洋以後周大統十六年受東魏禪是歲庚午改元天保三年壬申此碑云歲在涒灘是矣碑文淺陋蓋鄙俚之人所爲惟其字畫多異往往奇怪故録之以備廣覽（集本有云字）治平元年三月廿三日書

北齊常山義七級碑　歲月見本文

右不著書撰人名氏文爲聲偶頗奇怪而字畫亦佳往往有古法碑云常山太守六州大都督儀同三司

蔡連公以天保九年造浮圖天保齊文宣年號也北齊書有綦連猛而不爲常山太守都督儀同等官不知此所謂綦連公者何人也嘉祐八年九月二十日書 右真蹟

又

右常山義七級碑不著書撰人名氏文辭鄙俚而甚怪書字頗有古法其碑首題云慕容儀同魏常山石氏諸邑義七級之碑其文云常山太守六州大都督儀同三司綦連公以天保九年爲國敬造七級浮圖一區至天統中使持節都督瓜州諸軍事驃騎大將

軍儀同三司瓜州刺史常山太守六州大都督頓陽縣開國子樂平縣開國男慕容樂及散騎常侍郎驃騎大將軍前給事黃門侍郎綿州大中正食新市縣幹新除常山太守魏顯貴與功曹石子和等增成之蓋北齊時碑也綦連公不見其名北齊有綦連猛不爲常山太守不知此何人而慕容樂官兼刺史太守並封兩縣不可詳也食縣幹入官銜蓋當時之制亦不可詳也義者衆成之名猶若今謂義井之類也 右集本

永樂十六角題 附出

右永樂十六角題名不著年月列名人甚多皆無顯者莫可考究不知爲何時碑其字畫頗怪而不精似是東魏北齊人所書十六角者庸俗所造佛塔其後又書云造十六角鎮國大浮圖則知爲塔矣其謂之十六角只見此碑而後魏時又有常山義七級碑蓋當時俚俗語類皆如此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 右真蹟

魯孔子廟碑 附出 興和三年

右魯孔子廟碑後魏北齊時書多若此筆畫不甚佳然亦不俗而往往相類疑其一時所尚 集本作傳 當自有法又其點畫多異故錄之以備廣覽 右真蹟

北齊石浮圖記 歲月見本文

右齊造石浮圖記云河清二年歲在癸未河清北齊高湛年號也碑文鄙俚而鐫刻訛謬時時字有完者筆畫清婉可喜故錄之又其前列題名甚多而名特奇怪如馮戢郎馮貴買之類皆莫曉其義若名野乂伽耶者蓋出於浮圖爾自胡夷亂華以來中國人名如此者多矣最後有馮黑太者予謂太亦音撻意隋末有劉黑闥吳黑闥皆以此爲名者太闥轉寫不同爾然隋去北齊不遠不知黑闥爲何等語也 右集本

後周大像碑 大象二年

右周大像碑字文氏之事迹無足采者惟其字畫不
俗亦有取焉玩物以忘憂者惟怪奇變態真偽相雜
使覽者自擇則可以忘倦焉故余於集古所録者博
矣嘉祐八年六月二日書 右真蹟

集古録跋尾卷第四

[redacted]受禪 此下一有壇字 往返 下一作反

[redacted]鉅 一作巨

[redacted]小字 二字上一有而字

[redacted]或然 此下一有也字

[redacted]後晉武 一有帝字 陰城雷䰠晉時 真蹟

無此二字 集本有之

[redacted]紀德 一作之德

[redacted]二卷 一作王卷

碑陰官屬何其多耶蓋通從史而盡列之當時猶
於其間以取士人故吏亦清修其勢然耳
右莆陽蔡君謨書今十年矣嘉祐八年九月二十七
日 一有此五十六字

[redacted]數家 一作諸家 嘉祐八年六 一作八 月十
日 一有此八字

[redacted]蔡君謨題跋附

右軍蘭亭叙著今世尚有搨本祕閣一本蘇才翁
一本周越一本猶有氣象存焉今觀無歛蓋得之
矣嘉祐壬寅五月廿六日莆陽蔡襄

國朝

又 唐末 真蹟作室 寂寞 真蹟作寂寞 唐室 真蹟作賢 於世 真蹟此下闕
也 真蹟此下有嘉祐七年五月旬休日書廬陵歐陽某十四字

[redacted]論石 此下一有本字

[redacted]沆 真蹟無此字

[redacted]鐫刻 一作銘刻 墓碑 此下一有誌字 宋

世此下一有所字士人一作今士治平元年三月十六日書一有此十字

[redacted]

右海陵王墓銘南齊謝朓撰海陵王者齊文惠太
子之次子也名昭文初明帝鸞既廢鬱林王昭業
而立昭文又廢爲海陵王而殺之鸞立是爲明帝
按朓傳朓嘗海陵王時爲驃騎諮議領記室又掌
中書郎後遷尚書吏部郎此誌題云長兼中書侍
郎臣謝朓立而傳不書朓爲侍郎也按齊書劉悛
爲長兼侍中魏臨淮王彧爲長兼御史中尉南北
史多有蓋長兼似當時兼官之稱如唐檢校官也
此眞蹟本不同故兩存之

[redacted]余於一無於字可往一作取所短一無所字

[redacted]興光無一作興光無元也一作年

於史家一作學

[redacted]

追相一作孟相後魏此下一有永熙三年

五本位十七年十字大統有二字至字上一記甲子一作書尾紀以決一此下有

總復如余之集録不爲無益也治平元年閏五月九日書二十二字

[redacted]

隋老子廟碑 開皇二年

右老子廟碑，隋薛道衡撰。道衡文體卑弱，然名重當時。余所取者，特其字畫近古，故錄之。唐人二字集本作其碑佳所題書人姓名字皆不俗，亦可佳也。右真蹟

隋尒朱敞碑 開皇五年

右尒朱敞碑。敞者，榮從弟彥伯之子也。按敞傳云字乾羅，而此碑字天羅。傳云爲金州總管，而碑又爲徐州總管。碑文雖殘闕，然班班尚可讀。其述徐州事頗多，事爲史家不取可也。不書其官，蓋闕繆也。其字不同，亦當以碑爲是。余於集錄正前史之闕繆者多矣。治平元年二月十六日書 右真蹟

隋龍藏寺碑 開皇六年

右齊開府長兼行參軍九門張公禮撰，不著書人名氏。字畫遒勁，有歐虞之體。隋開皇六年建，在今鎮州。碑云太師上柱國大成公之世子、左威衛將軍、上開府儀同三司、使持節恒州諸軍事、恒州刺史、鄂國公金城王孝僊，奉勅勸奬州人一萬，共造此寺。其述孝僊云世業重於金張，器識逾於許郭。然北齊周隋諸史不見其父子名氏，不詳何人也。右集本

又 開皇六年

右隋龍藏寺碑，齊張公禮撰。龍藏此二字集本無寺已廢，此碑今在常山府署之此二字集本無門，書字頗佳，第不見其人姓名。爾碑以隋開皇六年立，後題二字集本作而張公禮猶稱齊。按周武帝建德六年虜齊幼主高常，齊遂滅。後四年，隋建開皇之號。至六年，齊滅盡已字集本有十年矣集本有加二字不公禮尚稱齊官此字集本無何也。嘉祐八年九月廿九日書 右真蹟

隋太平寺碑 開皇九年

右太平寺碑，不著書撰人名氏。南北文章至於陳隋，其弊極矣。以唐太宗之致治，幾乎三王之盛，獨於文章不能少變其體，豈其積習之勢，其來也遠，非久而衆勝之，則不可以驟革也。是以羣賢奮力，墾闢芟除，至於元和，然後蕪穢蕩平，嘉禾秀草爭出，而葩華美實，爛然在目矣。此碑在隋，尤爲文字淺陋者，疑其俚巷庸人所爲。然視其字畫，又非常俗所能，蓋當時流弊，以爲文章止此爲佳矣。文辭既尔，無取，而浮圖固吾儕所貶之集本作抑，所以錄於此者，第不忍棄其書爾。治平元年三月十六日書 右真蹟

隋李康清德頌 開皇十一年

右李康清德頌不著書撰人名氏文爲偶儷而字畫奇古可愛康隴西狄道人也其碑首題云大隋冠軍將軍太中帥鄉督恒州九門縣令隴西李君清德之頌予在河北時遣人於廢九門縣城中得此碑字多訛闕其後題十一年歲在辛亥大將軍在酉二月癸丑朔十二日甲子建年上有二字訛闕不可識按隋書開皇十一年歲在辛亥其二字乃開皇也大將軍在酉之說出於陰陽家前史不載而此碑見之 集古本

隋梁洋德政碑 開皇十一年

右隋梁洋德政碑在今蔡州新息隋開皇十一年行參軍事 四字集本作參軍 裴王與州人爲息州刺史梁洋建寶塔表德政碑按隋書志後周於新息置息州至大業中州廢也 右具蹟

隋韓擒虎碑 開皇十五年

右韓擒虎碑不著書撰人名氏而以隋高祖爲今上乃隋人所撰碑文屢言虎字獨於名下去之者避唐諱此不可知也今以碑文考隋書列傳其家世官勳大略多同惟其在齊爲河長防主大都督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白超防主轉洪超防主傳皆無之又遷和州刺史而傳爲荊州皆史官之闕誤當以碑爲是而傳載閻羅王事甚怪而碑無之使其實有碑不宜 集本作應 不書以此見史家之妄也治平元年六月十日書 右具蹟

隋陳茂碑 開皇十八年

右陳茂碑不著書撰人名氏而字畫精勁可喜隋書列傳載茂事尤多闕繆傳云高祖爲隋國公引爲寮佐及受禪拜給事黃門侍郎在官十餘年轉益州總管司馬遷太府卿後數載卒而碑歷敍爲高祖寮佐時官傳雖不書可也其自爲黃門侍郎後又爲行軍元帥長孫覽司馬又爲蜀王府長史太僕卿判黃門侍郎上開府儀同三司梁州刺史等官史氏皆不書蓋其闕也又據碑茂爲蜀王長史而傳爲益州總管司馬碑爲太僕卿而傳云太府皆史家之繆也碑云茂字延茂史亦闕治平甲辰秋社日書 右具蹟

隋蒙州普光寺碑 仁壽元年

右蒙州普光寺碑蒙州者漢南陽郡之育陽縣也應劭曰育水出弘農盧氏南入于沔故後人於育加水爲淯陽西魏置蒙州隋仁壽中改爲淯州又爲淯陽郡唐爲縣屬金州碑仁壽元年建猶曰蒙州既而遂改淯州矣碑無書撰人名氏而筆畫遒美疏之亡 集本

一作僊蓋開皇仁壽以來碑碣字書多妙而往往不著名氏惟丁道護所書常自著之然碑石在者尤少余每與蔡君謨惜之自大業已後率更與虞世南書始盛既接於唐遂大顯矣治平元年正月七日書 右真蹟

隋丁道護啓法寺碑 仁壽二年

此書兼後魏遺法與楊家本微異隋唐之交善書者衆皆出一法道護所得㝡多楊本開皇六年去此十七年書當差老亦精熟也甲辰治平初月十日莆陽蔡襄記

右啓法寺碑丁道護書蔡君謨博學君子也於書尤稱精鑒余所藏書未有不更其品目者其謂道護所書如此隋之晩年書學尤盛吾家率更與虞世南皆當時人也後顯於唐遂爲絶筆余所集録開皇仁壽大業時碑頗多其筆畫率皆精勁而往往不著名氏每執卷惘然爲之歎息惟道護能自著之然碑刻在者尤少余家集録千卷止有此尓有太學官楊褒者喜收書畫獨得其所書興國寺碑是梁正明中人所藏君謨所謂楊家本者是也欲求其本而不知碑所在然不難得則不足爲佳物古人亦云百不爲多一不爲少者正謂此也治平元年立春後一日太廟齋宫書 右真蹟

隋鉗耳君清德頌 大業六年

右不著書撰人名氏其碑首題云大隋恒山郡九門縣令鉗耳君清德之頌大業六年建字畫有非歐虞之學不能至也碑云君名文徽華陰朝邑人也本周王子晉之後避地西戎世爲君長因以地爲姓曾祖静仕魏爲馮翊太守祖朗成集二州刺史父康周荆安寧鄧四州總管别駕安陸龍門二郡守而前史皆不載碑在今縻九門縣中余爲河北轉運使時求得之 右集本

隋廬山西林道場碑 大業十三年

右廬山西林道場碑渤海公撰公爲隋太常博士時作不著書人名氏而字法老勁疑公之書也西林道場者僞趙將竺氏捨俗出家名曇現始居于此晉太和二年光禄卿陶範始爲現弟子慧永造寺而號西林按兩京記隋嘗更名佛寺爲道場此碑大業十三年建也顔魯公寓題碑陰百餘字尤奇偉今附于碑後 右集本

又

右西林道場碑渤海公撰公在隋爲太常博士時作

不著書人名氏字畫遒勁世或以爲公自書公時年尚少又字法與公書不同不知何人書也按（集本有韋述二字）兩京記隋改佛寺爲道場此碑大業中建故謂之道場也（右眞蹟）

唐孔子廟堂碑（武德九年）

右孔子廟堂碑虞世南撰并書余爲童兒時甞得此碑以學書當時刻畫完好後二十餘年復得斯本則殘缺如此（二字集本作夬）因感夫物之終弊雖金石之堅不能以自久於是始欲集錄前世之遺文而藏之殆（集本作迨）今蓋十有八年而得千卷可謂富哉嘉祐八年九

月二十九日書（右眞蹟）

千文後虞世南書（歲月未詳）

右虞世南所書言不成文乃信筆偶然尔其字畫精妙平生所書碑刻多矣皆莫及也豈矜持與不用意使有優劣耶（集本作也）熈寧辛亥續（右眞蹟）

唐德州長壽寺舍利碑（武德六年）

右德州長壽寺舍利碑不著書撰人名氏碑武徳中建而所述乃隋事也其事迹文辭皆無取獨錄其書爾余屢歎文章至陳隋不勝其弊而怪唐家能臻致治之盛而不能遽革文弊以謂積習成俗難於驟變及讀斯碑有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巖桂分叢廼知王勃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當時士無賢愚以爲警絶豈非其餘習乎（右集本）

唐幽州昭仁寺碑（貞觀二年）

右昭仁寺碑在幽州唐太宗與薛舉戰處也唐自起義與群雄戰處後皆建佛寺云爲陣亡士薦福湯武之敗桀紂殺人固亦多矣而商周享國各（集本作害）數百年其荷天之祐者以其心存大公爲民除害也唐之建寺外雖託爲戰亡之士其實自贖殺人之咎尔其撥亂開基有足壯者及區區於此不亦陋哉碑文朱

子奢撰而不著書人名氏字畫甚工此余所錄也治平甲辰秋分後一日書（右眞蹟）

唐呂州普濟寺碑（貞觀二年許敬宗撰）

右呂州普濟寺碑呂州者霍邑也唐高祖義兵起太原始破宋老生於此義寧元年乃以霍邑趙城汾西靈石四縣置霍山郡武德元年更曰呂州太宗十七年遂廢也（右集本）

唐衛國公李靖碑[redacted]

右李靖碑許敬宗撰唐初承陳隋文章衰弊之時作者務以浮巧爲工故多失其事實不若史傳爲詳惟

其官封頗備史云爲撫慰使而碑云安撫使其義無異而後世命官多襲古號蓋靖時未嘗有撫慰使也由是言之不可不正又靖爲刑部尚書時以本官行太子左衛率其封衛國公也授濮州刺史蓋太宗以功臣爲世襲刺史後雖不行皆史冝書集本有而不書者闕也六字其餘略之可也故聊志之治平元年三月二十二日書 右眞蹟

唐顔師古等慈寺碑 貞觀二年

右等慈寺碑顔師古撰其寺在鄭州汜水唐太宗破王世充竇建德乃於其戰處建寺云爲陣亡士薦福

唐初用兵破賊處多大抵皆造寺自古創業之君其英豪智略有非常人可及者矣至其卓然信道而知義則非積學誠明之士不能到也太宗英雄智識不世之主而牽惑習俗之弊猶崇信浮圖豈以其言浩博無窮而好盡物理爲可喜邪蓋自古文姦言以惑聽者雖聰明之主或不能免也惟其可喜乃能惑人故余於集本有其字本紀譏其牽於多愛者謂此也治平元年清明後一日書 右眞蹟

隋郎茂碑 貞觀五年

右隋郎茂碑李百藥撰其弟穎亦有碑在今鎮府北大墓林中余爲都轉運使時得之隋書列傳言茂卒於京師此碑云從幸江都而卒史氏之繆當以碑爲正 右集本

又

碑在大墓林中余爲都運使時得之殆今蓋二十年矣嘉祐八年三月二十二日上御延和放進士許將等及第明日歇泊假閑閱遂書隋書列傳言茂卒于京師此碑云從幸江都而卒史氏之繆當以碑爲正焉 右眞蹟

唐郎穎碑 貞觀五年

右唐郎穎碑李百藥撰宋才書字畫甚偉穎父名基字世業而李百藥書穎世次但云父世業又書穎兄茂碑亦然考其碑文有皇基締構之言則基字當時公私無所諱避而於書世次集本作父字而不名四字百藥書穎事皆爲唐時不諱其義也是以君子貴乎博學集本有大理卿唐之時字嘉祐八年九月二十四日書 右眞蹟

唐郎穎碑陰題名 歲月未詳

右郎穎碑陰題名柱國府僚佐三十二人常山公府國官一百七人合一百三十九人爲一卷柱國府長史司馬掾屬各一人諮議記室司倉司功司戶司兵

司錄司法司田司士參軍事各一人又有參軍事五人行參軍十人典籤三人常山國官國令大農各一人常侍侍郎國尉各二人典衛六人舍人四人城局廟長學官各一人食官廄牧各四人典府長一人典府丞二人親事七十五人穎以正觀四年卒此蓋唐制也 右集本

唐九成宮醴泉銘 貞觀六年

右九成宮醴泉銘唐祕書監魏徵撰歐陽率更書九成宮即隋仁壽宮也太宗避暑於宮中而乏水以杖琢地得水而甘因名醴泉焉 右集本

唐歐陽率更臨帖

右率更臨帖吾家率更蘭臺世有清德其筆法精妙迴其餘事豈止士人模楷雖海外夷狄皆知爲貴而後裔所宜勉旃庶幾不殞其美也 右真蹟

唐岑文本三龕記 貞觀十五年

右三龕記唐兼中書侍郎岑文本撰起居郎褚遂良書字畫尤奇偉在河南龍門山山夾伊水東西可愛俗謂其東曰香山其西曰龍門龍門山壁間鑿石爲佛像大小數百多後魏及唐時所造惟此三龕像最大乃魏王泰爲長孫皇后造也 右集本

唐孟法師碑 貞觀十六年

右孟法師碑唐岑文本撰褚遂良書法師名靜素江夏安陸人也少而好道誓志不嫁隋文帝居之京師至德宮至唐太宗十二年卒年九十七 右集本

唐皇甫忠碑 貞觀十四年

右皇甫忠碑著作佐郎李儼撰忠爲秦州龍門令歲滿縣民前左勳衛裴公隱等一千三百人申省請留八座報云公等請來逸晚縣令今已替訖好人堪用縣國共須豈一縣士庶獨懷悵（怏作）惜所請不允忠以唐太宗時爲令當時臺省文字如此可愛秦州者

義寧元年以河中之汾陰龍門置治汾陰武德二年徙治龍門太宗十七年州廢今碑後列縣人姓名有録事鄉長鄉老里正縣博士助教佐史等今之縣吏惟録事里正其名在爾 右集本

唐辨法師碑

右辨法師碑李儼撰薛純陀書純陀唐太宗時人（集本書字也）其書有筆法其遒勁精悍不減吾家蘭臺意其當時必爲知名士而今世人無知者然其所書亦不傳於後世余家集録可謂博矣所得純陀書祇此而已如其所書必不止此而已也蓋其不幸埋沉泯滅

非余偶録得之則遂不見于世矣廼知古有負絶學高世之名而不幸不傳於後者可勝數哉可勝歎哉治平元年閏五月晦日書 右真蹟

唐孔穎達碑 貞觀二十二年

右孔穎達碑于志寧撰其文磨滅然尚可讀今以其可見者質於唐書列傳傳所闕者不載穎達卒時年壽其與魏鄭公奉勑共修隋書亦不著又其字不同傳云字仲達碑云字沖遠碑字多殘缺惟其名字特完可以正傳之繆不疑以沖遠爲仲達以此知文字轉易失其真者何可勝數幸而因余集録所得以正

其訛舛者亦不爲少也乃知余家所藏非徒翫好而已其益豈不博哉 集本無此六字 治平元年端午日書 右真蹟

唐薛稷書 貞觀永徽之間

薛稷書刻石者余家集録頗多與墨蹟互有不同唐世頗抑諸家刻石者字體時時不類謂由模刻人有工拙非日見楊褒家所藏薛稷書君謨以爲不類信矣凡世人於事不可一槩有知而好者有好而不知者有不好而不知者有不好而能知者衆於書畫好而不知者也畫之爲物尤難識其精麁真僞非一言可達得者各以其意披圖所賞未必是秉筆之意也

昔梅聖俞作詩獨以吾爲知音吾亦自謂舉世之人知梅詩者莫吾若也吾嘗問渠最得意處渠誦數句皆非吾賞者以此知披圖所賞未必得秉筆之人本意也 右集本

唐益州學館廟堂記 永徽元年 [illegible]

高駢之名於義不安頗疑有意得於古碑之訛缺尔存之以俟博學者 右集本

唐徐王元禮碑 咸亨二年

右徐王元禮碑崔行功撰趙仙客書元禮唐高祖子也以碑考傳年壽官閥悉同而碑云使持節徐譙泗

三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又云贈太尉使持節大都督冀相貝滄德魏博等八州諸軍事冀州刺史傳云爲徐州都督又云贈冀州大都督傳既簡略又都無法而碑之所書亦失也蓋刺史非兼州之官都督非一州之號碑云持節徐譙泗三州諸軍事而傳獨爲徐一州刺史此其失也當如前史持御秦涼州諸軍事秦涼二州刺史乃爲得尔其書贈官則如碑之書是矣蓋爲一州刺史而兼督八州軍 集本有州字 事尔都者有所兼總之名也此特小故而余區區辨之者前史失之久矣又國朝自削方鎮之權而節度使都督無

復兼州而舊名不除是節度都督自施於已此不可不正其失也治平甲辰中元日書 右真蹟

唐龍興宮碧落碑 咸亨元年

右碧落碑在絳州龍興宮宮有碧落尊像篆文刻其背故世傳為碧落碑據李璿之以為陳惟玉書李漢以為黃公譔書莫知孰是洛中紀異云碑文成而未刻有二道士來 集本無此字 請刻之閉戶三日不聞人聲人怪而破戶有二白鴿飛去而篆刻宛然此說尤怪世多不信也碑文言有唐五十三祀龍集敦牂乃高宗總章三年歲在庚午也又云哀子李訓誼譔諶為妣妃造石像按唐書韓王元嘉有子訓誼譔而無諶又有幼子訥元嘉以則天垂拱四年見殺在總章三年 集本有此二字 後十八年 集本有此字 有子訥不足怪而不應無諶蓋史官之闕也嘉祐八年十月四日書 右真蹟

唐智乘寺碑 咸亨四年

右智乘寺禪院碑 集本有此字 者唐鄭惠王所作也惠王名元懿高祖第十三子也有子十人列于碑後而第五子樂陵公闕其名按唐書宗室世系表 集本作譜 樂陵公名球不知 集本有此字 何為獨闕也今唐書年表以嗣王敬為瓊樂平公璉為樂安公新平公琰為遂三者皆史家之失當以碑為正世繫譜牒歲久傳失尤難考正而碑碣皆當時所刻理不得差故集古所錄於前人世次是正頗多也治平元年清明前一日書 右真蹟

唐吳廣碑 總章二年

右吳廣碑不著書撰人名氏而字畫精勁可喜廣字黑闥唐初與程知節秦叔寶等俱從太宗征伐後與殷建成有功至高宗時為洪州都督以卒然唐書不見其名氏惟會要列陪葬昭陵人有洪州刺史吳黑闥亦不知其名廣也其名字事蹟幸見於後世者以有斯碑也碑字精磨滅世亦罕見獨余集錄得之遂以傳者以其筆畫之工也故余嘗為蔡君謨言書雖學者之餘事而有助於金石之傳者以此也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 右真蹟

唐九門縣西浮圖碑 上元三年

右九門縣西浮圖碑唐懸詔四科舉董行思文清河傅德節書題云九門縣合鄉城人等為國建浮圖之碑浮圖在智炬寺中寺今亦廢碑上元三年建按唐有兩上元此碑云歲在丙子乃高宗上元三年也肅宗上元三年歲在壬寅爾 右集本

唐陶雲德政碑 永淳二年

右唐中州録事張義感撰雲宇大舉河南伊闕人也高宗時爲恒州刺史碑永淳三年立予爲河北轉運使至真定府見碑仆在府門外半埋地中命工掘出立于廡下字爲行書筆畫遒麗而不著書者姓名惜哉 右眞蹟

隋沉愛寺碑 大業五年 跋眞此

李伯藥 集本作宇下同 宇僅存其下磨滅而書字猶可辨疑此碑伯藥自書字畫老勁可喜秋暑鬱然覽之可以忘勸治平丙午孟饗攝事齋宮書南廳醉翁六一居士 右眞蹟

十七

集古録跋尾卷第五

[redacted]

[redacted]殘闕 一作缺

[redacted]

又 已廢 一作令廢

[redacted]

[redacted]

[redacted]

[redacted]童兒 一作兒童

[redacted]續 此下一有附字

[redacted]治平元年三月十六日書

一有此十字 致治 一作至治

十八

[redacted]發也 一無也字

[redacted]

又 爲都 此下一有縣字 延和 此下一有殿字 正焉 一無焉字

[redacted]美也 一無也字

[redacted]佐郎一無佐字縣國一作國家爲令一作去縣

治平元年五月二日書一有此九字

[redacted]有不好而不知者有不好而能知者一作有不好而知者有不好而不能知者得者之一作[redacted]

[redacted]何爲此下一有而字

[redacted]智矩一作矩

[redacted]真定府一無府字

[redacted]

[redacted]此碑在邢州隋大業五年立合改唐法寺碑誤實[redacted]末

集古録跋尾卷第六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三十九

唐八都壇實録 歲月見本文

右八都壇實録撰人名元質不見其姓又不著書人名氏其字畫亦可愛碑首題云大唐八都壇神君之實録其文云都望八山之始壇也此地名山封龍之類有八因壇立廟遂爲號焉封龍山在今鎮州其餘七山不見其名又云漢光和中有碑而今亡此碑垂拱三年立 右集本

唐魏戴墓誌銘 歲月見本文

右魏戴墓誌銘其序云祖徵謚曰文正父叔玉光禄卿戴以弘文生對策居甲授太常寺奉禮郎以疾謝職尋調懷州司兵參軍屬惟集本作維下同揚謗道不戢斯焚譴及宗姻旋加此累以垂拱三年終於嶺外春秋三十有二所謂惟揚謗道者乃徐敬業起兵於揚州詠武后不克也時敬業以前盩厔尉魏思温爲軍師集本作叶所謂譴及宗姻者疑敬業敗戴坐思温竄死嶺南耳今據新唐書宰相世繫表鄭公諸房都無思温及戴而叔玉但著一子膺爲秘書丞豈戴以官卑貶死無後而毀不見耶戴死不幸而家譜不録史官不書八字集本作諸文官不録家非事戴斯誌而誌録於余其遂泯

滅於典閣手治平元年四月廿三日書 右眞蹟

唐乙速孤神慶碑 載初元年

右乙速孤神慶碑弘文館學士苗神客撰神慶唐初仕三衛高宗時爲太子右虞候副率以卒乙速孤氏在唐無顯人惟以其姓見於當時者神慶一人而已元和姓纂但云代人隨魏南徙而已其叙神慶世次又多闕繆而此碑所載頗詳云其先王氏太原人闕有文代祖顯爲後魏驃騎大將軍賜姓乙速孤氏遂爲京兆醴泉人曾祖貴隋河州刺史和仁郡公祖安隋益州都督父晟唐驃騎將軍乙速孤氏世無可稱而其姓出夷狄莫究其詳惟見於此碑者可以補姓纂之略以備考求故特錄之 右集本

唐薛仁貴碑 天寶二年

右薛仁貴碑苗神客撰云公諱禮字仁貴河東汾陰人也唐書列傳云仁貴絳州龍門人又不云名禮余家集錄薛氏碑尤多據仁貴子楚玉碑亦云父仁貴爾仁貴爲唐名將當時甚顯著往往見於他書未嘗有云薛禮者仁貴本田家子奮身行陣其僅知姓名爾其曰名禮字仁貴者疑後世文士或其子孫爲增之也列傳又載仁貴降九姓事云軍中爲之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戰士長歌入漢關仁貴卒於永淳中碑以天寶中建不載漢關之歌不應遺略疑時未有此歌 王子集本作當時無此歌 亦爲後人所增爾治平元年端午日書 右眞蹟

唐尹氏闕文 歲月見本文

右尹氏闕文在衮州題云唐孝子尹仁恕闕萬歲通天二年旌表萬歲通天則天之年號也可謂昏亂之世矣然尹氏猶見旌表孔子以謂忠信可行於蠻貊信矣孝悌見尊於昏亂也

唐尹孝子旌表文 歲月闕

唐之致治之意深矣嗚呼不得而見矣此碑尤可惜也 右集本

唐孝子張常洧旌表碣 貞觀五年 按應在此

右唐孝子張常洧旌表碣文字磨滅僅可見其髣髴蓋孝悌之爲名人之所甚慕而旌表非爲一世勸也故特錄之者惜其將遂不見於後世也其文辭筆畫亦自可佳然不專取乎此也 右集本

唐渭南令李君碑 聖曆元年

右鴻州渭南縣令李君清德碑馬吉甫撰按唐書則天天授二年析雍州之渭南慶山置鴻門縣遂以慶

山鴻門渭南高陵櫟陽置鴻州大足二年廢治平二年正月十四日書 右真蹟

同前

右渭南令李君碑其首題云大周鴻州渭南縣按新唐書則天天授二年析雍州之渭南慶山置鴻門縣遂以渭南慶山鴻門高陵以置鴻州大足二年州廢矣 右集本

唐流杯亭侍宴詩 歲月見本文

右流杯亭侍宴詩者唐武后久視元年幸臨汝湯留宴羣臣應制詩也李嶠序殷仲容書開元十年汝水壞亭碑遂沉廢至正元中刺史陸長源以爲嶠之文仲容之書絕代之寶也乃復立碑造亭又自爲記刻其碑陰武氏亂唐毒流天下其遺蹟宜爲唐人所棄而長源當時號稱賢者乃獨區區於此何哉然余今又錄之蓋亦以仲容之書可惜是以君子患乎多愛 右真蹟

同前

右流杯亭侍宴詩者唐武后久視元年幸汝州溫湯群臣應制詩也李嶠序殷仲容書開元中汝水壞其碑亭碑亦沉沒貞元中陸長源爲刺史以爲嶠序仲容書絕代之寶也乃爲之造亭立碑自記其事於碑陰武氏亂唐毒流天下其遺跡宜爲唐人所棄而長源當時賢者區區於此何哉然余今又錄之者特以仲容書爾是以君子患乎多愛 右集本

唐司刑寺大脚跡勑 長安二年

右司刑寺大脚跡并碑銘二閻朝隱撰附詩曰匪手攜之言示之事蓋諭昏愚者不可以理曉而決疑惑者難用空言雖示之已驗之事猶懼其不信也此自古聖賢以爲難語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者聖人非棄之也以其語之難也佛爲中國大患非止中人

以下聰明之智一有惑焉有不能解者矣方武氏之時毒被天下而刑獄慘烈不可勝言而彼佛者遂見光蹟於其間果何爲哉自古君臣事佛未有如武氏之時盛也視朝隱等碑銘可見矣然禍及生民毒流王室亦未有若斯之甚也碑銘文辭不足錄錄之者所以有集本無字警也俾覽者知無佛之世詩書雅頌之聲斯民蒙福者如彼有佛之盛其金石文章與其人之被禍者如此可以少思焉嘉祐八年重陽後一日書 右真蹟

唐韓覃幽林思 武后時

右幽林思廬山林數人韓阜撰余爲西京留守推官時因遊嵩山得此詩愛其辭翰皆不俗後十餘年始集古金石之文發篋得之不勝其喜余在洛陽凡再登嵩嶽其始往也與集本作以梅聖俞楊子聰俱其再往也與謝希深尹師魯王幾道楊子聰俱當發篋見此詩以入集時謝希深楊子聰已死其後師魯幾道聖俞相繼皆死蓋遊嵩在天聖十年是歲改元明道余時年二十六距今嘉祐八年蓋三十一年矣遊嵩六人獨余在尔感物追往不勝二字集本作可爲悵然六月旬休日書右真蹟

唐武盡禮寧照寺鍾銘景龍二年

右武盡禮筆法精勁當時宜自名家而唐人未有稱之見於文字者豈其工書如盡禮者往往皆是特今人罕及尔余每得唐人書未嘗不嘆今人之廢學也右真蹟

唐韋維善政論先天元年

右韋維善政論著作郎楊齊哲撰維先天中爲坊州刺史齊哲所撰其實德政碑也特異其名爾余嘗患文士不能有所發明以警未悟而好爲新奇以自異欲以怪而取名如元結之徒是也至於樊宗師遂不勝其弊矣如齊哲之文初無高致第易碑銘爲論贊爾右集本

唐令長新戒開元中

右令長新戒唐開元之治盛矣玄宗嘗自擇縣令一百六十三人賜以丁寧之戒其後天下爲縣者皆以新戒刻石今猶有存者余之所得者六世人皆忽不以爲貴也玄宗自除內難遂致集本作至太平世徒以爲英豪之主然不知其興治之勤用心如此可謂爲政知本末矣然鮮克有終明智所不免惜哉新戒凡六其一河內其二虞城其三不知所得之處其四汜水

其五穰其六舞陽嘉祐八年六月十日書右真蹟

唐華陽頌天寶九年

右華陽頌唐玄宗詔附玄宗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可謂盛矣而其自稱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淫以極富貴之樂蓋窮天下之力不足以贍其欲使神僊道家之事爲不無亦非其所可冀矧其實無可得哉甚矣佛老之爲世惑也佛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彼其所以貪畏之意篤則棄萬事絕人理而爲之然而終於無所得者何哉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

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惟積習之久者成其邪妄之心佛之徒有臨死而不懼者妄意乎無生之可樂而以其所樂勝其所可畏也老之徒有死者則相與諱之曰彼超去矣彼解化矣厚自誣而託之不可詰或曰彼術未至故死爾前者苟以遂其非後者從而惑之以爲誠然也佛老二者同出於貪而所習則異然由必棄萬事絶人理而爲之其貪於彼者厚則捨於此者果若玄宗者方溺於此而又慕於彼不勝其勞是真可笑也 右集本

唐有道先生葉公碑 開元五年

右有道先生葉公碑李邕撰并書余集古所錄李邕書頗多最後得此碑於蔡君謨君謨善論書爲余言邕之所書此爲最佳也 右真蹟

唐李邕萬嶽寺碑 開元二十七年

右萬嶽寺碑唐淄州刺史李邕撰胡英書英之書世所重也其文云寺後魏孝明帝之離宮初名閑居寺仁壽二年改爲萬嶽寺也 右集本

唐李邕端州石室記 開元十五年

右端州石室記唐李邕撰不著書人名氏考其筆蹟似張庭珪書疑庭珪所書也 右集本

唐獨孤府君碑 歲月闕

右獨孤府君碑李邕撰蕭誠書誠書世多有而此尤佳碑在峴山亭下余自夷陵徙乾德令嘗登峴山讀此碑碑爲四面而一面字完今人家所傳秖有一面而余所得有二面故其一面頗有訛缺也府君諱冊字伯謀河南人也其文不完故不見其終始 右集本

同前 歲月闕

右碑在峴山亭下余自夷陵徙乾德令嘗登峴山讀此碑碑爲四面而一面字完人家多有之而余所得蓋二面也故其一面頗有訛缺也蕭誠書世數數有

之而此尤佳也 右真蹟

唐裴大智碑 開元二十九年

右裴大智碑李邕撰蕭誠書誠以書知名當時今碑刻傳於世者頗少余集錄所得纔數本爾以余之博采而得者止此故知其不多也然字畫筆法多不同疑模刻之有工拙惟此碑及獨孤冊碑字體同而最佳冊碑在襄陽而不完可惜也二碑皆李邕撰而誠書 集本篇字 有治平元年清明後一日書 右真蹟

唐張嘉正碑 開元二十六年

右張嘉正碑李邕撰蔡有鄰立書 集本撰字 有李絳論事

集言吐突承璀欲於安國寺為憲宗立紀聖德碑乃先立碑建樓請學士撰文絳疏論以為不可憲宗遽命以牛百頭拽碑倒蓋未撰文而先立碑建樓此碑有鄭又（集本作文三字）云立書亦應先立石爾今人立碑須鐫刻成文然後建立蓋今昔所為不同各從其便爾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書（右真蹟）

唐郭知運碑銘（開元十年）

右郭知運碑銘蘇頲撰其書知運子四人皆有次第曰英傑英奇英協英彥而張說亦為（集本誌下有）知運撰碑其書知運子與頲（集本有碑二字）正同而唐書知運傳

書其子二人而無英奇英協英彥但云二子英傑英又而已（十八字集本作英傑英又而無英奇英協英彥而蘇張二碑又無英又）英奇等三子在唐不顯史家（集本作官）闕略尚或有之英又嘗為西川節度（集本有使字）其事甚著史官不應失（集本作遺）其世家而（集本有蘇張二字）二公作銘在郭知運卒後不遠亦不應闕其子孫莫可究其孰失也姑志（集本作誌）之以俟知者嘉祐八年十月十八日書（右真蹟）

唐御史臺精舍記（開元十一年）

右御史臺精舍記崔湜撰梁昇卿書讀其文則湜於佛可為[illegible]篤信者矣唐書列傳云桓彥範等當國畏武

三思使湜陰伺其姦而三思寵日盛湜反以彥範等計告之遂勸三思速殺彥範等以絕人望因薦其外兄周利正以害彥範等又云湜貶襄州刺史以譙王事當死賴劉幽求張說救護得免後為宰相陷幽求嶺表諷周利正殺之不果又與太平公主逐張說其餘傾邪險惡不可勝紀世言佛之徒能以禍福怖小人使不為惡又為虛語矣以斯記之言驗湜所為可知也故錄之于此其碑首題名多知名士小字頗佳可愛也治平元年三月九日書（右真蹟）

唐西嶽大洞張尊師碑（開元十四年）

右西嶽大洞張尊師碑王延齡撰李慈書尊師名敬忠其事迹余無所取所錄者以慈書爾慈之書體蕭慶楷而遒麗可喜然不知為何人以其書當時未必不見稱於世蓋唐人善書者多遂不得獨擅既又無他可稱遂至泯然於後世以余集錄之博慈所書碑秖得此爾尤為可惜也治平元年七月廿日書（右真蹟）

唐景陽井銘（開元二十一年）

右景陽樓下井銘不著撰人名氏述隋滅陳叔寶與張麗華等投井事其後有銘以為（集本作著）戒又有唐江寧縣丞王震井記云井在興嚴寺其石檻銘有序稱

余者晉王廣也其文字皆磨滅僅可識其十一二叔寶事前集本無此字史書之甚詳不必見於此然録之以見煬帝躬自滅陳目見叔寶事又嘗自銘以為戒如此及身為淫亂則又過之豈所謂下愚之不移者哉今其銘文隱隱尚可讀處有云前車已傾負乘將没者又可歎也嘉祐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書右真蹟

唐華嶽題名 歲月見本文

右華嶽題名自唐開元二十三年訖後唐清泰二年實二百一年題名者五百集本有十字一人再題者又三十一人集本有録為十卷四字往往當時知名士也或兄弟同

遊或子姪並侍或寮屬將佐之咸在或山人處士之相携或奉使奔命有行役之勞或窮高望遠極登臨之適其富貴貧賤歡樂憂悲非惟人事百端而亦世變多故開元二十三年集本有歲在二字丙午集本作子是歲天子集本有躬字耕籍田肆大赦羣臣方頌太平請封禪蓋有唐極盛之時也清泰二年集本有歲在二字乙未廢帝篡立之明年也是歲石敬瑭以太原反召契丹入自鴈門廢帝自焚于洛陽而晉高祖入立蓋二字集本作自太原五代極亂之時也始終二百年間或治或亂或盛或衰而往者來者先者後者雖窮達壽夭參差不齊而斯

五百人者卒歸於共盡也其姓名歲月風霜剥裂亦或在或亡其存者獨五集本作有千仞之山石爾故特録其題刻每撫卷慨然何異臨長川而歎逝者也治平元年清明後一日書右真蹟

唐石臺道德經 歲月見本文

右老子道德經唐玄宗注開元二十三年道門威儀司馬秀等請於兩京及天下應修官齋等州皆立石臺刊勒其經文御書其注皆諸王所書此本在懷州 右集本

唐羣臣請立道德經臺奏答 歲月見本文

右羣臣請立道德經臺奏答并書注諸王列名附唐玄宗諸子三十人其一是為肅宗其七不及得封而早夭唐書列傳所載二十二人以注經列名于此者十八人按集本有明皇既自追尊經七字道士尹愔奏請懷州依京様摹勒石臺乃開元二十五年也皇太子瑛以二十五年廢二十六年始立忠王璵為皇太子二十七年始更名紹則當書注時不得有皇太子紹也信王瑝義王玭豐王珙陳王珪涼王璿汴王璥皆以二十一年封當書注時皆年尚幼集本有缺字未能書而集本作又今經注字皆一體疑非諸王所書而後人追寫其名爾

舊唐書以信王理爲瑝濟王環爲瑔壽王瑁爲瑁瑁名（集本有別字）見於武惠妃碑爲瑁與此同當爲瑁也（集本也字有不數而三字）此碑列名既可疑則環瑝二名未知孰是也嘉祐八年癸卯九月十日書 右真蹟

唐陝州盧奐廳事讃 開元二十四年

右盧奐廳事讃唐玄宗撰并書奐爲陝州刺史玄宗行幸過陝州書其廳壁而刻之 右集本

唐鶺鴒頌 歲月闕

當皇祐至和之間余在廣陵有勑使黄元吉者以唐明皇自書鶺鴒頌本示余把玩久之後二十年獲此石本於國子博士楊褒又三年來守青州始知刻石在故相沂公宅熙寧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書 右集本

唐玄宗謁玄元廟詩 歲月闕

右謁玄元廟詩唐玄宗撰并書余甞見世有玄宗所書鶺鴒頌與此字法正同碑在北邙山上洛陽人謂之老君廟也 右集本

唐裴光庭碑 歲月見本文

右裴光庭碑張九齡撰玄宗御書按唐書列傳云光庭素與蕭嵩不平及卒博士孫琬希嵩意以其用循資格非獎勸之誼謚曰克平帝聞特賜謚曰忠憲今碑及題額皆爲忠獻傳云撰振（集本作據）山往則而碑云往記光庭以開元二十一年薨二十四年建此碑玄宗自書不應誤皆當以碑爲是（集本有也字）治平元年三月二十日書 右真蹟

唐萬回神迹記碑 開元二十五年

右萬回（集本有神迹記三字）碑徐彦伯撰其事固已（集本作可）怪矣玄宗英偉之主彦伯當時名臣也而君臣相與尊寵稱述之如此欲使愚庸之人不信不惑其可得乎世傳道士罵老子云佛以神怪禍福恐動世人俾皆信嚮（集本有紋傳見七字）而爾徒（集本二字作吾老子）高談清淨遂使我曹寂寞此雖鄙語有足采也治平元年三月八日書 右真蹟

唐安公美政頌 開元二十九年

右安公美政頌房璘妻高氏書安公者名庭堅其事蹟非奇而文辭亦匪佳作惟其筆畫遒麗不類婦人所書余所（集本無此字）集録亦已博矣而婦人之筆（集本二字作筆畫）著於金石者高氏一人而已然余甞與蔡君謨論書以謂書之盛莫盛於唐書之廢莫廢（集本作甚於）於今余之所録如于頔高駢下至（集本有楷書手三字）陳游瓌等書皆有蓋（集本有之一字）唐武夫悍將暨楷書手輩字皆可愛

令文儒之盛其書屈指可數者無三四人非皆不能蓋忽不爲亦唐人書見於今而名不知於當時者如張師丘繆師愈之類蓋(集本有又字)不可勝數也非余錄之則將遂泯然於後世矣余於集古不爲無益也夫治平元年正月十三日書 右真蹟

唐石壁寺鐵彌勒像頌 開元二十九年

右太原府交城縣石壁寺鐵彌勒像頌者(集本[illegible]五字)參軍房璘妻高氏書余所集錄古文自周秦以下訖于顯德凡爲千卷唐居其十七八其名臣顯達下至山林幽隱之士所書莫不皆有而婦人之書惟此高氏一人爾然其所書刻石存于今者惟此頌與安公美政頌爾二碑筆畫字體遠不相類殆非一人之書疑模刻不同亦不應相遠如此又疑好事者寓名以爲奇也識者當爲辨之治平元年端午日書 右真蹟

唐郎官石記 歲月闕

右唐右司員外郎陳九言撰張旭書旭以草書知名此字真楷可愛記云自開元二十九年已後郎官姓名列于次而此本止其序爾 右集本

唐開元聖像碑 天寶元年

右開元聖像碑陳知遏書唐開元之治盛矣至於天寶而溢焉方其盛時人主意氣之驕超然遂欲追真僊於雲表其夢寐恍忽(集本作惚)去有見焉者雖是非真僞難明於杳靄亦其注心於物精神會通(集本作通會)苟至焉無不僅也唐書著(集本作紀)玄宗事至於神仙道家頗(集本作頗)不詳悉而此碑所(集本無此字)載夢真容事最備故特錄之以見其(集本作當時)君臣吁俞相與言語者止於如(集本無此字)此俾覽者得以述其盛衰治亂 右真蹟

唐大照禪師碑 歲月見本文

右大照禪師碑唐吏部員外郎盧僎撰伊闕縣尉集賢院待制兼校理史惟則書碑天寶元年立唐世分書名家者四人而已韓擇木李潮蔡有鄰及惟則也 右集本

唐舞陽侯祠堂碑 歲月見本文

右舞陽侯祠堂碑唐王利器撰史惟則八分徐浩篆額天寶二年縣令張紫陽修葺廟文及書篆皆可愛也 右集本

唐崔潭龜詩 天寶五年

右崔潭龜詩蔡有鄰書唐世以八分名家者四人韓擇木蔡有鄰李潮史惟則也韓史二家傳於世者多矣李潮僅有存者有鄰之書亦頗難得而小字尤佳

若石經藏讃崔潭龜詩與三代彝鼎銘何異 右真蹟

唐興唐寺石經藏讃 開元中

右興唐寺石經藏讃皆其作者自書而八分者數家惟蔡有鄰耆其姓氏有鄰名重當世杜甫嘗稱之於詩其爲先威所書小字與三代器銘何異可謂名實相稱也余家集録有鄰書頗多皆不若此讃故尤寳之余初不識書因集古著録所閲既多遂稍識之然則人其可不勉彊於學也治平元年三月晦日書 右真蹟

唐蔡有鄰盧舍那珉像碑 開元十六年

右盧舍那珉像碑蔡有鄰書在定州唐世名能八分者四家韓擇木史惟則世傳頗多而李潮及 十七字集本作 韓擇木等四家爲最而 有鄰特爲難得慶暦中今昭文韓 集本作相 公在定州爲余得此本余所集録自非衆君子共成之不能若此之多也 右真蹟

唐植柏頌 天寳元年

唐世八分四家而已韓擇木史惟則之書見於世者頗多蔡有鄰甚難得而李潮僅有亦 賊作 皆後人莫及也不惟筆法難工亦近時學者罕復專精如前輩也 右集本

唐美原夫子廟碑 天寳八年

右美原夫子廟碑縣令王岳字山甫撰幷書碑不知在何縣岳天寳時人字畫奇怪初無筆法而老逸不羈時有可愛故不忍棄之蓋書流之狂士也文字之學傳自三代以來其體隨時變易轉相祖習遂以名家亦烏有 集本有文字 法邪至魏晉以後漸分真草而羲獻父子爲一時所尚後世言書者非此二人 集本有則字 皆不爲法其藝誠爲精絶然謂必爲法則初何所據所謂 集本無所謂二字 天下孰知夫正法哉岳書固自放於怪逸矣聊存之以備傳覧治平元年八月十一日書 右真蹟

唐鄭預注多心經 天寳九年

右鄭預注多心經不著書人名氏疑預自書蓋開元天寳之間書體類此者數家如擣録石韓公井記洛祠志皆一體而皆不見名氏此經字體不減三記而注尤精勁蓋他處未嘗有故録之而不忍棄㓨釋氏之書因字而見録者多矣余毎著其所以録之意覧者可以察也治平元年夏至日大熱讀此以忘暑因書 右真蹟

集古録跋尾卷第六

[redacted]文云一作曰
[redacted]居甲一作高甲
[redacted]代祖二字上一有五字治平甲辰
社日書一有此七字
[redacted]
[redacted]深矣此下一有季字
[redacted]
[redacted]臨汝此下一有溫字

[redacted]碑亭一無碑字
[redacted]脚跡一作傳跡教一作訛若斯
此下一有甘字甚也一作盡也斯民人一作
[redacted]
[redacted]治平甲辰秋社日書一有此八字
[redacted]所以貪畏一作所貪所畏之心一作性或曰
彼衛未至故死爾一無此九字於彼此下一有其字笑也此下一有已字
治平元年正月四日書一有此九字

[redacted]爲最一作最爲
[redacted]
[redacted]伯謀一作仲謀
[redacted]鈌也一無也字
[redacted]
[redacted]知者此下一有注云英又記臨碑云知運事七字也今碑與唐
書互見者五人而闕其二
[redacted]

[redacted]
[redacted]皆磨一無皆字
[redacted]開元二十三年真蹟作丙午集本
政作丙子其實歲在乙亥其無歲月不可次第者別爲一卷第十
跋後一有此十五字
[redacted]
[redacted]玭一作玼盧陵歐陽
其家藏一有此七字
[redacted]
[redacted]沂公二字上一有五字

[redacted]

[redacted]師丘（一作泉）

[redacted]嘉祐八年歲在癸卯初伏日

書（一有此十二字）

[redacted]

[redacted]

[redacted]余所集錄白（一作至字）

州集錄目

[redacted]植（一作桐）甚難（一作甚難）

[redacted]

集古錄跋尾卷第七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四十

唐開元金籙齋頌（天寶九年郭包書撰）

右開元金籙齋頌雖不著書人姓氏而字爲古文實爲包書也唐世華山碑刻爲古文者皆包所書包以古文見稱當時甚盛蓋古文世俗罕通徒見其字畫多奇而不知其筆法非工也余以集錄所見三代以來古字尤多遂識之爾（右集本）

唐龍興七祖堂頌（天寶十年）

右龍興寺七祖堂頌陳章甫撰胡霈然書霈然筆法雖未至而媚熟可喜今上黨佛寺畫壁有霈然所書多爲流俗取去匣而藏之以爲奇玩余數數於人家見之其墨蹟尤工非石刻比也（右眞蹟）

唐明禪師碑（天寶十年鄭炅之撰徐浩書）

秋暑困甚覽之醒然治平丙午孟饗致齋東閣書（右眞蹟）

唐徐浩玄隱塔銘（天寶十一年）

右玄隱塔銘徐浩撰幷書嗚呼物有幸不幸者視其所託與其所遇如何爾詩書遭秦不免煨燼而浮圖老子以託於字畫之善遂見珍藏余於集錄屢誌此言蓋慮後世以余爲惑於邪說者（八字集本作之跋余）也比見當世知名士方少壯時力排異說及老病畏死則歸

心釋老反根得之晚者往往如此也可勝歎哉 右真蹟

唐顔真卿書東方朔畫贊 天寶十三年

右東方朔畫贊晉夏侯湛撰唐顔真卿書贊在文選中今較選本二字不同而義無異也選本曰棄俗登仙而此云棄世選本曰神交造化而此云神交 右集本

唐畫贊碑陰 歲月見本文

右畫贊碑陰唐顔真卿撰并書湛贊開元八年德州刺史韓思復刻于廟天寶十三年真卿始別書之 右集本

唐顔魯公題名 歲月見本文

右靖居寺題名唐顔真卿題按唐書紀傳真卿當代宗時為檢校刑部尚書為宰相元載所惡坐論祭器不脩為誹謗貶硤州員外別駕撫州湖州刺史載誅復為刑部尚書而此題名云永泰二年真卿以罪佐吉州與史不同據真卿湖州放生池碑陰所序云貶硤州旬餘再貶吉州蓋真卿未嘗至硤遂貶吉而史氏但據初貶書于紀傳耳真卿大曆三年始移撫州當遊靖居時猶在吉也 右集本

同前

右魯公題名言 五字舊本作顔魯公華嚴靖居寺東四二林題名靖居寺在吉州據魯公書永泰二年真卿以罪貶佐吉州據舊 二字集本作按 唐書列傳云真卿代宗時為刑部尚書為宰相元載所惡貶硤州員外別駕撫州湖州刺史載誅復為刑部尚書不書其貶吉州也按真卿湖州放生池碑陰自敘云貶硤州旬餘再貶吉州蓋真卿未嘗至硤遂貶吉州 集本無此四字 而史官闕漏但書其初貶爾嘉祐八年十月廿三日書 右真蹟

唐顔真卿麻姑壇記 大曆六年

右麻姑壇記顔真卿撰并書顔公忠義之節皎如日月其為人尊嚴剛勁象其筆畫而不免惑於神僊之說釋老之為斯民患也深矣 右集本

唐顔真卿小字麻姑壇記 歲月闕

右小字麻姑壇記顔真卿撰并書或疑非魯公書魯公喜書大字余家所藏顔氏碑最多未嘗有小字者惟干禄字書注最為小字而其體法與此記不同蓋干禄之注持重舒和而不局蹙此記遒峻緊結尤為 集本無此字 精悍此所以或者疑之也余初亦頗以為惑及把翫久之筆畫巨細皆有法愈看愈佳然後知非魯公不能書也故聊誌之以釋疑者治平元年二月六日書 右真蹟

唐中興頌 大曆六年

右大唐中興頌元結撰顔真卿書字尤奇偉而文辭古雅世多模以黄絹為圖障碑在永州磨崖石而刻之模打既多石亦殘缺今世人所傳字畫完好者多是傳模補足非其真者此本得自故西京留臺御史李建中家蓋四十年前崖石真本也尤為難得爾 右集本

又

右中興頌世傳顔氏書中興頌多矣然其崖石歳久剥裂故字多訛缺近時人家所有往往為好事者嫌其剥缺以墨増補之多失其真余此本得自故西臺李建中家蓋四十年前舊本最為真爾 右真蹟

唐干禄字様 大暦九年

右干禄字様別有模本文注完全可備檢用此本刻石殘缺處多直以魯公所書真本而録之爾魯公書刻石者多而絶少小字惟此注最小而筆力精勁可法尤宜愛惜而世俗多傳模本此以殘缺不傳獨余家藏之治平丙午九月二十九日書 右集本

唐干禄字様模本 歳月見本文

右干禄字様模本顔真卿書楊漢公模真卿所書乃大暦九年刻石至開成中遽已訛缺漢公以謂一二工人用為衣食之業故摹多而速損者非也蓋公筆法為世楷模而字書辯正僞謬尤為學者所資故當時盛傳於世所以模多爾豈止工人為衣食業邪今世人所傳乃漢公模本而大暦真本以不完遂不復傳若顔公真蹟今世在者得其零落之餘藏之足以為寶豈問其完不完也故余并録二本並藏之亦欲俾覧者知模本之多失真也 右集本

又

右顔魯公干禄字書乃大暦九年刻石至開成中遽已訛缺蓋由公筆法為世楷模而字書辯正僞謬尤

為學者所資而當時盛傳於世爾漢公謂一二工人用為衣食之業者借其傳模多而早損然豈止為工人為衣食業也今世人多傳漢公模本而大暦真本以不完遂不復傳若顔公真蹟今世在者得其零落之餘藏之尤足為寶豈問其完不完也故余并録二本並藏之亦欲俾覧者知模本之多失真也治平元年正月五日錫慶院賜壽聖節宴歸書 右真蹟

唐歐陽琟碑 大暦十年

右歐陽琟碑顔真卿撰并書余自皇祐至和以來頗求歐陽氏之遺文以續家譜之闕既得顔魯公歐陽

雖碑又得鄭真義歐陽詵墓銘以與家所傳舊譜及陳書元和姓纂諸書參較又問於呂學士夏卿夏卿世稱博學精於史傳因為余考正訛舛而家譜遂為定本然獨雖碑所失者四顏公書穆公封山陽郡公呂學士云陳無山陽郡山陽今楚州是也當梁陳時自為南兖州而以連州為陽山郡然則陳書及舊譜皆云穆公封陽山公為是而顏公所失者一也舊譜皆云堅石子贊南齊長沙顏公云自景達始南遷其所失者二也歐陽生自前漢以來諸史皆云字和伯而顏公獨云字伯和二字義雖不異然當從衆又顏

氏獨異初無所據蓋其繆爾其所失者三也元和姓纂及詵銘皆云胤約之子而顏公獨以為紇子其所失者四也雖之世次不應舛亂如此蓋詵之卒葬在咸亨上元之間去率更未遠真義所誌宜得其實雖卒大曆中唐之士族遭天寶之亂失其譜繫者多顏公之失當時所傳如此不足恠也治平元年夏至日書銘闕其末數句不補 右真蹟

唐杜濟神道碑 大曆十二年

右杜濟神道碑顏真卿撰并書藝之至者如庖丁之刀輪扁之斵無不中也顏魯公之書刻於石者多矣而有精有粗雖他人皆莫可及然在其一家自有優劣余意傳模鐫刻之有工拙也而此碑字畫遒勁豈傳刻不失其真者皆若是歟碑已殘缺銓次不能成集本有其字文第錄其字法爾嘉祐八年中元假日書 右真蹟

唐杜濟墓誌銘 大曆十二年

右杜濟墓誌銘但云顏真卿撰而不云書然其筆法非魯公不能為也蓋世頗以為非顏氏書更俟識者辨之 右真蹟

唐顏真卿射堂記 大曆十二年

右射堂記顏真卿書魯公在湖州所書刻于石者余家集錄多得之惟放生池碑字畫完好如干祿字書之類今已殘闕每為之歎惜若射堂記者最後得之令僕射相公筆法精妙為余稱顏氏書射堂記最佳遂以此本遺余以余家素所藏諸書較之惟張敬因碑與斯記為尤精勁惜其皆殘闕也 右集本

唐張敬因碑 大曆十四年

右張敬因碑顏真卿撰并書碑在許州臨潁縣民田中慶曆初有知此碑者稍稍往模之民家患其踐田稼遂擊碎之余在滁陽聞而遣人往求之得其殘闕

者為七叚矣其文不可次第獨其名氏存焉曰君諱
敬因南陽人也乃祖乃父曰澄曰運其字畫尤奇甚
可惜也右集本

又

右魯公之碑世所奇重此尤可珍賞也廬陵歐陽脩
書右續添

唐顔勤禮神道碑大曆十四年

右顔勤禮神道碑顔真卿撰并書序顔温二家之盛
云思魯大雅在隋俱仕東宮愍楚孝慯同直内史省
遊秦孝將皆與秘閣校書云温大雅字彦弘弟彦
博字大臨弟大有字彦將兄弟義當一體而名大者
字彦名彦者字大不應如此蓋唐世諸賢名字可疑
者多封德彝云名倫房玄齡云名喬高士廉云名儉
顔師古云名籀而皆云以字行倫喬儉籀在唐無所
諱不知何避而行字余於中書見顔氏裔孫有獻其
家世所藏告身三卷以求官者其一思魯除儀同制
其一勤禮除詹事府主簿制其一師古加正議大夫
制思魯制云内史令臣瑀宣者蕭瑀也侍郎臣封德
彝奉含人臣彦將行不應内史令書名而侍郎含人
書字又必不稱臣而書字則德彝彦將皆當為名師

古制有尚書左僕射梁國公玄齡右僕射申國公士
廉又有吏部尚書君集者侯君集也侍郎纂者楊纂
也四人並列於後不應二人書名二人書字也則玄
齡士廉亦皆當為名矣又師古與令孫德棻同制不
應德棻書名而師古書字則師古亦當為名也然余
家集録有申文獻公塋兆記是高宗時許敬宗撰云
公諱儉字士廉敬宗與士廉同時人而為其家作記
必不繆誤則士廉又當為字也然告身書字在理豈
安今新唐書雖云房玄齡字喬顔師古字籀以高儉
塋兆記為名則喬籀果為字乎又按元和姓纂封氏
脩人隋通州刺史㒟生四子曰德潤德輿德如德彝
又云德彝更名倫亦不知果是否唐去今未遠事載
文字者未甚訛舛殘缺尚可考求而紛亂如此故余
嘗謂君子之學有所不知雖聖人猶闕其疑以待來
者蓋慎之至也右集本

唐顔氏家廟碑建中元年

右顔氏家廟碑顔真卿撰并書真卿父名惟貞仕至
薛王友真卿其第七子也述其祖禰羣從官爵甚詳
右集本

唐顔魯公書殘碑歲月闕

右顔氏殘碑以家廟碑考之是顔允南碑也家廟碑云允南歷殿中膳部司封郎中司業金鄉男此碑云肅宗入中京遷司封尋封金鄉縣男又云遷國子司業此碑云二子穎頵頲好爲五言詩授校書郎早卒家廟碑亦云頲好五言校書而此碑又云與弟允臧同時臺省則爲允南可知不疑惟書穎事家廟碑云侍郎蔣列實其判此碑云爲崔器所賞小不同爾治平元年寒食日書 右眞蹟

又

余謂顔公書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嚴尊重人初見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愛也其見寶于世者不必多然雖多而不厭也故雖其殘缺不忍棄之 右集本

唐湖州石記 歲月闕

右湖州石記文字殘缺其存者僅可識讀考其所記不可詳也惟其筆畫奇偉非顔魯公不能書也公忠義之節明若日月而堅若金石自可以光後世傳無窮不待其書然後不朽然公所至必有遺蹟故今處處有之唐人筆蹟見於今者惟公爲最多視其鉅書深刻或託於山崖其用意未嘗不爲無窮計也蓋亦有趣好所樂爾其在湖州所書爲世所傳者惟千祿字放生池碑尚多見於人家而千祿字書乃楊漢公摹本其眞本以訛缺遂不復傳獨余集錄有之惟好古之士知前人用意之深則其堙沉磨滅之餘尤爲可惜者也 右集本

唐顔魯公帖 歲月闕

右蔡明遠帖寒食帖附皆顔魯公書魯公後帖流俗多傳謂之寒食帖 集本無此十三字 其 集本有後字 印文曰忠孝之家者錢文僖公自號也希聖錢公字也又曰化鶴之系者丁崖相印也潤州觀察使者錢惟濟也 右眞蹟

唐顔魯公二十二字帖 歲月闕

斯人忠義出於天性故其字畫剛勁獨立不襲前蹟挺然奇偉有似其爲人 右眞蹟

唐顔魯公法帖 虞世南帖附 歲月闕

右顔眞卿書二帖并虞世南一帖合爲一卷顔帖爲刑部尚書時乞米於李大夫云拙於生事舉家食粥來已數月今又罄乏實用憂煎蓋其貧如此此本墨蹟在予亡友王子野家子野出於相家而清苦甚於寒士嘗模帖刻石以遺朋友故人云魯公爲尚書其貧如此吾徒安得不思守約世南書七十八字尤可愛在智永千字文後今附于此 右集本

唐元次山銘（歲月闕）

右元次山銘顏真卿撰并書唐自太宗致治之盛幾乎三代之隆而惟文章獨不能革五國（集本作陳隋二字）之弊既久而（集本有其字）後韓柳之徒出蓋習俗難變而文章變體（集本作之）又難也次山當開元天寶時獨作古文其筆力雄健意氣超拔不減韓之徒也（集本作雖少雄健十二字而意氣不俗亦）可謂特立之士哉（右真蹟）

唐呂諲表（上元二年）

右呂諲表元結撰顏戒奢八分書景祐三年余謫夷陵過荊南謁呂公祠堂見此碑立廡下碑無趺石埋地中勢若將踣惜其文翰遂得斯本而入于地處字多缺滅令世傳元子文編亦有此文以碑考之集本首尾不完中間時時小異當以石本爲是然石本亦自多亡缺可不惜哉（右集本）

又

景祐三年余謫夷陵過荊南謁呂公祠堂見此碑立廡下碑無趺石埋地中勢若將踣惜其文翰遂得斯本而入于地處字多缺滅令世傳元子文編所載首尾不完中間時時小異當以石本爲是集錄實不爲無益矣然石本亦自多亡缺可不惜哉書者顧戒奢也余得此碑三十年矣暇日因偶題之嘉祐八年五月中旬休日書（右真蹟）

十二

唐元結窪罇銘（永泰二年）

右窪罇銘元結撰瞿令問書次山喜名之士也其所有爲惟恐不異於人所以自傳於後世者亦惟恐不奇而無以動人之耳目也視其辭翰可以知矣古之君子誠耻於無聞然不如是（集本有人字）之汲汲也（右真蹟）

唐元結陽華巖銘（永泰二年）

右陽華巖銘元結撰瞿令問書元結好奇之士也其所居山水必自名之惟恐不奇而其文章用意亦然而氣力不足故少遺韻（集本無此九字）君子之欲著于不朽者有諸其內而見於外者必得於自然顏子蕭然卧於陋巷人莫見其所爲而名高萬世所謂得之自然（集本有者字）也結之汲汲於後世之名亦已勞矣嘉祐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書（右真蹟）

唐元結峿臺銘（大曆二年）

右斯人之作非好古者不知爲可愛也然來者安知無同好也邪（右真蹟）

唐張中丞傳（歲月闕）

右張中丞傳李翰撰嗚呼（集本無此二字）張巡許遠之事壯

十三

矣秉筆之士皆喜為之稱述也然以翰所記考唐書列傳及韓退之所書皆互有得失而列傳最為疎略雖云史家當記大節然其大小數百戰屢敗賊兵其智謀材力亦有過人可以示後者史家皆滅而不著甚可惜也翰之所書誠為太繁然廣記備言所以備史官之采也 右真蹟

唐李陽冰城隍神記 乾元二年

右城隍神記唐李陽冰撰并書陽冰為縉雲令遭旱禱雨約以七日不雨將焚其祠既而雨遂徙廟于西山陽冰所記云城隍神祀典無之吴越有爾然今非

止吳越天下皆有而縣則少也 右集本

唐李陽冰忘歸臺銘 乾元二年

右忘歸臺銘唐李陽冰撰并書銘及孔子廟城隍神記三碑並在縉雲其篆刻比陽冰平生所篆最細瘦世言此三石皆活歲久漸生刻處幾合故細爾然時有數字筆畫特偉勁者乃真蹟也 右集本

唐縉雲孔子廟記 上元二年

右縉雲孔子廟記李陽冰撰并書孔子廟像之制前史不載開元八年國子司業郭瓘奏云先聖孔宣父以先師顏子配其像為立侍配享宜坐弟子十哲雖得列像而不在祀享之位按祠令何休范甯等二十二賢猶蒙從祀十哲請列享在何休等上於是詔十哲皆為坐像據陽冰記云換夫子之容貌增侍立者九人蓋獨顏回配坐而閔損等九人為立像矣陽冰修廟在肅宗上元二年其不用開元之詔何也 右集本

唐裴虬怡亭銘 永泰元年

右怡亭在武昌江水中小島上武昌人謂其地為吳王散花灘亭裴鶠造李陽冰名而篆之裴虬銘李莒八分書刻于島石 四十六字集本作怡亭銘李陽冰裴虬撰李莒書銘在武昌江水中有小島亭在其上人謂其地為吳王散花灘銘刻于島石 常為江水所沒故世

亦罕傳鶠 集本以鶠為字作亭鶠公作 不知何人虬代宗時 集本有為字 道州刺史韓愈 集本作退之 為其子復墓志云虬為諫議大夫有寵代宗朝屢諫諍數命以官多辭不拜然唐史不見其事李莒華弟也治平二年正月十日孟春薦饗攝事致齋中書東閣書 右真蹟

唐李陽冰庶子泉銘 大曆六年

右庶子泉銘李陽冰撰并書慶曆五年余自河北都轉運使貶滁陽屢至陽冰刻石處未嘗不裴回其下庶子泉昔為流谿今為山僧填為平地起屋于其上問其泉則指一大井示余 集本無此二字 曰此庶子泉也可

不惜哉 右集古錄

唐李陽冰阮客舊居詩 歲月闕

右李陽冰阮客舊居詩云阮客身何在僊雲洞口横人間不到處今日此中行阮客者不見其名氏蓋縉雲之隱者也彼以遁俗為高而終以無名於後世可謂獲其志矣然聖人有所不取也陽冰欲稱其人而不顯其名字何哉豈阮客見稱於當時而陽冰不慮於後世邪夫士固有顯聞於一時而泯没於萬 集本作僕 世者矣顧其道何如 集本作如何 也陽冰篆字世傳多矣此磨滅而僅存尤可惜也治平元年四月二十有六日書 右集古錄

唐裴公紀德碣銘 歲月見本文

右裴公紀德碣銘唐越州刺史王密撰國子監丞集賢院學士李陽冰篆裴公儆為明州刺史密代之為作此文其文云皇唐御神器一百四十二年天下大康海隅小寇結亂甌越因言明州當出兵之衝民物殘弊儆撫綏有恵愛而人思之爾按唐自戊寅武德元年受命至己亥乾元二年乃一百四十二年是時肅宗新起靈武上皇自蜀初還史思明僭號于河北是歲洛陽汝鄭等州皆陷于賊不得云天下大康而海隅小寇也考于史傳又不見其事惟台州賊袁晁攻陷浙東州郡乃寶應元年當云一百四十五年又據密代儆為明州刺史至大曆十四年移湖州則儆密相繼為刺史宜在代宗時然密當時人推次唐年不應有失余友王回深父曰唐自武德至大曆八年實一百五十六年中間除則天稱周十四年則正得一百四十二年是時天下粗定文人著辭以為大康理亦可通是歲廣州哥舒晃作亂海隅小寇豈謂此歟余以謂晃之亂唐命江西路嗣恭討平之不當自明州出兵深父曰然兵家出奇明州海道去廣不遠亦或然也故并著之 右集本

又

右裴公紀德碣王密撰裴公名儆代宗時為明州刺史密代之碣文云皇唐御神器一百四十二載天下大康而海隅小寇結亂甌越按唐自武德元年至乾元二年實一百四十二年是時肅宗新起靈武上皇自蜀初還史思明僭號于河北是歲洛陽汝鄭等州皆陷于賊不得云天下大康而海隅小寇考于史傳又不見其事然密當時人推次唐年不宜有失王回曰大曆八年廣州哥舒晃作亂此所謂海隅小寇者

也自武德元年至是歲實一百五十六年中間則天稱周者十四年去之正得一百四十二年矣豈謂此與以事考驗理宜如此又不知審意為如何也姑志其語以俟知集本有之字者嘉祐八年十月三十日書右真蹟

唐玄靜先生碑大曆七年

右玄靜先生碑柳識撰張從申書李陽冰篆額唐世工書之士多故以書知名者難自非有以過人者不能也然而張從申以書得名於當時者何也從申每所書碑李陽冰多為之篆額時人必稱為二絕其為世所重如此余以集錄古文閱書既多故雖不能書而稍識字法從申所書棄者多矣而時錄其一二者以名取之也夫非衆人之所稱任獨見以自信君子於是慎之故特錄之必待知者右真蹟

唐龍興寺四絕碑首大曆八年

右四絕碑首者李陽冰篆法慎律師碑額也在揚州龍興寺唐李華文張從申書李陽冰篆額律師者淮南愚俗素信重之謂此碑為四絕碑律師非余所知華文與從申書余亦不甚好故獨錄此篆爾右集本

唐滑州新驛記大曆九年

右新驛記李陽冰篆碑在今滑州驛中其陰有銘曰斯去千載冰生唐時冰今又去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吾不知之後千年無人當盡於斯嗚呼郡人為吾寶之不知作者為誰然賈耽嘗為李騰序說文字源盛稱陽冰此記耽為滑州刺史因見斯記而稱之耳陽冰所書世固多有可愛者不獨斯記也嘉祐八年十二月廿六日書右真蹟

唐王師乾神道碑大曆十三年

右王師乾神道碑張從申書余初不甚以為佳但怪唐人多稱之第錄此碑以俟識者前歲在亳社因與秦玠郎中論書玠學書於李西臺建中而西臺之名重於當世余因問玠西臺學何人書云學張從申也問玠識從申書否云未嘗見也因以此碑示之玠大驚曰西臺未能至也以此知世以鑒書為難者誠然也從申所書碑今絕不行於世惟予集錄有之者吳季子碑陰記崔圓頌德碑并此纔三爾熙寧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書右真蹟

集古錄跋尾卷第七

[redacted]姓氏（一作占氏）治平元年七月
三十日（一有此九字）
[redacted]
碑已（一作以）
[redacted]爲余（二字上一有數字）請書（一作本）治平元年
七月二十二日中書東閤書（一有此十五字）
或問余曰何謂六一居士余曰吾家有書一萬卷
集古録一千卷碁一局琹一張常置酒一壺問者

曰此五一也奈何余曰以吾一翁老於五物之間
豈非六一乎治平丙午秋饗攜事齋于東閤書（此□）
（一有此七十五字）
[redacted]彥將皆當爲名（此下一有也字）
字爭（一作否）治平元年二月二十八日書（一有此十一字）
[redacted]棄之（也一作）
[redacted]後世（此下一有而字）不朽（此下一有也字）亦有

（一作夫）治平元年正月二十日書（一有此十字）
[redacted]嫠乏（石本作釐陽）
[redacted]見於（此下一有其字）
[redacted]最爲（一無爲字）

[redacted]
郭瓘（一作郭元瓘或作李元瓘案唐志李元瓘殆是）
嘉祐八年十月二十三日（一有此十一字）
[redacted]
裴四（一作徘徊）
[redacted]
之必（二字一作以）
[redacted]
嘉祐八年夏至日書（一有此八字）
覺寂碑首亦陽冰篆也（跋後又有此九字）
[redacted]

集古録跋尾卷第八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四十一

唐徐方回西塘記（寶應 年）

右西塘記唐徐方回撰方回去寶應中為南陽令得崔子玉所作平子銘末二十一字陷于廳之西壖按今西鄂石本末句見在方回所得乃南陽平石之末也今又亡矣惜哉（右集本）

唐禹廟碑（大曆三年陳季良書）

崔巨文傳於今者絶少皆不及此碑季展他所書亦不俸於此治平二年上元日書（右真蹟）

唐崇徽公主手痕詩（大曆四年）

右崇徽公主手痕詩李山甫撰崇徽公主者僕固懷恩女也懷恩在肅宗時先以二女嫁回紇其一嫁毗伽可汗少子後號登里可汗者是也其一不知所嫁何人唐書懷恩傳及回紇傳皆不載惟懷恩所上書自陳六罪有云二女遠嫁為國和親以此知其又嘗嫁一女爾此所謂崇徽公主者懷恩幼女也懷恩既反引羌渾奴剌為邊患永泰中病死於靈武其從子名臣以千騎降唐大曆四年始以懷恩幼女為（集本有書懷二字）公主又嫁回紇即此（集本有公主二字）也治平元年三月八日書（右真蹟）

唐僧懷素法帖 大曆十二年

右懷素唐僧字藏真特以草書擅名當時而尤見珍於今世予嘗謂法帖者乃魏晉時人施於家人朋友其逸筆餘興初非用意而自然可喜後人乃棄百事而以學書為事業至終老而此字集本無窮年疲弊精神而不以為苦者是真可笑也懷素之徒是已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 右眞蹟

唐重摹吳季子墓銘 大曆十四年

右吳季子墓銘自前世相傳以為孔子所書據張從紳[illegible]記云舊石堙滅開元中玄宗命殷仲容摸搨其書以傳然則開元之前已有本矣至大曆中蕭定又刋于石則轉相傳模失其真遠矣按孔子平生未嘗至吳以史記世家考之其歷聘諸侯南不踰楚推其歲月蹤跡未嘗過吳不得親銘季子之墓又其字特大非古簡牘所容第以其名傳之久不可遂廢故錄之以俟博識君子 右集本

又

右古篆文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自前世相傳以為孔子所書據張從紳[illegible]記云舊石堙滅開元中玄宗命殷仲容搨本遂傳於世然則開元以前已有刻石矣其後正元中鄭播又為記廬國遷建堂樹碑則今本又非仲容所模者字亦奇偉莫知何人所書按孔子未嘗至吳以史記世家考之其歷聘諸侯南不適楚推其歲月蹤跡無過吳之理不得親銘季子之墓又其字特大非簡牘所容惟博物君子必能辨之 右真蹟

唐竇叔蒙海濤誌 大曆中

右海濤誌竇叔蒙撰其書六篇一曰海濤誌二曰濤曆三曰濤日時四曰濤期五曰朔望體象六曰春秋仲月濤解余嘗在揚州得此誌甚愛之張于座右之壁實於朝夕見也已而夜為風雨所壞其後求之凡十五年而復得斯本以示京師好事者皆未嘗見也 右集本

唐鹽宗神祠記 大曆中

右鹽宗神祠記錢義方撰近時有尚書郎張席自言家寓解州為余言安邑解縣兩池鹽事云夏月鹽南風來池面紫色須臾凝結如雪土人謂之浸生鹽而兩池歲役畦夫數百種鹽公私耗弊而州縣吏緣以為姦利棄浸生鹽不取誣其苦不可食席博學能言漢唐事尤詳為余復言前世鹽皆自生開元中姜師

度為河中尹而塩池涸始置塩已故唐格自開元後邊有哇夫營種之課席因上書論塩漫生之利官遂罷哇夫而公私皆以為然而議者或害其事乃云漫生塩味苦不可食或云曾結復銷不可憑聽者方惑其事余因讀義方所記乃云若陰陽調和鬼神幽遺不勞人而擅其利與夫鑿泉煮海不相為謀由是知唐世塩作營種為決可信義方大曆時為椎塩使余家集録古文不獨為傳記正訛繆亦可為朝廷決疑議也 右集本

唐鴈門王田氏神道碑 代宗時

右唐魏博節度使鴈門郡王田承嗣碑營田副使裴抗撰子緒碑節度判官丘絳撰按唐書列傳承嗣十一子維朝華綸綰緒繪純紳縉而緒次當第七此二碑皆以緒為第六子而無綰自緒而下有綸純紛縉與史不同二碑當時故吏所作必不誤蓋史之繆也其文與字皆不嘉故余特録其世次而已 右真蹟

唐李憕碑 大曆四年

右李憕碑李紓撰新唐書列傳云憕十餘子江源沨瀛等同被害惟源彭免據李紓載憕子見於碑者實十二人曰右補闕彭汝州刺史深華陰丞沨左驍衛兵曹瀛硤石丞沈洪州別駕澥洛陽尉渭司農主簿汶又云公之難也彭從玄宗南狩汶公而歿深援任他郡其在洛陽者長子江第三子涵與華陰驍衛而又少子合六人皆從公殲于房刃硤石而下與衆孫之在者僅以孩提免如紓所記憕子盡於是矣未嘗有源也紓但言衆孫孩亦不云有來名子也然則源者史家何從而得之據史言源為司農主簿以碑考之源當為汶也又據碑方憕歿于賊也彭深沈澥渭汶六子獲免而史惟云源彭此當以碑為正紓當代宗時為憕作碑自去與憕有通家之好幼奉升堂之慶宜知憕事不繆也 右集本

唐甘棠館題名 歲月見本文

右甘棠館題名自唐德宗貞元以來止於會昌文字多已磨滅惟高元裕韋夏卿所書尚可讀甚矣人之好名也其功德之盛固已書竹帛刻金石以垂不朽矣至於登高遠望行旅往來慨然寓興於一時亦必勒其姓名留于山石非徒徘徊俯仰以自悲其身世亦欲來者想見其風流夏卿所記留連感愴意不淺也如高韋二子皆當時知名士也史傳載之詳矣昔杜預沉碑漢水謂萬世之後谷或為陵庶幾復出以

見于世其爲慮深矣然預之功業不待碑而自傳其
堙沒於此者好名之弊也故士或勤一生以自苦或
餓死空山之中甚者蹈水火赴刀鋸以就後世之名
爲莊生所笑者有矣故余於集古每得前世題名未
嘗不録者閔夫人之甚好名也 右集本

唐汾陽王廟碑 貞元二年

右郭子儀廟碑高參文其敘子儀功業不甚詳而載
破墨姓處木討沙陀處蜜事則唐書列傳無之蓋子
儀微時所歷(集本作立)其後遂立大勳宜乎史略不書也
然唐書有處密處月朱耶孤注等皆是西突厥薛延

陁別部名號余於五代史爲李克用求沙陀種類卒
不見其本末而參謂處密爲沙陀不知其何所據也
按陳翃子儀家傳亦云討沙陀處墨十二姓與參所
書頗同唐書轉蜜爲密當以碑爲正 右真蹟

唐郭忠武公將佐略 貞元十二年

右忠武公將佐略陳翃撰忠武公者郭子儀也翃之
所書亦爲盛矣猶言得其六七蓋其官至宰相者七
人爲節度使者二十八人尚書丞郎京尹者十人廉
察使者五人據翃所得而書者實六十人而顯名於
世者蓋五十人雖喬琳周智光李懷光僕固懷恩等

隔於禍敗然杜鴻漸黄裳李光弼光進之徒偉然名
見於當時而無稱於後世者亦不爲少豈惟得失相
當而已哉雖汾陽功業士多喜附以成名然其亦自
有以得之也其忠信之學固出其天性至於處富貴
保功名古人之所難者謀誤之際宜亦得其助也治
平甲辰秋社前一日書 右真蹟

唐濟瀆廟祭器銘 貞元十三年

右濟瀆廟祭器銘張洗撰碑云置齋郎六人唐自高
宗以後官不勝其濫矣洗之所記乃開元時事州縣
祠廟置齋郎六人可知其濫官之弊然史家不能詳

載惟於碑刻偶見其一二爾治平甲辰秋分後一日
中書東閤雨中書 右真蹟

唐神女廟詩 貞元十四年

右神女廟詩李吉甫丘玄素李貽孫敬騫等作余貶
夷陵令時嘗泛舟黄牛峽至其祠下又飲蝦蟇碚水
覽其江山巉絶窮僻獨恨不得見巫山之奇秀每讀
數子之詩愛其辭翰遂録之(一有遂爲佳玩字) 右集本

唐馬寔墓誌銘 貞元十四年

右馬寔墓誌銘唐歐陽詹撰并書其文辭不工而字
法不俗故録之寔之事迹亦無足紀也 右集本

又

唐之文爲韓退之所稱述傳于世然其不幸早死故其傳者不多刻石之文秖有此與福州佛記耳尤可惜也 右真蹟

唐石洪鍾山林下集序 貞元二十年

右鍾山林下集序者石洪爲浮圖紘悟作也石洪爲處士而名重當（集本作一）時者以常爲韓退之稱道也唐世號處士者爲不少矣洪終始無他可稱於人者而至今其名獨在人耳目由韓文盛行於世也而洪之所爲與韓道不同而勢不相容也然韓常歎籍湜輩叛已而不絶之也豈諸子駮雜不能入於聖賢之域而韓子（集本無字）有區區誨誘思援而出於所溺歟此孔孟之用心也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是日上以霖雨不止分命羣臣祈禱余祈于太社既歸而雨遂止某謹記 右真蹟

唐房太尉遺愛碑陰記 [redacted]

石洪文字罕見於後世故特錄之 右見碑本拾遺

唐賀蘭夫人墓誌 貞元七年

右賀蘭夫人墓誌唐陸贄撰或云贄書也題曰祕書監陸公夫人墓誌銘而贄自稱姪曹孫此石在常州

（一有陸羽某至五字）名 右集本

唐陸文學傳 咸通十五年

右陸文學傳鴻漸自撰茶之見前史蓋自魏晉以來有之而後世言茶者必本陸鴻漸蓋爲茶著書自其始也至今俚俗賣茶肆中常置一甆偶人於竈側云此號陸鴻漸鴻漸以茶自名於世久矣考其傳著書頗多曰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譜十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吳興歷官記三卷湖州刺史記一卷茶經三卷占夢三卷其多如此豈止茶經而已哉然其他書皆不傳 右集本

唐辨正禪師塔院記 貞元中

右辨正禪師塔院記徐峴書誠能行筆而少意思也往時石曼卿屢稱峴書曼卿多得顏柳筆其書與峴不類而遠過之不知何故喜峴書也余當曼卿在時猶未見峴書但聞其所稱曼卿歿已久始得此書遂錄之爾 右真蹟

唐韓愈盤谷詩序 貞元中

右送李愿歸盤谷序韓愈撰盤谷在孟州濟源縣貞元中縣令刻石于其側令姓崔其名浹今已磨滅其後書云昌黎韓愈知名士也當時退之官尚未顯其

遺未為當世所宗師故但云知名士也然當時送愿者為不少而獨刻此序蓋其文章已重於時也以余家集本校之或小不同疑刻石誤集本世已大行刻石乃當時物存之以為佳翫爾其小失不足較也右眞蹟

唐韓退之題名 元和四年 [redacted]

右韓退之題名二皆在洛陽其一在嵩山天封宮石柱上刻之集本有記龍潭遇雷事六字天聖中余為西京留守推官與梅聖俞遊嵩山入天封宮裴回柱下而去遂登山頂至武后封禪處有石記戒人遊龍潭者毋妄語笑以黷神龍龍怒則有雷恐因念退之記遇雷意其有所試也其一在福先寺塔下當時所見墨蹟不知其後何人模刻于石也治平元年三月廿二日書右眞蹟

唐田弘正家廟碑 元和八年

右田弘正家廟碑昌黎先生撰余家所藏書萬卷惟昌黎集是余為進士時所有最為舊物自天聖以來古學漸盛學者多讀韓文而患集本訛舛惟余家本屢更校正時人共傳號為善本及後集錄古文得韓文之刻石者如羅池神黃陵廟碑之類以校集本有余家之字集本舛繆猶多若田弘正碑則又尤甚蓋由諸本不同往往妄加改易集本有今字以碑校集印本與刻石多同當以為正九字集本作初未必多為校讎者妄改之誤乃知文字之傳久而轉失其真者多矣則校讎之際決於取捨不可不慎也

印本云衙訓事嗣朝夕不怠往時用他本改云衙訓事嗣今碑文云衙訓事嗣與印本同知其妄改也

印本云以降命書用他本改為降以命書今碑文云以降命書與印本同知為妄改也

印本云奉我天明用他本改云奉我王明今碑文云奉我天明與印本同知為妄改也此類甚多略舉三事要知改字當慎也 治平元年三月八日書右眞蹟

唐韓愈南海神廟碑 元和十五年

右南海神廟碑韓愈撰陳諫書以余家舊藏集本校之皆同惟集本云蜿蜿蜒蜒而碑為集本作太蜿蜿虵虵小異當以碑為正今世所行昌黎集類多訛舛惟南海碑不舛者以此刻石人家多有故也其妄意集本無此字改易者頗多亦賴刻石為正也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書右眞蹟

唐韓愈羅池廟碑 長慶中

右羅池廟碑唐尚書吏部侍郎韓愈撰中書舍人史館修撰沈傳師書碑後題云長慶元年正月建按穆宗實錄長慶二年二月傳師自尚書兵部郎中翰林學士罷為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其九月愈自兵部侍郎遷吏部(集本有然則撰碑時愈未為吏部沈亦未為舍人字)碑言柳侯死後三年廟成明年愈為柳人書羅池事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卒至(集本有後三年字)愈作碑時當是長慶三年考二君官與此碑亦同但不應在元年正月蓋後人傳模者(二十三字集本作則二君官當與此碑目其書元年正月蓋傳撰者)誤刻之爾今世傳昌黎先生集載此碑文多同惟集本以步有新

船為涘荔子丹兮蕉黃蕉下加子(二十五字集本作此文與碑多同惟集本云涘有新船而碑以涘為步荔子丹兮蕉子黃碑蕉下無子今)當以碑為是而碑去春與猿吟而(集本作兮)秋鶴與飛則疑碑之誤也嘉祐八年六月二日書 右真蹟

唐韓愈黃陵廟碑 長慶元年

右黃陵廟碑韓愈撰沈傳師書昌黎(二字集本作韓)集今大行於世而患本不真余家所藏最號善本世多取以為正然時時得刻石校之猶不勝其舛繆是知刻石之文可貴也不獨為翫好而已黃陵碑以家本校之不同者二十餘事如家本言降小君為夫人而碑云

降小水之類皆當以碑為正也嘉祐八年十月十八日書 右真蹟

唐胡良公碑 長慶三年

右唐胡良公碑韓愈撰良公者名珦韓之門人張籍妻父也今以碑校余家所藏昌黎集本號為最精者文字猶多不同皆當以碑為正蓋不復紀碑云珦子逞迺巡遇述遷造而集本無巡他流俗所傳本(集本有又)有云遇或為巡者皆非(集本有也字)當以碑為正治平元年七月晦日書 右真蹟

唐韓文公與顛師書 歲月未詳

右韓文公與顛師書世所罕傳余以集錄古文其求之既勤且博(七字集本作求之博)蓋久而後獲其以易(集本無此)字繫辭為大傳謂著山林與著城郭無異等語宜為退之之言其後書吏部侍郎潮州刺史則非也蓋退之自刑部侍郎貶潮州後移袁州召為國子祭酒遷兵部侍郎久之始遷吏部而流俗相傳但知為韓吏部爾顛師遺記雖云長慶中立蓋并韓書皆國初重刻故繆為附益爾治平元年三月十三日書 右真蹟

唐高閑草書 歲月未詳

高閑草書審如此則韓子之言為實錄矣永叔豈欺陽

銷右見錦本刻點二十三卷

唐武侯碑陰記 開成二年

右武侯碑陰記崔備撰唐劍南西川節度使武元衡及其將佐題名者二十九人楊嗣復再題及其僚屬又六人并嗣復汝士詩兩首合為一卷唐諸方鎮以辟士相高故當時布衣韋帶之士或行著鄉閭或名聞場屋者莫不為方鎮所取至登朝廷位將相為時偉人者亦皆出諸侯之幕如元衡所記裴度柳公綽楊嗣復皆相繼去為本朝名將相亦可謂盛矣哉治平元年初伏休假雨中書 右真蹟

唐盧頊禱聰明山記 元和三年

右禱聰明山記盧頊撰乃盧從史禱山神之記也閱從史官屬題名見孔戡與烏重胤俱列于後而感集本作覽韓退之記戡事云戡屢諫從史不聽卒為重胤所縛掩卷歎息者久之嗚呼禍福成敗之理甚明而先事而言則罕見從事至而言則不及矣自古敗亂之國未始不如此也 右真蹟

唐侯喜復黃陂記 歲月見本文

右復黃陂記唐侯喜撰黃陂在汝州汝州有三十六陂黃陂最大溉田千頃始作于隋記云至貞元辛未刺史盧虔始復之辛未貞元七年也碑元和三年建喜之文辭嘗為韓退之所稱而世罕傳者余之所得此碑而已 右集本

又

昌黎先生甚稱侯喜其文罕傳於今余之所見止此一篇爾 右真蹟

唐柳宗元般舟和尚碑 元和三年

右般舟和尚碑柳宗元撰并書子厚所書碑世頗多有書既非工而字畫多不同疑喜子厚者竊借其名以為重子厚與退之皆以文章知名一時而後世稱

為韓柳者蓋流俗之相傳也其為道不同猶夷夏也然退之於文章每極稱子厚者豈以其名並顯於世不欲有所毀譽以避爭名之嫌而其為道不同雖不言顧後世當自知歟不然退之以力排釋老為己任於子厚不得無言也治平元年三月廿二日書 右真蹟

唐南嶽彌陀和尚碑 元和五年

右南嶽彌陀和尚碑柳宗元撰并書自唐以來言文章者惟韓柳柳豈韓之徒哉真韓門之罪人也蓋世俗不知其所學之非第以當時輩流言之爾今余又多錄其文懼益後人之惑也故書以見余意 右集本

唐元稹修桐柏宮碑 大和四年

右唐元稹撰文并書其題云修桐柏宮碑又其文以四言為韻語既牽聲韻有述事不能詳者則自為注以解之為文自注非作者之法且碑者石柱爾古者刻石為碑謂之碑銘碑文之類可也後世伐石刻文既非因柱石不宜謂之碑文然習俗相傳理猶可考今特題云修桐柏宮碑者甚無謂也此在文章誠為小瑕病前人時有忽略然而後之學者不可不知自漢以來墓碑多題云某人之碑者此乃無害蓋目此石為某人之墓柱非謂自題其文目也今稹去修桐柏宮碑則於理何稽也 右集本

唐虞城李令去思頌 元和四年

右虞城李令去思頌李白撰文王遹篆書世以書自名者多而小篆之學不（集本作十）數家自陽冰獨擅後無繼者其前惟有碧落碑而不見名氏遹開元天寶時人在陽冰前而相去不遠（集本有亦工八分四字）然當時不甚知名雖字畫不為工而一時未有及者所書篆字惟有此爾世亦罕傳余以（集本無此字）集錄求（集本無此字）之勤且博廑得此爾今世以小篆名家如邵不疑楊南仲章友直問之皆云未嘗見也治平元年二月七日書 右真蹟

唐陽公舊隱碣 元和中

右陽公舊隱碣胡證撰黎燭書李靈省篆額唐世篆法自李陽冰後寂然未有顯於當世而能自名家者靈省所書陽公碣筆畫甚可佳既不顯聞於時亦不見於他處以余家所藏之博而見於錄者惟此雖未為絕筆亦可惜哉嗚呼士有負其能而不為人所知者可勝道哉 右真蹟

唐于頔神道碑 元和中

右于頔神道碑盧景亮撰其文辭雖不甚雅而書事能不沒其實頔之為人如其所書蓋篤於信道者也碑云司馬遷儒之外五家班固儒之外八流其語雖拙蓋言其（集本作頔）學不駮雜也然則非徒毀去釋老而已自儒術之外餘皆不學爾碑又云其弟可封好釋氏頔毀非之頔于頔父也然可封之後不大顯而頔之後甚盛以此見釋氏之教信嚮者未必獲福毀詆者未必有禍也碑言頔篤於孝悌守節安貧不可動以勢利其所履如此足以興其後世矣治平元年八月十一日書 右真蹟

唐昭懿公主碑 元和中

右昭懿公主碑丞甫撰皇甫鋒書公主代宗女也號
昇平公主嫁郭氏公主之號自漢以來始有謂天子
之女禮不自主婚(集本作婚)以公主之因以爲名爾後世
號某國公主者雖實不以國公爲主而名猶不失其
義唐世始刑擇佳名以加之如昇平之類是也已失
其本義矣今此碑乃云諱昇平公主字昇平公主(集本
無此字)斯莫可曉也已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右真蹟)

唐李光進碑元和十

右李光進碑楊炎撰韓秀實書唐有兩李光進其一
光顏之兄其一光弼之兄弟也此碑乃光弼弟也唐

史書此兩人事多誤新書各爲傳以附顏弼遂得其
正(右集本)

集古錄跋尾卷第八

[redacted]巳有本(一作自有真本)未嘗過

吳(一作吳之理)過其名傳之久(傳一作其傳也久)嘉祐八年五月晦
日書(一有此九字)
[redacted]誌(一作志第內用)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書(一有此十字)
[redacted]故唐(故一無字)官遂(官一無字)爲然(然一作)
刋不獨爲傳記正訛繆亦可爲朝廷決疑議也(爲一作傳)
(記正訛繆多矣爲朝廷決有司以據依)治平元年八月十一日書(一有
此十字)
[redacted]而又(又一作人而)六人(六一作十)獲提(提一作拔)衆
孫(此下一有提字)升宜之慶(宜一作宣之愛)治平元年三月二十三

日書(一有此十一字)
[redacted]治平元年清明前一日書(一有此十字)
[redacted]治平甲辰七月十三日以服
[redacted]謀誤(謀一作謀)
[redacted]所記(記一作闕)
[redacted]嘉祐八年十一月十四日(一有此十字)
[redacted]而洪(而一無字)
[redacted]

[redacted]

[redacted]茶之（此下一有戴字）號陸鴻漸（此下一有至飲茶客稱則烹茶沃之云可祝則市十五字）鴻漸以茶（此四字上一有蓋字）考其（此下一有自字）潮州（一作湖州）其多如此（一無此四字）不傳（此下一有獨茶經著於世宜其自傳於此名也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書二十四字）

[redacted]右陸文學傳題云自傳而曰名羽字鴻漸或云名鴻漸字羽未知孰是然則豈其自傳也茶載前史自魏晉以來有之而後世言茶者必本鴻漸蓋為茶著書自羽始也至今俚俗賣茶肆中多置一瓷偶人云是陸鴻漸至飲茶客稀則以茶沃此偶人祝其利市其以茶自名久矣而此傳載羽所著書頗多去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譜十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吳興歷官記三卷湖州刺史記一卷茶經三卷占夢三卷豈止茶經而已也然他書皆不傳獨茶經著於世爾

[redacted]徐峴（此下一有州字）柳筆（此下一有法字）

[redacted]當時（一作並時）世已（一作既已）治平元年

[redacted]中元日書（一有此八字）

[redacted]記遇（一無記字）試也（一作試哉）

[redacted]尤甚（此下一有為字）知其為（一作改）

為（一作云）[redacted]碑言（一作云）蕩子（一作杖）加子（一作業）

餘事（二字一作字）本言（一作云）

[redacted]草書（一無草字）

[redacted]黃陂記附

[redacted]惟韓（一作雖韓）令余（一無余字）其文（一作）

[redacted]為碑（一作於碑）

[redacted]當世（一作時）

[redacted]義矣（一無矣字）

[redacted]兄弟（一無兄字）治平元年夏至日書（一有此八字）

集古錄跋尾卷第九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四十二

唐樊宗師絳守居園池記 長慶三年

右絳守居園池記唐樊宗師撰或云此石宗師自書嗚呼元和之際文章之盛極矣其怪奇至於如此 右集本

唐張九齡碑 長慶三年

右張九齡碑按唐書列傳所載大節多同而時時小異傳云壽六十八而碑云六十三傳自左補闕改司勳員外郎而碑云遷禮部 傳言集本作云 張說卒召爲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知院事碑云副知至後作相遷

中書令始云知院事其載張守珪請誅安祿山事 集本無此 傳云九齡判守珪狀碑云守珪所請留中不行而公以狀諫然其爲語則略同碑長慶中立而公薨在開元二十八年至長慶三年實八十四年所傳或有同異而至於年壽官爵其子孫宜不繆當以碑爲是也治平元年二月十日書 右真蹟

唐田布碑 長慶四年

右田布碑庾承宣撰布之事壯矣承宣不能發於文也蓋其力不足爾布之風烈非得左丘明司馬遷筆不能書也故士有不顧其死以成後世之名者 集本有猶字 有幸不幸 集本有焉字 各視其所遭如何爾今有道史漢時事者其人偉然甚著而市兒俚嫗猶能道之自魏晉以下不爲無人而其顯赫不及於前者無左丘明司馬遷之筆以起其文也治平甲辰秋社日書 右真蹟

唐沈傳師遊道林嶽麓寺詩 長慶中

右嶽麓寺詩沈傳師撰并書題云酬唐侍御姚員外而二人之詩不見不知爲何人也獨此詩以字畫傳于世而詩亦自佳傳師書非一體此尤放逸可愛也 右集本

唐崔能神道碑 長慶三年

右崔能神道碑李宗閔撰能弟從書碑云拜御史中丞持節觀察黔中仍賜紫衣金印按唐世無賜金印者官制古今 集本作古今官制 沿革不同而其名號尚或相襲自漢以來有銀青金紫之號當時所謂青紫者綬也金銀者乃其所佩印章亦綬所以繫印者也後世官不佩印此名虛設矣隋唐以來有隨身魚而青紫爲服色所謂金紫者乃服紫衣而佩金魚爾宗閔謂賜金印者繆也今世自以賜緋銀魚袋賜紫金魚袋結入官銜 集本有是字 而 集本作令有 階至金紫光祿大夫者

遂於結銜去賜紫金魚袋皆沉俗相承不復討集本作訂正久矣故因宗閔之失并記之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書 右眞蹟

唐李德裕茅山三像記 寶曆二年

右茅山三像記李德裕撰德裕自號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弟子上爲九廟聖主次爲七代先靈下爲一切含識敬造老君孔子尹眞人像三軀此固俚巷庸鄙人之所常爲德裕爲之有不足怪然以孔子與老君爲伍而又居其下此豈止德裕之獨可罪耶今史記載孔子問禮於老聃集本作聃下同聃戒孔子去其驕集本作驕氣多慾而孔子歎其道集本無此字猶龍之語著于集本作於耳目自漢以來學者未有以爲非者豈止德裕之罪哉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 右眞蹟

唐李德裕平泉草木記 開成五年

右平泉草木記李德裕撰余嘗讀鬼谷子書見其馳說諸侯之國必視其爲人材性賢愚剛柔緩急而因其好惡喜懼憂樂而捭闔之陽開陰塞變化無窮顧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術中者惟不見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說也以此知君子宜愼其所好蓋泊然無欲而禍福不能動其利害不能誘此鬼谷之術所不能爲者聖賢之高致也其次簡其所欲不溺於所好斯可矣若德裕者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之心不已至或疲弊精神於草木斯其所以敗也其遺戒有云壞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此又近乎愚矣 右集本

唐李文饒平泉山居詩 開成五年

讀山居詩見文饒孿孿不忘於平泉而終不得少償其志者人事固多如此也余聞釋子有云出家是大丈夫事蓋勇決者人之所難也而文饒詩亦云自是功高臨盡處禍來名滅不由人者誠哉是言也熙寧壬子正月二十九日書 右眞蹟

唐李德裕大孤山賦 會昌五年

贊皇文辭甚可愛也其所及禍或責其不能自免然古今聰明賢智之士不能免者多矣豈獨斯人也哉 右集本

唐大孤山賦 歲月未詳

右字畫頗佳而傷於柔媚世傳蟬工小篆此豈其筆耶也一作 右見綠本拾遺

唐辨石鐘山記 大和元年

右辨石鐘山記并善權寺詩遊靈巖記附見三子之

文皆有幽人之思蹟其風尚想見其人至於書畫亦皆可喜葢自唐以前賢傑之士莫不工於字書其殘篇斷槀爲世所寳傳於今者何可勝數彼其事業超然高爽不當留精於此小藝豈其習俗承流家爲常事抑學者猶有師法而後世媮薄漸趨苟簡久而遂至於廢絶歟今士大夫務以遠自高忽書爲不足學往往僅能執筆而間有以書自名者世亦不甚知爲貴也至於荒林敗塚時得埋沒之餘皆前世碌碌無名子然其筆畫有法往往今人不及茲甚可歎也石鍾山記字畫在二者間頗爲劣而亦不爲俗態皆忘憂之佳玩也 右眞蹟

唐法華寺詩 大和八年

右法華寺詩唐越州刺史李紳撰其後自序題云大和甲寅歲遊寺刻詩于壁詳自序所言似紳自書然以端州題名較之字體殊不類甲寅大和八年也 右集本

唐薛苹唱和詩 大和中

右薛苹唱和詩其間馮宿馮定李紳皆唐顯人靈澈以詩名後世皆人所想見者集本有而宿有詩名六字尤然詩皆不及苹豈唱者得於自然和者牽於強作邪 右眞蹟

唐僧靈澈詩 元和四年

右靈澈詩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世俗相傳以爲俚諺慶曆中天章閣待制許元爲江淮發運使因修江岸得斷石於池陽江水中始知爲靈澈詩也澈以詩稱於唐故其與相唱和者皆當時知名之士包侍郎者佶也徐廣州者浩也代宗時爲嶺南節度使 右集本

唐李藏用碑 大和四年

右李藏用碑王源中撰唐玄度書玄度以書自名于一時其筆法柔弱非復前人之體而流俗妄稱借之爾故存之以俟識者 右眞蹟

唐玄度十體書 歲月未詳

右唐玄度十體書前本得於蘇氏後本得於李丕緒少卿丕緒長安人名家子喜收碑文二家之本大體則同而文有得失故竝存之覽者得以自擇焉 右集本

唐鄭澣陰符經序 開成二年

右陰符經序鄭澣撰柳公權書唐世碑碣顏柳二家書最多而筆法往往不同雖其意趣或出於臨時而模勒鐫刻亦有工拙集本無此十八字公權書高重碑余特

愛模者不失其真而鋒鋩皆在至(集本作字)有陰符經序
則蔡君謨以為柳書之最精者云善藏筆鋒與余之
說正相反然君謨書擅當世其論必精故為誌之治
平元年二月六日書 右真蹟

又[redacted]

余自皇祐中得公權所書陰符經序遂求其經云石
已亡矣常意必有藏于人間者求之十餘年莫可得
治平三年有鐫工張景儒忽以此遺余家小吏遽録
之信乎余所謂物常聚於所好也 右真蹟

唐山南西道驛路記 開成四年

公權書往往以模刻失其真雖然其體骨終在也 右見鄉本拾遺

唐何進滔德政碑 開成五年

右何進滔德政碑唐翰林學士承旨兼侍書柳公權
撰并書進滔唐書有傳開成五年立其高數丈制度
甚閎偉在今河北都轉運使公廨園中 右集本

唐李聽神道碑 開成五年 柳公權書

右李聽神道碑李石撰聽父子為唐名將其勲業昭
彰故以碑考傳少所差異而史家當著其大節其微
時所歷官多不書於體宜然惟其自安州刺史遷神
武將軍史不宜畧而不書者蓋闕也 右集本

唐李石神道碑 會昌三年

右李石碑柳公權書余家集錄顏柳書尤多惟碑石
不完者則其字尤佳非字之然也譬夫金玉埋沒於
泥滓時時發見其一二則粲然在目特為可喜爾慶
曆三年李夏說望書 右真蹟

唐高重碑 會昌四年

右高重碑元裕撰柳公權書唐世碑刻顏柳二公書
尤多而字體筆畫往往不同雖其意趣或出於臨時
而亦繫於模勒之工拙然其大法則常在也此碑字
畫鋒力俱完故特為佳刻其墨蹟想宜如何也治平
元年正月廿五日書 右真蹟

唐康約言碑 大中七年

右康約言碑柳公權撰并書約言宦者為河東監軍
唐自開元以後職官益濫始有置使之名歷五代迄
今多因而不廢世徒知今之使額非古官襲唐舊號
而不知皆唐宦者之職(集本作字)者約言在大和開成間
嘗為鴻臚禮賓使又為内外客省使以此見今之使
名自樞密宣徽而下皆唐宦官職也又以見鴻臚卿
寺亦以宦者為使於其間約言又為宣徽北院副使

又見當時南北院宣徽皆有副使也治平甲辰秋杜
前一日書　右真蹟

唐復東林寺碑　大中十一年

右唐湖州觀察使崔黯撰柳公權書東林寺會昌中廢之大中初黯為江州刺史而復之黯之文辭甚遒麗可愛而世罕有之　右集本

唐王質神道碑　開成四年

右王質神道碑唐太子賓客劉禹錫撰并書質字華卿王通之後也開成中為宣歙池等州觀察使　右集本

唐會昌投龍文　會昌五年

右會昌投龍文余修唐本紀至武宗以謂奮然除去浮圖銳矣而躬受道家之籙服藥以求長年以此知其非明智之不惑者特其好惡有所不同爾及得會昌投龍文見其自稱承道繼玄昭明三光弟子南嶽炎上眞人則又益以前言為不繆矣蓋其所自稱號者與夫所謂菩薩戒弟子者亦何以異余嘗謂佛言無生老言不死二者同出於貪信矣會昌之政臨事明果有足過人者至其心有所貪則其所為與庸夫何異治平元年五月五日書　右真蹟

唐俞珣書陳果仁告身并捨宅造寺疏　大中八年

右陳果仁告身并妻斡静緣捨宅造寺疏附疏後題云明政二年按隋書煬帝本紀大業十一年十月東海賊帥李子通擁衆渡淮僭稱楚王建元明政則明政二年乃大業十二年也唐高祖實録武德二年四月隋集衛將軍陳稜以江都降即以稜為總管九月李子通敗稜陷江都國號吳建元明政則明政二年是武德三年矣二說不同如此呂夏卿為余言若以大業十二年為子通僭號之二年則江都方亂煬帝安得南幸而唐實録陳稜事可據則明政二年當為武德三年也隋書繆矣果仁終始事迹不顯略見於隋書云唐初為隋太僕丞元祐將煬帝已遇弑沈法興果仁共殺祐起兵據江東法興自稱總管大司馬録尚書事承制置百官以果仁為司徒其事止見此爾開元中僧德宣為果仁記捨宅造寺載其世家頗詳而其功閥官爵歲月多繆德宣言中毒以死而宅疏言見屠戮當以宅疏為是德宣文辭不足録獨採其世次事蹟終始著之俾覽者覈其真僞而少益於廣聞煬帝本紀高祖實録皆唐初人所撰而不同如此何哉　右集本

唐圭峯禪師碑 大中九年

右圭峯禪師碑唐相裴休撰幷書其文辭事迹無足採而其字法世所重也故録之云 右集本

唐濠州勸民栽桑勑碑 大中十年

余得劉莒修兖州文宣王廟碑見大中時中書門下牒又得此碑見大中時勑乃知平章事非署勑之官令世止見中書門下牒便呼爲勑惟告身之制僅存焉 右集本

唐閩遷新社記 歲月見本文

右閩遷新社記唐濮陽宁撰其辭云大中十年夏六

月閩西公命遷社于州坤墈 作凡築四壇壇社稷其廣倍丈有五尺其高倍尺有五寸主以石壇風師廣丈有五尺高尺有五寸壇雨師廣丈而高尺云文字古雅甚可愛嗚呼唐之禮樂盛矣其遺文有足采焉州縣社稷有主見于此記蓋大中時其禮猶在也按唐書楊發自蘇州刺史爲福建觀察使至大中十二年遷嶺南節度以歲月推之閩西公者楊發也 右集本

又

唐時州縣社稷有主獨此碑見之開元定禮至大中時猶僅存也禮樂廢壞久矣故録此記以著之 右真蹟

唐令狐楚登白樓賦 咸通二年

右登白樓賦令狐楚撰白樓在河中至楚子綯爲河中節度使乃刻於石綯父子爲唐顯人仍世宰相而楚尤以文章見稱世傳綯爲文喜以語簡爲工常飯僧僧判齋綯於佛前跪爐諦聽而僧倡言曰令狐綯設齋佛知蓋以此譏其好簡楚之此賦文無他意而至千有六百餘言何其繁也其父子之性相反如此信乎堯朱之善惡異也 右集本

唐百巖大師懷暉碑 歲月未詳

右百巖大師懷暉碑權德輿撰文鄭餘慶書歸登篆

額又有別碑令狐楚撰文鄭絪書懷暉者吾不知爲何人而彼五君者皆唐世名臣其喜爲之傳道如此欲使愚庸之人不信不惑其可得乎民之無知惟上所好惡是從是以君子之所愼者在乎所學楚之文曰大師泥洹荼毗之六年余以門下侍郎平章事攝太尉泥洹荼毗是何等語宰相坐廟堂之上而口爲斯言 集本邪字 有臯夔稷契居堯舜之朝其語言尚書載之矣異乎此也治平元年七月十三日雨中書 右真蹟

唐孔府君神道碑 咸通十二年

右孔岑父碑鄭絪撰柳知微書其碑云有子五人載

戩戩戩戩按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岑父六子戩下又有威戴據孔氏譜譜其家所藏碑文鄭絪撰絪自言與孔氏有世舊作碑文時戩等尚在然則譜與碑文皆不應有失而不同者何也余所集録與史傳不同者多其功過難以碑碣爲正者銘誌所稱有褒有諱疑其不實至於世繫子孫官封名字無情增損故每據碑以正史惟岑父碑文及其家譜二者皆爲可據故並存之以俟來者治平元年三月廿二日侍上御崇政殿決繫囚退遂家居謝客因書右真蹟

唐白敏中碑咸通三年

右白敏中碑畢誠撰其事與唐書列傳多同而傳載敏中由李德裕薦進以獲用及德裕貶抵之甚力以此爲甚惡而碑云會昌中德裕起刑獄陷五宰相竄之嶺外公承是之後一年冤者皆復其位以此爲能其爲毁譽難信蓋如此故余於碑誌惟取其世次官壽鄉里爲正至於功過善惡未嘗爲據者以此也碑又言桑道茂事云桑道蔡不知孰是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右真蹟

唐于僧翰尊勝經咸通五年

右尊勝經于僧翰書僧翰筆畫雖遒勁然失分隷之

法遠矣所以録者亦自成一家而爲流俗所貴故聊著集本作述之庶知博采之不遺爾右真蹟

唐張將軍新廟記龍紀元年

右張將軍新廟記李巨川撰唐彥謙書張曾事史傳詳矣巨川文辭匪工所録者彥謙書爾彥謙書頗知名於世故畧存其筆蹟也右集本

唐王重榮德政碑

右王重榮德政碑歸仁澤撰唐彥謙書重榮當唐之末再逐其帥遂據河中雖破黄巢平朱玫之叛有功於一時而阻兵召亂爲唐患者多矣碑文辭非工而

事實無可采所以録者俾世知求名莫如自脩善譽不能揜惡也考重榮之碑豈不欲垂美名於千載而其惡終暴於髏袜後世者毁譽善惡不可誣故也彥謙以詩知名而詩鄙俚字畫不甚工皆非余所取也治平元年清明前一日書右真蹟

唐磻集本作蟠溪廟記咸通二年

右磻溪廟記張翔撰高駢書駢爲將嘗立戰功威惠著於蠻蜀筆研固非其所事然書雖非工字亦不俗蓋其明爽豪儁終異庸人至其惑妖人吕用之諸葛殷等信其左道以冀長年乃騎木鶴而習凌虛僊去

之勢此豈愚下品皆知其可笑而獨爲之惟恐不至者何哉蓋其貪心已動（集本作熾）於內故邪說可誘於外內貪外誘則其何所（集本無所有二字）不爲哉 右眞蹟

唐梁公儒碑 天祐中

右梁公儒碑李廣撰王詵書公儒者世爲成德軍將公儒當王鎔時爲冀州刺史以卒其碑首題云唐故成德軍內中門捉客使特進檢校太保使持節冀州諸軍事冀州刺史團練守捉等使軍器作坊使其餘所領軍職甚多皆當時方鎮常事不足書惟捉客使軍器作坊五代之際號內諸司使皆朝廷官然不見其始置（集本有之字）時而今見於此豈方鎮之職朝廷因而用之耶將方鎮之盛亦僭置也公儒事迹無所取特以此錄之治平元年五月十八日書 右眞蹟

唐之末年內官之職其後方鎮遂亦僭置於此見之

唐花林宴別記 歲月未詳

右花林宴別記唐竇常撰花林寺在滁州全椒縣余在滁陽遣推官陳詵以事至縣見寺旁石澗岸土崩出石崖隱隱有字亟命模得之 右集本

唐陽武復縣記 貞元十九年

唐衛文世罕傳者余家集錄千卷唐賢之文十居七八而衛文秪獲此爾然其氣格不俗亦足佳也 右眞蹟

唐崔敬嗣碑 景龍二年

右唐崔敬嗣碑胡皓撰郭謙光書崔氏爲唐名族而敬嗣不顯皓爲昭文館學士然亦無聞（三字集本作闕）其事實文辭皆不足多采而余錄之者以謙光書也其字畫筆法不減韓蔡李史四家而名獨不著此余屢以爲歎也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 右眞蹟

唐潤州陁羅尼經幢 歲月未詳

右陁羅尼經幢今在潤州寶墨亭中唐雲陽野夫王巽之書字畫頗爲世俗所重故錄之以備廣採 右集本

唐夔州都督府記 會昌五年

余嘗謂唐世人人工書故其名堙沒者不可勝數每與君謨歎息于斯也如貝靈該繆師愈今人尚不知其姓名況其書乎余以集錄之博僅各得其一爾 右見集本拾遺

唐鄭權碑 寶曆二年

右姚向書筆力精勁雖唐人工於書者多而及此者亦少惜其不傳於世而今人莫有知者惟余以集錄之博得此而已熙寧辛亥孟夏清心堂書 右見集本拾遺

唐王英詩 此詩與李德裕唱和 歲月未詳 見集本拾遺

惠泉在今荆門軍余貶夷陵過荆門裴回泉上得二子之詩佳其詞翰遂録之遠今蓋三十年矣嘉祐八年十一月二十日書

唐人書楊公史傳記（歲月未詳）

右楊公史傳記文字訛缺原作者之意所以刻之金石者欲爲公不朽計也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然其字畫之法乃唐人所書爾今纔幾時而磨滅若此然則金石果能傳不朽邪楊公之所以不朽者（八字集本作得公者）（集也其不朽者所）果待金石之傳邪凡物有形必有終弊自古聖賢之傳也非皆託於物固能無窮也乃知爲善之堅堅於金石也（集本無也字）嘉祐八年十一月廿日書（右真蹟）

唐放生池碑（天寶十年）

右放生池碑不著書撰人名氏放生池唐世處處有之王者仁澤及於草木昆蟲使一物必遂其生而不爲私惠也惟天地生萬物所以資於人（集本有也字）然代天而治物者常爲之節使其足用而取之不過故（集本作萬）物得遂其生而不夭三代之政如斯而已易大傳曰庖犧氏之王也能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言其始教民取物資生而爲萬世之利此所以爲聖人也浮圖氏之說乃謂殺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苟如其言則庖犧氏遂爲（集本有人聞之聖人五字）地下之罪人矣治平元年八月十日書（右真蹟）

集古録跋尾卷第九

[redacted]

[redacted]徐浩結銜云廣州刺史持節充嶺南節度當云廣州刺史（張韋石本卷末有此二十二字）

[redacted]同異（異一作同）

[redacted]官不（一無官字）

[redacted]老君（一作子）

[redacted]無窮（此下有故字一）其利（一無其字）其次（一作然則）可矣（二字上一本有字）有云（一有云字一無）非吾（一作其）治平元年七月二十四日中書東廳後閣書（一有此十七字）

[illegible]

右平泉山居草木記李德裕撰余嘗讀鬼谷子書見其馳說諸侯之國常視其人賢愚材性剛柔緩急而因其好惡喜懼憂樂而捭闔之陽開陰閉變化無窮顧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術中者惟不見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說也以此知君子宜慎其所好泊然無欲而禍福不能動利害不能誘此鬼谷之術所不能為者也是聖賢之所難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卷 歐文集一百四十三 十九

[illegible]

見其此下一有為字以遠此下一有書字前世一作當世治平元年二月六日書一有此九字

[illegible]

[illegible]

其間一無此二字名後世一無後字和者二字上一有兩字

[illegible]

相唱和者四字一作進郎者一無皆字州者一無者字代宗二字上一有唐字

[illegible]

[illegible]

文有一作五有嘉祐癸卯七月二十五書一有此十一字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書一有此十字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卷 歐文集一百四十三 二十

[illegible]

[illegible]

子通為一作乃終始一無此二字沈法興此下一有興字嘉祐八年歲在癸卯八月十一日書一有此十四字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一作劭東碑

皇祐元年春余自揚移潁舟過濠梁得此碑於今樞密使張公昪唐之制敕之文今不復見蓋官失其職久矣此大中時敕也尚可見其遺制焉

[redacted]

[redacted]好簡此下一有也字治平元年八月八

日祈晴于太社晨歸遂書此下一有十七字

[redacted]

[redacted]世繫一作系

[redacted]鷹進一作薦進十日此下一有書字

[redacted]

[redacted]書頌一作書知名一作詩

[redacted]

[redacted]浚盧一作雲治平元年中秋日書

一有此八字

[redacted]

[redacted]今在一作在今

[redacted]堙沒一作埋歿于斯一作於斯

[redacted]

[redacted]惠泉詩附一作沈傳師字文鼎家泉詩附

[redacted]年月此下有日字非皆一作皆非二十

一有此八字

[redacted]能通一作浹通

集古録跋尾卷第十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四十三

瘞鶴銘 跋月未詳

右瘞鶴銘題云華陽眞逸撰刻於焦山之足常爲江水所沒好事者伺水落時摸而傳之往往祇得其數字云鶴壽不知其幾而已世以其難得尤以爲奇惟余所得六百餘字獨爲多也按潤州圖經以爲王羲之書字亦奇特然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顔魯公不知何人書也華陽眞逸是顧況道號今不敢遂以爲況者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疑前後有人同斯號者也 右集本

又

右在焦山之足常爲江水所沒好事者伺水落時摸而傳之往往祇得其數字云鶴壽不知其幾而止世以其難得尤以爲奇惟余所得獨若此之多也潤州圖經以爲王羲之書字亦奇放然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顔魯公不知何人書也或云華陽眞逸是顧況道號銘其所作也 右集本

黃庭經 永和十二年

右黃庭經一篇晉永和中刻石世傳王羲之書書雖可喜而筆法非羲之所爲黃庭經者魏晉時道士養生之書也今道藏別有三十六章者名曰内景而謂此一篇爲外景又分爲上中下三部者皆非也蓋内景者乃此一篇之義疏爾流俗又有一篇名曰中景者尤爲繁雜鄙俚之所傳也余嘗患世人不識其眞多以内景三十六章爲本經因取永和刻石一篇爲之注解余非學異說者哀世人之惑於繆妄爾 右眞蹟

又

今道藏別有三十六章曰黃庭内景而謂此一篇者爲外景又有分爲上中下三部者流俗所行又別有中景者皆非也所謂内景者乃此經之義疏爾中景一篇尤爲繁雜蓋妄人之所作也此本晉永和中刻石文字時亦脫繆然比今世俗所傳頗爲精也 右見集本

拾遺

又

右黃庭別本一作刻續得之京師書肆不知此石刻在何處其字畫頗類顔魯公書可愛而不完更俟求訪以足[redacted]治平丁未閏月三日書 右見集本拾遺

又

右黃庭經二篇皆不著書人姓名余初得後本已愛其字不俗遂録之既而又得前本於殿中丞裴造造

好古君子也自言家藏此本數世矣與其藏于家不若附見余之集錄可以傳之不朽也余因以舊本校其優劣而並存之使覽者得以自擇焉世傳王羲之嘗寫黃庭經此豈其遺法歟 右集本

遺教經

右遺教經相傳云羲之書僞也蓋唐世寫經手所書 集本有尔字 唐時佛書今在者大抵書體皆類此第其精麤不同尔近有得唐人所書經題其一云薛稷一云僧行敦書者皆與二人他所書不類而與此頗同即知寫經手所書也然其字亦可愛故錄之蓋今士大夫筆畫能勢嬖手此者鮮矣 右真蹟

小字道德經 開元二十七年

右小字八分道德經不著書人名氏亦不知其所自來或云在明州其石今亡矣問今藏書之家皆云未嘗見也其字畫精妙見者多疑爲明皇書而知非者以其 集本有以字 但題御注而不云御書也 右真蹟

唐人臨帖

右唐人所臨諸家法帖一卷其前數帖類真卿所書蓋其筆畫精勁他人未易臻此據唐書褚無量嘗請以當時所藏奇書名畫命宰相以下跋尾而玄宗不許此乃有宋璟等列名于後又頗多訛繆豈後人妄增加之也然要爲可翫何必窮較其真僞今流俗所傳鍾王遺迹多不同然時時各有所得故雖小小轉寫失真不害爲佳物由是悉取前後所得諸家法帖分入集錄蓋以資博覽云 右集本

小字法帖

右小字法帖者近時有尚書郎潘師旦者以官法帖私自模刻于家爲別本以行於世余因分以爲類散入集錄諸秩而程邈衛夫人鍾繇王廙宋儋皆以小字爲一類於此余嘗辨鍾繇賀捷表爲非真而此帖字畫筆法皆不同傳模不能不失本體以此真僞尤爲難辨也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書 右真蹟

又

近時有尚書郎潘師旦者竊取官法帖中數十帖別自刻石以遺人而傳寫字多轉失然亦時有可佳者因又擇其可錄者分爲十餘卷以入集目聊爲一時之翫尔其小字尤精故錄於此 右集本

十八家法帖

右世傳十八帖者實二十五帖蓋書者十八家爾而流俗又自 集本無此字 有羲之十八帖然皆出於官法帖

也太宗皇帝時嘗遣使者天下購募前賢真蹟集以為法帖十卷鏤板而藏之每有大臣進登二府者則賜以一本其後不賜或傳板本在御書院往時禁中火災板被焚遂不復賜或云板今在但不賜爾故人間尤以官法帖為難得此十八家者蓋官法帖之尤精者也余得自薛公期云是家藏舊本頗真今世人所有皆轉相傳模者也 右真蹟

雜法帖六

蠲於薛十三處得法帖一部闕其第一攵而始獲南朝諸帝筆法雖不同大率意思不遠眇然都不復

有豪氣但清婉若可佳耳

二

學書不必憊精疲神於筆硯多閱古人遺蹟求其用意所得宜多

三

羲獻世以書自名而筆法相去遠甚父子之間不同如此然皆有足喜也

四

吾有集古録[redacted]千卷晚又得此法帖歸老之計足矣寓心於此其樂可涯嘉祐壬寅大雩攝事致齋閣題

五

古今事異一時人語亦多不同傳模之際又多轉失時有難識處惟當以意求之爾嘉祐七年大饗明堂致齋于中書東閣偶題

六

老年病目不能讀書又艱於執筆惟此與集古録可以把玩而不欲屢閱者留為歸潁銷日之樂也蓋物維不足然後其樂無窮使其力至於勞則有時而猒介然内樂猶有待於外物則退之所謂着山林與着城郭何異宜為有道者所笑也熙寧辛亥清心堂書

右見蹟本別集二十三卷

懷州孔子廟記 後叙太和中誤寘于此

右宣尼廟記文辭事實皆不足采其書亦非佳獨其字畫多異故特録之以備博覽 右見蹟本拾遺

景福遺文

余在夷陵時得之民家見當時縣有驅使官裔直與然云米 一作來 不者莫詳其語嘉祐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右見蹟本別集二十三卷

浮槎寺八紀詩

右浮槎寺八紀詩者自云鴈門釋僧皎字廣明作 集本

此字無詩雖非工而所載事蹟皆圖經所無可以資博
覽浮槎山在今廬州慎縣其上有泉其味與無錫惠
山水相上下而鴻漸茶經及張又新等水記皆不載
嘉祐中李留後端愿守廬州以其水遺余因為之記
其事余甚愛山泉而浮槎水特佳頗恠前世遺而不
錄及得僧皎紀浮槎八事亦無之乃知物之晦顯有
時也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書 右真蹟

福州永泰縣無名篆

右在福州永泰縣觀音院後山上世俗多傳以為僊
篆太常博士黃孝立閩人也嘗為余言其山無名上
多頑石無復鐫刻之蹟如人以手指畫泥而成文文
隨圓石之形環布之如車輪循環莫知其首尾又言
孝立嘗至廣州見南蕃人以夷法事天日夕焚香拜
金書字謂為天篆者正類此然不能曉也今人亦有
以道家之言譯之者曰勤道守三一中有不死術亦
莫知其是非也 右真蹟

又

右在福州永泰縣觀音院後山上太常博士黃孝立
閩人也為余說曰山無名而甚高峻石皆頑無復鐫
刻之迹如人以手指畫泥而成文文隨圓石之形環
布之又曰孝立嘗至廣州見南蕃人以夷法事天日
夕拜金書字圖謂天篆者視其 與此篆正同然不
能考也今世人亦有以道家之言譯之者曰勤道守
三一中有不死術亦莫得而詳焉 右集本

謝仙火

右謝仙火字在今岳州華容縣殿王真宮柱上倒書
而刻之不知何人書也傳云大中祥符中王真宮為
天火所焚惟留一柱有此字好事者遂模于石慶曆
中衡山女子號何僊姑者絶粒輕身人皆以為僊也
有以此字問之者輒曰謝僊者雷部中鬼也夫婦皆
長三尺其色如玉掌行火於世間後有聞其說者於
道藏中檢之云實有謝僊名字主行火而餘說則無
之由是益以僊姑為真僊矣近見衡州奏云僊姑死
矣都無神異容有自衡來者云僊姑晚年羸瘦面皮
皺黑第一衰媪也嚮時蘇州有一丐者卧道中相傳
云是得僊者也自天聖中余已聞之後二十餘年尚
在其人姓沈舉世皆傳為沈卧僊云卧而飲食不漏
州縣吏屢使人監守或潛伺察之皆實卧而不起亦
不漏遂相傳以為神既而亦以病死雖素信惑其事
者為之稱說者亦不云死時有異也斯二人者皆今

世人以為僊者如此故并載之 右集本

張龍公碑 乾寧元年

右張龍公碑趙耕撰云君諱路斯穎上百社人也隋初明經登第景龍中為宣城令夫人關州石氏生九子公罷令歸每夕出自戌至丑歸常體冷且濕石氏異而詢之公曰吾龍也蓼人鄭祥遠亦龍也騎白牛據吾池自謂鄭公池吾屢與戰未勝明日取決可令吾子挾弓矢射之繫鬣以青綃者鄭也絳綃者吾也子遂射中青綃鄭怒東北去投合肥西山死今龍穴山是也由是公與九子俱復為龍亦可謂怪矣余嘗

以事至百社村過其祠下見其林樹陰蔚池水窈然誠異物之所託歲時禱雨屢獲其應汝陰人尤以為神也 右集本

又

龍公之事怪哉余嘗以事至百社村過其祠下見其林樹陰蔚池水窈然誠異物之所託歲時禱雨屢獲其應汝陰人尤以為神也 右真蹟

周伯著碑

右周伯著碑著在今宿州出於近歲蓋官部舂夫開汴渠於泥沙中掘得之其文字古怪而磨滅無首尾了不可讀伯著不知為何人其僅可見者云渤海君玄孫季景長子也其事蹟不可考文辭莫曉而字畫不工徒以其古怪而錄之此誠好古之弊也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書 右真蹟

衛秀書梁思楚碑 上元元年

秀筆工之善模者也其自謂集書信矣無足多取也書譬君子皆學乎聖人而其所施為未必同也 右集本

裴夫人誌 天寶四年

右裴夫人誌辭翰瀟洒固多清思惜乎不見其名氏石在長安之萬年縣槐文亦佳在亳州法相寺二者皆後得故續附于此熙寧二年六月二十有八日書州山齋書 右見蹟本拾遺

五代時人署字

右五代時帝王將相等署字合一卷前人遺蹟往往因人家告身莊宅券契故後世傳之猶在此署字乃北京人家好事者類而模傳之爾 右集本

楊凝式題名 李西臺詩附

右楊凝式題名并李西臺詩附自唐亡道喪四海困於兵戈及聖宋興天下復歸于治蓋百有五十餘年而五代之際有楊少師建隆以集本作已後稱李西臺二

人者筆法不同而書名皆為一時之絕故並錄于此（右真蹟）

徐鉉雙溪院記

右雙溪院記徐鉉書鉉與其弟鍇皆能八分小篆而筆法頗少力其在江南皆以文翰知名號二徐為學者所宗蓋五代干戈之亂儒學道喪而二君能自奮然為當時名臣而中國既苦於兵四方僭偽割裂皆褊迫擾攘不暇獨江南粗有文物而二君者優遊其間及宋興違命侯來朝二徐得為王臣中朝人士皆傾慕其風采蓋亦有以過人者故特錄其書留若小

篆則與鉉同時有王文秉者其筆甚精勁然其人無足稱（集本作二字闕）也治平元年上元日書（右真蹟）

王文秉小篆千字文（紫陽石磬銘附）

右小篆千字文者江南人王文秉書其後題云大唐庚申歲者建隆元年也僞唐李煜自周師取淮南畫江為界以稱臣遂削去年號奉周正朔然世宗特許其稱帝故文秉猶稱唐而不書年號直云庚申歲也文秉在江南篆書遠過徐鉉而鉉以文學名重當時文秉人罕知者學者皆云鉉筆雖未工而有字學一點一畫皆有法也文秉所書獨余集錄屢得之此本得於太學楊南仲紫陽石磬銘者張獻撰亦文秉書也（右集本）

王文秉紫陽石磬銘

右紫陽石磬銘余獨錄於此而不附他書者文秉之書罕見於今也小篆自李陽冰後未見工者文秉江南人其字畫之精遠過徐鉉而中朝之士不知文秉但稱徐常侍者鉉以文章有重名於當時故也歲在辛酉晉天福六年李昪之昪元五年也五代干戈之際士之藝有至於斯者太平之世學者可不勉哉（右見集本拾遺）

郭忠恕小字說文字源

右小字說文字源郭忠恕書忠恕者（集本有五代漢周之際為湘陰公從事十二字）及事皇朝其事見實錄頗奇怪世人但知小篆而不知其楷法尤精然其楷字亦不見刻石者蓋惟有此耳故尤可惜也五代干戈之際學校廢是謂（集本作為）君子道消之時然猶有如忠恕者國家為國百年天下無事儒學盛矣獨於字書忽廢幾於中絕今求如忠恕小楷不可得也故余每與君謨歎息於此也石在徐州（集本無此四字）嘉祐八年十二月廿日書（右真蹟）

郭忠恕書陰符經

右陰符經郭忠恕書篆法自唐李陽冰後未有臻於斯者近時頗有學者曾未得其髣髴也實錄言忠恕死時甚怪豈亦異人乎其楷書尤精也嘉祐六年九月十五日宴後歇泊假閱覽因題 右真蹟

太清石(集本作四)闕題名

余自至亳始得悉閱太清之碑其佳者皆(集本作刻)已入余集古錄矣乃知余之集錄所得多矣惟兩石闕題名(集本無二字)未有今(集本無此字)續錄于此熙寧元年二月十九日書 右真蹟

太清東闕題名

熙寧元年二月十八日余率僚屬謁太清諸殿裴回兩闕之下周視八檜之異窺九井禹步之奇酌其水以烹茶而歸十九日書 右見綿本拾遺

賽陽山文 太和九年撰實于此

右跋尾者六人皆知名士也時余在翰林以盂饗致齋唐書局中六人者相與飲弈歡然終日而去蓋一時之盛集也明年夏鄰幾聖俞卒又九年而原甫長文卒自嘉祐已亥至今熙寧辛亥一紀之閒亡者四存者三而擇之遭酷吏以罪廢景仁亦以言事得罪獨余頑然蒙上保全貪冒寵榮不知休止然筋骸憊矣尚此勉強而交遊零落無復情悰其盛衰之際可以悲夫是時同修書者七人今亡者五宋子京王景彝呂縉叔劉仲更與聖俞也存者二余與次道爾次道去年爲知制誥亦以封還李定詞頭奪職因感夫存亡今昔之可歎者遂并書之熙寧四年三月十五日病告中書 右見綿本拾遺

集古錄跋尾卷第十

[illegible] 奇特(一作放)

[illegible]

又(元題作續跋)

又三日(一作三十日)

又姓名(集本作大)己變其字(一作其字書變)此本(一本無此二字)余因(一無全字)較其(其一字無)擇焉之(一作)庭經(一無經字)治平元年十月十三日致齋東閣書(一有此十四字)

遺教經[illegible] 可愛(二字上一有自字)

小字道[illegible]

廬山[illegible] 真卿(二字上一有顏字)乃有(一作得)然時(三字一作然時)博覽去(此下一有此本得於李丕緒少卿治平元年夏至日書十七字)

[redacted]官法帖此下有本字一

[redacted]於此于此一作

[redacted]集以以一無字進登登進一作

[redacted]

（五）時有二字上一有以字

（六）則有時而厭時五字一作有厭

[redacted]記碑一作

[redacted]米不米一作不

[redacted]紀傳楼八事楼八一作紀記事洋

[redacted]環布之三字一作旋布

（六）此篆篆字一無

[redacted]傳云云一作傳者絕粒二字上一有能字世間

人一作問而餘餘一作其而死矣二字上一有已字一客有冒衰媪此二一無

字十一縣吏吏一作官實卧二字上一有云字并載并一無字治平元年

上元日書八字一有此

[redacted]

[redacted]渤碑一作動而錄而一無字

[redacted]亦佳可一作佳亦

[redacted]

[redacted]皆能皆一無字及宋及一無字其筆其一無字

[redacted]紫陽冒書也十三字一無此治平元

年四月九日書九一有此字

[redacted]

[redacted]但知此下有其字一

[redacted]

[redacted]得罪此下有致仕二字一

翰林學士吳奎知制誥劉敞祠部郎中集賢校理

江休復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祖無擇屯田員外

郎編修唐書梅堯臣嘉祐四年四月六日於編修

院同觀范鎮景仁後至六字一本見以上題名此

集古碑千卷每卷碑在前跋在後銜幅用公名印

其外標以細紙束以縹帶題其籤曰某碑卷第幾

皆公親蹟至今猶有存者按公嘗自云四百餘篇

有跋今世所傳本是也其間如唐鄭權碑乃熙寧

辛亥歲跋又至明年正月方跋鄧艾碑李德裕山

居詩四月題前漢鴈足鐙銘後數月而公薨殆集録之絶筆也方崧卿裒聚真蹟刻板廬陵得二百四十餘篇以校集本頗有異同疑真蹟一時所書集本後或改定今於逐篇各注何本若異同不多則以眞蹟爲主而以集本所改注其下或繁簡遼絶則兩存之謂如後漢樊常侍碑真蹟作永壽四年四月而集本改作二月訪得古碑二月爲是至於以始元爲漢宣帝年號又稱後周大統十六年唐大足二年之類乃公一時筆誤不敢有所更改集古跋既刻成方得公子叔弼目録二十卷具列碑之歲月雖朝代僅差一二而紀年先後頗有倒置已具注其下

書簡卷第一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四十四

與韓忠獻王 稚圭　慶曆二年

脩頓首再拜啓仲秋漸涼伏惟觀察太尉尊候動止萬福脩至愚極陋不足以獻思慮於聰明至於脩起以問起居則當大君子憂國之時又非宜輙以一作干視聽是以書牘之禮曠絶而一作逾年然而千里之外威譽之聲日至京師如在耳目可以見作鎮方面經動羌戎撫循之間優有餘裕此脩不勝西首企望拳拳之誠私自爲慰者也伏念脩材薄力弱不堪世用徒能少一無此字以文字之樂爲事而國家久安於無爲儒學之士莫知形容幸今剪除叛羌開拓西域紀功耀德盛也爲時惟俟凱歌東來函馘獻廟執筆吮墨作爲詩頌以述大賢之功業以揚聖宋之威靈雖曰懦焉亦區區之鄙志也謹奉手啓咨問伏惟俯賜鑒察謹啓八月日太子中允集賢校理歐陽脩啓上

又 慶曆五年

脩頓首啓冬序極寒不審資政諫議尊候動止何若昨者偶趨府下過煩主禮自到郡踰月尚稽候問豈勝愧悚某孤拙多累蒙朝廷保全之恩得此郡地僻事簡飲食之物奉親頗便終日尸禄未知論報之方

用此不皇爾瞻望盛府數程之近時得通訊下執謹因請綃人行附此以道萬一新歲甫邇伏乞爲國自重下情禱詠之至

又同前

某頓首啓近因州吏詣府請綃曾拜狀急足至特辱手書爲誨伏審履此凝寒台候萬福豈勝慰抃之誠某此輒拙幸今歲淮甸大雪來春二麥有望若人不爲盜而郡素無事何幸如之惟尸祿端居未能報國此爲愧爾瞻望旌棨惟頗爲國自重以副禱頌

又慶曆六年

某再拜啓山州窮絕比之水泉昨夏秋之初偶得一泉於州城之西南豐山之谷中水味甘冷因愛其山勢回抱構小亭於泉側又理其傍爲教場時集州兵弓手閱其習射以警饑年之盜閒亦與郡官宴集于其中方惜此幽致思得佳木美草植之忽辱寵示芍藥十種豈勝欣荷山民雖陋亦喜遨遊（今春寒食見州人觀衆遊服但於城上行便爲春遊）也自此得與郡人共樂實出厚賜也愧刻愧刻

又同前

某頓首啓季冬極寒伏惟某官尊體動止萬福某幸守僻陋咫尺大府常闕餔問左右然竊尸祿奉親職事日益簡少養拙自便遂成習性但時自警而已冬深少雪氣候已春和伏惟爲國自重以副瞻頌之誠

又同前

某啓近急足還嘗略拜問歲暮晴和伏惟台候動止萬福本州張推官欲造棨戟云舊出門下此人涖官廉善謹守其職亦可自了恐不見棄乎要知本官行止謹此拜聞

又慶曆八年

某頓首仲春下旬到郡領職踈簡之性久習安閒當此孔道動須勉彊但日詢故老去思之言遵範道政謹守而已其餘廨舍城池數世之利無復增脩完小小斯不敢廢壞爾今年蝗蝻稍稍生長二麥雖豐雨損其半民間極不易猶賴盜賊不作伏恐要知覷覷之才已難開展又值罷絕回易諸事裁損日憂不濟此尤苦爾南北遼遠音信難頻輒此忉忉以煩視聽愁悚愁悚

又皇祐元年

某頓首啓自去春初到維揚嘗因祭中孚人行奉狀自後區區不覺踰歲即日春暄不審尊候動止何似

某昨以目疾爲苦因少私便求得汝陰仲春初旬已
趨官所廣陵嘗得明公鎭撫民俗去思未遠奉遵遺
矩莫敢有踰獨平山堂占勝蜀岡江南諸山一目千
里以至大明井瓊花二亭此三者拾公之遺以繼盛
美爾（大明井曰美泉亭瓊花曰無雙亭）汝陰西湖天下勝絶養痾自
便誠得其宜然尸祿苟安何以報國感愧感愧邊防
之事動繫安危伏惟經略之餘爲國自重

又　皇祐二年

某頓首啓冬寒伏惟台候萬福脩前在潁曾一拜狀
尋以移守南都苦於當道頗闕修問徒切瞻思專使
杜道手書爲賜佩服感慰何可勝言北俗蒙惠邊防
有條宜歸大用以及天下不勝禱望之至謹奉狀叙
謝

又　皇祐二年

脩啓辱示諭遺備有倫此已得之傳者久矣閱言事
蹟尤見大君子之用心動必有益于人也盛製記文
并孔子廟嶽廟等記並於杜公處竊覽已獲秘傳然
私怪明公見遺獨不見寄謂於庸鄙有所惜者何邪
見黨亂道敢不勉彊苟得附方尺之木于梁棟間寫
名諸公之後爲幸多矣所恨文字汙公好屋爾前在
潁承示碑文甚多愧荷之懇已嘗附狀今者人至又
惠宋公碑二木事蹟辭翰可令人想慕張迪碑并八
關齋記此之所有聊答厚賜某皇恐

又　同前

某啓冬候凝寒伏惟某官尊體動止萬福十二日所
遣人至伏承賜書誨諭勤勤且榮且感嗣以近製石
本俾之拭目信所謂未有不求而得之者則前之千
請誠不爲非也惶恐惶恐公之德業固已偉然於當
世矣而今又以文章筆札惠示不朽伏讀展玩之際
因思窮邊戎俗耳目乍此熠耀其喧傳驚動宜如何
哉後世之見者想公爲人魁傑雄偉又宜如何哉詆
者謂天不以全美賦人某不信也某自夏入秋苦於
親疾以故久不修問謹因人還附此爲謝伏惟幸察

又　皇祐三年

某頓首啓自夏迄今以老母卧疾嘗求醫藥加以京
東盜賊縱橫朝廷督責甚急公私多故遂闕拜狀中
間伏承陞職留任亦以無由馳賀但深悚仄而已專
人至辱書爲賜具審爲朝自重日膺多福邊陽已熟
恩信兵民已安衣食當還廟堂以副公議此非小子
之私祝真切真切當公移森亦便親而請也恐却以

親疾難於移動未嘗求徐然此感滿得徙亦其幸也某再拜

又皇祐四年

某叩頭泣血罪逆哀苦無所告訴特蒙台念遠賜誨言雖在哀迷實知感咽昨大禍蒼卒不知所歸遠來居潁苟存殘喘承賜恤問敢此勉述其諸孤苦不能具道秋序已冷伏冀順時爲國自重哀誠所望

又至和元年

某啓伏蒙寵示閬古堂碑三本豈勝榮幸公之德業當施本朝播青史而刻金石淹留遠郡閑暇之餘尚足以爲一方故事煥赫塞上竊顧小子亦得列于衆作之間既足爲榮亦可愧也感悚感悚范公人之云亡天下歎息昨其家以銘見責雖在哀苦義所難辭然極難爲文也伏恐要知

又同前

某啓近范純仁寺丞見過得覩所製奏議集序豈勝榮幸文正遺忠獲存於不朽亦勸善之道也某亦爲其子迫令作神道碑不獲辭然惟范公道大材閎非拙辭所能述富公墓刻直筆不隱所紀已詳而群賢各有撰述實難措手於其間近自服除雖勉牽課百不述一二今遠馳以干視聽惟公於文正契至深厚出入同於盡庠竊慮有紀述未詳及所差誤敢乞指諭教之此繫國家天下公議故敢以請死罪死罪

又同前

某啓昨自居喪服除使得召乃敢離潁至都見日便乞蒲同朝旨俾留遂領銓竞尋以引人事遂出同州入辭之際恩旨又留且領殘書既而遂被茲命孤拙多艱無所補報屢招論議常賴上聽寵禄難忝若何爲效恐終碌碌以爲知己之羞久不拜狀出處多滯故敢略序范公碑如所教悉已改正但候橋川檢得希文奏議實在賊界恐知之其又上

又同前

情啓昨自服除召還闕出處不定皆由蹇拙使然諒惟悉察自忝此職嘗於遞附啓爲謝其衰病鬢鬢憲白兩目昏花豈復更有榮進之望而天下責望過重恨無所爲進不能補益朝廷退不能得一作決去恐碌碌遂爲庸人以貽知己之羞爾夙夜愧懼不知何以見教頗聞誨勸之言真切真切

師魯及其兄子漸皆以今年十二月葬其昨爲他作墓誌事有不備知公爲作表甚詳使其不泯於後大

幸大幸范公表已依所教改正只是大順時撿得希文富初奏議是在賊地中伏恐要知

又 嘉祐元年

某頓首啓秋暑尚繁不審三司尚書尊體動止何似伏覩制書以天下之計資天下之才雖未足以施變稷契一作夔之業致堯舜之道以與至治以副具瞻而天災水旱之時民困國貧之際上有以寬旰食之憂下有以救飢寒之急此搢紳之君子閭巷之愚民所以聞命之日欣歡鼓舞而引首北望惟恐來朝之緩也脩言不足信於人才不足用於世事有不得已而未能引去徒與衆人同其喜慰伏計大旆即日在塗伏惟為國自重謹奉啓咨候不宣脩頓首再拜

又 嘉祐三年

某頓首啓自明公進用雖愚拙有以竭其思慮效萬一裨補之而久無一言甚可責也今竊見國子監直講梅堯臣以文行知名以梅之名而公之樂善宜不待其言固已知之久矣其人窮困于時亦不待其言而可知也中外士大夫之議皆願公薦之館閣梅得出公之門一美事也公之薦梅一美事也朝廷得此舉一美事也某不敢以一言而讓三美故言之雖公而不敢浅公賜擇焉惶恐惶恐

又 嘉祐治平間

某啓兩日不奉宴言豈勝瞻系伏承台候稍留徐和不審晚來起居何似氣脈小小留滞微行必遂清康旦夕拜見且此拜聞

又 同前

某頓有啓數日不奉餘論竊承台候微傷風冷喜已康和秋暑尚有殘歊更冀特加精攝無由咨候賔次謹勒此馳啓上問過旬休必獲瞻奉茲不盡區區

又 治平□年

某啓不奉顏色忽已經旬霜寒伏惟台候動履清福竊承表啓累上聖意決不少疑量斯勢也似非辯說可入莫且富勉屈高誼兼副中外人情否某衰病最宜先去者尚此遲疑矧公繫國體重豈可輕議昔人數好事難必成皆此類也旦夕瞻近姑此以道愚見幸高明裁察也惶恐惶恐

又 治平元年

某啓晚來伏承台候萬福辱簡誨俾撰先令公真贊前世文人喜為聖賢記述蓋欲自託以垂名矧盛德清芬備載史牒但恐衰病久廢筆硯不能稱道萬一

當試勉強以應嘉命值夜草草

又同前、

某啓承教俾作魏國令公真贊屢日杼思不勝艱訥蓋以鉅德難名非委曲莫究萬一而滯於簡拙遂至窘窮實辱嘉命惟負慚恐勉自録呈

又 治平[redacted]年

某啓某以私門薄祜少苦終鮮惟存二姪又喪其一衰晚感痛情實難勝仰煩台慈特賜慰卹豈任哀感之至酷暑復盛伏承台候萬福來日參假當奉言侍謹且附此叙謝

又 治平[redacted]年

某頓首啓不獲瞻奉忽復數日秋暑伏承台候萬福某以餘毒所攻頸頰間又爲腫核第以不入咽喉比前所苦差輕旦夕欲且勉出重煩台念特賜存問不勝感愧區區謹奉此叙謝

又 治平[redacted]年

某啓不獲瞻見等閑數日餘暑尚繁不審台候動履何似竊承有外訃之戚方此炎熾伏冀節損悲悼爲朝自愛無由馳謁門屏謹奉此陳慰

又 治平[redacted]年

某啓至日不獲展慶不勝馳情伏惟履長納吉爲國耆老永副中外之具瞻某所苦悉已平蓋得節假中飽於將理爾煩憂恤手筆存問其爲感激併留面叙人還粗布萬一

又 治平四年

某啓日夕風凜伏喜台候萬福重辱手誨仰認意愛之深某所以欲速出者蓋家居不遑安爾謹當更與醫工審議昨亦有一劄乞更寬數日皆寂然所以尤難安處或因方便特爲啓言及豈勝大幸承諭曾見輿叔平簡拙疾更不復云惟乞不賜憂軫皇恐皇恐

又 治平四年

某啓不待台席忽復彌旬經節伏承動履清福杜門俟命已上三表便值休假方欲旦夕馳布懇誠于左右忽辱惠誨一作翰感慰兼深某去就之際不惟果於自決而相知者皆勉以必去不疑亮公見愛素深意必不殊也此來頼君相之明爲之辨別皎然明白中外無所疑惑矣則某之引去不嫌稍速所推恩禮不必過優使災難中遂逃禍咎而保安全於始終蒙德不淺矣區區所欲述者此爾伏惟幸察

又 治平三年

某啓早暮遂涼伏承台候萬福昨日辱以相臺園池記爲貺俾得拭目觧翰之雄槩然如見救製高下映發之勝而樂然如與都人士女遊嬉於其間也榮幸榮幸畫錦書刻精好但以衰退之文不稱爲慚而又以得託名于後爲幸也衆篇一時盛事往往佳作咸得珍藏豈勝感愧昨夕偶數客坐中不時布謝皇恐皇恐謹奉此咨啓

又嘉祐八年秋寔此

某頓首啓板橋愆遠攀違忽復旬浹氣節遂爾寒凝伏惟台候萬福龍旌即路幸此晴明然而跋履之勞

事務叢委竊計倍煩神用更乞爲朝自重以副傾依下情區區

又治平四年

某啓冬序始寒不審台候動止何似竊承懇請之堅遂解撩政處大位居成功古人之所難公保榮名被殊寵進退之際從容有餘德業兩全讒謗自止過於周公遠矣然而朝廷慮則元老遠去私自計則孤危失恃此不能不惘然爾其他區區非筆墨所可既惶恐惶恐

又同前

某啓自承遂解政機出鎮便郡尋奉拙記計已通呈遽審珠命優禮悉已懇辭又嘗馳賀也某藏拙於此幸亦優閑而衰病侵攻略無寧日歸心愈切然素計亦稍有緒也竊計大旆非晚啓行無由瞻望寒中伏冀爲國自重區區不宣

又熙寧元年

某啓東州難得酒村郡醞不堪爲信惟羔羊新得法造又以傷生不能多作然謂此一事無其味尚可少薦樽俎輕瀆台嚴惶恐惶恐

又熙寧□年

某頓首嘗以拙惡應命深愧唐突乃蒙不鄙以之刻石得子履鉅筆錯之佳處因公勝迹託附之傳其爲榮幸多矣感惕感惕某近秋冬以來目病尤苦遂不復近筆硯小詩亦不曾作心志蕭條但思歸爾承諭臟腑多不調更乞節慎飲食酒能少戒尤佳某一向不飲遂不復思無由少侍談席區區不布萬一

又熙寧二年

某啓專使至獲捧台翰伏承經寒動止萬福下情欣慰某以病目艱於執筆稍闕拜問其爲傾嚮之勤則未始少怠也某幸東州歲豐事簡居已踰年已再削

乞壽陽盡陳蔡勢難乞惟壽近潁亦便於歸計爾益
遠旌旆新春伏惟爲國保重

又淳熙三年

某頓首啓近昨過郢瞻望留都纔三四驛因假急足
拜問粗布區區不謂遠煩專介直走淮瀆誨諭勤勤
仰認意愛兼審秋寒台候動止萬福下情豈勝感慰
脩過頻少留以足疾爲苦不久勉之官守情悰索然
素志未遂其餘鄙冗莫遺萬一惟乞爲國自重以副
具瞻

又同前

某啓某去秋留潁月餘嘗因急足還府附狀自爾勉
力病軀祇赴官所忽忽遂見窮臘即日凝凛伏惟鎮
撫之餘台候動止萬福某昨蒙上恩察其實爲病痒
得祭如請土俗淳厚本自閑僻日生新事條目圖繁
然上下官吏畏罰趨賞不患不及而老病昏然不復
敢措意於其間若郡縣平日常事則絕爲稀少足以
養拙偷安俟日而去爾甚幸甚幸荷公見愛之深敢
知其如此爾歲暮雪寒伏乞爲國加愛

又同前

某啓立朝雖久忝冒實多而未有卓然可稱於人者

蒙公愛念贈以嘉篇語重文雄過形褒借何以當克
但祕藏榮感而已拙句唐突大匠出於勉強慙恐慙
恐某自至祭遂不曾作詩老年力盡兼亦憂畏頗多
冀靜默以安退藏爾

又淳熙四年

某啓近嘗奉記粗布區區竊計已投几格專使忽至
特枉親翰伏承經寒鎮撫之餘台候動復萬福豈勝
感慰之極某衰病如昨老年憂畏旦暮未去門悅默
苟偷如前書所述爾忽忽又見新春惟乞爲國愛重
以副中外瞻倚之望

又同前

某啓辱貺薌醞尤爲醇美第小邦鮮嘉客老病少歡
意不得如侍台席時豪飲之量爾可歎可歎近以孱
傳拜星曆說聽覽蓋嚮在潁因欲遂留而當權者猜
忌卿以自解爾進退之間其難如此可懼也千萬保
重以慰勤企

又同前

某頓首拜近急足還府奉狀粗布謝懇新正令節
限以官守無由一廁賀賓之列元勳柱石神明所相
百福來臻春氣尚寒伏惟爲朝愛重上副眷倚下情

祝頌之至

又 同前

某啓特承寵示歸榮等五篇刻石俾遂拭目豈勝榮幸唐世勲德鉅公爲不少而雄文逸翰兼美獨擅孰能臻於斯也某以朽病之餘事事衰退然猶不量力不覺勉強者竊冀附託以爲榮爾見索拙惡不能藏默謹以録呈慙罪慙罪某又上

又 同前

某啓向嘗輙以拙詩塵浼台聽辱蒙特賜寵和不惟以慰寂寥而雄文大句固已聳動人之耳目属閑居杜門難偶信便遂稽布謝豈勝感愧恐之至也因王郎中詣府的便少道萬一

與富文忠公 彦國 天聖明道間

某頓首白彦國自西歸於今已踰月無由一致書蓋相別後患一大疽爲苦久之不暇求西人行者然亦時時有客自西來獨怪彦國了無一書又疑其人不的於段氏僕夫來致幾道書此人最的宜有書又無然後果可怪也始與足下相別時屢（一作累）邀聖俞語謂書者雖於交朋間不以疏數爲厚薄然既不得奉居相笑語盡心有此猶足以通相思知動静是不可忽苟不能具寸紙數行亦可易致則可頻致猶勝都不致也當時相顧切切用要約如此謂今別後宜焉朝西而書夕東也不意足下自執牛耳登壇先歃降壇而吐之何邪平生與足下語思效力行者事何限此尺寸紙爲俗累牽之不能勉強嚮所云去使僕何望哉洛陽去京爲僻遠孰與絳之去京師也今尚爾至絳又可知矣自相別後非見聖俞無一可語者思得足下一書不啻飢渴故不能不切切也秋暑差盛千萬自愛

又 嘉祐元年

某啓暑雨不審台候何似有蜀人蘇洵者文學之士也自云奔走德望思一見而無所求然洵遠人以謂某能取信於公者求爲先容既不可却亦不忍欺輙以冒聞可否進退則在公命也

又 嘉祐七年

某啓慰疏已具如别春候暄冷不常不審孝履何似伏惟以時順變俯禮節哀上副人主之眷懷下爲士民自重某自冬之東府忽已半歳碌碌無稱厚顔備仰尚思一有論報而去然勉強庸拙不知所爲苟終止若斯顧亦安能遲久不待彈劾當自爲計也未知

尚有可教否無由瞻近豈勝下懷時事多端伊洛過客相踵必有能道其大槩者其他委細亦非筆墨可殫也謹因遣人萬不布一某又拜

又 嘉祐八年

某頓首啓近馳賀懇少布私誠伏承大旆已及近郊道路盛暑竊審台候萬福實慰區區瞻跂之勤朝廷新有大故時事多艱舊德元臣與國同體馳騎奔走不惟出處之節得宜與來者爲法康時濟物愚智所同有望於馬首之來也敢如前書所述也旦夕當得瞻見顏色第因張師遠行不可無書謹奉手啓咨問

文

又 同前

某啓忽承手誨以屢辭新命未得請俾有所開陳敢不如教然愚竊以公自元宰還首西樞懇請而從則恩典未見其過但公以避災爲意思欲深自退抑此與上待元老之意本不相爲謀也亦竊見初一劄自後更不降出上亦未嘗語及豈非事已決定無可商量耶若德音有所詢當具道如所教也秋涼喜承台候萬福謹奉此不宣

又 治平二年

某啓餘暑未祛伏承台候動履清福人至辱賜簡並勝感服自公在告爲常制所拘不得時伸候見固以爲恨今者大旆當西不一造門下竊意不近人情兼料諸公意必同此所以雖承誨勤未敢聞命也皇恐皇恐人還謹此不宣

書簡卷第一

十九

與韓忠獻王第一帖 尊候（一作尊體）以問（一作恨問）

第九帖 曾一拜狀（曾一作增）

第十五帖 拙辭（一作拙詞）

第十九帖 自明公（三字上一有伏字）

第二十一帖 尚此（一作尚尓）

第二十五帖 仰煩（一作特煩）特賜（一作曲賜）

第三十五帖 酒村（村縣作村）

第四十一帖 不得（一作不復）

書簡卷第二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四十五

與晏元獻公 同叔 慶曆七年

某啓孟春猶寒伏惟判府相公尊體動止萬福前急足自府還伏蒙賜書爲報且承臨鎮之餘日有林湖閒燕之樂此乃大君子以道出處之方而元老明哲所以爲國自重之意也幸甚幸甚有魏廣者好古守道之士也其爲人外柔而內剛 一作內剛而州納 新以進士及第爲滎陽主簿今因吏役至府下非有它求也 一有也字 宜以卑賤不能自達欲一趨門仍而已伏惟幸賜察焉不備某再拜

又 皇祐六年

某叩首孟春猶寒伏惟留守相公大學士動止萬福某罪逆不孝不自死滅猶存喘息自齒人曹近者輒以哀誠具之號䟦台慈軫惻憐念孤窮亟遣府兵賜以慰答有以見厚德載物無所不容求舊拾遺雖弊不棄捧讀感涕不知自已內惟孤賤受賜有年豈獨茲時乃爾切怛蓋以感激臨紙發於其誠而不能止也留務清閑伏惟上爲邦家精調寢饍下情區區謹因人還附以叙謝某再拜

與杜正獻公 世昌 慶曆五年

某頓首啓仲夏毒熱伏惟相公閤下尊候動止萬福某蒙國厚恩任責尤重殆此暮歲曠無所聞不惟上辜陶鈞實亦慚愧知己瞻望門館豈勝區區然自東藩下車已累月而尚稽脩問左右之禮蓋其進不能爲朝廷辨邪正而使讒言勝於公議退亦何所述其私焉用此彷徨非懈怠也伏以大臣出處自繫時事惟望爲國自重以享多福卑情不任禱頌懇切之至謹奉啓起居伏惟幸察

又 慶曆八年

某啓仲夏毒熱不審相公閤下尊體動止何如某昨蒙恩自滁徙揚揚古名郡嘗多鉅公臨治爲進士時從故胥公自南還舟次郡下遊里市中但見郡人稱頌太守之政愛之如父母其時尚未登公之門然始聞公之盛德矣因竊歎慕不已以爲君子爲政使人愛之如此足矣然不知公以何道而能使人如此又不知使已他日爲之亦能使人如此否是時天聖六年冬也去今幾二十年而幸得繼公爲政於此以懷夙昔歎慕之心而其材薄力劣復何能爲徒有志爾相公道德材業著于天下一郡之政不足多述因小生之幸遂以及之聊陳始末不覺言繁恐悚恐悚

拜見未由伏惟爲國自重

又 皇祐元年

某啓蓋秋猶熱伏惟致政相公閣下尊體動止萬福昨者某以目疾爲苦自揚州求潁至此經時曠於奉狀蓋以目疾（一作目病）無悰私門多故然其企望門館何日而忘頃自去冬子美之逝賢人不幸天下所哀伏計台慈倍深痛悼某年方四十有三而鬢鬚皆白眼目昏暗慈母衰老羸病㷮㷮身世若斯國恩未報每以自念慨然興嗟知遇至深敢孤瓊碎皇恐皇恐秋暑未退霖雨爲災伏惟順時倍加保重卑情所望不任區區謹奉啓起居

又 同前

某頓首啓季冬極寒伏惟相公閣下尊候動止萬福某幸得守官近郡當時欲奔走候問起居而自秋以來老母臥病郡既僻小絕無醫藥逮冬至之後方得漸安由此踰月曠闕書啓之禮某竊小子蒙德有年瞻望門墻何日而已伏願順時自重以迎遐福以隆壽考卑情不任區區謹奉啓咨問

又 皇祐四年

某啓前月初專於郡中借人拜問不謂至今不達必以大水爲阻急足至伏審秋來台候萬福得替善書承頗多故亦云徹悉今必已平康詠頌台慮也寵示寄君謨唱和詩并梅聖俞勝珍荷梅君窮困晚遇真知不爲否也某此苟活但葬事未有涯大事惟此國難容易自秋來忽患腰脚醫者云脾元冷氣下攻遂勉從教誨食肉古人三年不食鹽酪誠有愧也不孝不孝延陵葬子孔子指往觀之蓋君子於哀樂喜怒必有可觀以爲人法也今世士人居喪不及處多風俗久弊恬不爲怪心常患之不意自犯名教然存身亦以奉後此蒙寵誨之意也荷見憂愛至深不覺言多死罪死罪某上

與曾宣靖公 明仲 慶曆五年

某啓山郡僻寂習閑成懶凡於人事幾廢絕前者送起居院文字人回特沐手誨違別茲久伏承德履甚休可勝慰悅某居此雖僻陋然奉親尸祿優幸至多愚拙之心本貪報國招仇取禍勢自當然然裨補未有一分而緣某之故事起多端有損無益可爲媿歎今而冒寵名飽食自便何以爲顏也未期良會冬冷保重

與呂正獻公 晦叔 皇祐二年

某啓別後人還兩辱書暑中喜承寢味多福某十三日受命與孫公易地此月下旬當行苟官不憚宣力苟爲公家何所不可若區區應接人事以避往來之謗私恐違其天性難久處也西湖宛然再來之計不難圖而與賢者共樂知其不可得也秋涼惟冀保重

又 熙寧□年

某啓某以衰病之質幸此優閑中性易習遂成懶墮嚮審召還禁林固與士大夫同其慶抃而久闕馳誠恃知之厚必不罪其踈慢也辱書重增感愧未涯瞻遡漸寒爲國自重

又 熙寧三年

某啓養拙東州久自藏縮加之病苦廢事遂闕拜問比者得請淮西道出治下方俟召還奉狀行次南郡（一作知）遠辱賜教其爲感愧何可勝言仍審坐鎮之餘動履多福某衰晚之年蒙上信其實病不以避事爲責而從其所欲恩出萬幸何感如之餘不復云皆留西布

又 熙寧五年

某啓晴陰不常不審動履何似前日四望一賞群芳之盛已而遂雨古人謂四樂難并信矣十三日欲枉軒騎顧訪蓋以草堂僅成幸一光飾之爾謹此咨布餘留面叙

又 同前

某啓昨晚辱教答承齒疾尚未平若苦不敢勸酒莫可略枉顧否蓋欲少接清論不主於酒食物亦令減滋味也牙齒疾某亦嘗苦每蒙寬假也更此咨啓

與程文簡公 天球 皇祐 年

某啓窮臘迫塞不敢時通記問蒙存録遇辱荷知有素不當煩述也職累往來鎮下特承差人送至及勞賜餉重瓶以愧感佳醞拜惠甚頻增靦增靦衰病咫

尺未由號訛一作見依戀依戀

又 至和元年

某頓首啓依戀之懇略布其前大暑中特煩眷接累日連夕不見勤色私懷感著非一二所可陳舟行病酒累日不解府人屢還皆不能奉啓續過長平遂苦大熱比及都下俗狀益勞瞻想清宴其可再得餘當續具咨目敍少叙依依不悉

又 至和二年

蒙頒寄佳醞感愧非一京師日苦俗狀無復清思臨觴之樂未始有之思去歲留奉清歡不覺已朞年矣

柳湖陳之甘棠思有所頌述以遺陳人爲他日故事以彰公之雅志不惟拙訥直以多事忽忽殊所不暇秋涼必償素願得次詩榜之末亦大幸矣

又 同前

某啓昨得請淮西方作書乞舟謀出府下莫得一奉言色私懷喜幸何可勝言而改職未謝恩旨復留孤拙無庸於時何報進退遑遽莫知所爲重以屢煩朝聽未敢輕有所陳覥顏冐行碌碌而已荷公愛顧非比他人出處之節不敢自默時事日新未知如何區區非紙墨所布也秋熱惟乞以時爲國自重

又 同前

某啓忽忽久疎奉問近以被命出疆初緣持送御容須一學士同列五人皆以曾往遂不敢辭雖以虜中凶訃義蓋難免然冐風霜衣皮毛附火食麪皆於目疾有損亦無如之何比者當馳問示諭柳湖嘉致識顧有所述以姓名附見爲榮北行馬上當得朽思偶秘書歸省顧治行計隨分牽率鄙懷不能盡萬一

又 至和元年

某頓首伏承台誨欲使撰述先公神道碑豈勝愧恐某才識卑近豈足以鋪列世德之清芬然蒙顧有年義不得辭其如大懼不稱所使以辱敎事是用進退惕然餘當詣節下受教舟船荷德無已

又 同前

某啓辱賜問并錄到贈告屢煩台聽悚灰可知所要碑文今已牽課衰病無悰言無倫理不足以揚先烈愧汗而已某自病起益衰不能復舊豈遂衰邪碌碌度此思去未果但思明公柳湖春色不得陪俊騎爲恨爾大用猶稽時事多端思見舊德物論如此非諛也未聞樽俎爲適亦有嘉趣臨紙區區不能盡惟冀爲國珍重

與孫威敏公 元規 皇祐四年

某僦居西郊苟活無求於世號奉几筵而已諸事無使不便也幸無恤秖如卜葬茫然未有涯涘汲汲須於明年了卻某適來目昏略辨黑白耳復加重恐知之西行漸相違哀苦中瞻望依依范杜二家之子不歸京西此不足怪人事就易爾仕宦子孫多在北古賢亦皆如此不以去就爲輕重也某亦不忍以先妣有歸子孫以遠不得時省墳墓也哀切哀切

又 同前

某叩首急足自徐還辱書承以七月首塗大姉遂西

即日秋暑伏惟台候萬福昨日范公宅得書以埋銘見託哀苦中無心緒作文字然范公之德之才豈易稱述至於辯讒謗判忠邪上不損朝廷事體下不避怨仇側目如此下筆抑又難哉某平生孤拙荷范公知奬最深適此哀迷别無展力將此文字是其職業當勉力爲之更須諸公共力商榷須要穩當承公許作行狀甚善便將請謚議官文書有司據以爲議大是一重公據請早揮筆柢見行狀亦當牽率爲之也入對少留應當西邁殘暑千萬保攝時乞惠問以慰孤窮

與蘇丞相 子容 同前

某啓哀窮苟活奄及仲秋孤苦之心何以自處昨急足還府嘗奉號踈必達秋涼寢味如何昨聞入京今必歸府某此幸幼賤如常相見未涯觸寒保愛因人奉此不次某再拜推官學士執事 八月五日狀

昨大禍倉卒離南都來不記料錢券曆何在後來須繳納省中不知省中曾催否是王仲文手分託與問之

又 同前

某啓近急脚子還嘗奉訊專人至辱書審秋寒以來體況佳福脩苟自存活諸況前書具之此不繁述職粗抵荷掛意前者爲料錢曆子承封送王仲文等狀蓋當時作書誤寫本爲添支曆尓更試與問看記得當時離南都時似繳納了恐未曾繳時須要見歸着也此中尋來並不見故也更爲王渭州織紗如何亦告因書批及見解牓喜賢弟被薦歲杪多愛某再拜

職田絲十二兩有公文却送還府

又 皇祐五年

某啓近累累辱書承夏熱幕中清勝某居此以來事緒累次書中應悉但卜葬心欲速了而事未有涯絶

無人相助又無弟姪可使者茫然中心未知所措吾弟替期應亦不遠公祖極小事煩挂意悚悚苟圖存活所須至鮮然有不得已處也窮居危坐病目眊然無以度日又爲一妹喪夫惸然無依居處相遠力未相及添此一重煩惱備人遂作書回謝事多未能子細思渇思渇

又 闕

某啓精色可佳必遂出城之行泥濘竊惟勞頓清明之約幸率唐公見過喫一杯不托爾餘無可以爲禮也專此不宣

又

某啓雨晴便苦客多牽強拏和盛篇已不能如韻實愧於詩老也早來承見問所聞再三疑惑不審何事彼有所傳幸以爲示也爲客在門前守定寫簡不成悉之

又

某啓拙詩趁韻有極二之業病無其工也早來許行香後見過何爲復輟所欲示者何事來日能見顧否行香後乘涼枉駕作一盂飯奉待却有絶品茶數種可試若所說事不妨時幸就近約介甫同來爲幸惟以方上號請告不敢聚飲留其他並無害批示某再拜

又 治平四年

某啓近嘗奉狀急足還并遞中併捧惠問所以慰誨存恤之甚厚兼審經暑動履多福乃誠瞻嚮欣感可量汴流駛激永使舟即日東下得與民吏奔走道左豈勝馳情謹先奉此攀迎伏惟幸察不宣

又 同前

某啓某以孤拙蒙上恩憐手之一州俾養衰朽又得在使部遂依公庇頓安危心豈勝天幸某至此已數月幸歲豐盜息民事亦稀蝗蝻不多隨時撲滅承齋舲下汴首及鞞封當得親受約束面布懇誠謹因迎迓人行姑此上問尊候不宣

余皇祐庚寅歲爲南都從事會樂安公來守留司以余乃昔所舉送進士待遇特厚府中之務皆以見屬嘗謂余曰愛君至誠喜得共事故事事奉諮必不憚煩也又嘗親書余考牒曰才可適時識能慮遠珪璋粹美是爲邦國之珍文學純深當備朝廷之用又其所遺書簡往往指事詰難盡其底蘊余亦荷其知照於論議間纖悉無隱前後諸帖雖秘藏之或爲親識攜去者多矣今聞公薨謝感舊愴懷不能已已因索巾楮尚得數十帋命工裝背庶幾藏於久遠亦熙寧五年十月廿五日東陽郡思堂丹陽蘇頌子容題

子在樂安幙府二年日接論議聞所未聞府事之外則章奏書疏悉以見託至於私家細故亦多諮其何如故其簡札丁寧委曲雖至親亦不過如此自公之薨予每與親舊語言未嘗不及之抑其風尚之可懷故彌久而不能忘也蘇頌子容題

與王文公介甫 嘉祐 年

某再拜相別忽焉遂見新歲中間嘗一得附書其如忽遽不盡鄙懷於今猶以爲恨雖然遂使不忽遽區區之懷亦不能盡也賢弟來得相見備審動止即日春寒奉太夫人萬福喜慰無限賢者不能留之朝衰病者不得放去皆失其分歸咎何所其自新春來目益昏耳亦不聰大懼難久於筆硯平生所懷有所未畢遂恐爲庸人以死爾其他細故不足道惟奉親自愛

又 嘉祐三年

某啓近託揚州附書必達自拜別無日不瞻企秋氣

稍涼伏惟尊候萬福毗陵名郡下車之始民其受賜然及待親爲適之樂日益無涯矣某怏怏于此素志都違諸公特以外議爲長勉相留古之君子去就乃若是也呂惠卿學者罕能及更與切磨之無所不至也因其行謹附此咨起居

又 嘉祐元年

近得揚州書言介甫有平山詩尚未得見因信幸乞爲示此地在廣陵爲佳處得諸公錄於文字甚幸也賢弟平甫秀才不及別書懇意同此前亦承惠詩多感多感

與韓獻肅公 子華 嘉祐六年

某啓多日思致問近見發遣使臣來請公用物時渠欲附書待之終不至遂以稽滯不審秋涼所履何似某碌碌無所稱遂爲朋友之羞第以體難輕發當更小忍懸尔君謨自南歸皤然一翁但喜其病渴且止遂當安也仲儀頑健如故惟不能屢相見交游索漠子華豈當久外何時來歸未聞因風時枉數字猶足以慰衰病之懷竊冒寵榮不知爲樂但覺其勞與負愧尔茶三二種託賢弟致達勿罪少邊州早寒惟爲時自愛 公儀去謝禮閑唱和已失二梅可歎可歎

與韓門下 持國 至和二年

承已受命未克馳賀蓋以治行徙居日併索率也陰雨體況佳否小詩幸同作以送介甫因出見過思仰思仰某再拜 十三日 何時可入史院幸先示諭爲望

與吳王獻公 沖卿 嘉祐六年

某啓奉別忽見新歲辱書承經寒動履休勝某以孤拙之姿不求合世加以衰病心在江湖久矣此交親所共亮之也茲者遂叨誤選實出意外任貴已重而無素蘊不敗何待見愛深者但可弔也不然何以教之惶恐惶恐新春保愛以副瞻祝某再拜

又 嘉祐八年

某啓公私多故久闕奉狀辱書承經暑動履清和併深慰戀近審將漕京西但欣按部過都當遂瞻見亦承曾有章奏必難遂高懷莫且勉就否某自春涉夏以小兒女多病不無憂撓加以待罪碌碌不知所爲情緒蕭索無復前日惟握手一笑庶幾尚慰衰殘豈勝企望也未間盛者爲時自重人還草率爲謝不宣

又 同前

某啓公私多故稍闕致問自因山赴役事非素料每見奏削足知勞慮也亦承邇來頗有倫緒諒非精敏

不能濟也某以衰朽謬膺器使當此多艱未知何以免於罪戾也即此衰病之餘與兒婦輩各安恐知

又 治平四年

某啓違遠台席忽復更時秋暑尚繁不審動履何似某向以孤危之迹當羣論洶湧之時獨賴至公過以清議保全至此恩德可量赴職以來日享安逸茲爲受賜不淺矣乃情傾豈勝區區惟冀以時爲國自重

又 熙寧四年

某啓感激之誠已具前幅某十七日受命行裝素具

適值久雨積水爲阻三五日始遂東歸某此來恩數出於望外然猶有私門合乞恩澤上煩朝廷幸乞留念一作情蓋他門不敢言恃以親契皇恐皇恐某又上

又 治平九年

某啓多故稍闕致問辱書感愧新正竊承動履休福眷各安某與兒婦等幸如宜第苦殘衰齒牙搖脫飲食艱難殊無情況留京西忽已踰年承見諭謹當誌在下懷也過年賓客書題全集日益區區修報草率不以爲罪春和惟以時慎愛

又 熙寧五年

某頓首啓某田野之人自宜屏縮而況撫政方繁猶蒙曲記其生日貺之厚禮仰佩眷意之篤感懼交并某以衰病退藏人事或不能勉力交親必賜寬恕謹此以代布謝之萬一

又 熙寧五年

竊承懇章屢上而中外瞻矚方切恐未能遽遂高懷也近叔平自南都忽然見訪此事古人所重近世絶稀始知風月屬閑人也呵呵有會老堂三篇方刻石續納兒子在宅叨聆感愧感愧

與吳正肅公 長文 嘉祐二年

某啓前日齋所却成叨聒累日宿齋不易承手教存問雨勢不減去年弊居上漏下浸壓溺是憂更三數日如此當須奔避皇皇不知何適爲可居京師其况如此奈何奈何承惠奇物遠來更要新如何可得也呵呵感著感著人還謹此不宣

又 同前

某再拜累日不瞻奉渴仰可勝酷暑中承氣體清適某自初旬内嘗冒熱赴宿爲暑毒所傷絶然飲不得加以腹疾時時作遂在告數日前下牓子欲見以虚羸未任遂復中止更三五日當出承手教存問感慰感慰謹此奉謝

又 同前

某啓在告累日不獲瞻見尤所企渴辱教承餘寒體氣清佳衰病極不自勝左臂疼痛繫衣搢笏皆不得懇告諸公幾乎乞骸也何暇復顧外論如何哉承見諭感仰感仰乍出事叢草草不悉

又 嘉祐四年

某啓承奉祠齋宿喜體候清休某參假方三日左眼瞼上生一瘡疼痛牽連右日不可忍旦夕未止又須在告屢廢職事豈得安穩諸公不諒未肯令罷奈何奈何承惠佳篇甚釋病思和得納上目痛甚書不得勿訝

又 同前

某病中聞得解府事如釋寵縛交朋聞之應亦爲愚喜也請外又須更作一節般挈上下重以爲勞數日卜居稍定遂得從公游矣捻詩取笑

又 [illegible]

某啓一兩日不奉見伏惟體候清佳孫明復春秋文字知在彼傳録欲告借一兩册或彼中已寫了者若或未寫到者皆得此中一二筆吏閑坐必不久滯某遂赴班剃忽忽五七日不相見謹此不宣

又 同前

某啓昨日聖俞處見一篇又辱寵示其鋒豈易當也然自此極有工夫却歸人道上也呵呵云百司者尚未見報來不知的否某已有祕閣唐書便更無蓋局亦情願臉瘡未愈未得奉見區區不悉

又 同前

某啓昨日奉見偶忘咨聞爲親戚喬孝本避嫌當易局乞早與施行况武平郎君例甚近幸冀留念前時亂道數篇必已寵和專令咨請望付人也忙不詳悉

又回簡

某啟在告久不瞻顏采頓涼伏計德履康裕某病體得涼漸愈思欲朝參以奉言宴而假故須初三日方可出昨見新例京朝官不自下文字令審官舉行磨勘朝士唧唧皆為不便某亦思之有數節未便蓋為害甚廣然不知長文曾留意否始初莫與建議否欲有所陳未敢先此咨問幸思而見教

又嘉祐六年

某啟自大旆東出忽復踰時春氣猶寒竊承動履清勝前約臨行少留會話終不克遂至今為恨東土雨

雪不愆年豐俗阜為郡之樂想亦無涯某衰病日增勉強碌碌卒無毫分以塞咎責奈何奈何前日賞花釣魚獲侍清宴自景祐三年逮今二十六年纔見盛事獨恨長文不在爾溽暑改暇惟以時自愛因風惠問以慰瞻渴

又治平二年

某啟以公私多故久不奉顯秋暑伏承孝履支福賢郎來因得聞動靜粗慰瞻企然而倚廬遠去城邑飲食非便亦承臟腑不調諒由蔬食所致某向居憂於頴每每因食素生疾遂且食肉然服除半歲猶未平

復此在典禮亦當從權前時得侍謁違朝尤病甚有羸色久之方復公壽侍慈顏尤當勉強閒食少葷味以養助真氣交替奉祝惟此為切餘不煩言也亦知室居稍亦完緝備寒更冀節哀慎護以副瞻祝

又治平元年

某自春末家中疫疾淹夏甫定遽此永哭驚奔不暇僅有餘生入今年來兩目昏甚屯滯百端直以京師饑疫復此永慕上心憂勞正當竭力未敢請外其如無所裨補其責愈深奈何奈何賜茶數餅表信然亦不宜多飲也

又熙寧元年

某啟暑伏已深不審台候動履何似脩赴職已旬餘幸歲豐盜賊衰息地僻人事稀簡衰拙之迹臨禍獲全荷德已多而又假以寬閑之處俾養衰病之餘其受賜亦不淺矣昨過頴尾蓋十五六年不到矣而風氣之變物產益佳巨蝙鮮鰕肥魚香稻不異江湖之富故老雖名郡而歸思不可遏也固不待巢成而斂翼矣公方上副聖君眷委之重下為善人良士所賴惟為國自重以副區區不宣某再拜

與蘇丞相子容 皇祐四年

誠如所諭甚善早來所聞是生聞者河道去太淺卻高如西面二尺已來更請子細看過或果如此即更須那工開令深峻方可行水仍去大抵近東河底漸高恐流水不快千萬且與斟意某兩日拖病來日方可到城外恐知之某白子容足下

又 至和元年

某自去秋扶護南歸水陸往還四千餘里幸無風水之恐得遂安祔哀苦中獨力粗如私願其如水陸還奔馳勞苦故自春多病僅有餘生中間承致秩召試帖職未遑為賀亦以衰苦杜門少見人使故也即

日伏繼奉親外氣體休佳某六月當遽從入事未知所向何方相見未可期企仰企仰因人不惜曾問此外珍重某又門□哀苦中承示啓事相知何然更知是未禫除猶於復謝諒可情恕也

又 嘉祐七年

某啓中間辱書承為政外體履安和近又沐恩問適以合宮大禮前後事叢不時致謝第深感愧也潁城佳郡足以優賢然當舒發遠大則雖久留也未問湖園亦少資清興某衰病碌碌厚顏已多有名即得引去矣未果談款初寒以時慎愛不宜某再拜知郡子容學士足下十一月一日

與杜正獻公 慶曆□年 見□□□墨

某頓首啓仲秋漸涼伏惟致政相公等體起居萬福前者所遣入還伏蒙寵賜書答因得備問起居之節進退之宜私心喜幸何可勝道淮南歲旱飛蝗蓋下來自淮泗至秋暑毒不解不審沿汴如何更望順時倍保尊重

又 慶曆□年 見□□□墨

某頓首山僻少便闕於修問伏惟台候萬福進士曾鞏者好古為文知道理不類鄉閭少年舉子所為近

年文稍與[illegible]後進中如此人者不過一二閣下志樂天下之英材如鞏者進於門下宜不遺之恐未知其賢故敢以告伏惟矜察

書簡卷第二

[redacted] 等候 一作□候

[redacted] 當時欲 欲字缺

[redacted] 賜遇 一作□近

[redacted] 幾廢絕 一作幾至廢絕 手誨 一作手□ 事起多端 一作

事紛紛 多端

[illegible]帖 請早（一作早請）

[illegible]帖 思渇（此下一有多愛多愛某再拜手啓足下十一月一日十六字）于薄知不安來令應安也見且伸意（[illegible]後人有此一十四字）

[illegible]帖 得相見（三字一作得書）

書簡卷第三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四十六

與趙康靖公叔平　至和五年

某啓承教并高郵二書不勝感刻足以仰見仁人之心惻物悲憫之深也方欲專馳人去請時暑重煩揮翰來旦併伸面謝人還姑此

又　至和二年七月

某啓累日阻拜見不審尊候何似某為水所渰倉皇中挈家來唐書局又為皇城司所逐一家惶惶不知所之欲却且還舊居白日屋下夜間上栰子露宿人生之窮一至于此人馬隨多少借般賤累幸不阻

又　嘉祐四年

某頓首啓初夏已熱不審動止何似鄆去京師不為遠而叔平在外宜日走訊問候與居而動輒逾時雖云人事匆匆實亦可責也某昨衰病屢陳蒙恩許解府事雖江西之請未獲素心而疲憊得以少休豈勝感幸卜居城南粗亦自便自在府中數月以几按之勞凭損左臂積氣留滯疼痛不可忍命醫理之迄今未愈天所孰不為之獨衰病者如此爾東平風物甚佳為政之暇想多清趣更冀爲朝自重以俟嚴召遽中謹奉此有懇如別幅

焦千之秀才久相從篤行之士也昨來科場偶不曾入其人專心學古不習治生妻子寄食婦家違遠無所之往時聞鄆學可居所費差厚可以託食而焦君以郡守貴侯難以屈迹今過賢主人思欲往託竊計高明必亦聞此但恐鄆學雖居今已有人爾若見今無人則焦君不止自託其於教導必有補益亦賢爲政之一端也更在高明詳擇可否俟有寵報決其去就也謹於遞中布此懇

又同前

某啓久不奉狀乃以今夏暑毒非常歲之比壯者皆

苦不堪況早衰多病者可知自盛暑中忽得喘疾在告數十日近方入趨而疾又作動輒伏枕情緒無悰深思外補以遂初心而唐書不久終篇用是更少盤桓侍祠既畢當即決去形容心志皆難勉強矣焦秀才事尚挂念方走淮南欲挈家而其婦翁作省判遂被留連勢不能去然渠感愧非一也某久欲作書屬病今猶居告自叔平兄去後子華作憲遂鮮歡

又同前

某啓近嘗奉狀秋雨早寒不審尊候何似昨辱書言郡封不安勞慮醫藥數日前聞果不起伏惟哀悼之懷何以堪處無由陳慰徒用瞻仰叔平素有浮國之說死生之際固已深達茲顧未能頓至無念諒用此可以少寬哀苦之情爾交游無以爲言聊以此塞悲奈何奈何更希爲國自重也謹於遞中附此

又嘉祐五年

某頓首啓伏承榮被制書入司天憲中外欣愜以謂肅政綱以重朝廷於茲有望焉至於朋舊又喜來歸獨不得親歎宴言以爲恨爾竊計旌旆已及郊畿無由瞻迎溽暑惟爲國自重

又熙寧二年

某拜拜自承榮遂挂冠之請日欲馳賀而病悴無堪事多稽廢其如不勝欣慕瞻仰之誠也即日隆暑伏惟台候動止康福竊惟宴閒之樂大恆雅懷回視塵瑣必深開歎也某衰病日增尚此遷延爲愧不淺然亦不晚必能勉追高躅也瞻見未涯惟冀順時加重

又熙寧三年

某衰病遂藏入事曠廢理無足怪然亦不承問不勝傾馳晏得君貺書及見唱和新篇粗審動靜喜承台候萬福翛寧許扛顧雖日企佇乃出於乘興不敢坐邀然又恐顧之請決在此春若得自乘下處車遣

門來見亦未爲晚未間春暖惟冀以時衛重

又熙寧四年

某啓自退居杜門人事幾絶養成疎慵稍闕拜問塗中忽辱書頓慰岑寂兼審經寒尊候萬福某衰病知昨目足尤苦殊不少損兹來老年常態爾閑居之樂無待於外而自足處多惟朋舊相從爲難得自安道得請南臺竊思二公物外得朋之樂不勝羨慕所承寵諭春首命駕見訪此自山陰訪戴之後數百年間未有此盛事一日公能發於乘興遂振高風使衰病翁因得附託姓名後世以繼前賢其幸其榮可勝道哉在公也强而成之爾餘具別紙

與馮章靖公當世 嘉祐三年

某頓首區區久闕致問中間辱書爲感何已冬寒伏惟台候萬福某以衰病期忌一作得一小郡養拙三二年間謀一歸老之地此願未獲遂被責以吏事精力耗竭何止彊勉不出歲末春初當有江西之行矣薛親幹敏河東風土民間事緒可以詢問得佐幕府甚幸甚幸某爲目疾爲梗臨紙草率惟冀鎭撫外以時爲國自重

又嘉祐四年

某啓自承移鎭合肥嘗一得奉狀其後區區吏職附問不審酷暑以來尊候何似廬在淮南爲劇郡竊惟下車布治之初當少煩條教旣而可樂之趣則有多於他邦也伏惟視政之暇爲時自重佇俟來歸以慰士大夫朋友之望

又嘉祐五年

某啓伏自移鎭肥上嘗一奉書忽已踰歲繽雖之馳問然騰企之勤則未嘗懈也即日春寒不審尊候何似某以衰病無堪自解秩天府於今一朞正以唐史殘編爲累今幸成書不久進御遂當南去世事老來益有可厭者矣自當世治肥然大率諸相知皆云不得書某亦以地僻少有來使得詢動止朝廷公議與交親私望皆願還歸來間向暖惟冀爲國自重

又同前

某啓昨自罷煩劇卜居城南少獲休息然猶此盤桓未遂決去正以唐史將遂終篇然亦不過秋末時事爾廬去京師不遠計可備聞難於紙筆具道也當世擁名藩優游文史自足爲樂其餘一付公議但朝多賢士而獨在外與相知之私立欲公來歸之速爾某衰病俱攻去心甚速諸公察其實然而未肯決然放

去柰何柰何原父雖歸子華作憲朋友益蕭索當世尚壯及時讀書行樂此外稍隙時當得數奉問大熱更冀自重

又同前

某啓自承移鎮金陵遂疎奉問經暑竊惟體履多福江山之勝實足以資清興而賢者久居于外豈朝廷之意哉朋友區區之私又可知也某衰病迫於歸計辱史奏御遽陳危懇而未蒙聽允進無所補退不獲志負愧周行不知所措處一作相見益無涯惟為時自愛以副瞻望

又同前

某啓自成書請外所陳哀切冀以危誠有以感動而二三公過為顧慮曲以見留在意實厚於計則非便也柰何柰何本欲為郡下客少圖主人後未可得然使少還延終當必償夙志也濟叔窮居得當世在鎮必以慰意不久當應稍起此公議久所鬱鬱也前承惠碑多佳者甚濟編錄感幸感幸聞金陵有數廳梁陳碑及蔣山題名甚多境內所有幸為博采以為惠實寡陋之益也病暑草率

又同前

某啓承惠寄碑刻既博而精多所未見寡陋蒙益而私藏頓富矣中年早衰世好漸薄獨於茲物厥嗜尤篤而脩尚乖殊每患不獲同好凡如所惠僅得二三固已為難而驟獲如是之多宜其如何為喜幸也濟叔公議猶屈乃吾徒之責未嘗少忘于懷而造物者第與衆人同為嗟歎而已豈賢人君子亨否有命殆非人力能致邪雖然敢不竭力屢論感愧感愧承專遣人至數召問其還期每云有故未歸遂且於郵中附此候渠行別當奉狀也

又嘉祐六年

某啓衰病碌碌無所稱徒負愧恥區區強顏人事廢曠久闕致問但深瞻企昨承進寵經筵而尚留居外未足以慰士大夫之望實非交游之私論也辱惠書承經暑涉秋動履清安江山英勝聊助公餘之興未展召間希為國自重

與王副樞景彝嘉祐五年

某啓自承軒騎歸止屬以多故未克祗謁睽和竊審氣體清安適辱簡誨兼示鄭州書信等偶在院中定題不時為答深所感愧謹馳此為謝幸加恕察不宣某再拜景彝舍人閣下八日

與王懿敏公 仲儀 嘉祐二年

某啓。數日之間，併承寄惠蝤蛑，雖不得書，亦喜尊候萬福。某居此如魚鳥之池籠，歲律忽已適盡，衰病日復侵攻，交游多在外，塊然處此，情緒可知。今日得蔡大書，言久病，近方就安。人生聚散，憂患百端，相見何時？況開年決求南去，遂益爲胡越也。惟以時自重。臨紙區區。

又 嘉祐三年

某啓。稍不附問，新春尚寒，不審尊體何似？歲月不覺又添一歲，目日益昏，鬢日益白，其情悰則又可知。錢

者公廨錢事知已息，就令不息，徒喧噪人耳，何足恤也。邊州無事，誠爲可樂，然俗吏亦不能也。近來班著蕭條，群賢在外，皆當召歸，而議者不及。衰病思去，又亦未得。守常不變，其弊乃爾，其他時事不能悉具。惟邁年益區區，但時與韓三吳大相從爾。燈夕却在李端愨家爲會，諸君皆奉思也。數數附回州人書，皆不親付，常意不達。今偶此人取書，適在家，湖柑聞寄數十箇去，到彼得三四不損，尚可表意。若遂無可入口，亦無如之何也。不罪不罪。因人幸時惠問。

又 嘉祐二年

某啓。昨日自貢院出，得所寄書，伏承春暄，氣體清福，兼知深樂北土之善，爲郡處處皆佳，況此帥府雄盛，邊鄙無事，固足以優游也。某昨被差入省，便知不靜，緣累舉科場極弊，既痛革之，而上位不主，權貴人家與浮薄子弟多一作爲在京師，易爲搖動，一旦喧然，初不能遏。然所得頗當實材，既而稍稍遂定。去冬求洪井，未得，便差主文，今既喧噪漸息，遂復理前請，期於必得也。中年衰病，尤甚自出試院，痛不能飲。人生聚散，安能區區於此？進無所補，退又不能自遂，蹉跎歲月，有甚了期？其他非筆墨可述。惟爲國自重，因人時

枉問，以慰無憀。

又 嘉祐四年

某啓。自承有益都之命，必謂來朝，當得相見，不意遂爾西行，實增快快。又陪闕違，却於冷路盤桓，深欲奉狀，以莫知旌節所在。不審即日春寒，尊候如何？計以仲春至鎮，在路亦不久留。成都風物非老者所宜，仲儀雖爲同甲，然心意壯銳，誠可爲樂，難以病夫忖度也。諸賢在外者，稍稍復來歸，獨公遂去，相見何時？某非久於此者，然素志未遂，心往形留，因指使來，辭得附書。新春爲國自愛。

又嘉祐四年

某啓自去歲秋冬已來益多病加以目疾復左臂舉動不得三削請洪諸公畏物議不敢放去意謂等俾胥不便而無爲我累奈何奈何然且告他秖解府事必可得不過月十日且得作閑人賣少錢湯火爲慙有無限鄙懷不能具述薛婆老亦多病於歸綿無用秖是兒婦輩或恐有所要臨時奉煩胥土宜歸日惟好且當正如寬厚之說也呵呵酒絕喫不得聞仲儀日飲十數杯既健羨又不能奉信蜀中碑文雖古碑斷缺僅有字者皆打取來如今秖見此等物粗有心情餘皆不入眼也遞中續得來書京師自立春泥雪至今凍屍橫路遂罷放燈經節不敢過諸人皆云寂寞恐知恐知殊拙無佳物表意不怪不怪

又同前

某啓昨在府中區區不時奉問理不爲怪自罷去益忽忽度日不能爲一事公私俱廢此所以日夢南歸視居此如桎梏之思脫也自仲儀到蜀未嘗承問但時見宅中子弟問動靜云起居甚安異方下車必煩條教計今人情習安粗可以爲樂矣因書幸示其詳在府几案之勞氣血極滯左臂疼痛強不能舉罷居城南粗得安養迄今病目尚未復差厭苦人事實不能支秖候夏秋唐書了成挩却梅二遂決南去未間時得奉問夏熱爲國自重

又同前

某啓區區多故久不附問不審尊體何似自春中曾一奉狀尋於遞中見答昨見公謹云得仲儀書怪某久無信蓋亦未嘗得仲儀書也但聞蜀人與自西歸者言善政日新兩川蒙賜聞之竊喜大用之有期也某益多病目昏手顫脚膝行履艱難衆疾並攻唐書已了秖候寫了進本遂決南昌之請自此可圖一作賀處矣京師事體亦迫促動有嫌忌無從縱適歲暮索然殊鬱鬱惟希公外多愛因暇時作數字以慰聘企

又嘉祐五年

某啓久不奉狀亦久不辱書惟見諸賢姪得聞動靜前日鄆中忽承惠問喜涉夏秋體履休勝深以爲慰也某自罷府又一歲有餘方得唐書了當遽中前請懇乞江西前後累削辭極危苦而二三公若不聞近年眼目尤昏又却送在經筵事與心違無可是處未知何日遂得釋然一償素志於江湖之上然後歸老

汝陰爾非蒙詔諭俾請假既以地遠暫歸不能辦書又一請假後難更請郡以此不敢但更少盤桓會當有時得歸留承見問所以略道一二終由區區未曾勾當得公私一事人事務廢以此不時作書想亦為怪觸寒為國自重

又嘉祐六年

某啓近嘗於遞中拜問辱書承春寒動履佳安旅泊遠惠佳篇衰病之人豈敢萌心至於自顧惟知憂惡而衆論實可多懼獨見愛之深至於歎詠感愧感愧數十日來茫然未知所為恭問掛遞如此其何以見於罪戾老退之心不敢望有所立以希名譽但辱恩當報爾仲儀何以見教實臣雖不久當發其如遠甚計須夏方得到闕鄙懷千萬不能具述惟期握手為一笑爾盛作少暇當勉強為答次因書略道區區餘寒為國自重

又同前

某啓自春以來私門多故遂闕致問兼承歸騎已東但日冀相見也碌碌於此忽焉半歲思去之心雖切而未有以發近外處相知多見問以求罷太遠不知何以傳此豈中外人情已欲其去邪不相見數年人事百變前夕清卿之室已與擇之共牢而食士夫聞之莫不竊歎富貴浮名何可久恃至於妻子亦不能保然盛衰之理固常如此奚足為之悲也君謨已歸晗然一翁病勢自到京來頓減前日與余賫州在弊齋閑會坐中相顧歷道謙院中語笑但奉思爾衰病索然百事俱懶惟故人相見庶幾有少清況爾聽近匪遐跋履之勞更宜避暑慎攝

又同前

某啓人至辱惠以佳篇豈勝珍誦益見治煩餘暇猶能及此弊齋有菊數叢去歲自閑便邀諸公比過重陽凡作數會今秋無復一賞軒案外物為累於人細較其得失何用區區自仲儀與數公自外歸甚思少奉從容殊未有暇今有會亦不放曠可歎可歎值夜且奉此為謝

又同前

某啓區區不得數奉言宴可勝瞻勤昨日以疾病發動請告家居不知賢郎寵適今日見二公言請許此實仲儀附就東鈞者當以為漸爾然佳郡不遠且少盤桓聊為偃息也某衰病漸不能支更見楊樂道長往同甲勾落太半矣深思一作留處未有去端留客

多倫陳作此蔺部懷欲述者多不盡切切

又 同前

某啓近以口齒淹延遂作孼兩頰俱腫飲食言語皆
不能呼四醫工盛來未有纖効聞仲儀有蜀中真山
豆根乞一二兩病苦加以飢損肴然疲瘁不服及他
不罪不罪

又 嘉祐七年

某啓少別忽已更月秋氣漸清竊惟動履勝常受署
方初宜少煩條教吏民既已蒙惠則湖上清曠浩然
放懷可以遺外世俗區區可惜之態至於憂悲煩惱
亦自以理遣之某竊怪於此不能明辨是非默默苟
且負抱愧恥何可勝言獨於朋友之間常懷區區之
願如此而已謹奉啓咨問

又 同前

某啓自別日欲致問而公私多故賢郎訪及得聞動
靜則云甚安昨日公謹相過迺云近少適和豈非追
感悲戚使然邪此事實難遽遣其如無可奈何當推
以至理不得不少自寛釋也竊計即日悉已平愈如
常不勝瞻想之誠也某至今猶為風毒所苦情緒蕭
然不知名宦何處為好合宮僅近日益牽忙不勝勉

強也其他區區臨別亦嘗少道秖得如公西湖之樂
一二歲比謀成歸計遂為田畝之人矣雖信之言不
敢為賒者道也相見未期但增引領因風枉問以慰
勤企

又 治平元年

某啓公私忽忽久闕奉狀蓋以衰病交攻心力疲耗
而憂責無涯日苟一日是以百事皆廢於因循然亦
久不承惠問但屢見賢姪賢郎得聞動靜新歲晴和
不審尊體何似湖園清曠春物鬱榮然尚在遏音必
未欲會聚其如閒適之趣幽靜尤佳每苦紛勞但深
願羨也老年相知無幾尺書相問時亦無嫌餘暇何
惜數字少慰病翁然以自久無書不敢奉怪也獨暇
千萬加愛

又 同前

某啓久不蒙惠問方積瞻思指使來忽辱書可勝欣
慰兼審靜鎮安閒放懷取適自非獨用全福何由及
此固健羨之久矣某疲病不支憂責無際自罹嫌謗
護困廢不能薄展微効捨是三者未有偷安之計自
齒牙浮動飲食艱難切於身者惟此一事既已如此
其他復何所得然則勉強於茲顧何戀也因仲儀有

見憫之言乃畧及此經春潤澤稍足相去不遠必同
和暖更希爲時自重

與王懿恪公 君貺 皇祐二年

某啓日思奉問別後人事益多端况但見邸報知已
禮上秋冷道塗貴眷各安某幸如常昨受命使北初
欲辭免蓋以目疾畏風寒兼多著綿毳衣服不得其
如受勑之日北人訃音已至由此更不敢辭因改爲
賀使行期頗緩正在嚴凝與君貺行時無異也家中
少冬照着並移高橋去薛家稍近然公期管句往來
須及百餘日但得回來其靜便是幸也呵呵自大神
西行尊議遂息請無過慮也佳時美景臨觴之樂不
可涯得失外物可置而勿問其餘達識以道消息故
不待言也

又 嘉祐元年

某啓急足至辱書伏承履茲新正台候萬福少慰翹
企之素也某尸竊于此思逃罪戾未知其所年齒日
增心意日耗歸洛之興何可遏承示許以卜鄰亦一
時盛事但須公功業成爾否泰常理亦難稽久豈止
交親之願也陽候獨和惟冀以時自愛

又 嘉祐四年

某啓太祝來得詢動靜甚詳尋又辱惠書承經寒尊
候萬福門内諸貴愛康安深浣聘想居秦久議者皆
謂當還不然遷鎮近甸應在朝夕浮議多端惟靜安
可以銷弭修唐史已寫進本然卷秩多須數月方了
南去有期心欲飛動過年衰病益侵見論辯欲加收
錄此子庸鄙詛可出明公門下不柰何爲誤聽但與
家人大咍爾徐當議未晚賢郎在都下殊之祇迎悚
恨悚愧漸暖爲時自重因賢郎行謹布區區

又 嘉祐五年

某啓近因急足還府畧布謝懇即日春寒仰惟鎮撫
外台候萬福某尚此遷延又見春花盛第以目病
眩晃不勝飲酒觧悰爾不審大府花時如何憶羨在
彼不甚盛也前承問及石研今且致三枚續當更求
佳者咫尺聘企惟以時自重

又 嘉祐六年

某以衰病碌碌無稱莫塞咎責徒自爲勞區區久不
奉記屢見家人得書承夫人尊候微有違和兼知來
召夏醫方欲馳問太祝遽至得聞子細喜已漸安豪
見過容言花時名園數有家會聞之益用爲慰某自
過年兒女多病小女子患目殆今未較日頗憂煎前

日太清賞花省自入館惟景祐之會以選人獨不與
殆今二十五年始遇茲盛事是日兼承見寄絶品雖
有已凋者然所存不勝其麗見之病目開豁勉強飲
數酌以當佳惠開悉知也見太祝言來擇壻茲事雖
於倉卒宜精慎也多日欲作書適聞有專人立草此
其他諸懇俟太祝歸時致狀

又同前

某頓首近於遞中嘗獻拙句急足遽至承賜手書兼
惠新笋併增感愧竊審春和體況清福晉明寺卅年
前亂道宜為削去以蔵醜拙廼蒙刋著何以堪之春

旱差遠京洛飢民亮煩賑卹計亦不廢行春也旅忽
忽少睽嵯跌如第未能遂去餘無可言爾薛司勲過
府下事有可詢當得其詳惟以時為朝自重不宣某
手啓上留守尚書學士 清明日 京臨二器聊表意但
患人力難致偶薛君有卒將之爾

又同前

某頓首啓自薛司勲行後更闕奉狀見家人得十四
姨夫人書竊知近苦牙痛道家修養先於固下不宜
有此疾然此患中年以後人皆有之患者醫方亦多
難得効某數年來頗以為苦用藥多殊未有驗近於

張唐公處得一方他言親用有効然亦未曾合今粗
録呈可試用也春旱甚闕遠以貽上心焦勞之慮近
躬禱太一遂獲嘉澤河洛間應已霑足民歲當有望
不審邇日為政外尊體何如更希慎攝因附藥方遽
中謹此咨問

又同前

某答謝懇已具如右秋寒台候萬福某衰病忝冒以
寵為憂自省蹇拙曷嘗敢萌此望人亦曷嘗期此然
事出意外猶竊叨據君覘材望德業三十餘年一日
歸副具瞻以快士大夫之願老朽之人當在汝陰田

畝與農夫野叟相賀人事固常如此所示排擯曾何
之恤列洛政善譽初無間言也恐知之以新忝命人
事紛紛致謝稍晚皇恐皇恐

又同前

某啓自叨竊非望嘗於鄆中致謝懇即日冬候遂嚴
凝寒仰惟動履清福某勉強衰病才薄寵盛損必隨
之親朋見憂何以為教有望有望見家人言十四姨
夫人非夕違和喜已平愈公期由此專去省候鄙懷
區區因話一可詢問凡諸委瑣不復煩言歲晚慘慄
惟以時為國自重

又 治平元年

某啓脩自遭國卹公私事緒既多而衰病之年憂哀並集餘生朽質殆弗能支顧於人事曠闕交親宜以相寬自春不常拜問然昆弟多在京師薛九與二夫人書信時時獲聞動止即日秋暑猶盛不審寢味如何朝家方恃耆賢共此康濟邊寄雖重難恐淹留未候見間惟以時為國保重

又 治平二年

某啓專人至辱手書承履此春和台候萬福某衰病眊然思一藏拙之地未能遂心日夕勉強不勝其勞其餘卒卷知常承示諭請覲尚未見奏削安道特地以親為辭必留滯旌車然辭官亦當俟報爾適以私家少故牽忙作書不周謹惟為朝自重以副區區

又 治平三年

某啓近併捧逸中專人所惠三書竊承經暑台候萬福貴眷康寧粗慰瞻企諭以請洛之意甚詳自公留滯于外士大夫之論欝然而當職者負慚與責久矣今茲所請在理何疑諸公諒不煩丁寧某又可知也有欲知者私門所便備問及爾亦已盡諭但奏削尚未至爾某瘵病蕭然非屢乞懇以經此詆辱於國體非便第顧勢未得遽去以此強顏成何情況事有所激實如來諭其諸多端匪遠可以面叙本末餘當續報惟酷暑為時自愛

與執政 熙寧三年

某再拜啓仲夏炎毒伏惟台候萬福某以官守守一作宦居外具贈之地非時不敢通問今迨以懇悃不能自默某衰病累年中外具察不待煩言自去冬漸難勉強遂有壽陽之請而朝恩未許問以接奉春陽攻注眼目服藥過度渴淋後作遂不能支自三月下旬在假亦兩曾奏知不期於病告中忽蒙此恩選事出意外莫不驚憂竊意朝廷必以居東逾歲別無大過遂以為可委爾其如東州秖是尋常一大郡無兵馬無邊事又幸豐熟其如老病諸事曠廢處自知極多而過往不察其詳反以廢職為少事此其可笑者也并晉一路外鄰二敵使某不病亦不敢當況假悴不能策勵已具劄子細陳乞免此誤恩敢望台造察其誠實其餘區區常談難信之語更不復云惟早賜允俞免再三煩瀆則大造也不宣

書簡卷第三

[redacted]獲志一作逢心無涯一作來涯

[redacted]古碑斷缺一作古而斷缺疎拙二字上一

有性字

[redacted]清況情一作況

[redacted]致謝懇三字上一有情字

[redacted]牽忙此下一有人還二字

[redacted]白愛一作愛憧

書簡卷第四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四十七

與余襄公安道　慶曆元年

某頓首再拜啓爲別五六歲未嘗一日不企而南望然某羇老幼涉水奔陸風波霧毒周行萬三四千里侍母幸無恙其如頑然學不益進道不益加而年齒益長血氣益衰邅至碌碌隨世而無稱耶安道又不幸丁家艱窮居極一有也字起居安否不適於朋友況欲施於他耶嗚呼天果欲窮吾人乎承不久服除當早治裝以少解積歲區區之思廣文曾生文識可駭云嘗學於君子略能道動靜因其行聊書此爲問

與王文恪公樂道　慶曆八年

某啓至節方欲拜狀遽辱惠問感愧感愧新陽納慶奮發賢虛以澤斯民不勝祝願也某近以上熱太盛有見教云水火未濟當行内視之術行未逾月雙眼注痛如割不惟書字艱難遇物亦不能正視但恐由此遂爲廢人所憂者少捐次文字未了爾恃相知敢布深寒保重

又皇祐初

某頓首啓昨日州吏行嘗奉訊徐君來具道相見甚慰所懷某此幸郡小事稀苟見惡者稍息心此亦安

然矣自到此公私未嘗發尺牘惟有書來即答餘外
惟自藏於密但時有一二文字此事吾徒斷不得爾
進取不可干大禍患當避自餘愛惡豈能周邺也到
此極無事所恨漸老益懶墮空過日月不曾成頭段
著得些文字五代史近方求得少許所闕書亦未能
了人生多因循已十三年矣足下幕中苟有著述無
惜寄示李習之文字序附上冬冷保重

又 嘉祐四年

某啓區區久不附問人至辱書具承動靜康和姑以
為慰某衰病處此數月不為住計過事在目前者遣
之以自免過其他如在鄉傳也自期以半歲求解復
尋江西前請此可得亦須來春矣此外跌聾鄰不曾
問十年不曾燈下看一字書自入府來夜夜燈下閱
數十紙目疾大作一月之內已在告如此安能久於
此乎承書果亦以此見憂眼猶閑得纔兩日猶在告
中惜目力又不可不自書草率保愛

又 熙寧元年

某啓自承大旆臨許更闕拜問蓋以衰病無悰人事
多廢恃賴相知不以書信疏數為意爾人至惠教益
荷勤眷兼審經秋尊候康寧併增感慰氣節猶寒未
召用間惟冀為時自愛以副區區

又 同前

某啓病目難於書字咫尺闕奉狀蒲支使者過府下
云得請見顏色尚覺清瘦辱書承手足遂已輕安甚
慰可量公之功在朝廷不淺所蘊未施萬一穎田謹
置之為他日計亦無害累嘗具此獻説爾某以決計
止在來春亮可奉為徐求也人事日新聞處尚有所
聞然益覺靜勝爾日夕欲奉狀續當馳啓茲不具悉
餘乞慎藥食以自輔也

又 同前

某拜啓近急足自府回辱書承此初涼動履清福甚
慰勤企兼審中間小疾為苦喜已平和仁政清簡歲
豐民樂亮足順神某衰病難名凡老患或耳或目不
過一二諸老之疾併在一身所以歸心不得不速也
蒙惠藥方益荷意愛已依方合和也咫尺未涯瞻款
惟時自愛

又 熙寧三年

某啓某以閑僻養成懶慢久闕拜問專人辱書感慰
曷已某此卒藏拙極遂優安其如衰病侵淩加以私
門煩惱無復情悰亮由福過災生致此爾所以量分

知止切於思歸也咫尺莫奉宴言歲暮隆寒伏冀爲
時自重

又　同前

某年齒日加衰殘日甚理所宜然不足多怪昨者蒙
上哀憐信其實病免弁得蔡恩出萬幸兼去頼數程
便於歸計再尋前請不遂朝夕承樂道亦有十居許
下之意柴車藜杖歲時往來此自一段　事古人難
遂荎公素蘊未施盛年方壯也若某則實難策勵爾

又　熙寧四年

某啓昨蒙上恩閔其衰老許遂退休自杜門里巷人
事幾廢以是久闕致誠而雅眷不忘惠然垂問誨諭
稠重以慰寂寞於交情乃見之時以勵俗風義所及
其利博矣非止病夫之荷德也感愧感愧兼審經寒
台候萬福閑中優幸實多但交親益難會見此爲區
區歲晚凝冽惟宴居順養以需復用

與滕待制　子京　慶曆五年

某頓首自夷陵之貶獲見於江寧逮今十年而執事
謫守湖濱某亦再遂淮上音塵靡接會遇無期則人
事之多端勞生之自困可爲歎息何所勝言急步忽
來惠音見及伏承求卹民瘼宣布詔條去宿弊以便
人與無窮之長利非獨見哲人明達之量不以進退
爲心而竊喜遠方凋瘵之民獲被愷悌之化示及新
堤之作俾之紀記一作次其事舊學荒蕪文思衰落既
無纍昔少壯之心氣而有患禍難測之憂虞是以言
澀意窘不足盡載君子規模閎達之志而無以稱盛
人所欲稱揚歌頌之勤勉強不能以副來意媿悚愧
悚秋序方杪洞庭早寒竊召未間千萬自重

與章伯鎮　慶曆五年

某頓首山郡僻絕不與人通每辱誨問何勝感愧某
材薄寵過得禍甚輕獲此優安至爲天幸伯鎮尚淹
江郡忽已踰年大才有時先以小抑亦通否之理然
也惟冀自愛以副瞻禱

又　慶曆六年

某頓首州幹至蒙問以書承此新春福履休裕詩文
新作金石交奏其處窮僻不接先生長者之論久矣
忽然得之開發鄙滯況得見其人接其道其樂宜如
何哉此志未諧惟用瞻企保重保重

又　同前

某頓首急足至郡辱誨以書承臨郡之暇寢味休適
可勝瞻慰也示及傳記三本文偉意嚴記詳語簡而

賞罰善惡勸戒丁寧述作之功正爲此爾欽服欽服
某幸閑僻甚可尋繹然獨懶於撰述稍嘉話未卜冬
冷千萬保重偃虹隄記滕侯牽強不意敢煩餘暇特
與揮翰荒惡之文假飾傳久感愧感愧

又皇祐元年

某昨以目病爲梗求頴自便養慵藏拙深得其宜泛
舟長淮翛然其樂急足遠至辱書爲別且承春暄寢
味多福相去益遠瞻望徒勞千萬保重

又同前

某自聞子美之亡使人無復生意交朋淪落殆盡存
者不老即病不然困於世路慼慼人就中子美尤
甚哀哉祭文讀之重增其悲爾盛作俟至西湖方快
吟味淮陽若區區到彼必少祛俗慮尚可勉強以舉
作者患著正爲所少之物多荷多荷自病來絕不飲
酒尤爲無聊正藉此物以增清興爾

與王郎中道損 慶曆八年

某啓向在河朔嘗辱書爲謝人事多故未暇後問舉
而又聞子野之訃值某遷郡淮南扶挈老幼凡再登
舟舟出陸始至弊邑用此亦未暇與交游相弔子野
之賢難得此天下公議共惜之若相知之難一事一作與知
得則某私恨亦有萬萬不窮之意苦事苦事自古賢
者無不死惟令名不朽則爲永存矣凡朋友爲子野
痛惜者惟可以此一事自寬而已范公誌文詳悉而
實録甚善甚善新歲伊邇一作始千萬保重以慰瞻詠

又嘉祐三年

某啓專人至辱書承經寒爲政外福履清康實慰瞻
企某衰病不支遽蒙以煩冗驅策不敢固辭其實非
所能亦非所樂又非所堪也居華已逾年當別有美
用承見諭敢不如教某病目十年遽爲几案所苦冬
至後自當請麾南去矣嚮寒保攝

又嘉祐五年

某啓辱見諭碑文及拙詩續當遞中奉寄蓋以唐書
甫了初謂遂得休息而却送本局寫印本一字之誤
遂傳四方以此須自校對其勞苦牽迫甚於書未成
時由是未遑及他事以屢失信於長者不避忉忉承
首塗有日旦夕當詣謁人還且此不能盡所懷

與杜大夫 慶曆八年

某再拜久不聞問經夏涉秋榮侍外體履多福近爲
澶魏河決淮南例令勸誘人戶進納梢草淮人既貧
而道遠期促絕無應命者朝旨勸誘使人傳宣又令

差定莫知所從南京亦必須有指揮不知本府如何擘畫見勸到入戶多少如何訪之孰是差定某才薄能劣受恩深甚闕朝廷以河事為急正當竭力補報然若於事無益而為國斂怨於淮人則重為可罪也為遠方不知事體急走此奉咨或有勸誘之術痛乞餘矩稍濟其急忙中不子細秋涼保重

又 皇祐四年

某啓閑居之久不奉問得遞中書承榮侍多福又知有悼嬰之戚斯事無可柰何惟當自寬上慰慈顏也臨政之始勞慮想多前曾託姚教授奉問實錄畫

自居憂日苦悶坐無由度景又近日有一閑人頗能裝裁諒彼視事閑決卻少暇時以此欲於閑中銷日也不訝不訝及聞近有悲戚則猶不可以閑事干聒深悔前言之容易也悚惕悚惕方欲奉䟽偶姚教授介來聊述此冬深保重

與張職方 皇祐二年

某啓相聚逾年別來豈勝思戀道塗無阻行已及陳時時得南舟中不熱自過界溝地土卑薄桑柘蕭條始知潁真樂土盍令入春春爾小兒輩望見萬壽塔尚指以為臺頭聞其語不覺愴然爾過陳恐難附書

秋暑多愛

又 皇祐三年

某啓自承遞扶嘗辱惠書迫以多故尋諫奉問近得康書（一作耶）屯田信方知已授蘄春且居潁上即日寒凜寢味多福某自至此以親疾厭厭無暇外事欲求一僻地以便侍養而遠處不可迎侍側近又多為請要所居不敢陳乞區區于此無復情悰非復湖上之時也來遲相見千萬自重因康屯田人回附此相次專馳狀也

又 皇祐六年

某啓久不聞問人至得書為慰不已六月一日從吉得郡必南正值大熱應須秋初方可離潁葬真病與懶者所宜珍荷珍荷丁太博卻有書一封幸為致達斯人文章君子不幸遭此在憂患中難得信問往來早為達（逵一作）之也縣境有好碑試為訪之則後所收必多也閑中無物為信慚悚慚悚

與劉學士 原字子正 皇祐四年

某叩頭言罪逆餘生護喪假道乃勞台旆枉顧孤窮感愧之誠何以云諭限茲凶斬無由詣見斯又重以為恨也作遠為邦自重謹附手疏叙謝

又 同前

某啓哀苦中幸得相見厚眷甚厚行計所迫不勝依戀嗣沐手誨併深感怍乍遠珍重行次草草為謝

與知縣李丞 皇祐五年

某啓自相別後至王回秀才來始一得所惠書承居京師無恙某哀苦如昨近擇得葬地在潁西四十里土厚水深略依山水向背其餘陰陽家說皆莫能一一如法也卜用今秋恐知恐知示及杜漳州有事令人感涕不已與之同甲內顧身世可為凜凜此人有材能而氣雋宜其與監司違戾然愁者秪能言其率意行事是保無他過矣某閒居無人又不知其所止無處附書信恐知其家舊所居因信切言及千萬千萬徐謝高科今必已決俟見春牓附書也因見仲意某以妻母病家人兒子輩入京相看因得附此不悉已瞻多愛不次某再拜

與臨池院主 皇祐五年

某啓小姪人還曾附問還來暑熱安和某今謀奉太君神柩南歸將遂相見因小姪先行奉此不次某書白 七月十六日 小師等各安建茶二角表信

與吳給事 名中復 皇祐末

某啓服逆餘生遠棄郊外特承顧訪感咽何勝仍沐寵惠雄編俾遂榮覽雖在哀迷亦知閎磐如嘉州濟井之作有以見仁言之利博而非文字之空言也欽執一作材譽固已有日粗窺高趣益用歎服限以衣制不能踵謝聊叙此不次某再拜仲庶太博執事

二月二十八日

又 嘉祐三年

某啓思奉清論不可得徒用企想夏熱承體氣佳裕某比者忽有尹命殊出意外不惟才非所長加以他虞不淺昨已懇辭庶可得免如其不獲恐難堅避辱命誌文鄙拙豈足當之第以欣慕忠義樂於紀次因得附名于石末遂不敢辭爾惶悚 下一作恐 惶悚鄙懷區區不能具道某頓首諫院舍人執事

又 同前

某啓新令雖許往還尚以職事牽冗未皇祗謁計寒凜體氣清康前承要墓碣久稽應命近因病目在告始得牽強衰朽無意思僅能成文不足以發揚令德慙恐慙恐昏眩不能多書謹此

與李留後 公謹 至和元年

某啓昨自居潁服除久俟外補既而召見尋乞蒲同

出處倉皇諒闇于外也前日入拜恩旨復留孤生多
難鬢髮蕭然心形兩衰豈有榮進之望但區區未能
即去爾承坐鎮餘閑甚有清趣然想非久外留當被
嚴召老朽或未出都尚得一相見則爲幸矣瞻仰瞻
仰

又嘉祐二年

某啓曏以僑寄僧坊公私多故忽忽爲別豈勝馳情
使至惠書竊承下車經寒動履清福粗慰瞻仰某一
守經愚儒爾豈堪適時之用加以衰病勉強實難過
種憂得遂一麾爲幸矣公謹爲郡誠可樂然賢者遠
外於今之時勢必難久目疾得靜安息意當益清明
某昏花日甚書字如隔雲霧亦冀一閑處將養爾深
寒惟望爲時自重

又同前

某啓自旌旆之南數於他書中承見問中間寄惠八
功德水又辱手書及今者人至又辱書感愧何已兼
審經寒爲政外體履清康某自過年如陡憤一作添十
數歲人但覺心意衰耗世味都無可樂百事強勉而
已請外決在今春惟不知相見何時爾鄙懷千萬莫
能具述惟以時爲國自愛瞻仰瞻仰

又嘉祐三年

某再拜近因人還嘗得附狀益者寄水人至又辱書
審春寒體況清康兼惠清泉亟飲甚甘實如不疑所
品物固有處於幽晦而發於賢哲者益鄙夫欣慕樂
於紀述也適值館伴契丹人使旦夕到闕頗區區須
事畢當謝上也人還謹奉此

又同前

某啓自春氣候不常伏惟攝理清康前承惠浮槎山
水俾之作記又於遞中辱書久不爲報蓋牽強拙記
未成爾某中年多病文思衰落所記非工殊不堪應
命文辭已如此不欲更自繆書亮不爲罪然得子發
一揮尤幸盖不敢煩公謹真翰也皇恐皇恐

又同前

某頓首急足至辱書一有遠字承此初暑尊候萬福浮槎
拙記託賢弟附去多日疑其未至聞此急足發來也
初深欲自書屢試書數本皆自嫌不過意遂已前書
具道必可亮也向時竊見議科場奏甚佳然欲必行
其言尤難也論外計剗刷此非守道守官君子孰肯
奮然發憤前賴人已受此賜矣若使常人用心皆如
君子生民豈有弊病天下豈有不治哉鄆州還闕方

一相見京師久雨近方晴乾不審江淮如何向熱以
時自重人還謹此不宣某再拜

又同前

某啓自附浮槎拙記去後撦遞中所惠書辱以修報
茲者人至又辱賜教某昨承恩俾侍經席輒以近歲
貧多濫選官以入經遂至學士例爲兼職用此爲説
得以懇辭聖恩矜察特許寢傳甚幸也承示啓更不
修答也感愧感愧某苦風眩甚劇若遂不止當成大
疾作書未竟已數眩轉憂停筆瞑目鄙懷區區不可
盡惟爲國慎夏自重

又同前

某啓承誨示至於勤勤所寄浮槎水味尤佳然豈減
惠山之品久居京師絕難得佳山水頓食此如飲甘
醴所惠遠難多致不得歠飲爾此山前世粗有名然
皆因僧居以爲勝今所記者特水爾故不及其他也
張又新水記與陸羽不同考於二家之書可見矣今
覓錄往時所作大明井記奉呈庶可知其詳也因人
入都小餅時爲致一兩器千里致水恐涉好奇之弊
然若不勞煩則亦無害更裁之

與向觀察 嘉祐五年

某啓中間辱書承經暑德履清佳深慰遐想足下留
遊河朔忽已數年保塞邊要朝廷寄任之重行第嘉
績別膺峻用某衰病無堪待罪西府深愧碌碌秋涼
珍愛

又 至和元年冬

某啓伏自使旆之西及此兩辱書承邦寨爲政外體
履清福深慰企渴某居此區區近又領三班坐嘗虛
冗久闕拜狀仍思舊同局言笑之樂不可復得也請
外間春決可去未知欵奉何日新正以時自愛

書簡卷第四

[illegible]

某頓首再拜啓爲別五六歲未
嘗一日不思企而南望然某侍老親攜孱幼浮江
犇陸衝冒風波寡毒之間九行萬三四千里其勞
亦甚矣侍母幸粗無恙其如頑然學不益進道不
益加而年齒益長血氣益衰遂至碌碌隨世俯仰
而何足稱邪安道又不幸丁家艱窮居拯南起居
安否不通於朋友況欲施其他邪嗚呼天果欲窮
吾人乎承不久服除當早治裝以少解積歲區區
之思廣文曾生文識可駭云嚮學於君子因其行
略以通動靜之間

此帖與本卷者大同而小異載閤本及京師名
賢簡啓中疑有改定處與第五卷劉原甫書同
說

與王郎中第二帖 為几案所苦（五字上一有曲字）

與杜[illegible]帖 開決（正謂開決汴河閤本作閒決乃是衍誤）

與[illegible]帖 寒瘵（一作寒瘵）

書簡卷第五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四十八

與劉侍讀原父 嘉祐二年

某啓專介辱書承此嚴寒爲政外尊體休裕實慰企想某以衰病當此煩冗已三請江西要在正初必可得艤舟亭次寓目平山奉賢主人清論豈不爲然哉伏冀爲時自愛

又 嘉祐四年

某啓愚家所藏集古録嘗得故許子春爲余言集聚多且久無不散亡此物理也不若舉取其要著爲一書謂可傳久余深以其言爲然昨在汝陰居閑遂爲集古録目方得八九十篇不徒如許之說又因得與史傳相參驗證見史家闕失甚多其後來京師遂不復作適因尋撿少書籍發篋得其故本謹以奉呈庶知所謂黑兒者雖老鈍之人嫺着然亦不爲無益也家無他本幸看畢見付某再拜

又

某啓區區久踈謁奉辱誨承示千文甚佳多感多感或云此是李靖字唐人集爲千文不如如何也

又 嘉祐二年

某啓前承示以蜀素俾寫孝經一章書之墨不能染

尋將家所有者試之亦然遂命工匠治之終不堪用豈其未得其法耶幸今善工精治之使受墨可書當爲汙以惡書也糾察題名不罪以閑事聒耳皇恐皇恐

又 此帖綿吉本誤作與蘇子容

某啓暖甚果復作陰嘉節豈遂爲雨耶建寧物論益喧當制之人必被収理後日之遊且不欲往幸爲致意人事之難乃爾烏絲欄依前書不染墨今納還當以澄心紙試書一章塞命也金櫻煎謹送卻乞真牛膝一二束爲聖俞處所得不多爾

又 此帖綿吉本誤作與蘇子容

某啓時色可愛不廢佳節之會謂當得同一笑而原父獨不往人事難得如意固常如此耶得介甫新詩數十篇皆奇絕喜此道不寂寞以相告詩軸俟看了馳上適因悶睡起奉答不謹

又 此帖綿吉本誤作與蘇子容

某啓昨日辱寵和惡詩豈勝感服屬上馬赴西園不時爲答前偶拜聞家居未必不佳此語復何所疑蓋爲泥濘中遠赴官會未必若家居清淨然而郊外少車馬雖雨無泥甚不爲勞而物色晴妍深可愛雖病

夫亦動念又思家居未必佳也昨日頗歡飲酒差多今日病適方睡起謹此咨報

又 嘉祐四年

某啓昨日奉見後遂之北李園池見木陰蔥翠節物已移而原父獨不在但終席羣思加以風沙益可惜爾輒此奉報前承要介甫詩謹以咨呈其一二篇不當傳者特爲剪去之矣恐知

又 同前

某啓數日不奉見餘暑頗甚伏惟起居佳勝昨日辱教特會以熱中飲冷遇多偶爲腹疾兼以少幹故遂

且在告紙三兩日當卽出奉特煩問念感愧曷已乾燥非常何時可飲未嘗如此寥落也人還謹啓爲謝

又 同前

某啓特辱問念感愧曷已某腹疾猶未平衰年已覺難支以不敢常食遂且在告熱藥不敢多服惟晨起一服爾蓋自家常服者已頑無效冀新功爾承教當節之也亦聞梅二不安方欲致問

又 同前

某啓承出城勞頓晚來喜佳裕拙疾特辱問念感愧曷已自夜來益注洩今旦蕭然遂召張康診云熱中

傷冷當和陰陽備用熟藥所以難効遂以黃連乾薑之類為散服之近午差定亦戲家人云近日人於事須過防昨日得聖俞簡云小小傷冷然用徐青乃俚巷庸工爾此公多艱滞更當慎攝令須馳問之也精神稍復承見問不覺書多聊代面話

又嘉祐五年

某啓辱問以嬰兒未安勞神然當更審慎樂食有張為四太保者其術又精第難呼爾不揮怒恕忍之也某今日不入正為凌晨稍涼為江氏作誌辛語其家勿捐煎茲事安敢恭撰旦夕當得以方牽强不能悉

又同前

某啓承見諭某為之翰家遣僕坐門下要誌銘所以兩日不能至局大熱如此又家中小兒女多不安更為人家驅逼作文字何時免此老業東齋雖狹若心無事可以坐致清涼健羨華事十六日定力當奉見併得叙盡所聞也人還謹此

又嘉祐四年

某啓熇然炎燎中方不知所以逃生忽辱寵示佳作強起疾讀其為清快難以言傳然賦無屬和之理但當卧誦以代飲冰咀雪爾其兩日為伯庸趣了誌文蓋其葬日實近恐悞他事然其為苦不可勝言閑思宜為劉乂所誚然自此當絕筆雖不能如俚俗斷指剌環邀於鬼神以自誓然當痛自懲艾茲時之勞也方執筆得少風稍清故能忉忉不宜某再拜

又嘉祐五年

某啓適歸自外捧惠佳篇豈勝欣感偶然之會雖草率而縛於文字遂為他時故事茲敢不免也然西齋素患寂寞近方稍葺而原父去此稍遠此俗所謂事無恰好也

又同前

某啓自原甫既西雖不為官制所拘朋遊亦自寂寞況遂當憂責優畏塗其為情況可知偶思春物將動故都多佳致為樂豈復可涯汩没聲利惟溺惑者不勝其勞而但見其樂粗有識知兼以衰病此事難為他人道獨不知原甫諒之否因風幸數垂問以慰瞻企

又嘉祐六年

某啓自春首以來兒女輩疾病日益憂煎自顧無補於時而衰病日增咎責四至其何以堪之惟思春物爛然故都遺勝不可勝覽而公專有之猶恐厭飫所

見不以難得爲惜也須知有不可得之者也賢弟亦稀相見蓋難得盡從容之適爾公自至鎭一嘗㕘問遂絶惠音不知何嫌遠爾見疎也西齋塵土無役人迹偶因連日假故試尋筆研略布此誠以此亦可見其爲覎(此真蹟覎字用)也其他俗事可憎不復多道但布瞻企之勤爾氣候猶未和暢不知西路如何惟爲國自愛某祗拜　初望西物甚衆今寸紙一字不可得況南山竹萌之類耶至於新詩醉墨並棄前約無乃太甚乎

又(與前帖相類疑是寫本今兩存之)

某啓自春以來若兒女輩疾病憂煎百端遂闕馳問然亦怪久不承惠音不審何嫌遠見斥外始望西州之物甚衆今一言寸紙猶不可得況於其他乎某老拙無堪自顧恐終無所爲以補萬一而衰病日增咎責四至其將柰何春物爛發故都遺蹟不可勝覽但恐猒飫朝夕不以難得爲可惜須知有羨而不可得者爾賢弟亦稀相見蓋不能得如往日與諸賢忘形取適爾西齋塵土無復人迹幸連日假故略得少布區區然公方享清閑之樂不宜無暇於故人也其他俗事薄惡可不挂耳惟向暖多愛以慰傾企　得子華書言西去當於陜雍留連果能如此否手指拘攣又添左手兩目僅辨物其餘可知

又(同前)

某頓首啓近寛郵王職方行嘗得附狀然亦久不承惠問春候猶寒不審動履何似但深瞻詠前日崇政賜進士第見賢郎在高等伏惟喜慰某已衰病三四小子未有能獲薦于有司者見之尤所羨慕賢郎程文甚工爲都人傳誦及第等雖高而人猶以爲未稱然少年微抑于此未必不爲遠大之本也謹專致此爲賀不宣某再拜原父安撫侍讀閣下　三月十一日

又(同前)

某啓久不奉狀蓋以俟賢郎歸而賢郎未歸遂以稽緩然亦未嘗辱書不審經署動履何如但西州人士之來者日載政聲盈于都下使嫉善之言不勝公議聊俾下交快釋其餘存之遠大竊計高明必不校於屑屑也餘復何言盛熱爲時自重謹因賢郎歸奉此咨問不宣某再拜　六月廿一日謹狀

又(同前)

某區區於此忽復半歲思有所爲則方以妄作紛紜爲戒循安常理又顧碌碌可羞不知何以教之哀其

不逮實有望於公爲多也至於常撿拘攣對率之性尤以爲苦然勢難輕動甫及年歲得去爲幸也蔡君謨自南歸喑然一叟相見惟互相驚歎而已西齋自去冬遂今遂不復啓其他可知也故都多登臨之勝新詩醉墨時以爲患以忘俗惡之態於理似未爲害不知何避而何嫌鄙懷千萬居常思欲鉅細布之臨紙則復茫然惟慎夏愛護

又同前

某承見教以用快大過此誠中其病然平日所常患衆君子多以爲言者也若任責至重未知所爲此有望於公者初未蒙賜也至於簡事爲實爲政之大要此西人所以蒙惠也若曰外名迹自古聖賢所難莊生之名卓然見於後世若使無迹後世學者何從而師法之蓋莊生之名以彼周孔之名以此皆不能出名迹之外者第不當汲汲以求之爾不相見久聊此當握手一笑不罪不罪前日餞聖從與景仁介甫清坐終日奉思之外惟以鮮歡相顧集歎而已恐知其近況故輒及之公來歸未期惟時得數字猶足以爲慰豈以無事爲煩耶

又[redacted]前

某啓薛金部自西來承惠以書承經寒體履清安兼得詳問動止併以爲慰今歲京師寒甚衰病之軀尤所不堪承諭閑闊無爲豈亦苦於寒耶春物將動無思登臨之樂何有窮涯因人時枉問宜道一二偶薛人還聊奉此不宣某再拜十一月二十日

又嘉祐七年

某啓春氣暄和伏惟鎮撫之餘履況清適某以衰殘勉強有勞無益公職曠廢私事不修不獨於書記爲闊也細憶故都風物之佳當此陽春陽發之盛臨觴覽勝宜不爲默蓋以賢人在外公議難安一日來歸遂不復得爾此外惟以時爲國自愛謹奉狀不宣某手狀上二月十二日

又同前

某啓自過年便欲奉狀只俟薛司勳歸薛既以事滯留遂成稽殆但時見賢弟詢問動靜以慰懷爾薛君留此屢相見粗忘疲病區區所爲及其耳目所得歸必能具道更不煩言惟的便無佳物表信蓋西州所賜惟南味得春多壞不堪寄遠當俟新茶馳獻爾春寒極闊知陝西尤甚奈何奈何保重保重某頓首

又同前

某啓貫常行省附狀辱書承經暑動履康和兼蒙惠以薛城鼎銘及漢博山槃記二者實爲奇物某集錄前古遺文往往得人之難得自三代以來莫不皆有然獨無前漢字每以爲恨今遽獲斯銘遂大償其素願其爲感幸自宜如何屬患脒瘡家居絶客無人爲識古文故第於郵中粗報已受二銘之賜篆畫宙徐訪博識者繹續得附致其餘區區萬不述一大熱恢護以副瞻勤清水安能久滯耶實負愧也

又同前

某啓昨賢弟行省奉狀屬合宮大禮前後事叢遂闕致問昨日進奏院送九月十五日所寄書竊承動履清勝兼復惠以古器銘文發書驚喜失聲群兒曹走問翁夜獲何物其喜若斯信吾二人好惡之異如此安得不爲世俗所憎邪其窮達有命爾求合世人以取悅則難矣自公之西集古累獲異文并來書集入錄中以爲子孫之藏也幸甚幸甚歲律漸寒惟爲時自重

又同前

某啓近嘗兩奉狀專人至辱書竊審經寒體履安和兼沐寄惠穌梨新筍豈勝珍荷自去冬以來覬舊私信一皆謝絶獨思公有所惠理可無嫌又聞近申貢餘之禁則應少資宏庫如此屢寄益無疑也節中人事紛紛使還爲謝不謹不宣某再拜原甫經略侍讀執事十一月一日

與蔡忠惠公君謨

某啓辱惠揮寧翁墨多荷多荷佳物誠爲難得然比他人尚少其二幽齋陳設時點弄筆硯殊賴於斯雖多無厭也煩聒計不爲嫌矣諸留面叙

又嘉祐八年八月

某啓前夕承惠紅絲硯誠發墨若謂勝端石則恐過論然其製作甚精真爲凡格間佳物也昨日以有文書不敢致簡爲謝李敭還又承惠水清泉香餅數十枚聊報厚貺吾儕日以此等物爲事更老應當滑死粗庸遂更作一經無由頻面聊當一咲歐陽脩頓首白三司給事廿九日謹狀

又治平二年二月

某啓遂爾大熱不審氣體何似承已對謝應已漸治裝無由詣前日刺聘企苈支圖已令僕愬傳寫自是一段佳事碑文好者前已倒篋今又於束迭中得此數十本勒李敭送上因出過門爲幸不宣某頓首君

謨端明侍郎　二十六日

與范忠文公景仁　治平四年

某啓專人辱書伏承春暄體候清福某蒙恩許解重任得亳便私其爲優幸不可勝述其他誰敘中外所聞大略秖如此故不待煩言惟繫舟府下一見主人而過粗釋瞻思之懇爲足矣人還姑此布謝

與常侍制夷甫　嘉祐治平間

某啓相別之久書問雖闊而思慕盛德未嘗少忘于心不審即日體候何似向蒙寵示盛文一編究味意趣殊發蒙陋珍翫祕藏未嘗暫釋續更有新作苟賜不鄙無外開示至幸至幸深冬爲道自愛

又

某相別累年書問雖闊而思慕盛德未嘗一日而忘于心不審即日體履何似某碌碌于此國恩未報而衰病日侵進無少補於時退未得幅巾閭巷以從有道君子豈勝區區深寒爲道外自愛因小姪行附此

又　治平四年

某前日承枉顧少接餘論殊不從容朝夕入事稍閒當獲款奉未間略布區區茶少許聊助待賓輕浼皇恐

又　同前

某啓獨在潁區區僅得一二聞餘論雖未厭于心而仁人之言獲益已多矣自藏拙于此習成懶慢遂踈奉問亮須幅巾閭巷杖屨往還始償夙素傾嚮之心爾未間以時爲道自重因負棗人行謹奉手狀

又　熙寧元年

某啓少便久踈致問經寒仰惟德履多福某衰病如昨已再請壽陽旦夕有命西歸漸謀休息必得幅巾衡巷以從長者之遊償其素願然後已也未間惟爲道自愛

又　同前

某啓到官忽忽已復窮冬老病踈嬾闕於致問雪後清冽體況想佳某幸居僻事簡足以養拙歸心雖切尚少盤桓款晤未期深寒加愛

又　熙寧二年

某啓近小吏許充行奉狀粗布區區窮臘陰雪忽復新春竊惟養道燕居動履清福某此忽忽已數月開春遂尋前請竊謂理盡而無嫌至於幅巾閭巷以從先生長者之遊此實無窮難得之樂爾未間保重以副瞻勤因家兵還謹奉啓

又 同前

某啓守官東州僻在海濱久疎致問徒積傾馳氣候已寒不審燕居動履何如某勉強衰病遷延榮祿又將及暮歲物豐盛盜訟稀簡粗足偷安冬春之交得遂西首覲長者之遊不勝至樂未間爲道愛重

又 熙寧三年

某啓多病疎懶稍闕致問近兒子自潁還云善侍扶曼喜承經暑寢興萬福兼審尚以足疾未副召命朝廷禮賢之意甚篤而士大夫延首之望亦勤然君子出處有道足以鎮止奔競敦厚時俗其功利亦多矣某尚未得請未遂相從閭巷之間然亦不過一兩月之頃爾時暑爲道愛重

又 同前

某啓霜氣清冷不審燕居動履何似竊承朝旨尚復敦迫出處之際遂爲世法必有以果於自信者某累櫝懇至而上恩未俞素願雖稽終當如志瞻仰盛德惟日增勞觸寒珍重

與沈侍制 遘字子山 慶曆三年

某啓數日不奉問苦暑非常歲之比少壯者自不能當衰病之人不問可知焉辱教承體氣清安甚慰俗以立秋日卜秋暑多少據今日之勢猶當更猖狂爾然世言春寒秋熱老健爲此三者終是不久長之物也介甫詩甚佳和韻尤精看了却希示下

又 慶曆四年

某頓首啓自承拜命欣喜無量而不時馳問者誠以奔走塞下吏事叢委遲鈍不能迎解非敢有懈幸諒幸諒知二十四日出京計日必已受事某自保塞回及中山已三日猶須弁 一作 旬方得拜見他悉面賦也冬寒千萬保育

與王龍圖 益柔字勝之 嘉祐元年

某啓中間辱書承冬凜外體氣清康深慰瞻渴益州張侍郎不久當至衰病區區猶須更旬浹始遂休息因欲請補江西爾前蒙示諭京東事備悉早出暮歸臨紙忙迫無暇及他惟新陽自愛前削殊不聞有議論奈何奈何

又 嘉祐[redacted]年

某啓急足至辱書承此初暑體氣清和差慰瞻想所云少朋儔宴處爲樂此乃在處皆然何獨濟也京師固多相識然人事區區病患憂煎亦無暇於從容料得常懸抵如此也求移能少安之爲善會要深欲續

送上爲付一書吏裝褫速取不得京師吏人頑慢不言可知勿怪勿怪爲兒子久病羸弱非常人還且此爲謝

又嘉祐[redacted]年

某啓專介辱書承涉夏秋體氣清適暑雨爲孽古所未聞救災䘏患事匪一端某言不足爲人信才不足爲時用徒耗廩禄每自咄嗟而已承見諭實當今之實患也其如言之不見信何他非相見莫盡所懷精寒惟當以時保嗇

又嘉祐二年

某啓人至辱書承尚留充寒疑害體況清佳杜公清節篤行毎恨文字不稱不意勝之見愛如此近亦有一二家作誌婁少監家當自寄去明復當歸葬于故里亦可就得之原叔誌續當録去會要爲此中書吏稽遲又且送五冊去不惮頻來取也新詩因人乞數篇亂道亦當録呈深寒公外加愛入遞草草

又嘉祐五年

某再拜昨日已入省且喜尊候勝常脚瘡遂愈此正是治内之時亦猶冦賊過後繕脩武備雖非先見亦所以禦後來之患也吾儕相戒言難取信蓋各自須有少病痛爾呵呵然非此無以獻忠幸深思也無由相見聊奉此咨問大熱遂如此衰病不能支入夏便患口齒昨日食數大杏今日腮頰腫痛針刺出血不能常食若此是將柰何柰何

又嘉祐八年

某啓前日辱訪别但多愧荷以昭陵虞主未還在樓不當飲酒無由會話少時盍以爲恨承已登舟節氣遂爾寒凝惟希加愛爲禱集古録序鄙文無足采蔡君謨筆法精妙近時石刻罕有也薄酒四器聊助待賓不罪輕浼皇恐皇恐

又治平二年

某啓公私怱怱久闕致誠辱書感慰兼審經寒動履清勝京東物俗比二浙殊絶必稍爲便然久淹于外此在位者之責而朋友蔽善之罪其何敢逃某竊位于此已六七年白首碌碌初無補報而罪責無量謗咎獨歸自春首已來得淋渴疾癃瘁昏耗僅不自支他人視之若不堪處況以殘骸勉强情緒可知久不通問因書輙敢自道勝之知我必見哀憐深寒事外惟冀以時自愛

又

某啓辱示二詩諷讀數四意趣深遠所謂朋友講習之益正當佩服何謂迂邪然謂賢而能書爲不幸又似過之正宜謂不幸與工同其垂名可也因所示乃知平日論議猶有形迹愚拙所短固多幸當賜教可也苟有未然却當相難正如此然後爲友益矣姑詰及此不罪切切

又 熙寧四年

某承見諭詩義晩年迫以多病不能精意苟欲成其書志僅且了却頗多疎謬若得一經商搉何幸如之閑居少人力俟錄一二拜呈但慮方居禁職無暇及此也某目足爲苦秋深尤劇尚賴休閑足以安養餘生之幸

與宋龍圖 敏求字次道

某啓漸暄竊承體履安和旬休日略邀枉顧家飡冀接清話少時必不以容易見罪悚悚

又

某啓伏承遽有子婦之戚莫遑奉慰豈勝馳情暑鬱方熾更冀爲國自重少節悲悼區區瞻祝謹奉手啓咨問

又

某啓多日不奉見秋吟竊承體氣佳裕嘗託裴如晦致懇欲告借少書籍承不爲難今先欲借九國史或遂時得三兩國亦善庶不久滯也先假通錄謹先歸納煩聒豈勝悝悚

與梅龍圖 摯字公儀 嘉祐二年

某啓累日瞻渴不審尊體何似唱和詩編次得成三卷共一百七十三首亦有三兩首不齊整者且刪去其存者皆子細看來衆作極精可以傳也盛哉盛哉然其中亦有一時乘興之作或未盡善處各白諸公修换也内刑部竹詩欲告公儀更修改令簡少爲幸緣五篇各不長故也拙序續呈乞改抹來日拜見

與石舍人 楊休字昌言

某頓首啓自到公私冗迫未得一詣門守乃辱雅意先以顧臨猶未克叙謝其爲感愧何以勝賴手翰見貽副之古刻無限珍佩人還遽此餘當面盡

與祖龍學 無擇字擇之 嘉祐四年

某啓自擇之使還未嘗一得款奉書局之會罕出偶爾遂成鄙句兼邀坐客同賦雖老拙非工而諸君盛作亦聊紀一時之事謹以附還致誠當擇之西行猶在齋禁不得瞻違實深爲恨暑熱道路不審尊候如

何惟冀以時自愛

與沈內翰 大通 治平元年

某啓辱書承祁寒動履清休少慰瞻企餘杭德政民俗方期歸厚而遽此嚴召然去思遺惠亦足以在人亮須春水方可還朝會見尚遠更冀為時珍嗇

答李內翰 [illegible]

某皇恐頓首再拜啓孟冬漸寒伏惟尊候動止萬福進奏院遞角今日到州伏蒙十八日所賜手書審奉聖恩暫臨近服雖朝廷重違勤請不得已而輟閒左右資訪之助其如凋弊之俗為幸何多某以門下生為幕中吏私願以釋不勝榮輝惟應車馬未飾已被堅留暫此郡齋即膺召命使下吏愚民徒有企羅依芘之心而不得終蒙大惠爾伏承消日有期限以職守一無此十七字不獲躬詣界首候迎卑情瞻望激切之至

書簡卷第五

[illegible] 伏冀 一作斷冀

[illegible] 時色 一作晴色

[illegible] 恰好也 此下一有[illegible]承置得懷州牛黎更有重乞之來而奉達得寧澹於此物深所望也須含貧得事見以畫品進 [illegible]

[illegible] 某啓區區久欲附問日俟賢郎西歸歸甚緩而公私亦自多故然亦未嘗承惠教不審經暑起居如何某待罪于此忽以半歲欲有所為則方以紛紛為戒至於循守常理則又碌碌可羞不知何為而可也必將有以教之雍人蒙福凡磬東來聞之竊喜此誠為足以施為而忌疾方深幸公議猶在也蔡君謨自南歸喟然一嘆終日相對清坐無以為樂但烹茶一杯病脾不飲反贈旁人啜爾吾此可知其情況也餘事有可竊歎者料世態自常如此無足道也臨書惟以時為國自愛遞因賢郎行始奉狀不宣某再拜原甫知府侍讀

此卷嘉祐六年與劉原甫二書大同小異已兩存之今此本又復相似仍併兩幅為一幅案前輩手牘大率起草今吉州法帖所刻嘉祐末慰留秀國書稾是也況公於原甫尤致其詳或已寫復換耶

[illegible] 聖東簡答以第一帖句載[illegible]文[illegible]為道自愛[illegible]

[illegible] 錢筆二帖皇[illegible]之下而無來為道休自愛因小姐行時祉 [illegible]

[illegible] 清福 一作康福

[illegible] 為此 一作因此

[illegible]并句一作十句保育一作保愛

書簡卷第六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四十九

與梅聖俞　明道元年

某再拜聖俞二哥昨日賢弟至辱寄書并前所寄二書及夢中詩又五百言詩頻於學士處見手迹每一覩之便如相對別後雖尹氏弟兄王三並至然幕中事比聖俞在此時差多蓋東都興造日有須求倉卒供辦未嘗暫休息職此未始得從容聚首獨游嵩事一勝爾然而歷覽中春之遊山水之狀皆如故矯昔之青林翠竪今爲槁葉又目前不見聖俞回憶當時之事未一歲間再至尋見前迹已若夢中又河陽咫尺顔足下若萬千里又曩日恨不得同君尹十二王三今反俱遊而聖俞獨不至人生不一歲參差遂如此因思百年中升沈生死離合異同不知後會復幾人得同不得同也自足下去後未嘗作詩前枉製未又和尹十二去應能盡說此中事故略不論知與師魯相見少酒爲歡値無酒寄去奈何漸寒千萬自愛不宣某白

又　明道元年

某啓藥簡再至兩承示諭八老之名誠一時美事然某本以寒鄉下流後進初學諸君子不知其駑下業

已致之文遊一旦坐評賢否欲求純雅況實之名終不可得而乃特以輕儁戲之是知善譽者不能兎無疊矣子 評人正如是矣夫大雅之稱老成人重於典刑而仲尼謂三十而立某年二十有六尚未能立敢當老耶又今日不在會中自可削也夫人之美惡待其自然之譽乃見其實今縱求而得之是諸君待我素淺可知也所以孜孜不能默受者諸君當世名流爲人所重一言之出取信將來使後世知諸君子以輕逸名我後自苦求方以美稱借之益重某之不可也削之益便某再拜七兄

又 同前

某啓捧來簡釋所以名老之義甚詳某常仰希儁游所望正在規益豈敢求辯博文才之過美哉前承以逸名之自量素行少岸檢直欲使當此稱然伏內思平日脫冠散髮傲卧笑談乃是交情已照外遺形骸而然爾諸君便以輕逸待我故不能無言今若以才辯不容爲逸又不足以當之也師魯之辯亦仲尼孟子之功也子聰之俊詩所謂譽髦之士乎公植之慧亦大雅之明哲幾道之循有類子之中庸堯夫之晦子野之默得易之君子晦明語默之道聖俞之純是尤爲全德之稱矣必欲不遺達字敢不聞命然宜盡焚往來問答之簡使後之人以諸君自以達名我而非苦求而得也

又 明道元年

某啓承惠詩并序開闔數四紙弊墨渝不能釋手緣文爭竞益究益深清池茂林俯仰觴詠宅腸蘊此欲寫未能聖俞所得文出人外昔之山陽竹林以高標自過推今較古何下彼哉但恐荒淫不及而文雅過之也公操諸君詩未至今當以盛作遍呈因督之爾

又 明道二年

某頓首再拜初四日陳秀才來自河橋喜聆動靜歲暮慘慄候況清佳甚慰甚慰又知府公已發薦章聖俞在洛時常言親老南方思一歸侍今應獲素志亦朋友之共榮也然作宰江浙山水秀麗益爲康樂詩助誰與敵哉某自奉別以來未嘗作詩亦無文酒之會所謂三日不談道德則舌本強也初六日有少吏事至彭婆約子聰應之宿香山獨恨不得與聖俞同爾達彥國行聊寓此草草

又 同前

某頓首再拜聖俞足下去月王侍禁者送及所惠書

販傘船至又得書并鮑魚及問傘客知動靜備詳甚
慰甚慰僕來京師已及歲矣未與足下別時每相見
惟道無憀賴憶洛中時以為感況爾南北一異雖欝
欝復誰道邪年來但不病爾往在臨清恨無舊歡今
思臨清又不可得事事漸不如初人生祇爾大可歎
也足下素善南方今居之樂否比比得書甚略不能
究所懷訝久不作詩亦疑清興頓損也京師侍親窘
衣食欲飲酒錢不可得悶甚時與師魯一高論爾子
漸在此每相見欲酤酒飲亦不可得扶勘者非好官
但士子得之假以營進爾余既與世疏闊人所能為
皆不能正賴閑曠以自適若爾奚所適哉販傘者回
來索書聊寫區區捨足下欲語誰邪臨紙徘徊不免
忉忉

又 景祐五年

某頓首啓去歲西陵曾拜狀今春量移此邑得子聰
書知已在京尋得所示書伏承榮改京秩伏惟慶慰
聖俞久滯州縣今而泰矣下交忻慰何可勝言脩昨
在夷陵郡將故人幕席皆前名縣有江山之勝雖在
天涯聊可自樂此邑雖便於飲食醫藥然官屬無雅
士軍牧虞曹此況不言可知也所幸老幼無病恙而
已不如聖俞美任何處因拘之迹相見未涯思渴思
渴自拜別將五歲矣友益日疎俗狀日增篇詠之興
略無清思聖俞新作雖京師多事不惜錄示以開昏
鈍而慰相思故人之惠莫越於此也至禱至禱賢弟
云亡必深痛悲前得謝丈書已知之不勝歎悼也因
人行遽聊拜此冬寒希保愛不宣某頓首□有亂道
一兩首在謝丈處為無人寫錄得也聖俞略與臧否
之某有少丈事告謝丈望聖俞與咨啓之略語伊法
官必為庇隱某自作令每日區區不敢似西都時放
縱此來事亦得正但為上官見怒曲有駁議然亦終
無可駁縱有亦非大罰其如危辱之跡不欲使有小
過也或聖俞問得謝丈一言乞批數字送與附書人
也千萬千萬某又上

又 寶元二年

某頓首啓前者見邸報有襄城之命乃知當與謝公
偕行然竊料舊尹當徙蜀聖俞即留領縣事襄城居
孔道音信自此可日置□是以慢然未能作書及緜
走接太守還得手書乃知前至南陽南陽去邑其間
一驛爾某當請見直以公新下車方布條教伸威信
門生故人未宜往累於其間須其旬浹少定爾又恐

聖俞莫能久留武略命駕見過此大幸也爲別五六歲矣徒三年水陸走一萬二千里乃於此處得見故人所以不避百餘里勞君子而坐遮也顒候顒候相見旦夕爾他不復道

又同前

某啓承九月一日就道雖爲遲留然清風白牛久爲泥淖尤須大晴然後不阻某自解官觸事不快至今幾五十日未能脫去豈其屯蹇未極邪所幸親老漸安更三五日可以卜行南陽之居依賢主人實佳事但恨聖俞不在爾昨夏中雖喜會於清風然猶未盡區區之懷今益寓居方欲悉屏他事爲聖俞極數日之歡而先後參差若相避然又見聖俞書中言有事欲相見以不克爲恨者益令人怏怏爾到官必有日南陽人便無惜寄音（一作惠）相及秋寒自愛

又同前

某頓首前遣公幹馳信迎候蓋初約然亦頗疑酷暑如此非乘興之時人還得耆果爾及急足至又沐榮問承暑中起居無恙甚慰甚慰前累承新作今者書尾有自厭之說豈可疾淺哇而欲廢置律呂百花洲唱和必多欲一讀以袪俗累之心何可得也孫書注說日夕渴見已經奏御敢借示否蒙索亂道恰來盡可可講席所說何書因信乞示及畫寢之樂當輸閑者聖俞不得獨擅也謝氏詩昨忘附去今又却尋不見候見納去矣早熱可畏千萬保重

又同前

某頓首啓谷正來得所示書及見與謝家書甚詳云買洪氏莊與卜葬市屋業皆其所急者也又云減俸爲助此特聖俞惠於力弱不能厚報知已而然爾恐於謝氏無益而於聖俞有損爾聖俞若此月減三五千如失萬錢謝氏族大費多得之未覺甚助謝家亦自有書必言幸思之也洪氏莊極佳爾不須聖俞竭囊橐此固親朋好事然幸其可以自辦爾望聖俞力爲幹之某行必爲帶錢去葬地已就此營卜及市屋業差有緒然此不可倉卒爾他細故盡諭谷正可詢之鄧氏酴醾已止皆如雅意某年盡必到襄城祭文挽辭極佳冬冷保重

又康定元年

某頓首拜拜啓自八月一日至京師及今已兩辱書并在東都凡三辱詩皆未遂答非惟恃聖俞不以書之疏數爲親踈又以將遣專人而多事未能使遣故

也前知爲水災所苦此常事不足置胷中親老來宦
南方此理當然安撫見辟不行非惟奉親避嫌而已
從軍幣事何害奉親朋黨蓋當世俗見指吾徒寧有
黨耶宜以見召掌牋奏遂不去矣丈雅處家事方於
薛氏求一屋爲貯之勿慮也某於此事老幼無恙但
尤貧不可住京師非久亦却求外補日(旦一作)夕相識
多忙不暇作詩足下必不憚見寄閑吟者皆錄示千
萬冬冷保重

又同前

某頓首啓前謝監簿行附書聞差遣書去後兩日知
審官擬定湖州城中監稅不勝喜慰然不即走書專
報者意謂勅下自當知又弓手至得書尚云云始怪
何處稽留至今未到然今必至矣不爾當爲督也俟
春入京尤便但不知何處少留某自遂館日夕忽忽
筆研非答書簡寫門刺未嘗視昨夕子發偶來會宿
默句數十韻奉寄且以爲捨又有前奉答長句併錄
附去可笑可笑歲陽以來風日慘然土霧雜下氣候
不常萬萬自重

又慶曆四年

某頓首累承書爲慰何已然久不致問君勞逸不同
於理宜然諒不爲罪經城楊宰來備詢動止承久困
簟下何時可赴任所示盛編去已了甚於飢渴也此
人回望一信容專令人去取(如使人累費欲來)銘文不煩見
督不久納上秋爲須索要好者恐未盡爾(呵呵)昨在
真定有詩七八首今錄去班門弄斧可笑可笑然相
別久無以爲娛爾前有水谷詩見祁公去子美松不
令人見畏時譏謗吾徒廓然以文義爲交豈避此輩
子美豪邁何乃如此世塗萬態善惡由己所謂禍福
有非人力而致者一一畏避怎生過日月也其它非
面不盡近書見教審聽敢不佩服咫尺更有所聞不
惜一一示及有酒少人致去柰何柰何夏熱千萬保
重

又慶曆六年

某頓首昨所僻遠特煩遣人至此并得陳留書新集
詩見寄詩見和詩外雜詩一卷碑文數本千字文等
豈勝慰喜瑯琊泉石篆詩紙候子美詩來已招子美
自來書而刻之遊山六詠等即欲更立一石不惜早
見寄也詩序謹如命附去蓋述大手作者之美難爲
言不知攞意否其他事谷正在此數日備見所爲可
知居此之況不煩述也閉戶飽齏之句怎生諱得(呵

可相次奉和見寄詩別拜狀次春暖千萬保重

又慶曆七年

某又啓去年夏中因飲滁水甚甘問之有一土泉在城東百步許遂往訪之乃一山谷中山勢一面高峯三面竹嶺回抱泉上舊有佳木一二十株乃天生一好景也遂引其泉為石池甚清甘作亭其上號豐樂亭亦宏麗又於州東五里許菱溪上有二怪石乃馮延魯家舊物因移在亭前廣陵韓公聞之以細芍藥十株見遺亦植於其側其他花竹不可勝紀山下一徑穿入竹篠蒙密中豁然路盡遂得幽谷緣谿已作一記未曾刻石亦有詩託王仲儀寄去不知達否告乞一篇留亭中因便望示及千萬千萬

又慶曆七年

某頓首谷僕来捧書得詢動靜又見詩中所道有相遊從唱和之樂備詳平日幕中所為可勝慰也某此愈久愈樂不獨為學之外有山水琴酒之適而已小郡為政朞年粗有所成因知古人不忽小官有以也示及飲酒今春来頗覺風壅亦不能劇飲如往時然作主人已便但承見戒多荷多荷他事非獨不掛口亦不關心因無淺深可示人也某母老多病而身纔過四十傾前心閑出處君子大節有所未累不敢効俗夫妄言爾春暄千萬保重

又慶曆六年

某頓首啓自谷正去後更不曾上狀蓋以經夏大暑秋来或聞移南京或去来與刁氏成親一向因循遂成疎懶然中間却得聖俞所寄六詠及桐花啼鳥等詩近又得刁十六所寄詩書即日必已還許冬冷尊候萬福某居此久日漸有趣郡齋靜如僧舍讀書倦即飲射酒味甲於淮南而州僚亦雅親老一二年多病今歲夏秋以来安樂飲食充悅省自洛陽別後始有今日之樂詩頌多不能一一錄去未相見間惟冀保愛多時欲作書無便今託提刑趙學士謹附此不宣

又慶曆和

某啓為親老久疾乍進乍退醫工不可用日夕憂迫不知所為蓋京師近上醫官皆有職局不可請他兼亦微賤請他不得近下者又不知誰可用親疾如此無醫人下藥為人子何以為心京師相知少不敢託他告吾兄與問當看有不繫官醫人或秀才處士之類善醫者得一人垂報待差人賫書帶去請他幸為

博訪之聖俞聞此必挂意更不奉禱也如有所得亦
速遣此人回其他不暇忉忉

又

某啓近君謨學士行曾奉狀尋得邸報承有出身之
命士大夫公議未厭皆爲聖俞嗟惋獨某不然來知
高明自以爲如何也聖俞卓卓於後世者不以名位
爲輕重取重於今世者亦豈以此小得失哉苟以寵
辱爲意則布衣之樂有優於華衮之憂畏也老兄應
能自達不忉忉也已寒保愛

又 皇祐五年

某啓兒謝曾言新生小息不安甚撓懷然書中不言
難以爲信聖俞居京師宜其不樂然業已至此當少
安之某哀苦殊無生理閑中靜思處世無有好處惟
當識者自遣之爾云欲來此深荷厚意然恐差遣理
當難得遂止爲佳已熟愼疾寬中爲禱

又 皇祐五年

某啓徐先輩人至辱書果承有小嬰之念時暑盍當
自寬爾某孤苦中中外多事偷閑便思一得故人爲
會某不可往聖俞不可來奈何奈何惟當一讀新篇
若會面而聖俞惜不寄又將奈何奈何陳碑不可增

矣斯人不曉文義有三兩處是行狀所無出來啓此事忘若
果有當書何故而略切丁寧喻之此輩不向道亦終
不知近併作書此不一一某再拜四月十九日 賜
茶賜醫常事爾謚前面官銜中已有贈官亦然散侍
郎作相不足爲榮但問人如何爾若材堪則自晉彝
亦作相如不堪則乃是僥倖但如是向道無妨

又 同前

某啓謀葬事未得恐遂後時日極撓悶蓋以術者太
精自家又全不會祇信他人道不好便疑惑不敢使
非故俗流求吉地國官國山高也夏侍中父葬于虞
契丹必不與你擇官國山地葬也閑中不曾作文字
祇整頓了五代史成七十四卷不敢多令人知深恐
吾兄一看如何可得極有義類須要好人商量此書
不可使俗人見不可使好人不見奈何奈何失書可
救曾記得一方祇用新好槐花學宮市中買本棗抽者於新瓦
上慢火炒令熟置懷袖中隨行隨坐臥譬如閑送一
二粒置口中咀嚼咽之使喉中常有氣味久之聲自
通病愈新篇幸多爲寄此小簡立焚勿漏史成之語
惟道意於君謨同此也失音腳氣皆是下虛吾徒老
矣皆些斟酌斟酌某此居哀獨宿然以憂惱亦自多

病恐知

又 皇祐五年

某頓首聖俞懌士兄徐無黨人回奉狀陰雪不止體氣若何某為近得君貺家書報薛家夫人不安老妻日夕憂撓尊年久患誠亦可憂但薛宅書來止云無大段疾苦奉煩吾兄因見公期為與問一的信因便相報吾兄書家人不見略要知其增減又為妻子要去歸省其母亦欲過中祥遣他去貴先知彼中遠近爾某自要知謝氏有人還幸批數字逼節哀苦中走偶人行草此

又 皇祐五年

某啓近謝秀才人行嘗奉狀日來起居清勝某衰苦如昨私門日益多事又為妻母近病須令家人一往省之前嘗奉託詢問久候未報也近為子美編成文集十五卷凡述作中人可及者已削去之留其警絕者尚得數百篇後世視之為如何人也朋友之間可以為慰爾某益衰病廢事不耐煩惟常守書册兀坐爾聖俞數許新詩不見寄似近日頗以為難何也因兒子輩行奉此春已一作暄保重

又 同前

某啓寄惠鴨脚子甚奇趙三書信已領聖俞詩寫見許甚渴見何必自寫小兒輩可錄某亦厭書字因思學書各有分限殆天之禀賦有人力不可彊者往年學弓箭銳意三四年不成遂止後又見君謨言學書最樂又銳意為之寫來寫去却轉不如舊日似逆風行船著盡氣力秖在舊處不能少進力竭心勌遂已身老矣安能自苦如此耶乃知古今好筆書一作蹟只可貴重也今後秖看他人書亦可為樂不能生受得也數日陰悶昏然因作聖俞書頗覺豁然如有所釋若逢一揮手可勝為魅也謝景平文字下筆便佳他

日當有立於世何止取一科第而已吾徒可為希深喜也胥太祝且為伸意某卜葬地尚未買得相次決定當有書報他也忽忽不宣

又 皇祐五年

某啓前日謝氏人還辱書承尊候已復康佳新正必倍清勝某孤苦如昨為有二小姪一在象州久不得信一在耒州欲乞梁來穎以辦葬今劉其官位姓名託與問一消息恐難得便但却因謝氏人見示可也吾兄清眚一作悰不樂俗事某寡相識煩聒甚悚甚悚

又 皇祐五年

某啓忽忽度日無生意術前行曾奉狀徐生人至辱書承春寒尊體清勝爲慰無已某哀苦中尋得葬地欲趁八月十月襄事但庶事少人辨集小姪頻爲問當已有削必得請師魯文字恰本妄傳殊不知昨范公已爲作序李厚編次爲十卷甚有條理厚約春末見過當與之議定别謀鏤本也自春陰寒少晴明病體不勝疲勞劬於書字不能周悉

又嘉祐三年

某啓動輒旬浹不奉顏采霪寒如此無復清思區區可知亦怪聖俞未嘗見顧得簡示乃云不登權門若以此見格何望於老兄某每日晩多在家因出豈見過幸甚如聘所欲已起奏難於更奏蔡州亦慮須得簿書煩擁夫此爲客殘雪可愛能見顧尤望

又嘉祐二年

某啓大熱甚於湯火之烈兩日差涼粗若有生意然以家人病患飲食不能自給區區愈迫殊亂情悰久不承問不審尊體何似二十二日欲就浴室或定力餞介甫子固望聖俞見顧閑話恐别許人請扶先拜聞禮部詩納上

又嘉祐二年

某啓承惠答蘇軾書甚佳今却納上襄具詩不曾見恐是忘却將來今再令去取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可喜可喜罰金未下何害不必居家俟命因出頻見過某居常在家吾徒爲天下所慕如軾所言是也奈何動輒逾月不相見軾所言樂乃某所得深者爾不意後生達斯理也

又同前

某啓以小兒子傷寒已較因勞復發今日錫慶齋會亦去不得愁坐忽得所示爲之豁然憂煎病患常以爲苦思劬摇花之飲不可得也三兩日兒子安聖俞過不惜頻相訪借馬若備家又何厭也三十年前事信如前生憂樂不同可歎可歎亦約子固子發當奉白也祗候兒子稍安爾人還謹此

又嘉祐二年

某啓經節伏惟以時納祐昨日早至薛二家空心飲十數杯遂醉歸家却與諸薛飲承見過仍留刺何乃煩老兄如此既醒不逮無以自處也節下外處送酒頗多牲時介甫在此每助他爲壽昨祗送王樂道及吾兄爾愚性疎簡人事不能周然意之所至實發於

誠心蒙惠簡云有所答則非也恐不知鄙懷故略自陳述二十二日欲同子履和叔閑話少時先白恐他有所適也

又 同前

某啓陰雨累旬不審體氣如何北州人有致達頭魚者素未嘗聞其名蓋海魚也其味差可食謹送少許不足助盤飧聊知異物爾稍晴便當書局奉見

又 同前

某啓中前在范家坐中已覺不佳所以都無情緒數日勉強有事相役旣歸遂倒卧以出汗頗多亦利動臟腑頗覺體虛幸連日不朝免得請告更三兩日不知可出未承問念感愧亦審中酒吾輩年高不獨他事至於飲酒亦不能如故時也更希慎愛

又 嘉祐二年

某啓谷正来承惠詩老重深粹不似頃刻間成何其敏妙至此也早来得筆絶佳不圖若此之精其精如此豈常有邪然久無稱手者乍得甚快意多感多感暑中絶近文字不得無以度日時因作書簡得一揮毫尚可銷憂爾人還姑此奉謝

又 同前

某啓兩日不出方爲杜公作銘承惠詩絶高恐不可繼且留款曲試和待稍勞鄙則將出雨久作奈何天災斯人豈惡之也其亦有以邪昨夜暫止頗綫奔走之計然遑遑何時得遂安居漸凉思奉言笑何可得人還姑此

又 同前

某啓自入夏閭巷相傳以謂今秋水當不減去年初以為訛言今乃信然兩夜家人皆舁水弃避翁達旦不寐街衢浩渺出入不得更三數日不止遂復謀逃避之處住京况味其實如此奈何奈何方以為苦不意公家亦然且須少忍特承惠問存邺多感多感蔡君誤寄茶來否問中書見慰人還忉忉

又 嘉祐四年

某啓適至書局承自釋奠處方歸困倦不敢坐邀恕辱惠教兼得唐子方家行狀謹當牽課然少寬數日爲幸其如行狀中泛言行已殊不列事迹或有記得者幸更得數件則甚善又云有尹師魯所作墓誌亦得一本尤幸也尋常人家送行狀來内有不備處再三去問蓋不避一時忉忉所以垂永久也乞以此意達之

又嘉祐三年

某啓旦夕寒色尤盛衰病者殆不能勝矣不知吾兄尊候如何昨夜再讀和景仁雪詩甚妙兼以韻難如何可和且祇和得歲日書事一篇其元所示遂留之過節更送他處告別寫去也手筆凍縮書字不得韓范二公詩看了示下印卷子何日了因出見過陰寒公事頗少甚閑恐知

又嘉祐三年

某啓累日不奉見不審體氣如何兼以俗事無由奉詣理固當然聖俞遂以權門見薄無乃太褊也前承惠白兔詩偶尋不見欲別求一本兼為諸君所作皆以常娥一作娥月宮為說頗願吾兄以他意別作一篇庶幾高出羣類然非老筆不可亦閑有與如晦一篇甚佳皆乞取蘇大挽辭一首閑寫助一笑今日偶在家謹奉此

又嘉祐四年

某啓前日承見過偶他客多不遂款曲快晴意體想佳擣公儀來要杭州一亭記述游覽景物非要務閑辭長說已是難工兼以目所不見勉彊而成幸未寄去試為看過有甚俗惡寧不形迹也程碑當便下手秋如唐書亦須了爾

又嘉祐　年

某啓雨不止情意況鬱泥深不能至書局體候想佳某以手指為苦旦夕來書字甚難恐遂廢其一支豈天苦其勞於筆硯而欲息之邪閑中謹白

又嘉祐三年

某啓節陰而猶幸且晴不審尊候何似閑作歸田樂四首祇作得二篇後遂無意思欲告聖俞續成之亦一時盛事來日食後早訪及為望

又同前

某啓承寵惠二篇斂誦感愧思之正如雜劇人上名下韻不來須勾副末接續爾呵呵家人見誚好時節將詩去人家廝攪不知吾輩用以為樂爾後日純早過喫不托適篇誤云食後這回不是應子誤也

又嘉祐四年

某啓自承在式告兼以假故多遂阻奉見秋氣稍涼喜承體候清安辱惠建茗此誠近所難得特為珍貺也然莫妨待客否恐披閱當却分納一半也原甫萬論少抑亦當不復較難來日朝中當面叙人還謹此為謝某再拜

書簡卷第六

[illegible]帖　事一勝簡事一本作勝簡

第二帖　笑談一作談笑諸君一作諸君奘

第三帖　販傘者著一作人

第四帖　此固一作此乃

第五帖　移在一作移至

第六帖　無已一作何已

第七帖　諸薛飲一作諸[illegible]飲

第[illegible]帖　此帖舊在第三十七帖之前

第[illegible]帖　天苦一作天[illegible]

第四十五帖　後日一作來日

書簡卷第七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五十

與謝舍人 絳字希深　寶元元年

某頓首再拜兵部學士三丈久以多故少便不果拜狀春暄尊候萬福省勝至獨遺聖俞豈勝嗟惋任適呂澄可適人邪堪怪聖俞失此虛名雖不害為才士柰何平昔並游之間有以處下者今反得之覩此何由不痛恨欲作一書與胥覲及李舍人宋學士論理之又恐自有失誤不欲輕發不爾何故見遺可駁可駁由是而較科場果得士乎登進士第者果可責乎日日與師魯相對驚歎不已伏承殿試考校今必已了某替人猶未至拜見未間伏惟保重因人謹附狀不宣

又 寶元二年

某頓首百拜知府舍人三丈三兩日毒暑尤甚不審尊候何似某昨走鈴下久溷賓館旱暑交作晏陰方興當君子定心靜事休息之時暑夕憂煩長者其如乘餘閑奉餞俎泛覽水竹登臨高明歡然之適無異京洛之舊其小別者聖俞差老而脩為窮人主人膝雖金魚而髮亦白矣其清興則皆未減也臨別之際惑戀何勝西禪竹林又辱餞送自夜出南城凡再宿

始至弊邑私門老幼往往病暑正如所慮此所以眷眷門下而不俟久留者也自鄭至汝陰道出田間由鉅欣橋而西秋稼甚盛時雨已足問之乃覽秀所望而腳正在陋邦然鄭州界作二聯一莫及也豈騎士之神邪一作憎家雞而愛野雉乎自逐縣使苦累一作俗事書記未能詳悉謹拜此叙謝伏惟幸察不宣從表姪歐陽脩頓首百拜

與王待制 質字子野 慶曆三年

某頓首再拜運使學士子野兄眷顧伏惟尊候萬福自去年閏月來東郡以就祿養幸如所欲惟僻陋日益愚鄙爾在都下時子野兄舟行不克攀別其後送者還頗知留客甚歡而飲酒差多親族皆以素羸奉憂不知其後復飲否子野善自攝猶能絕葷血甘淡薄況於酒邪一別頓爾南北闊於候問惟冀自重以慰區區不宣某頓首

與李賢良 覯字泰伯 嘉祐初

某啓冗事牽迫久踈奉長者之論不知兩辱過門甚媿甚媿某來日有少事須出即今幸家居可以拂席奉俟軒蓋顒企顒企不然當別拜聞貴不失約也某頓首賢良先生

與曾舍人 鞏字子固 慶曆六年

某啓雖久不相見而屢辱書及示新文甚慰瞻企今歲科場偶滯遐舉蓄德養志愈期遠到此鄙劣之望也某此幸自如山州少朋友之遊日逾昏塞加之老退於舊學已為廢失而韓子所謂終於小人之歸乎因風不惜遠垂見教未良會間自重自重

又 治平四年夏

某啓奉別忽忽暑候已深不審動履何似某昨假道于潁者本以歸休之計初未有涯故須躬往及至則弊廬地勢喧靜得中仍不至狹隘但易故而新稍增廣之可以自足矣以是功可遠就朞年掛冠之約必不愆期也甚幸甚幸昨在潁無所營為所以少留者蓋避五月上官未能免俗爾亳之佳處人所素稱者往往過實其餘不及陳潁遠甚然俯仰年歲間如傳郵爾初亦不以為佳蓋自便其近潁爾至此便值酷暑未能多作書相知或有見問者幸略道此意惟慎夏自愛

與蘇編禮 洵字明允 嘉祐二年

某啓自足下西歸承有家問忽遽而行時一小子臥病方憂悶中不得相見中間得還蜀後所惠書及今

者賢郎人至得書承尊履休康併以爲慰足下文行
見推於時豈久窮居於遠方者未相會間千萬自愛

又 治平間

某啓承示表本甚佳前所借謚法三卷值公私多事
近方編得披閲文字更不待愚陋稱述弟漸法增損
今別爲一書則無不可矣成一家之言吾儕喜君已
出爾謚録卷秩既多紙欲借草本

又 治平三年

某啓多日不奉見承遷居不易初聞風氣不和謂小
小爾昨日賢郎學士見過始知尚未康平旦夕來體
中何似更冀調慎藥食無由馳候專奉此

又 治平三年

某啓自以拙疾數日闕於致問不審體中何如必遂
平愈孫兆藥多涼古方難用於今更且參以他醫爲
善也專此不宣

又 同前

某啓數日來尊候必更痊安單藥得效應且專服千
萬精審無求速功不欲頻去咨問恐煩動也亦不煩
答簡或賢郎批數字可矣

與費縣蘇殿丞 皇祐 年

某啓特承書問兼惠篆碑滁陽山泉誠爲勝絶而率
然之作文鄙意近乃煩雋筆以傳于遠既喜斯亭之
不朽又愧陋文莫掩感仰之抱寧復宣陳尊人還謹
此叙謝 舊用龍尾硯一枚鳳茶一斤聊表意

又

某啓前者辱見顧爲苦多事不得少伸款曲比奉詢
則承已歸縣矣但深怏怏也辱惠書觸審經春體氣
清裕某衰病疲憊日自强勉未知報効不敢言勞咫
尺阻闊惟多愛

與澠池徐宰 無黨 皇祐五年

某啓久不得書自聞省試日望一信人至忽得所示
大慰鄙懷兼喜春寒所履無恙程試賦詩極工矣蓋
贍博而辯論偉然皆當在高等人力所可爲者止於
如此耳其他有命然俗言運亨者臨事不惑揮翰之
際能至此其亦奮發於茲時乎計此書至已在高第
故不子細不次脩書白

又 至和元年

某啓眞陽相別忽以及茲日月不居大祥奄及攀號
擗踊五内分崩不孝罪逆蒼天莫訴哀苦哀苦久不
得書日與無逸弟想望忽捧來示承在道曾感疾喜

今後常又知淮水淺澁雖深欲相見但恐阻滯遂失
赴官之期若於事有妨則不若且就汴流西上如淮
水可行與汴不爭遠近即茲來爲善賢弟在此寂寞
中相伴大幸某秋涼方卜離此南北未知何適五代
史非見曾子固議今卻重頭改換未有了期仍作注
有難傳之處蓋傳本固未可不傳本則下注尤難此
須相見可論攺脈衰苦中忙迫偶奉接人行聊此

又至和二年

某啓事人至辱書承官下無恙深慰示及誌文甚佳
無逸弟又有煩惱可哀適值有人在此誌文當附去
又知且權河南酒池本邑自可讀書爲政何必求來
府中所云冬末當至京師暫來甚善（書一作）無欲弟居
監中時相見焦秀才亦在太學補監生恐知某碌碌
于此士大夫有所論當悉以見告庶助其不及實有
望也未相見多愛

又同前

某啓人至辱書承官下無恙深慰深慰所云進取之
道能具達其如此夫復何患論及富公言范文正公
神道碑事當時在潁已共詳定如此爲允述呂公事
於范公見德量包宇宙忠義先國家於呂公事各紀
實則萬世取信非如兩仇相訟各過其實使後世不
信以爲偏辭也大抵某之碑無情之語平富之議嫉
惡之心勝後世得此二文雖不同以此推之亦不足
怪也其官序非差但略爾其後已自解云居官之次
第不書則後人不於此求官次也李爲一一白富公
如必要換則請他別命人作爾

又嘉祐元年

某啓縣人來得書承寒凝公外體氣無恙深慰深慰
所寄近著尤佳論議正宜如此然著撰苟多他日更
自精擇少去其繁則峻潔矣然不必勉強勉強簡節
之則不流暢須待自然之至其如常宜在心也代天
論既各有篇目不必謂之代天可也某近權省得罷
稍閑已有削乞洪井若果得則私便尤多況非要任
求之必可得也無欲弟在太學見兒子云甚安某一
向多事少暇他亦踈及門恐知銓中新制攺考之事
稍緩若在本州無妨亦可已新年多愛

又嘉祐二年

某啓人至辱書承涖官進學無恙甚以爲慰所寄文
字大佳然作文之體初欲奔馳久當收歛使簡重嚴
正或時肆放以自舒勿爲一體則盡善矣某此待罪

誠碌碌然期必有爲而自効士大夫見責者深是待
我厚而愛之過留敢不佩服冬寒自愛在致齋與草
草

與焦殿丞千之　皇祐五年

某啓自相別無日不奉思急足辱書深所洗慰然聞
不遂解名在於俗情豈不快快若足下素所自待與
某所以奉待者豈在一得失之間但以科場文字不
得專意經術而某亦有人事令足下三數年間且可
棄去科場文字而僕亦端居無一事惟於此時可以
講訓素所聞未畢者過此恐彼此難得工夫也足下

爲人明果以此思之亮可決然比首深恨閑居無人
既不能專遣人去奉招當正初南歸亦不爲久別計
但仰首傾望也某於哀苦中奉思諸君子此又不可
言已寒多愛

又　至和二年

陰雨泥甚不欲頻奉邀蓋知請假甚艱也某恐不久
出疆欲且奉訖與服管三數小子某來日遂移通高
橋宅中俟稍定疊便去般出學恐先要知仍請具此
白胡先生知爲妙至時恐要人般挈請示及待令去
晚間可出即見過閑話某再拜

又　嘉祐元年

某啓知昨日已差試官廢事便當牽率稍涼體中佳
否近晚或能見過閑話少時恐遂難得暇也麤細米
各二斛聊飼僮僕輩必不以輕鮮爲怪有無相通亦
鄰里之常事慙仄慙仄

又　同前

某啓以數日齋祠今早方歸知曾來取藥體中佳否
見解牓張燾秀才已獲薦不知肯且來此過冬否然
恐他要冬課嫌小兒喧聒不然蒙益則多矣某令日
在家隨早晚見過閑話少時

又　嘉祐元年

某啓今日見解牓尚疑脫漏姓名然初以得失委命
而進則臨事自應不動于懷此孟子之勇也適歸家
偶早幸略見過閑話某頓首

又　同前

某啓數日大熱不審意思如何適令發至羣牧司士
已却歸西两不審何謂此中西位頗寬涼多南風甚
可居至於飲食亦可取性因無形迹矣冢時得閑話
請更思之勿以爲疑也謹此咨啓俟報某啓

又　同前

某啓見兒子言尊候違和豈非患腹臟耶秋後慎生冷爲佳以數日不相見甚思渴某一出參假便有人事區區加以兩日復熱恐彼中窄狹無事且來書院取涼無形迹也前時奉白鄉有兼題彼中收得者幸爲錄示或紙撿得本子此中亦有人寫蓋人事易因循也

又嘉祐元年

某數日不承問不審體中如何當漸平和但恨不見過故此奉問凡疾病不欲滯鬱頻須消息有以散釋其效多於服藥若能出入幸相過要人爲來取至於藥物亦當商權乃盡其理謹此奉啓某再拜

又同前

某啓稍寒想益佳裕數日人事忙迫非常前夕至學舍中見狼籍可憎所以未敢便請他張秀才更俟一二日大太祝歸略令灑掃兼庶事有所備緣某多故不能躬視也兩日欲去報此意亦無暇作簡衰家度日公私不濟一事此京師之態也某奉白

又嘉祐二年

某啓昨日以客多飢疲風眩發作卧不能起承示簡不及時答所言張先輩但恨其登第後絕不相過餘非所聞也亦欲旦夕召梁相見但以多事忽忽未暇爾今日如聞喜宴來日約其見過也

又嘉祐六年

某啓有無相通蓋爲常理更不存形迹也船不必白省主自遣人問當亦可得蘇氏昆仲連名並中自前未有盛事盛事姚闢詩說請試看有長處簽出示及爲無工夫細看故也

又嘉祐六年

承惠胡公銘茲人美德固樂爲之紀述第以文字傳遠須少儲思蓋尋常意思未及爲人強作多不佳也自來日已往併無假故直至旬休如所諭行期甚迫當且前之續可附致潤州諒不爲晚也人還謹此白知小兒不安且慎調護大熱難將息也

又同前

某啓自相別後方欲作書遠承不疑學士有來歸之命自後更欲附書則思舟行必已在道無處可附亦以不久相見不必爲書也適得信喜來甚速且承酷熱中體氣清安其他皆可盡於相見也某爲今夏病暑不可勝任又得喘疾遂且在告蓋衰老之態自然如此也略留來人附此草草

又嘉祐六年

某啓自相别更不聞問近得邵學士書云已到家方喜知動靜兼承所履安和實以為慰其病衰如昨不惟任責愈難常至於勞苦亦筋骸不能支等為可責惟早自知止猶勝釐頼以貪寵利自計非不熟但恐未得如志遂為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爾南方宜多有聞見不惜垂諭猶勝不知也有望有望前者胡公墓表誤書陵州人當問其家為改正歲晚寒凜以時自愛因人惠問

又嘉祐末

遠爾大熱病軀殊不可當數日不相見體中佳否知已投樂清界如何來日見過家殘幸早枉步乘午前稍涼庶幾可生也無它客姚秘校劉 真蹟至此止

又治平年

某啓范氏子書來并獲所寄書自承赴崇清後方拜此一書審此居官下安和稍釋傾想題卷之士得以自高於王侯者以道自貴也一從吏事便為櫳法所縕若居人下而欲有設施則世事難如人意更當屈伸取捨要於濟務此非獨小官自古聖賢尚以為難所以前世一節之士以貧賤為易守也自臨縣治今將及暮諒深譆此態也某嘗再為縣令然遂得周達民事兼知官情未必不為益某愈覺衰殘齒牙搖動飲食艱難食物十常忌八九情懷蕭索物外浮榮信手不為吾儕得失也有名即去矣未相見間公餘慎愛因人時惠問不宣某書白

與王主簿 田字深甫

某啓曩者深甫在京師則以俗冗不常得相見既去又不時為信問視其外豈非踈且慢哉然求諸中則不然也人至惠問承奉太夫人萬福下情騰慰某衰病日增殊無世間意趣近買田潁上思幅巾與二三君往來田間問其樂尚可終此餘年爾而其勢未能遽去非為之不果猶須晩獲也深甫以謂如何賢弟昨西略見爾祁寒更乞自愛

又

某啓累日以聖節諸事區區未得祗候大熱不審體氣如何來日見過家殘庶得接清論少時幸早垂訪也專此咨啓不宣某再拜深甫先輩　常君未及作書續得馳問因見為伸意千萬千萬

又

某啓人至辱示借書並領昨日少奉清論開沃無限

敎良減否師魯文略讀一二篇令人感涕碑弁集録
皆納去某又上

與姚編禮闢字子張 皇祐五年

某頓首閒居絶無人使又不欲頻煩郡中借人所以久不作書上杜公然哀苦中無限瞻依也因請見爲多道哀懇希文得美謚雖無墓誌亦可況是富公作必不泯昧脩亦續後爲他作神道碑中懷亦自有千萬端事待要舒寫極不能作也只是劣性剛褊平生喫人一句言語不得居喪犯禮名敎所重況更有纖毫譬如閒事亦常不欲人擬議況此乎然而不失爲他紀述只是遍着十五箇月爾此文出來任他奸邪謗議近我不得也要得挺然自立徹頭須步步作把道理事任人道過當方得恰好杜公愛賢樂善急欲范公事迹彰著耳因侍坐亦略道其所以但言所以遲作者本要言語無屈準備仇家爭理爾如此須先自執道理也餘事不必云云背碑子極奉煩多荷多荷因見杜贊善訖問實録不必封但只憑寄來此中程判官亦爲伸謝將書來後信有書去某再拜

又

某啓專人辱書承守道爲學自如甚善見諭紹錄事止於如此則又何言君子之言必誠誠久必見凡有諸中未有不形于外者惟當以久見吾子之誠爾檀記雜亂之書能如此指摘其繆其功施後世無窮非止勸俗儒著述求一時之名也然其中好語合於聖人者多但當去其泰甚者爾更宜慎重如坊記一篇雖破請更思之然過所見但且論次不惜録示

與王幾道 復 景祐元年

某頓首白幾道先輩足下段氏家人至蒙示書及詩弁子聰聖俞書與詩後於東山處又見詩何其勤而周也聖俞得詩大喜自謂寔助漸幾又得一豪者然微有餞態幾道未害爲此詩落意便爾清遠自古善吟者益精益窮何不戒也可呵問別後事自彥國去後患一腫疽二十餘日不能步履甚苦之時惟聖俞一來相問臨清之歡何可得邪師魯已有召不宜更俟嫁女幾道與彥國宜督以來走明日就試恐要知之惠詩未暇答以此也

答孔嗣宗 字伯紹 河南人 皇祐元年

某啓辱書甚善尹君誌文前所辨釋詳矣某於師魯豈有所惜而待門生親文勤勤然以書之邪幸無他疑也餘俟他時相見可道不欲忉忉於筆墨加察加

察其再拜

又 同前

東方學生皆自石守道誘倡此人專以教學爲已任於東諸生有大功與師魯同時人也亦負謗而死若言師魯倡道則當舉天下言之石遂見掩於義可乎若分限方域而言之則不苟故此事難言之也察之

與尹材 慶曆八年

墓銘刻石時首尾更不要留官銜題目及撰人書人刻字人等姓名祇依此寫晉以前碑皆不著撰人姓名此古人有深意况久遠自知篆蓋秖著尹師魯墓四字

與蔡交 嘉祐五年

某啓人至辱書感尉何已且承春序復况清休范公葬事脩以孤苦哀困中杜門郊外殊不知端息情禮都闕但得淮西寄到誌銘豈任感涕文正平生忠義道德之光見於誌謚爲信萬世亦足慰也神刻謹如所諭敢不盡心某忝以拙訥獲銘當世仁賢多矣如此文復何所讓但以禮制爲重亦不逺年歳中貴萬全無他議也悉察悉察述夢後序更當斟尋史傳續報然亦當慎文正所慮至深某亦疑其有意不用此篇果如所料矣試期不遠佇奉賀加愛加愛某再拜

答曾舍人 鞏字子固 熙寧四年

某自歸里舍以杜門罕接人事少便奉書中間嘗見運鹽王郎中得問動靜兼承傳誨近又聞曾少遠和急足至辱書喜遂已康裕甚慰甚慰某秋冬來目足粗可免強弟渴淋不少減老年衰病常理不足怪也餘在別紙某白 見諭乞穎且止亦佳此時尤宜安靜爲得理也惠碑文皆佳多荷多荷常華百枚表信不罪不罪

又 同前

辱示為人後議筆力雄贍固不待稱贊而引經據古明白詳盡雖使聾盲者得之可以釋然矣父子三綱人道之大學者久廢而不講縉紳士大夫安於習見閭閻俚巷過房養子乞丐異姓之類遂欲諱其父母方拳口諠譁之際雖有正論人不暇聽非著之文章以要於久遠謂難以口舌一日爭也斯文所期者遠而所補者大固不當以示常人皆如來諭也其亦有一二論述未能若斯文之曲盡然亦非有識之士未嘗出也閑居之人寫録須相見可揚榷而論也自去年至蔡遂絶不作詩中間惟有答韓邵二公應用之

作不足來惟續思頴十餘篇是青州以前者并傳記
皆石本今納上自歸潁它文字亦絶筆不作恐知恐
知　青州十餘篇亂道爲說道上石彼近必見矣

書簡卷第七

[redacted] 子野兄舟行 一作兄舟行 擧別 一作擧送 自攝 此下一有治字

[redacted] 不必白 一作白須

[redacted] 不惜錄示 此下一有家如看尚藏古白之耳爲來人贈回

書不容少喚當頻有具白也 [redacted]

[redacted] 尹君 一作尹公 然以 一作然遽 切切 一作刀刀

[redacted] 若言 此上一有令字 不苟 一作不可

書簡卷第八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一

與丁學士 寶臣字元珍　皇祐四年

某啓自聞南方寇梗思欲附問凶禍閑居難求的便雖在哀殞魍想之心不可道也元珍學行優深才當遠用遺 一作遷 此不肖古人多然在處之有道爾古之君子所以異於常人者能安常人之所不能安也所恨某居此除不能奔走耳某衰病無復生理今秋欲扶護歸鄉恐趂葬期不及則且權厝鄉寺俟它年耳忽偶黃華先輩過云賢兄在舒州因得附此草草不能盡鄙懷當續馳訊也秋熱寬中自愛某再拜

又 皇祐四年

元珍淹屈于外交游所宜出力既默默無所爲而至於書問亦不能時致其勤其爲慚罪不待言矣某自蒙恩歸院雖稍清閑而怱怱度日公私無所益此處京師者汩汩之常態也柰非甚愚頑知脫此而遠去然事有不得遂去者古人所謂不如意十常八九者殆此類也今歲廷試得人之盛中外共慶況在佳婿此豈非久滯中一可喜事哉今因胡推官行謹奉狀相次陸君行當別布懇

又 嘉祐四年

某向在府中困於煩冗久不奉狀徒用瞻思專人邏
來特辱嘉問承涉夏已來體氣清福深所欣慰元珍
才行並高而困蹇如此吾徒之責也某昨被煩使初
不敢辭然几案之才素非所長加以早衰多病筋力
不支屢自陳乞蒙恩得解去實出天幸然請外之志
尚未獲素心又以殘史終篇有期夏秋之交可決南
去相見未涯千萬鄙懷臨紙不能悉布惟慎重自愛
以順休復

答郭刑部 [illegible]

某啓方欲因兒子行奉狀邁中忽辱書可量欣慰兼

畜春寒動履清勝承諭以嵩少之游豈勝跂羨此樂
常為山人處士得之衣冠仕宦比其汲汲得如其志
不老則病矣雖有登臨之興勉彊而為之已不勝其
勞也若神完氣銳惟意所適如公之樂者百無一二
人也如某者目昏不能遠望足亦不任登高矣可歎
可歎相見未涯獨媿加愛

與朱職方 處約　嘉祐五年

某啓久不奉狀夏熱公外竊惟體履休勝陳詵寺丞
佳士也曾在滁州同官今其南歸願拜識幸布留念
也屬唐史終篇忙迫作書不謹備恕之方暑慎愛

與蔡省副

某頓首公私忽忽久闕致誠辱教字承已登舟遂不
復一得叙別可勝瞻戀短景日暮還家客已盈室寢
食殆廢習以為常以此久不奉問愁罪愁罪汝陰君
子久處疾少間當來歸未見惟寬中自愛審用藥餌
不盡區區

與王發運 鼎字實臣　嘉祐二年

某啓中春嘗辱惠問不審涉夏暑毒體氣如何某自
出貢院為羣士謗詬尋而入夏京師旱疫家人類染
時氣區區中復有病患憂煎以此久不附狀實臣治

漕南方雖久淹于外然振綱革弊公私所賴者不細
比於碌碌于此無所云補者所得多矣某再請洪井
未得屢懇所懷期於必得也未相見間惟為時自重
謹於邁中奉此不宣某再拜

又 嘉祐二年

某啓衰病無悰難久於此加以私計日思南去未可
得者無他邇時內外制請使例不得從爾柰何柰何
自之翰有事故人零落所存者幾更復何心進複生
於紛華某將入貢院時之翰疾已甚比出遂不見遽
失斯人為恨何勝與同年相知尤甚遂及之愁人愁

人中間承惠金櫻煎近方開而服之其製(一作得)尤精
多荷中年衰病太甚世情已去但猶藉藥力且扶旦
夕爾遑中不子細

與馮運判(遵)　皇祐二年

某啓久別欣此瞻候陰寒道中尊候休勝河役動衆
疲民利害繫公處置之耳他俟拯手不能具述因人
走此不宣某再拜運判衷行執事　十二月七日

答韓欽聖(宗彥)　嘉祐二年

某啓昨使舟行日不及攀別深以爲恨人至辱書伏
承暑事以來嘗此郁寒體況清裕實以爲慰也外補

之樂得之有素伏讀佳作益以起予無用之質衰病
颯然造物者畏浮議以見齊柰何柰何歲晚以時自
重人還謹奉此爲謝不宣某再拜欽聖提刑學士　十
一月二日

辱寵惠佳篇欽誦不已旦夕和得遞中
附上新甘奇味珍荷也珍荷也部頭事藝稍進得賢
者齒問更增勉勵也呵呵劉守到必還使司當復清
淡也嘗識襄陽山水一經真賞果如鄙言否

答李學士　嘉祐八年

某啓自遭罹國卹衰摧殆無以生伏惟感慕攀號何
以堪處伏承遠賜存慰豈勝感咽孤拙遭遇昔與安
道皆奉清光今益衰晚才薄責重未知死所何以論
報仰期教更冀以時加愛

與王學士

某頓首京師區區自朝及夕無益於公私而思接賢
者之論亦不時得近兩辱見顧皆不獲迎候豈勝爲
恨寒陰不審氣體何似旦夕當卜至門未間先此爲
謝冀有以亮之而已

又(嘉祐三年　此帖又載第九卷中去與梅小帖)

某啓急足至辱書喜承尊候萬福貴眷各安甚慰企
想近入京衡挍過頼捧手教尋於遞中奉狀必達視

聽某到此以弊止未完固少留以葺然欲遂爲掛冠
之請遠近相知皆相督以秊是自乞須且勉赴到任
徐請歸休未遑今遂治行二十一二間上道三四日
至眷別拜狀恐久滯急足忙中作書不悉

答張學士　嘉祐□年

某啓中間辱惠書未遑脩答又辱惠書意愛勤勤重
增感愧某以嘗患兩手中指攣搐爲醫者俾服四生
丸手指雖不搐而藥毒爲草攻注顚頷閟結核咽喉
腫塞盛暑中殆不聊生近方銷釋衰朽百病交攻難
堪久處益地漸欲謀爲退縮得免罪戾以疾爲名而

去猶是幸人使騎廻歷何時一過都下少遂握手未
問以時自愛仲儀喪子應滯行期許事猶煩餘暇沖
卿恐猶未歸未及作書為懇

又 嘉祐四年

某啓區區久不馳問豈勝瞻勤暑毒竊惟體履清福
兼承權留務都邑孔道諒少勞神中間嘗辱惠問不
時修報亦可知其冗率也慚感慚感某辱吏終篇遂
當復尋江西之請衰病無堪為歸老之謀爾未由握
手莫罄鄙懷惟冀為時自愛以副企詠

又

某啓前日專詣舟次值不在略見賢郎此欲旦夕再
祗候而大雨連綿無由出門兼恐已行忽辱手教乃
知即今方行不獲面別惟以時自愛瞻企何已東南
應亦有所欲但倉卒不暇續當有信咨煩也蔣同年
千萬為仲意近得書亦當作書也南郡近有書去矣
人立待草草

又

某啓衰病無堪叨竊過分方深愧懼遽辱誨存兼承
惠寄佳篇豈勝珍誦湖園野趣近郡所無夢寐在焉
何嘗忘也若得偶逃罪責歸老其間遂養慵拙何勝

幸也歲晚寒凛款言未期惟冀以時自重

答陸學士 經 字子履 至和二年

某啓使北往返六千里早衰多病不勝其勞使者輩
往凡七八獨瘦劣者尤覺其苦也還家人事日益區
區浮生何處得少休息承子履在洛甚安又知來鄭
書碑咫尺莫得奉見獨見勝之備知動止辱書益用
為慰漸暄珍愛人還謹此

又 熙寧四年

某啓久闕奉問忽枉以書實勝感慰兼審經寒履況
沖裕某衰病餘生得請歸老而還官兼職皆出特恩

榮幸之愧無以為諭第久疾累年頓難減損然得此
閑適足以安養又其幸也遂復田畝無期會見企仰
而已千萬加愛

又 治平四年

某啓早來辱枉使車重增愧感過午遂熱奉動履清
和方苦昏之忽被手教兼惠以藥并方尤荷意愛之
厚第藥性差熱當漸漸服之也竊承代歸有期傒傒
之意愚當與穎民同也餘留面布人還少奉此

與刁學士 約

某啓前日承寵訪秋暑計尊候康和以居處挾隘欲

卜定力約數君奉同閒話一日既稍寬涼又往水烹一兩盃茶幸告月初約一日恐為會處多故先次作一此咨啓

答适職方 鼻字君錫 天聖中

某惶悚頓首上黨三哥長執少欠一作別狀想體中佳好近者凡長行獲奉短札悉悃之素具之如昨洎往進來得三兄信伏知軒車猶未歸仙里某自返黨閭遽然塊處日以賤事相逼魚鱗左右至於筆硯之具視同長物而已前承寵示佳句久欲為答柰六情底滯不能叩課加之對雷門之前非布鼓之能過也但

効曾生游揚季布之名日得傳播於漢東士流之間諷誦傳寫者迨▣使中山兔悲而洛陽紙貴也今勉成一首以報來賜小生學非師授性且冥惷仰賴良交時賜教誘若不為索其病疵而姑効司馬生言好字則三哥顧我之厚薄可由斷而見矣嵯峨且妥平居寡徒想望故人能不愴恨時因北風幸無忘德音之惠某頓首

又 嘉祐五年

某啓近嘗辱惠問不審寒來體履如何京師區區幸時與元禮相見然衰病鮮悰無復壯年游從之樂也

殘史已終篇南歸之思如欲飛爾君錫決然遂獲閒居之適應知此趣真老者之所使也況竊祿甚厚於國無補豈堪碌碌久此手握手未期聊為君錫道此盛寒多愛

又 熙寧 年

某啓令姪過郡辱書粗慰積年思企之勤兼得一詞起居康福外絕世欲內養天真宜其極方外之樂享眉壽於無涯某寵祿盈溢心志衰零尚此盤桓未慣夙願然亦不出新春歸許邸決第思場屋之游四十年之舊零落之餘所存若幾而吾二人者邈焉各在

一方未知握手之期用此不勝區區爾歲律遒盡寒色觸深惟以時加愛

又 熙寧四年二月

某啓守蔡忽已半歲老年百病交攻賴此閒僻偷安然猶經春在告人事曠廢咫尺相去闕於馳問使至辱書既愧且感喜承尊候康裕某以衰殘未遂一丘之願勉彊憂畏惟思高賢遠識早能超出塵累宜享稱壽於無涯也企慕企慕相見未期切瞻保愛

又 熙寧四年四月

某啓相去不遠惠然之顧出於來輿古賢佳事有望

於故人但不敢坐邀爾其入新年既更衰殘昨三月中欲遂伸前請決計歸休封遞角次得闕報仗兵爲孽遠近驚懼朝廷方有西顧之憂遂且少止今已穿息非晚必期得請也若遂還潁則相去益遠至時或一就祭柱顧可否千里命駕近世未聞亦是一時奇事有望有望亂道思潁詩一卷粗以見志閑中可資一噱

答連郎中 庠字元禮

某啓才薄力勞任非其稱初無報効徒自爲勞人事都廢恃親舊見哀而不責小故湖外風土如何獨承

體中亦小不佳今喜清康君錫兄亦久不承問多事怱怱不曾作得一書愧悚愧悚惠柑甚佳遠地難致尤爲珍感鳳團數餅聊表信而已歲律遽窮新春多愛

又

某啓承賢郎小娘子見過故人有佳兒女朋友所當共慶也兼辱簡字惠以熊白并蹈鮓等皆歆酒具獨惠累日苦目昏未能近盃杓也朝暮乘閑通誥

答丘寺丞

某頓首今日食後就寢方覺擁被卧讀太白集忽辱惠佳篇豈勝感愧當亦牽強爲報恐滯使人且此爲謝

答韓宗彥 嘉祐四年本卷前有答韓欽聖二舅即宗彥也誤寔此

某啓專人辱書承此初暑體履清勝實慰瞻勤前在府中嘗辱惠問牽以俗冗不時布款昨以衰病屢自乞蒙恩俾解煩劇雖江西前請未獲素心而疲憊討不能久粗得休息亦不勝其幸方得復從諸公之遊而子華遽還執憲然命出中外稱愜其既得閑適遂且盤桓過夏秋冬當遂前請相見未涯但聞風采行被嚴召未間暑熱以時自愛因人還謹此爲謝

答黎宗孟 詢 熙寧二年

某啓近違家兵至葛壽奉迎有書計達專人惠教乃承路中得疾問來人不能詳言即日必惟已獲痊安旅中有疾亮難久也辱諭尋醫細思皆小小外事不足動懷豈宜輕爲去就許昌避嫌介至亳又陳曹爲挭今又復然足驗世人常態處處如此然則尋醫所至未必見容但當寬度包之爾屬丞相奉知必不淺已教他舉留再任莫且隱忍終之否其性自少容老年磨難多漸能忍事前後累見教者豈非欲其寬中以忍事耶却敢以此意奉規不恠不恠未敢奉邀必

且徑還家也暫暖加愛不宣某再拜

與裴如晦 煜 嘉祐五年

某啓酷暑阻奉見竊惟體氣佳和新事頗動人耳目惟靜處聽閙豈覺其喧也聖俞時助遂獲幾何苟有所得幸且勿送其家也望略批示或約相見爲佳謹此咨啓某再拜如晦學士 廿四日

答杜植 嘉祐五年

某啓公私多故久闕修誠然亦久不承問忽於遞中辱書喜慰無量兼審經寒動履清勝不相見數年間親舊零落所存無幾在者衰殘老病於理宜然其間不能量力決然早去而留連祿仕往過其分勉強碌碌迄無可稱以取責於一時而貽譏於後世則鄙人於數老叟中又獨負此若寵利紛華不惟非素心所溺就令心有所好大抵晚年實能享者於身所得幾何由是言之得失不較可知自去夏迄今病甚交攻尤苦齒牙飲食艱難則獨所謂於身所得者無復有爾可嘆可嘆不相見久因書及此聊當一笑[illegible]聖俞家賴諸故人力得不失所漳州兒子輩更在教育他事應在雅懷有以處之不待言也新歲千萬加愛因風不惜惠問以慰瞻仰不宣某再拜

答陸伸

某啓人至辱示長書及古今雜文十軸其研窮六經之旨究切當世之務與其辨論文辭之際如決壅塞闢通衢以瀉浩渺之無窮御駔駿而馳騁然則吾子之所能與其所用心者不待相見而可知矣某衰病廢學多難於時常幸得空閒之處苟樂於自棄而吾子獨不棄之惠然見及何以當之欣慕感愧聊茲爲謝幸察其區區

與丁學士 見英辭類稿 [illegible]

元珍屈處冗務士夫所歎清議尚存自當奮滯惟通塞有時少須之耳其碌碌于此爲庸人出處之計前以屢陳矣

又

冗務誠非賢者所處然屈伸之際又非賢者不能安也凡在交舊莫不以此爲慮而未知所以爲之奈何自古賢達之士固嘗有所屈伸其所以處之者乃其平生所學者耳足下所存遠大故知必能及此敢道之

與蔡省副 嘉祐[illegible]年 見名賢[illegible]帖

某啓昨日無以爲禮深用愧靦宿來動履想佳然中

席遽起遽不可留變此新例他時東齋之會敢不遽用故事也適得沖卿簡言原父已送詩云某殊未有一句欲借一拭目以發衰鈍三日欲去出城送沖卿能往否此不敢強閑及之

又 嘉祐 年

某啓昨日知與沖卿賞月必有餘樂某亦邀同華二三人淡坐不飲殊亦鮮歡但飲冷過多又病真不能追逐少年矣前時烏絲欄軸留欲書其後尚未有暇適因尋書別得少佳者且納上聊資揮灑章望之長言試為一闋後日方得奉見謹此咨布

與裴學士 名煜字如晦嘉祐八年以秘閣校理知潤州 前有嘉祐五年一帖

某啓公私冗瑣人事多屢不獲奉問忽已逾時專人辱書承經寒氣體清安稍慰瞻想也某年齒日增心志日耗材薄任重憂責無涯故人在遠誰與教告誠未知稅駕之所也如晦代歸有期竊承私門多所憂撓顧知紛紛此世少無事人也惠甘誠為佳物然不飲已恭年矣茶須嘗方敢致謝嚮春和更希慎愛專人還謹奉此不宜某頓首如晦學士足下二月三日

與趙學士 名彥若字元考 熙寧 年

脩啓頃蒙軒騎少留忽忽殆疎款奉然每覩餘論獲益已多少別方爾傾馳辱書感愧旦夕亮且就道霜月嚮寒千萬愛攝不宣歐陽脩奉啓太常學士執事八月晦日

承示集古跋尾數事頓發蒙滯恨不早拜呈也

書簡卷第八

[redacted]不可道 一作不可二道 可不能安 一作雖安 歸

卿此下一有以風卿波逡逡五字

[redacted]况在佳婿此豈非久滯中一可喜事哉[redacted]

一作况在佳婿 高與良增喜慰

[redacted]深所 一作乃心

[redacted]中春 一作春中

[redacted]以時 一作為時

[redacted]疲憊計不能久 一作疲憊交不能自支

與薛少卿 公期　景祐三年

某頓首再啓東園一別自夏涉秋今倏冬矣泝汴絕淮迮大江凡五千里一百一十程纔至荊南見家兄言出京時有公期書遏得一見要知別後事然數日尋之不見遂已某自南行所幸老幼皆無病恙風波不甚惡凡舟行人所懼處皆坦然而過今至此稍夷陵江水極善亦不起三四日可到又聞好水土出稅米大魚梨栗甘橘茶筍而縣民一二千戶絕無事罪人得此為至幸矣秖是沿路多故舊相識所至牽率又少便人作書入京公期始約今冬赴許州必非久行矣每憶君護家會頗如夢中未知相見何時惟自愛而已因人便附書在君既處乃可達今因遣白頭奴入京謹附狀不宣

又 景祐四年

某頓首自公期東門之別忽已踰年南北之殊相去萬里音信蹤絕於理固然昨至許州家訊問備審官下為況甚佳邇來諒惟自公之餘與閤內貴屬各保清休某居此為況皆如常親老幸甚安室中驟遇僻陋便能同休戚甘淡薄此吾侯之所難亦鄙夫之幸也多荷多荷公期遊宦故鄉其樂可量思昔月中琴奕樽酒之會何可得邪某久處窮僻習成枯淡頓無曩時情悰惟覺病態漸侵爾䇿性懶於作書區區思慕之心非有怠也惟仁者察之謗誹未辯相見何由惟慎疾加愛因人至京頻示三兩字為禱其如方寸莫能盡也不宣

又 康定元年

某頓首再拜公期九哥足下比者伏審五丈人丈母相繼傾亡聞訃交至不勝悼怛若事伏惟罹此酷毒摧痛哀慕奈何奈何孝子之志在於不滅更望節哀就禮以全大孝是於親友為大願也自去秋質夫有事願俟公期替歸不意遭此凶變知扶護且歸許州未審何時可至京邑一別數歲某走萬餘里艱險備嘗公期又有此患人生若此可嗟可嗟八哥在京尚未有差遣亦欲求一住京所貴照管君既與某亦時時到宅內外如常不慮中前君既行曾有書他為有起請不肯附去今同封呈前後累寫下書皆因循不附去得悚息悚息秋寒哭泣扶護千萬寬節以副區區謹奉此致慰

又 慶曆三年

某頓首啓自公期到京便欲拜見初期見訪尋以某
欲入都遷延至此近以定日必行一夕小兒輒病遂
阻行計然猶幸僅存其生至今尚未安所賴有可瞖
理行既無涯雇滯軒車久阻歸計惝惕料某不往公
期便行也企渴企渴他具夫人書記累辱問小兒病
無憀中未及奉書市樂甚煩挂意春暖各希保愛聽
祝聽祝不宣

又 皇祐二年

某啓到此已將百日牽率如初以此久不奉問進中
并人至兩辱書承寒來寢味多福霈恩進秩不敢為
賀彼此然也某此區區幸事漸少稍息肩奉啓作鞋
蓋為郡人所哂其太陋爾相次專人附銀去式樣一依
官品可也冗事乃煩長者惶恐惶恐餘具後信冬冷
保重

又 嘉祐 年

某啓累日不相見承在軍器庫中必甚勞神暄和體
氣喜佳裕玉冊官便當遣去有暇因出見過看漢碑
今日私忌家居恐知

又 嘉祐 年

某啓昨日見妳子自宅中歸云公期猶患胥疼不審
旦夕來尊候如何今日欲於軍器庫中奉問又恐不
入為前日所見偷竊者驚家人欲於宅西添一鋪遞
督不知有例否夫人言公期宅前曾勘添一鋪不知
申報何處施行略希批示因出聞過少話某再拜公
期郎中 二日

又 嘉祐 年

某啓昨夕承過顧經宿熱未解甚可苦也體中安和
數日有人將一馬來行亦快不見驚蹶不知毛骨如
何云要百千為定價直否試令牽呈昨夕忘却關說
又幸告批示草蘚丸方尊令咨請不罪不罪

又 嘉祐治平間

某啓昨日作書未及發忽得來介所患書頓釋月餘
憂想之懷家人尤以為慰也所喜涉暑到官尊幼各
安寧仍知頗以郡事為意如此日月亦易銷遣某癖
在夷陵乾德每以民事便為銷日之樂尚能如此殊
無譏官之意也某偶因用街市淋洗藥拔動風氣左
脚疼痛數日在告不意傳報特煩軫念感愧感愧盛
暑公外加愛家人亦自有書此不多述不宣

又 嘉祐治平間

某啓近併捧三書具審至汝以來動靜甚慰企渴爾

比日竊惟公外體履清福貴眷各安和今夏京師大
熱疾疫尚未衰息頗聞許洛特盛幸喜汝獨無之雖
然郡事久不治下車之始不無勞心今必稍簡則漸
可樂矣崔庠按已斷郎報必見罪狀不若初聞之可
駭然刑名亦重舉主多不免茲亦奈何淄州近不得
書應是煩惱某今歲病暑飲氷水多目生黑花多在
告舉家幼小幸安最後將書來人戒渠來取書辭私
去故於遞中致此暑伏方盛愼愛不宣

又嘉祐治平間

某啓多事怱怱等閑不奉狀遞後逾月茲者楊氏子
來辱書承秋來公外動履清康貴眷各安粗以為慰
郡事以太守養疾甚煩裁處然臨以餘刃莫不為勞
苦加之歲事豐成盜訟當漸稀簡也某以私門過夏
獨秋幸且安帖然是孫危之迹勢漸難安群口籍籍
外亦應聞病目愈甚承惠藥方使當精意服之也遞
日從駕歸遂臥病兼亦筋力去不得也餘俟家人自
有書殘暑更冀以時自愛以副瞻企

又治平二年

某啓近以雨水為患舉家驚奔所幸人物并無傷損
寓居定力公私擾擾久不附問急足忽來惠書承秋
來公外體履清福貴眷上下康安稍以為慰報國無
狀致此天災皆由時政多闕上貽聖憂方共引咎遜
承見敎丁寧切至眷愛之厚愧感銘藏而已知汝極
豐郡政修舉盜訟遂稀應多閑暇之樂也某忽忽無
悰病目如在昏霧中作書甚艱餘不還及嚮寒保重
因風時枉問

又同前

某啓新陽納慶伏承動履多福人至辱書感慰無量
京師水後繼以陰雪甫近郊禮以開晴青城宿齋雲
日澄和人情舒暢遂成大禮衰朽之質執事忘勞前
此公私事叢久闕致問自是而後庶且休息一晴鎮
過無限浮議天幸天幸餘非筆墨可殫人還謹布一
二深寒多愛

又治平三年

某啓自承受勅後日與家人望軒騎來歸何久而絶
不聞問春夏之交氣候不常不審體況何似想與貴
眷各安某此內外如常但自春來病渴淋不止在告
多日乞一近郡春疾已三削竊料旦夕當至都門故
專走兵迎候其他須面叙病中不悉

又熙寧元年

某啓近法曹廳人回特惠書經節竊惟公外氣體安和某到官忽已兩月幸與諸幼如常但老病益衰民間興利趨公事日百端昏然並不能省若常時公事則絕簡過客亦稀苟祿偷安負愧而已公期臨郡已多時莫須別有差遣某以病苦難久尸居歸心有素何日遂如所願相見未涯窮冬盛寒惟加攝爲祝

又 熙寧三年此帖又載事八卷初云與王學士

某啓急足至辱書喜承尊候萬福貴眷各安甚慰企想近入京猗校過頗捧手教尋於遞中奉狀必達視聽某到此以弊止未完固少留以葺然欲遂爲挂冠之請遠近相知皆相督以禁是自乞須且勉赴到任徐請歸休未遲今遂治行二十一二間上道三四日至蔡別拜狀恐久滯急足忙中作書不悉

又 熙寧四年

某啓專人辱書承秋暑體候康適貴眷安寧甚慰甚慰某蒸者告老得請恩典殊優出於萬幸頼蔡至近雖冒大熱信宿便至遂爲閒人庶事皆如素計惟當營舍久而僅了族大費廣生事未成倫理頗亦勞心然措置稍定不復更令入耳則是人間無事人爾知幸知幸承冬中當替歸可遂相見豈勝欣頤但恐未間別有美命也某此老幼幸如宜闊相去抵四程必時得書問往還殘暑公外多愛

又 同前

某啓近吏過州辱書承經寒體況清裕貴眷各安甚慰勤企某與諸幼幸各如宜自還田舍已百餘日庶可稍成倫理粗免勞心始覺漸有閒中趣味然目足之疾初未少損蓋累年舊苦勢難頓減又追於年齒愈老而益衰其如坐享厚俸飲食無爲徹倖之愧感激而已承美替有期冬末行舟淮潁當得一會而但恐未間別有美命就移不然豈勝欣望也深寒未相見間多愛多愛

又 熙寧五年

某啓自使舟過郡閒門庶事之力又值雪寒難於舉動加之病齒妨飲遂不成主禮退居屏迹惟交親難相會每以爲恨幸一相見又事多艱滯如此信乎人事如意難得也然尚得靜話數日爾人至辱手教承宿來尊候萬福知詰旦遂行觸和惟多愛

又 同前

某啓近辱書喜獲平安到京甚慰傾企乍至都下人事必多仍審已謁告歸絳州何其速也不亦少勞乎

即日春暄竊惟氣體清適某自相別後令皆工脫去
病齒遂免痛苦然至今尚未敢放口喫酒情悰索然
但覺一歲衰如一歲爾集序已了秋後更了鐫刻一
併納呈閑居難得人使附書比此書至京計已西去
故令八齋轉附至肆故未及其他惟冀暖保愛早還
以副瞻思

與陳比部 力 嘉祐治平間

承有家訃賢姊有事竊惟悲痛老年親戚間不免時
有煩惱人生常理只如此時暑千萬節哀寬中無由
奉慰來日令兒子至寺中也五妹且省煩惱時熱圖

安也某再拜作坊殿丞良親 廿七日

又 嘉祐治平間

某啓承昨日寺中舉掛時熱惟希寬中又知喫食所
傷更須慎護辱惠茶具甚精奇多荷多荷藏之他時
為閑居之用爾今則少暇也五妹喜安極熱未敢相
邀歸家好將息某再拜作坊國博之右 旬休日

又 同前

某辱惠答簡承臟腑已安和甚慰惠茶籠所作極精
至石屏大是奇物可珎可珎但不得中間一片則不
成器千萬為早取之此物他處未嘗見石屏世故多

有未有若此簡易而工妙也稍涼見過閑話某再拜
作坊虞部 六娘兩日患臟腑今却安也果子自此
更不令喫幸荷幸荷

又 同前

人至承惠簡喜酷暑中與貴眷各安數日大熱恰值
謝官人事紛紛疲朽遂不克支若非昨夕一雨少解
煩毒其將奈何頻勞問念多感多感某再拜 任娘
近日頗肯忌口亦漸向安謝念及也

又 嘉祐治平間

多日不相見天氣斗暖喜與五妹各安和惠簡問及

牙爽多感多感兩日稍可雖浮動醫者云取未得須
候根脫取之省力恐知恐知驢肉多荷多荷某再拜
作坊虞部良親 廿二日 兩日却較喫得些物

又 同前

某啓承惠蘇家藥多荷多荷亦嘗用之此但治咽喉
爾某所苦者齒牙熱痛兩日來漸較蓋稍節滋味等
物遂可爾過承憂念五妹歸家安否後日祠事畢便
歸當得相見人還專此為謝某再拜 只前時兩般
藥自好方待久使也

又 熙寧元年

某啓久不得信方深企想送劉司理兵士至辱書承
公外體候安和四郎以下諸幼各安甚慰但以亡妹
忽已周祥舉家見書信至重增悲惱爾某此老幼幸
亦如常久欲作書只為累表乞致政未允候見去住
後發書奉報爾今又忽有青州之命已兩次辭免欲
且乞守亳蓋去潁近便於歸計也未知如何也知吾
親每每多不安逮宦中有此煩惱誠難為情更宜寬
心求安為善也亡妹靈柩今冬先送歸晉最為上策
竊寒千萬保愛不宣某再拜知郡比部良親 九月八日

與馬著作 嘉祐中

牡丹記荔支譜久欲附呈以俟刻跋尾數十字以是
稽遲不怪不怪病目固不能書然君謨不肯為他人
書而獨為某書此朋友間自是一事不可不託故勉
自書取笑取笑

又 治平四年

某啓近縣人還奉狀新歲布和善人君子自宜享福
惟餘齡晚暮益以病衰相見未涯徒積傾嚮鄙抱區
區前書粗布政餘加愛某手啓知縣著作足下 十二
月十九日 寄惠花燭白草多荷多荷羞豈非自種
耶甚佳甚佳泉水未為爾必以冰凍實致未得也

又 熙寧元年

某啓專人辱書并以泉水為貺豈勝珍荷兼審新春
履味清安河夫之役尚煩神用然處置得宜公私俱
濟則所利博矣亮不以為勞也某再乞壽旦夕必見
可否未聞難為期約也當續咨報尚寒慎愛不宣某
手啓知縣著作足下 十九日 李集已領泉味皆佳
然大抵東州水甘直須於鹹水地飲之然后為貴爾

又

某啓病悴之餘人事踈廢忽辱惠教方承臨莅齊城
經畧公餘清適誨諭稠疊開發蒙鄙感愧感愧咫尺

未期會話欽渴欽渴某再拜 病目多書字不得不
罪不罪

又 熙寧三年

淮西大郡蕭條何秋春屆然吾儕以道為樂亦應不
以閑冥為計某至潁且少盤桓俟如蔡即當發削若
遂所乞衰拙之幸多矣塗次餘未及詳

又 同前

最後一削甚懇意謂可以免并遂蔡何幸如之其餘
區區未可卒布但不一會見尤為恨爾保愛保愛

又

某啓官守相望咫尺未親言話惠書勤拳兼以嘉篇富麗之作老病無悰得以拭目頓增鄙思也欣感欣感高材尚滞一邑秋冷多愛某奉白著作足下

與顏直講 長道

某啓竊傳例罷學職初聞可疑及辱書始驗果然又承有淮陽之命君子出處不違道而無媿則所居皆樂況淮陽近家之便乎亮不動浩然之氣之交年積雪經寒體況想佳計行李不久富東相去逾遠會見何時千萬加愛

又 治平四年

某啓竊在京師會吾子來人事悤悤不能以從容接高論及至亳聞還直學館出處相失誠可悵仰近惟經寒體況清適某退守亳州甚爲便幸而衰病侵凌心志昏耗詠離久竊榮寵也目疾爲苦臨紙艱於執筆鄙懷莫罄新歲惟冀加愛

又 熙寧元年

某啓董君來辱惠音竊承履況佳適感慰局已學館識趣寂然塵事不到足以專志經籍則其所得與其所樂豈不多哉某今春目疾愈甚東州民物可樂處多但目以衰病少悰爾董君到必爲言也

又 同前

某啓衰病人事多廢久不奉書近中辱問承經寒體況清適學舍久淹然以道爲樂必無倦也某兩目益昏雖久勉強乞壽已再旦夕冀得請西歸近穎爲便爾相見未涯鄙誠莫道

又 熙寧二年

某以病昏發寧情禮亦多闕東州一任寄委勉強常憂曠敗請壽冀未退休間苟安於藏縮爾久不聞道義之益與諸賢者逐日漸疎但飲渴而已

又 熙寧三年

某啓近辱書承春寒爲道外無恙甚慰企仰竊慮去秋將離青社曾一奉書未審得達否某衰病如昨專得閑暇偷安但苦病目不能看書無以度日詩義本能精究第據所得聊且成書正恐眼目有妨不能卒業蓋前人如此者多也今果目視昏花若不草草了之幾成後悔所以未敢多示人者更欲與二三君講評其可否爾但未知相見何時也報筆特艱莫布萬一漸暖加嗇

又 熙寧四年

某啓近辱書承涉暑講道外康和甚慰熱家以兔繹

先一有生字某爲示某自少時嘗得傳誦數篇每恨不見
全編不意茲時頓飫飢渴藏家著録以傳後世榮感
榮感某以經春老病在告近已復尋在亳之請方治
裝以俟命區區未違意布惟毒熱加愛

又 同前

某茲者得請歸老恩出萬幸惟所苦渴淋自春發作
經此暑毒尤甚蓋以累年之疾勢不易平然自此安
閑冀漸調養爾兩日昏甚艱於執卷顧難銷暑景又
親朋之會邈不可期恐遂不聞道義黙黙寖爲庸人
爾殘暑加愛

又 同前

某啓近小史一作吏許充行奉書方在道人自都來又
辱惠問豈勝感媿兼承秋暑爲況多佳某自蒙恩許
其告老榮幸感激之懇前書已粗布惟乍還里閈人
事少勞而習苦目足之疾得秋增甚舊書編素未經
一二君商推今遂復田畝會見無期此爲恨爾餘粗
知宜幸不多怛懇冷惟加愛

與梁直講

某啓衰病遯藏自宜屏迹忽辱惠問雅眷不忘其爲
感著未易遽陳兼喜春和氣體清裕董直講來自學
舍具道群居之詳今其還也亦備見郡齋之況無譁
之際諒可及之病目愈眊然艱於執筆惟以時加愛

與直講都官 熙寧元年

某啓自離亳更闕奉問春氣尚寒體履清勝某昨辭
青不獲勉策病軀東來而東州土俗深厚歲豐盜訟
亦稀甚爲養拙之幸而獨苦衰朽老疾日增爾歸計
遷延更須年歲也學舍文海匯朝必有美命未間珍
愛某再拜直講都官足下 正月九日

與曾學士 熙寧三年

某啓近因人還得附拙記存枉書尺其爲愧荷可勝

道也急審秋寒提按之暇動履清福某去蔡咫尺以
病足爲杖少留于此忽復踰月匪晚何官所寄蔡相
望時得拜問旅寓中草率爲謝

與王補之 熙寧三年

某啓近者行舟過界上特辱惠書喜承秋冷氣體安
和以至郡道里差遠不敢曲邀車騎又失於上問全
之邇俠豈勝愧恨某蒙恩得請郡僻事簡衰年疲病
苟祿偷安甚爲幸也歟見未涯以時自愛

與謝景初 皇祐元年

某拜啓久不作書蓋由無便即日爲政外奉親萬福

某幸且安郡僻少事然漸老懶於為字惟喜臨甯足
下為道方銳著述必多此急足回無惜為寄春寒保
重

論徐嶠稱弟子帖

春首餘寒惟闍黎動止安隱弟子虛乏繆承榮寄
蒙恩獎擢按以洺州一歲三遷自南徂北既近都
邑忝竊弥深便即祗命未由頂謁瞻望山門但增
悽斷戰懼之情愍惶失據頓顙弥重不宣弟子徐嶠
和南

某啓承惠佳篇豈勝欽服昨日見顧適當秪詣曹不

為言其如清宴佳賓難復多得若曰春秋為義當得
徐嶠筆法何用於闍黎稱弟子自南朝起此弊事遂
成風俗其如近日士人佞佛者少宜於此時力與革
此弊事惟在賢者為之禮曰君子動而為世法然則
舉措其可不慎哉金氏世以財雄南方今乃出佳子
弟甚可愛也雄漢瀛霸保州紛紙誰謂不可書請試
察試察之下闕隱隱有字遺滅不可續不知與何人帖也

與修史學士 嘉祐 年

某啓辱教開發蒙滯實寡陋者之幸也早來寧王憲
只為更名與鄭王嗣直數人同須再出封國其它更
有易名者偶不復封爾就中此卷錯叐多然捨此更
無也某白

又

某啓前日承惠服舊國寡陋蒙益何勝感愧欲見當
年修真宗實錄人官職姓名差官及書成年月告與
撿示不罪相煩八日某拜白晉叔學士

又

多日不奉見春暖康和中間承見惠朧霻散者或有
更乞少許某再拜外題簡呈此史學士

右三篇見秀峯隱居法帖或云與呂夏卿呂字縉
叔審同修唐史晉字疑省文

與人

本留郡兩日偶客多不及款話惟望慎疾自愛俗子
多是非難防勉強接納小疾不足過疑却恐過當服
藥致生疾耳二者想慮恃眷舊敢然悚惕悚惕公議
難過耳後匪違他不足道也區區某又拜

右不知與何人

書簡卷第九

[redacted]莫不為勞苦（苦一作否）

[redacted]萬幸（一作至幸）

[redacted]存狂書尺（一作見是非 至又相似）書向宜所存（此上一字）

書簡卷第十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

與十四弟（煥字大明　皇祐二年）

某啓仕宦多故久不附書冬寒計與諸眷安和某為太君年老多病未能一歸鄉里親拜墳墓祖墳更望與照管餘託鄭齋郎致意此外保愛不宣某書上十四弟秀才閏月六日

又（皇祐五年）

某罪逆深重不自死滅禍罰上延太君以去年三月十七日有事舉號冤叫五内分崩不孝深蒼天罪逆深蒼天見在潁州持服昨者鄭齋郎自鄉中來得十二弟書知與骨肉奉親各安某為於潁州卜葬所以未及歸得只候服闋南歸相見書言回故樹徂但勿令人斫伐為幸諸大小墳域且望更與掛意照管年歲間某歸相見餘不多言今因嗣立人回奉此不具兄押書寄十四弟秀才四月七日

究墨宣筆表遠信

又（同前）

十四弟秀才前者嗣立人力回曾附書及筆墨等想得達邇來暑熱上下各安某今者扶護太君靈柩歸葬先塋祠立歸凡有可幹事為嗣立少心力吾弟且

與同共勾當相見不遠秋熱好將息不次某書白十四弟七月十五日

又同前

十四弟昨自扶護南歸得相見庶事頗相牽率自別計安諸姪亦計無恙某初十日已至家一行如常但憂墳塋惟託勤爲照管諸已面諭更不言也此外教諸姪爲學各令謹慎爲佳時寒好將攝因人類附書來言墳頭子細是切不具兄某書送十四弟

又皇祐六年是歲三月改至和元年

十四弟別後計與諸眷各安自離吉水後未曾得來

書中間景歸曾有書必達八郎近寄信來回陂門垣及水道並已改了不知是否因書言及今因寒食遣人力去上墳望與至少卿墳頭一轉爲地遠只附錢去與買香紙酒等澆奠小叔西街小大郎諸骨肉並與伸意前曾附書更不寫書也更附錢五伯文與回陂墳頭張旺取伊一領狀封來仍指揮伊修蓋墻垣看鎖門户千萬千萬如有事書中細與言來春暄各好將息不次兄押書送十四弟

又至和二年

書寄十四弟秀才久別計安樂吳榮來得書回陂墳

所必與照管今因寒食令人力齎及去上墳將錢伍伯省請與買酒食去澆奠回陂墳并與覷當垣墻門户錢一索與看墳張旺仍指揮伊覷當樹木及取領狀一紙來春暖好將息不具兄押書白十四弟秀才

二月四日

[redacted]

又嘉祐元年

人力來得書知骨肉並安深慰深慰爲今春使契丹寒食不曾遣得人往墳所吾弟並與到諸墳深感深感脩見乞洪州亦只爲先墳也未得間恐吾弟因出

入且爲照管兄押書送十四弟四月十五日

與十二姪通理 皇祐四年任象州司理

自南方多事以來日夕憂汝得昨日遞中書知與新婦諸孫等各安守官無事頓解遠想吾此哀苦如常歐陽氏自江南歸明累世蒙朝廷官祿吾今又被榮顯致汝等並列官裳當思報効偶此多事如有差使盡心向前不得避事至於臨難死節亦是汝榮事但存心盡公神明亦自祐汝慎不可思避事也昨書中言欲買朱砂來吾不闕此物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食物外不曾買一物汝可

安此爲戒也已寒好將息不具吾書送通理十二郎

又

承示近文秖如此作得也但古詩中時復要一聯對屬尤見工夫弁門當因書言去昔選人有陳奇者舉主十六人仁宗見其未審歷選調特旨不改官以戒馳騖者初官宜少安之

與十三姪奉職 皇祐五年

奉職自赴任不曾得書到官下想安樂汝孫寒曾受辛苦知道官職難得每事當思愛惜守廉守貧愼行刑條此寸祿而已十四郎今却令回此子自縣中來見其衣裝單薄汝只䙪兄弟兩人今食祿廢事宜均給吏且戒約勿令出入無事令學書識取些字從來失敎訓是事不會男子如此何以養身今遣人去知府舍人處求太君墓誌若此人將得來即更不言若未得來即汝因事至府中面告言吾令汝請文字且與請取求的便附來春寒好將息不具吾押送十三奉職 正月十四日 十四郎此中與綿襖子兩領幷表經錢三索省只十七八程可到恐伊別亂破錢也

與大寺丞 治平四年

王澤與書未行間孫宗古來得汝書知與幼小各安甚寛憂想惟眞所傳神改了甚善梅都官者必已畫了所是韓孟惟眞既言自有本便可畫也須是四幢頭面髩鬚一般大小方好看且傳語偲伊早畫了才到亳便去取也押付發[illegible]宅圖且勿與看[illegible]梅須亦帶接籬不然帶楮冠子但取好畫隱士帽亦好

又 同前

吾二十五日離潁二十八日一行平安至亳初二日上事臨離潁時累有書去約汝於途中發書令先至亳及至此兩日杳不得一字何故何故以此不無憂想不知爾來汝與諸幼各安樂否迎孫婆孫入夏來長進否婆孫瘡疾較未不瘦否此吾日夕所念也今專遣急脚子去勾當將來山陵發引排祭一事汝宜用心速與問當早令回報蓋慮後時難辦也其餘事更三兩日黄清去別有書也此外夏熱汝與諸幼各好將息適中頻發一書來不必須候專人也五月二十九日至亳後第一書押付發[illegible]今令急脚子計會王昌及杜延禧問當進奏官及轉問北京定州進奏官前次仁宗山陵發引時北京定州排祭用何儀式其祭前排列明器人物等用多少數目祭食味數贈作錢馬數目並令一一問取今體例來今別具畫一

劉子汝速召王昌杜延禧令體問早令此急足回來
要作準備如杜延禧短使即令王昌用心勾當不管
悞事此急脚子回時買明黃羅一疋附來

又 同前

初三日遣急脚子發到亳後第一書爲問山陵致祭
事書必已到此中兩日内却併得遞中來者兩書知
汝與諸幼各安只是聞得婆孫患臟府後甚煩惱盖
孩兒三好兩惡已多時且須用心調理及知道妳子
亂喫物適不得但向道候到亳州[redacted]你不得迎子何
不與青黛丸喫此是汝小時服之得効者前時王渾
附去者豆蔻丸亦是汝輩患臟府時得効者可與婆
孫喫醫人藥中用黃連甘草者與兒喫此中日夕惟
是憂煩二孫過夏不易且喜汝今夏一成安樂然更
須慎食生冷吾自祭河舟中大熱食生冷不節所以
到潁渴淋復作頗肉誠不及京師乍從京師來誠不
好及食之日久亦不覺酒則絶佳於舊日巨魚鮮美
蝦蟹極多皆他郡所無以至水果蔬菜皆絶好諸物
皆賤閑居之樂莫此若也吾此只爲一歲計不修宅
成只候買得材料便決去躬親盖造必更精潔也此
郡閑僻來去間足以頤養孃孃及食少心頭氣滿與

其餘並如在京時汝可勿憂黃清李德今並遣回餘
事當續附書此外夏熱汝曹各好將息稍無人使即
於遞中附書千萬六月七日第二書付發押　王昌
令買明黃羅一疋白生羅二疋已指揮與也要知要
知　七郎得書知在京安樂且與頻照管　山陵致
祭紙錢贈作馳馬等此中可遣惟是祭前排立人物
此中做不得須令王昌及早商量定令人家依數做
下準備使用不可悞事也　落場近日如何般墮弃
出買如何也向後可照折欠此事常宜用心　王昌
處未參緡錢索足未今並在何處收附所云趙祐請
米又是何米後信子細說來出京時書曆上未請物
數令王昌錄一本來仍開說後來已請見今未請
惟真處畫四本怨了便與附來　黎直講并彭州劉
此部書並早與附遣見吳省副再三仲意續有書也
近日群議如何謝上表到後莫有云云否因的書中
略說來不妨曾學士書汝去相看自退與

又 同前

十八日王昌等到得汝書并寄來生日信物依數並
領知汝與諸幼各安此中上下並如常汝可勿憂只
是聞得迎孫患痢甚憂得王昌來時書中只言稍減

次日送黃清急脚回書中並不言增減以此不能無憂才得婁孫稍安又却大姐患痢料得煎迫可知醫人須著照管且頻與錢但於房錢内取及他事少錢使但於房錢内隨多少取使不須先來問也只是分明上曆記數與隨手印押夏陸二人或請一月未各與五石昨送香合來依常年例各與酒一瓶俠成亦與一瓶汝昨寄文字比舊甚進可惜中止已得塗轍可以力進也吾此公事絶少渴已減但瘦少力及耳聽漸重然未甚妨事皆可勿憂此後恐人便漸少但過十日無人便發書即於遞中附一信來此外更熱

各好將息六月二十三日押付發　額酒二瓶且可喫老酒更不及團茶新舊三餅　紙請取一月九舅作捉舘場亦須照管　排祭事已指揮王昌也只是祭文不知用不用逺與問如用時覓一箇本子寄來蓋全不知體面也更是靈駕起時百官皆服初喪恐代拜要孝衣更早學書　韓維龍圖昨因何出解額求襄何故不得而得汝問沖卿便知書中報來待發書牲汝略要知爾　謝上表到多時因何不傳若傳人言謂何及今諸事有何議論亦問沖卿便知子細報來此中如并底　焦松权所論如何且頻與見被

新自南來必載柴米來如無時速報來　曾學士處國史送來足也未或未足早取令足報來

又 熙寧四年

昨晚令此防送兵士將書去今早果是送汝兵士回得汝書知到潁安樂頓解千萬憂想自此三五日因人或縣遞頻附一信來也他事若漸有次緒亦言來謝大伯花園與澧口莊帳曾問當未花園目見如果可買亦幾爲之莊難看勿憑說者切在子細也吾今日已在假餘事續書言去二月二十三日押　所云州官來則換謁思之未便如倅幕縣宰須一先謁常

禮不可闕也寫書了又思得此助役事方欲議行人戶驚擾見說潁亦如此旦夕得安撫文移俠西軍賊撲滅已多其餘些小潰散更俟續報若一成定撲則過聖節可陳乞爾恐知恐知二哥一向不得書憂損憂損吾却且視事蓋不請假亦自可下表在亳時如此也此中吳寺丞久不安似虛勞恐知恐知

又 同前

近送配軍人行有書去必到尋而急足回得汝書知在潁安樂甚慰甚慰數日無書去爲等姚都官行然家中上下安樂別無事可勿憂吾在告已十餘日二

哥自京有書來言自家求休退都下別無議論西事
亦不如傳聞別無警急但一二相愛者恐時方惡人
求退隔有不如意事爾若止如此若無可卹三五日
欲遂入削爾恐知恐知候入削了去報也常得屋必
已下手也如前所說甚好只是郭天錫不可專委須
自拗心章保屋了汝且謀歸要去時却去此中近故
也州官盡曾看否且與周旋續思顥詩何爲却不刻
石問得言來更數事別有畫一切熱好將息頻附書
歸三月五日押付大哥　襄州酒二瓶不甚好但少
勝頹爾少吳發風物酒亦少飲千萬千萬科場尚遠

勿甚勞也

又　同前

初六日姚都官行令急足隨去附書并酒計昨日已
到也前日揭嬰入州得汝書并信物等並足知汝在
彼安樂甚慰此中內外並如常吾在假已十七八日
表并劄子竊下數日遷延未發今日待發嗟嘆忽聞
邊事警急又却未敢發然素計蹉跌身心躁撓無地
自容蓋悔恨者去就之計不能自決若去秋在穎便
陳乞安有今日之悔到蔡又直遲疑至今是自家做
得今欲歸欲何人然昨爲梨教授云云遂陷惑至此

初八日決已發表封遞角次又得梨書切怪在假仍
戒勿輕發遂又遲疑信知是一寃家寃家邊事未有
涯自家退計杳未有也汝書言待蓋草堂并庵此不
急之務不是汝去時議定且只修房錢緊急因何又
却又此吾此書到切更勿議蓋也那取人工物料錢
物等候年保屋修了更修取此房錢緊急處千萬千
萬今此書只爲言此一事切聽切聽此外好將息頻
附書歸三月十一日押付發[illegible]謝家園子前書已言
去莊恨子不要今却附去致莊之說且已候汝歸細
議也有說有說

又　同前

劉宗去後防送人回得汝書知汝在彼安樂甚慰只
是知二十三日方卓土韋家屋子約須一月方了不
知汝甚時歸得本望聖節前到家爾熏漸向熱宜且
歸也此中上下並安可勿憂吾已出廳五六日本爲
西賊驚傳今得諸處關報皆云招捉潰散無多也吾
之進退自此以後自決於心如事從容希恩禮悠悠
之說相悞至此也劉宗去時書中事甚詳此更不多
言文論并詩頗作甚好惟愈熟則工矣青州兩料職
租不久來當盡送去修房錢也恐知云進郭天錫日

望其來此外好將息三月廿五日押送大哥　二哥
此中亦久不得書可恠可恠

又 同前

前日兩歩關兵士防送行有書并撻子必到今日蔡州大風微雨斗寒思汝數日前盡將綿衣寄歸不知彼中陰晴與此同否憂汝㬉寒都無綿衣吾與孃憂心不能安今立走急足送綿衣去急足到立便令回或汝歸時帶來亦得未歸先遣回亦得餘事前書已說也好將息四月九日押送大哥

又 同前

近兩歩闕押賫藥人去有書續又專遣急足送綿衣去有書計皆已到今日郭順來得汝書知在彼安樂甚解憂想此中老幼各安可勿過憂蔡人今歲絶不疾疫但寒暑不常昨初九日大風寒所以專令送綿衣去及問郭順乃云九日潁州大熱方解憂心郭順云修造有次第汝欲二十頭可歸然不知何故更令郭天錫先歸也累書去問汝歸日皆不言孃甚恠然韋業了其餘小者可委劉宗大者必下手未得也此中亦自有事要汝歸面議此書到千萬且歸它事前書已詳餘好將息四月十二日晩押送大哥　二哥

十頭出京三五日到家恐知恐知

又 同前

前日吳廷平來得汝書知安樂近郭天錫來後便遣女士作子等去望人到汝便離潁至今已八九日並無息耗不免憂疑蓋潁蔡深夏不免人多不安故也此中内外甚安吾十九日已入劄致仕文字若近例一削便允則旦暮間便有命尤要汝歸故更遣急足去如人到尚未起來即速且歸韋業已了只是屋下生活可委劉宗其餘前書已言候汝歸商量也所是準備吾歸潁之計今更未暇汝但且歸此中旦夕專

望路中好將息四月廿六日午時押付發

與二寺丞 奕 熙寧三年

自聞汝失意便遣郭順去接汝次日又遞中附書去方憂悶次今日劉王自京來得汝八日書稍知動静若王潁見了大哥便先歸則今應已在路得失常事命有遲速汝必會得應不甚勞心却是旅中不如意漸熱難行故未免憂想若此書到尚在潁則且先歸為孃切要見汝蓋憂汝煩惱也汝切寛心求安如過亳州只約蔡曹二君南臺相見勿入城千萬千萬此外路中好將息此急脚子如路中逢見便帶取回一

路使㕧二月二十六日押付二哥夾

書簡卷第十

[redacted]香未有也（有字下疑脫字）修取此房錢（此錢是此字）

右書簡十卷命題以各人所至之官故於稱謂不必相應雖亞注歲月而先後間有差互既已誤刊重於改易姑附注其下又不可知則闕之　吉綿

本書簡有論文史問古事之類已移入外集第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卷中

附錄卷第一

祭文　行狀　謚誥

祭文　韓忠獻王琦

維熙寧五年歲次壬子某月某日具官某謹遣三班奉職隨行指使李珪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少師永叔之靈惟公之生粹稟（稟一作秉）元精偶聖而出逢辰以亨歷事三朝翼登太平大名既遂大功既成年未及老（老一作耆）深廣滿盈連章得謝穎第來寧神當畀以福祿天宜錫之壽齡胡不憖遺遽爾摧傾此其理莫得致詰而天下爲之失聲嗚呼哀哉公之文章獨步當世子長退之偉贍閎肆曠無擬倫逮公始繼自唐之衰文弱無氣降及五代愈極頹敝惟公（公一作）振之坐還醇粹復古之功在時莫二公雖云亡其傳（在一作）益貴譬如天衢森布列緯海內瞻仰日高而　公之諫諍務傾大忠在慶曆初職司帝聰頻有必犯闕無不縫正路斯闢姦萌輒殄氣勁忘忤行孤少同於穆仁廟誠推（推一作誠）至公孰好孰惡

是焉則從善得盡納治隨以隆人畏清議知時不容各礪名節恬乎處躬二十年間由公變風公之功業其大可記屢踐藩垣所至懷惠嘗尹京邑沛有餘地畢踐西掖晚當內制凡厥代言典謨之懿凡厥出令風雷其（一作之）勢三代炳焉公辭無媿樞幄啓爲台衡弼貳撫御四夷兵戈不試整齊百度官師成治服勞一心定策二帝中外以安神人胥慰不校讒言懇求去位公之進退達遵爾賢合既不苟高惟成顯身雖公輔

志則林泉七十致政乃先五年上惜其去公祈益堅卒遂其請始終克全嗚呼哀哉余早接公道同氣類出處雖（一作則）殊趣向何異既忝宰司日親高誼可否明白襟懷坦易事貴窮理言無飾僞或不知公因罹謗忌青蠅好點白璧奚累嗚呼哀哉自公還事心慕神馳徒憑翰墨莫把姿儀公嘗顧我惠以新詩雖亟訓答柰苦衰疲欲復爲問勤已踰時忽承訃音且駭且悲哀誠孰訴肝膽鐵增（一作斷）公之逝矣世鮮余知（一作我知）不如

從公焉（一作安）用生爲退偷薄爲（一作[illegible]）冀公一息魂兮有靈其來監茲尚饗

同前　　王荊文公（安石）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況乎天理之冥寞（一作溟漠）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于當時死有傳于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以學術之精微故形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返（一作復）感世路之崎嶇雖屯邅困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有公議之是非既壓復起遂顯于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爲涕泣而歔欷而況朝士大夫平昔游從又予心

之所繫綦而體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
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
歸

同前　曾舍人 肇

維公學為儒宗材不世出文章逸發醇深炳蔚體備
韓馬思兼莊屈垂光簡編焯若星日絕去刀尺渾然
天質辭窮卷盡含意未卒讀者心醒開蒙愈疾當代
一人顧無儔匹諫垣抗議氣震回邁鼓行無前跋寔
非恤世為難勝孫堅竟室紫微玉堂獨當大筆二典
三謨生明藏室頓挫強厲誠純志壹斟酌損益論思
得失經體處萌一作明沃心造膝帝曰汝賢引登輔弼
公在廟堂尊明道術清淨簡易仁民愛物斂不煩苛
令無迫猝樓置未索里安戶逸積斂兵革天清地謐
日進昌言從容密勿開建國本情忠力悉卯未之歲
龍駕飈欻再拯大艱垂紳秉笏乾坤正位上下有秩
功被社稷等夷召畢公在廟堂總持紀律一用公直
兩忘猜昵不挾朋比不虞訕嫉獨立不回其剛仡仡
愛養人材獎成誘掖甄拔寒素振興滯屈以為己任
無有廢怫維公平生愷悌忠實內外洞徹初終若一
年始六十懇辭見散連章累歲乃俞所乞放意立與
脫遺羈馬況浸圖史左右琴瑟志氣浩然不陋蓬蓽
意謂百齡重休累吉邅斡鼎軸贊微計密云胡傾殂
憖遺則弗閱訃失聲皆洟橫溢慧冥不敕孚蒙振枝
言錄公誨行錄公舉戴德不酬懷情獨聲西望轄車
莫持綢繆維公犖犖德義謨述為後世法終天不沒
託辭叙心曷能髣髴嗚呼哀哉尚饗

同前　范蜀忠文公 鎮

惟公平生諒直骨鯁文章在世煒煒炳炳老釋之闢
賁育之猛拒塞邪說尊崇元聖天下四方學子有定
適來此風初焉而盛如醒復醉如愈再病孰醒與病
有幸不幸幸不見排不幸不正嗟余空疏敢慕李孟
公計之來淡下縻綬聞公卜宅許洛之境余居在焉
儻得同井異時往來或接光影薄酒一樽菲肴數皿
遠不得前寄此耿耿

同前　蘇文忠公 軾 通判杭州日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
蓍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
有所畏而不為譬如大川喬嶽雖此一字無不見其運動
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
沒也赤子無所仰芘而一字有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為

一作於異端(一有而字)學者至於用爽君子以為無與(一作易)
為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為得時譬如深山(一作淵)大澤
龍亡而虎逝則變怪雜(一作百)出舞鰌鱓而號狐狸昔
其(一作公之)未用也天下以為病而其既用也則又以為
遲又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其請老而歸
也莫不悵然(一作惘悵)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
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一作人)也奄一去而莫
予追豈厭世(一有之字)溷濁絜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
天莫之遺昔我先君懷寶遁(一作遯)世非公則莫能致
而不肖無狀因(一作賁)緣出入受教於(一作此字)門下者廿
有六年於茲(一作斯)閱公之喪義當匍匐往救(一作弔)而
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詞千里以寓一哀而已
矣蓋上以為天下慟而下以哭吾(一作其)私嗚呼哀哉

同前(知潁州日)

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九月丙戌朔從表姪具位蘇
軾謹以清酌肴果之奠昭告于故太師兗國文忠公
安康郡夫人之靈嗚呼軾自齠齔以學為嬉童子何
知謂(一作惟)公我師晝誦其文夜夢見之十有五年乃
克見公公為拊掌歡笑改容此我輩人餘子莫群我
老將休付子斯文再拜稽首過矣公言雖知其過不

敢不勉契闊艱難見公汝陰多士方譁而我獨南公
曰子來實獲我心我所謂文必與道俱見利而遷則
非我徒又拜稽首有死無易公雖云亡言如皎日元
祐之初起自南遷叔季在朝如見公顏入拜夫人羅
列諸孫敢以中子請婚叔氏夫人曰然師友之義凡
二十年再升公堂深衣廟門垂涕失聲白髮蒼顏復
見潁人潁人思公曰此門生雖無以報不辱其門清
潁洋洋東注于淮我懷先生豈有涯哉尚饗

同前　蘇文定公(轍)

維年月日具官蘇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
觀文少師贈太師九丈之靈嗚呼嘉祐之初公在翰
林維時先君處于西南世所莫知隱居之深作書號
公曰是知予公應嗟然我明予心吾於天下交遊如
林有如斯文見所未曾先君來東實始識公傾蓋之
歡故舊莫隆過出所為歎息改容歷告在位莫此敢
蒙報國以士古人之忠公不妄言其重鼎鍾厥聲四
馳靡然向風嗟維此時文律頹毀奇邪譎怪不可告
止剽剝珠貝綴飾耳鼻調和椒薑毒病唇齒咀嚼荊
林斥棄覂裁號茲古文不自愧耻公為宗伯思復正
始狂詞怪論見者投棄踽踽元昆與轍皆來皆試於

庭羽翼病推有鑒在上無所事媒馳詞數千適當公
懍擢之報中群疑相歷公恬不驚衆惑除開滔滔狂
瀾中道而回匪公之明化為誣俳公德日隆歷蹈二
府徹方在艱撫視逾素納銘幽宅德建存故終與而
還公以勞去公年未衰屢告遲暮自亳徂青迄蔡而
許來歸汝陰嘯傲環堵徹官在陳於穎則鄰拜公門
下笑言歡欣拯酒相屬圖史紛紜辯論不衰悲氣益
振有知斯人而止斯耶書來告衰情懷酸辛鍊不及
至山計遠臻嗚呼公之於文雲漢之光昭回洞達無
有采章學者所仰以充嚮方知者不惑昧者不枉公
之在朝以直自遂排斥姦回罔有劇易後來相承敢
隕故事雖庸無知亦或勉勵此風之行逾三十年朝
廷尊嚴庶士多賢伊誰云從公導其先自公之歸忽
焉變遷又誰使然要歸諸天天之生物各維其時朝
暘薰風春夏是宜凛雨急雪匪寒不施時去不返雖
彊莫違矧惟斯人而不有時時既往矣公亦逝矣老
成云亡邦國瘁矣無為為善善者廢矣時實使然我
誰懟矣哭公於堂維其悲矣嗚呼哀哉尚饗

行狀　　吳正憲公充

故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太子
少師致仕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
食實封一千二百戶贈太子太師歐陽公行狀

曾祖郴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
祖偃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
父觀皇任泰州軍事判官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
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鄭國公
本貫吉州永豐縣明德鄉年六十六

歐陽氏之先本出於夏禹之苗裔少康封其庶子于
會稽以奉禹祀歷夏商周以世相傳至越王勾踐傳
五世至王無疆為楚威王所滅諸子皆受封于楚而
無疆之子蹄封於歐餘山之陽是為歐陽亭侯子孫
遂以為氏後稍北徙青之千乘冀之渤海千乘之顯
者曰生字和伯以經為漢博士所謂歐陽尚書者是
也渤海之顯者曰建字堅石所謂渤海赫赫歐陽堅
石者是也詢通父子顯于唐自通三世生琮為吉州
刺史又八世生萬為吉州安福令後世或居安福或
居廬陵安福之六世孫即公曾祖也生八男曰儀者
中南唐進士第父母皆在鄉里榮之命其鄉曰儒林
里曰歐桂坊曰具慶里祖而下始居吉水至和中析
吉水為永豐今為永豐人矣曾祖仕南唐為武昌令

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性孝友鄉里稱之累
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劉氏追封楚
國太夫人皇祖少以文學稱歟所為文南唐召試為
南京街院判官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
尚書令祖妣李氏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少孤力學
咸平中進士及第天性仁孝居官決獄主於平恕哀
矜終於泰州軍事判官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
書令兼尚書令追封鄭國公妣鄭氏累封韓國太夫
人皇考之捐館舍公纔四歲太夫人守節自誓而教
公以讀書為文及公成人太夫人自力衣食不以家

事累公使專務為學及見公之身名偕顯而夫人壽
考康寧為善之報豈虛也哉公諱脩字永叔天聖中
進士甲科補西京留守推官用王文康公薦召試遷
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以書責諫官不論事
諫官以聞謫峽州夷陵縣令徙光化軍乾德令改武
成軍節度判官范文正公經略陝西辟掌書記辭不
就俄遷太子中允館閣校勘方修禮書命權同知太
常禮院辭不受預修崇文總目成改集賢校理遷知
太常禮院請補外通判滑州召以為太常丞知諫院
賜緋衣銀魚未幾同修起居注閱月拜右正言知制

誥賜三品服出使河東還改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
轉運按察使左遷知制誥知滁州改起居舍人知揚
州徙知穎州復龍圖閣直學士知應天府兼南京留
守司歷尚書禮部吏部郎中丁韓國太夫人憂服除
判吏部流內銓入翰林為學士加史館修撰勾當三
班院請郡改侍讀學士知蔡州留不行判太常寺兼
禮儀事權知禮部貢舉拜右諫議大夫判尚書禮部
又判秘閣秘書省加侍讀辭不受同修玉牒兼龍圖
閣學士權知開封府以給事中罷同提舉在京諸司
庫務改群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兼侍讀學士嘉

祐五年以本官為樞密副使明年閏八月參知政事
兼譯經潤文歷戶部吏部二侍郎皆參大政進拜左
丞出為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熙寧初遷兵
部尚書知青州京東東路安撫使除檢校太保宣徽
南院使判太原府河東路經略安撫監牧使兼幷代
澤潞麟府嵐石路兵馬都總管三辭不受徙知蔡州
熙寧四年六月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階特
進勳上柱國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
明年閏七月二十三日薨于汝陰之私第天子聞之
震悼為之一日不視垂拱朝贈太子太師卹孫法賻

皆從加等公為人剛正質直閎廓未嘗屑屑於事見義敢為患害在前直往不顧用是數至困逐及復振起終不改其操眞豪傑之士哉居三朝數十年間以文章道德為一世學者宗師援人待物誠信樂易不為表襮諸生進者與之抗聲極談簡直明辨至於貴顯終始如一見者莫不愛服而天資高遠常人自不能與之合公待之一也有所稱為始取其一善後或毀公於朝過其人或其家厄且困必力振之曰吾行已不以喜怒私也於經術務究大本其所發明簡易明白其論詩曰察其美刺知其善惡以為勸戒所謂聖人之志者本也因其失傳而妄自為之說者經師之末也今夫學者得其本而通其末斯善矣得其本而不通其末闕其所疑可也不求異於諸儒嘗曰先儒於經不能無失而所得固多矣盡其說而理有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非好為異論也其於詩易多所發明為詩本義所改正百餘篇其餘則曰毛鄭之說是矣復何云乎公幼孤家貧無資太夫人以荻畫地教以字書稍長從閭里借書讀或手抄之抄未畢而成誦公之舉進士學者方為時文號四六公旣覩之曰此不足為然切於養勉為之而人亦不能及故屢

試有司皆第一名聲藉甚及景祐中與尹師魯偕為古學已而有詔戒天下學者為文使近古學者盡為古文獨公古文旣行世以為模範自兩漢後五六百年有韓愈愈之後又數百年而公繼出李翺皇甫湜柳宗元之徒不足多也蓋公之文備衆體變化開闔因物命意各極其工其得意處雖退之未能過箋札精勁自成一家當世士大夫有得數十字皆藏以為寶生平以獎進人材為己任一時賢士大夫雖潛晦不為人知者必延譽慰薦極其力而後已後進之士一為公所稱遂為聞人篤於朋友尹師魯梅聖俞孫明復皆貧甚旣卒公力為經紀其家表其孤於朝悉錄以官他嘗所與厚者未嘗遺也公旣書責諫官以申范文正坐謫夷陵而尹洙余靖亦連貶蔡君謨為四賢詩世傳之及范公之使陝西辟公偕往朝廷從之時天下久無事一旦西陲用兵士之負材能者皆欲因時有所施設而范公望臨一時好賢下士故士之樂從者衆公獨歎曰吾初論范公事豈以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卒辭焉慶曆初公方登朝數論天下事為策以揣敵情及指陳利害甚衆旣而有詔百官上封事公又上疏言三弊五事力陳當時

之所宜憂者仁宗增諫官員首預其選是時西師久
京東西盜賊羣起中外騷然仁宗既進退大臣欲遂
改更諸事公感激恩遇知無不言時范文正公杜正
獻公今司徒韓公司空富公皆輔政公屢請召對咨
訪責以所為既而仁宗降手詔出六條虛心以待後
遂下詔勸農桑興學校多所更革小人不悅一時知
名士見謂為黨人夫公為朋黨議以進見集中溫成
后方有寵公言前世女寵之戒請加裁損王堯議
者以國用不足請待豐年以葬公言士大夫家有所
待而修不如及時薄葬況天子叔邪且非所以示四

方也卒從公議澧州進柿木成文有太平之道字公
言今四海騷然未見太平之象又太平之道其意可
推自古帝王致之皆有道得道則太平失道則危亂
今見其失未見其得願陛下憂勤萬務漸期致理其
瑞木請不宜示于外淮南轉運使呂紹寧到任進羨
餘錢十萬貫公請拒而不受以防刻剝陝西用兵之
後河東困弊芻糧不足言者請廢麟州或請移於合
河津或請廢五寨公既使河外為四議以較麟州利
害請移兵就食於頻河清塞堡緩急不失應援而平
時可省餽運麟州得不廢又建言忻代岢嵐火山四

州軍沿邊有禁地棄而不耕人戶私糴北界斛斗入
中以為邊儲今若耕之每年可得數百萬石以實邊
朝廷從之大為河東之利自西事後河東賦斂重而
民貧道路嗟怨公奏表一作罷數十事以寬民力公自
河東還會保州兵叛遂出為河北都轉運使保州卒
既降大將李昭亮私納婦女通判馮博文等竊效之
公發其姦下博文獄昭亮惶恐立出之自保州之變
河北兵驕小不如意即謀為亂人情務在姑息公乞
假將帥權事從鎮重以銷未萌河北卒無事保塞之
脅從者二千餘人分隸河北宣撫使恐復生變欲以

便宜悉誅之公權知成德軍遇之於內黃宣撫使夜
半屏人以告公公曰禍莫大於殺降昨保州叛卒朝
廷許以不死今戮之矣此曹本以脅從故得脫奈何
一旦殺無辜二千人且非朝旨若諸郡不肯從緩之
必生變是趣其為亂也且某至鎮州必不從命遂止
公在河北奏置御河催綱司通糧運邊州賴之置都
作院於磁相二州以繕戎器仁宗遇公厚嘗論及當
世人材目公曰如歐陽某者豈易得哉常欲大用而
未果及使河北陛辭日上面諭曰無為久居計有事
言來公對以諫官得風聞今在外使事有指越職罪

也況不得其實邪上曰有事第以聞勿以中外爲辭及黨論大起公獨言請加明辨勢益危初公妹適張龜正龜正無子有女非歐出也妹既孀無所歸以孫女偕來及笄以嫁宗人晟張氏後以他事下獄小人欲并中公乃摭張氏貲產事窮治久之卒無有猶貶滁上公丁太夫人憂既免喪入見仁宗惻然怪公髮白問在外幾年今年幾何恩意甚至命判流內銓小人恐公且復用僞爲公奏乞汰內臣疏傳之中外宦者人人切齒內官楊永德陰以言中公出知同州而外議不平論救者衆上尋開悟故馮翊之命卒不行

公在侍從八年多所闡益初河決澶淵陳恭公爲相欲塞商胡開橫壟故道公言功大恐不可成徒勞人未幾陳罷去新宰相復用李仲昌議欲開六塔河公言六塔不能吞伏且復決再爭之不得既而果然濱德博數千里大被其害仲昌等得罪流貶至和初公奉使契丹契丹使其貴臣陽隱及北宰相蕭知足等來押宴曰非常例也以公名重故爾其爲外夷所畏如此公在翰林仁宗一日乘閒見御閣春帖子讀而愛之左右曰學士歐陽某之辭也乃悉取宮中帖閱之見其篇篇有意歎曰舉筆不忘規

諫眞侍從之臣也每學士院進文字必曰何人當直至公之筆必詳覽之每加歎賞嘉祐初公知貢舉時舉者爲文以新奇相尚文體大壞公深革其弊前以怪僻在高第者黜之幾盡務求平澹典要士人初怨怒罵譏中稍信服已而文格遂變而復正者公之力也公之尹京承包孝肅公之後包以威嚴爲治公一切循理不事風采或以爲言公曰人材性各有短長今捨所長強其所短以徇俗求譽我不能也至寵貴犯禁令又求苟免者必寘於法雖詔命有所不從且請加本罪二等至今行之由公奏請也公在樞密與

今侍中曾魯公悉力振舉紀綱革去宿弊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遠近更爲圖籍之法邊防久闕屯守者大加蒐補數月之間機務浸理嘗因嘉祐水災凡再上疏請選立皇子以固天下根本言甚激切及在政府遂與諸公協定大議而先帝力辭宗正之命公進曰宗室不領職事忽有此除天下皆知陛下將儲以爲嗣（一作以爲嗣）不若遂正其名且判宗正寺詔勅付閤門得以不受今立爲皇子止消一詔書事定矣仁宗以爲然遂下詔及先帝初年未親政事慈壽垂簾公與諸公往來兩宮鎭撫內外而危言密

議忠力爲多至先帝親御萬機內外翕然每諸公聚
議事有未可公未甞不力諍臺諫官至政事堂論事
往往面折其短英宗甞面稱公曰性直不避衆怨甞
稱故相王沂公之言曰恩欲歸己怨使誰當且曰貧
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此古人之所歎也惟不
思而得既得而不患失之者其庶幾乎及彭思永蔣
之奇等以飛語汙公公杜門請付有司治之上遣[illegible]
詔問所從來二人辭窮志逐之上親遣中貴人手詔
慰安公遂稱疾力解機務自嘉祐以後朝廷務惜名
器而進人之路稍狹公屢建言館閣育材之地材[illegible]

難得而又難知則當博採而多畜之時冀一得於其
間則傑然出爲名臣矣餘亦不失爲佳士也遂詔二
府各舉五人其後中選者往往在淸近朝廷稍收其
用矣京師百司所行兵民官吏財用之類皆無總數
中書一有行移則下有司纂集公因暇日盡以中書
所當知者集爲總目上有所問宰相以總目爲對公
以祀假家居上遣中貴人就中書閱取而閱之遂與
劇郡以鎭靜爲本不求赫赫名擧大體而已民便安
之滁揚二州生爲之立祠公在亳年甫六十求致仕
者六不從至蔡而請益堅卒不能奪公志其勇退知

此公平生於物少所好獨好收畜古文圖書集三代
以來金石銘刻爲一千卷以校正史傳百家訛謬之
說爲多晚年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
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棊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吾老
於其間是爲六一自爲傳以刻石甞被詔撰唐書紀
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又自撰五代史七十四卷
其爲紀一用春秋法於唐禮樂志明前世禮樂之本
出於一而後世禮樂爲空名五行志不書事應盡破
漢儒菑異附會之說其論著類此五代史辭約而事
備及正前史之失爲多公之薨上命學士爲詔求書

於其家方繕寫進御甞著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
四卷居士集五十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內制
集八卷奏議集十八卷四六集七卷集古錄跋尾十
卷雜著述十九卷諸子集以爲家書總目八卷其遺
佚一作逸不錄者尙數百篇別爲編集而未及成公初
娶胥氏翰林學士贈吏部侍郎偃之女繼室楊氏集
賢院學士諫議大夫大雅之女今夫人薛氏資政殿
學士戶部侍郎贈太尉簡肅公奎之女累封仁壽郡
夫人男八人女三人長女師蚤卒次發光祿寺丞次
女蚤卒次奕光祿寺丞次棐大理評事次某蚤卒次

辯光祿寺丞次三男皆蚤卒次女封樂壽縣君蚤卒
孫男四人曰愁曰憲曰恕曰懋皆以公恩試秘書省
校書郎孫女六人皆幼將以熙寧八年九月二十六
日葬公於開封府新鄭縣旌賢鄉之原謹狀
熙寧六年七月　日樞密副使正奉大夫行右諫
議大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吳充狀

謚誥

省司準勑定謚據本家發到故推誠保德崇仁翊戴
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太子少師致仕上柱國樂安
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贈
太子太師歐陽某行狀依例牒太常禮院擬謚令準
回牒連到議狀謚曰文忠
宣德郎守太常丞充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李清
臣
太子太師歐陽公歸老于其家以疾不起將葬行
狀上尚書省移太常請謚太常合議曰公維聖宋
賢臣一世學者之所師法明于道德見于文章究
覽六經羣史諸子百氏馳騁貫穿述作數十百萬
言以傳先王之遺意其文卓然自成一家比司馬
遷揚雄韓愈無所不及而有過之者方天下溺於

末習為章句聲律之時闢公之風一變為古文咸
知趨尚根本使朝廷文明不愧于三代漢唐者太
師之功于教化治道為最多如太師真可謂文矣
博士李清臣得其議則閱讀行狀考按謚法曰唐
韓愈李翺權德輿孫逖本朝楊億皆謚文太師固
宜以文謚矣持衆議白太常官長官長有曰文則
信然不復易也然公平生好諫諍當加獻為文獻
無已則加忠為文忠衆相視曰其如何則又合言
曰忠亦太師之大節太師嘗參天下政事進言仁
宗乞早下詔立皇子使有明名定分以安人心及
英宗繼體今上即皇帝位兩預定策翊戴有安
社稷功和裕內外周旋兩宮間迄于英宗之視政
蓋太師天性正直心誠洞達明白無所欺隱不肯
曲意順俗以自求便安好論列是非分別賢不肖
不避人之怨誹狙嫉忘身履危以為朝廷立事按
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廉方公正曰忠今加忠以麗
文宜為當衆以狀授清臣為謚議清臣曰不敢於
文而傳之以忠議者之盡也清臣其敢不從遂謚
文忠謹議
朝奉郎守尚書工部郎中充秘閣校理直舍人院兼

同修起居注權判吏部流內銓騎都尉賜緋魚袋錢藻宣德郎守尚書刑部員外郎充集賢校理兼同修起居注權同判吏部流內銓騎都尉賜緋魚袋賈卞伏準太常禮院謚議如前

天下文物繁盛之極學士大夫競夫鏤刻組繪日益靡靡以汨設於俳詭雕殊之說而不復知淳古之為正也於是時天下曰是太師曰非天下以為雖太師以為陋學士大夫磨牙淬爪爭相出力以致之危害太師不之顧曰我道堯舜也我言孔子孟軻也而天下不我從將焉往然卒由太師而一歸於醇正故仁義之言其華曄然獨輝灼乎一代之盛遠出二京之上嗚虖韙哉大丈夫束帶立天人之朝所以大過人者大節立焉不齪齪小節以求曲全可也拂衆慮彊君以難是為大節不徇世俗之論而先識以制未形是為大節太師當嘉祐之間協議建儲正名孚天下之疑而津之萬世因而若維太山而安不危斯之謂大節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廉方公正曰忠生平論譔文章務明堯舜孔孟之教於已壞之後可謂道德博聞矣排左右持祿取容之慮特建萬世無窮之策而自不以為功可謂廉方公正矣太常易名曰文忠庶乎天下有以知公議之不能泯也

省司準例於都亭驛集合省官同參詳皆協令式請有司準例施行謹詳定訖遂具狀申中書門下取裁奉宰臣判準申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尚書都省

宋故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太子少師致仕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贈太子太師歐陽脩謚曰文忠

附錄卷第一

[illegible]甄拔寒素[illegible]維公平生[illegible]一本作天[illegible]志

氣作氣豊[illegible]畫

[illegible]而夫人壽考康寧而字下一有太字

[illegible]則又合言曰言字一作[illegible]不可[illegible]

附錄卷第二

墓誌銘　神道碑

墓誌銘　并序

宋故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太子少師致仕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贈太子太師文忠歐陽公墓誌銘　并序

淮南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判相州軍州事上柱國魏國公韓琦撰

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院學士史館修撰權判尚書都省判祕閣提舉醴泉觀公事上護軍賜紫金魚袋宋敏求書

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吏部郎中知河陽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上護軍賜紫金魚袋韓維題蓋

熙寧五年閏七月二十三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歐陽公薨于汝陰之私第年六十六上聞震悼不視朝贈公太子太師太常謚曰文忠卹後加賻不與常比天下正人節士知公之亡罔不歔然相弔痛失依仰其孫寺丞君乃以樞密副使吳公所次功緒并致治命以墓銘為請竊惟當世能文之士比比出公門下不屬于彼而獨以見屬豈公素諒其愚謂能直筆足信後世邪此其敢辭公諱脩字永叔唐太子率更令詢四世孫琮嘗爲吉州刺史又八世生萬復爲吉之安福令子孫因家焉曾祖諱郴安福六世孫也孝悌之行鄉里師服仕南唐爲武昌令累贈太師中書令曾祖妣劉氏追封楚國太夫人祖諱偃彊學善屬文南唐時獻所爲文十餘萬言召試補南京街院判官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李氏追封吳國太夫人父諱觀性至孝力學咸平中擢進士第嘗官明而尚恕每決重辟尤加審慎苟理有可貺必平反之終泰州軍事判官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鄭國公自公祖始徙居吉水後吉水析爲永豐今爲永豐人公四歲而孤母韓國太夫人鄭氏守志不奪家雖貧力自營贍教公爲學公亦天資警絕經目一覽則能誦記爲文下筆出人意表及冠聲聞卓然天聖中舉進士凡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爲第一逮崇政試雖中甲科人猶以不魁多士爲恨初補西京留守推官洛尹文康王公知非常才歸薦于

朝景祐初召試遷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時
文正范公權尹京邑以直道自進每因奏事必陳時
政得失大忤宰相意斥守饒州諫官不敢言公貽書
責之坐貶峽州夷陵令余安道尹師魯繼上書直范
公復被逐當時天下以四賢稱之俄徙光化軍乾德
令改武成軍節度判官康定初召還復館閣校勘遷
太子中允預修崇文總目成改集賢校理同知太常
禮院請外補通判滑州事慶曆初仁宗御天下久周
念時弊重以西師未解思欲整齊衆治以究太平登
進輔臣必取人望收用端慤以增諫員公首被其選
擢太常丞知諫院事賜五品服未幾同修起居注公
素稟忠義遭時遇主自任言責無所顧忌橫身正路
風節凜然時正獻杜公文正范公今司空富公皆在
二府公每勸上秉間延見推誠諮訪上後開天章閣
屢召諸公詢究治本長策大議稍稍施用（一作行）紀綱
日舉僥倖頓絕小人始大不喜相與巧詆必期破壞
公常極力左右之俄拜右正言知制誥賜三品服大
臣有建白請廢麟州徙其治於合河津以省饋餉者
命公親往相視使回奏曰麟州天險正據要害不可
廢第減其兵駐並河諸堡有警呼集數舍之近爾兵

既減糧自不乏詔從之又奏所代州岢嵐火山軍並
邊民田始潘美為帥患虜時入寇徙其民以空之遂
號禁地自景德通好我雖循舊而虜人盜耕不已請
募民計頃出丁為兵量入租粟以耕之歲可得數百
萬斛運用給夫不然他日必盡為虜人所有時并帥
耻謀不自己沮撓久之其後卒如公請凡賦斂過重
民所不堪者又奏罷十數事疲俗以安四年秋北虜
盛兵雲州聲言西討朝廷疑其有謀議選文武材臣
密為經畫二府請輟公以往即以公為龍圖閣直學
士河北都轉運使公至則區別（一作分）官吏使能者盡
力均徙財用而邊計有餘奏廣御河漕運造鏁栿船
以絕侵盜罷都作院于磁相州一道兵械悉仰給焉
方條列北方利病欲大為措置會文正范公與同時
入輔者終為讒說所勝相繼罷去一時進用者皆指
之為黨公復慨然上書極言論救執政與其朋益怒
協力擠之初公有妹適張龜正龜正亡無子妹挈前
室所生孤女以歸及笄公為選宗人晟以嫁之會張
氏以失行繫獄言者乘此欲并中公復据張氏貲產
事遂與詔獄窮治上爲命內臣監劾卒辨其誣猶降
校知制誥知滁州事執政意不快擬勘官與監劾內

臣細故守被責八年春就改起居舍人知揚州事踰年徙知潁州事皇祐初復龍圖閣直學士二年秋移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歷尚書禮部吏部郎中丁太夫人憂去職服除入見上怪公須髮盡白惻然存撫恩意甚厚命判吏部流内銓憂忌公者恐將大用乃僞爲公疏請沙汰内臣以激衆怒有選人胡宗堯者嘗引對改官會任本州嘗以官舟假人已而經赦去官止得循資公與判南曹官對日取旨上欣然令改官者楊永德衆奏曰宗堯翰林學士宿之子有司挾故之私也遂出公知同州事物論（一作[illegible]）不平上亟開悟留公判修唐書俄入翰林爲學士史館修撰勾當三班院至和二年夏請郡改侍讀學士知蔡州事留不行復除翰林學士判太常寺兼禮儀事遷右諫議大夫嘉祐三年夏兼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事前尹孝肅包公（一作包孝肅公）以威嚴得名都下震恐而公動必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或以少風采爲言公曰人材性各有短長吾之長止于此恐可勉其所短以徇人邪既而京師亦治四年春請罷府事改給事中充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俄兼翰林侍讀學士五年冬以本官爲樞密副使明年秋參知政事英宗

登極遷戶部侍郎治平初轉吏部侍郎今上嗣位改尚書左丞公自處二府盡忠報稱毅然守正不爲富貴易節凡大謀議大利害與同官論辯或在上前必匡判（一作別）是否未嘗少有回屈文武之士陳請百端公常委曲開諭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用是人多怨誹至于臺諫官論事有不中理者往往正色折之其徒尤切齒日欲求疵合攻公自視無他不恤也始（一作來字）英廟（一作宰）踐作接祖宗舊典皇族尊屬之亡者皆贈官改封濮安懿王英廟所生父也中書以本朝未有故事請付有司詳處（一作審）其當上議恭愼重命遷仁廟大祥下禮院與兩制官同議如期詔下衆乃言王當稱伯改封大國中書以所生父稱伯疑無經據方再下三省議上遂令權罷俾有司徐求典故事久不行臺官挾憤不已遂持此并公爲主議上章歷詆必請議定及以朝廷未嘗議及之事肆爲誣説欲惑衆聽人相率納告身以示必去上數敦諭知不可留各以本官補外後來者以風憲不勝爲恥窺伺倉急今上即位初御史蔣之奇者乃造無根之言（一作[illegible]）欲以汙公中丞彭思永衆虛助之公退伏私居力請公辨上察其誣因連詔詰問二人者辭窮皆坐貶

公遂懇辭梱任上不得已除公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事熙寧元年秋遷兵部尚書知青州事充京東東路安撫使時散青苗錢法初行衆議皆言不便朝廷既申告誡公猶請除去二分之息令民止納本錢明不取剩又請先罷提舉管勾官然後可以責州縣不得抑配不報三年夏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公累上章辭乞易蔡州大略以久疾昏耗不任重寄復曰時多喜新奇而臣思守拙衆方興功利而臣欲循常執政知終不附己俄詔聽以舊官知蔡州事公在亳已六上章請

致政上眷惜之不允至蔡踰年復申前請志益堅確上察其誠命優改官致仕年方六十有五天下士大夫聞公勇退無不驚歎云近古所無也公天資剛勁見義敢爲襟懷洞然無有城府常以平心爲難故未嘗挾私以爲喜怒獎進人物樂善不倦一長之得力爲稱薦故賞識之下率爲聞人惟視姦邪嫉若仇敵直前奮擊不問權貴後雖陰被讒逐公以道自處怡怡如也平生篤于朋友知尹師魯梅聖俞孫明復既卒其家貧甚公力經營之使皆得以自給又表其孫于朝悉錄以官自唐室之衰文體隨而不振陵夷至

于五代氣益卑弱國初柳公仲塗一時大儒以古道興起之學者卒不從景祐初公與尹師魯專以古文相尚而公得之自然非學所至超然獨騖衆莫能及譬夫天地之妙造化萬物動者植者無細與大不見痕跡自極其㧑一作工於是文風一變時人競爲模範自漢司馬遷沒數千年而唐韓愈出愈之後又數百年而公始繼之氣燄相薄莫較高下何其盛哉所治經術務究大本嘗以先儒於經所得多矣而不能無失惟其說或有未通公始爲辨正不過求聖人之意以立興論嘉祐初權知貢舉時舉者務爲險怪之語

號太學體公一切黜去取其平澹造理者即預奏名初雖怨讟紛紜而文格終以復古者公之力也筆翰遒勁自成一家人有得其片幅必寶藏之歷典大郡以鎮靜爲本明不至又一作察寬不至縱吏民受賜既去追思不已滁揚二州皆立生祠嘗奉使契丹其主必遣貴臣押宴出于常例且謂公曰以公名重故爾其爲外夷欽服如此至和中陳恭公爲相欲塞商胡決河使歸橫隴故道公言橫隴地已高仰功大不可爲未幾陳罷去有李仲昌者乃議道商胡水入六塔河公復上言六塔素隘狹不能容大河若爲之必潰

決害愈甚時執政是仲昌議又不用公言後六塔隄果壞不成自持以下數州皆被水患衆服公先識在侍從八年竭誠補益前後上言百餘事仁宗嘗曰如歐陽某者何處得來故其言多所聽納因嘉祐水災凡兩上疏請選立皇子以固根本及在政府遂與諸公參定大議方英廟過自謙退未即承命事久未決衆懷危之公協心開助忠力為多及即位之初感疾未能聽覽（作） 慈壽預政事出權宜公與諸公往來兩宮鎮安內外卒復明辟人無間言嘗校詔撰唐書紀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又自撰五代史七十四

卷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奏議十八卷四六集七卷集古錄跋尾十卷雜著十九卷公於物無他玩好獨好收古文圖書集三代以來金石銘刻為一千卷用以校正傳記譌謬人得不疑晚年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棊一局常置酒一壺吾老于其間是為六一因自為傳以志之初娶胥氏翰林學士偃之女繼室楊氏集賢院學士諫議大夫大雅之女今夫人薛氏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簡肅公奎之女累封仁壽郡夫人

男八人長發次奕光祿寺丞次棐大理評事次辯光祿寺丞餘皆早卒女三人皆早卒孫男四人曰愬曰憲曰恕曰懇皆以公恩試秘書省校書郎孫女六人皆幼熙寧八年九月庚申朔二十六日乙酉諸孫奉公之喪葬于開封府新鄭縣旌賢鄉之原銘曰

憲公之節　其剛烈烈　弼違斥姦　義不可折
憲公之文　天資不群　光輝古今　左右典墳
直道而行　屢以讒躓　卒寤而知　惟帝之哲
升贊機務　方隅以寧　參議宰政　社稷是經
成此王功　犬忠以効　德高數及　退不吾較

公之來歸　既安且怡　宜報以壽　庆也胡為
公文在人　公迹在史　垂惟不窮　亘千萬祀

神道碑　蘇文定公

熙寧五年秋七月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此一十無字一）歐陽文忠公薨于汝陰八年秋九月諸子奉公之喪葬于新鄭旌賢鄉自葬至崇寧五年凡三十有二年矣公子棐以墓隧之碑來請轍方以罪廢于家且病不能執筆辭不獲命乃曰病苟不死當如君志既而病已謹按歐陽氏自唐率更令之四世孫琮為吉州刺史後世因家于吉曾祖諱郴南唐武昌令贈太

師中書令妣劉氏追封楚國太夫人祖諱僅南唐南京街院判官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妣李氏追封吳國太夫人考諱觀泰州軍事推官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鄭國公妣鄭氏追封韓國太夫人公諱脩字永叔生四歲而孤韓國守節自誓親教公讀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公敏悟過人所覽輒能誦比成人將舉進士爲一時偶儷之文已絕出倫輩翰林學士胥公時在漢陽見而奇之曰子必有名於世館之門下公從之京師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第一人遂中甲科補西京留守推官始從尹師魯遊爲古

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聖俞遊爲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留守王文康公知其賢還朝薦之景祐初召試遷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時范文正公知開封府每進見輒論時政得失宰相惡之斥守饒州公見諫官高若訥若訥詆誚范公以爲當黜公爲書責之坐貶峽州夷陵令明年移乾德令復爲武成軍節度判官康定初范公起爲陝西經略招討安撫使辟公掌書記公笑曰吾論范公豈以爲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辭不就召還復校勘遷太子中允與修崇文總目慶曆初遷集賢校理同

知太常禮院求補外通判滑州事時西師未解契丹初復舊約京東西盜賊蜂起國用不給仁宗知朝臣不任事始登進范公及杜正獻公富文忠公韓忠獻公分列二府增諫員取敢言士公首被選以太常丞知諫院賜五品服未幾修起居注公每勸上延見諸公訪以政事上再出手詔使諸公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紙筆使具疏于前諸公惶恐退而上時所宜先者十數事於是有詔勸農桑興學校革磨勘任子等弊中外悚然而小人不便相與騰口謗之公知其必爲害常爲上分别邪正勸力行諸公之

言初范公之貶饒州公與尹師魯余安道皆以直范公見逐目之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久而益熾公乃爲朋黨論以進言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人君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其言懇惻詳盡其後諸公卒以黨議不得久留於朝公性疾惡論事無所回避小人視之如仇讎而公愈奮厲不顧上獨深知其忠改右正言知制誥賜三品服仍知諫院故事知制誥必試上知公之文有旨不試與近世楊文公陳文惠公比逮公三人而已嘗因奏事論及人物上目公曰如歐陽脩何處得來蓋欲大用而

未果也四年大臣有言河東芻粮不足請廢麟州徙治合河津或請廢其五寨令公往視利害公曰麟州天險不可廢也麟州廢則五寨不可守五寨不守則府州遂為孤壘今五寨存故虜在二三百里外若五寨廢則夾河皆虜巢穴河內州縣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駐並河清塞堡緩急不失應副而平時可省轉輸由是麟州得不廢又言忻代州岢嵐火山軍並邊民田廢不得耕號為禁地吾雖不耕而虜常盜耕之若募民計口出丁為兵量入租粟以耕歲可得數百萬斛不然他日且盡為虜有議下太原帥臣以為

不便持之久之乃從凡河東賦歛過重民所不堪奏罷者十數事自河東還會保州兵亂又以公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陛辭上面諭無為久留計有所欲言言之公曰諫官得風聞言事外官越職而言罪也上曰第以聞勿以中外為意河北諸軍怙亂驕恣小不知意輒脅持州郡公奏乞優假將帥以鎮壓士心軍中乃定初保州亂兵皆招以不死既而悉誅之脅從二千人亦分隸諸州富公為宣撫使恐後生變與公相遇於內黃夜半屏人謀欲使諸州同日誅之公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況脅從乎既非朝命州

郡有一不從為變不細富公悟乃止公奏置御河催綱司以督糧餉邊州賴之又置磁相州都作院以繕一路戎器河北方小治而二府諸公相繼以黨議罷去公慨然上書論之用事者益怨會公之外甥女張嫁公族人晟以失行繫獄言事者乘此欲并中公逮起詔獄窮治張貲產上使中官監劾之卒辨其誣猶降官知滁州事居二年徙揚州又徙潁州遷禮部郎中復龍圖閣直學士留守南京遷吏部郎中丁韓國太夫人憂至和初服除入見鬚髮盡白上怪之問勞惻然恩意甚厚命判吏部流內銓小人畏公且大用

僞為公奏乞澄汰宦官宦官聞之果怒會選人胡宗堯嘗改官坐事以官舟假人經赦去官法當循資公引對取旨上特令改官宦官有密奏者曰宗堯翰林學士宿之子有司右之私也遂出公知同州言者多請公無罪上悟留刊修唐書俄入翰林為學士自滁州之貶至是十二年矣上臨御既久遍閱天下士羣臣未有以大稱上意上思富公韓公之賢復召寘二府時慶曆舊人惟二公與公三人皆在朝廷士大夫知上有致治之意翕然相慶公以學士判三班院二年奉使契丹契丹使其貴臣宗愿宗熙蕭知足蕭孝

友四人押燕曰此非常例以卿名重故爾嘉祐初判
太常寺二年權知貢舉是時進士爲文以詭異相高
文體大壞公患之所取率以詞義近古爲貴凡以險
怪知名者黜去殆盡榜出怨謗紛然久之乃服然文
章自是變而復古三年加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
事所代包孝肅公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公簡易循
理不求赫赫之譽有以包公之政勵公者公曰凡人
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
吾亦任吾所長耳聞者稱善四年求罷遷給事中充
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公

在翰林凡八年知無不言所言多聽河決商胡貫魏
公留守北京欲開橫壠故道回河使東有李仲昌者
欲道商胡入六塔河詔兩省臺諫集議公故奏使河
北知河決根本以爲河水重濁理無不淤淤從下起
下流既淤上流必決水性避高決必趨下以近事驗
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
必決於上流耳橫壠功大難成雖成必有復決之患
六塔狹小不能容受大河以全河注之濱 德博必
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決之入
海則河無決溢散漫之憂數十年之利也陳恭公當

國主橫壠之議恭公罷去而宰相復以仲昌之言爲
然行之而敗河北被害者凡數千里狄武襄公爲樞
密使奮自軍伍多戰功軍中服其威名上不豫諸軍
訛言籍籍公言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惟於國不
便鮮不以爲身害請出之外藩以保其終始遂罷知
陳州公嘗因水災上言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宮
未建此久闕之典也漢文帝即位羣臣請立太子羣
臣不自疑而敢請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後唐明
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然漢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
久爲漢太宗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以窺覬陷于

大禍後唐遂亂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公言事不擇
劇易類如此五年以本官爲樞密副使明年爲參知
政事公在兵府與曾魯公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
多少地里遠近更爲圖籍凡邊防久闕屯戍者必加
蒐補其在政府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
者集爲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時富公久以母憂
去位公與韓公同心輔政每議事心所未可必力爭
韓公亦開懷不疑故嘉祐之政世多以爲得時東宮
猶未定臣僚間有言者然皆不克行最後諫官司馬
光知江州呂誨言之中書將因日一作附二疏以請于上

有可意相與力贊之一日奏事罷獨讀二疏未及有言上曰朕有意久矣顧未得其人耳宗室中誰可者韓公對曰宗室不接外人臣等無由知之抑此事非臣下所敢議當出自聖斷上乃稱英宗曰宮中嘗養此人今三十許歲矣惟此人可耳是日君臣定議於殿上將退公奏曰此事至大臣等未敢即行陛下今夕更思之來日取旨明日請之崇政上曰決無疑矣諸公皆曰事當有漸容臣等議所除官時英宗方居濮王憂遂議起復除泰州防禦使判宗正寺來日復對上大喜諸公奏曰此事既行不可中止乞陛

下斷之於心內批付臣等行之可也上曰此豈可使婦人知之中書行之足矣時六年十月也及今下英宗力辭上聽候服除七年二月英宗既免喪稱疾不出至七月韓公議曰宗正之命既出外人皆知必為皇子矣今不若遂正其名使知愈退而愈進示朝廷不可回之意衆稱善乃以其累表上之上曰今當如何韓公未對公進曰宗室舊不領職事今有此命天下皆知陛下意矣然詔勑付閤門得以不受今若以為皇子詔書一出而事定矣上以為然遂下詔及宮車晏駕皇子嗣位海內泰然有磐石之固然後天下

皆詠歌仁宗之聖以及諸公之賢而向之黨議消釋無餘至於小人亦磨滅不見矣英宗即位之初以疾未親政慈聖光獻太后臨朝公與諸公往來二宮彌縫其間卒復明辟樞密使闕人公當次補韓公曾公議將進擬不以告公公覺其意謂二公曰今天子諒陰母后垂簾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二公大服而止其後張康節公去位英宗復將用公公又力辭不拜公再辭重位諸公不喻其意而服其難八年遷戶部侍郎治平初特遷吏部神宗即位遷尚書左丞公性剛直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在二

府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諭可否雖臺諫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此得怨而公不卹也朝廷議加濮王典禮詔下禮官與從官定議衆欲改封大國稱伯父議未下臺官意公主此議遂專以詆公言者既以不勝補外而來者持公愈急御史蔣之奇并以飛語汙公公杜門求辨其事神宗察其誣遣詔詰問詞窮遂去公亦堅求退上知不可奪除觀文殿學士知亳州事熙寧初遷兵部尚書知青州事充京東東路安撫使時諸路散青苗錢公乞令民止納本錢以示不為利罷提舉管勾官聽民以願請不報三年除檢校太

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公辭求知蔡州從之公在亳已六請致仕比至蔡逾年復請四年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公年未及謝事天下益以高公公昔守潁上樂其風土因卜居焉及歸而居室未完處之怡然不以爲意公之在滁也自號醉翁作亭琅邪山以醉翁名之晚年又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録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棊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爲六一自爲傳刻石亦名其文曰居士集居潁一年而薨享年六十有六贈太子太師謚文忠天下學士聞之皆出

涕相弔後以諸子贈太師進封兗國公公之於文天材有餘豐約中度雍容俯仰不大聲色而義理自勝短章大論施無不可有欲效之不詭則俗不淫則陋終不可及是以獨步當世求之古人亦不可多得公於六經長於易詩春秋其所發明多古人所未見嘗奉詔撰唐本紀表志撰五代史二書本紀法嚴而詞約多取春秋遺意其表傳志考與遷固相上下凡爲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唐本紀表志七十五卷五代史七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外集若干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内制集八卷奏議集十八卷

四六集七卷集古録跋尾十卷雜著述十九卷昔孔子生於衰周而識文武之道其稱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雖一時諸侯不能用功業不見於天下而其文卒不可揜孔子既没諸弟子如子貢子夏皆以文名於世數傳之後子思孟子孫卿並爲諸侯師秦人雖以塗炭遇之不能廢也及漢祖以干戈定亂紛紜未已而叔孫通陸賈之徒以詩書禮樂彌縫其闕矣其後賈誼董仲舒相繼而起則西漢之文後世莫能髣髴蓋孔氏之遺烈其所及者如此自漢以來更魏晉歷南北文弊極矣雖唐正觀開元之盛而文氣衰

弱燕許之流倔強其間卒不能振惟韓退之一變復古閎其頹波東注之海遂復西漢之舊自退之以來五代相承天下不知所以爲太祖宗之治禮文法度追迹漢唐而文章之士楊劉而已及公之文行於天下乃復無愧於古於乎自孔子至今千數百年文章廢而復興惟得二人焉大豈偶然也哉公篤於朋友不以貴賤生死易意尹師魯石守道孫明復梅聖俞既没皆經理其家或言之朝廷官其子弟尤奬進文士一有所長必極口稱道惟恐人不知也公前後歷七郡守其政察而不苛寬而不弛吏民安之滁揚之

人至爲立生祠鄭公嘗有遺訓戒愼用死刑韓國以語公公終身行之以謂漢法惟殺人者死今法多雜犯死罪故死罪非殺人者多所平反蓋鄭公意也〔一自公爲參知政事至盡公意也一段在昔凡子生於貴月之前〕一公初娶胥氏即翰林學士偃之女再娶楊氏集賢院學士大雅之女後娶薛氏資政殿學士簡肅公奎之女追封岐國太夫人男八人發故承議郎奕故光祿寺丞棐朝奉大夫辯故承議郎餘早亡孫男六人恩故臨邑縣尉愿通仕郎恕奉議郎愬故宣義郎憲懋皆將仕郎孫女七人皆適士族公之在翰林也先君文安先生以布衣隱居鄉閭聞天子復用正人喜以書遺公公一見其文曰此孫卿子之書也及公考試禮部亡兄子瞻以進士試擢人中公與梅聖俞得其程文以爲異人是歲轍亦中下第公亦以謂不忝其家先君不幸捐館舍亡兄與轍皆流落不偶元祐初會於京師公家以公碑請予瞻予瞻許焉既又至於大故轍之不敏以父兄故不敢復辭銘曰

於穆仁宗　有臣文忠　自黔而夷　保其初終
惟古君臣　終之實難　匪不用賢　有孽其間
公奮自南　聲被四方　允文且忠　有煒其光
上實開之　下實祐之　三起三僨　誰實使之
僨而復全　惟天子明　克明克忠　乃卒有成
逮處嘉祐　君臣一德　左右天造　民用飲食
舜禹相揖　不改舊臣　白髮蒼顏　翼然在廷
功成而歸　維公本心　彼其何知　言恐不深
潁水之濱　甲第朱門　新鄭之墟　茂木高墳
野人指之　文忠之遺　忠臣不危　仁祖之思

附錄卷第二

諸路散青苗錢〔[illegible]〕彼其何知〔[illegible]〕

附錄卷第三

傳

神宗實錄本傳 墨本

歐陽脩字永叔唐太子率更令詢之後詢（一無此三字）四世孫琮為吉州刺史又八世生萬為吉州安福令其子孫或居安福或居廬陵萬之八世孫觀脩父也徙居永豐（四字一作自觀父徙居吉水至知十卌吉水為永豐今為永豐人）脩四歲而孤母鄭氏有女節以荻畫地教脩書字稍長從鄰里借書讀或手抄之抄未竟而成誦舉進士有聲補西京留守推官召試學士院遷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脩為人質直閎廓見義敢為機穽在前直行不顧每放逐困躓數年及復振起終不改其操范仲淹貶知饒州論救者衆諫官高若訥獨不言脩以書責若訥言其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三十六字一本只作坐以書責諫官高若訥不論救范仲淹言若訥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以聞遂峽州夷陵令徙光化軍乾德（一有令字）改武成軍節度判官遷太子中允館閣校勘修崇文總目（一有同脩字）禮書總目成改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數論天下事陝西用師上三策以揣敵情及指陳利害甚衆詔百官上封事又上疏言三弊五事力陳當時之所宜憂者以貧求

補外得通判滑州仁宗增諫官員用天下名士召脩知諫院是時西師久京東西羣盜起中外騷然仁宗既進退大臣欲遂改更諸事范仲淹杜衍韓琦富弼皆輔政脩屢請召對咨訪責以所為（一有而字）仁宗降手詔出六條（一有虛心以待四字）後遂下詔勸農桑興學校多所更革用脩同修起居注閏月拜右正言知制誥初呂夷簡罷相夏竦為樞密使復奪之代以杜衍同時進用富弼韓琦范仲淹等（一無此十一字）三石介作慶曆聖德詩言退姦不易進賢之難而終篇意在夏竦竦尤不悅因與其黨造為黨論（二十九字一作詩云云其被用欲盡去之指名者皆不悅仲淹衍等黜因遂為黨論）目仲淹衍及脩（一有以字）為黨人脩乃上朋黨論其大略言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蹔相黨引以為朋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疎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無朋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君子有（一有多字）朋也又上疏言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相繼罷去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忠賢（一作良）其說不遠欲廣

陷良善不過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無此字）一一求瑕唯是指以爲朋則可一時盡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主知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之所惡必須此語方可傾之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一無此字）今此四人一旦罷去而使群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臣所以爲陛下惜之也爲黨論者尤惡脩異已又善言其情狀至使內侍藍元震上疏言范仲淹歐陽脩尹洙余靖前日蔡襄謂之四賢斥去未幾復陞天衢四賢得時遂引蔡襄以爲同列下則以國家爵祿爲已私惠上則朋黨膠漆皆聚本朝設使逐人私黨不過十數同心醜正已爲五六十人相依爲重將紊紀綱九重至深萬機至重（一有陛下二字）何由察知賴仁宗（一有睿聖二字）終不之信（一作終無讒焉）脩之使河東以陝西用兵久河東芻糧不足言者請廢麟州或請移治合河津或請廢五寨脩爲四議以較麟州利害請移兵就食於濱河（一作川濱）清塞堡緩急不失應援平時可省饋運麟州得不廢又建言忻代岢嵐火山四郡有禁地棄而不耕民私糴虜中以應軍須今悉耕之歲可得數百萬石以實邊又言河東民故貧軍興以來賦歛尤重行路嗟怨條上可罷者數十事以寬民力脩自河東還會保州兵叛出脩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保州平大將李昭亮私納婦女通判馮博文等竊効之脩捕博文繫獄昭亮皇恐立出之自保州之變河北兵驕小不可意則思亂人情務在姑息脩乞假將帥權（一有集事三字）（從）重以消未萌保塞之脅從者二千餘人分隸河北夏竦爲宣撫使（事建神道碑以冩富鄭公）（王）曰是去禍而遺根也欲以便宜誅之脩權知成德軍遇之於內黃竦夜半屏人以告脩脩曰禍莫大於殺降昨保州叛卒朝廷許以不死今戮之矣此曹本以脅從故得脫柰何一旦殺無辜二千人既非朝旨諸郡且不肯從緩之則籍籍必生變是趣之爲亂也（一有且脩至鎮州必不從命九字）遂止河決澶淵陳執中欲塞商胡決橫隴故道脩言功大必（一作恐）不可成徒勞人（一有來春二字）執中罷（一有去字）文彥博復用李仲昌議欲開六塔河脩言六塔河不能吞伏且復決再爭之不得既而潰德博數千里皆被（一有水字）害初脩出河北仁宗面諭曰勿爲久居計有事言來脩對曰諫官乃得風聞今在外使事有指越職罪也仁宗

曰有事但以聞勿以中外爲詞爲黨論者愈益惡之一有掛爲奇巧以中六字脩妹適張龜正龜正無子而死有龜正前妻之女才四歲無所歸以俱來及笄脩以嫁一無二字族兄之子晟張氏後在晟所與奴姦事一無此字下開封府一作獄獄吏附致其言以三字一作暧昧之言及脩乃以戶部判官蘇安世內侍王昭明雜治之卒無秋毫乃三字一作狀只坐用張氏匳中物買田立歐陽氏券左遷知制誥知滁州一本有用事者猶不快意坐黃四狀明以掾三司取錄閣史下先閣皆奪官二十六字久之遷起居舍人知揚州徙頴州復龍圖閣直學士知應天府以母憂去旣免喪入見仁宗惻然憐

脩髮白問在外幾年今年幾何恩意甚至命判流內銓小人恐脩復用僞爲脩奏乞澄汰內侍兩省挾感令爲姦利者書騰都下宦者人人切齒楊永德者陰以言中脩出知同州外議不平論救者衆遂留判修唐書爲翰林學士加史館修撰勾當三班院改侍讀學士知蔡州未行復爲翰林學士判太常寺脩在朝以奬進天下士爲已任延譽尉薦極其力而後已於經術治其大旨不爲章句不求異於諸儒景祐中與尹洙皆爲古學已而有詔戒天下學者爲文使近古學者盡爲古文而脩之文章遂爲天下宗匠蜀人蘇

洵嘗論脩文章詞令雍容似李翶切近適當似陸贄而脩之才亦似一作白過此二人至脩作唐書志一無此字五代史敘事不愧劉向班固也權知貢舉文士以新奇相尚文體大壞脩深革其弊前以怪僻在高第者黜之幾盡務求平淡典要士人初怨怒罵譏中稍信服已而文格變而復正拜右諫議大夫判尚書禮部又判秘閣秘書省加兼侍讀辭不受同修玉牒兼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承包拯威儀之後一切循理不事風采或以爲言脩曰人材性各有短長實不能舍所長彊其所短以給事中罷同提舉諸司庫務改

群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一有遷字爲樞密副使與曾公亮同力振舉紀綱革去宿弊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幾何地里近遠皆爲圖籍未幾參知政事預定策立英宗爲皇子事見韓琦傳十四字一作仁宗失褒隸鄒三王徙遂無皇子至和三年正月疾暴作數十日不能朝中外憂恐久乃數獲自是言者常以立皇子固天下根本爲急包拯范鎮所言尤激切其餘不爲外人所知者不可勝數宰相韓琦亦屢進說會因水從亦再上疑每報留中不下如此五六年言者亦已稍息嘉祐六年內出諫官司馬光知江州呂誨言立皇嗣事脩與韓琦曾公亮奏事無挾殿讀二章奉來及有所啓仁宗遂曰厭意亦決矣似參侍共人左右顧日宗室中諭可者琦立恐對曰此壽非臣下敕誤嘗已簡在聖心仁宗即適英宗藩卿名且日今三十許歲矣琦等乃儀定又奏曰此事至大陛下今夕更恐之明日奏事叢欺殿又啓之仁宗曰決無疑矣於是腐事言事書

有詔乃以英宗判宗正寺而英宗猶在濮王喪辭讓再三有旨趣終喪七年二月除喪英宗稱疾堅固不起至七月琦議曰宗正之命初出則外人皆知必為皇子也不若遂正其名使知愈讓而愈進示朝廷有不可回之意公亮儕皆以為然琦乃以英宗辭表進仁宗問如何時未對奇進曰宗室不得職事是有此除天下皆知陛下將立為皇子也不若遂正其名且判宗正寺詔敕付閤門得以不受今立為皇子止用一紙書告天下事即定矣仁宗沈思久之顧韓琦曰如此莫亦好不時力贊之仁宗曰如此則明堂前了言遂降詔書而中外晏然嘉祐之事脩自序云爾英宗初年未親政事慈聖

光獻太后垂簾脩與二三大臣佐佑兩宮鎮撫四海

執政聚議事有未可脩未嘗不力爭臺諫官至政事

堂論事往往面折其短英宗嘗面稱脩曰性直不避

衆怨脩亦嘗稱誦故相王曾之言曰恩欲歸己怨使

誰當自嘉祐以後朝廷務惜名器而進人之路稍隘

脩屢建言館閣育材之地人材既難得而又難知則

當博采而多畜之時冀一得於其間則傑然出為名

臣矣餘亦不失為佳士也遂詔韓琦曾公亮趙槩及

脩各舉五人其後中選者多在清近朝廷亦稍收其

用矣京師百司所行兵民官吏財用皆無總數中書

一有行移則下有司考會脩因暇日盡以中書所當

知者集為總目上有所問宰相以總目對脩以奉祠

假（一無此字）家居上遣內侍就中書閣取而閱之蔣之奇

言脩帷箔事事連其長子婦脩杜門請付有司案治

詰問之奇語所從來之奇言得之彭思永思永言

出於風聞暧昧無實奇戒之奇勿言天子為其辭窮

降思永知黃州之奇監道州猶遣中使手詔慰安脩

脩遂稱疾力解機務以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

州年六十矣乞致仕者六不從遷兵部尚書知青州

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三辭不受徙知

蔡州以老病乞骸骨章數上乃為觀文殿學士太子

少師致仕卒年六十有六贈太子太師（一有謚文忠三字）太

常初謚曰文（四字一作知諡謚文）常秩曰脩有定策之功請謚

曰（一有曰字）文忠乃用之方英宗亮陰而脩以治平元年五

月建議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詔須大祥後

議之（一作定）二年四月乃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詳議而

有司以為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

大國朝廷以典禮未稱下尚書省集三省御史臺官

議奏（一無官奏二字）而皇太后手書以議事詰責執政於是

手詔罷議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御史呂誨等彈奏

脩首開邪議琦公亮槩附會不正請如有司所議而

脩論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並無典據進封

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已而皇太后出手書濮安

懿王及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

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仍尊濮安懿王為皇三夫人（三字一作王人辟氏任氏）並稱后是日手詔欲遵慈訓稱親而不敢當追崇之典誨及范純仁傅堯俞趙瞻趙鼎論列不已英宗問執政當如何脩對曰御史以為理難並立臣等有罪即留御史若以臣等為無罪則取聖旨英宗猶豫良久乃令出御史而曰不宜責之太重蔣之奇者私論濮園事與脩合脩薦之時已用王珪等所薦御史孫昌齡郭源明黃照又特批以之奇為御史論者以此短脩脩議濮園事雖不叶群議觀脩結髮立朝讜直不回身任衆

怨至於白首而謗訕不已卒以不汚年六十以（一有大臣二字）論政不合固求去位可謂有君子之勇而言者指脩既為執政行私以專寵祿亦過矣脩博極群書好學不倦集三代以來金石刻為一千卷校正史氏百家譌謬之說為多所著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內外制奏議四六集又四十餘卷子發奕棐辯

重修實錄本傳　宋本　葉濤

脩字永叔唐太子率更令詢之後詢裔孫萬為吉州安福令其子孫因家焉至脩父觀始徙居永豐脩四歲而孤母鄭氏力教以讀書為文及冠舉進士翁然有聲補西京留守推官召試學士院遷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時范仲淹以陳時政得失不顧避忤宰相意貶知饒州論救者甚衆而諫官高若訥獨含胡不言脩以書質責若訥至以為不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大憤連其書以聞坐貶峽州夷陵令徙光化軍乾德令改武成軍節度判官遷太子中允館閣校勘預修崇文總目書成改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出通判滑州慶曆初呂夷簡以老病在相位主斷既久天下事積成抗弊不思所以振治而最後元昊盜

邊陝右師老兵頓天子憂之未知所出一日夷簡罷相夏竦為樞密使既除復罷而更用杜衍又范仲淹富弼韓琦同時擢執政收攬一時名士增諫官員而脩首在選中擢太常丞知諫院脩極力左右時事屢請召對執政責以時所可為於是仁宗開天章閣給二府筆札令具所以施行條上其後下詔勸農桑興學校於僥倖多所裁革脩之發明居多是時執政皆脩素所厚善而脩所言事一意徑行略不以形迹嫌疑顧避亦卒無懷利附會之實天下之士知其立朝有本末質行正直（一有剛字）頗推許之於是小人自此

側目而黨人之論作矣初石介作慶曆聖德詩言進賢退姦之不易其指以美杜衍等進而竦見黜也竦既懷不滿因與其黨造為黨論目仲淹衍及脩為黨人脩乃上朋黨論其大略言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如書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無朋矣而紂用以亡武王之臣三千人可謂大朋矣而周用以興蓋君子之朋雖多而不厭故也識擢同修起居注閏月拜右正言知制誥於是為黨論者惡脩擿語其情狀至使內侍藍元震密上疏言范仲淹歐陽脩尹洙余靖前日蔡襄謂之四賢斥去未幾復還京師四賢得時遂引蔡襄以為同列以國家爵祿為私惠膠固朋黨苟以報謝當時歌詠之德今一人私黨止作十數合五六人門下黨與已無慮五六十人使此五六十人遞相提挈不過三二年布滿要路則誤朝迷國誰敢有言挾恨報讎何施不可九重至深萬機至重何由察知然仁宗終不之信也會被旨使河東河東自陝西兵興芻糧久不繼言者屢請廢麟州脩請移兵就食（一有於字）濵河諸堡使緩急不失應援平時可省餽運（一有而字）麟州以故不廢又建言忻代州岢嵐火山軍故時並邊

皆民田濬美患虜入寇乃使民內徙空其地號禁地自後虜人歲盜耕不已請盡募民賦田入租歲可得穀數百萬斛給邊仍計頃出丁為兵不者他日盡為虜所有矣朝廷從之會保州兵叛出脩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仁宗面諭曰勿為久居計有事第言之脩對以諫官乃得風聞今在外使事有指越職罪也仁宗曰事苟宜聞豈可以中外為辭耶會上疏言今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相繼罷去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敗事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不過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必須誣以專權者蓋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以一一求瑕唯是指以為朋則可一時盡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主知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方可傾之夫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今此四人一旦罷去而使群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此臣所以為陛下惜之也於是為黨論者愈益忌之初脩妹適張龜正龜正卒無子而有女女實前妻所生甫四歲以無所歸其母攜養於外氏及笄脩以嫁族兄之子晟會張氏在晟所與

奴姦事下開封獄獄吏因附致其言以及脩詬以戶部判官蘇安世內侍王昭明雜治之卒無狀乃坐用張氏匲中物置田立歐陽氏劵左遷知制誥知滁州久之遷起居舍人知揚州徙潁州復龍圖閣直學士知應天府以母憂去既免喪入見仁宗惻然怪脩髮白問在外幾年今年幾何恩意甚至命判（一有吏部二字）流內銓小人恐脩復用乃偽為脩奏乞汰內侍挾威令為姦利者（一有於是二字）宦者人人忿怨楊永德者陰以言中脩出知同州外議不平仁宗復悟留判修唐書為翰林學士加史館修撰勾當三班院改侍讀學士知

蔡州未行復為翰林學士判太常寺時文士以磔裂怪僻相尚文體大壞及是脩知貢舉深革其弊前在高第者盡黜之務求平淡典要士人初怨怒罵譏已而文格卒變拜右諫議大夫判尚書禮部又判秘閣秘書省加兼侍讀辭不受同修玉牒兼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以給事中罷同提舉諸司庫務改群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為樞密副使嘗因水災凡再上疏請立皇子言甚激切未幾參知政事與韓琦等協定大議立英宗已而英宗力辭宗正之命脩進曰宗室不領職事今忽有此除天下皆知陛

下將以為嗣也則不若遂正其名且宗正誥勑付閤門故得不受若立為皇子則止降一詔書大事定矣不可辭也仁宗以為然遂下詔及英宗以疾未親政事慈聖光獻太后垂簾脩與二三大臣主國論每簾前奏事或執政聚議事有未可脩未嘗不抗是非力爭臺諫官至政事堂論事事雖非己出同列未及啓口而脩已直前折其短以至士大夫建明利害及所祈請前此執政多媕阿不明白是非至脩必一二數之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用是怨誹者益多英宗嘗面稱脩曰性直不避衆怨脩亦嘗稱誦

故相王曾之言曰恩欲歸己怨使誰當及上即位御史蔣之奇言脩帷箔事事連其長子婦吳氏脩杜門請付有司案治先是脩妻之從弟薛宗孺坐舉官被劾內冀會赦免而脩乃言不可以臣故徼幸乞特不原以故宗孺坐免官而怨脩切齒因搆為無根之言苟欲以汙辱脩會劉瑾亦素仇家乃騰其謗以語中丞彭思永思永聞以語之奇之奇始以私議濮王事與脩合而脩特薦為御史時方患衆論指目為姦邪及得此因亟持以自解於是詬詰語所從來之奇言得之思永思永以與瑾同鄉里且相習熟故力抵以

爲風聞天子爲（三字一作上）以其辭窮降恩永知黃州之奇
監道州酒遣中使手詔慰安脩脩遂稱疾力乞解機
務以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時脩年六十乃
連六表乞致仕不從遷兵部尚書知青州以拒止散
青苗錢詔特放罪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
府三辭不受徙知蔡州以老病乞骸骨章數上乃爲
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卒年六十六贈太子太
師太常初謚曰文常秩曰脩有定策之功請加以忠
乃謚曰文忠初英宗即位按祖宗故事追贈宗室尊
屬至濮安懿王中書以本朝未有故事請付有司詳

議英宗謙恭重其事詔須大祥後議之後乃詔禮官
與待制以上詳議而有司以爲王當稱伯改封大
國朝廷以典禮未正再下尚書省集議而（一作會）皇
太后手書以議事詰責執政於是手詔權罷議令
有司博求典故以聞御史呂誨等彈奏脩首開邪
議琦公亮槩附會不正請如有司所議脩論本生
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
又禮無加爵之道已而皇太后出手書曰濮安懿
王及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游縣
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仍尊濮安懿王爲皇三夫

人並稱后是日手詔欲遵太后手書稱親而不敢
當追崇之典誨及范純仁傅堯俞趙瞻趙鼎論列不
已英宗問執政當如何脩對曰御史以爲理難並
立若以臣等有罪即留御史若無罪則惟聖旨是聽
英宗猶豫良久乃令出御史其後脩著濮議引喪
服記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報者齊衰期也謂之
降服親不可降降者降其外物爾喪服是也其必降
者示有所屈也以其承大宗之重尊祖而爲之屈爾
屈於此以伸於彼也生莫重於父母而爲之屈者以
見承大宗者亦重也此以義制者也父子之道天性

也臨之以大義有可以降其外物而本之於（以一作至）
仁則不可絕其天性絕人道而滅天理此不仁者之
或不爲也故聖人制服爲降三年爲期而不沒其父
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此以仁存心者
也又曰今議者欲以爲人後之故使一旦反視父母
若未嘗生我者其絕之已甚矣使其真絕之歟是非
人情也迫於義而僞絕之歟是仁義者教人爲僞者
也所議大略如此國朝接唐五代末流文章專以聲
病對偶爲工剽剝故事雕刻破碎甚者若俳優之辭
如楊億劉筠輩其學博矣然其文亦不能自拔於流

俗反吹波揚瀾助其氣勢一時慕効謂其文爲崑體
時韓愈文人尚未知讀也脩始年十五六於鄰家壁
角破簏中得本學之後獨一作本能擺棄時俗故步一有
蜀字與司馬遷賈誼揚雄劉向班固韓愈柳宗元爭馳
逐倢尋乎其相及矣是時尹洙與脩一無二字亦皆一無此字以
古文倡率學者然洙材下人莫之與至脩文一出
天下一有之字士皆𣜥慕爲之唯恐不及一時文字大變
從古庶幾乎西漢之盛者由脩發之然至論易則以
繫辭非孔子之言論周禮則疑非周公所作是以君
子之愛其文者猶嘆息於斯焉脩性剛直與善惡黑
白分明於當路有權勢者雖知其設機穽見待必直
前觸發之不顧其放逐流離至數年者屢矣而後振
起志氣故自若也脩雖以文雄一時然無忌前好勝
之氣喜推轂賢士而身下之一時聞人多出其門嘉
祐間朝廷進人之路隘脩建言以館閣多蓄人材後
詔韓琦曾公亮各舉六人歐陽脩趙槩各五人一時
得士爲多脩集三代以來金石刻爲一千卷頗是正
譌謬所著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居士集五
十卷内外制奏議四六集又四十餘卷子發奕棐辯

附録卷第三

附録卷第四

傳

神宗舊史本傳

歐陽脩字永叔吉州永豐人四歲孤母鄭教讀書爲
文中進士第補西京留守推官召試學士院遷鎮南
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時范仲淹以言事忤宰相
貶知饒州論救者甚衆而諫官高若訥獨不言脩以
書責之以爲不知耻若訥怒進其書以聞坐貶峡州
夷陵令徙光化軍乾德令改武成軍節度判官遷太
子中允館閣校勘預修崇文總目書成改集賢校理
知太常禮院出通判滑州慶曆初呂夷簡老病在相
位天下事積成抗弊元昊盜邊陝右師老兵頓天子
憂之一日夷簡罷相夏竦爲樞密使既除復罷而更
用杜衍又范仲淹富弼韓琦同時擢執政收攬一時
名士增諫官員脩首在選中擢太常丞知諫院脩力
□時事屢請責執政以時所可爲者於是仁宗開天
章閣給二府筆札令具所以施行條上其後下詔勸
農桑興學校抑僥倖脩之發明居多是時執政皆脩
素所厚善而脩所言事一意徑行不以形迹嫌疑顧
避天下之士知其立朝有本末質行正直衆頗推許

小人自此側目而黨人之論興矣初石介作慶曆聖德詩言進賢退姦之難其指以美杜衍等進而竦見黜也竦既懷不滿因與其黨造爲黨論目仲淹衍及脩爲黨人脩乃上朋黨論其大畧言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如書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無朋矣而紂因以亡武王之臣三千人可謂大朋矣而周用以興蓋君子之朋雖多而不厭故也擢同修起居注閱月拜右正言知制誥於是爲黨論者惡脩擿語其情狀使内侍藍元震密上疏言范仲淹歐陽脩尹洙余靖前日蔡襄謂之四賢斥去未幾復還四人得志遂引襄爲同列以爵禄爲私惠膠固朋黨轉相汲引不過三二年布滿要路則誤朝迷國誰敢有言仁宗不聽會被旨使河東自陝西兵興芻糧久不繼言者屢請廢麟州脩請移兵就食於濱河諸堡使緩急不失應援平時可省餽運麟州以故不廢又建言忻代州岢嵐大山軍故時並邊皆民田潘美患虜入寇乃使民内徙空其地自後虜人盜耕不已請益募民賦田入租歲可得穀數百萬斛給邊仍計頃出丁爲兵不者他日盡爲虜所有矣從之會保州兵叛出脩爲龍圖閣

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仁宗面諭曰勿爲久計有事第言之脩對以諫官乃得風聞今在外使事有指越職罪也仁宗曰事苟宜聞豈可以中外爲辭嘗上疏言今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相繼罷去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敗事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則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則誣以專權蓋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一一求瑕唯是指以爲朋則可盡逐至如自古大臣被主知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方可傾之夫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今此四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内四夷相賀於外臣所以爲陛下惜之也於是爲黨論者愈益忌之初脩妹適張龜正卒無子而有女女實前妻所生甫四歲以無所歸其母攜養於外氏及笄脩以嫁族兄之子晟會張氏與奴姦事下開封獄獄吏因附致其言以及脩詔以戸部判官蘇安世内侍王昭明雜治之卒無狀乃坐用張氏匳中物買田立歐陽氏券左遷知制誥知滁州久之遷起居舍人知揚州徙潁州復龍圖閣直學士知應天府以母憂去既免喪入見脩老矣髮

白仁宗惻然問在外幾年今年幾何慝意甚渥命判
流内銓小人恐脩復用乃僞爲脩奏乞汰内侍挾威
令爲姦利者宦者人人忿怨楊永德者陰以言中脩
出知同州仁宗悟留判修唐書爲翰林學士加史館
脩撰勾當三班院改侍讀學士知蔡州未行復爲翰
林學士判太常寺時文士以磔裂怪僻相尚脩知貢
舉深革其敝前在高第者盡黜之務求平淡典要舉
子皆造言謗之已而文亦卒變拜右諫議大夫判尚
書禮部又判秘閣秘書省加兼侍讀辭不受同修玉
牒兼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以給事中罷同提舉

諸司庫務改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爲樞密副
使嘗因水災凡再上疏請立皇子言甚激切未幾參
知政事與韓琦等協定大議立英宗已而英宗力辭
宗正之命脩進曰宗室不領職事今忽有此除天下
皆知陛下將以爲嗣也不若遂正其名且宗正誥勅
付閤門故得不受若立爲皇子則止降一詔書大事
定矣不可辭也仁宗以爲然遂下詔及英宗以疾未
親政事慈聖光獻太后垂簾脩與二三大臣主國論
每簾前奏事或執政聚議有未可脩未嘗不抗是非
力爭臺諫官至政事堂論事事雖非已出同列未及

荅口而脩已直折其短以至士大夫建明利害及所
祈請前此執政多媕阿不明白是非至脩必一二數
之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用是怨謗者益多英宗
嘗面稱脩曰性直不避衆怨脩亦嘗稱誦故相王曾
之言曰恩欲歸己怨使誰當及上即位御史蔣之奇
言脩帷箔事連其長子婦吳氏脩杜門請付有司推
治先是脩妻之從弟薛宗孺坐舉官被劾内奠會赦
免而脩乃言不可以臣故徼幸乞特不原以故宗孺
坐免官怨脩因構爲無根之言欲以汙辱之會劉瑾
亦素仇家乃騰其謗以語中丞彭思永思永以語之

奇之奇始以私議濮王事與脩合而脩特薦爲御史
時方患衆論指目爲姦邪及得此因亟持以自解於
是詔詰語所從來之奇言得之思永以與瑾同鄉故
力詆以爲風聞上爲其辭窮降思永知黃州之奇監
道州酒遣中使手詔慰安脩脩遂稱疾力乞解機務
以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時脩年六十乃連
六表乞致仕不從遷兵部尚書知青州脩嘗薦王安
石於朝及安石執政助神宗有爲脩不悅常平法下
乃以擅止散青苗錢詔釋其罪除檢校太保宣徽南
院使判太原府三辭不受徙知蔡州以老病乞骸骨

章數上乃爲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卒年六十六贈太子太師太常初謚曰文常秩曰脩有定策之功請加以忠乃謚曰文忠初英宗即位追贈宗室尊屬至濮安懿王中書以本朝未有故事請付有司詳議英宗謙恭重其事詔須大祥後議之後乃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詳議而有司以爲王當稱伯改封大國朝廷以典禮未正再下尚書省集議而皇太后手書以議事詰責執政於是手詔權罷議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御史呂誨等彈奏脩首開邪議琦公亮槩附會不正請如有司議脩論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理已而皇太后出手書曰濮安懿王及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仍尊濮安懿王爲皇三夫人並稱后是日手詔欲遵太后手書稱親而不敢當追崇之典誨及范純仁呂大防趙瞻趙鼎論列不已英宗問執政當如何脩對曰御史以爲理難並立若以臣等有罪即留御史若非罪則惟聖旨是聽英宗乃令出御史其後脩著濮議引喪服記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報者齊衰期也謂之降服親不可降降者降其外物喪服是也其必降

者示有所屈也以其承大宗之重尊祖而爲之屈爾屈於此以伸於彼也生莫重於父母而爲之屈者以見承大宗者亦重此以義制者也父子之道天性也臨之以大義有可以降其外物而本之於至仁則不可絶其天性絶人道而滅天理此不仁者之或不爲也故聖人制服爲降三年爲朞而不沒其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此以仁存心者也又曰令議者欲以爲人後之故使一旦反視父母若未嘗生我者其絶之已甚矣使其真絶之歟是非人情也迫於義而僞絶之歟是仁義者敎人爲僞也所議大略如此國朝接唐五代末流文章專以聲病對偶爲工剽剝故事彫刻破碎甚者若俳優之辭如楊億劉筠輩其學博矣然其文亦不能自拔於流俗反吹波揚瀾助其氣勢一時慕効謂其文爲崑體時韓愈文人尚未知讀也脩始年十五六於鄰家壁角破簏中得本學之後獨能擺棄時俗故步與劉向班固韓愈柳宗元爭馳逐是時尹洙與脩亦皆以古文倡率學者然洙材下人莫之與至脩文一出天下士皆嚮慕爲之唯恐不及一時文章大變庶幾乎西漢之盛者由脩發之然至論易則以繫辭非孔子之言論周禮

則疑非周公所作是以君子之變其文者猶嘆息於斯焉脩性剛直觀善惡黑白明遇事直前不避機穽其放逐流離者屢矣而復振起志氣猶自若也嘗集三代以来金石刻爲一千卷頗是正譌謬所著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内外制奏議四六集又四十餘卷子發奕棐辯文史臣曰法言變而有離騷自是而降相望千百年其間雖有名世者而馬遷韓愈莫能過也宋興承平百年士生斯時多矣然接五代琱琢之習風聲氣俗尚在也歐陽脩奮然躡二子之後無愧焉至其以繁辭爲非孔子所作此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浮華者歟

四朝國史本傳 詳概同進

歐陽脩字永叔吉州永豐人四歲而孤母鄭氏親誨之學及冠嶷然有聲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鎪刻駢偶淟涊弗振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蘇舜元舜欽柳開穆脩輩咸有意作而張之而力不足韓愈遺藁闕於世學者不復道脩游隨得於廢書簏中讀而心慕焉晝停湌夜忘寐苦志探賾必欲并轡絕馳而追與之並舉進士試南宫第一擢甲科調西京推官留守錢惟演器其材不撄以吏事脩以故益得盡力於學入朝爲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時事貶在廷多論救司諫高若訥獨以爲當黜脩詒書責之謂不知世間有羞恥事若訥上其書坐貶夷陵令稍徙乾德令武成節度判官仲淹使陝西辟掌書記脩笑而辭曰昔者之舉豈以爲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久之復校勘進集賢校理慶暦三年知諫院時仁宗更用大臣杜衍富弼韓琦仲淹皆在位增諫官員脩首在選中每進見勸帝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施小人翕翕不便脩慮善人必不勝數爲帝分別言之又上朋黨論其畧以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及見利而爭先則反相賊害雖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無朋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曰君子有朋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可謂無朋矣而紂用以亡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可謂大朋矣而周用以興蓋君子之朋雖多而不厭故也脩天性疾惡論事無所回隱人視之如仇而愈奮厲不顧帝獨奬其敢言面賜五品服顧侍臣曰如歐陽脩者何處得來同脩

起居注遂知制誥故事必試而後命詔特除之奉使河東自西方用兵議者欲廢麟州以省餽餉脩曰麟州天險不可廢廢之則河內郡縣民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駐並河諸堡緩急得以應援而平時可省轉輸於策爲便由是州得存又言忻代岢嵐多禁地廢田願令民得耕之不然將爲虜有朝廷下其議久乃行歲得粟數百萬斛使還會保州兵亂以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陛辭帝曰勿爲久留計有所欲言言之對曰臣在諫職得論事今越職而言罪也帝曰但言之毋以中外爲間賊平大將李昭亮通判馮博文私納婦女脩捕博文繫獄昭亮懼立出之兵之始亂也招以不死既而皆殺之脅從二千人分隸諸郡富弼爲宣撫使恐後生變將使同日誅之與脩遇於內黃夜半屏人告之故脩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況脅從乎既非朝命脫一郡不從爲變不細弼悟而止杜衍等相繼罷去脩上疏曰此四人者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小人欲廣陷良善必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必誣以顓權蓋善人少過唯指以爲黨則可一時盡逐今四人一旦罷去臣爲朝廷惜之於是邪黨益忌脩因其孤甥張氏

獄傳致以罪左遷知制誥知滁州居二年徙揚州潁州復學士召判流內銓時在外十一年矣帝見其髮白問勞甚至又有詐爲脩奏乞汰內侍爲姦利者其羣皆怨怒譖之出知同州帝納吳充言而止遷翰林學士於是富弼韓琦復用慶曆故臣稍集士大夫知天子有致治之意相賀於朝脩乞蔡州去帝復納劉敞趙抃之言而止奉使契丹其主命貴臣四人押燕曰此非常制以卿名重故爾知嘉祐二年貢舉時士子尚爲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脩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輒黜畢事向之囂薄者伺脩出聚譟於馬首街邏不能制然場屋之習從是遂變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承包拯威嚴之後簡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師亦治旬月改羣牧使在翰林八年知無不言河決商胡北京留守賈昌朝欲開橫壠故道回河使東有李仲昌者欲導入六塔河議者莫知所從脩以爲河水重濁理無不淤下流既淤上流必決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耳橫壠功大難成雖成將復決六塔狹小而以全河注之濱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隄峻防疏其下流縱使入海此數十年之利也宰相陳執中主

呂朝文彥博主仲昌竟為河北患狄青為樞密使有
威名帝不豫訛言藉藉脩請出之於外以保其終嘉
祐元年水災[redacted]脩上
疏曰陛下臨御三紀而儲宮未建昔漢文帝初即位
以羣臣之言即立太子而享國長久為漢太宗唐明
宗惡人言儲嗣事不肯早定致秦王之亂宗社遂覆
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其後建立英宗蓋原於此五
年拜樞密副使六年參知政事英宗未親政皇太后
御簾大臣奏事聞有未可脩必力抗是非臺諫官至
政事堂所論或矯異它執政未及言已面折其短朝
士建白利害及凡所求請必明告之曰某事可行某
事不可行以是怨誹益衆帝將追崇濮王命有司訂
議皆謂當稱皇伯改封大國脩引喪服記以為為人
後者為其父母報降三年為期而不沒其父母之名
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
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
故中書之議不與衆同太后出手書許帝稱親尊王
為皇三夫人為后帝不敢當於是御史呂誨等六人
爭論不已指脩為主議皆被逐惟蔣之奇之說合脩
意脩薦為御史衆目為姦邪之奇患之則思所以自

解脩婦弟薛宗孺有憾於脩造帷薄不根之謗摧辱
之展轉達於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即上
章劾脩神宗初即位欲深譴脩訪於故宮臣孫思恭
思恭為辨釋脩杜門請推治帝使詰思永之奇問所
從來辭窮皆坐黜脩亦罷為觀文殿學士知亳州明
年移青州改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辭不拜徙蔡州
脩本以風節自持既數困汙衊年六十即連乞謝
事帝輒優詔弗許及守青又以擅止散青苗錢為王
安石所詆故求歸愈切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
五年卒年六十六贈太子太師謚曰文忠脩始在滁
州號醉翁晚更號六一居士天資剛勁見義勇為雖
機穽在前觸發之不顧放逐流離至于再三志氣自
若不悔也為文天材自然豐約中度其學推韓愈孟
軻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
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超
然獨騖衆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師尊之獎引後進如
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為聞人曾鞏王安石蘇洵洵子
軾轍布衣屏處未為人知脩即游其聲譽謂必顯於
世篤於朋友生則振掖之死則調護其家好古嗜學
凡周漢以降金石遺文斷篇殘簡一切掇拾研稽異

同立說於左的可表證謂之集古錄奉詔脩唐書
紀志表自撰五代史記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旨殆
與史漢相上下蘇軾叙其文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
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識者以為名言
中子棐棐字叔弼廣覽强記能文詞年十三時見脩
著鳴蟬賦侍於側不去脩撫之曰兒異時必能為此
因書以遺之用蔭爲秘書省正字登進士乙科念父
老不肯仕強之乃調陳州判官終不行脩所爲文須
人代者多出其手脩薨代草遺表神宗讀而愛之意
脩自作也免喪始爲審官主簿官制局檢詳官太常

博士主客考功員外郎議者患選人貪多請令二十
五歲而試於銓又守選三年而後仕進士特奏名者
予之官而不使調選棐曰是非朝廷所以立議本意
也且所爲議定官者欲利士人耳今加年而使守選
是反害之也所謂特奏名者非它儒人老於場屋者
也閔其無成而老故予之微官使霑祿而後歸今乃
授之虛名是終窮之也遂得不變元祐初以集賢校
理爲著作郎判登聞鼓院復徙職方禮部員外郎知
襄州曾布執政其婦兄魏泰倚聲勢來居襄規占公
私田園強市買與民爭利郡縣莫敢誰何至是指州

門東偏官邸廢址爲天荒而請之吏具成牘至棐曰
孰謂州門之東偏而有天荒乎卻之衆共白曰泰横
於漢南久今詆地而緩與之且不可而又可卻耶棐
竟持不與泰怨譖於布徙之潞州旋又罷去尋換理
元符末還朝歷吏部右司二郎中以直祕閣知蔡州
蔡地薄賦重轉運使又爲覆折之令多取於民民不
堪命會有詔禁止而佐吏憚使者不敢以詔旨從事
棐曰州郡之於民詔令苟有未便猶將建請今天子
德意深厚知覆折之病民手詔止之若有憚而不行
何以爲長吏命即日行之未幾坐黨籍廢十餘年卒

年六十七　史臣曰由三代以降薄乎秦漢文章雖
與時盛衰而藹如其言曄如其光皦如其音蓋均有
先王之遺烈涉晉魏而弊至唐韓愈氏乃後起唐之
文涉五季而弊至脩復起闢百川之頹波導之東注
斯文正傳追步前古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
下法此兩人足以當之愈不極於用脩用矣而不極
其至然國朝文風彬彬至今脩之功學士大夫相與
尸而祝之可也

附錄卷第四

附錄卷第五

事迹　　發等述

先公爲人天性剛勁而器度恢廓宏大中心坦然未嘗有所屑屑於事事不輕發而義有可爲則雖禍患在前直往不顧以此或至困逐及復振起終莫能掩而公亦正身特立不少屈奪四五十年之間氣象偉然蓋天下而以文章道德爲一世學者宗師故歷事三聖常被眷倚遂訖以天下安危之計而公亦以身許國進退出處士人以爲輕重至於接人待物樂易明白無有機慮與所疑忌與人言抗聲極談徑直明辨人人以爲開口可見心腑至於貴顯終始如一不見大官貴人事位貌之體一切出於誠心直道無所矜飾見者莫不愛服而天資勁正高遠無纖毫世俗之氣常人亦自不能與之合也平生學之所得以至文章事業皆明識所及性所自得不勞而至無所勉強而衆人學之者終莫能及其於經術務明其大本而本於情性其所發明簡易明白其論詩曰察其美刺知其善惡以爲勸戒所謂聖人之志者本也因其失傳而妄自爲之說者經師之末也今夫學者得其本而通其末斯盡善矣得其本而不通其末闕其所疑可也又云今夫學者知前事之善惡知詩人之美刺知聖人之勸戒是謂知學之本而得其要其學足矣又何求焉公於經術去取如此以至先儒注疏有所不通務在勇斷不惑平生所辨明十數事皆前世人不以爲非未有說者如五帝不必皆出於黃帝春秋趙盾弑君非趙穿許世子非不嘗藥武王之十有一年非受命七年數又力破讖緯災異五行之說正統論破以秦爲閏[illegible]以功虞敢以國地不加且屬則之事一姓以爲主之統以當正者正氏下之不正說書故一天下之不一至于[illegible][illegible]世而辭爭立朔不相下對爲說統僅合天下於一有爲正號統[illegible][illegible]或續而正統之說遂定焉然亦不苟務立異於諸儒嘗曰先儒於經不能無失而所得已多矣正其失可也力詆之不可也盡其說而理有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非好爲異論也其於詩易多所發明爲詩本義所改正百餘篇其餘則曰毛鄭之說是矣復何云乎其公心通論如此

先公四歲而孤家貧無資太夫人以荻畫地教以書字多誦古人篇章使學爲詩及其稍長而家無書讀就閭里士人家借而讀之或因而抄錄抄錄未畢而已能誦其書以至晝夜忘寢食惟讀書是務自幼所作詩賦文字下筆已如成人兵部府君聞之謂韓國太夫人曰嫂無以家貧子幼爲念此奇兒也不惟起家以大吾門他日必名重當世及舉進士時學者方

爲四六號時文公已獨步其間天聖七年補國子監
生是秋取解明年南省試皆爲第一人由是名重當
世及景祐中在西京與尹公洙偕爲古文已而有詔
戒天下學者盡爲古文獨公古文旣行遂擅天下四
十年間天下以爲模範一言之出學者競相傳道不
日之間流布遠近外至夷狄莫不仰服後進之士爭
爲門生求受敎誨當世皆以爲自兩漢後五六百年
有韓退之退之之後又數百年而公繼出自李翱柳
宗元之徒皆不足比然公之文備盡衆體變化開闔
因物命意各極其工或過退之如醉翁亭記眞州東
園記創意立法前世未有其體作尹公洙誌文以爲
尹公文簡而有法取其意而爲之卽得其體石先生
介墓誌不多假事迹但述其平生志意所存與其大
節氣槩讀之如見其人作集古錄敍令王丞相以謂
讀之可辟癰鬼

先公旣奉勑撰唐書紀志表又自撰五代史七十四
卷其作本紀用春秋之法雖司馬遷班固皆不及也
其與唐書禮樂志發明禮樂之本言前世治出於一
而後世禮樂爲空名五行志不書事應悉破漢儒災
異附會之說皆出前人之所未至其於五代史尤所
留心褒貶善惡爲法精密發論必以嗚呼曰此亂世
之書也其論曰昔孔子作春秋因亂世而立治法余
述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此其志也書成減舊史之
半而事迹添數倍文省而事備其所辨正前史之失
甚多嘉祐中令致政侍郞范公等列言于朝請取以
備正史公辭以未成熙寧中有旨取以進御按神宗實錄熙寧五年八月丁亥詔蘄州令歐陽家上未所撰五代史

先公筆札精勁雄偉自爲一家當世士大夫有得數
十字皆藏以爲寶而未嘗爲人書石

先公平生以獎進賢材爲己任一時賢士大夫雖潛
晦不爲人知者知之無不稱譽薦舉極力而後已旣
爲當世宗師凡後進之士公嘗所稱者遂爲名人時
士一分人皆以得公一言爲重而公推揚誘進不倦至
於有一長者識與不識皆隨其所長而稱之至今當
世顯貴知名者公所稱薦爲多今湖州孫正言覺爲
合肥主簿未與公相識郡守怒之欲摭拾以罪時胡
侍講在太學以屬公公爲作手書與其寮佐令保全
之遂獲免福州處士陳烈素不與公相識公聞其名
知其行義屢薦於朝乞賜召用朝廷卽召烈爲國子
監直講

先公嘗言平生爲學所得惟平心無怨惡爲難故於事未嘗挾私喜怒以爲意雖仇讎之人嘗出死力擠陷公者它日遇之中心蕩然無纖芥不足之意嘗曰孔子言以直報怨夫直者是之爲是非之爲非是非付之至公則是亦不報也

先公初貶滁州蓋錢明逸輩爲之自外還朝遇明逸於京師屢同飲宴不以爲嫌其後公在中書明逸罷秦州歸復用爲翰林學士近日小人蔣之奇妄興大謗及公移青州其兄之儀知臨淄縣爲二司所不喜力欲壞之亦以託公公察其實無它力保全之

先公平生文章擅天下未嘗以矜人而樂成人之美不掩其所長詩筆不下梅聖俞而嘗推之自謂不及然識者或謂過之初奉勑撰唐書專成紀志表而列傳則宋公祁所撰朝廷恐其體不一詔公看詳令刪爲一體公雖受命退而曰宋公於我爲前輩且人所見不同豈可悉如己意於是一無所易書成奏御舊制惟列官最高者一人公官高當書公曰宋公於傳功深而日久豈可掩其名奪其功於是紀志表書公名而列傳書宋公宋丞相庠聞之歎曰自古文人好相凌掩此事前所未有也

先公篤於交友恤人之孤梅聖俞家素貧旣卒公醵於諸公得錢數百千置義田以恤其家且乞錄其子增尹龍圖洙已卒公乞錄其子構孫先生復有尊王發微十五卷有旨進內未畢而卒公乞令其家錄進而推恩其子大年尹構孫大年梅增皆蒙錄用以官

天聖初胥公在漢陽先公時年二十餘以所爲文謁之胥公一見奇之曰子當有名於天下因館于門下與公偕入京師及公登第乃以女妻之

王文康公知西京先公爲留守推官一日當都廳勘事有一兵士自役所逃歸文康問公曰勘兵士何謂未斷公曰合送本處行遣文康曰似此某作官處斷過甚多推官新作官不須疑公曰若相公直斷雖斬亦可有司則不敢奉行一夜文康夜召問軍人未斷否公曰未文康曰幾至誤事明日遂送所屬處

先公在河南以文學負當世之名前後留守皆名公好賢莫不傾身禮接王文康自西京名歸謂公曰今來有例合舉館職當奉舉遂用王文康公薦自西京留守推官召試

范文正公以言事忤大臣貶知饒州先公一日遇司諫高若訥於余襄公家若訥非短范公以爲宜貶公

歸遂爲書與之辯且責君謨作二詩一不能論列君謨
繳進其書遂坐貶爲夷陵令既而余襄公尹公洙亦
連坐被貶蔡公爲四賢詩述其事天下傳之
先公既坐范公連貶數年後得滑州職官會范公復
起經略陝西辟公掌牋奏朝廷從之時天下久無事
一旦西邊用兵士之負材能者皆欲因時有所施爲
而范公以天下重名好賢下士故士之樂從者衆公
獨歎曰吾初論范公事豈以爲己利哉同其退不同
其進可也遂辭不往其於進退不苟如此以至致位
二府惟以忠義自得主知未嘗有所因緣憑藉

七

先公在館中遇西邊用兵天下多事諸關上書爲三
策以料賊情及指陳天下利害甚衆既而有詔百官
許上封章言事公上疏言三弊五事力陳當時之患
仁宗增諫官爲四員先公與蔡公襄余襄公靖今致
政王尚書素同時選用是時陝西用兵已久京東西
盜賊群起內外多事仁宗既進退大臣遂欲改更闕
失方急於求治公遇事感激知無不言范文正公杜
正獻公今司徒韓魏公富鄭公四人同時登用公屢
請召對訪問責以所爲既而仁宗降手詔出六條以
責諸公各亦有所陳述公言諸公所陳宜力主張勿

爲羣言所奪而王文安公爲三司使有爲無名詩中
之者公請嚴禁止之以絕小人流言搖動朝政之漸
勑出官爵購捕其人時上欲改更朝政小人不便故
造作語言動搖及勑牓出自此遂絕是後上遂下詔
勸農桑興學校改更庶事之弊
自范文正公之貶先公與余襄公等坐黨人被逐朋
黨之說遂起久而不能解一時名士皆被目爲黨人
公在諫院爲朋黨論以獻羣言遂息大赦當時之弊
時天下久安上下失於因循一旦陝西用兵而羣賊
王倫張海等所在皆起先公請遣使者按察州縣朝

八

廷命諸路轉運使皆兼按察公言轉運使苟非其人
則按察遂爲空名後條陳按察六事於是兩府聚議
盡破常例不次用人使來則回一對子細備言如事其後州縣多所
升降內外百職振舉及杜待制杞爲京西轉運使與
御史蔡稟同治賊事公言杞可獨任無用稟杞果逐
平諸盜京西無事
時張溫成方有寵人莫敢言因生皇女染綾羅八千
疋先公上言乞裁損其恩寵及其親戚恩澤太頻可
以減罷極陳女寵驕恣以至禍敗之戒
皇叔燕王薨議者以國用不足請待豐年而葬先公

乞減費而葬以為不肯薄葬留之以待修葬徒成王之惡名使四夷聞天子皇叔薨無錢出葬遂輕中國有旨減節浮費而葬

澧州柿木成文有太平之道四字先公上言今四海騷然未見太平之象又曰太平之道者其意可推自古帝王致太平皆有道得道則太平失道則危亂今見其失未見其得願陛下憂勤萬務漸期致理其瑞木乞不宣示于外

慶曆三年御試進士以應天以實不以文為賦題公為擬試賦一道以進指陳當世闕失言甚切至

淮南轉運使呂紹寧到任便進羨餘錢十萬公乞拒而不受以彰朝廷均恤外方防禦刻剥

前後所上章疏百餘其間斥去姦邪抑絕僥倖以謂任人不可疑節制不可不一當推恩信以懷不服其事往往施行

先公以諫官除知制誥故事知制誥當先試有旨更不召試有國以來不試而受者惟楊文公陳文惠公與公三人公既典制誥尤務敦大體初作勸農勅既出天下翕然人人傳誦王言之體遂復前古

陝西兵投之後河東困弊粮草闕少又有言者請廢麟州或請移於合河津或請廢五寨朝廷命先公視其利害及察訪一路官吏能否擘劃經久利害及計置粮草公為四議以較麟州利害請移兵就食於河濱（一作清塞堡）緩急不失應援而平時可省餽運麟州遂不廢又建言忻代岢嵐火山四州軍沿邊有禁地棄而不耕人户私糴北界斛斗入中以為邊儲今若耕之每年可得三二百萬石以實邊朝廷從之此兩事至今大為河東之利

自西事後河東賦斂重而民貧道路嗟怨先公奏罷十事以寬民力（文字見河東奏事請乞罷和糴米三司銀之類）

先公自河東還會保州兵叛遂出為河北都轉運使別得不下司劄子云河北宜選有文武材識轉運使二員密授經略之任使其熟圖利害豫為禦備

保州既降總管李昭亮私取叛兵妻女通判馮博文等亦往往効之先公發博文罪置獄推劾昭亮恐懼立令送出

自保州事後河北兵驕少不如意即謀結集處處有之上下務在姑息先公屢乞主張將帥每事鎮重以遏士心河北卒無事

保州叛兵既降其脅從者二千餘人分隸河北諸州

富鄭公為宣撫使恐其復生變欲委諸州同日誅之
方作文書會先公權知鎮府遇富公於內黃富公夜
半屏人客以告公公曰禍莫大於殺降昨保州叛卒
朝廷許以不死招之今已殺之矣此二千人本以脅
從故得不死柰何一旦無辜就戮且無朝旨若諸郡
不肯從命事既參差則必生事是趣其為亂也且某
至鎮州必不從命富鄭公遂止
先公在河北既被朝廷委任之重悉力經營凡一路
官吏能否山川地里財產所出兵糧器械教閱陣法
一一別為圖籍盡四路之事如在目前或問公曰公
以文章儒學名天下而治此俗吏之事乎公曰吏之
不職吾所愧也繫民休戚其敢忽乎奏置御河催綱
司通致糧運以省入中之數置都作院於磁相二州
以省諸州兵器之費既究見河北利害本末（一無此二字）
乃一一條列遍貽書於執政將大為經畫未盡行而
公罷去
慶曆初仁宗既復四諫之職（集一有而二字）拔英俊賢能材
德之士並進于朝公負天下之望而居其職仁宗寵
異之意獨絕衆人嘗因奏事論及當世人材仁宗不
覺謂公曰如歐陽某何處得來公乃盡心悉力思所
補報遇事不避以至犯忤權貴排擊姦佞怨怒隨至
常欲大用而未果是時中外多事仁宗意以謂艱難
之際非公不足以辦事故自諫官奉使河東委以一
路之利害及保州事作河北轉運使張昷之得罪公
自河東還未數月復出為河北轉運使及陛辭之日
仁宗面諭曰不久當還無為久居計有事但言來無
以中外為限公對曰在京師所言尚以風聞或恐失
實況於在（在一作於）外仁宗曰有所聞但言來行與不行
則在此及至河北百事振舉小人忌公恐大用而又
杜范韓富同時罷黜小人彙進公上疏極言四人忠
實可用而無過辨明小人誣罔之言請加任用於是
群小益懼相與造為謗辭及詔獄之起窮究無狀仁
宗亦悟止奪職知滁州
南京素號要會賓客往來無虛日一失迎候則議論
鋒（鋒一作）起先公在南京雖貴臣權要過者待之如一
由是造為語言達於朝廷時陳丞相升之安撫京東
因令審察是非陳公陰訪之民間得俚語謂公為照
天蠟燭還而奏之上方欲名用而公丁太夫人憂
先公初服除還朝惟除本官龍圖閣直學士而無主
判入見日仁宗惻然怪公鬢髮之白問公在外幾年

今年幾何恩意其至公求補外仁宗曰此中見人多
矣爲小官時則有肯盡言名位已高則多顧藉如卿
且未要去明日以責大臣即以公判流内銓是時小
人忌公且見進用僞爲公乞澄汰内臣劄子傳布中
外内臣人人切齒判銓六日楊永德以差船及引見
胡宗堯事中公出知同州而外議紛紜論救者衆上
亦開悟適會劉公沆有劄子乞催宋公祁結絶唐書
上曰莫不須宋祁否劉公曰别未有人上曰歐陽某
知同州臣寮已有文字請留劉公曰乞自陛下宣諭
明日朝辭上殿上曰休去同州且修唐書既而曾魯
公自翰林學士換侍讀學士知鄭州劉公奏歐陽某
見未有主判處乞替曾某判三班院上曰翰林學士
有人未劉公曰見商量上曰歐陽某不止一好差遣
亦好一翰林學士便可替曾某遂入翰林爲史官判
三班院上嘗面問公以唐學士院鈴索故事將議臨
幸其於眷待之意甚厚
先公在侍從八年知無不言屢建議多見施行自初
還朝唐公介與諸公方居言職所言久之未見聽納
公上疏言人君拒諫之失請採聽言者其後上遂用
諫官言進退宰相（用唐介學罷諫院中職）
時議者方以河患爲意陳恭公在相位欲塞商胡開
横壠回大河於故道先公上疏言其不可未幾恭公
罷去新宰相復用李仲昌議欲開六塔全回河流公
兩上疏畢之不聽河纔成而決瀆□使傳數千里大
被其害仲昌等議者流竄遠方卒如公議
至和二年先公奉使契丹契丹使其貴臣陳留郡王
宗愿惕隱大王宗熙北宰相蕭知足尚父中書令晉
王蕭孝友來押宴曰此非常例以卿名重宗愿宗熙
並契丹皇叔北宰相蕃官中最高者尚父中書令晉
王是太皇太后弟送伴使耶律元寧言自來不曾如
此一併差近上親貴大臣押宴
嘉祐初狄武襄公爲樞密使狄自破蠻賊之後方振
威名而是時仁宗不豫久之初康復而狄得士心京
師訛言詾詾先公因水災言武臣典機密得士心而
訛言可畏非國之便請且出之於外以保全之未久
狄終以流言不已罷知陳州
嘉祐中優用賈魏公爲樞密使先公言其爲人好爲
陰謀陷害良士小人朋附樂爲其用前任相位累害
善人所以聞其再來望風畏恐乞早罷還之舊鎮其
命遂止

先公在翰林嘗草春帖子詞一日仁宗因閑行舉首見御閣帖子讀而愛之問何人作左右以公對即悉取皇后夫人諸閣中者閱之見其篇篇有意歎曰舉筆不忘規諫真侍從之臣也自是每學士院進入文書必問何人當直若公所作必索文書自覽先公每述仁宗恩遇多言此事云內官梁寔爲先公說春帖子詞有云陽進升君子陰消退小人聖君南面治布政法新春至今士大夫盡能誦之又溫成皇后閣帖子云聖君念舊存遺族肯使恩推保家

仁宗嘉祐中先公在翰林富鄭公在中書胡侍講在太學包孝肅公爲中丞士大夫相語曰富公真宰相胡先生真先生包公真中丞時人謂四真

嘉祐二年先公知貢舉時學者爲文以新奇相尚文體大壞時經知推子豹孫林林逆遇之說性故知周公押國爲據書詩詩須似稱食景本乎之基之說公深革其弊一時以怪僻知名在高等者黜落幾盡二蘇出於西川人無知者一旦拔在高等榜出士人紛然驚怒怨謗其後稍稍信服而五六年間文格遂變而復古公之力也

先公知開封府承包孝肅公之後包公以威嚴爲治名震京師而公爲治循理不事風采或謂公曰前政威名震動都下真得古京兆尹之風采公未有動人者柰何公曰人材性各有短長豈可捨己所長勉強其所短以徇俗求譽但當盡我所爲不能則止既而都下事無不治

開封府既多近戚寵貴子令犯禁而復求以內降苟免先公既拔命屢有其事即上奏論列乞人復求內降以免罪者更加本罪二等內臣梁舉直私役官兵付開封府取勘既而內降放罪凡三次內降公終執而不行

嘉祐三年閏十二月京師大雪民凍餒而死者十七八明年上元有司以常例張燈先公奏請罷之

故事國史皆在史院近制皆進入內自是每日曆成亦入內而有司惟守空司先公請錄本付外遂如公言今史院之有國史自一作由公請也

先公在密院與今侍中曾魯公悉力振舉紀綱革去宿弊大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里遠近更爲國籍之法邊防久闕屯守者大加蒐補數月之間機務浸理

臺諫官唐公介王公陶范公師道呂公景初皆以言事被逐先公言四人剛正敢言蹤跡有本末宜早賜牽復其後四人遂復進用

先公在侍從因嘉祐水災凡再上疏請選立皇子以固天下根本言甚激切及在政府遂與諸公協定大議而英宗力辭宗正之命堅卧久之諸公同議不若遂正皇子之名奏事仁宗前顧問之際公獨進曰宗室自來不領職事今外人忽見有此除授皆知陛下將以爲子不若遂正其名蓋判宗正寺降誥勑得以不授今立爲皇子只煩陛下命學士作一詔書告天下事即定矣仁宗以爲然大計遂定及英宗初年未親政事慈聖垂簾危疑之際公與諸公往來兩宮鎮撫內外而公之危言讜議忠力爲多以至英宗親御萬機內外晏然

先公天性勁正不顧仇怨雖以此屢被讒謗至於貶逐及居大位毅然不少顧惜忘身直道而行橫身當事不恤浮議是時今司徒韓魏公當國每諸公衆議事有未可公未嘗不力爭而韓公亦欣然忘懷以此與公相知益深或奏事上前衆議未合公亦往返折難無所顧避甞一日獨對英宗面諭公曰參政（英宗先公）（朝大臣多不以名呼而以官稱）性直不避衆怨每見奏事與二相公有所異同便相折難其語更無回避亦聞臺諫論事往往面折其短若似奏事時語可知人皆不喜也宜少戒此而公又務抑絕僥倖有以事干公者或不可行而爲其人分別可否曰此事必不可行以此人多怨謗而公安然未甞少卹甞稱故相王沂公之言曰恩欲歸己怨使誰當每亦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此古人之所歎也惟不思而得既得不患失之者其庶幾乎及濮園議起非公所獨專朝廷亦未有定議而言者妄以非禮之說指公爲主議公亦不與之較其後小人彭思永蔣之奇等造爲無根之飛語欲以危公自人主而下朝廷名臣巨公天下有識之士皆知因公亮直不隱得怨於小人故上連降手詔詰問思永之奇二人引服誣罔悉皆貶逐

自嘉祐以後朝廷務惜名器而進人之路稍狹先公屢建言館閣育材之地宜盛其選以廣賢路遂令兩府人各舉五人其使中選者十人

甞因僧官闕人內臣陳承禮以寳相院僧慶輔爲請內降從之舊有著令僧官必試而補諸公相與執奏其事先公進言曰補一僧官至爲小事但內降衝改著令內臣干撓朝政不可啓其端且宦女近習前世常患難於防制乞絕之於漸英宗即欣然嘉納

契丹降人韓卑誤者自言太叔使來言太叔謀取其

國乞中國出兵為應二府會議其事時有意主之者將議從之先公爭曰中國待夷狄宜以信義為本奈何欲助其叛亂使事不成得以為辭主議者大笑曰迂儒迂儒公力爭之不已遂止既而虜中太叔舉事不成而死

初樞密使闕人先公以次當拜時英宗未親政事二府密議不以告公一日侍邇院中公見二相耳語知其所為問曰得非密院闕人而某當次補乎二公曰然公曰此大不可今天子不親政而母后垂簾事之得失人皆謂吾輩為之耳今如此則是大臣二三人相補置耳何以鎮服天下二公大然公言遂止及今致政張太師罷樞密使英宗優用公公力辭不拜

京師百司所行兵民官吏財用之類皆無總數中書一有行移則下有司纂集先公因暇日盡以中書所當知者集為總目一日上有所問宰相以總目為對公以祀假家居上遣中貴人就中書閣子取而閱之

先公平生達與大郡務以鎮靜為本不求聲譽治存大體而施設各有條理綱目不亂非盜賊大獄不過終數一作日吏人不得留滯為姦如揚州南京青州皆大郡多事公至數日事十減五六既久官宇闃然嘗曰以縱為寬以略為簡則事弛廢而民受弊吾所謂寬者不為苛急簡者去其繁碎爾故所至不見治迹而民安其不擾既去至今追思不已今滁揚二州皆有生祠而公天性仁恕斷獄常務從寬嘗云漢法惟殺人者死後世死刑多矣故凡死罪非己殺人而法可出入者皆全活之曰此吾先君之志也其在河北一議活二千人之命及晚年在京東奏寬沙門島刑名設法減其人數賴以獲全者甚衆沙門島罪人故案主簿敘書殺人數不多而易制焉然如登州特全人命衆案甚衆賴獲罪罪人罪人既多而又不能容寨漸德積餘潮宗東護者大患之有司之憂多從斬今依舊一面更置公以為朝廷既貸其命豈可非理殺之來請特給勅州縣本會如少門县而情結難言凡既達居州罪見在朝多年情輒者數逞遂以無事而人亦獲全

先公初有不原之命令赴闕朝見中外之望皆謂朝廷方虛相位以待公公六上章堅辭不拜而請知蔡州天下莫不歎公之高節

先公在亳年纔六十一已六上章乞致仕而上方眷留未聽及在蔡勤請益堅遂如素志公既氣貌康強而年未及禮制一旦勇退近古數百年所未嘗有天下士大夫仰望驚嘆公雖退居于家士論猶望以為輕重

先公平生以直道見忌於群小再被貶逐而未嘗以

介意初在峽州作至喜亭及自河北以小人無名之
謗降知滁州治州南山泉爲幽谷泉作亭於瑯琊山
自號醉翁及晚年又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
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棊一局而常置酒一
壺吾老於其間是爲六一自爲傳以刻石
先公平生於物少所嗜好雖異物奇玩不甚愛惜獨
好收蓄古文圖書集三代以來金石銘刻爲一千卷
以校正史傳百家訛謬之說爲多藏書一萬卷雖至
晚年暇日惟讀書未嘗釋卷
先公平生著述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五代
史七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
卷内制集八卷奏議集十八卷四六集七卷集古錄
跋尾十卷雜著述十九卷諸子集以爲家書總目八
卷其遺逸不錄者尚數百篇别爲編集而未及成又
奉勅撰唐書紀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在館職日
與同時諸公共撰崇文總目祖宗故事

附錄卷第五

記神清洞

遊嵩山寄梅殿丞書 明道元年九月 謝舍人絳

聖俞足下近有使者東來付僕詔書并御祝封香遣
告嵩嶽太常移文合用讀祝捧幣二員府以歐陽永
叔楊子聰分攝會尹師魯王幾道至自緱氏因思早
時約聖俞有太室中峯之行聖俞中春時遂往僕爲
人間事所牽未皇也今幸其使又二三子可以爲山
水游侶然亟與之議皆喜見顔色不戒而赴十二日
晝漏未盡十刻出建春門宿十八里河翌日過緱氏
閱遊嵩詩碑碑甚大字而未鐫上緱嶺尋子晉祠陟
轘轅道入登封出北門齋于廟中是夕寢既興吏白
五鼓有司請朝服行事事已謁新治宮拜真宗御容
稍即山麓至峻極中院始改冠服却車徒從者不過
十數人輕齎遂行是時秋清日陰天未甚寒晚花幽
草虧蔽巖壁正當人力清壯之際加有朋簪譚燕之
適升高躡險氣豪心果遇盤石過大樹必休其上下
酌酒飲茗傲然者久之道徑差平則肩輿以行嶄峭
斗甚則芒蹻以進窺玉女窻擣衣石石縫異窻則亡
有遂還至八仙壇憩三醉石偏視墨迹不復存矣考
乎三君所賦亦名過其實午昃方抵峻極上院師魯

體最溢最先到永叔最少最疲於是洗漱食飲從容間隮封禪壇下瞰羣峰乃向所跂而望之謂非揷翼不可到者皆培塿焉邑君棲觀人物之彩視若蟻壞世所謂仙人者僕未知其有無果有則人世不得不爲其輕蔑矣武后封祀碑故存自號大周當時名賢皆[redacted]姓名于碑陰不虞後代之譏其不與也碑之空無字處覩聖俞記樂理國而下四人同遊鐫刻尤精僕意古帝王祀天神紀功德于此當時尊美甚盛後之君子不必發之壞之也又尋韓文公所謂石室者因詣盡東峰頂旣而與諸君議欲見誦法華經汪僧

永叔進以爲不可且言聖俞往時嘗云斯人之鄙恐不足損大雅一顧僕强諸君往焉自峻極東南緣險而徑下三四里法華者栖石室中形觀土木也飮食猿鳥也叩厥眞言則软語善答神色粹正法道諦實至論多矣不可具道所切當云古之人念念在定慧何由雜今之人念念在散亂何由定師曾永叔扶道䮕異最爲辯士不覺心醉色怍欽歎忘返共恨聖俞聞繆而毁眞甚矣是夕宿頂上會㢤望天無纖翳萬里在目子聰疑去月差近令人浩然絶世間慮盤桓三淸露下直覺冷透骨髮羸體將不堪可方卽會張

燭具豈餞醇醴五人者相與岸幘褫帶環坐藹引賦詩談道間以諧劇然不知形骸之累利欲之萌爲何物也夜分少就枕以息明日訪歸路步履無苦昔聽鼠窮伎能上而不能下豈近此乎午間至中院邑大夫來迓其禮益謹申刻出登封西門道頴陽宿金店十六日夜發據鞍縱望太室猶在後雖曲南西則但見少室若夫觀少室之美非緣益路則不能盡諸邑人謂之冠子山正得其狀自是行七十里出頴陽北門訪石室山紫雲洞卽邢和璞著書之所山徑極峻捫蘿而上者七八里上有大洞陰數畝水泉出焉久

爲道士所占㬥烟熏燎又塗塓其內甚瀆靈眞之境已戒邑宰稍營草屋於側徙而出之此間峰勢危絶大抵相向如巧者爲之又峭壁有若四字云神淸之洞體法雄妙蓋薛老峰之比諸君疑古苔蘚自成文又意造化者筆焉莫得究其本末問道士及近居之民皆曰向無此異不知也少留數十刻會將雨而去猶冒夜行二十五里宿呂氏店馬上粗若疲厭則有師魯語怪永叔子聰歌俚調幾道吹洞簫往往一笑絶倒豈知道路之短長也十七日宿彭婆鎭遂緣伊流陟香山上上方飮于八節灘上始自峻極中院末

及此凡題名于壁于石于樹間者蓋十有四處大凡出東門極東而南之自長夏門入繞嵩緑一匝四百里可謂窮極勝覽切切未滿志者聖俞不與焉今既還府恐相次便有塵事侵汩故急寫此奉報庶代一昔之談不宣絳頓首

希深意書言與師魯永叔子聰幾道遊嵩因誦而韻之 梅堯臣

聞君奉宸詔瑞祝款靈岫山水聊得游志願歷可就豈無朋從俱況此一一秀方勤建春陌十刻殘晝漏初經緱氏嶺古栢尚蔚茂却過轘轅關巨石相撑鬬夕齋禮神祠法衮被藻繡尋事登山椒常服更短後從者十數人輕齎不爲陋是時天清陰力氣勇奔驟雲巖杳虧蔽花草藏澗竇傍林有珍禽驚聒若避彀盤石暫憩休泓泉助吞漱上窺玉女窗漸絶非可構下玩擣衣砧焜燿金紋透尹子體雄恢攀緣逾習狃歐陽稱壯齡痰欬屢顛踣競歡相扶持芒屩資踐蹂八仙存故壇三醉執云謬鄙哉封祀碑數子昔鐫鏤偶誌一時事曷虞來者詬絶頂瞰諸峰隘然輕宇宙遥思謝塵煩欲知羣鳥獸韓公傳石室閟之固已舊當時與精衰不暇吾尋究東崖暗壑中釋子持經呪

于今二十年飲食同猿狖君子聆法音充爾溢膚腠嘗期躡蹤遇吾儕色先愀酎迹弃真歸言茲亦甘自谷中頂會幾望涼燈皓如晝紛紛坐談謔草草具觴豆清露濕巾裳諸人苦羸瘦便即忘形骸胡爲戀纓綬戚戚桂宮近斯語豈狂瞀歸來遊少室嶠崒殊引脰石室迢遞過探訪仍邂逅捫蘿上岑邃仙屋何廣袤乳水出其間消消自成溜凡骨此熏蒸靈真安可覯霞壁幾千尋四字佯篆籀咸意蒼蘇文誠爲造化授標之神清洞民俗未寄遘忽覺風雨冥無能久輳扣忽忽遂宵征勝事皆可復俚歌繼喧譁怪說多駭猱凌晨關塞陽追賞顔且厚窮極四百里寧憚疲左右昨朝書報予聞甚醉醇酎所嗟滯遠方心焉倍如疚

又答梅聖俞書 前人

絳白前自嵩嶺回即致書左右本爲與足下不得同此勝事諸君所共歎恨自入山至還府凡一登臨一談話一食飲間必廣記而備言之欲使足下覽見本末與夫文篇連襟之不若閒可以助發一笑勤勤在此爾及辱報反謂詑茲行而陋中春之游疑足下遠答使者視前書之未詳也雖颯閼鄭重然秘不示外

何則非諸君本意恐傳之而惑方欲道此以干德明
而未敢也忽得五百言詩自如及未歸次遊觀之美
如指諸掌而又語重韻險亡有一字近浮靡而涉缪
異則知足下於雅頌爲深劉賓客有言人之神妙其
在於詩以明詩之難能於文筆百倍矣今足下以文
示人爲略以詩曉人爲精吾徒將不足游其藩況敢
與與作也歎感歎感不宣絳頓首

小說多載神清洞事公詩亦有鎖接堂之句信無
疑矣其辭則具謝希深與梅聖俞書中昔公自跋
集古錄目序謂希深善評文章尹師魯辨論精博
余每有所作仲紙疾讀便得余深意以示他人亦
或有所播皆非余所自得此叙之作惜無謝尹之
知音然則公重希深豈減師魯又嘗銘其墓云制
誥得西漢體又云以文知名今其集罕傳而二書
偶得之英辭頗彙附載於此粗見希深之筆力抑
公文集既備而使知音者俗傳焉是亦公之志也

編定校正
紹熙二王
郡　人　孫謙益字彦撝
紹熙三年
承直郎前桂陽軍軍學教授丁朝佐字懷忠
紹熙四年
郡人鄉貢進士曾三異字無疑
紹熙五年
郡人登仕郎胡柯字伯信
覆校
慶元元年
州縣學職事葛潨字德源
王伯芻字駒甫
朱岑字山父
胡柄字謙甫
慶元二年
郡人廸功郎新臨江軍清江縣主簿曾煥字文卿
郡人鄉貢進士胡渙字季亨
郡人鄉貢進士劉贊字案仲
郡　人　羅泌字長源

歐陽文忠公集自汴京江浙閩蜀皆有之前輩嘗言公作文揭之壁間朝夕改定今觀手寫秋聲賦凡數本劉原父手帖亦至再三而用字往往不同故別本尤多後世傳錄旣廣又或以意輕改殆至訛謬不可讀廬陵所刊抑又甚焉卷帙叢脞略無統紀私竊病之久欲訂正而患寡陋未能也會郡人孫謙益老於儒學刻意斯文承直郎丁朝佐博覽群書尤長考證於是徧搜舊本傍采先賢文集與鄉貢進士曾三異等互加編校起紹熙辛亥春迄慶元丙辰夏成一百五十三卷別爲附錄五卷可繕寫模印惟居士集經公決擇篇目素定而猶校衆本有增損其辭至百字者有移易後章爲前章者皆已附注其下如正統論吉州學記瀧岡阡表又迥然不同則收寘外集自餘去取因革粗有據依或不必存而存之各爲之說列於卷末以釋後人之惑第首尾浩博隨得隨刻歲月差互標注抵捂所不能免其視舊本則有間矣既以補鄉邦之闕亦使學者據舊鑒新思公所以增損移易則雖與公生不同時殆將如升堂避席親承指授或因是稍悟爲文之法此區區本意也六月己巳前

進士周必大謹書